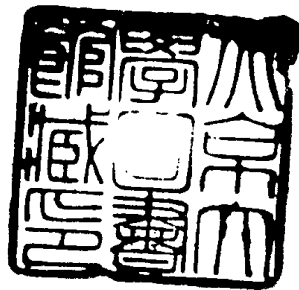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1347/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思玄集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桑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桑大協活字印本

一

文涑水詩一卷遺文一卷

〔明〕文洪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文肇祉輯刻文氏家藏詩集本

一九三

龍臯文稿十九卷

〔明〕陸簡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楊鏞刻本

二一〇

張東海先生詩集四卷文集五卷

〔明〕張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周文儀福建刻本

三七四

張文僖公文集十四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集存卷一至卷五)(一)

〔明〕張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五〇三

思玄集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桑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桑大協活字印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元集十
六卷》提要

養弗獲已拜泰和翊教自是居散地得博宗
羣書而大肆於文而名益隱隱動天下連數
大藩聘司貢舉海內之士挹其高名者尚其
遇有力者欲收之出於其門下許以美官
不就由是竟外補而且遠後蓋謂倖郡催
并所長故長沙之柳州奄有惠政及其聞
愛遂束書東歸而終喪不出矣是則先生
初仕非爲道也貧也文亦因窮而工也至
終喪不出抱一道而自守孰能踰之先生
示道久敦斯文之好嘗與語曰士不幸不
必其經濟之業時或出其緒餘而一鳴之
必當有知者又曰屬辭須宗屈宋班馬造
宜祖周程張朱今即其言而衷考之先生
無乃假文以鳴道乎況其穎悟絕人記覽捷
敏其志固欲翱翔乎千古之上而鏘鏘乎萬
有之象也望之其外瀟灑可近清談戲劇而

小節若不拘扣其中則落落莫可奪其才氣更如天開神駿驚曼振鬣而不羈也是可信今傳後列於名家豈直吳產云爾而已矣允所著作甚富晚年厭其浮于理者刪去不少如易春秋周禮與夫子史多所發明成卷惜乎伯道無兒身後散逸無幾此尤不幸也幸而有此集則有文爲不朽不幸之中是不有焉者在乎昔稿比參今本句字間亦自重

序

三

宗道因次之爲十六卷集曰思玄取張平子賦題以爲號先生桑姓名悅字民懌竊欲就其文評之當有待諸大方家云

弘治歲乙丑十有八年秋月

賜進士柳州計宗道手書

附錄

禮部主事致仕弘農楊循吉撰文

明故思玄先生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楊雄以其長擅名一時至爲他文章皆本是其言雄深宏博學者莫之匹凡爲集十卷旣而力探群經求聖人之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又改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于故邑常熟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嘆曰懿哉斯可謂博學大之儒矣爲具欵加厚其將葬也從弟鄉貢進士翹以遺言請銘于我嗚乎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群充其辯可美於將使極其用且大于匡國情也不幸徒蒙文名其命乎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舉齋公仕元爲都水庸巴使司副使六世至廷貢婿穿山周氏生先生年十九領鄉薦累試吏部不第負才遊京師無所屈下竟以乙榜坐例授泰和訓導三爲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薦以資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府柳邕氓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鄉人至爲繪像以祀名聞會府因得召致幕下用事

有賓師之隆謀畫之柄道方行曾父喪歸遂不起以至
于歿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若是先是未卒之前一月
友人薛廷用夢見先生乘高車蓋旌幢擁入玄冥云與
屈子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躬萃元精以神明其
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蓄焉一旦而死其不遂逐為
常鬼亦明矣夢所見殆將然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
史孟端之女子男一人字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樟文恪
四世孫次適歸經蘇州衛後例指揮僉事應祥男孫男
二人內曰接外曰溥皆嗣阜為後幼未克立夫人實主
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渭
思玄集 附錄 二

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北四十里與牙
山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曰有才不
售有澤不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休三原非不已知
疏直以交始乎中遺黃髮鮐考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
德之富髧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謬歸終
干寓邑令是主返葬渭原爰附父母遺書滿家蟻珠玕
琅玕光赫奕我有銘章

思玄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易抄叙錄

先天圖

後天圖

先天橫圖員圖方圖

易抄一

易抄二

易抄三

易抄四

易抄五

易抄六

易抄七

目錄

讀易學啓蒙

周官總論

讀律呂新書

讀皇極經世書

讀西銘

讀太極圖書

讀九峯演疇數

卷之二

雜著

庸言

有引

卷之三

文

晉窮文

吊屈原文

吊賈太傅文

卷之四

碑

平蠻碑

奉

勅鎮守柳慶等處右叅將歐公擢廣西副總兵去

思碑

子游言公祠堂碑

新建通津橋碑

重建龍泉城隍廟碑

馬平縣重修儒學碑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新建蘇州府太倉州治碑

目錄

二

卷之五

序

送陳隱君序

雲南鄉試小錄後序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送陳推士序

送德慶州判官蔣君還任序

送曾石卿序

送冰玉羅先生起復序

五鳳鳴陽詩序

做庵稿序

金文靖公北征前後錄序

雨花臺詩集序

春秋集傳序

壽張母袁太孺人八十序

鄭城傅氏族譜序

重脩蒼梧府志序

吳氏族譜後序

太倉州志序

送周元澤詩序

重刊虛舟集序

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序

贈夏謝二侯平盜序

卷之六

記

半菽亭記

南安郡守東海張侯夫思碑記

目錄

三

做庵記

重造韶州英德縣河溪巡檢司公廨記

新造能仁寺記

靜觀亭記

獨坐軒記

西山壽雨記

慈恩寺重造三門記

客星亭記

裕軒記

攸縣新建浮橋記

遂安縣重修儒學記

桂陽州新建儒學記

茶陵州鄉賢祠記

遊浯溪記

仙岩記

桂山草堂記

南安府新脩領路記

素庵記

奎星閣記

嶼清軒記

箕石山房記

卷之七

誌表

鶴溪府君泣血誌

大明贈監察御史萬公墓誌銘

舅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大明奉天翊位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平江侯追封縣國公謚莊敏陳公神道碑

目錄

四

銘

大明故通奉大夫正治卿雲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左布政李公墓誌銘

大明洮源縣知縣計從善先生故妻董氏孺人

墓誌銘

陳母蕭孺人墓誌銘

徐母毆陽氏墓誌銘

大明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大明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黃弁妻李氏

恭人神道碑銘

鳳崗阡表

亡兒阜弁妻沈氏合葬墓誌銘

卷之八

說贊

訥庵說

養魚說上

養魚說下

貴行說示門人

耻庵說

降真香說

用茅說

觀戲說

三教同家贊

鈍庵計先生象贊

自贊有序

卷之九

賦

目錄

五

南都賦

北都賦

續思玄賦

異鳥賦

夜坐賦

竹賦

登樓賦

將就賦

聽秋賦

鼠賦

卷之十

五言古詩

附四言一首五言一首

感懷五十四首

有序

會試感懷

見山花

山行夏寒

茶陵黃石坡白書見虎

寄管糧少參王元勳

長沙至湘陰第五鋪頗清雅八月望前三日子
自湘陰回夜宿鋪中鋪邊有石橋跨澗長十餘
丈上有華屋數間因夜坐其上明月流空山水
如畫殆非人世也

住龍福寺久為懷

寓觀音殿催科

茶鄉有頑惡年二十七十官府不能饒治聞子至
拜于馬首諭以詩而遣之

遊仙詩五首

有序

與唐尚虞遊蘭谿紫霞洞

目錄

六

玩洗馬明仲羅先生家古銅器

同丁秋官風儀夜坐

同侍御推上泛澄江

高岡松

玉融郊外觀山林之勝惜不得起子厚與之同
遊

子倅長沙以拙於催科調柳正愜遠遊之懷或
苦謂子少負虛名不得一試有疑於天閒中讀
柳子厚劉禹錫天論因成四言詩一章為天解
嘲云

會合聯句

有序

卷之十一

和古人詩

水部正郎傳曰會寄來二蘇和陶詩玩味久之
古人云我為尔固不能尔為我亦敝失畢竟陶
詩自是陶詩蘇詩自是蘇詩亦兩不能相為者
閒中戲和其雜詩十二首不知有陶風味否恐
亦未免為桑詩也

空庭閒坐興味悠然和淵明詩二首

和淵明詩七首

有序

雜詠和韓孟城南聯句韻

目錄

七

登合江亭和韓文公韻

和朱文公詩

有序

予以病疾中呈當道都堂謝公不允令就醫

藥視事未能歸和病中呈諸友韻

久雨春寒殊甚杜門不出觸景興懷和月夜述

懷韻

風雨連日讀贈范康侯有詩云口川失自防心
兵幾迴觸年來身老大耳此跨下辱有感於心

因次其韻以寫鄙懷

感遇再用前韻

清明感懷和十月朔旦懷先隴韵

和讀道書六首 和遠遊篇

滿湘入景和雲谷雜詩

閒作真草數行遣興和奉酬子厚詠雪之作韵

送劉侍御廷式起復之京和同張明府登凌雲

亭懷歸無咎韻

閒伯溫江大參政有感和次子厚次懷韻

春雨連旬卧病無聊已而新晴群芳滿目有懷

元勳王大參和秋夕懷黃子厚詩二首

寄劉澧州時讓和奉和公濟兄留周賓之句韵

目錄

八

送澧州梁文振守桂林前為南京都督府經歷

和蘇林韻

送五羊江一原憲副往四川松潘整飭兵備和

次張彥輔韻

得鄉信知年荒疫病之詳作詩悲悼和遊畫寒

分韻得竹字韻

調柳將辭郡和罷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

韻

去郡有日感今懷古觴景興思和北山紀行十

一章留作郡中話柄

輓恭襄侯陳彥純和拜建康劉公墓韻

輓縣國公陳立卿和拜張魏公墓下韻

輓兵部右侍郎王公偉長沙人和遊石馬分韻

得出字韻

和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有序

卷之十二

長詩

題胡人出獵圖

題畫一

題畫二

題畫三

自作假鳴子歌

目錄

九

入山一月群芳漸發即所見成詩

觀貴州安莊白水泉

南山舒嘯

讀佛經

料事

題畫

八月二十二日過分宜昌山洪見一巨蛇長二

丈餘雙角岬然衆夫驚呼落其首尾脊角獨露

冉冉而逝作詩志異

詔南岳廟

挽莆田黃廷求大參

世恒妹丈嘗為御史觀風兩廣以為桂林山水

妙天下每言之不置不知玉融巖洞尤為奇絕

惜不得世恒共遊其間以發千古之奇遂成一詩以寄世恒因悼亡友秦良翰并柬諸鄉友云

松軒世恒別號

春遊歌

莫捻竹竿論柳人

君子軒外獨樹參天

卧病既久告歸有日俟出山之無成也自訟成章

按縣

謝參戎暇世安贈銀盞

逢迎

夏日収糧有感

長命草

途中即景

目錄

十一

天津沽酒

太常蒙卿邀予同李學士瞿憲副王侍御同賞

白牡丹於神樂觀

田家畱客謔擬王仲初

天影池

放言

重續麗人行

醉鄉侯

題畫効玉川子

題梧竹奇石圖

題金梅圖

長沙山中見海棠刈以為薪

八月二十夜熱甚不能寐有感

李節婦

林司寇遺僉憲九成黃君益恒九成求予作敬

栢詩

醉時歌

招賢里

完節

題江右方伯徐明德迂齋政績卷

贈西蜀典莊陰先生

題隋宮圖

分韻得江字贈括蒼樊時登

題趙子昂馬

雪

劣馬行

聞邸報有感

目錄

十一

謝瞿用九惠米

蘇守曹侯鳴岐去注祠數十萬閣老匏庵吳先

生紀之以詩予次其韻

太倉古蹟甚多詞林大夫士題詩列註于州

志拾其遺為補三首

宋平江節制司酒庫

滄江風月樓

朱清花園

燕邑侯計惟中

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

對月二首

苦熱二首

燕窩

友人姚江余中之少孟浪不羈後出入規矩潛
心天人之學一峯羅先生以兩截人呼之予詠
之以詩

登吞海亭

題沐泉高隱圖

上雲南坡

遊臨江慧力寺

新喻道中

桂林守梁文振聞予調柳遣人邀迎至永幾千
里祝有落落不相存顧者相去幾何人回作詩
致謝

寓東泉驛

目錄

十二

行府感懷

小齋

宿山寺

寄潘時用

叔家書

閣眼四首

夜宴馮都閫宅

歲晚

秋夜閒坐

初月

贈門人徐威

送春

冬曉喜雨

入山

新歲

尋寺和杜子美韻

久雨三首

心樂樓

逢故人

寄奉良翰

練川令王用仁子主浙貢舉時所取士也茲有

風憲之擢作詩送之

書無礙居士村莊四首

詠田家和高季迪韻

題夾竹桃花

贈趙頭陀

友雲

壯州

辰陽道中書事

窮居感懷書事

過高良山

詠雪

宿吳山驛

詠大龍山

題蕤窓

山家即景

目錄

十三

阜兒病危甚別家貧公私相逼繼而一甥年十
有七忽天老妻又臥病在床諸痛攻心不能聊
生熟有憂出家外者無可奈何聲而為詩

哭阜兒

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附七言絕句二首

詠雪和東坡韻二首

書雪再和前韻

舒城八景五首

對月

楊村夜泊

聽秋雨有感

贈張山人

登快閣和山谷韻 七夕飲石田毋娘夫宅

和石田病中韻

與數元錢與謙會飲於雲間禪寺

夜坐

同左行人廷弼登南昌金繩塔

宿南昌守張廷璧衙

落齒

雪

謁劉龍洲墓

落花

書事

遊孺子亭和白沙陳公甫先生韻二首

目錄

十四

贈蕭時清

碧溪

題鳳洲草堂效吳體

苦熱效西崑體

遣興效香山體

春日郊行效楊誠齋

西昌閒步

玉女峯

子拜座主閣老彭先生歸至吉安得會其兄彥

克春官同夜飲驛舟中有作

同內翰張廷祥寓巨濟陳國賓宅和廷祥韻漳

江月夜行舟中自飲援筆寫與

寄丁鳳儀秋官

山行寄陳推士

閱卷

揭榜

吊彌正平

蕭汝奇郎中宅賞花

梅花五首

折梅

落梅

普安州驛中寫懷

雲南守陳季同邀遊圓通寺

同劉同府遊滇池

簡汪仁夫緇衣

遊太華寺

謁賈太傅廟

謁褚遂良廟

催科有感

攝守茶陵州

勘災湘鄉

軍山道中和王少參元勳韻

目錄

十五

白沙鋪用前韻

至澧州

荊州懷古簡荆守段侯以中

同段侯以中登仲宣樓

重到茶陵

宿茶陵五峯庵

遊茶陵獅子口洲

和韓貫道都憲韻贈別憲長林公

中秋茶陵州守衛侯邀賞月

和王少參元宵無燈

秋懷

予既調柳憲長林君待用以書來云柳州山林

子厚爲之出色今付公矣作詩答之

登祝融峯

觀雷壇

題八仙圖壽計鈍庵

有引

兵書峽

登柳州城

同把總指揮苗廷珍撫夷至鵝頸隘宿僮人頭

日常萬苗寨郎事贈廷珍二首

同柳州守柳廷文練民款

歸計已成述懷三首

除夕感懷

聞天災二首

秋雨初過即景駕興

目錄

十六

謁文山先生廟

春日書懷

郴州道中

登南薰樓

夏日酷暑有感

詠佛桑花

寓梧州府永井寺日久人呼爲有髮僧者作詩

一咲

詠破佛殿

題水部郎中傳曰會南樓三首

詠老人燈二首

新正試筆

送郡守曹鳴岐述職

過十二磯

同王如齋揮使金宗秩上舍暮春郊行二首登

樓

同角黃門引之徐進士等同宿吳編脩克溫宅

重傷

袁州守顧鄉等衙觀戲九韻

宿平江侯祠懷恩道房九韻

奉邵康參戎飲南樓話別聯句二首

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附五言

登樓

王道二首

題烏

題脩竹美人圖

目錄

十七

讀會試錄

題嬰兒圖

小遊仙詩二十首

有序

夜坐

感事

題畫

題太乙真人蓮華圖

山行

謁賈太傅祠

寄泰和令陳推士

澧州道中

安化縣

宿安化山鋪三首

謁李忠烈廟二首

謁伍子胥廟

題鳴鶴

玩古鏡

題畫

題蘇武牧羊圖

題許由棄瓢圖

送客

空懷

開居寫懷四首

出塞曲

過湖

大旱

齊歸

題巖下花呈長沙守劉鳴遠

泛浙江

遊山二首

皇零泉二首

寓僧寺催科有感九首

遊呂洞賓祠

寓水井寺遺興三首

目錄

十八

呈郡守克脩張公貳守有容謝君

觀總府移梅呈都憲鄧公

感事

柳州大水

還山

印溪春行默誦老杜江村尋花七絕句爲續其

遺響

住鄒子驛

過彭蠡湖

沉香崖

觀湘灘分流寄竹窓民奇民育民秀諸堂兄弟

謁劉賢良廟

玉融郊行二首

夜聞鶴

書行府壁示衆

予將去柳軍民士夫之家不忍別乃刊予像以

晉以爲異日可配享柳子厚廟子又重柳人知

予二人也前桃源令計君從善且以詩見贈爲

和其韻云

感興二首

薊翁庭前樹

頽頽堯堦葵

皎皎瑤臺鶴

泛泛水中鳧

艷艷江南葵

題畫劾王摩詰

盆池三首

古別離擬孟東野二首

目錄

十九

相江行舟雜詠四首

卷之十六

詩餘

鳳皇閣

千秋歲

滿江紅

蘇武慢四首

念奴嬌二首

青玉案

雨中花

六么令

虞美人

新詞數首呈計邑侯

如夢令三首

滿庭芳

滿江紅
喜遷鶯

西江月
風入松

目錄

目錄

二十

思玄集卷之一

柳州府通判海虞桑松
賜進士羅池計宗道惟中校

雜著

易抄叙錄

先天圖

是圖伏羲模寫天地之所以然也乾南坤北天地定位
離東坎西日月相照水澤注於東南而為海故分居東
南地中有山坤土隆上而山原於崑崙故艮居西北震
居東北者與坤相連而雷復地中也巽居西南者與乾
相接而風姤天下也一陽之生謂之後一陰之生謂之
姤陰陽相禪復姤無端是謂之小父母而六十四卦之
所由生焉

後天圖

是圖文王整頓天地之所當然也其得天地之用乎邵
子云乾南坤北者天地之體離南坎北者天地之用又
云先天圖乾坤坎離為四正之卦陰陽之中變一爻為
用震巽艮兌為四隅之卦陰陽之雜變兩爻為用後天
圖離居午中坎居子中震居卯中而中爻不變也又曰
震兌者乾坤交之始坎離者乾坤交之極艮巽者乾坤

不交也予始讀之茫無津涯游涉既久粗知畔岸可以
賄足矣因錄出以備參攷所謂乾坤坎離為先天四正
之卦坎南坤北震東離西而變一爻為用蓋乾之中爻下交
於坤成坎者天氣下降也故後天之坎襲先天坤位坤
之中爻上交於乾成離者地氣上升也故後天之離襲
先天乾位離火炎上而變上爻為震故後天之震襲先
天離位坎水順下而變下爻為兌故後天之兌襲先天
坎位所謂震兌艮巽為先天四維之卦震東北兌東南艮西北巽西南
四維而變兩爻為用蓋震變上下二爻為艮兌變上下
二爻為巽所以後天之艮襲先天震位巽襲先天兌位

思玄集

卷之一

二

艮上一爻不變而變下之二爻為乾巽下一爻不變而
變上之二爻為坤所以後天之乾襲先天艮位坤襲先
天巽位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云始交坎陽在中
離陰在中故云交之極艮一陽止於其上巽一陰入於
其中故云不交而震兌離坎中爻不變者在後天四正
之中而不變也夫先天乾坤為天地之體坎離為天地
之用蓋坎離得乾坤之中氣故能代父母而用事也

先天橫圖員圓方圖

夫橫圖者象也奇耦因而重之也蓋太極動而陽靜而
陰陰陽肇象涵六十四卦於中天下萬有皆囿於陰陽

之中矣伏羲有見於此故畫一奇以象陽一耦以象陰
是太極分為兩儀邵子所謂一分而為二也陽儀之上
畫一奇以象太陽一耦以象少陰陰儀之上畫一奇以
象少陽一耦以象太陰是兩儀交而為四象邵子所謂
二分而為四也太陽之上畫一奇以象乾一耦以象少
陰之上畫一奇以象離一耦以象震少陽之上畫一奇
以象巽一耦以象坎太陰之上畫一奇以象艮一耦以
象坤是四象交而為八卦邵子所謂四分而為八也八
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四畫者十六邵子所謂八
分而為十六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五畫者
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也五畫之上各生
一奇一耦而為六畫者六十有四邵子所謂三十二分
為六十四也是太極隨其所分而無不在其本體無少
虧也所謂各具一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萬殊而一本
觀之六十四卦同生於三十二畫之奇偶也三十二畫
奇耦同生於十六畫之奇偶也十六之畫奇偶同生於
八卦也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也離震二
卦同生於少陰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也艮坤二卦
同生於太陰也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
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以兩儀觀之同生於太極也

思玄集

卷之一

三

乾始於復坤始於垢而橫圖從中起也圓圖者天也橫圖二而規之也復至乾三十二卦自北歷東以至於南居左為陽震離二宮為陽中之陰兌乾二宮為陽中之陽姤至坤三十二卦自南歷西以終於北居右為陰巽坎二宮為陰中之陽艮坤二宮為陰中之陰分陰陽立兩儀以應天地之運莫不對待而圓圖立矣是六十四而三十二也邵子所謂乾始子中極于午中坤始午中極于子中圓圖從中起也又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愚謂此即喜怒哀樂未發時也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識而精思之不可以言傳也及其

思玄集

卷之一

四

卦言之陽則氣盈盈者陽進陰退行則少陰緩而太陽速也陰則氣縮縮者陰進陽退行則少陽緩而太陽速也震以一陽始動而為復是少陰中之一陽也巽以一陰始入而為姤是少陽中之一陰也復也姤也其氣也微其進也緩故復之後歷十有六卦而為臨姤之後亦歷十六卦而為遯是三十二而十六也兌二陽長而為臨已得太陽之一陽也艮二陰浸而為遯已得太陰之一陰也而陽中之陰陰陽寔長其進也速故臨之後歷八卦而為泰遯之後亦歷八卦而為否是十六而八也泰也否也陰陽之中也皆歷四卦而為壯為

觀是八而四也壯也觀也陰陽漸盛也皆兩卦而為夬為剝是四而二也夬變為乾剝變為坤陰陽之純也是二而一也亦所謂統體一太極萬殊而一本也方圖者地也橫圖八而截之也以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橫歷為圖告其一此乾宮八卦也以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加刊於乾宮八卦之上居其二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居其三無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居其四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居其五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居其六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居其七否萃晉豫觀比剝坤居其八此橫而數之也自乾履同人無妄姤

思玄集

卷之一

五

訟遯否居其一夬兌革隨大過困咸萃居其二大有睽離噬嗑鼎未濟旅晉居其三大壯歸妹豐震恒解小過豫否其四小畜中孚家人益巽渙漸觀居其五需節既濟屯井坎蹇比居其六大畜損賁頤蠱蒙艮剝居其七泰臨明夷復升師謙坤居其八此縱而數之也天地間一經一緯一縱一橫縱而不動者為經橫而動者為緯又以南北對待為經東西往來為緯矢以圖之方者言之皆自內而推出也中一重震巽恒益此四卦乾坤初交相易而成也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生物之功邵子所謂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是也二重之離坎

思玄集

卷之一

六

震坎次巽既濟次益未濟次恒此四卦乾坤中爻相易而以四涵八并之而十二也說卦傳曰兩以潤之日以烜之此長物之功邵子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三重之兌次離艮次坎損次既濟咸次未濟此四卦乾坤中爻相易而成也四涵一十有六并之而二十也說卦傳曰艮而止之兌以說之此收物之功邵子所謂山澤通氣咸損見義是也西北為乾東南為坤東北為泰西南為否此四卦乾坤交通而為否泰也四涵二十有四并之而二十八也說卦傳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乾父坤母主物藏物之功邵子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

思玄集

卷之一

七

夫也然其貞其悔互相進退猶有未通之象也至於初一重地天為泰天地為否二重之山澤為損澤山為咸三重之水火為既濟水火為未濟四重之風雷為益雷風為恒而後天地合萬物生斯乃交通之象又以見此圖有曲成萬物之義焉其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不能生物而主生物者也泰損既濟益恒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隅之合而能生物自大畜之臨需之明夷小畜之復節之賁大壯之升中孚之頤大有之師歸妹之蠱家人之屯尹之謙睽之蒙豈之井履之剝革之蹇噬嗑之渙同人之比

渙漸觀蹇比剥凡二十有八卦天交乎地乾卦在上而否主之生動物而親上故動物以首爲命也動物者人與走飛虫魚之屬也自謙至師升復明夷臨泰蒙蠱頤賁損大畜升屯既濟需家人中孚小畜豐歸妹大壯睽大有夬凡二十有八卦地交乎天坤卦在下而泰主之生植物而親下故植物以根爲命也植物者草木之屬也觀物外篇曰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又曰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如走之走鹿思玄集

坤故物物有天命之性天地間無非此道之著見者也學者知此則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矣先儒曰水火有性而生而無知如魚有知而無義惟人兼而有之故貴也又曰乾七子兌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陰故無子蓋乾自履上而至于萃其位六故云六子離自噬嗑上而至于晉其位五故云五子震自恒上而至于豫其位四故云四子巽自渙上而至于觀其位三故云三子坎自蹇至比其位二故云二子艮之上惟有剥焉故云一子坤之上無可數者故云坤全陰而無子以見陰之過者必無子也此皆縱之上之去本位而言也又曰乾七子坤六子兌五子艮四子離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陰剛故無子蓋乾自夬橫而至泰其子凡七坤自謙下而至臨其子凡六兌自睽橫而至損其子凡五艮自蒙下而至賁其子凡四離自豐橫而至於既濟其子凡三坎自井下而至也其子凡二震之子惟有益焉巽下無可數者故曰巽陰剛故無子以見陰而剛者亦無子也此皆橫之下之亦去本位而言也又曰乾坤七變艮兌六變坎離五變震巽四變乾自復至否坤自謙至泰卦皆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而乾之七當夏之晝乎坤之七當冬

思玄集

卷之一

十一

之夜乎兌自革至萃艮自蒙之大畜卦皆六變是以月止於六六合六為十二故太陰之數十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柔之數十二而會世月辰皆十二也而春秋之分晝夜皆六分也離自噬嗑至晉坎自井至需卦皆五變五合五為十故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離主日五日一候五氣為一周也坎主月主朔亦皆五日一變也震自恒至豫巽自益至小畜卦皆四變四合四為八四為四時八為八卦也此以一升一降言之又曰日有八位用止于七月有八位用止于六星有八位用止于五辰有八位用止

思玄集

卷之一

十一

郭揉凝而成質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循環天地火經所以立也胡用之亦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受得天許多氣而氣升降于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亦透也凡人往來游息之所理氣無往不在大人之氣合一所以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先儒挑出方圖在外只恐天外無處安頓也右或可挑則太昊先挑之所以然者自然也自然也者其理之謂歟

東山余先生名謙字中之號之號人精於天人之學出於論易之諸圖乃著為之說經揚先儒之遺而自出已見尤多弘治十有三年六月訪予約共訂定樂言於予作為歌詩協之律呂定以樂一從于古詩典下幸先生未抵家而

二、伏羲始畫六十四卦有書而無辭文王乃繫卦下二象及繫卦下之辭至周公則繫以六爻之辭孔子贊易始為十翼以傳天人之理易之精蘊發越殆盡初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各自成卷傳自商瞿至施費孟梁丘費之言曰彖辭所以釋經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費傳至鄭康成又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主贊鄭又移象傳於各爻辭之後而各添象曰彖曰字朱震曰獨乾一卦是周易之本初不敢亂存此果何為哉古易亂久至陸希聲

爲易傳十卷胡周交演聖通論以爲經二篇傳十篇呂太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晁說之定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東萊之易所定卷數同大防之易自希聲以至東萊雖卷數增減不同皆知復古易之舊朱子云經則伏羲之畫周公孔子之辭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復

思玄集

卷之一

十二

孔氏之舊云及朱子註本義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雙胡胡氏曰朱子本義凡分經異傳盡從東萊所定非但取其章句之近古至若正文亦盡從古易繫辭諸篇分章亦不盡從呂氏也厥後張清子病學者見卦而未見乎彖見爻而未見乎象又明鍾鄭王之失合而一之即今本義所傳皆非古易何朱子之易傳未數百年而又爲人變亂如此是不可嘆哉或謂諸子本義亦非古易是癡之人前說夢也

一朱子云易是簡有道理的卦影若然云利建侯不

是專爲立君設利涉大川不是專爲行舟設利用祭祀利用享祀不專爲卜祭設若真立若行舟卜祭而遇前卦辭是謂當行吉占其他凡事亦可例推矣使易之彖辭泥之可占某事則噬嗑之得黃金猶可爲燔礦者之用而睽之載鬼一車果何從而得鬼耶假象以寓理理混融而象泯是又不可以言意求之也

思玄集

卷之一

十三

一朱子云其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詞畧說數句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愚於孔子彖辭中發文王卦詞之意成朱子志也一沈僴錄文公於詩傳自以爲無遺恨而意不滿於本義蓋先王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愚於易抄說理以程子爲主而輔以諸儒之論或寓鄙見於問至後始言象占亦不失文公本意也一先儒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每爻不止一事如訟卦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云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推其理件件不可改作此皆可通如需卦九五需於酒食貞吉本義云陽剛中正需于尊位占者

如是則吉占者既指眾人如是又指尊位雖曰可以類推終於理微有礙蓋一部易文王周公所繫卦爻之詞凡脩身以至平天下之理纖息盡備若以占者而言只如師卦乃備言行師之理始終委曲各有條理如六五云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以行師之理而言偏裨奪主將之權其凶可知使以占者而玩此爻凡為事可託一人則事可成以如是解底幾圓活流通而一爻不止一事矣若云又取占者專於委任恐占者無與尸之事也凡此之類不一而足例舉於此其他可以類推矣

思玄集

卷之一

十四

一易始以卜筮言而存然十翼中亡筮卦二翼漢文帝時賈文學求之不得後宣帝河上女子掘塚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後人以序卦雜卦足十翼之數程氏遺書疑其非易之蘊似為有見學者當傳疑可也

一愚於易抄欲每卦先伏羲畫次文王卦下爻辭又次則周公六爻辭始以孔子釋象爻等辭繼於後而文書繫詞等仍各自為卷底幾四聖之易不亂而學者亦易於觀覽後得先儒董真卿所註之易已先得我心者遂用其例云

讀易學啓蒙

或問老陽則為九老陰則為六者何哉曰自太極分為兩儀陽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太陽位居一生一畫陰謂之少陰位居二陰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少陽位居三生一畫陰謂之太陰位居四一與九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故其數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也

或問董盤淵自兩儀生四象則太陰太陽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之旨曰陽儀上生一陽老陽也陰儀上生一陰老陰也何動之有惟陽儀上生一畫陰謂之少陰陰儀

思玄集

卷之一

十五

上生一畫陽謂之少陽始為交耳自是而後太陽之上更生一陽謂之乾太陰之上更生一陰謂之坤少陰之上更生一陰謂之震少陽之上更生一陽謂之巽亦不動也至於老陽交老陰則得其一畫陰而成兌老陰交老陽則得其一畫陽而成艮少陰又交少陽則得其一畫陰而成離少陽又交少陰則得其一畫陽而成坎是非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者哉若朱子云太陰太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坎離不交各得本畫雖不同而亦無不通也又總而言之乾坤陰陽也於是自相交而震離兌巽坎艮長中少之男女又

由是而生焉以見錯綜之無不合也易之爲書果聖人
智力所爲哉既成四書則爲十六兩儀之上各加八卦
者於十六中爲陽儀陰儀各八而每八各得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也八卦之上各加兩儀者其上陽儀陰儀相
間而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並列而不亂也嗚呼其
妙矣哉卦止六畫者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於是具
足故也以下三十二陽三十二陰爲兩儀其上二畫則
爲四象者每象各十六而加八卦每卦各八則六十四
卦成矣又其六畫上下各具兩儀四象八卦之數散之
各安其位卷之各順其序嗚呼其妙可以言語形容之
思玄集 卷之一 十六

同官總論

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庭椿刪出獸人鼈人獸人獸
醫司裘掌皮典泉樂人追師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
官天府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吉
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草廬三禮考註則復進以典絲典
泉獸人鼈人獸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冢人官人掌
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饌人夏采十二官
而後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
史馮相氏太卜龜人筮人占人筮人占夢眠履十二官

共爲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庭椿王次
點剛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
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
染草圉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七
考註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
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人司諫司救等十三
官剛出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方氏匡人揮人三官春
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蒙眡瞻典同磬
師鍾師笙師搏師誅師柷人箛師箛章鞀鞀氏典庸器
十九官共爲官者三十五春官之屬凡七十有七
思玄集 卷之一 十七

十人者遺失俞庭椿王次點刪出鵠人天府典瑞典同
樂官一官也命庭椿王次點刪出鵠人天府典瑞典同
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史小史內史
外史御史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地官鼓人
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
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考註於俞王所刪十
八官中進以鵠人世婦內宗外宗中車天府典瑞官同
司服車僕司常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
小史典命司尊彝鼈人鼈人典師都宗人家宗人守祧
職喪冢人太祝小祝燕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凡
筮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充人四官秋官大

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象胥九
官天官司裘內司服夏師饗師夏采掌舍慕人掌
次女祝甸師冪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氏祭僕卜臣
僕御司權六官共為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
庭椿剛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弁師
司弓矢藥人九官王次點又刪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
定其官為五十有九考註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
小子羊人司燿掌畜諸節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
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人匡人擇人
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私官卿牧氏司隸罪隸閭誡

思玄集

卷之

十

夷隸終七官共為官者五十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俞
庭椿剛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堂客掌訝掌交七
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
環人合而為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有七考註又
刪出卿牧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司烜氏雍氏萍氏
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
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臧司稽胥四官共為
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為不亡丘吉甫因定其
官為五十四除大司徒小司徒外曰鼈人獸人獸人獸
醫司裘其絲典泉染人追師饗人皮十一官則取之天

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
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
師草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
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
官者也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司弓
矢弁師藥人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犬人一官則
取之秋官者也考註又定冬官之屬為五十七除大小
司空外取之地官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
夫遂人均人司市質人廩人質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
節縣正鄙師鄭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

思玄集

卷之

十九

稻人土訓述人非人用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
掌犀圉人場人廩人舍人倉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
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凡六官
取之秋官者曰司氏雍氏萍氏柞氏雉氏凡五官大抵
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皆入之於彼以愚觀之
計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草廩者出而定之
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將何以為定論哉嗚呼周
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所聯雖說
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也
夏官也廩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

與韓人受蓋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辟又蒞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于土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春官聯夏官也中車入齋于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之凡聯於某官者即可聯入爲某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之闕而補入考功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者多見其不似也故予所註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選官以補而退考功記自爲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畧辨而其下庶幾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思玄

卷之一

二十

讀律呂新書

或問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林鍾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四十九故林鍾之實十一萬八千口九十八太簇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九千三百六十故太簇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南呂又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八故南呂之實十口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姑洗又倍其一則益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故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應鍾又得其二則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故應鍾之實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蕤賓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一千一百四十四

思玄

卷之一

廿一

四故蕤賓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自是而上生大呂當損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而爲大呂之實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可也何反益蕤賓之一而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之數乎先儒云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陰數倍其實陽數四其實大呂當未未陰辰也而四其實可乎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此律之所由成也蕤賓既應鍾之一大呂又益蕤賓之一可乎曰朱子云十二管漸入相生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法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而樂不和此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爲不易之論也學者以是求之則有得失惜乎西山當時失載其說不能不使初學之疑也

子一爲黃鍾之律三其一則丑爲三三其三則寅爲九三其九則卯爲二十七三其二十七則辰爲八十一三其八十一則巳爲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則午爲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則未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則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酉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戌為五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其五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亥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是數為黃鍾之實而定管之短長以三為絲故有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絲即三十一之數王計九即五之數故五以二十七為毫故有六千五百六十一毫即二十七之數故六千三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為釐故有七百二十九釐二百四十三即午之數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故有八十一分即二千一百八十七即未之數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故有九十一寸九即寅之數故四百三十三法合而觀之積絲毫釐分之法為十皆九合絲毫厘分寸之數皆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九不容一毫私意牽合者也

前漢志以為氣鍾於子化生萬物沈括筆談以其不知是數為管長短出聲之數以而為生物之數故嘆之為脛廟蓋脛廟者以過人見人骨以為防風氏之骨而立廟祀之也班孟堅以子為黃鍾之律陽氣初動萬物於是化生故云然以為前數為生物之數孟堅亦有識之士豈其不知而作至於如是者乎至朱文公語錄云沈括讀漢書以數處為脛廟不云漢志而總云漢書且

數處之言尤為無謂又可見記言者之失多類也

讀皇極經世書

乾一十二乘之為十二元之會十二故會之元亦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故運之元亦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故世之元亦四千三百二十元之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故歲之元亦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元之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故月之元亦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元之日四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故日之元亦四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元之辰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故辰之元亦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夫元之元一數之所由如至辰之辰為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四萬數之所由極皆以十二三十反覆相乘而得之也由是觀之八而一元小至一辰皆有元會運世歲月辰其數境之無外近之無內一咳唾不能離焉謂之萬物莫逃乎數果虛語耶一為三萬一萬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四萬數之主太極獨運所以宰天地而生萬物也

陽數十故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四十八以四固之得一千六百陰數十二故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四

十八又以四因之得一百九十二然月寒何五
夜體口世伯蔡氏皆以為百六十也邵子則列之太陰
少陰火風飛氣日時石雷水色歲易蔡氏皆以為百九
十二也邵子則列之太剛少剛其若意相矛尾者此又
非予之淺見所能窺也俟知道君子質焉

予作蒲學集成序中畧曰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於太
極天地既分聲韻具於天地一陽之復聲韻萌也四陽
之後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沮誦之制字
不過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
下惟堯天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
思玄事

卷之一

十

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箇古
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凡癸是有其音而有其
字者也開宰愛下之為入聲古瓦仰下之口為閉音
其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雖無其字而其聲
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相寄之竅焉竅相于或
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
是謂去天地之體并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
矣執其圖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造化知無件
鬼神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
有聲則有數有數則成卦卦成而吉凶判焉

亦然此邵子所以見枯枝之落而知林之附也
曾次玲瓏不著一物考安能與於斯哉嗚呼欲學
之數當自克已始否則濫落不羈擺脫世故如冥
者亦庶幾也奸險如章惇其肯授之乎

讀西銘

先儒云孟子之言性善出於成湯若有恒性之言孔子
曰非其時殺一木斬一獸皆為不孝又云仁人之事天
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予謂西銘源流亦出諸此但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發越孔孟意思殆無餘蘊此程子所以
思玄事

卷之一

六五

服其筆力也

讀太極圖書

司子之為此書曰無極而太極言無形像而有至理存
焉此理畏明人所易曉曰太極本無極則何有生於無
之論朱子極其辯明而陸氏兄弟心終不服其在是歟
殊不知太極大無極即言此理本無形像非以本為生
也若云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信乎為老子之學矣
太極一也一而二二而五五而萬體統而一二焉不
其一一也五焉不五其一也萬焉不萬其一也然二不自
二由一而二五不自五由一而五萬不自萬由一而萬

所謂不離乎物而又不離乎物者也。

乾道生男坤道生女是言萬物之男女。

讀九峯演嶠數

占法之要在兩奇為一兩耦為二奇耦為初三排為剛剛一兩三以虛待日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排為目目一則一以實從剛一則為一二則為二三則為三兩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共四時節氣為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觀數之吉凶平於曆法恐不甚與也數若自然實同補輾與太玄潛虛相去無幾請與四聖之易同功愚不敢隨聲應和也

卷之一

思玄

思玄集卷之一終

思玄集卷之二

雜著

庸言 有引

予自初許國素業大人之學奔走宦途幾三十年山西昌司司理提作長沙專治刑為敗業浪沙地瘠民貧其政設法救民刑則捐下布欲德則新上有難為者幸當道念許有之靈名以出外由款細民安當道之薄有不忍數不忍去今年春疽發於背至危殆小愈前坐適見僧之問於見奇峯曲洞映帶左右覺悟曰故園山水隱然招我自念志廣才疏平日所無設法將成影燈覆有以因以平日所得著為庸言一卷願述為學拯物之力歲之岳麓以疾知者嗚呼立言垂世是士夫之所難已者哉後之子讀予之而原其志焉或可忘予之無明於世也

思玄

卷之二

思玄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為大仁義為小而不知道即仁義也本性無著養於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薄龍五謂之賢者牽於木而雜於水則仁不明而智不榮謂之愚人

聖人脩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聖人以四得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為幻并身而以為無焉其肯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耶率而為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之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聲日月有光不照乎音
於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異

郁郁融融闔之者不通

崧然大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於天色本於
地人與鳥獸但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外暴
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異於萬
物也與然天聰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不貫之不
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謂天人嗚呼
不有斯人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繼天而立極耶
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真揭竿下海
思玄

卷之二

而求唐于者矣

嫫母無鬚傅粉難為美毛嫱西施塗墨易為惡善難成
而惡易縱也

登樓觀形則山林卑於樓臨盆觀影則日月小於盆見
曷異哉山林不能盡乎高日月不能盡乎大有隙可乘
也天之高也海之廣也則無得而乘焉是故德業不如
天學問不如海是未至全人之域未至全人之域終不
免卑之小之於盆樓者之見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
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貪編氓之家得千金而

自富是故日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聚財能養味
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於一極於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五萬六千
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一萬一咳唾不能離焉故
曰萬物莫逃乎數

吾詩根於太極天以高之地以下之山以峙之水以流
之廣以飛潛動植之日月宣其明雷霆發其震雨露
播其潤澤散之則同元氣流行收之於心發之於言彼
之常絃則可以感大地動鬼神詩之功用大矣哉乾坤
毀日月息詩迴收聲復歸太極功用始應後世詩莫登

思玄

卷之二

二

於唐若李杜大家脉傷月露搜盡珠璣未知是理否也
故曰刪後無詩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叙之以禮氣氤
而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籟和鳴鳴之以
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春秋其
綿數易經五經五經編易則日月明寒暑平喪物生經
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而尤注意於
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易而學彼五經
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是有經而無緯也
矧一經之學若獨蠶之緒其能成經綸之業哉

喜怒哀情生於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人處世之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又何庸介意耶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已是以聖人之道者乎毀譽所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勇暴者日得其心竭耕者雨得其心其行者月得其心水蠶者惡近池內蠨者惡視旱丘是故人心有聚枳天道無兩政喜怒異趨惟物之恒不徇于物乃能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崩水優哉優哉一咲千古

思玄集 卷之二

四

統橫之術欲喙主於足欲幹主於業使人莫測其機絨苟遇其敵也欲喙真主喙欲幹真主皆影射噬翁渠以主足業者候之則入其術中矣由是加之以黃老罔然如癡退然如愚主幹主喙雄移上下人莫能窺是術也

用之久而行之熟人偷日用之間一變詐之所爲矣尚足以爲人乎惟吾聖賢之道則不然徹首徹尾渾然一誠欲喙則主喙欲幹則主幹亦是心而往雖感天地動鬼神而行夷狄亦易易也是非吾儒之所當務者耶苟竊道學之名而又暗行以前二術是謂淵 鑿究吾知儀秦良平摩肩而馳有莫能了其情僞者矣倘有孟子

者出執而斷之曰孰服正刑孰次之孰又次之是必有說也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已寬人之地竟人之才已能不與其間是之謂任人準已之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背是之謂任已任人者能化已爲人是謂無已任已者亦化人爲已是謂無人無已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長拓天下而示於室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辨俱晦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怙怙則疎疎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是

思玄集 卷之二

五

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力培植焉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圃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者勞行苑圃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傳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又有閭而祖追亡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寧取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騏驥得伯樂而後釋鹽車之厄伯樂之功大矣然樂之名竟以騏驥顯是驥亦有功於伯樂也千金市馬只市

肥瘦馬雖瘦骨格奇讀歐陽公詩若於是乎有感

天之雨露霜雪皆利於物聖人之禮樂刑政皆利於民

天之利同於物聖人之利同於民利苟非同是謂天下情情由此而凶苟同於民雖好貨好色亦有可王之理况其他乎志於為善心於向學欲自私以為高是皆謂之放於利而行者也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為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之徒二字所以容天下之士而來天下之善乃治天下之大法也且伊川之於東坡雖志趣不同其心同尊周孔固非桀紂要之東坡亦伊川徒也

卷之二

六

也而其徒各相攻擊之不已是為善學孟子者乎且古今大聖莫過於孔子使其有天下顏子為王佐雍可南面冉求可為宰亦可為小相凡效川一時者皆孔子之徒也摘其所短而棄之孔子雖聖亦能孤立為治否耶是故大同之化遠而後之徒之義行之徒之義泯而後朋黨之說起朋黨之說起吾知世愈狹而難存者矣古之哲士或棲於山林或隱於下位以自全良有以也介葛盧能解牛音神速姑能解蛇語何今之為吏而不能解人之言者乎聽人之言而不能通其志與夫并人之言而不信者皆謂之人鮮人言者也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就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思玄子掛帳中數蚊乘爨入焉飲子血一醉歌舞不自休爰命侍婢取火灼之目久閉瞻視憧憧有小飛蛾撲撲緣帳角而下以為蚊也火即焉焦爛而死予悲元惡不擒而濫及無辜因投火而下三四豹脚取諸於光揚揚逸去嗚呼近非此人則罪或相引神聽獄不審則任人脫而濟人權可悲也夫

卷之二

七

將歌搏犀犀子為非學亦慕鴻孟氏所戒况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於求賢期應乎天心則得賢以翼乎當時念鍾於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因祚之延求賢於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嚴尤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蟪蛄如蠅則以為大鯢魚首尾數丈則以為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為高登山以丘陵為下是無定形也過郊而望則郊

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然。是無定位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事哉！

易於泰否二卦。泰所以扶君子，必欲其直乎；小人否，所似抑小人，亦望其化為君子。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然則小人其可以絕之耶？相值則慎之道，行則制之時，否則避之。此則處小人之三策也。不稽時不量力，不度德，色智以取勝焉，禍止滅身而已乎。

君相之文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尚民之上，衆心壘之爲高位，衆力固之爲崇墉，衆有趾之爲富有其可不重民耶？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則是慢乎神，慢乎神則是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臨兆民，嚮于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其畏民哉！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矣乎。

思玄子寓僧寺，聞烏誦彌陀聲，進而察之，乃反舌也。食

曰：茲鳥最巧於舌，必有家畜而教以人言者，偶逸於野，而以其聲化同類耳。反舌與鸚鵡形相似，人以爲鸚鵡也，百計取而畜之，竟寂寞無言而死。後人得其真是也，而以取鸚鵡之計取之矣。吾悲鸚鵡自安其拙，以形而爲友所陷，又悲反舌耀其聰明，既陷諸友而卒亦自陷。羽毛之表自尋樊籠，頰舌之間自置羅網，可不懼哉！知是則有能而自能有才，而自才者可以戒矣。

思玄子官告畜一老馬，以繩爲轡，市皮易之家，僮欲染青繩。子曰：乾坤無逃色之物，皮色黃黃，非正色也。邪奚染爲及？凡宦家以螺鈿其牀，螺色粉青，絳求黃，無所得。

思玄集 卷之二

九

子以皮色示之，匠曰：得此其價莫敵。嗚呼！使螺色皆黃，未必不以青絳爲貴，使皮色皆青絳，又未必不染而爲黃也。人情厭常喜新，大率類此。宜善閱世者付尤物於一笑也。

醯鷄出於甕而入於蛙井，嘆曰：不圖天地如是其大也。蛙遂燦燦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欸翼而下。思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高九萬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細物莫黠於鼠，有碩鼠謀自全，計曰：京師中衙門懸箔，梁肉有餘，然厄於狸奴。蒙貴是謂有利有害，也不可往。

必求有利無害之虞。臆吾之生莫若穿金墼而入至乞
祿厨而出焉。可以食有餘而害不至行之。果得志未幾
異域進活。得蛇數籠能捕穴鼠掩捕匪有子遺。思玄子
曰。世之營三富者。營智自捕不猶是鼠也哉。

室之北隅有明窓焉。以薄紙蒙其櫺。遊蜂浪蝶欲假道
以出。不意其有限也。終日撲撲不自休。豈知門戶在邇
一回頭。卽寒廡也耶。薄覆不發。莫親乾坤。吾於是乎有
感。

思玄子吏長沙公餘日。玩天人理。以自娛。酒酣興發。輒
乘欸段入岳麓山。於截峻見唐虞氏之石於舒卷。見唐
思玄集 卷之二 十

虞氏之雲於暢茂條達。見唐虞氏之草木日暮經市而
歸。歎曰。惟古皮兮惟古骨兮。成古貌兮惟今儻兮。惟今
忽兮。鑿今窳兮。彼葩垂兮我叔突兮。不同調兮風之吹
兮。泉之涌兮。代我哭以咲。令人目以爲迂腐。

吾文出於天而雜以人。神經鬼緒無意而爲者。天也。字
練句憂有意而爲者。人也。屬者久之人知之也。我亦得
而知之也。屬之天者。天知之也。知天者能知之也。雖我
亦不得而知之也。我且不能自知。人易知之乎。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聞。潘安仁拜置
謚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

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爲足後人嗤笑之資。
則亦弗思甚矣。

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
學無術。一至於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浸灌於中。照鏡
則面可憎。對人則言語無味。此之謂也。

思玄集卷之二終

思玄集

卷之二

十

思玄集卷之三

文

留窮文

桑先生讀周官六典勺藥今古割據真目營四神心
搏八垠日隱崦嵫束帶正巾頃焉陰氣颯突靈風襲人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先生曰汝其眩黎丘拍延壽之鬼
乎抑報趙興券齊伯之神乎胡為至此也窮曰吾高陽
子裔也生為窮人死為窮鬼視先微譴練人茲倚仲
尼厄陳伏火七日子路慍見吾密侍側孔門高弟憲也
日就賜也日遠孟軻受賤死穀長辭歷秦赫漢爰肥子
志玄集卷之三

雲襟乾翹舌翼草玄文迴隋界唐又炙昌黎三千時空
再其書二子摩突逐我送我旋悔假留訓已遷主下
初沒落始述先生先生嚙嗽吾獻藜藿先生就睡吾
曲肱長為冷官竊祿升斗平陽草粧宗文露帝侯巴餒
詢阿段及口悉吾操縱曾不我咎方且憫持悼俗袒物
忘身思艷姬且之顏分心門之仁庖求周萍汁以調大
鈞吾鬼亦慧籌夏春意戀子既久懷惡愁嘆今決其性
濯足尾閭暴背崑崙使先生立排閭闔提挈津操機
以潛運洒龍雨而清塵不亦可乎先生曰遺風聖愛
桑留情矧汝吾依幾四十齡喪吾陶汝汝追遐征豈汝

為真能窮我而忱怔耶天地萬象得有滌全雲夢謝吾
畜定容濡吾解雕胡孺於典經駭鷄獲於奇編霞芳別
選統尤謚整雲寫則耀光縷天德裕可壘乎函谷知微
莫贈乎漢川寒披獨靈陽烏刷羽暝宿孤燭玉尹垂涎
或選詞就班斯文聊宣亦有魑魅侍後星宿參前是富
有之自然而汝能執其權哉且聞堯仁如天丕肩無泥
汝於是時在其土階禹平水土脩脰懋功汝於是時藏
其也宮文子三世顯相齊侯汝於是時隨其散裝司馬
一德孚膺海內汝於是時隱其布破於汝亦達者之穆
也或謂馬生角觴水逢僊天衢陟升姚遂太階亦欲
階汝濯垢清瑕恬澤瑛極彤管添花而况張漁網以索
曠況况豈以求魴終織薛荔以為服咀英芝以為根則
理以安身之域終老之場又何必舍吾靈府之安宅而
別求無有之鄉哉窮乃歌曰大貴匪軒冕大富匪金玉
芳勒勤人窮君子足方延吾上座先生獨兮遂安晉不
復去

吊屈原文 有序

楚辭聘子與文新子目江西郎翰身登典
一山山行命從夫九草之揚香者則采之
草數十種至黃州復遇大江遠以所采
九為散助散集為酒投文於水以吊路
事長沙之淵羅云此類楚辭之竟於楚
無平不任不必求止此類云云



四

難易以相當蘇東坡語屈原賦云不遇中受以爲中而死者難然生易而死難原難先生之一死方配夷齊有耿光或稱不食周粟而死曰丈夫生懸張矢兮壯有事乎八荒習拯物於方春兮借九有以樂康紛秀珠以盈肆兮自玕璣乎瑤瑤擊磻磻以相和兮謂鳴鏑爲不祥濯山泉以儲漱兮裁臯蘭而擷芳予爲先生之身兮與巢許而同藏

吊賈太傅文有序

成化庚子楚管仲子典文衡爲父文述節相繼又三年知流南貢年道經賈大傅祠又吊之以詞士後著蒙
思賢作長沙呂友刑部副郎集君元之以

公集

卷三

五

書中曰下載之間先生與出賈三人同寓茲上至爲小偶賈有吊屈之文言其吊賈之辭乎予感其言作此文焚大傅祠下少伸景仰之私以復吾元之云
星沙之莽莽兮中有江曰汨羅惟靈均之得港兮衍千古之清波何先生之埃罪兮正靈均自丘之所都故雄辭而慨吊兮暴情慘之陂陀珮帶乎蘭蕙兮衣裳留乎芙蓉儼騷經之滿目兮邀予辭以相歛赫炎漢之方隆兮匪弱楚之一蠹種機衡以平運兮午鉅灼兮燕和飛脩壙而肉薄兮手排挾兮嵩嶓驅魑魅而比健兮豈脉息之微瘳本根豐而煌煌兮亦盆駢乎條柯鬱魄施之挂天兮入剪伐而么麼倒冠履之上下兮視峨岷

而嵯峨僉譚譚以咲語兮獨已淚之滂沱雖黃閭以成匹兮豈欽止乎龍梭左控溥乎南威兮右撫抹乎姣娥憐陵華之奇質兮弄光景而逶迤收馳驟而守閭兮夢天山以秣禾賦旱雲以吐臆兮惜來日之無多悲崦嵫之易暮兮慨致鵬之非圓團圓土之汶汶兮鑄寶鏡而爲模范空言之際遇兮的夜祭之鸞坡予又倅先生兮土兮後千載而剎那遭

聖明而獨拙兮胡今古之同科審人生之窮達兮直張暑之經過委吾身於造化兮任刀抹而香塗紛世紛之變幻兮消長袖之僥僥予將釀沈澁以爲酒方味淪陰

思玄集

卷三

六

以成舖升都嶠以長嘯兮陟委羽而高歌至息慎而默然兮欲反觀乎太初終吾生以泮與予補先生之婆娑

思玄集卷之三終

思玄集卷之四

碑

平蠻碑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孽
芽稍茁時復陸梁永安僅成萬攻圍州治且結構脩
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監察御
史林公廷選巡按西廣堅於用兵自斷不忒遂會議馳
驛

奏聞命下爰整六師期旦夕吹氛淨地先是年三月
守與安指揮麻林牒報湖廣武岡之楊峒苗二千餘出

思玄集

卷之四

抄掠居民列營於西延石谿千戶唐瑛總田萬明鑑迎
敵而殞廣益鳴張林公即檄副使武君清督行都揮指
事指揮楊觀嚴兵於魯塘咸水諸處分布又款熟僮於
要地賞罰嚴明人百其勇右布政使黎君福僉事王君
本儉又協相其間斬首三百級生擒一百五十指苗賊
遠遁一方底寧至冬遂奉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
總督石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
俱臨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三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欸多
寡分爲四哨會委副總兵郭君鉉副使武君清統兵從
荔浦洗府江西岸諸村左叅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

五屯除西鄉諸賊巢自象州脩仁直掃六峒等穴則屬
之右叅將殿右營叅議吳君昭自廣西盡平府江東岸

等地則昇之遊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儉又調僉事黎
君鼎巡賀縣截漏遁會遊擊俱得雋叅政徐君翺繼帥
無缺乏命事陳君燧閱祝紀功惟謹其東西水陸恭城
北面恐賊覓途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楊觀背
腹夾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輸資助軍
究心贊畫克咸厥功共破村寨巖峒一百八十處斬首
六千級俘回被虜男女四千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
械俱無算我師大捷無亡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日

思玄集

卷之四

二

班師攻各巖峒凡險阻莫上歷代爲賊長城卒不可拔
者累搜扒擊今皆化爲齏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岩賊憑
高下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固如故今總督右都御史
唐公珣初下車即星馳平樂督戰益力衆智勇俱奮若
遂破時郭已擢漕運總兵去軍歐繼郭爲副帥奉唐公
匾畫經理府江無不順流予觀我

朝命將出師有事南夷甘功莫偉於是也初功將成閔
公已擢南京刑部尚書之任自師出而旋其間運籌進
討核實功次委任得人勦懲有道無不用命用是賊衆
數十年贅虐之患一旦盡平謂非林公終始其功耶昔

漢大將軍竇憲既破北狄當時威靈氣燄亦必烜赫宇
宙不旋踵野烟沙草磨滅殆盡班固爲作勒燕然銘有
斬溫禺橐鼓戡尸逐骨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
者集群策協衆力平蠻之功無愧於古可無紀述以見
我

朝武功之盛挾雷霆而共震配日月而並明者哉宜磨
桂山之石勒予言以傳不朽銘曰

自古南夷或臣或叛克國董威新息弭亂有如孔明生
擒孟獲又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接壤四回生夷濊七
府江化爲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無險不登無堅不

思名集

卷之四

三

搗少壯殊死僵尸如麻高岩清血疑帶殘霞敵戰連連
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群醜遺患底平其功何屬曰
惟柱史終始提督捷音聞朝

天喜滿容定膺爵賞以示褒崇昔漢竇憲大摧北狄燕
然勒銘孟堅秉筆歐詩南獠踰疏黃家我勒斯銘昭代
之華

奉

勅鎮守柳慶等處右叅將毆公擢廣西副總兵

去思碑

弘治甲寅永安夷叛圍州者再府江路特叅戎毆公

分哨進討獨當一面斬首幾二千俘獲莫計柳之兒童
走卒日望公旋觀雲霞變色曰旌旗至矣聞風聲鶴唳
曰箭鼓競矣已而擢廣西總戎其顯蒙者以公釋此而
去而不知公無不統也初公征永安時都閫張侯孟仁
攝吾公任受公恩最深亦慨公仁施博而不專又恐公
功久而湮沒也乃述公有功於柳慶者求予言勒石以
垂永久公自成化十有三年奉

勅鎮茲土數年移鎮左江以病辭歸

朝廷以公繫思邊氓也復賜冠邊舊鎮先是融縣郭門
之外豺虎縱橫公先後殲十二源獍及思等鄉獍賊幾

思名集

卷之四

四

盡招其餘黨復業今皆聽命里胥唯執從全邑奠枕
撫安馬平峒賊藍全富單胡茄宜山以李隆等恩信不
渝悉貪餌歸鉞昔口鯨鯢化爲陽鱉誅令不悛如蠅之
藍公平來賓常動地其黨亦皆心服公復任時值慶遠
劇賊單召督聚衆盈萬大肆陸梁焚毀哨堡行踪殆絕
公重立穿山迎恩諸堡招熟僮成村以爲羽翼給牛種
興水利相安耕鑿戰守有備單賊計窮歛首歸命客旅
遂往來無阻八寨舊轄於遷江以狼牧虎不受約束每
年劫商毒民官軍征之則險嶠深峒爲其逋逃主軍退
復出爲患無安輯上策公儼其渠魁石公銀至賓州聽

撫諭撥屬思恩軍民府思恩專力控制以徇臨鼠自爾
帖服上林貴武單夫隻婦牽牛擔豕出入如家古田福
祿巢賊素登虐無辜公從偏師追討斬首數百級餘眾
悉降一方底寧稔惡賊首黃鑑成戕害總戎少參二馬
公踪跡詭秘莫能致討公設方畧懸重賞鈎致之卒俘
以獻神人之耻於是乎雪慶遠江兩山壁立賊據險掠
官民舟勇謀莫展公召其頭目誕布威信無不帖然聽
命至今江平如練篙柴相繼饋餉百貨通焉公雖駐節
於柳凡思恩田州泗城東蘭那地諸州俱屬控制公恩
信表布每有征行其守土官無不親結甲以從故能所

思恩集

卷之四

五

向克敵成功若神公清以律已惠以使衆尸戒樓公解
弊則整之舊則新之俱出措置不煩於民歲遇旱澇則
齋心祭禱無不立應民受其福歌謠載道又同大衆黃
公頃議立社舉選軍民俊秀誦讀其中多有成立者且
知人善任故能保障邕州屹如長城莫敢指顧公自守
恬與今郡每歲軍功成乃獲黃賊
朝廷累賜彩段表裡洎三府勞羊酒銀牌無算公雖居
閩外秉重樞然遊心古澹畊山釣水之心日往來於胸
中累以疾辭職

朝廷每嘉賞不允及今永安功未上而有茲擢嗚呼若

公者柳慶之人思召伯望高子百世可忘之哉予家食
時鄉丈孔君韶文時爲御史中丞與予言公起家廣州
前衛軍使年少即拔穎自見最爲都憲韓公永熙器重
予昔守高州四郊多壘渾城鬼魅事幾至不可爲之境
公年踰弱冠即擢都閩同予披荆棘交強梗化盜賊爲
平民千里之地得出湯火歸衽席公功在不刊予時已
知公名及至柳謁公親公治戎之暇手不釋卷對予劇
談秦漢以下文格高下及上下數千載史如指諸掌雖
專門名家者有所不及接賓客閑懷引納無不傾倒
重惜物命一蟲亦不輕履遇有罪當誅決不姑息文事

思恩集

卷之四

六

武備庶幾蕪之子嘗論公之爲將以孟孫仲放廢之心
駕裝將軍射虎之勇得孟明脩政軍施之老練蕪蔡遵
雅歌投壺之儒雅謂非三軍之帥而豈一夫之敵耶公
功在山恒峙不湮公功在水恒流不竭纖悉掄揚莫既
筆舌公名磐宇世安別號石齋

子游言公祠堂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
歸爲東吳與文學之祖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
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
君煥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脩輯至今惟祠之於家

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

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恂及健令其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隣災四明之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爲事於公之胤周其學歎婚其未匹既爲屋數楹以安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紫陽朱子爲之記凡公高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不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復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爲文學者當以爲鄉之後人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

思玄集

卷之四

七

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爲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道即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爲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爲文學特藝焉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爲林文藝分爲二傳抑彼揚此意深有在杜子美詩亦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若公之文學誠可謂道德博聞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爲儒者不過補綴簡冊二尺四寸之糟粕爲出入二耳四寸之妙用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亦盡餅充飢曷足以窺聖學之一班而况淺識諛聞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配白即以小才自恃渴思吞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爲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爲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劣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否

思玄集

卷之四

八

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死公之心庶幾齊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窓淨几之下皆爲廟公之祠宇者矣古稱三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爲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爲公之佳子孫以是爲一瓣香爲五十席爲十七物以供以獻猶爲過之而今日之梁棟亦可化萬間之廣廈大庇學公之徒也子辱與公爲後進雖願學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非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

新建通津橋碑

太倉新建州治管轄數市鎮沙溪鎮其元統數浦成浦
爲命河海虞塩鐵昆湖蕩均均以浦瀉隣泐解潮汐不
爽刻浸灌民田以千頃計其流迅急稍貳呂梁龍門有
橋卧波歲久面材巨杉斲如獲其文璜裂如蒲頰足柱
日戰漉漉汨將腐嚼不支然由橋達州者日不下萬趾
邇橋恒閭萬砧杵聲橋實喉舌於州一息不可頽廢湖
廣之東陽李侯端由名六察守吾州州既調一去年秋
七月下旬適郊劭農駐節於鎮致光州守政葉君預與
侯有同年雅侯首存之葉君邀予與鄉進士瞿右剛等
奉樽俎侯詢民瘼僉首函茲橋侯徒步觀之橋上危下

思玄集

卷之四

九

險若古丹青圖彭彭狀惕栗久之乃石鎮之潤室
勸其舉羸濟厥事衆素服侯清德無隙真忱至是樂輸
踰已得無故重利有侯晉寸暑人獻目一語一默梗袖
具焉一指一顧工匠集焉一咳一唾飲炊羅焉卧龍歸
鶴已在月中矣因命吏簿數以往既而聞之淮安周侯
明起家科第掌常山教考績擢同知州事侯遂問周侯
料理茲橋周侯兩親至鎮以屬言代復楚以溫言代賞
勞未幾實具數亡侯與周侯擇能者督工役捐者主進
典術畢坤耆民黃恩盡心無事任怨忘已橋既殷思善
慎出納無毫髮松經始於今年九月四日次月對日落

成潤丈有四尺長二百四十尺爲洞者十面堅足固衛
以朱闌可並舉四輿並乘三馬並行偶語五十有橋舊
名柘津侯曰山可登水不可登浦朝宗弗湮益易登爲
通橋之南北俱以華坊揭其名鎮益增華數倍嗚呼
茲橋之成功鉅費大不易措手今不踰月斷地囂蟬霍
然一空修爾蟻蟻凌空無異鳥鵲所造魚鼈所就者果
易得歟初橋之表易壞於旦夕群群而來逐逐而往者
日圖倖免設有崩折劫之所遭必有不狂而蹈湯火無
故而服祀禍無罪而就東市者今皆舉之安全生長之
域禍伏於無形銷辟以諫人知其功否耳俾翼造化以

思玄集

卷之四

十

全民生以厚民用我民爲之人日由之我之與人兩忘
其功四海一水一手建極民賴以濟亦建一大橋也昔
周禮防民之溺設官曰萍氏禁游川者以類充之橋蔽
危於川游今橋既成人由若塗不知有水使萍氏若在
必弛茲浦之禁由是觀之凡有建立能合先王之意者
又何必胥胥於既往之跡哉且韓昌黎作方橋詩有云
非關亦非船可居無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識
者味之謂其有經濟才伊風操風紀以忤而阻天衢翼
禽在邇周侯律已臨民不務東萊居官三要大用可卜
經濟之才皆當於身見之而茲橋之建未必不化爲昌

黎之方橋也子卧病林泉乃當閭史之責成橋鄉之大
事例當特書遂為紀橋成之顛末如此合謀以相其成
則節判堂邑陳侯文寶而溪龔侯克成黃梅黃侯邦序
吏目安定楊君善皆當登其名字於石以垂不朽庶使
後之從政者有所觀感而修舉廢墜之不容自已云列
輸齋者之姓名於碑陰亦以勸後之好義者以幣踵門
求子文者則盛組沈天與等若干人不能悉名

重建龍泉寺隍廟碑

天地之靈燦旋焉災萬有化生其在於人心為棲靈之
所是故觸而山崩拜而泉湧泣而霜降非氣也心之所

思玄集

卷之四

十一

射也心之所射謂之靈之所聚謂之神邑有城隍則
一邑之心所射射心聚則其聚靈也強聚靈強則其為
神也強助神強神則其答也無言其應響也無音聲不
周而普徧不動而運用不宰而主張故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則可教思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祭各
有所宜之神郡州邑於城隍必設廟以處祀事非以為
人穰神靈而祈福祐者歟龍泉城隍舊有廟在五廂內
洪武元年邑令高德賢重建景泰三年知邑事黃中修
勅泐漏歲久梁宇傾壓苔補丹青塵蒙香火僊神脉脉
若有偵者成化辛丑今南監御史池陽張侯大信

前宰是邑按邑者宿之尤臨新其制民皆樂輸金成喜
兩帛無愁縷工仲豫指兩收歲星門廡殿宇填填翼翼
嘉興姜侯一臣以名進上繼侯為政又加輪奐一楹莫
蠹三瓦莫遺神罔怨恫陰液淋漓瘧解夏霜早進陵泉
歲事告成邑大夫士洎小民咸若曰神和吾民二侯之
功不可湮沒因求子言勒于麗牲之碑嗚呼明則有人
幽則有鬼神神不能自靈其靈濟之人人不知自靈其
靈要之神是廟聿新凡民罔不欽肅善有所憑而敢為
惡有所畏而不為神靈益彰則人心益聚天人交通祈
我一致不顯亦臨無日不禱是豈常人之所能及耶或

思玄集

卷之四

十二

曰生為異人則死為神請伯夷則致雨怒樊侯則降
雹慢柳宗元則仆客古今所傳不可謂無之夫為臣死
忠為子死孝方其為人得天地全靈以生取物宏而用
精多及其死也真源不散承天之符與民救災捍患上
下風雲叱咤雷霆以血食一方亦有之乎予應之曰妙
用不測是之謂神使神可測安得名神人或為神理容
有之矣曰先生善識鬼神情狀即以是言令石工從事

馬平縣重修儒學碑

柳州為嶺南名郡自唐以來皆有學柳子厚之宣王廟
記云學者道堯舜孔子宋江彥章學記云大觀中十之

絃誦者至三百人馬平為附郭縣邑士俱入郡學凡柳
汪二先生所云馬平得其十分景祐間生君翔曾一甲
科及第其後繼武圖南遂逐惜郡乘遭兵燹失傳

國朝洪武四年縣丞唐叔達始開設縣學自是登科第
者先後相望學在羅池街東地形稍卑弘治七年江水
泛溢汪渰如海浸漚文廟半隳孔子真乘桴矣或者議
欲遷於城中不滌春漲隙地否則仍併人郡學為土偶
歸泥計眾以水患不常有一館宜廢食且茲學之設
每當大比宴鹿鳴者不下數人興賢勝地其忍鞠為荒
圃石不欲遷秋元計其道因上書於提學僉憲莆田

思玄集

卷之四

十三

彭公甫反覆辨論其甚悉本學又移於

欽勅總督兩廣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慶力
陳仍舊為宜得之所謂領羊靡靡廼檻其趾柳州守
四川之內江李侯文安字邦輔少出宦族以文行名於
時由名進士累官地官正郎以至今職九年冬至任民
吏紛拏舖以太和未幾郡以靜治乃脩舉廢墜觀茲學
頽圯已極又明年二月首造正殿次建兩廡門以櫺星
綵以周垣脩輯明倫堂以及齊房庖舍無不堅固完好
侯慨遺郡凋弊心惡煩民節縮眾費幹辦為不以成厥
功新學既成士益增氣嘖嘖之聲在在盈耳惟是學政

之聞宜有訓言以代教象子乃揖諸士子而告之曰天
地之間物各有職試以小者近者言之菁帛能溫儲粟
能飽備器則得用為室之則藉帟幪北物職之盡乎人
者也鷄司晨犬司夜鳥鳴春蟲鳴秋北物職之盡乎天

者也惟人亦然耕食鑿飲趨事赴工亦皆有職況士乃
天民之秀其可以無職耶為學以盡性為本讀書以明
道為先和順於道德之場洞達乎天人之表以臆其身
以昌四海此則士之職也尋章摘句薄收急售以圖功
名富貴為士之職如是而已乎天下無矢域之物而有
失職之士此古今所以稱善治也或曰先生論士之職

思玄集

卷之四

十四

如此然則有司之職何如曰修身範物造就真才以為
世用此則有司之職也簿書期會云乎哉若侯者可謂
知所盡職者矣諸士子其毋諸盡士之職斯盡有司之
職譬如良金之出不能不寶朱提也若然則所以厚報
賢侯今日興學之心孰有大於是歟求予言者馬平令
鄧君頊同府長沙魯君政協贊其成掌教賓州宋君遠
司訓蒼梧李君昇方新學之造贊府內丘趙君洪同項
實課護工作初舊學之遷遠等與宗道能凝近眾謀
申請當道得有今學是皆功於茲學耆當聯書其
名字以詔無窮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唐虞之才出於推薦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於天府今鄉會二試登名者有錄蓋昉於此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雁塔宋立進士題名石刻於禮部

國朝又立之於胄監京師所為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人才之盛以為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平科甲代不乏人號小莆陽宋景祐間其君翔又嘗一占倫魁實為嶺南文獻之邑

大明洪武初賢士益盛非郡學可容因外建學以便絃

思玄集

卷之四

十五

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又秋元則有計君宗道其他得薦發解每大比不下數人分入郡學成名者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頊堂教賓州宋君遠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义而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求予詔之以盲夫人之名父詔之然響隨乎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於錄刻之於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於石然石之刻於人者有盡矣脆於人然人之刻於石者無窮曹娥郭有道山峴等碑炙野火而礪牛角化為朽壤已久今則因其人而思其

石屹然挂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其石耶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六甲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諸君於仕今之間一毫天理未純人欲未

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糴之以私王焉而雜之以霸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必為己仕必為人

明德新民兩造其極天如是則於名也欲離之而愈追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石雖細書之而遐邇共觀

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莫踰焉期石之遭如何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諸君盍共勉之珙

等進曰班孟堅作勸學銘韓昌黎作送李愿歸盤谷

思玄集

卷之四

十六

記柳勅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畢刻於石今石皆何在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其石則又刻石於文者期石之遭不在先王之文乎予應之曰不敢當不敢當當與諸君交相勉

新建蘇州府太倉州治碑

凡事天鑒其機而人啓之天無為而無不為人為而實無為事若是成猶納履亦趾昇裘粟飢驕途之夷應以車與人心恬愉悠久名之若遠天而行強以智力為之在人為贅庖在水為寄土人欲去之惟恐不遠也果能堅凝於無明耶天機之八成之人之所為即天之為

故曰天無不為而人無為大人合一之道也太倉一名
東倉在元時宣慰朱清張瑄於此開創海漕市民漕戶
雲集總漕州火數里久以外夷珍貨棋置戶滿萬室延
祐元年遂徙崑山州治於此十有六年張士誠據吳始
築城鑿池以禦海州治復移山崑我

朝吳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有二年分衛鎮海並治一
城眾議薄洪內外兵民樛居歲久脆朽莫堪當設鑄鍵
以為之防又兵累歲荷戈時屢乏餽或有庚癸之呼且
崑山之東陲常熟之南維嘉定之北隅去邑稍遠艱於
迫呼割其可華分三縣一以崇明為屬足為大州安

思玄集

卷之四

十七

民足兵計不出此弘治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
遂以立州事

奏聞

上曰俞廟議食曰立州非艱而成州惟艱勞之在人茲
州之立賴有新蔡曹公鳳由名進士為才御史出守於
蘇清德重望上總綱維恢恢遊刃然下緒萬目條陳策
賁匪人亦難料理不可不精擇其人已而臺省科道合
推湖廣之壽陽李侯端經黃甲官六察平生勁氣直節
聞於遐邇因忤權貴久屈下僚雖時宜大用立州事重
非斯人弗克荷負為州擇人不為侯擇官遂擢侯為州

守先是以舊教場為州治至若門堂庫獄誰樓廊宇斬
新建立前砌大街後築土山規模氣象堂堂翼翼他如
學校橋梁壇宇公寓整造無遺宏麗州形一眾洗目而
侯平日綱紀脩明凡繫州大體者人為可綬侯以為棘
力墮頽波必欲多流以至調羹合啖益坎剗埴皆著為
成法足以垂示方來凡若此者刊落蹤跡離明莫施州
新大立乃在於茲是又民可使由而不能知也侯既成
州朝野寓望去此曰翔大藩羽儀

天朝有日於是前鵬臚寺序班王君斌義官鄭餘慶等
以侯勞勩吾州不可言罄當有紀述以表侯功相率踵

思玄集

卷之四

十八

門求予文勒石以垂永久予聞
國初有望氣者云此州當復興鄉宦高君宗本陸君容
皆作為詩歌以紀其實不可誣也然則上天立州之意
已久天何言哉以氣代言而已矣侯今一新州治非成
天意歟人心所在天亦隨之州立之後黃童白叟輒歌
熙熙數所便益咸以為晚天人心并侯之心混而為
一其成是州其果偶然者耶使侯為政不能安集三民
之民共樂維新之地其民一興懷舊之心則州猶未新
也新州云乎哉雖然新之與舊相為無極千古在前萬
古在後茲州之新為後之庸苟繼侯為政者能鼓舞作

興新民之德又與廢舉墜不替舊規益光前烈則州可
常新也是非侯之所以望於後之同志者歟夫州之立
朱公首功曹公親饒荒廢完州在筭山立莫挽莖以竟
事功在不刊南昌丁君隆亦由甲科官風憲調同知州
事先侯至任爰除荆棘以至有成厥功居多若同知麻
城萬君祥通判定州李君詩常熟縣知縣慈谿楊君子
器又同相並經畫其後復有同知懷安周君明判官堂
邑陳君璽函溪龔君詔黃嶺黃君譜吏目安定湯君善
舉能協相克成厥功若分董匠役宣力執事則義官王
俊與餘慶等亦皆其間理宜牽聯書其姓名用詔

思玄集

卷之四

十九

駁無

思玄集四卷終

思玄集卷之五

序

送陳隱君序

山陰陳君推士以進士令西昌吳雲越月性情化出納
朝全異酬荅形影篇章蛇蟠虺結之牘易予分西昌教
每陪君參謁官長塵坐腥灑濩落入穀相顧浩嘆曰巢
許咲人出也陳然返也澹然匪中庸蹈欲返初服用是
聽瑩一日君之兄洪本隱君來訪君告予曰吾與吾弟
異趨世差池吾吾即與永訣吾隱居山林黜陟理亂俱
隔決桑之浹好吟詠澗澗泉潤硯翰墨泐淪掃骨覺有
思玄集 卷之五

一

流動意好飲酒泉巖之下飛霞汗煥流煇光籠盞竿酒
騰氣鬱律相構飮之度能駐顏好聞音樂松篁在列薦
風奏之闕以越微風奏之清以泃耽笙等莫寫意不在
魚坐石輒乾釣採之以茹穗勝肉食韓子云惟適之安
吾亦有焉吾自謂天壤間真無樂可代此不知吾弟與
君輩以爲何如予聞其言覺有愧色徐起而揖君曰君
兄隱君之賢有如是哉使予與君非躁出山思無是樂
耶失之不能不以羨人隱君茲行惟與予夜登快閣觀
澄江水月一柳武山玉華之秀買舟徑返挽留數日掉
頭弗顧雖然隱君往矣浙石山仙牒收紀者首天台燒

隱君熟遊焉予與君弟亦糾濯纓纓水有日他日有携
童冠數人洞吹簫跨黃鶴尋李白孫綽之歌之賦於二
山烟霏夕嵐之間者必予也隱君兄弟母使山靈遺文
絕我序以送之為遊左券

雲南鄉試小錄後序

成化癸卯雲南當大比之秋巡按監察御史汪山泊藩
臬臺臣與凡百執事悉純心以求真才合貴州來試之
士數幾六百精加揀選共得四十有五人復勒其文之
精者以式後學小錄既成僉謂悅濫竿較文之末宜序
諸後昔柳子厚作柳州文宣王廟碑引其欲居九夷之
思玄集 卷之五 二

言夫雲之與貴二代之所不臣敷孔子之志正在欲居
之內

聖朝奄有萬方德化所被山林失固江湖失險華夏蠻
貊悉臣悉妾今茲二藩多士來試秋闈者罔非仁義道
德之談不啻北面杏壇而親聆咳唾者碧鷄金馬其化
魯之泰山鳧繹矣乎其不一變之至是也夫諸士子
所讀者孔子之書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必於天地之
覆載法其仁霜雪之摧履法其義萬物散殊高卑以陳
法其禮日月之照臨江河之流通法其智欲使含智之
民肖翹之物無不得所而後已六經經是而已魯論論

是而已大學學是而已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學孔子
之道者必仁以守之義以裁之禮以履之智以察之其
始進也沁沁然若無逢焉其用力也蒸蒸然若將過焉
其究竟也繹繹然若將退焉退而不流是之謂凝凝其
道則身無私而萬物皆我小用之家國大用之天下有
不成位育之功耶夫學繪海圖者雖未必一蹴而似海
然必狀其波濤之吐吞與夫天吳紫鳳之出沒貌河沼
者咸焉而已耳膠焉滯焉而已耳此則立志大小之喻
也諸士子其勉之哉涉學海之濶而尋其源將由濂浴
而沂洙泗之流悉化二藩山水為聖門之宮庭壇宇夫
思玄集 卷之五 三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樓
雪軒求一言於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
詩運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
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
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矣止永觀厥成先代

之後不聞樂而感泣則和治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真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雅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其辭盎然太虛摹畫無迹九戩伐何諸詩畧伸情志其風遂變矧風雅變之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矢況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畧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爲憂國畏讒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騁於變風雅之不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兮

思玄集

卷之五

四

媒勞父不甚兮輕絕最爲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炫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騷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魯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

思玄集

卷之五

五

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較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鹽英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

送陳推士序

君子之爲政不事於權謀術數之末而收功於禮義之途者常若舒緩而不登及其漸漬濡沁而有大成焉則不可以淺近目之矣是故就火而炙抱冰而寢其暑也

涌然其寒也倏然人孰不快意耶使求暑於冬至一場之復求寒於夏至一陰之生不亦遲鈍而無爲乎及其氣候之至而景象之成焉則其功之悠久奚啻百倍水火而已哉

朝廷重守令之選每徵名大邑輒以進士治之三年政成多擢司風憲之任以知民事也浙之山陰陳侯推士胸次平夷少善吟詠篇章人推爲李商隱劉長卿行隱然名動京師及登第當道以吉之泰和素號繁劇乃推侯往侯至勵清節布公道事無起滅訟無炊閤威而不見其可畏寬而不見其可犯敝裘羸馬而不見其爲矯思玄集 卷之五 六

逾年求暑者漸溫焉求寒者漸涼焉所謂涌然而暑倏然而寒者侯其讓之溫涼攸積寒暑之政乃成今年春以六載考績之京吏民相安其政不忍別求予言以爲贈夫君子脩其實以待官實大而官小不至溢其實實小而官大必至溢其實侯介然有守不欲追逐健羽數年淹留百里設施之餘尚有餘實不可貴耶且大丈夫之出爲世用自乘田委吏以至公孤宰輔皆吾分內之官則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所以沒身於理義之途者皆吾分內之學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者也侯其可不益加之意哉予忝分教泰和與侯相得甚深

喜侯之政有成而足繫濟民久遠之思因書之爲後之傳循吏者告焉或曰侯之名實已孚於上下此行于青齊而直上卜可知矣當有登仙之羨雲山之感以豔其行嗚呼爵位之陞君子之所憂小人之所喜侯平昔視浮榮爲兒戲而予之所以望侯者亦不以官職之崇卑也外物或倘來量吾實斯受之而已矣可不贊

送德慶州判官蔣君還任序

人不能住虛空餐沆瀣衣雲霞則嫩宮室裒冠裳凡米鹽薪水可周日用之物一不可無官府均民以息爭故周民事一用民皆所當爲悠然以遐思凝然以靜處高思玄集 卷之五 七

簡廓落而欲外事以爲高離物以爲尊不胥於有司之事否則平明紫閣日晏彤闈又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方能放情於自得之場其胸次歛然萬物之表與否恐非外境如風附大翼能相而使之上也是故夜明以燭其光在火冬煖以裘其溫在毛恃燭以爲明假裘以爲煖與冥與裸相去幾何天光內發丹田常火者果藉外物爲明爲煖否耶予自幼習皇帝王伯之學踴躍南北于弗試後分教西昌倅星沙調龍城自爲師儒後功業濩落而名譽日損自顧生平於有司出納之環實實有所不樂爲者已蒞其職而不能脩其業母恠乎人

之尤已也時拙於用大已拙於爲小既與世差馳今手
春以公事寓梧慨念歸山有日因訂定周禮六官以見
志細編摩問又以見周公之於天下大而天文地理細
而裝圖醫卜無不究精微以立說若糞田種牧之事有
老農老圃專意之所不能及者然後知予向之所不介
意者皆周公之所經心者焉以不介意之我而欲經論
周公經心之天下就使已志盡行又安能綜理天下之
務而無滲漏也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之謂
歟西廣之清湘蔣君名俊字時英裔出漢先主尚書琬
之後其鄉有二蔣二陳並同氣縉紳出色二蔣誠之取
思玄集 卷之五

風憲敬之職內翰皆君昆三二陳仲廉任通政仲華爲
通政叅議皆君師友君蚤游庠序篤志於學成化甲午
以禮經領鄉薦弘治六年拜授斯職當道累委清軍懋
州并封川印俱有治聲去年四月東廣藩臬黎徐翟王
四公並謁人總督都憲鄧公協舉君能鄧公特簡用君
擊醪於梧醪利權所在又密邇三府速侮招謗爲之不
易若流通商賈宿弊盡革調一有方衆口無弊今年仲
夏以週歲將歸任一時士夫不忍具別僉求予言以爲
贈予因叙已不能吏事之實於前一以羨君之能一以
訟已之不能爲君者正一節之空闕而不可謂予之不

屑爲也

送曾石鄉序

天不與人謀而所以應人者多有不可知者存焉不可
知此其所以謂之神也然巧曆者之推天不越盈縮損
益朧胸而伸數端之間則天地之情可見而所謂神者
可泯而知矣是故監之今古佐王公者或操市井之見
告草萊者或具神明之德苟即其人而觀宜尤天不昇
其全使以天心而論之才不才亦皆爲之子則所以或
予或奪滿不兩昇者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平也天以平
付人人以滿期天天人始不相符而謂其不可知不亦
思玄集 卷之五

誕天矣乎吉之西昌石卿曾君資稟重厚大雅不群少
領鄉薦肆力於古文詞名聲藉甚海內名士凡納交者
多欽衽推服屢試春闈當曉未揭兒童走卒皆以倫魁
擬之恫僉相播遐邇一口逐北者再君以重違人望不
就選老數年今年春始得爲蜀之鄆都令且同是選者
別駕州守相望君獨鷄首之不得爲人更以此疑天之
不平嗚呼是孰知天子君之學之名而奪其官以相補
此其所以爲平也歟且荀卿大賢也爲蘭陵令人至不
欲以百里之勢借之才如蘇老泉德如羅仲素僅止一
簿尚去君之職數階然則君之今官儕之今人則不足

較之古人則有餘尚可消天之不平哉君今茲往不自小其官必法天道以治民凡便僻於前者不使之滿而踈遠之民皆得其平雖古循吏之政有加是否耶使民各得其平而天下治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君其勗之哉前奪而後予又焉知君終不薄雲漢而高翔乎予分教西昌與君相得甚厚若茲官一小邑又有萬里之行人皆於君有疑於天子改道天意以解之太空冥冥玄造無聲不知其意真何如

送冰玉羅先生起復序

賈誼曰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在早諭旨哉斯言我思玄集 卷之五 十

朝最重宮僚之選匪賢弗參司經局洗馬冰玉先生西昌羅君仲明胸次平和文章古淡平生言動一以聖賢為師由進士及第歷官翰林

國史脩撰擢至今職輔導

東宮數年

詹學日新仁孝之名聞于四海未幾丁內難去位服缺

念 衮職之久虛

鶴駕之駐想即買舟北上其姻姪楊君宗華謂予宜有言以壯行色先生素厚於予每與予劇談今古日夕不

休或嫖然忘言熟一顧益予尤多茲將判袂有雲山之隔其可以無言耶夫天地之生物其有本歟其無本歟曰有之其本以冬藏有冬則不患無春夏秋有藏則不患無生長殺王者學藏同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以藏也生之長之殺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也禹湯文武之為君又安長治不用是道哉後世英君諷辟宰制六合者非不能生之也非不能長之也又非不能殺之也其藏則無有也無乎藏是無生長殺之本也無生之本是其生三代之餘春也無長之本是其長三代之餘夏也無殺之本是其殺三代之餘秋也其能思玄集 卷之五 十一

若三代之全歲功乎本朝

皇儲額有德春宮切磋琢磨磨罔非正人使成大學之道蓋以脩諸本慎諸藏也

列聖出御皇極至治馨香曠古所無是豈偶然哉是故必脩王者之學而後可君人必知王者之學而後可事

君先生素習經濟之業慶雲景曜正值太陽光采發滋行則所以益固天下之本以薦宗社無疆之休尚何待言說耶黃河時清靈鳥日鳴四海豐亨是謂吾道之行予與先生固無人已間也

五鳳鳴陽詩序

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朝陽喻世道方亨鳳於是乎
鳴也風雨膠膠則鷄鳴不已故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
下之舜文之時野悉鳳簌自是而後真鳳高逝乃以人
而況之如名謝超宗為鳳毛寶侍御為鳳雛之類是也
外父海虞全名章先生以文學起家為監察御史琅玕
滿後而立不群屢鳴朝陽有忤權貴竟以是去職朝士
以去國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作詩以送
之蓋擬先生為唐介也還家杜門訓課諸子俱翩翩仕
途長曰儀字來鳳官至北京國子助教次曰表字翔鳳
官至西廣少參次曰格字韶鳳今為八閩左方伯次曰

思玄集

卷之五

十二

律子鳴鳳今為巡撫滇南右副都御史猶子曰度字虞
鳳亦為蜀之建始令其科第之盛自燕山黃氏之後真
絕無而僅有者詞林大夫士咸以諸內兄嘗歷官中外
政聲奕奕故以五鳳鳴陽稱之投贈詩文歌詠其事者
復後允相望蓋慶章氏門一之瑞世而喜天下之文明
也且韓了復麟解云使麟不為聖人出則謂之不祥亦
江天鳳非時不鳴其鳴必當朝陽乃為可貴昔楊雄以
鳳自擬而仕於莽朝是於昏夜而鳴與鶴鶴無異唐子
西致詰鳳之辭良以有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如一日升輕陰未起而諸內兄文

采燁燁前唱後應聲聞天尚何待回翔丹穴真難
暗即都之聲而後謂之鳳耶若夫諸君子之作治世
之音足以協之律呂而長鳴百世者抑又以見章氏之
鳳鳴之以時有可贊而無可詰也詩文總若干篇既編
輯成帙以傳不朽因為綴叙作者之意

微庵稿序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
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
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可不見其文可
也見其文不見其人不可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
思玄集 卷之五 十三

篇皆世不我用暮景廼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
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沒六
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
不潛心其為人而不為其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能
文由名進士歷任冬官員外郎出守太郡澤漏一方脩
名騰馳今擢江右大參予為屬吏每謁公分司之中視
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凝而不翔
其意昔昔然恒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
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予私嘆曰公之文詞
如是哉既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

皆中心流出畧無捃摭追之態霍光出入禁闥步後
如一公文之遲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
之間淡似之向子平蚤畢婚嫁遍遊五岳名山公文之
所涵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
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
有後生於予者欲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
於茲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做庵即以庵
名名稿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
因述公爲人之大畧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
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思文集

卷之五

十四

金文靖公北征前後錄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
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參做庵舒城秦公崇
化既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令泉
嘉興姜君學夔鋟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而言
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
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漫
師漫師者挫隋煬帝皆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
謂之荒師荒師在淫亂在英主矧自是而後若宋

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以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支
至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蘂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貼危今觀此錄
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
龍城犁胡虜寨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以正典師繼
驅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又

思文集

卷之五

十五

行之不遠文靖營宿將曰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
筆百年平承邊塵不驚於是乎驗誠使伊傳居禁中頗
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
世此錄之無續也於具乎書

雨花臺詩集序

高座寺去金陵城南二里據岡阜高處昔天竺吉友等
行讓王位西晉惠帝末永嘉中遊建康止建初寺王導
一見先呼爲我輩人當時名流如庾亮周顗謝鯤桓彝
等無不款洽常以高座孤坐故時呼爲高座法師本序
茲山元帝初爲樹剎也後沙門造寺於象謝鯤即以

其座名名寺梁天監二年寶誌公來居與五百六十二俱
有雲光延坐岡說法天花亂墜因號其岡曰雨花臺
俯瞰城闔有江山之勝自唐李太白盧貴元而下俱有
題詠今主寺寂庵上人澄心面壁以正法眼藏觀破南
北宗旨猶有詩書結習未忘恐見存之詩久亦湮滅乃
欲繡梓以廣其傳刑科給舍溧陽史君巽仲與上人有
詩壇之契恒捐薪米以助其費梓刻既成巽仲求予言
以爲序予熟遊金陵茲臺屢登焉每一送目詩景滿前
然景物一致而態度屢變詩亦隨之鍾山雲抹嶺日半
城其詩黯以淨真屋擎天紫氣陸離其詩壯以麗江暗
思玄集 卷之五 十六

於花當萬倍也寺有八角除臺之外有七曰聚寶山曰
手植松曰中孚塔曰秋秀堂曰永寧泉曰鉅鍾碑曰自
石庵各有故事不能盡述

春秋集傳序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春秋之作聖人之
所不得已也易始於皇書始於帝詩始於王春秋始於
伯禮之與樂所以經緯皇帝王伯者也由易而書皇之
不足繼之以帝由書而詩帝之不足繼之以王由詩而
春秋王之不足繼之以伯皇之禮樂渾渾爾帝之禮樂
渾渾爾王之禮樂彰彰爾伯之禮樂獵獵爾由伯而下
玄集 卷之五 十七

棄禮絕樂則有不可勝言者矣聖人因作春秋以開世
變明王道抑伯功以達易書詩禮樂之事業是故存乎
易以全春秋之變存乎書以全春秋之恒存乎詩以全
春秋之蘊存乎禮以全春秋之序存乎樂以全春秋之
和而易書詩禮樂又所以存乎春秋者也六經各一其
體用論其大分五經者春秋之體春秋者五經之用聖
莫大於伏羲由伏羲而歷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而極
道莫大於易由易而歷書詩禮樂至春秋而極極於春
秋雖使孔子復生而經不可再續矣故曰予欲無言也
自蚤歲即習易書詩三經其大旨禮殘樂缺頗游心三

禮以會其歸而於歷代書亦嘗參互考証以求其制
作之原以爲皆治世之言也晚讀是經始知聖人經世
亂世之大經大法盡在於是世變之極至此而障可以
循是以上王帝皇之道又有以知易書詩禮樂春秋循
環相爲無窮而春秋又不可以孤讀也傳春秋者不一
家近世多宗胡氏安國以辭義理貫穿上下發明聖人
褒貶之旨不爲不多但病其議論翻翻文致成章朱子
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亦計十有四又當宋高宗南渡之
時欲輸忠盡於章句之間故於復讐外夷廢言之微有
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者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測其

思玄集

卷之五

十八

矣凡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畧間有一得之愚亦
附見其中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屹無定
功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莊子云有成與虧者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者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予於是經
闕疑頗多雖抱面牆之耻不敢爲脛廟之見是不欲聖
經之無虧成者耶傳經若干言爲之序以示後之君子
有任天下國家之寄思用是經者當求易書詩禮樂以
爲之本庶幾稍實而節輪轅也弘治四年三月望長沙
管粮通判海虞後學桑悅書於湘潭行府新建縣

中

壽張母袁太孺八十序

人之奉親養之事之以物以形有不以物而養不以
形而事者歸樂其心而已矣是故薦孟宗之笋烹王祥
之鯉舉潘安仁之籃輿承歡朝夕樂其心不違其志不
可謂非孝然陶侃之母欲其子之清白不欲其有所覬
遺范滂之母欲其子之全名不欲其戀左右則又
非常情之所能測者大抵凡事求之穀中者可以識見
推出之度外者不可以意象測理或然哉浙之天台靜
庵張先生少以高才猜壁經掇正統辛酉亞魁分教宜
城士類多有造就擢永年教諭當先生發解時與東閣

思玄集

卷之五

十九

大學士呂公原尚聽鹿鳴呂奇先生才正薦遷風憲而
先生物故矣太孺人冰蘖自守凡四十餘年教育子景
元字弘仁德學成就亦以科第起家掌教常熟熟香
邑也僻處一方迎謁官長有數弘仁訓課之暇日進甘
旨於太孺人之前怡怡愉愉北堂春盎弘仁才名四馳
北畿與湖廣山東等藩爭聘知貢舉雖暫離膝下亦數
月往還無大倚門之勞太孺人之心樂之今弘仁擢守
桂陽以道遠乃獨之任太孺人以爲吾子雖不在目然
把麾專城抱負可展千里之地得被其澤况所之舉
足以自腴心亦樂之蓋熟之樂樂以私情桂陽之樂

樂以公義然則太孺之所以樂乎弘仁之爲子者果專於物養而形事耶嗚呼其賢矣哉明年秋弘仁當朝觀之京太孺人壽正躋八十二月二十八日乃始生之辰欲便道稱觴於前預求予壽之以言予聞太孺人姓袁氏少出宦族相夫教子內德咸備族多長年有祖母者年百有五乃終壽種相傳有自今年雖向暮垂髮過膝耳聰目明儼如少壯子爲大夫遠以祿養子姓森立蘭玉滿砌向後純嘏之享其可既乎十載之前太孺人年方七十子既以序爲賀今又賀以茲言凡十易寒暑必求予言爲壽已成故事自茲而往弘仁官行遷則

思玄集

卷之五

二十

鄧城傅氏族譜序

古者國必有史傳曰生子必問史書之則閭亦有史矣若族譜則一家之史耳吾之身邇之無始始有吾祖皆一氣也夫一人之身分而爲若干人各形其形各心其心又各方其方各則離離則散散則忘而况年代之久遠世故之推移安得不視至親爲路人者乎此方譜之作所以綴親疎明支派以興孝弟之心其旨深哉廣

俞憲廣西傳公汝礪博學多才胸次開拓自幼上志與古豪傑爲伍由名進士令南海以循良稱擢刑部主事歷副郎以至今職清慎有爲使節所至壬人瞻落齊民鉅枕去年春劇盜起於臨武公不憚瘴厲親抵巢穴運謀設伏探九千有餘指無不就縛至今歌謠載道予之柳假道桂陽公適按治茲州告予曰吾原籍浙之寧波鄞邑吾父養晦翁豪邁不群其學多通由正術署車廐詿誤謫戍南丹因家省城占籍臨桂累立軍功擢副千戶遇蒙

思玄集

卷之五

廿一

恩詔進階武德將軍惓惓以詩禮教諸子且曰吾族素爲高門惜譜牒不傳耳予爲進士時遍訪宗人無所得晚得傳寄此序於蟲蠹鼠嚼之餘又以意正其魯魚史亥尚有句不相屬者則仍其舊不敢強有增益先生卓爲我序之予觀悅岩所序則知傅氏始受姓之遠祖無傳所可知者隋端明聖學士端公璪始遂以之爲始祖端公避亂由和義關外徙於邑之鄧城止居焉後有名元廣者爲肅宗殿前侍御史名岳者爲昭宗散常侍名靖者於宋仁宗皇祐四年提舉廣南與狄青同攻儂智有功名深者於大觀四年爲門下侍郎後擢爲太師亮弼者高宗朝爲翰林學士遂參知政事高官皆二後

先相望且其脩譜目錄曰日本傳曰諸表曰啓劄曰狀
銘曰祭祀曰贊說曰記序曰詩詞曰雜書凡例云有錄
有不錄當時文獻足徵必有完書今皆付之烏有惟此
一序如飢羊之尚在靈光之獨存豈非天欲不泯傳族
俟公而昌者乎予觀漢唐書於大臣皆立其世系公年
未桑榆名聲憂霄漢廟堂之任不日可待公子乾又年
少登黃甲功名事業兩壁相照他日作明一經者脩公
世系未必不於是乎有徵也以一家之史登之

國史之中則劫數不能磨兵火不能壞此最光祖顯親
之大者公其可不更加之意哉凡公嗣人是則是汝流
思玄集 卷之五 廿二

重脩蒼梧府志序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道地圖而訓誦又掌道方志如宋
志鄭志焉一方志也

國朝既脩大明一統志諸藩臬或有總志而郡縣又各
有志均一事一物大撤其凡小詳其目愈小愈詳密也
蒼梧相傳為帝舜藏域歷漢唐至宋號為名郡我
朝成化初又開設三府內文武大臣坐鎮其中兩廣
俱在掌握屹然為五荒之巨鎮民夷望之不啻山之王
室水之江漢也凡郡華富皆當彪采以傳尼遐而傳示

脫畧文獻莫徵郡守江右之餘千張侯克脩少以學行
文章名聞朝野尤以節自負由名進士歷官主事
以言事因謫倅滇南之景東起為肇慶別駕以至今職
踰年政教聿興百廢就緒惟以郡志未脩為欠事今年
春予適以公事至梧蒙留款者再容與間因以茲志為
託又申呈於當道得之乃止予於永井寺博采州縣古
今事實相與商確校定同府前廷評潮州謝君有容又
協贊其成不數月編輯成篇侯將繡梓以廣其傳僉謂
予宜序諸首予謂宇宙無窮而塵跡易滅不有紀述雖
秉節以建極若首陽之餓死汨羅之自沉亦將寂寥於
身後而況大庭之庫夏后皋之墓文王避雨之陵與世
無甚關繫又安能後千古而獨存者乎今是志之脩如
名宦人物之表章洞天勝跡之暴白上有所監以興治
道下有所效以轉化機在遠者觀之以當卧遊在後者
得之以為故事下及品牧之瑣替不失爾雅蠹魚之註
亦足以資人之博覽是果不要於理而無當之空言哉
他如天文風俗城池公廨學校戶口陂塘之屬則又郡
體之所在而不可磨滅者矣志其可以不脩耶昔紫陽
朱夫子守建康至任先問郡志若侯者非知所先移才
敷鳴呼曲折於簿書之會與夫脩舉墜典以風動士庶

古之與今其所尚必互為先後士君子為政苟不為今更之先則亦不落古吏之後若是者非侯之識也

吳氏族譜後序

先王之制禮心無限則為之制有所泄則引其情如父母之喪與奉先之禮稍有知識者心皆無限故立喪服至三年而止自天子祭七廟與庶人之祭其先各有等級所以為之制也夫人本於祖枝葉迷蔓雖賢智亦有所泄因賜姓綴族以厚其源所以引其情也為之制者斷之以義引其情者全之以仁要皆可以常行者為當思玄集 卷之五 廿四

耳自漢魏而下氏族掌之以官此法既廢士大夫之家各脩私譜所以重其本也慶遠推府東廣吳君告予曰予世居瓊州澄邁之儋村自元以來始祖邦用始徙居安定之譚攬流至予凡七世俱以耕讀為業予忝許國為邑庠生卒業胥監為今官自予所可知者如此予恐後之迷今亦猶今之眩古也因作為一譜以示後可乎不可乎嗚呼予觀周子太極圖乃總天地萬物之譜張子西銘乃孝敬大父母之圖學者玩太極圖則知為萬世開太平之責不可遺玩西銘則知為一世整頓民物所當然是皆文類至仁之盡義之至也况一家之譜其

可不脩使人興水木本源之思以全孝友仁愛之天哉具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稱字某為人慷慨有氣節有守有為歷擢至今郡人各被其澤出入賊境渠魁擲服通歷土官州郡悉全名而還顯擢在邇未可料量昇不足能顯其譜者耶茲譜之脩兵備副憲王公既序其事於前予為叙作譜之意因置其後云

太倉州誌序

古者史以紀事自天子達於庶人二十五家為閭生子則閭史書之閭亦有史况一國乎秦易封建為郡縣史亦隨廢後世郡縣有誌亦史之流裔也太倉在元為漕海要津市聲喧霍季世嘗一遷崑山州治於茲迫於水寇州復故址我

思玄集 卷之五 廿五

朝立大倉衛分衛鎮海控制三吳歲久介胄奮張黔黎莫又當道遂

奏聞割崑山常熟嘉定之地建立大州以為襟轄眾議艱於創業兼才備能始克有濟湖廣之棗陽李侯名端字表正由名進士起家令大邑擢柱史清德重望霄漢騰聲直道忤人至於三黜至是舉守是州侯蒞任以三邑民心甘辛異味一治調和政若鋤犂強者突計窮者沁濯剷高益卑俱為平土又制立大防足以垂示乃來

庶務草創上遵前監察御史蘇州守新蔡曹公鳴岐成
規下集同寅所長克殫心力剪乘補疇三易寒暑月治
告成與坐享成功者勞佚百倍未幾即以州誌未脩爲
缺典禮請予至州專任其事誌之初脩猶州新立文獻
無考搜羅採訪凡數閱月始克成編分爲十有一卷總
若千萬言或嘲云一州之誌紀實而已斯誌每題有論
有斷有若效司馬遷班固孟堅范蔚宗之所爲者窮日力
於此亦勞矣哉予解之曰吾夫子作春秋實筆削魯一
國之史在氏所紀乃天下之史千古而下皆謂春秋小
於左傳者乎本州封疆不小於魯所屬崇明亦可方顯
思玄集 卷之五 廿六

送周元澤詩序

吾邑周君元澤以科第起家今年秋始領倅台州之命
將行祖道既設左眷方左庶子具君原博翰林詩書
君維立侍講王君濟之庶吉士蔣君敬之兵科左給事

中陳君汝玉咸爲詩以饒之虛空出景物傳聲期待
規美之意又派出吟壑之外予居席末詩未成僉曰當
爲言以引其端予惟爲吏之道其上下交養者乎故吏
於茲土者口養民之粟身養民之帛願指氣使養民之
奉承惟心不待養恒虛之以還養乎民民則能出粟出
帛輸力而不能運乎心使無吏以主之各一其性而求
遂乎欲愚滑之相距強弱之相矯不至失其常業而悖
亂者幾希是知民之所自養者皆吏有以養之也故吏
者民之大體民者吏之小體夫以人一體而論之一手
之痿痺一足之攣屈若無與於心有不爲是介介者乎
思玄集 卷之五 廿七

哉名煥煥而騰仕蒸蒸而升雖調程子之丹以壽斯民亦於是乎基之也若其行哉贈行詩凡若干首予與君交最深故特獻愚言以冠群玉

重刊虛舟集序

袁州守八閩之三山世英王先生由名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除地官主事歷副郎至今職以文章學行發為政事有古循吏之風公暇慨念鄉先達王君孟暘以文名當世其所作虛舟集板腐不傳求得善本謀為翻刻求予言弁諸首予觀孟暘之文止有讀書評一篇如宜僚弄丸左之而右右之而左不可定視其詩如西域龍忠哀集

卷之五

廿八

馬過都歷塊微有躑躅終非凡步孟暘信能言七哉孟暘在當時名聲籍甚受知者薦為翰林檢討入侍經筵總裁求樂大典晚同大將軍英國公觀兵交趾而歸卒以非辜囚繫而死夫譽之與毀相為倚伏觀云下王君汝玉評孟暘詩入陳拾遺李謫仙堂室廬陵解君縉紳謂其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當避竈而場隼二子之所言則當時盛譽可知其譽如山則其謗如海孟暘生死榮辱所繫如此且言欲其立不必出諸口行欲其脩不必踐諸身此則天下大同之世淳風之散久矣相異則忌相忌疾病之之至則無所不至焉今言皆然

士君子易處世哉締觀古人逃智為愚法慎以王侍長咲而應萬變托沉酣以冥萬象雖皆失乎中行原其心欲藉是以免世其情或可恕也如范滂稽康之徒不失為狂狷之士有道之世成就之拂拭之當有一割之用或退處丘壑友務光而泣支伯亦足以成其名於後世何至舉世無所依範任其性之所之而為一偏之歸况使之不得其死耶孟暘臨終有自誄詞一篇與陶淵明秦少游自挽詩意同得淵明之曠達兼少游之淒愴讀之至今使人淚下而不禁昔之置孟暘於死地者今復何在徒足以來千古之唾罵果不賢守如世英者為素忠哀集

卷之五

廿九

章其言以傳不朽者乎君子觀之則知欲有所立不可畏世而不脩而世之欲擠君子者計其必擊香於後世凡不究其用與夫不安其生者皆足以累一代之治化而已之罪終不原則亦可以少戒以成身與世之英者失孟暘集以虛舟名似知度世之道者而卒不免范滂所謂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古人所以見咲於目睫也

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序

連天歸藏夏商之易有無不可知而伏羲之易為周易之宗祖則確然之理也伏羲卦圖為方外闕之已久逮宋康節邵先生遂指出之為先天圖而以文王之卦為

後天至朱子亦等信而表章之也方工湯先生合二圖
會先儒議論剖析詳明謂非深明易道者耶上言孔子
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天人合一事而與
前二圖無干涉實有卓然之見者矣雖然孔子欲假年
以學易欲行止語默與易為一也曰常編三絕以書為
孔子之易果知孔子者哉假圈以著太極假畫以明卦
真有所得圈畫俱亡合天為一孰有先後嗚呼是豈易
能哉斯理也安得與方正對坐數日以無言議之

贈夏謝二侯平盜序

周公分天下為九畿以侯甸男采衛為中國以蠻夷鎮

先玄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蕃為外服聖人豈不欲一視同仁哉顧仁之所施不能
無次第耳本郡所統一州六邑皆地脉相接惟崇明限
以大海聲教難及於郡亦當在以不治治之列其民蹈
鯨波如平地少相讐則挺刃相顧為常事藥之所不敷
年一獠似又不可以常邑律繩之也去年冬及春有施
天佩者為首盜俗以麻千戶稱之兼以警殺蜂蟻相聚
日漸陸梁因激愈熾郡守東廣桐岡林公思紹親經本
州足餽備械籌畫周悉揭榜告諭欲得渠魁脅從罔治
而以判府建昌之有城時清夏侯蘇衛揮使恩表謝侯
專董其事二侯悉勉成規坐鎮一方不棘不徐隱如敵

思玄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國綠林紅襖自爾驛騷未幾首盜自縛願就斧鑕二侯
又以當道檄招降盜巨艦二艘兵器百事常年所使
之馬平日所佩之櫜悉輸於官眾散歸耕俶載南畝矣
州主金臺李君元肅盡心區畫妙算莫窺陰翼二侯莫
可言計以平盜功成乃告予曰全師不戰奏凱無聲非
二侯之功誰功先生當贈一言以傳永久或曰二侯茲
舉積粟如丘儲器如山戰舫如雲武勇如林弗克一戰
何以兵為予應之曰戰亦多術首越王勾踐問中包胥
以伐吳之事故初以薄味淡聲為戰次以傳愛國氏稱善
掩惡為戰又次則以安富救貧為戰是皆戰之於此而
勝之於橋李也二侯練兵齊枋二布聲勢以威戰愛迫
畏時濫無辜兵次專事招徠以仁戰而又開誠心示威
德足懾不逞者之心以義戰是戰之成功比之六刃交
接類鵲蚌之相持雉兔之相戲相去不有間耶是故無
戰則無勝無勝則無功無戰者戰之至無勝者勝之極
無功者功之大故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此之謂數夏侯號白水少家食時即以學行馳名挾麟
經賦江右多士小試以軍旅之事九陰符素書八門遁
甲諸書無不推究有可見之實用者謝侯號投筆少為
郡庠生七試秋闈不偶嘗分教河間以至襲今暇植槩

賦詩音韻清絕二侯文事武備庶幾能無之云

節壽詩序

確然有定守謂之節竹有節則不相通松栢有節則堅剛不爲物且尚然況於人乎是故節之所在無非天理寒暑節而四時分雨暘節而萬物生男女節而禮義成節之義大矣哉柳州有節婦陳氏孺人者前蒼梧丞公常女婉婉柔嘉暗行內則父母擇所宜歸得李君六倫爲佳倩入門孝順宜族形姑之心成化壬辰大節登進士第時舅雲南左方伯爲貴藩少公大倫乞恩趨庭還

思玄集 卷之五

卅二

朝以疾卒孺人即以死自誓且孺年甫五齡躬鐸未及一齡孺人撫躬吊影泛苦無極閨門內外清風肅然鏞等漸長遣就外傳以形爲母以影代父課程實又若嚴師弘治己酉鏞領鄉薦鐸亦食廩邑庠大用此邇大倫棄世已二十有六載凜然之操有如一曰有司聞之於

朝部符下郡邑旌表門閭鏞因扁孺人所居之堂曰節壽詞林大夫士歌詠之以修

君恩以彰母德鏞進士而遠過訪其姊丈玉峰分教國賢王先生因同造予門拜求予言以爲序夫節之

必壽理之自然且淺水平鋪濁之於風澆喝之於日炙古井深淵無風撓之無日炙之不濁亦不喝也孺人貳所天心如止水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堂之上從容自如玉山金母只在塵世而又

君恩榮之於前賢子祿養於後青雲頡頏

褒封有待意無不遂則心無不適心無不適則氣無不和增年不老何壽無筭果俟詹尹而決否耶他日

明一經者必立傳於烈女孺人之名垂之無極歲凡節而不更顏貌節而不衰滄桑有幾其年如故觀之共美

夏侯令女輩至今人道其姓名生氣其壽何如諱

思玄集 卷之五

卅三

詢其源皆本於節作節壽序

思玄集卷之五終

思玄集卷之六

記

半畝亭記

桑先生於西昌學圃中為小池深數尺闢尋丈畜以魚數尾雜植芰蓮菱蒲凡數種縛茅結亭其上取晦庵朱子臨池觀書詩語中半畝二字名其亭時置酒亭中召門生徐威樂之咸曰先生素默然千古有歐陽八荒之心匪三溟之渾浩汗漫不足與胃吞吐而是涖蹄之水足潤目睫乎哉堙之攸宜先生曰子以天壤之間孰為大乎莫大乎道而道寓乎心苟得其大者則是渾浩

思玄集

卷之六

汗漫果足動吾視否耶於彼既不足以為大而是半畝之中其活源則上接太虛雨降則波溢徑寸千里之日月三垣二十八宿之屬涵泳有餘而晦庵時天光雲影亦無不在微斯寸波足具全海其可以小之哉子求之於是有餘師威慨然曰君子之學博實能約先儒云易六百三十四爻約於時之一字書四十二篇約於時中之半語詩三百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約於思無邪無不敬之二言然則三溟之渾浩汗漫其不約於是池之半畝者乎君子泛觀於三溟收功於半畝則放之皆可為海卷之皆可為勺水曾問大小之足云先生曰子誠

諸往而知來者可與言詩

南安郡守東海張侯去思碑記

南安守東海先生治郡將四載忽以書告子曰東海烟霞將還我舊主人矣即陳烟幅於當道以致政請俱弗允又三年當

會朝之期藩臬重臣始以侯情達之天官卿天官卿始言於

上而許之將歸老稚聚者如堵攀輓者如植至宵弗燔鼓棹以饒潯漣成波郡之父老恐侯之功德久而漸湮乃托庠生鉅寬尹端求予文勒石以傳永久予雖與侯

思玄集

卷之六

為後進辱侯愛厚不敢以鄉曲為嫌謹述口碑而書之侯姓張名弼字汝弼東海其別號也世居松江之華亭由丙戌進士至夏官員外郎出守茲郡蒞職首興學校勸課農桑利興害除數月弊政一新郡多山秋夏之交嵐霧襲人多成疾疫居民恒自藉以豐臆鬼神公盡毀淫祠延名醫以治人人心既正氣和物阜犬豕鷄豚亦宥陰虐郡與南雄為隣南貨輕徽廣貨鎮重驢背所負過此什九過彼什一利弗均既樹黨群爭命多索擲侯申狀江右東廣二藩云二郡頽路中分中站役客貨惟中途傳換始得共利其利當道是之郡民始食利

窮以嶺路舊街陷沒狼石坑步廼於鹽商計石稅合
石切道銑磴度堅架梁步流泓爲坦途往來思惠惜毋
鄉衆果所產市鬻多躑崖而行侯卑夷其途聘不墜覆
鑿過路難挿流亂石舟航始獲安濟郡城北有溪源接
龍潭水歛湫溢往往衝决城脚且傷學宮地脉暨謝行
頭何公塘通濟街凡春漲可染者悉以鉅石築堤客流
遜堅橫浦其流控接湖襄勢甚猖獗力能舞石橋成毀
不旋踵侯樹兩堤下築五墩架橋橫波而切細石蓋以
華亭峴嶽如象又立法橋南沙洲間歲一平且積俾
流散緩庶末克濟凡有建立悉可爲久遠謀公急於拯
物庚子歲饑衆議申達而後給濟侯曰懸崖絲命緩則
同梭遂開預備倉減價糶之然後移文全活甚衆月發
稅商餘金於大庾縣以助使客往來諸夷朝貢舟車夫
馬之費民始息肩南康郡之獨邑民剛頤而健訟侯力
去首惡數人道以禮義鵬蔓之風稍息郡凡有疑獄侯
憚問精研如羅彥祥郭公斐等皆白骨再肉挫以利害
致譽未嘗一動其心大吏所隸山多險阻群盜所穴乃
於郡治隙地規爲射圃射率市民教以坐作進退之法
未幾閩流賊羅洪黃直等果聚衆跳梁侯授以方畧次
年夏即授首時各郡以兵來會議賞平盜功雖武夫

忠玄集

卷之六

王

卒亦知侯文章妙天下翰墨入神品與之金帛固辭得
片紙隻字皆滿意而歸歲以筆札佐郡費類此汲汲表
章先賢以勵後學昔濂溪周先生常爲郡司理程公珦
爲丞曾令二子明道伊川授業因新道源書院以祀周
程三先生闢江東神祠以祀東坡元城江萬里程太中
張無垢鎬蒙川六寓賢府中有臺巍然而未有名乃取
所毀淫祠材構之扁其楣曰吟風弄月蓋取明道先生
云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改
作賢界寺右廊樓名之曰鐵漢蓋寺爲元城劉先生安
置南安軍時所寓樓名用東坡贊元城語也公餘親陟
嶺表親九齡張相祠左嶺之雲封寺隘不容席人畜突
肥遂擇寺後隙地建祠以奉香火神靈安妥侯有德於
民甚深侯既去衆肖侯之像建祠於梅嶺折梅亭之側
欲事侯如在郡也蓋梅嶺九齡始蒞至侯康之故童謠
直以侯功上配九齡云夫侯爲郡數年弗納苞苴弗行
請託庫藏充牣驛傳鮮明孤老富饒吏卒淳厚盜賊失
其拳勇鬼神失其禍福學者得專其業工匠得精其技
藹然春和善良心醉肅然秋成壬人膽慄親脩郡乘續
梓以傳立例精嚴筆力蒼古皆可爲後法凡游林秀嶺
荷經題品光景一新宜其功德固結人心既去而思之

忠玄集

卷之六

四

無數也且召伯布政南國久而人惜其甘棠况親侯之像不有瞻仰而肅恭者哉嗚呼吾儒自卯角以至白首所習者王佐之學利安黎元亦贊化育之業其著書立言以詔後世或世不用有所不得已耳迂儒曲學反以葩藻為競而以吾道寄之言語文字之間否則退托隱以為高不復知所學為何事五穀不熟不如莠稗有之秋至謂正事之材非儒者之所長不可悲乎侯雖以文學名於世而其設施舉措班班在人耳目果可以偏長目之耶即侯政事觀之吾儒之有用豈不益可信哉昔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而往予亦思玄集 卷之六 五

倣庵記

君子欲成四德莫先乎禮禮復則仁全仁全則萍蠲而智周智周則理明而義決禮之復性猶鍛金之火斷材之斧斤用之罔有不濟然成禮以倣倣字從人從敬言人能倣而後能敬也先王知其然是以制禮以倣人自童稚之時與長者言則掩口為龔則袂拘先生之琴瑟書冊則不敢越於洒掃應對之節已無不倣矣及其長也行則欲安計言則欲毋躁遊立坐寢則欲毋倨跛其伏聽應視勞則欲毋側吐淫袒凡所提於外者無一之

不倣而又閑邪存誠懲忿窒慾以倣於內如是則外固無所入內固無所出外進內矣內進外矣至於歷世既久則又或有橫逆為之嚴師逆境為之益友升版築之間桑落之下皆為定性熟仁之境倣之成人豈淺淺耶江右大叅舒城秦公崇化德性方剛博學多才由進士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以至今職凡拯物之學知必能行行則民無不被其澤雖平生屢皆順境然猶自揣自律以倣名庵若公者非篤於進脩者歟雖然舜禹聖人也猶相戒以倣衛武公賢者也年九十猶作箴以自倣舜禹之倣恐不如天也武公之倣恐不如聖也然則思玄集 卷之六 不

重造韶州英德縣清溪巡檢司公廨記

凡物之敝為新之倚其氣機之糾纏乎是故廊廟之新以意監司之新以言郡邑之新以心力夫所謂意則有承之者矣所謂言則有行之者矣所謂心力則有應之者矣下此則意言心力無所不至而承行與應俱無所

得乃能禽累忽積其功之成有不足紀者乎東廣韶之英德去縣治百餘里有清溪者自洪武初年即開設巡檢司歲久公解日敝梁棟巢鼠雀攘攘風雨夜坐仰見星月謝君名思字廷澤八閩之邵武人胸次軒豁讀書習禮以成化十有八年六月蒞職顧瞻興嘆乃捐已俸爲倡寒涉並力是冬創園圍神祠吏兵舍兩廊以間計對峙各九次年十月鐘鼓榷告成爲間者五偏以江山勝槩又明年乃造聽事廳前翼以汴水簷後殿以退思堂分間各三偏其廳曰鎮靜墀栽荔恒蒼鬱掩映輪奐光景聿新凡馬臺門鼓塔石俱與樓居相稱以又新

思玄集

卷之六

七

大小之吏各新其職有如此室尚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聞君有守有爲盜弭而民安庶幾能新其官者予又喜其有政以實其居也樂爲之書

新造能仁寺記

妹丈錢君世恒以名進士宰昇平予授官西江迂道訪之遇公署在大派山下出城而西有能仁寺予常遊覽其地枕山傍溪足爲寓目之地先是寺居城規地太狹舊山曠趙侯以歲時祈祝不能所其拜揖遂以太清觀遷趾焉今寺經營之初蒿萊莽尊危磔布地邑僧會興緇衣師食業緣鵬工造正殿爲間者五方丈損正殿間

思玄集

卷之六

八

之二偏房益正殿間之十門鐘鼓樓間各一繪塑金佛儼有生氣以碑切地以土繚垣經始於成化元年正月落成於十年十一月邑小民貧與會得一梁棟如親如來得一椽如會菩薩得一瓦石如親諸聖僧佛堂獲成如証果予當備其成而嘗其能彼則疾首蹙額殆猶觀畫而心苦讀詩而淚流者乎嗚呼彼之道一也甲乙之傳分爲二岐鑑形戚息求佛於內者上也輪宮奐宇飾佛於外者次之費其心悉無負於佛焉且天之生人賢愚不一豈造物者多以獷狁者學佛而以精鑒者學吾聖人吾徒之勇進大過於彼可也近世以來功利

習熾逢掖之士往往負入耳出口之學茂存心養性之功既失其內并亡其外求無負於聖人者幾何人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之謂歟會與邑之香花社人自幼棄家學佛常遊浙水昭慶寺受毗尼大戒今為木邑僧會能堅志罄力以成厥功予感其宣力於佛與之記以激吾徒學聖人而不純者

靜觀亭記

吉郡故忠義邦邇齊民習染多負氣少不平則求直求直則徒訟兩相持各逮數十人卒至僭結釀纒莫可釋每憲節所蒞牒訴援虓輿不得前人不得行竟歲源弗

思玄集

卷之六

九

克澄鎮守巡撫巡按泊藩臬重臣咸曰不閑不忤故忠義將如縋閑梓得人其屏乎因交章奏之朝祈遣萃能之士專理吉訟廟議難其人斯之姚江道南黃公九成學行軼群少以明經魁天下士授南都棘寺正廉明嚴方決訟如流天官卿擬陞公按察僉憲以名聞

上曰俞吉之壬翼夙攝公威德開風先驛騷公至持大體明勸懲鋪德布政無情者不敢盡其辭數月民相戒不犯公法分司如僧舍父老咸曰有生未覩先是公履任治私居於本司東偏地狹景幽每於退公之暇燕息其中旁觀物理思所以簡訟之道悠然有待至是訟簡

果與計偕因扁所居之亭曰靜觀蓋取程千萬物靜皆自得詩意也嗚呼公真知經世之理者哉今天潢澮之水一羽莫溺放之江河能為黃龍青雀之舫之勃敵決三旗之波淺鋪之燕趙之郊鉅跡以石尤挾以馬童而一葉平渡覆舟立水之性哉顧所染何如耳是故世稱民之淳朴者曰無懷氏葛天氏使其民置吉江河中數年未必安瀾吉三旗焉值公平鋪之一波不驚果俗之不可變耶傳曰畫地為牢期不失刻木為吏期不對吉訟既簡則千里之地物無不靜天安於履地安於載山安於峙水安於流雲行則得蔭不赤日親簷楚雨施

思玄集

卷之六

十

則肥黍稷不農時因囹圄鷄豚狗彘則以時薦賓客供老疾不為悍吏之所殘食物無不靜故無不自得且大同則無物無物則無我物既靜已付以靜觀物我既一茲亭安二靜與自得物我與亭罔有不同如是則以恩生人以罪殺人生者殺者無不自得而吾觀生觀殺無乎不靜嗚呼是可與俗吏言耶雖然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天下靜器擾則恍恍則棘棘則亂政繁法密擾莫大焉不咎政與法以其人而與天下以安靜執政者如是而觀之天下治歟不治歟人咸曰

帝力何有於我則自得也公政聲籍甚異日廟堂擢靜

觀之道必大行而還天下以無事則予言為始驗云如書此為茲亭記

獨坐軒記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閭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嚙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畝

思玄集

卷之六

十一

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全不入胃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西山禱雨記

成化己亥夏西江不雨隲變赤壤禾黍與土同也鎮

巡撫巡按洎藩臬重臣咸憂瘁瘴極聽瑩所措莫不勞僉憲北平陳公梓之私糾曰惟天降酷於民惟刑憲陂陀所致貢將誰歸不有重禱自歸責莫釋按臨邑郡志云去城六十里許有山名厭原其顛有靈秋一名風雨池唐張九齡刺是郡時禱之曾有奇應予必往請民

顛崖之命神龍有靈其上假大河餘濶沾足千里僉曰是山峻嶒巖嶭上薄霄漢非仲羽莫能舒陟公始至山憇麓齋心遙祈旬餘瘴心滂沱應以霖霖土焦不迴謂暴巫庭烹蠶蚌不經尋效董子土龍之制以類祈乎公心愀然以殭則雲弁然以翳公心湛然以深則雲油然

思玄集

卷之六

十二

以數公心宛然以遐想則雲蒼然以沸逝山之陽雷隱隱作聲活水欲滴者再若有抗者公嘆曰神之弗格其弗勞所事自抗乎遂昇徒馬徒跣援蘿而上巖壑斗絕無引足地以志帥氣黽勉行數里山高一石俯及五斗疲甚口作鋸木聲目昧冥冥神若離魄而遠遊者草坐踰時旋甦回宿圓果禪寺越二日適七月之望迫暮雷轟電掣黑雨來自東郊將注為狂風挾驟公嘆曰昔湯有七年之旱今神弗應祈其天以湯待吾

君耶公舊有痰疾因憂與所益職自祈至已凡若干日自病至愈又若干月公之勤旱其至矣哉昔竹王遇旱

而懼仍叔作雲漢詩美之孔子取焉魯僖公早春秋
月書其不雨表其有志於民今公以勤旱致疾又常形
之詠歌以聲憂司傳世權者不采其詩與錄其勤其為
善學孔子者哉雖然峯巒萬仞寫公之心松竹萬籟和
公之詩是知厭原一山悉公所憂實錄則予言又皆土
直

慈恩寺重造三門記

距泰和治一里有寺曰慈恩塚山面江正基於唐乾符
初元初寺窄名湮宋大中祥符間勅名今名殿宇規制
宏匡竊譎廡西有靚軒宋太史黃文節公守恭和時所
思文集卷之六

慈題之曰醒心寺益拓基四方然毀與三門寔躬自乾
符三門先周寺如完身先敝其首山水赴景遠納頓色
神人遺吁寺之住持志敬節馬等嘆曰是門歷年多待
代已久土薪待陶瓦求漆待丹艘山林之材大者待梁
棟小者待榱桷亦非一日氣饑之伏其益新乎乃謀之
耆宿某某協之同鉢弘道容載等先捐已資次聚眾資
鄉之好義者亦滴水添漲迺市材湖湘織庸取足於市
經始於成化丁酉八月二日次年七月十有八日畢工
予以非才不試隱泰和下吏之以代耕寺之連東南有
文節公快閣日與童冠作適其中退則宿其醒心軒弄

尤餘暇又與其徒談無生之理為之輾然一咲不知
月之更也因見是門苟合苟完以至不遺三尾節高等
進曰成敗相因一成永鑄惟文是門之成與先公恒惟
先生光以一言不能後千古而常新乎嗚呼予常遊戲
三藏其言雖浩漫無涯有曰人能識得一點心大地山
河無寸土又曰山河與大地全露王法身實其要言然
則佛氏之門開天闢地雖崑崙太華燕谿不周共能為
楔為楹否耶是門誠不為大然其法又謂芥子可以納
須彌門之高大何啻億倍芥子其徒學佛者皆有志其
大則建是門不可謂成其小也門云乎哉吾聖人之宮
思文集卷之六

客星亭記

嚴之七里灘舊有嚴子陵先王祠堂弘治丙辰夏五月
巡按監察御史微郡吳公瀚至嚴辦香進謁履其路羊
腸岧曲不能舒武詢之父老云昔有客星亭在兩臺之
下歲久遺趾莫存乃命分守參議湖南吳公紀曾郡守
東安李侯德恢計度於祠堂之右集工市材新構一亭
仍扁客星新脩治所登祠宇及陟兩臺之路予平瀟

蕩并舊祠簷宇重加潤色煥然改觀已求少詹事程公克勤記其顛末矣李侯復求予申一言以垂永久按先生與光武初同遊學而年差長及光武即位嘗以之爲師臣不常屈爲諫議大夫故先生不屈抑亦先生素慕許由支伯之爲人雖逢堯舜而不仕歟嗚呼光武雖以帝室之胃遭王莽之亂素手而復舊物其戰勝攻取駕馭豪傑無不遂其所欲一遇先生則勢力不能威爵祿不能貴而眇天下之心失矣能失眇天下之心而使其益尊榮於後世先生之於光武陰裨益之非淺淺也而况高風所播足以激漢末之名節與夫立貪起懦於百思玄集 卷之六 十五

星入紫微象同其太史康相言於聰曰客星入紫微非常之變聰後身滅國亂亡光武之時無其應者豈非光武御極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災患歟然後世常擬先生爲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又以見先生之不屈於世主不惟能使光武重而亦能使客星美今去先生千有餘年帝座無定在而客星之名屬之先生者則不改既專其名又有其亭而茲亭之外亂石晶瑩皆可謂之星精十懼後世之談星者因其名而并亡其也故書以爲告焉若夫先生所立之卓卓足爲逸民之首而見重於萬世者自有其實亦不繫思玄集 卷之六 十六

然客星之是否也儒者究理貴真不可隨聲應和故予云

裕軒記

君子以功名爲外物故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有入於心而貫謂之必必進則進入心而貫焉必退亦然明鏡之懸萬形畢照破鏡而貫秋宅則光翳矣君子懸心以燭事不破心而貫事心無所負則完心完則氣和氣和則意適意適之謂大順意逆之謂大戾今夫長江發源於嶓冢東於三峽衍於岷嶽爲險山之所聲送汗下之所引誘滔滔汨汨不舍晝夜以至於海欲息一刻不可

得也滇南之滇池周圍四百里離海萬餘里山平而地
牟迤能安瀾畢世雖離方自逸而朝宗無日憧憧巧宦
乾沒不已者長江也匿名晦跡與地俱卷者滇池也為
長江進者謂之溺援溺援者不見身也為滇池退者謂
之明瞽明瞽者不見人也水得其中惟吳之震澤矣乎
方廣彌望密邇巨海數州絡焉七十二峰蘸焉循其分
儲流有地出其溢泛海有日有所藏澤有可沛者震
澤也為震澤行藏者謂之浸役浸役者濟已以及人也
妹丈錢君世恒胸次洒落塊山杯湖之量傳備遐邇詩
文俱有造詣間出五言學昌黎者不啻若其口出由名

思玄集

卷之六

十七

進士為監察御史夙著風裁風霜臺榭之可畏謫令健
為化為雨露庭花之可愛既而丁內外艱者幾十年服
闋得守古之冀州廟堂贈之以詩有七考尚淹州之惜
今始擢為山東憲奉

勅提督畿內屯田雖大用在後世恒則曰吾聞仕隱一
門窮達同域吾谷於為縣令為州守稍遷為御史為今
職又即起家之為儒生向後或蒙過用而吾如故則吾
進退之間又焉往而不綽綽哉因徧其軒曰裕以見進
退之不負於心也嗚呼若世恒者不勞如江之必進不
佚如滇池之必退方自慶震澤勞佚之間其仕其隱非

勞非佚曰窮曰達展拓有餘此其所以為真裕也雖然
天之生人氣其形而理其性吾完其性若璞玉之不雕
也養其氣若鎔金之必充以範也如是則死生禍福之
交於前蟬視殼而蛇覲蛻也世恒益勉於是焉吾知進
之於達死生同去就之域并世官然失之矣豈特裕於
進退之間而已耶

攸縣新建浮橋記

長沙攸為劇邑古徽江侯昌為令清慎有為凡學宮按
察分司之屬云云其營不見激旋弘治甲寅春四川之
成都任君來貳邑政因迎謁官長出城南渡小江回值

思玄集

卷之六

十八

大雨濟無便楫衣履屢屢蟠詢之父老云相傳古有浮橋
勝固至正間毀於兵前令若杜若方欲造不果君曰是
橋更不可煩吾令遂與邑眾謀之義官劉玉璽等咸曰
義舉不可後諾助者一口既而君奉當道檄攝守茶陵
其議久閣今年五月還攸眾以前役為請遂卜於六月
九日起工至九月三日橋成連絡五十艘而版其面闊
半丈許橫鎖以鐵纜七百五十尺對峙四石柱以維其
纜纜之上固以鐵鋪者七南北各立一坊扁曰曠濟其
南為官房者三楹以便送迎北蓋一樓為間者三上塑
水神下直為通衢南岸砌以石梯梯之南傍十餘丈皆

包以石足避泥淖夫是江發源於邑之東江鄉會茶陵江以至於湘江濶六十餘丈向南地形稍高因舊石磧爲石橋四洞以接橋尾秋冬水涸則置如芻狗春漲拍岸則用爲帛粟皆足爲久遠圖予未調柳判是郡時常過茶攸間恒見茲江水發小舟橫渡欲濟者衆攀舟之指蠶如叢筍或俟渡值雨沾濕狼藉行旅役人酸苦萬狀今憮懷有所雨化乾點江生木岸波化平地晝夜往來不知有水矣知有水則舟楫之功易見不知水則橋梁之德難磨是不猶能吏有赫赫之名循吏有悠悠之思其功德之大小相去幾何哉邑人德公茲橋之濟故思玄集

卷之六

十九

橋遂以任公名予以公事道經是邑嘉君用心之勤喜邑父老好義之篤共成茲橋以濟遠近因記其事勒之於石用昭其名於不朽且以勉後之爲政者脩舉橋之廢墜不可緩云任君名允卿字發身科第以北京光祿寺署正謫爲茲職其子已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能安於小官有守有爲留心愛物是豈易得耶若浮橋之成特其善政之一事云求予記者庠生陳伯魁何則儼助橋義民若干人姓名俱列之碑陰

遂安縣重修儒學記

湖廣之巴陵廷瑞鄧先生分教遂安時學缺敎諭攝主

學政日坐明倫堂與諸士子論說經史疑義規矩甚嚴有安定之遺風顧瞻文廟兩廡戟門俱將頽突興嗟者再先是邑令常熟張君學創造成材育賢二牌坊於學宮之前殊覺壯觀邑宰於用張君營繕心力非言可摹至是先生曰是費更不可煩言乃令具文申於奉

勅提學憲副四川吳公伯通大公乃檄郡守東安李侯德恢料理李遂關於通府廬州董君瑛請學同張計度工價而先生則專董其役經始於弘治九年二月終於本年八月簷楹梁柱朽腐既易丹漆一新文廟峨峨兩廡翼翼戟門將將時承丁祭籩豆在列鐘鼓既陳濟濟

思玄集

卷之六

二十一

多士執爵捧帛氣象益拓予之廣道經是邑先生率諸生求予言以垂永久跋辭弗獲乃告之曰夫子之道無他始於脩身終於治人極而至於經綸天地參贊化育而已特其生於周末丁氣數之變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不能行其道展其法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詔後世欲使萬世之下恒被帝王之澤而後盡其心謂夫子爲悵道不行而欲託之著述以傳名於不朽是豈夫子之心哉是故天地不能言夫子代之言前聖未盡言夫子足具言其言雖多已實無言嗚呼終日讀夫子之書而知夫子之無言者今古幾人哉諸生

誦法夫子必思格致誠正以脩乎身然後推之家國天下以治乎人用舍行藏一準乎道夫如是則今日茲邑之學隆掖遊歌其間朕幾邇前近周末縮地隣沐泗而亦不自知此身之化為速肖之徒也苟藉夫子之言以媒利祿而無躬行之實是謂市夫子之道其學雖新其人則舊吾知衣冠檐如步履淵如雖日趨夫子之門墻皆謂不得其門而入若然茲學果實脩否耶勉之勉之漸其人以實其學

桂陽州新建儒學記

桂陽未為州為監為府時其學俱在城東宋紹興間常思玄集

卷之六

十一

一徙於城南不二十餘年燬於柳寇旋復故地興廢雖屢地則弗更弘治六年夏僉憲仙居王公純督學政謁廟之餘觀學規制迫狹徘徊用時弋陽者姜君綰由御史謫為州判官謀相地徙學仍於城南寓目焉初州為府時所屬有平陽縣茲地乃舊學遺趾後州同知楊君懷震遂即其地建號房并射圃預備倉於其上姜君既營度其地僉憲毗陵吳公淑迴按茲道又區畫白金數斤售西規軍民宅以完邊幅先是姜申文當道庸庫白金三十餘鎰散里胥市良材是年十二月十有九日始立明倫堂四柱令司訓望江方君恪董其役堂未成姜

擢寧國同知去位次年三月十有一日天台張侯景元蒞任利興害除即留意學校既輪奐斯堂廼建正殿次作兩廡門以櫺星園以瓦垣肄業有齋習射有圃衙校官有居房生徒有室庖厨庫台無不堅好經始於八年正月一日九年終落成新學既成華廈之下博士倚席而講諸士子劫卷鳬鸞行以聽優游涵泳數月之間不覺顏面若易胸次若拓者文教之勃興有如是哉予因之柳於州假道適分巡湖南道僉事西廣傅公金使節至州侯同學正重慶王君華訓導吉水毛君榮等率諸生進曰惟是學興建在宋時有胡致堂張南軒二先生

思玄集

卷之六

十二

為之記辭義懇切足為萬世後學矜式今學之成桑先生適至非偶然者欲求一言以垂永久敢請命傳公又屢過寓所申前請者再嗚呼是可已於言耶竊惟古之為士也實今之為士也虛士果有古今之異哉三代之時養士於學校有導敎之法皆欲練其所票以澄其本源是故藁以大方開其翊規以多儀絢其放卑則頤之翼其決起高則檻之晚其翺翔其寬也則張之其急也則弛之凡若此者皆約之於義理之途以成中和之德而又令其游心於藝窮古今之變達天人之蘊凡有統於經世者無不殫思抵極而游刃恢恢矣本末交脩

無不實由是用之於

朝廷於天下斯獲真儒之効驗世得數人即能充塞宇宙萬世仰慕必曰某代多賢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後世以空言取士蕪本荒治樹的甚邇士生其間惟四子一經是鐫是蠹甚至卓句初通而倫魁已得併古之所謂末者亦不能糠粃其一二炊烟續靈揚絮繼塋土雪以象太行王屋拙於見大者以爲似耳非有蓋世豪傑亦不能自投流俗以成德業於悠久者如前所云若人盈代不謂之烏有乎詩曰巷無居人此之謂歟夫人之寒也一裘御之則煖飢也一食茹之則飽天下思玄集 卷之六 廿三

之大數人之進而不知重數人之退而不知輕焉能爲進焉能爲退果能關繫

國體否耶雖然諸士子皆誦法聖賢聖賢不存而共爲人成法具載方冊吾能以遠大自期於日用之間必思巾上有天履下有地靜必希山岳動必師江河視必參天宿言必和天籟洞其中局使涵太極用世接物準以西銘以是存心吾知周旋毀無之間觀吾夫子端坐於上群賢列坐於下則所以神趨函丈斐接几席與夫尊聞行知者自不容已而凡所讀之書又豈特紙上之陳言而已哉夫如是則能以一人蕪兆人一人見用則兆

人安以一身蓋一世一身不朽則一世榮以一時包萬古一時有爲則萬古準則得士若斯庶幾

朝廷養士之意與夫賓州守作興之心爲不負也若曰茲州氣數之變科目乏人自今伊始歌鹿鳴宴瓊林者後先相望衰必有興自然之理易勉而及也可不多贅

茶陵州鄉賢祠記

人以人名其出群者隨其所在而名爲巷之人則曰叔于田巷無咎人人止一二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充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故地自思玄集 卷之六 廿四

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實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總以鄉名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譚世勛爲校書郎時蔡京專政媚事者秩多驟遷世勛泊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世勛隣者致意勸勸謝絕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爲禮部侍郎金斡南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籍先出也自當一面世勛謂宜遣元以所統分直國門使聲勢相屬則虜不敢逼僕射孫傳渾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

尋閣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勛自虜營歸邦昌命權學士印世勛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追贈延康殿學士封端愼公公有李祈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壬申發解漢人殿元任翰林憲奉同知制誥兼脩國史轉遷兩浙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求新山中

國初欲起之堅卧不就以疾終

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

同知

制誥參定

思玄集

卷之六

十五

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後序

宸翰褒獎

御筆寶藏至今祈與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之士故總謂之鄉賢東浙俞君蓋臣字廷臣由進士爲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爲州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身科甲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事忤內貴謫爲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寇攝州章顧瞻是祠碑尚未刻以爲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嗚呼目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群群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而名者曰三人然則千古爲士於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人以至百千萬億年之人是皆不可以形論也就以茶陵三人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于今思慕之景仰之時以之爲四衢流以之爲八水恒皆接於心目者若然其人果真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漸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觀是祠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俎豆其間非夫凡所脩爲建立俱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爲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於州人者有不在是者歟使天下郡邑各增其思玄集 卷之六 廿六

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用爲具臣泛職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人大賢亦參其間然則真賢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間有一二生之於世所關繫於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專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絕而不之知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瘡痍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逮一元其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之於一時也世不

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貴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於人吾黨之士尚胡勗諸

遊浯溪記

予至衡山即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鴈峯上下熊羆嶺以發千古之奇既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靈候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許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埤淵高六十餘丈巒岿可愛次山定告之心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濶二尺許長減

思東集

卷之六

廿七

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於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求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顏元之名則不刊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恩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眾翼予上嵒臺凌絕頂觀宸宇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為鑿成循山而東為顏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開曠或云即次山故宅予遊覽既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穀核酒數行予揖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

地則專其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劫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抗之使其流滋奔奔因藉其育以傳名於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不自知也推而至於以萬世為土者謂非天欲用之以代言設教於無極者乎有為之朝神不靈有道之世天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出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脩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浯溪為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因遊者鄉進士曾霽升和岸友鄒溥文瀚李紀大倫陽時熙求和劉廷珊劉貴程聯廷餘王溥汝森蔣曄啓賜李昕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蔣昇首陽理宜牽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茲遊為不負也蓋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仙岩記

離玉融城而南三四里有洞洞前有小江並造三石橋俗云人神鬼行之可咲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猱不能上背道士杜應然置鐵環岩頂燃燈光照三十里今環尚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然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窺窺

而入有小洞曰應化頗淺狹外爲壇三層置三清諸真像稍曲折而進有結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宴坐其間鬚眉皓然凝然不動有新浴非人意謂石獻奇旌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猿居左青牛卧於溪傍直前丹竈半破履跡如新水從安靈潭奔岩而下漱石作潺潺聲似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曾投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故云壽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發後從一石與穿出縫隙下視洞見溪流曰水月洞天發小石隄過溪而南崖邊有白石佇立如鶴又有一四平小石門嵌石壁中名兵書峽門已缺一角少西攀崖而上一穴通天恒

思玄集

卷之六

廿九

置竹梯其中上爲羊角寨群夷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避兵岩中其芝田丹井連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南斜入沙磧積乳成屋戶牖玲瓏化工結構奇巧入神又下溪澗而望巖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以小舟從竅而出俱巨石蔽虧其前涉流而北而西復得一洞垂乳如縷細流一灣從洞前過至此如入老君之室即李惟德所謂千萬年人迹罕至者初洞以老君名又名靈巖宋祥符中改今名張孝祥曾評是巖爲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百軸石像後建閣寶藏屢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數百年故物惟洞門左三角卷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

粹然建亭其上如魯靈光之獨存屢倚斜復正疑有神護舊挿木版於巖爲橋以渡今版將腐人無敢過名亭從巖名長沙易紆爲之賦碑藏巖中如新刻洞凡數處併應化有扁其他或名天葩或名乳花或名和光或名寒烟或名正葩或名質構或名碧堂或名清與奇石異狀除前巖然定名外其他或名仙梯或名仙衣或名玲瓏或名金星或名蛇倉或名並花或名北山轉斗或名呂仙隱形或鍾名離觀泉或名尹喜現相各同分支如仙室仙徑飛星壇釣臺紫臺雲臺放生池羅漢壁又不可悉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

思玄集

卷之六

三十一

謂敷巖中碑刻甚多非數日不能盡觀畧可記者元祐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義鵲仁端楷森嚴可敬可愛蘇黃字則散漫其中巖前後俱村有警恃此洞爲長城不知沒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爲險固水涸時亦可活數十命垂白之老莫知其處

桂山草堂記

桂山桂林主山舊屬武弁葛氏孫宗印爲郡閭有威名其後莫守靖巷殿下益價售之宅連山以百畝計弘治五年八月蓋草亭三間扁曰可山六年五月創草堂三間扁今名九月蒙

靖江王殿下賜亭一座枕於半山扁曰露恩七年五月
於草堂之西覆蓋屋數楹扁曰翠微山館十二月遂携
家以居草堂之中四壁圖書一塵不入後枕桂山松桂
呈陰峰巒獻秀天開圖書荆關董米無所事巧靖菴日
焚香淪茗賦詩其中人境俱備獲其地者縉紳忘其貴
常布忘其賤抗塵走俗者若有所抗而不能至予每
至草堂顧盼茲山疑即化爲蓬壺碣石與靖菴酬酢於
紙窗竹几之間不啻挾安期伯羨門而下上清都者靈
均遠遊之懷可止潘安仁乾沒之念可消椰子厚遷謫
之襟抱亦可乎遣之矣草堂之清人有如是哉雖然古
思之集 卷之六 廿一
之高堂廣廈如齊雲落星之類何限成敗於氣機梗楠
固於樗櫟陶瓦堅於草茅曾不能以一瞬惟諸葛孔明
之草廬杜少陵之草堂武侯繼之茅椒或蓋以忠義或
架以文章節操千古常新凡物之壽不偶之人耶靖菴
以
天潢分派賦性穎悟日思遊心千古超出富貴之外今
離市廛而依山林舍潭府而居草堂其胸次非大有所
見不能也堂之不朽又何待言說哉雖然靖菴以有用
之才限於本
朝法嗣終老此堂桂山之英草堂之靈幸免勒移之勞

有如淮南小山歌桂樹以招隱亦可咲其爲贅言也
南安府新脩嶺路記
庚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焉取道商賈如雲貨
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有驢背輦載絡繹
米鹽器用多貨之生開闢以來嶺之元苞皆萃刺天有
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
下至府治二十五里舊有磚石細街歲久碎沒尺點丈
綴散如列星路之真形丘隴陰奪積雨連旬湔者成瀆
往往人驢盤互摩刺踉蹌貨隨覆敗憤怒成爭積爭成
訟卒至求珉廢玉主客俱困前爲守者明解其故力綿
思之集 卷之六 廿二
才弱什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起家名進士爲兵部員
外權守茲土因私計曰吾有今太僕寺丞之主器恂恂
禮度二妙驚人築一軒爲藏脩之所不華以儉不侈以
質扁之曰素求予記之與予之往還幾三年未有復也
一日忽悟曰善楊誠若名恭之意若名文字宗華而歸
宿於素其欲反文於不文者乎宜爲之記記曰素之云
貪白之云也而予謂色無所飾之謂素大地之正色曰
青黃赤白黑是五色皆可相還爲素是故以五色論之
其五行則水火土金水也其五音則角徵宮商羽也其
五性則仁禮信義智也其數則三八二七五十四九一

六也其時則春夏與寄旺并秋冬也是故凡存乎木德
奏之以角行之以仁紀之以三八而藏之以春則稱乎
青者也凡存乎火德奏之以徵行之以禮紀之以二七
而藏之以夏則稱乎赤者也凡存乎土德奏之以宮行
之以信數之以五十而藏之以寄旺之時則稱乎黃凡
存乎金德奏之以商行之以義紀之以四九而藏之以
秋則稱乎白凡存乎水德奏之以羽行之以智數之以
一六而藏之以冬則稱乎黑夫是五色流通於五行宜
備於五音振於五性貫穿乎數而運行乎時其體無
所見而用有不窮所可見者特主其耳可不謂之素哉

思玄集

卷之六

廿三

易曰白其賁黃而可白此之謂也矧色色又能循環相
生子母仇讐相繼代至於赤白可名青於白白可名黑
總名曰素可耶不可耶君大勞民有大逸矧勞有時貽
逸無涯相準之閒利害孰多吾可憚而不為耶因親陟
嶺表顧抗路巨石常逃九齡斧鑿者悉用計削平取其
犖确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切以石磴以綴
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負任者昏夜
可以往來矢顧瞻九齡不有光哉嶺路之脩其費不貲
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滴水添漲彼此云然是役既
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計荒

政暗脩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七月
路成濶十餘尺長若干丈悉用碎石硯平切其石而青
石長條固其邊幅泥淖皆遞滴雨如鐵遇水架梁亦無
病涉大道平平縱橫整且怒消不犯爭易遜讓訟易謳
歌百利攸興民用以足治道潛益巧曆其殫周禮以通
道濬川為為政首務豈無自哉是役也

欽差鎮守司設太監劉公

欽差巡視刑部侍郎金公憲食姑蘇陳公粹之長州

李公由道皆有區劃以相其成理宜牽連書其名字庸
詔無窮侯名弼字汝弼心胸平和光霽可掬辭翰傳播

思玄集

卷之六

廿四

夷夏聞名及試千里之地脩政立教百費具興其脩嶺
路之功識者以為可配九齡廟食茲土云

素菴記

西昌有佳公子曰楊君宗華少師楊文貞公之曾孫性

資穎悟試驗之身心日用之間五色之素無乎不在若

五行不雜之以補轆五音不淫之以鄭衛五性不間之

以私欲數不混之以畸零時不分之以閭位則於文無

不晦而文之至於華無不欽而華之極矣果紅紫藍碧

云乎哉聞然一素五色爛揭是謂至文載道之徒毋迷

厥津太古同猷

奎星閣記

西江之貴溪江公伯溫心胸豁負經世大材口名進士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南雄思以文翁之化化成其郡自建郡庠移邑庠以相縫輾郡庠堂廟既極切雲敞燭必得一高閣殿後方能拈標金郡之秀以壯二庠之觀僉以得巨材為艱侯夢寐巡歷窮山卷漢柱霄魄施豫章萬牛莫迴者委巷積途精神所透與神合機瑞應攸錄匪生自躍郡之耆民忽因別駕黃公汝礪來告曰滇江之濱相傳有鐵力巨木沉於其中歲久於客土成化初年太守劉公欲採以補太平橋梁不啻射地啓藏思玄集 卷之六 廿五

竟無所得侯嘆曰宜其不出也凡物之非常者皆若蘊靈以帡幪之資為踐履之具可乎茲得託身於文廟之後出其時也是夕大雨應言如注明日洪水湧澎湃若挾鉅刮底割圍濁浪渾濤水消沙走一木如龍隱露頭角四境歡仆爭鑿壅塞萬力搏輸若舉虛空侯乃親詣其所麾眾使退翌日遣經歷鄒君茲具生禮告十江之傍廟曰青鏡且約曰神出是木閣成當為文以紀始末告畢眾尚未集侯即使輓屨爰業重質輕若脫骨如風無趾如雲無翼自飛自行執役弱夫若化凡景既得其一相繼而得者十餘株閣因以成高五丈有奇闊若

千經始於戊戌之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入窓洞開城獻百雉市獻萬廬野獻千里巾山前參天馬後擁侯率師生置酒登焉嘆曰峽哉是閣真星辰可手摘者宜扁曰奎星龔典文教也侯書即酒翰親書其扁閣名已傳四方文尚未勒郡以為欠事郡傳貢君瑞司訓方君洪合書來曰先生常遊庾嶺侯同先生登閣送目熟矢其可無言乎按本二十八宿之一為天武庫一名天豕主兵明則天下清明至宋五星全識者以為周程張朱之道德歐蘇曾王之文章於是乎兆遂以之職文而與璧並事矣人心擬議天必從之理之必然也迹侯名閣思玄集 卷之六 廿六

之意其不欲郡賢之生上應列宿于宋有光者乎夫星虹下流而生朱宣樞星入夢而生帝舜傳說之化為賢相長庚之化為謫仙宋坡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也且誠心所至杳靈有答翳昧有掃侯心之誠糠粃思木情鑿思人靈木之至不兆靈賢之出耶根柢道德而枝葉文章其出其屢繁世重輕為後作程乃侯所思之人也登斯閣者其可不體侯之所以用心也哉古之聖賢如是吾如是不如是不足以為人是的謂能思已他日降婁之次有光燁然斯為有人副閣之名予將拭目以俟

嚙清軒記

仙家者流謂長生以吐納烟霞爲事生未必長吐納之
理容或有之人之有身不能無心有不能無情有情
不能無志志緣物迷情由志動心由情變富貴利達一
役吾志則繫吾情一繫吾情則蝕吾心心既爲蝕吐納
塞孔孰非外物物化乎志志化乎情情化乎心其志即
物其情即志其心即情尚何汚下之足云哉善立志者
無他外乎物而已矣外乎物則志高志高則情淡情淡
則心虛以高養淡以淡養虛虛養則滓漉清純其有不
近於道耶括蒼樊君時祭以文行鳴於世舉進士之京
不一游胃監卒業構小軒於雲塘山中日玩丘壑條然

思玄集

卷之六

廿七

有外物之志心始無山畏山之大心中有山眇山之小
心終忘山與山俱無冒吞全山襟懷所盈肺腑所滌莫
非靈氣因扁之曰嘯清求記於予嗚呼公之所好惟山
雖未能全遺乎物然情牽心醉吐納竅孔者漉之果有
富貴利達之滓否耶且乾坤二門清與濁而已矣其清
者若與君子謀其濁者若與小人謀時登味世如蠟而
獨山之飫焉謂非有得其清而然歟予少濩落不羈亦
欲斷梁甫之煙霞結一廬於泰山之顛上仰九天而長
吟下視四海而一咲總嚙堪輿之清氣以雄丑文羈於
塵網弗克遂志爰契吾情秣馬先行非吾時登也哉雖

然大海之盡觀吾勺水大地之盡觀吾寸土太虛之盡
觀吾方寸夫如是則嚙物非濁嚙山非清益益融融
焉薰薰焉物焉忘我我焉忘物是謂莫不適之鄉鄉其
適乎道其鄉乎是鄉他日吾與時登同遊焉所得其止
嚙山之清而已耶

黃石山房記

虛與實對物實而名虛實可暫虛斯久故以名寓物者
有以物寓名者無窮君子所寓名必隨之物因之而
恒新者實棲於虛故也吾邑仲雍過化之區子游所產
之地素爲文獻之邦特地大而民類賦重而頌繁號稱

思玄集

卷之六

廿八

難治浙之慈谿楊侯由名進士出宰崑山高平俱著治
績當道爲吾邑借寇以掃夙仇侯至盤錯互前游刃恢
恢仍有隙陰尋幽覽勝澄心於靜以爲制勅之本邑有
致道觀在虞山東麓景勝一方弘治戊午春二月暇日
侯同吾叔父廷瓚遊焉入觀撫梁朝繪歷東雲堂遡丹
井而上親脩竹千竿喬松萬株俯視全邑萬室鱗次尚
湖繞前綠波貼目侯謂叔父曰此地宜建一室爲茶話
之地廼因高爲臺毀淫祠材爲屋三楹西建廚房其物
料之益工匠之費侯實捐俸資叔父同道士曹道榮則
區畫課護其成侯因置酒落之觀房之前後巨木林立

李德裕平泉莊之所蓄柳宗元萬石亭之所記悉於前以仙家有黃石之說遂名之曰黃石山房叔命予記其事嗚呼物之堅剛莫逾於石石其可焚之哉且茲室未建未有山房之名亦為山房之石安有黃石之名是謂名寓於物虛寓於實實物之成劫數必壞侯高才博學清心寡慾仁鋪百里小大得所誠西漢班孟堅循吏六傳中人物後人敬其崇如敬召伯見魯門如見高子遺愛所在孰不保護而况勝跡既留嗣葺相繩以名召物以虛召實循環無窮吾知山石可爛侯名不朽則茲山房之中石不真黃之耶侯名子器字名父

思玄集

卷之六

廿九

思玄集卷之六終

思玄集卷之七

墓誌碑銘

鶴溪府君泣血誌

吾父姓桑諱琳字廷貢別號鶴溪道人先世莫考有舉齋者仕元為鎮南王府官陞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司在蘇城因家常熟生茂卿茂卿生谷良谷良生宗道遊心造化積誠通仙常曰吾葬以仙驥至為期廢喪果朱千頃見聞驚異宗道生用和讀書仗義鄉評推重配錢氏生吾父雖稟弱多疾嗜學弗懈時邑有陳從道者詩禮巨室贅外祖周季宏生吾母慧真令德婉婉鍾愛父母思玄集 卷之七 一 不欲遠適又館吾父為甥陳周盛時第宅如雲吟壇往來騷人踵武吾父既贅於周始棄舉子業浣濯景物佳詠傳顯爭賀得佳婿好筆札常主一巨肆揮洒壁案疊墨深沁點畫成痕儼如漆室郡儒龔大章沈誠學季仲怡先後主陳周塾教人遊心理學刊落弊利文華之習吾父師友其間漸染議論造詣益高自守石固涵養淵深邪哇剗屏人忤汪然江湖入深公庭天塹有膝以來未嘗一屈或邑大夫延訪問政於家則陳生民利病懇懇不倦性至孝每歸趨庭悉心養志吾祖卒必葬鑿穴未深忽狼石冒據亘盤石工袖手吾父以文告不終後

稽顙上下四旁百靈涕盡繼血乃以巨絛挽憂起止齒
岸僵卧旁橫半畝識者以為非人力可致友于九弟兄
廷瑞舉進士卒於京師每言及輒流涕弟廷璣廷璣介
倅處溫兩郡不遠吾蘇十餘里其郡士夫慕吾父名爭
欲一荆識二叔父遣介合簡邀迎曰名山勝景望一品
題吾父計曰凡人至官舍能翼而于乎能辟穀而儲
儲乎不然供給與馬累人多矣卒不往吾父性清介一
介不以一千人類此書法趙子昂其俊秀實祖二王圓
勁方正又得李北海遺法古選冲澹蕭散如常如柳長
詩及五七言律優入王摩詰劉長卿室晚遊戲黃老作
思玄集 卷之七

團瓢集百餘首又不失為安期羨門口中語也吾父安
於常布不肖孤知滇南貢舉大司寇彭公鳳儀時為貴
藩方伯自捐俸輸還榮吾父以仕者冠服吾父若將晚
焉黃冠野服脩如也倦於理生見匱戚舉羸於誦家日
落窻惟吟詠篇章自娛臨終逍遙觀化無異平時猶口
占詩數首而卒嗚呼痛哉生於永樂癸卯二月廿有二
日卒於弘治丁巳五月廿有六日春秋七十有五以次
年十一月廿有二日與吾母合葬於涓溪之原吾母先
吾父卒四十餘年吾父以吾母賢不易耦不復娶生子
一即不肖孤悅娶

薛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監察御史章孟端女又二
一名靜廉適山東僉事前監察御史錢承德封人皆
吾母出一名靜瓊適劉似亦宦族側室薛氏出孫男一
曰昇州庠生孫女二古人有言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
養死無以為葬不肖孤髮毳喪母吾父嚴慈濟撫稍長
粗知為學向方年十有九叨領鄉薦吾父教以大人之
學使泛覽今古精擇熟踐而博施性拙疎於趨世一無
所試常分教泰和秩滿始擢通判長沙不三載又調柳
州允微祿寄將不能津潤家乏致吾父食貧終身往歲
不肖孤自柳以公事私還侍養數月堅欲乞終養吾父

慨邊夷凋弊且聞總制兩廣中丞鄧公能容度外之士
乃遣不肖孤歸其幕下待用不肖孤私念道既不行為
貧而仕稍積餘祿可了吾父後事即可告歸鄧公果待
以客禮留置軍前坐奉談笑者幾一載欲有舉薦而吾
父弗逮矣當吾父歿時百費貸人不肖孤至家哀痛之
餘支吾債利食玉薪桂莫措手足凡喪葬之資俱藉今
之郭元振為之經紀所誦生死不能養葬者兼而有之
且吾父卑傳不肖孤不可刻離左右出能移孝為忠調
一四海大顯門戶猶為庶幾今乃為貧所驅嗟嗟膝下
奔走郡縣病不能一侍湯藥臨歿弗克親聆囑付之言

俾吾父盼吟望歸飲恨而卒而况不肖孤平日歷沙宦途泛三湘上五嶺出入干戈瘴厲之鄉使吾父一遊萬里危險百端枕無安夢則又古人傷之所不及者一念及此五內分裂神魂飛散自非宗祀所繫其可復自慰藉苟活於世耶嗚呼吾父已矣不肖孤毛義之志粗酬休官之念不必如王右軍誓墓而後決自今以後當以未死餘年依松栢之餘休九吾父之所以教不肖孤者一形之著述以爲來世拯物之資俾千古而下知某人子者觀不肖孤難免不孝之歸則亦可以爲商鑒而不輕出矣

思玄集 卷之七

四

大明贈監察御史萬公墓誌銘

公姓萬諱信字孟孚曾大父立本其先自江右之新喻仕全湘徙家於廣西之藤縣故世爲藤人公賦性嚴毅讀書通大義不好弄與作適以身嘗衆熾冀嗣人亢宗故教子法甚嚴父伯齡洪武間舉茂才典南城幕避近成都經府邵武李公於金陵李因家隣封南城遂妻以女後典幕以邑事有聯逮訊之京念藤遠妻子不可歸命李孺人携幼女暫依外氏以居踰四月典幕蒞役海州求樂初以起取緩期復戍上林苑監公既弱冠于遭

公還藤事王母胡孺人胡悅公生理厚養怡愉承歲時相對悲喜交集常徒步至上林代父役制於不可歸之閨迎母母牽於女愛不肯歸公別父母輒牽衣旋繞終日聞者酸鼻後父胡俱歿寓所草率焉公每一念及淚雨如注或水漿竟日不入口既老召諸子曰吾力不能以藤葬吾親若負繼終身今吾形將化存心以遺尔尔其志之生於洪武庚申正月廿日卒於成化甲午閏六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五以己未八月日葬縣西谷山倚嶺之原坤向公先後三配室生子五人昶石出顯相張出禎祥陳出孫男十有一人女孫七人顯官

思玄集 卷之七

五

至封川令祥登進士第爲名御史公自顯祥鄉薦歿後二十年始蒙

恩勅贈如祥官石張俱贈孺人陳封太孺人祥未官時間關萬里獲函祖父母骨歸葬於藤有子成公志君子亦謂公之克葬其親也予溥宦於梧時祥丁內艱服闋將上京師奉其同年友成郁府同知吳君獻臣狀拜求子銘予觀公之爲人斤斤力行似石奮能教學諸子異班孟堅雖備勞於親實大獲於子宜爲之銘銘曰牒趾訖訖決翅于于前跋後馳惟公中棲龍光賁以伴生畸天之報施眎此銘詩

舅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吾舅母歿既三閱寒暑事鄰舉子汝明泣告曰吾母平素惟吾弟知之悉乞一言聞諸幽鳴呼予父周氏厚恩有如光影雖日承領不可繪畫每念存歿輒聲咽不能成言矧能纂綴華說以銘吾舅母孺人之墓乎然少長見聞不可不實書孺人姓王名道左玉峯舊族王伯齊女也母范氏范歸於王無嗣育因兄生孺人孩抱以歸長擇配吾舅廷順周君時外祖父西疇翁贅於陳陳氏富禮甲郡邑有名從道者義聲遠振座客常滿孺人爲長甥婦佐姑議酒食無虛日指示有則大小咸稱思玄集 卷之七

其賢吾舅卧病數年孺人能於藥外致意見微愛則以樂事進見有勞則以佚理納日綜家政夜率子女稽顙北辰祈以身代卒獲瘥孺人幼穎悟於小學女孝經等書無所不讀始年老斜光欲遣孺人日誦說古今故事以娛子姓聽聞多有感發周陳二族甚鉅婚娶皆名門女賓來往多孺人出逐絲竹間作酒漿未進女婢斤斤羅列孺人色莊氣和威儀棣棣接者無不心服蓋孺人素出大家格苟自別而又動靜之間準母則姑其所由來非一日也父母歿哀毀盡禮生父歿力營葬事情亦相稱御群下以禮終身無暴喜怒年逮古稀尤耳聰目

明忽生癰瘡醫禱弗瘳臨終拳拳以生母暴露爲戒

子汝明少助其費且告吾舅曰君多疾吾年未一十時常恐爲未亡人今借仇僂垂五十年百爲俱完夫復奚憾所憾者侍君筋力未衰耳吾歿之後停柩欲久表吾成家勤也營葬欲儉順夫道也勉諸孫力學成名以光門閭言訖而逝寔成化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子一即汝明娶徐氏女四長靜清適前進士吉水令蔣紱次靜安贅葉玘靜端贅錢綬靜真贅錢錦先天孫男二長應祥邑庠生次應禎孫女一今卜以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涓溪之原嗚呼婦者家之思玄集 卷之七

所由盛衰者也彤管化靡化鷄書嚙求如孺人內德完具者實不多見在疎遠文士亦當述其懿行以傳不朽况予骨肉至親者乎是宜濡淚潤筆以述觀縷銘曰天厚其生又厚厥德不死而亡求立內則

大明奉天翊位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平江侯追封黔國公謚莊敏陳公神道碑銘

天順七年九月二十有八日鎮守臨清等處平江侯陳公以疾薨于位訃聞上爲震悼輟視朝一日命有司護喪還於南畿禮部

侍郎俞綱

賜祭自開喪至禮服九十有六筵

魯王等亦遣知府徐琅致祭官為營墳明年葬江寧縣太山之原附祖恭襄侯墓側成化辛卯

今上追封縣國公諡莊敏漏天泐泐累禁其羸忠貞之效白於四海嗣侯平江伯銳懼先德日貌久益煇煇乃徵予銘於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豫字立卿其先穎川人後徙家廬之合肥自始祖諱省三而下皆贈平江伯妣皆夫人曾祖聞智勇耦縱元季由義兵千戶歸附

聖朝構井投天累立戰功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葬思玄集 卷之七

合肥濠源頭末具載廬陵楊文貞公所著廟碑以予爵封平江伯加封侯嫡妣生妣並王姓俱封夫人祖瑄以謫畧騎射馳名代父職參隨大將征南番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進右軍都督府僉事

太宗文皇帝以翊運功封平江伯總師海運繼而開創裏河轉漕代險以夷功在不刊薨封平江侯諡恭襄廟食于淮考佐嗣伯爵忠勤慎謚以延世譽妣馬氏封夫人公早襲爵正統初南畿考牧兩改歲星所至鐫登靈弊浮費悉楊操履澄瑩霄漢騰聲歲壬戌至丙寅每持節往

秦代寧周遼淮六府冊妃及行祀禮咸稱

旨丁卯冬掌神機兵明年春福建沙縣賊叛

詔公允總兵副寧陽侯陳懋往征之

獎諭諄切錫以寶鑑綵幣至境與寧陽分兵而進勇莫亢德襲莫犯整狡莫測奇首破西井直搗陳山諸寨俘獲賊首鄧茂七妻子及偽造符印生擒偽官斬馘五千餘級得牛馬無算招撫脇從所過秋毫無犯凱還惟圖書數帙而已

聖書嘉勞進平江侯賞賚殊厚給賜

誥券有秉志忠貞公勤廉慎之褒遂命掌前軍都督府事操習禁兵乙巳秋

乘輿北狩人心湯沸

廷議謂臨清南北要衝設虜虞之天下之患遂深孽孽謀得虜情亦先設若阱欲選宿將往鎮其地僉曰非公不可遂

勅公往公力主築城練兵撫民威芒四蒸虜知有備奔矢而遁南北奠安宗社如石識者以為使公握兵逐虜雖犁冒頓之庭懸老上之頭喋尸逐之血而斷刈相當得喪相準與今曲突徙薪不戰而屈敵相去當萬倍也矧鋒一鍛天下之禍其可勝言者耶禦戎上策方得之

失時歲告飢民值厲寇之餘四方流離者衆所至招徠賑濟餓殍春融仍調濟寧左衛爲臨清衛脩入學校作養士類三年事竣還京父老千數赴

闕請留

命公復鎮五年山東河南淮徐患水民不聊生

勅公撫安荒政盡脩全活甚衆八月還京

上以南京根本重地坐鎮在於得人特

簡命公守備事無巨細悉聽處分因

賜白金綵段蒞政號令一新軍民安堵督脩

太廟工完

思玄集 卷之七

勞賜羊酒公法竣而刑輕人有過以朴示辱衆相戒重

犯公朴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召回賜白金五十兩增俸米一百石蓋賞比

狩時保障臨清功時臨清守臣缺執政歷舉廷臣皆不

稱後以公對

上曰朕意正在斯人復奉

聖書一切公私利病並從區畫仍

賜白金綵段以行公之再至也老稚抵迎歡奉殷地山

靈川秀飛走翔舞歲癸未淮安漕帥缺司馬以公薦

上曰平江侯不可動朕將別用之未幾覺得年二十有

一薨之日兵民號慟如失怙恃四方大夫士聞者皆爲咨嘆累日娶譚氏封夫人故新寧伯忠之女生一三長即銳翼今爵侍衛千

朝掌禁兵團營總戎佩征蠻將軍印節制兩廣尋佩漕運之印鎮守淮安次日鐸曰鉉俱輸粟拜官女二長適楊州衛指揮李淮次適淮安衛指揮王本孫男七麒麟鳳熊麗虎彪孫女若干人公天性重厚敏而好學通春秋大義於兵家韜畧之書無不精究每臨戰伐出奇制勝骨以血誠故節鉞所至水涌石立成功若神撫輯兵民搏形衆心各有權度公暇好臨古帖筆意清勁承祖

思玄集 卷之七

訓名其堂曰清白能脩實字名親書孟子仁禮存心之說刻石以自勉篤於孝友母嘗患危疾每夜籲天願以身代疾果瘳愛族弟枯材特奏爲大學生善吟詠所著有網庵集戎垣藁祖德詩梓行於世公清慎有爲雖祗富貴而心如水握權勢而量如海位極人臣而禮下賢士若不及廨宇後園嘗結一亭扁曰城市山林時與賓客觴詠其中其結巢箕山濯纓鑑湖之念又脩如也公三鎮臨清臨清之人德公入骨公歿後十年乃建祠塑像事公事開朝廷特命有司春秋致祭齊民以疾疫水旱禱公者無虛日子嘗論公之爲將仁厚似羊枯儒

雅似蔡遵歿能廟食百世又似關雲長光前裕後世之
限美公其兼得者歟宜為之銘銘曰

玄玄昊天日月代明孰為之聲震以雷霆

聖皇濟世孰能孰揖曰惟世臣以聲

帝業惟公始祖遭時遘屯踰轉而車思鳴臨晨仄隄其
華實於恭襄茅土斯爵廟貌堂堂世德如江其流延延
惟公挺生芳津潤天南畿兩載爰輯馬政載涇洗塵以
瘳夙病閭民忽惻秉鉞惟公殺棘安瀾爰進侯封獵獵
北風胡塵四起孰當萬師畫以十指築城要衝以總元
戎掃胡千里威名隆隆全師棟棟袖手而勝陰與中原
思玄集 卷之七 十二

武功之聖一守留都三鎮清源德郁人心永矢弗諼生
既封侯歿加上公血食萬年福與天通掩蛻青山不死
其神想乘白雲析木之濱

大明故通奉大夫正治卿雲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左布政李公慕誌銘

公姓李諱芳字本春別號一菴青之諸誠人五世祖諱
君實者任融州路檢使因家融曾大父敬顯大父伯高
父子資悉雲德霧隱公生天資穎悟少即莊重老成曾
大父大父咸曰此子博九萬里啖八百里氣局也可使
許國遂遣人邑庠踔奮騰厲猗刺無前弱未冠正統甲

子秋闈發解父以公充醢物理未滂留溫舊學展益
宏歷戊辰至景泰辛未會試俱逐北雖州傳專力辭
不就甲戌遂登進士第明年拜知湖廣夷陵州夷陵遠
在江湘上游民貧而黠間或舞奸刺政公廉正自持不
猛不竊翔約之垂潛翼之泳壬良有坊民皆挾續州守
禦千兵恃內捷蠹民公疏其不法於

朝卒正其罪凡戴鵬冠者無不縮頸有中使至暴橫眾
其敗近公從容款制卒不為害以州人少知學慕常袞
之教聞文翁之化蜀乃多選里中之秀入州學又於州
之後堂構堂數楹擇稍懸流行者躬自為師凡教導作

思玄集 卷之七 十三

興法周悉綜密壬午科遂有褒然高擢者風俗一變天
荒遂破比滿夷陵之民相率赴

闕借寇一年成化丙戌始考績至京時巡撫都憲王公
少許可惟雅敬公先與巡按藩臬諸公以公整職疊加
旌異至是復疏公能於

朝擢貴州布政司右參議仍授

誥命封父同公前官母妻皆為宜人丁亥蜀西都掌棚
邊

上命大司馬程公襄城伯李公率師征勦地介川貴之
間山嶺挿天菁深崖險峯肩攬趾饋運惟艱程公詞於

衆以公爲才俾專其事公不憚勩精神鋪路幹峻爲
夷負擔絡繹士馬足食大功告成拜雙金織綵表裏

之
賜在任六年丁外艱繼丁內艱起復任江西仍前官奉
勅提督糧儲公不棘不徐不緩其賦不病於民歲正告
凶勞來賑濟全活甚衆一藩公卿大夫士賢之者無間
言九載考績陞東廣左參政今致政大司寇蕭田彭公
天台陳公皆一時人望相繼爲方伯與公一德相濟天
與勺藥丁未當道薦遷滇南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學政
大藩寬厚鎮靜得句宣大體民夷悅服三閩寒暑中丞
思玄集 卷之七 十四

之擢不遠伊邇公以老病侵加嘆曰古人云留有餘不
足之祿以還
朝廷子孫其享之乎屢上疏乞骸骨優
詔許焉初公乞歸時

太子太傅黔國沐公暨巡撫巡按藩臬諸公固番不聽
至是相率賦詩以贈設祖金馬碧鷄之關輿馬如雲光
輝載道人以爲榮抵家數載日徜徉山水以自娛四郊
多壘暫僦居於城不意舊疾作遂卒生於洪熙元年
月廿有八日卒於弘治五年八月廿有七日春秋六十
有八以歿之年 月廿六日葬於盧灣崖頭之原巽山

乾向配施氏封宜人先卒子男五人長曰序成化壬辰
科進士清廟重器不幸蚤世次曰康義官次曰庚邑庠

廩膳生次曰廉丙午鄉貢進士皆施出曰庭庶出女五
人孫男七人曰鏞已酉領鄉薦曰鐸食廩邑庠曰鎰曰
錡曰綱曰金曰鍵公孝友天威惟清惟慎終身依憑立
身行已步循尺寸衣有文子之裘居無張老之室訓戒
子孫脩德讀書之言不絕於口爲詩文語多渾厚不事
雕琢有一卷稿若干卷藏於家予分教泰和時公時爲
江右少參與予好也入則分庭抗禮出則携手餞送蓋
待予以賓友而非屬吏也公薨遷大藩予亦浮沅州縣
思玄集 卷之七 十五

欲一寄聲問安而無便翼聞公之卒泫然者再豈意調
郡至公邑得拜公遺像而銘公之墓耶嗚呼是非偶然
者矣公子庶泣血述公行實求子銘予爲叙其大畧以
待他日太史氏採擇復爲之銘銘曰
惟公嶷嶷奮先決起秋闈得雋擢掌覓指圖南少抆旋
飛刺天肯琢魄施小爲摘掾蜀首一州奄然出守包東
日裘掃弊風常還官貴藩邊鄙雲詭爰輶車饒孰呼庚
癸始由少參旋至方伯四陞名藩庸著丕績寵命優渥
榮身及親餘祿振振以遺後人天之所報偵人所施千
古一日有此銘詩

大明桃源縣知縣計先生從善故妻董氏孺人

墓誌銘

孺人姓董諱其先居河南之祥符裔出仲舒元有遠祖諱時茂者守象州路因家馬平世為詩禮宦族父諱志官至朝列大夫長蘆都轉運同知母夏氏亦馬平名家女孺人幼隨父宦山西沁州完女德鍾父歿愛將笄擇宜配以計氏累代仕宦門高相軋從善亦嶄然見頭角遂歸之從善父母蚤世家漸周零遺二弟啼聲尚呱呱孺人入計門即洗濯純綺巧梯曲榷惰惰無聲撫育二幼叔煦其誡誡強其涼涼比長為畢婚娶母實嫂思玄集 卷之七 十六

人嘆曰為士而貧者春之兩宦成而妻者晨之星吾歸良人自未筮仕以至歸休家業如故是非命耶乃率僮奴各事毋敢些逸憫勞惜苦子無飢寒畜牧有方鵝鴨鷄豚聞呼認音畢來既旋蔬果饒郁桑穀奮張家亦漸裕孺人性慈惠喜施予不匿有虛人之求不藏蒂記人之過有犯之者怒不難起顏亦易迴甌豆蘋蘩祭祀豐潔或得佳味必留以俟賓客不輕薦口勤儉自律鄰里作程以子宗道明敏令就學緩則絃之棘則常之調護有節成化庚子宗道廣西發解第一孺人心始慰人謂孺人後福無涯不意得微疾一二日脩然而逝遠近思玄集 卷之七 十七

知孺人者聞訃莫不嗟嘆悼惜或至泣下嗚呼孺人其賢矣哉生於正統五年十一月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四卒於弘治六年九月六日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江東之種竹嶺依從善祖考妣塋後子男二長即宗道娶顧氏次宗義早亡庶出女二長適柳州衛指揮使嫡男苗尚仁次在室孫男二曰會兒曰賀兒俱幼宗道以孺人誨鞠之勞弗獲祿養飲痛莫極自泣血述孺人行實再拜求子銘予知滇南貢舉道經桃源時從善正為地主所以館穀予者甚厚今予倅柳與宗道敘斯文之好奚靳一言銘曰

內鮮經紀家秀半批既瘠厥冥曷藻其境吁嗟孺人懸
箔肇趾于歸值屯胖偏伸削婦而賁夫母而成子天靳
其報逝無宿痞諸葛數行劉向片紙千古名存定曰不
死

陳母蕭孺人墓誌銘

門人陳魁既喪母泣盡血繼綴經過予乾坤一寄樓再
拜求銘墓之文且以長書見謁讀之并予嗚咽氣升鼻
佛鬱不成聲而止按魁自爲狀吾母姓蕭氏諱福梁子
雲後元盛時有遠祖由峽江徙今邑城西代不銜材鈞
祿父茂材弟劉氏吾母生慈夷貞淑內則蹈年二十
思玄集 卷之七 十八

有一歸繼先府君室先是姑嚴已歿內事敝勝吾母方
舟泳游厲濟俱登先府君釋繁得專精問學後勸業成
疾七易寒暑弗愈是時家事既菱謝吾母顧影無援緊
壺中流自逆裔澆索完地府君既愈遂領景泰庚午鄉
薦是歲孤適生府君曰二喜基吾妻萬憂勞吾母咲曰
憂勞煩之常喜出祖宗真源府君益敬重之明年府君
會試春闈中乙榜不就來歸次舉即登第入翰林爲庶
吉士吾母携子女就祿期年府君得疾瀕危以老父幼
子爲託而逝吾母至是澤洞汎汎沙無津涯哭輒氣欲
絕人指子女爲岸寬譬之廼生府君歿五月生一女僉

謂棄之釋索吾母泣曰是吾夫血肉也忍擲之乎扶柩
携子女而歸隻影吊月跋涉萬里酸苦何極歸家營喪
葬畢綜理家政碎屑事必經心事先祖憲磨先生言耳
悉膾誠而獻俾不知子之亡孤少長即授以父書仍戒
之曰汝父歿吾心隨父死形爲汝存汝弗父父目期
汝瞑汝其力於學尚底於厥成是外不以貴孤以貧爲
分宜其家人邑里宗族謂爲煩武者必曰蕭氏一日乳
偶積塊久凝適如鐵槐不可抗庸醫不能以藥導其內
消加鍼砭流汁不已忽血湧如泉知不可起進孤語之
曰吾爲未亡人汝成立而亡分也汝其善爲人則吾非
思玄集 卷之七 十九

亡言訖亦泣遂卒生於永樂辛丑十月廿二日申時卒
於成化己亥正月十七日巳時春秋五十九卜以次年
十二月廿八日附葬邑西龍門祖塋之左首坤趾艮子
一即孤娶耳溪湯氏女三長適吏部尚書槎翁劉公之
玄孫表次適前妣蕭孺人之姪時瑞次適刑部尚書廣
衡劉公之從孫咸孺孫女一嗚呼吾母自入門相夫鞠
子之艱非筆舌可喻不得婆娑暮景享孤杯水之情悠
悠蒼天孤罪何極惟大人先生賜之以銘庶吾母生之
長而孤罪可逭予讀其狀觀孺人之心歷艱九死不變
嘆曰以是心爲藉嬰杵臼之立孤爲伯夷叔齊之餓不

食周粟為陸秀夫文天祥輩之殺身成仁無乎不可婦人得之丈夫失之謂之何哉因為之銘曰

天地氤氲物道生兩股紅花迺時零松栢菌磬節獨貞櫻水不腐附火明孺人苦節松栢并子立身亡心始寧剔燈事業昭日星思玄先生為作銘

徐母歐陽氏墓誌銘

子門人徐貢既登進士第觀政春官援例歸省孺人享榮養幾兩月遂以病不起貢乃命季威飲血述孺人行實求予銘且泣告予曰吾母編髮棲蒿子勛閔今孤等漸試披緇而故巢已傾瞻望霄漢孔悲曷已惟先生

思玄集

卷之七

二十

光以一言不孝之罪勸解捧土冀可少塞予亦早失恃額膚蒙鏃知中盧生之痛尚何忍言按狀孺人姓歐陽氏諱其先文忠公九世曰才卿者來家恭和王坡切避文信國公奇禍易姓丁故籍從丁而稱則歐陽不忘本也父諱號隱菴含漱今古以外世繼孺人質清而性惠畧知書史歸直菴先生時賦役繁重家漸涼置孺人與直菴謀遷居於卑溪之冒滄發括井腴規就苦淡噓寒沃熱華費悉昇逃蓊條枚發於舊肄家業用昌直菴愿慙微姻締交悉端士孺人治具相禮有生於無物若幻致循循謹謹長幼形心一族婦女視為型鑑直

思玄集

卷之七

廿一

菴僅下壽卒孺人總理家政三百餘指悉歸襟輅以形為母以影代父訓迪諸子方櫪枉囑譚响响且暮侍側又若嚴師成化乙巳大雨連旬平陸成江孺人奔避驚悸心恒怦怦水退踰旬痢氣如流喪輜連緇七月念有八日痢及之遂不能解藥亦強進而吮若此次月十有四日將晡脉絕先是心明言正訣貢等曰吾手已七十有二壽宜止於斯但若等有為不及見也言畢遂卒生子五人長曰川成化甲午領鄉薦次年授蜀之內江縣學教諭次曰咸次曰試先卒次即貢次即威邑辛生諸子有成咸推孺人內教功初川與予同中乙榜川

之墓予可辭耶銘曰

平如為庭安芽成楹賢昭發錮弗食悠第告壽以銘

大明奉訓大夫定州知府劉君墓誌銘

子家與劉同里為世姻君契子恒接類茶口納丘飴者矧同成化乙酉發解予宦途又同憂喜君先物化銘君之墓匪予而誰君先世汴人有諱者宦常熟州因家焉亨生善甫節判本州善甫生萬戶仲昇仲昇生百

戶伯彰俱董輝海道伯彰生子謀謀生宗寶娶顧氏生
君名宏宇以規別號毅菴少敦慤秉貞挺拔志卓寄作
適於佔畢長身巨面目圓而嫵髯髮相接容觀偉若
家殷罔重抗衽學類藉脫迫窘遊邑庠攻毛氏詩日無
蕩陰領鄉薦在第九卒業監寓京師數易寒暑卒礪
進士業雖焚舟決勝終逐北謁選銓曹獲知浙之縉雲
縣縣境凶山民頑戾斂斂格力殪醜爲常官逮捕棘弱
竄勇生變君舒罪其首惡貸其連坐以理論道民皆感
悟勝負以理嬰孺宜僚野聞遂息有婦戕所天讞獄者
單真屬傳疑君焚香齋心決之於神夢厲蓬首泣訴且

思文集

卷之七

廿三

坐廳忽起旋風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實幻蟲囓稼君課
民採蠹自驗多寡酬其力以利驅民還治其害民爭趨
事蠹患遂息山溪堰水溉田歲暴流破堰君親董役脩
築亭午設飯舖之計澆溝莫能衝汨乃已潦邇一方有
年屢獲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爲詭避計君度田多
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批政釐革化盜爲良里門
夜開行感神明祈禱輒應歌謳載道每藩臬舉守令績
必以君爲首稱秩滿赴部天官卿亦素聞君治聲欲擢
以憲職以君年踰例而止遷知定州州土俗勁悍君稍
繩以法而鋪仁愛延及戍卒亦知畏愛允訟多實於君

兩心自平踰年政聲流行民安物昇未幾丁外艱而還
竟以疾卒生於正統丁巳七月十日卒於弘治癸丑八
月十有八日春秋五十有七以乙卯四月八日葬於進
賢涇北之新隴娶徐氏有婦德生子一曰岑娶蔣氏前
進士樂亭令原用女孫女一君爲人性嚴重不服不飲
樂事關心則劃然長咲聲色之娛一無所好親交酣飲
聞其履聲則卷狂縉浪其爲人敬憚類此爲吏以身任
事利興害除雖出統綺而自奉儉約所至不以家累自
隨祿俸有餘則別儲以備公費有勸之計家者君曰爲
縣家縣爲州家州焉有爲民父母而瘠民以自肥者耶

思文集

卷之七

廿三

聞者慙服凡蒞俱克和民去縉雲任時老穉號泣奔送
百里不絕既去民思不置相與伐石立碑求興化知府
潘君琴爲文以傳不朽於州雖浸灌未深至今民懷撫
鞠口之不置友于兄弟與兄守愚相愛白首如一日君
榮親之念冀補於歿後故刑部尚書彭公鳳儀以公事
至浙及累歲巡按監察御史同交章

奏君政績卓異故事守令獲旌異者必

恩典界期以易州守遂恪不行蓋非制也守州未久巡
撫大臣已持羊酒勸勞欲有舉薦而君拂違矣以此
制詰蹉跌終未被於泉壤未免爲君九京之恨且天性

忠義聞時事乖衍或邊鄙有警輒憂形於已或發之篇
章陰寄籌畫一官僅能潤澤州縣而止嗚呼惜哉予知
君最深又按君堂弟鄉進士劉君以初狀遂序其事而
爲之銘銘曰

惟劉受姓實自陶唐龍葵爲氏蛇斬成王向以學顯統
以清揚蒲鞭鞭穉穉鐵漢堂堂醞德釀慶厥胤聿昌嗟君
重器鍛羽卑翔小邑巨州一政鋪張輒輒煦郁燁燁朝
望天遠拱木人戀甘棠胸宏十棟僅暴獨棠牛眠之地
齊志攸藏千古不死視此銘章

大明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黃并妻李氏

忠玄集

卷之七

廿四

恭人神道碑銘

天之與人恒弗相協以天負人者什一以人負天者什
九天與人以福人承之以德是謂大人弗違是宜生死
哀榮而令名之垂無窮焉若君者其一也君承天以德
內助又承君以賢則又絕無而僅有者耳君名
靖菴東軒其別號其先顯頊所封陸終後永嘉中黃
氏以衣冠入閩在唐贈司徒碣以死節聞家徙邵武至
宋尚書右丞武鳳著忠蓋上疏援鄒浩請亳州逮元再
徙晉江道賢以孝行稱人
國朝維清舉進士知九江府卒子孫因家以則君之

高祖也曾祖考諱光祖福建都司經歷始何家乘遂去
官合晉江邵武二族徙名數於延平之南平長安里赤
竹洋曾祖妣朱氏封安人祖均恭祖妣潘氏孝子德累
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妣章氏封太恭人君生
已失恃範德慈闈誦敏易徹天勇挾慧籌略知趾同氣
興隆等七人如向曉之星淪沒殆盡惟兄後樂公以賢
秀選入

內庭時閩遭兵燹因與君及太恭人相失者久之君抵
京省公公遂令君迎太恭人至京就養骨肉聚首有若
三生悲喜交集忽忽疑覺後公主司禮監日侍帟幃綜

忠玄集

卷之七

廿五

理機密人視之如太乙雲中君可望而不可親昏夜存
君借階進謁者遂逐君多拒不與昵惟恭力薦歡北堂
公得專意輸忠友愛彌篤成化庚寅撫臺侯朱永征延
綏強君行君以母老力辭太恭人戒之曰以身殉國是
之謂孝君遂從征以功授錦衣衛百戶太恭人卒哀毀
踰禮辛卯又同朱征魚鱗威武迤西諸邊得雋擢千戶
憲宗皇帝末年

皇儲未建

今上在潛公謀於君欲發之恐及家門君力贊其決克
咸厥功既而

孝後皇后暴崩君與喪事再陞指揮僉事皆本衛自君為千戶以至今職皆有

誥封二親及妻如制未幾公中妻妻

上命公出鎮南都君亦謫南衛跌而復起君自如也君為錦衣衛揮使時

憲宗皇帝命掌御藥其房非親信弗克管鑰特

簡命君累有珎異麒麟金帶緋袍彩段之賜

恩至渥也君勇力絕人少從公春蒐南郊五兵森列有監軍中貴人出

上賜勁弓可懸十石訝於眾曰有能挽者昇之君連挽

忠玄集 卷之七

廿本

如折枝群帥觀者莫不吐舌射得陳音紀昌遺法常於清源遇劇盜十騎君命其揚鞭為的三發三中遂下馬羅拜乞命乃縱之去君孝友天成治家有法內外斬斬作事必謀始待人必有終其教學諸子雖在童稚必習禮務學且周貧恤匱遇義勇為如資建故邑五步鉅橋京師大疫又買城東隙地收葬遺骸以萬計即其事也厭第宅宏麗別築一軒於東滿貯圖書日領客酌酒賦詩其中東軒以是著名平居議論古今四顧無人識者知其有用世才而惜其用之未究不卒成化庚子廿有八日以消渴疾卒於留都邇其生於正統辛酉三月十

日春秋僅四十卒之日泣唁逐逐公卿百執事祭吊儀

物相接真章積成巨帙以卒之明年葬於鳳臺門乾山

巽向之原配李氏諱字明媛與黃同邑公德基有學

行人稱為半溪先生母歐氏恭人生而貌豐氣清性和

淑稍通孝經內則等書工小楷精女紅既歸於東軒君

事太恭人于鄉于京師養生送死曲盡孝誠以君貴初

封宜人後受今封待妾媵以寬撫庶子女其已生常曰

是同出於天也天之所生地載有厚薄耶雖祗富貴而

淨洗華靡周隣厚戚恒如不及遇君有升黜升則其

盡忠黜則論其自遣當君自北還南時與恭人偕行隣

恩玄集 卷之七

廿七

媼受恩者遮道泣送或露宿丹次依依不忍去在在感

人之深如此君得疾五旬恭人醫禱計竭君迫危語恭

人曰尔其撫諸孤大吾官以亢厥宗吾死猶生也君卒

恭人痛極青瘠奄奄待絕遇君妾王氏得聞自經以殉

益憤惋不食致疾幾危明年有司以王氏死

聞旌表貞烈恭人心稍慰子男四人長琳南京錦衣衛

指揮僉事娶山東提學副使沈公鍾女次瑛錦衣中所

鑾輿司百戶娶南京羽林衛指揮劉公謙女次璋娶南

京禮部尚書童公軒女次珎娶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

蕙女琳與珎恭人出瑛出張氏璋出馬氏女三長適雲

南參政張公海子寧次適南京通政使徐公世英子繁
與琳同產次適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丁福傳氏出孫男
二孫女一琳初襲爵即堂衛事恭人進誨之曰汝父蚤
世其喪喪吾吾存汝汝其履恭如淵水持盈如玉而
親賢友善以聞父猷戒璋璋等覺厯問學勿娶世懷琳
愛禮賢士有過門者恭人必命厚款曰此來輔成德具
也常有儒生妻死無以飲琳欲贈以柩恭人聞之曰不
若贈之泯形跡也其施德不矜又如此琳學行日脩指
身馭眾展拓甚宏璋璋皆有逸才精進士業青雲高步
伊邇人皆以為恭人慈訓所致生於正統丙寅七月已

思玄集

卷之七

七

已卒於弘治癸丑十二月壬戌獲年四十有八以中寅
二月壬申合東軒君兆而葬焉感泣執紼服麻送葬不
下數千人嗚呼其偶然哉紫陽朱夫子有言黃流不注
於瓦缶福澤不降於淫人今恭人之賢無愧於所天而
東軒君之平素又不愧天之所福自琳而下諸子之賢
又能無忝於所生宜其慶源深遠衍澤無窮而傳播不
朽也又合而言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
命也果易得耶宜叙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惟黃受姓上古遙自唐至宋邇
聖朝節孝德政紛連鐫鈞天後樂光扶搖

帝授鼎鼐令燮調嗟君自幼身離騷爾爾以翅連青霄
自致通顯摧天驕律已眾美孝為譙齊定大計真逢遭
駢蕃

龍錫豈倖僥暇醉佳景豈濁醪女壻已陟忽睇壕襟抱
損益無纖毫賢配厚德永天貂內則擣擣趾厥條大者
中閭樛木朝錦衣標格挾星杓諸郎飽雨畚田苗慈訓
實宜彤管昭惜哉伉儷俱早彫後福滾滾長江潮脩墳
松竹奏竿簫過者下馬觀茗茗

鳳崗阡表

鳳崗黃氏先塋掌錦衣衛事琳葬其父前錦衣衛指揮

思玄集

卷之七

廿九

僉事洎母太恭人於是後伯父司禮公卒

上勅南京工部其地營葬事立享堂賜金帛寶鑑之
厲所以優恤於家者不可言罄

今上追念舊勲又

命禮部建祠名曰表功賻賚恩紀綢繆疊縵公父子德
先生先葬於閩惟姚章氏獨存公先陳悃請
旨得允

恩賜驛傳迎養至京其卒

上賜柩槨助葬費甚夥公乃具先生衣冠合葬於都城
東東橋亭之西原自太恭人與公卒先後

諭祭至再至三祠成又

遣中賁加特祭異數也琳襲父爵官留都以南北路遥艱於祭掃又請於

朝遷先生與太恭人樞會葬今阡琳文行政事摘華霄漢力於忠孝恒以忘遠為懼乃自述行實求予言以垂悠久惟黃氏代有聞人先生父晦素翁妣潘氏先生幼深探易順期於用世以翁早世乃整德於淵足塹公庭值有詢謨民疚底傾物拯齒頰鄉邑蒙庇常結廬於九龍山四賢祠側誦讀其中覺悟來學門人私謚曰貞穎先生所著有九峯集二十卷鄉邦雜志十卷周易靈課思玄集

卷之七

三十

一卷行世卒於正統辛酉三月一日後

諸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配即章氏封太恭人太恭人出自高門父華二母歐氏蚤失所天鐫於窘索方舟泳游操挾冰雪值歲歉海水群飛備嘗艱苦晚過其儻洋與于京衣食錦玉推贏濟渴於二子貴時嘗戒之曰吾家雖衣冠海表而猶遐邇亭衢今捫天藉雲當日夜寅畏以思報稱泉咸口碑其賢成化乙未三月十有九日後先生三十四年卒生哀榮世之京公名賜字廷貢後樂其別號乃先生次子景泰門以淑質重器選入

內庭肄業文華殿廡茹臆古訓善翰究文詞必遵典事英宗皇帝最久陞奉御

寵眷莫先

憲宗皇帝登極成化改元進晉秩司禮監為

國肺腑奉

秘旨察中外事未嘗馳騫龍光沸騰威望二年掌司禮監事凡軍國重事悉與籌畫後竟罹讒避權承

上命鎮守留都振脩成規盡釐秕政以代祀三茅君及勤旱致禱成疾卒時成化己未五月廿有九日也邇其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二所著有思玄集

卷之七

卅一

後樂集五卷公常被

旨遴選

固安郡主儀賓

廣德宜興二公主附馬及使山東

親藩拯飢典

孝稱皇后喪事皆稱

旨先後

御賜祿米寶帶升龍禮服白玉圖書之類共第五

勅守備加

賜蟒衣玉帶金鳳翹盛金鎖短甲縷金緋袍及綉春寶

刀榮貴一時歿亦如之公第名賓字廷賢別號東軒少
勇畧絕群竟力於學奉母太恭人至京色養之餘不與
外事親賢樂善飲酒賦詩作適適日兩從叔寧侯朱永
征延綏迤西諸邊得雋及與葬

孝穆皇后功起家錦衣百戶歷千戶遂擢指揮僉事由
千兵以至揮使蒙

誥命封父母及妻如制以亦司禮公介弟故非華誦
南衛未幾復官南都錦衣衛不幸成化庚子十一月廿
有八日以得消渴疾而卒年僅四十妻李氏封恭人名

思玄集 卷之七 卅二 父半溪先生母歐氏恭人生即貌豐氣清

足目內則事太恭人于鄉于京師備竭孝誠樛木之德
鳴鳩之恩在在播譽濟貧恤孤善洽鄰比卒於弘治癸
丑十二月壬戌年僅四十有八惟是鳳崗之原司禮公
及錦衣公伉儷已先後安厝乃貞穎之衣冠及其配太
恭人之柩則後遷葬者焉附葬之者錦衣公之妾貞烈
王氏偕二孫國華國寶若貞穎之真骸及其考晦素則
皆墓於閩之九龍山昔人有云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
才之所係司禮公凡百建立固信方

憲宗皇帝末年

皇儲未建

今上龍潛公乃身犯大難抱口於淵大照四海指顧之
間蓋霍子孟擁昭之功掩陳康伯正名之議而錦衣公
又力贊其決可謂濟世之奇才屢流於四裔者矣予收
特書表而出之以見其光前有輝而裕後無窮者果倖
致耶佳城鬱鬱垣宇堅麗是曰崇功豈爲過制

亡兒昇并妻沈氏合葬墓誌銘

吾兒姓桑名昇字舜財曾大父樂間居士大父鶴溪先
生吾爲之父母章氏前監察御史

誥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章孟端女吾同產惟一妹適
今奉

思玄集 卷之七 卅三 勅整飭畿內兵備副使錢君世恒世恒前以進士宰昇

平吾兒正入小學吾父遂以昇名之吾兒幼即聰慧過
人讀書過目即成誦吾分教泰和倅長沙皆隨行長遊
州庠兩試秋闈皆不偶既食廩益自淬礪以圖大成時
提調學校監察御史方君信之擇能文諸生作爲經義
以式後學吾兒在選中日惜寸陰兩月作文數百篇詞
旨通暢新見疊出人多傳誦之吾自總制兩廣都御史
彭公幕下丁外難而還服闋苦食貧吾兒過庭必曰大
人毛義之志粗酬合苟就祿以爲丘中之費計問而吾
不荅吾兒泣曰不能祿養其實在我因以一月分爲四

十五日稽程自課竟以勞勛致疾而卒吾兄長身立
個儻有大志親親友友曲有恩義常參謁提調水利水
部正郎傳公曰會威儀庠序應煒燁若曰曾以書來曰
佳哉令郎有必做之兆人多以此期之當吾兒卧病於
牀巡按監察御史袁公大倫及水部傅公判府陳公而
下各致名醫助藥資逮卒哀逾遞邇嗚呼吾兒欲掛冠
砥柱倚劍扶桑方志願之遂豈意強盛之年竟歸一抔
之土而吾又挾伯道同遊此人所以重惜其死歟生於
成化七年三月七日卒於弘治十四年七月廿日春秋
三十有一配沈氏父求已母陳氏吾兒卒後成疾於次
思玄集 卷之七
年之二月一日亦卒邇其生於成化八年四月二十四
日享年之數與吾兒同生男女各一俱夭吾既單傳吾
兒病篤吾夫婦呼天號地莫可救藥天下清明獨在圖
城將惟甲兵陸處遠航獨飄泐解墮黑齒邦人歸樂境
獨就東市汲汲顧影悠悠蒼天忍為此酷哉今卜以十
六年之二月六日與沈氏合葬於涓溪祖隴之傍凡喪
葬之資多出常熟令柳州計侯惟中經紀嗚呼吾能為
之父否耶茲特叙吾兒平生為人之大畧而銘之銘曰
尔死喪吾死存子造化孰司其恐為此
思玄集卷之七終

思玄集卷之八
說
訥庵說
天下之道隱於兩幅敦樸而墮於澆澤拆
智之英也其流至於成術惛惛致搗思
以成仁時乎春秋戰國捫闢縱橫之說行而多征伐之
俗靡士生其間鮮有不慧而蓄質者其意之所擬謀之
所度若蓬之飄風也若雲裳之襲雨也若取道於隣無
聽望也邨莊齊僑之宰商鞅鄧析之廬咸萃於此矣其
中及聲易亂物易奇巧之者數日易言數月易
易言易言觀其口說人 五官人也而神明之臺
已為魑魅之所棲夷狄禽獸之所往來矣術之為害一
至於此雖人其自知之乎且孔孟之所教人者不曰克
己復禮則曰主敬行恕不曰知言養氣則曰存心養性
日加功也月無速移月精習也歲無急成正其志守此
法以終身俛焉日有孳孳敬而後已不為
一西者耶然養氣成羽上清霄漢亦漸絕
視元尊之觀且是而哉格天之功以垂萬
又內是豈尋常之所能則 謂之為
為則可以參天道
慎然孔

剛毅水訥近仁說者

真之近于仁者

也夫遲鈍惟而為惻惻焉敦樸

為秀澤為

者萬善之總名字至平仁則唐虞之揖讓

周公之制禮作樂皆統攝而無遺仁道之

可以基之訥其可少耶入閩林公

軼世少以古文詞名世由名進士郎中以至江

少參政事所施如和風甘雨芳物生輝又以立心處事

之遲鈍乃以訥名冠若公者非篤於為仁者歟夫為仁

之力內其質本乎天訥其功由乎人涵養以待其成而

以助其長是 其功 公天質自無不淑心所

養魚下說

欲才辨俱忘 後已 訥其功者乎予故厯叙

道術之得失寓說以歸之使人知公之所為者乃入道

之正脉而與成術之源隔當萬里也

養魚說上

思夫先生朝步西昌市售魚苗之盈分者 尾以三

之池沼以三畜之盆盎以三放之澄江紀

池沼者數月盈六歲無加益焉畜之盆盎

歲無加益焉予惟池沼之魚比長不能填

以大小盆盎之魚其長不能 益而亦得

收之江海者不可知

亦量之

生之江而河不能

大亦居之也若夫不拘不 大可小

神淵怒則巨浸為焦澤其神魚乎嗚呼人

能盡填其職而量之以大小其身心惟

遜世而無悶者乃為至人而推涉變化

也

養魚下說

予盆盎中所畜三魚鯉二仙鯉一時寓目焉忽春雨驟

至鼎沸皆盈二鯉思欲致身江海噓吸波濤乃隨客流

而 及澄江水洞 出 交衢焦爛而奔獨理方

卷之八

固為洋洋焉吹噓 丁惟鯉之長不逾數尺

其月足克鼎而巳仙鯉則寄名龍籍乘時變化可以

上下風雲而霖雨四海何鯉之不安分而鯉之能自守

足哉古今斗筭之士偶借思波不自揣量遂易牙

戮於果市者何可勝計而抱濟世安 誠

甘博連一丘壑與隱一小官下吏泮泉以

耶

貴行統示門人

君之樞機二者孰貴

歌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昇吾民之

上有

玲瓏盛置毫車千珩 氣輪 鐵為山

一 機括屈卷風韻澎湃其止所草木

芳紆紅騰浦幡摩如一然長養不加彼區

無其質也妄言為啞妄聽為聾言而無

厥病齊同若之聰明之會而自聾啞

行五性澄心 瑕纖明刺擊若警念慮礪獵

德是謂心行履 服義非禮不動是謂身行非先王之

法言不言天刻 割劍霍骨諷冗是謂口行口行純且道

與影知或純與 下生關以國欺國者起

以家次家者起 失嫌得謫言焉背行是

以口欺身心不思聞口而勝之是其人無直氣無真氣

而可以為人乎 哉古之聖賢其言載之六經非言也宜

算也後世之文燦峙涎括凝躁異格精之者

槐岷長河榮星宿控燭飲沆瀣江生

渚之野騎黃鶴駕應龍下上八紘其妙

莫窺其密衡焚如谷岬焉成陸龍焉非

其與時啖藏得奄然蔽關之君子異矣昔

公平而明堂受朝 京石 古人獻

千繫於地蹴

毒

華二將莫耶揮霍九

簌落工覽之曰神

之

人種

以時禾秀粒如豆穗垂垂盈尺鄰井之腰

木以為妙術亦與王於土六咲更佚等俱

人作淫巧以蕩上心誠龜政而無益者

行天下其制禮作樂之太敷於是

危之眇鄙人為保介

耻庵說

西工大方伯聞陳公文曜為名士才御中泊羅今職

行功名皆軼一世 難窮作庵以耻自就

為之說曰理欲交

其禍泡焉而之可乎毅焉之翔之謂貞脇焉必判之謂斷是三者登耻以成者也或

其繼以撓窺焉自餒以射或焉斷擲以抗悠

以殪是四者關以滅者也天性無耻

庸耻以復性耻之初生則虛虛則搖搖

耻久則定定則實耻實則無耻無耻乃全

止淳渾之廣泡凝成云以汙穢虛以致定

也下可微乎夫理與 父戰理恒脆欲

復在子能覺能覺而

元

元

欲冠然所以無

影則有形故耻亦有善

有惡耻屈為適

所云善耻也須捷可溫不能衣狐各

不能列方丈都不可藤聖不能崇極題欲

之薪者也庸是耻可乎善猶東焉愚循西

風焉風西而飽以適焉去東不既

適道不猶是哉今天天之高也無不覆焉地之

無不載焉天之仁弱於覆地之仁弱於載天地之精

曰二聖人之配天地以仁堯舜湯文武之為君

周召之為臣孔為心之仁昆融旁礪天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

早獨全其天果易得

人其假其真香於萬

萬物同春入泥沌室結鴻

合之身

用茅說

郊野多產茅如株如蛇虺結蟠長沙

埋伏劫商至久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

檄築玉融之缺或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與

有等其役今日未或易致也尾工惟三四人尾難卒具

樓合暫用茅時便字合村老弱至四保煙

及處採取有得蓬茅

忽有兩連綿龍城樓悵悵其類也故求茅甚急日出行

府中聞負檐聲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壁化五

金不願易也已是物未火前隨處翳塞最為

知丁時之缺亦逢亭運上下貴重之

呼茅一也昔焉在野數以

繁冠凡物能取其長未必

不黨死至是而得顯用數

得一而用茅茅性易

蕭然無以壓人之望

終未足以易之而以

安劉付周勃勃猶士士

於群因以爲將不爲無

久而不變哉高祖用瓦

不固

觀戲說

先生愛觀戲不論工拙樂之終日不厭或

大觀今古而於是戲之觀何取焉曰吾取其升而不

黜而不辱其真樂哭非直哀而已昔衛文侯之夢生

予之於解牛張旭之草書於舞劍宋元君之畫史

卷之八

得之於般磚司馬遷之史記之於遊覽是皆見之於

彼而悟之於此者也予於觀戲得處世之道順逆之境

交於前不爲置休戚焉謂非有得於戲哉嗚呼今古能

戲者鮮矣

三教同家

清淨爲根寂滅爲業性如脩

月惟吾夫子誠實爲轍大

家者齊佛秦夫子明越

我無窮不生之前已死

三家之同

鈍庵計先生像贊

其貌之其性之與科第成名辭論出塵

容俱西坐風帽暖與物同春鈍庵教授子弟

桃李遂撫栗里之松筠雖熱化冷一邑之

里之民人惜其才未盡假志未全伸孰知

揚枻析木之津不于其身于其嗣人

自贊有引

致仕後侯世俊金老先生與郡中大夫士

于去官有日趣良工爲予作此像且曰也

海內稱爲先生郡中名爲海能軟短於催科寬仁長

卷之八

於慰撫人情其素懷德世當之弗彰著書滿家空言

之無補孰知其心欲融會衆化之源貫通群物之私伙

塵世而弗居獨躬耕於千古者耶

思玄集卷之八終

思玄集卷之九

賦

南都賦

南都有博古先生同州邑

恢亢恢亢大貌楚辭民物之進

淫意惶惶兮儼戎奇娥疾也獨先生讓極凌碎

從拖不以爲意也見文中子 北都有知今子者其足如雲上

波揖先生而扣焉天下一家四海一都而子眺焉若茂

若音匪結音匪結音豈離音泐別音值渾汗豈遠太華別

觀其巖何其巖迎巖而不測
與人之自託與也先生

思之集 卷之九

日所蘭表不味微擊取府重
方維盤珍饈常熟坊孟

陽之所推引于平之一所力游身真深難物安之市

然而笑曰朱子之言在胃於井求少稟設胃

之朱子謂而飽義火之酒子慕而醉耶先挂

然獎自麗廷作適金凌甯哉之方

三葉攸興計南蕉煉計比誰燭置彼衍陀頭子影割

將語子以有都之故事以開子之聲音焉如今

卒為麗以拓酣宜先生曰唯唯明之南都宿分於斗職

域於揚斗則日月之所倂併也伽忒五星之所乘營是謂

天維揚則拓土畫疆卓犖兼并是謂地綱論大形勢

稻之源來馳般汨揖濁灩而拓沂泗於此子會眼山之

支東絜絳後出廣嶺而包彭蠡者於此乎

都會也山林之終藪也而況口以三吳足下并鎮八閩

二、周可伸可縮。非與之林盡於矢。乎諸侯落傘。貝刀言。

玄聖素以鍾山穆以人活山興持言不益靜如

雲南府志卷之四
 地理志
 山川
 雲南府志卷之四
 地理志
 山川
 雲南府志卷之四
 地理志
 山川

工川音廖音吳音成音發音平音勇音庚音生音不音李音清音頤音益音活音昆音賣音央音

健嬰客賣絳同晴音茂鼻音各格化乃統音統音喜云

卷之九

云兮穆協慈禱禱
音 兮 誓闕 皆均
 山惟榆不江迺桑如

韓之齊也楚漢之相當挾以石頭秦望之蔓壯齊

以後湖玄武之汪洋嶺一頡兮千熊羆浪一頡兮幾城

隍欲織摹其詭異詢一掛而萬亡其洞則有華湯玉柱

良常羅姑嚴女天窓夫子聖部各有真月神以火祭

門隨楚楚方方混沌未鑿室室隔隔開開方方氣化氣化團團考考州州崖崖印印

乎迎機羣壁貫千移觚或有三才之羣拉以僂之袂魚

里黑之鴛拂沅澧之壹希以青坊村以少憩望

三豎之害音共良川而曰一人王兒喜俗妻也積之
 三豎之害音共良川而曰一人王兒喜俗妻也積之

此之全屬姑其大貝不自羊一

荷擎雲路孤撐未迴萬午之力陰具五鳳之形言作五鳳之
 鮮華以幽蘭崇蕙徑菊江離牡丹玉闌香蕊下筆切辛亥
 忘憂茉莉叶歷第含咲嬌娑音難絕品節蒲上瑞莖芝氣陡
 摩以交獵采葉藉以紛披零的昌於騷經布濩榮於毛
 詩實以朱橘赤柿娉栗含桃枇杷林檎楊梅葡萄四
 齊之丹若隣鍾乳之紅消特可包乎公匪具可養乎茲
 饒水陸之饒萬育惜音涓姪音停其鳥則有鸛鵲鷺鳬鴝
 舒鵠馱鴻鵠鵲鵲鵲割蒂竊脂隼醜谷鷗維縣反音
 避風而受集鴻鴈隨陽以迅征暴道體之湮浹假天和
 而嚶嚶其獸則有鹿麋貉雉音近從貌熊驢豺麕羆音貴佛

於陶或命於牧惟聖惟鈔文武足鉅儲茲地髓以俟天
牧周轍既西王氣微暴悵地勢之艷艷音兮風氣躡躡
切狀而未開罔替音替以寥慄兮挈翅音翅而慨恹恹
音岑岑以闌擊音擊兮若草變而木衰匪靈伸之惠鼎
兮安淵熱之匪纒音纒音兮若草變而木衰匪靈伸之惠鼎
為長朝漸次開之文於是役具載梓命音其云災
有起反意思楚妙在古

閃茲地也鬱鬱葱蔥晴晴煌煌增增補補衍衍紫浮網
虹經綴音彩雲縹成章旖旎音若燭龍之音類若木之光灑踞虎而將躍音盤龍而欲翔音金陵山川
氣象音壯其在山也徑音谷就實危峰增錯音睚乎若
巢金之欲彰其在水也漫汎氤氲逐泛熳揚灝乎若
波之弄西陽音自音極音至此音形音裊瞻望而踞音蹕音天
純卑睨而周章非名都之將建而先發其祥耶時已
天春

仁祖爰及
陳后夢歆藥食覺聞蘭臭

思玄集 卷之九

聖祖降天匪先匪後想道亂畧躬揮天軸音遐望其
馳音幸其雲覆翔翔太平宿徵斯筮江東攸歸兩泚既
庭爰承天意茲焉作京迺殪友諒迺縛士誠音走音廣
廼降明昇龜蛇指乎迷周顛相乎成雖真宰之駐意抑
非茲都之運靈也哉四方既平根本攸寧迺擔音陬音百
度惟營庸遵九重之規步九筵之跡太行空蜀山兀音
泛筏結與材山積於是伯尚呈能王爾獻績音筆以承天
之巢允粹以敬身之棧斥迺以華音蓋之屋音闢音以文華
之瀟音沔武英斜峙白虎旁翼其為狀也莫不獵音瑞音
昂標霍炤音焱刻音方姚姚音麗音莫江音方音麟音宋音留音絜

宏而孔毅高梓磴音而委迪危甍音墀音而鼓鬣音曲闌
天矯而軒翼枝掌音承宇綺疏垂閭表以暈稅貢
以蜃壁有負柱之金龍火精閃而爍音施乘柳雲之撈音
加音踰音爪音拳音六音墳而上獲音觀音螺音蓋之白黑條退藏而
踰音踰音飾以衍梧萬層盤音紆音綵音圍音雕音縷音育音藻音以音
漆音倣音視音昭音指音歷音歷音閃音眸音分音眸音色音交音色音輝音奔音彩音赴音丹
輦音綠音易音之音形音容音彩音色音奪音目音雖音離音朱之斜視音猶音惛音惚音而音絳音左
順音排音乎音右音順音左音掖音拱音乎音右音掖音承音天音垠音垠音和音翼音翼
諸監六科之郁音麗音尚音寶音光音祿音之音盤音踞音億音萬音門音堂音洪音開
恒音救音索音巧音本音於音無音無音庸音乾坤音以為音武音蓋音憲音衆音山音之音朝音王

思玄集 卷之九

六

屋列宿之拱北極也至若文武雙樓峙天西東表音層音俯
雲輪廓音空音購音解音飛而莫綠音今音藉音凌音級音以音相音通音漢音上音三
凌音人以音何音女音繚音朱音闌而升降音今音辟音據音於音頰音捻音乎音雄音虹
彼音黃音鵠音翩音翩音其音高音舉音今音觀音園音方音之音會音同音觸音縹音緲音之音果音恩
兮音仍音歛音翼音而音退音風音惟音趨音趨音前音之音點音雀音兮音飛音息音參音而音馴
嵩音還音處音所音而音訂音音音揚音兮音遂音弄音巢音於音橫音嶺音翻音翻音之音黃音口
兮音終音身音臂音乎音四音通音俯音攏音錯音為音旁音碑音兮音仰音崎音嶇音為音蒼音亭音匪
壯麗之若斯安音匹音休音乎音蔽音宮音長音廡音墜音墜音奉音短音序音勇音勇音
敦以密石音所音居音加音密音石音切以瓊音珽音鎔音失音提音之音鐐音以音節
鎖鍛化孟之鏐而鋼鋪萬戶無名造化為徒色音暴音於音有

聲藏於無我吐微音彼應長呼至立言之然足趨魂悸
吾亦喪吾諒妙理之所存非華說之足羣東立太廟峇
峇奕奕枯字岬殿乎重屋藥騰延芳夾室宰有亭而蔭
牲焚有穴而置帛末言孝思孝思維則不得不斷其抑
而隆其闕也耽耽六宮衍息

聖躬表以乾清之盧盥偶以坤寧之桀幪環居成市委
巷成衢深壺溺溺連簾彤彤蕃椒辣辣切夜合茱茱
方其胎營集刻飛鳶之手公孫子刻木作鵞鳥三召膠
遊魚之工魏王時巧匠膠彈心思於其中排亮療以開
闔縷網簪之玲瓏裝以翠彩蒙以輕容妙續音若細

思玄集

七

颺之噴巨波漾漣漪之瀾雖拂波膩以激牙牙妙耐露水
簇之鑠奴元穠淳兮若山澗之雜茁深清泉而上蒙鉅
剽視之的的欲採擷而無從作遊千問奎麗差可台
繪百卉之尊俞兮儼憲英之櫟音英神習英而藉越兮
化貞芬之枇音雄風衍衍以砢駭兮舉菊烈而薰常
憬東皇之旅駕兮姿冉冉而焜衰踏雙成與仙姑兮而
金精而所綏自離百卉以下形容畫者通神故所畫之
故于妙亦不落也彼翠禽之自戕兮聚彥鑒以文怀奏
妙甚真妙更甚者
順膠而騰變兮幻林總之垣崔顯真相於木杪兮飭翠
翎之毳毼娛無隄之妙觀兮忽不自知其徘徊富有會

極則有大內千間罪疑音詭逝音甯華媚垂鳳齒宛艷
隋珠如月趙璧如雪桃核之洪魁鵬羽之脩敞山車
之剽奇昭華之英契其他方貢域獻萬寶充橐滿花迴
迴玲角桀桀方諸夜涼朝霞春熱阿魏之腥金顏之秘
音別雖夥蘊紛藏無識魚別然察其性質之陰陽贅旁而
攢掇音則又希陰配合而默調燮者也合祀天地廼建
瑤宮崑大祀之朴音辭先對兮庇瑤瓦之青葱輸頎
鉅而游氛逝兮上混匪音乎浮容地游升階其洪質兮
天氣降陞其危寥翼蒿壇之晤晤兮祈光峙流而合縱
山川社稷帝王功臣茹膚功而荅稱兮揭壇宇之纒音

切峴舉幽瑕而遶溫兮冀孚召乎輒啟音辰發為天子民皆崇報啟
元呂下春秋閑以崇墉百里單以通門六五偉正陽與聚寶
音尤碧吟潭而睚音眦音欲昂脰而瞻際覺清臚之誦謫
武破蟄而起靡自榮神之栗殷車岑岑以滌濯馬霄霄
音知以黎楚或橘音相擊音古的蹄相互求疾而滯旋往無
所於是嚙音然閼曉嗑音齧咽旁午不啻萬艘麗闌而踈
濶六師奔敵而喪伍必踰時而後詹撫焉久喁噲於沓
園徐憂憂以盼羈音泮奐其行適大通而達遼者何可
勝數又可喻造物者之不齊而莫能必濳途之夷阻也
自喁噲以下就數事中別出一種道理 邵院寺司馬填
是謂帖中取辭歸輪之意人所難學

星稠公卿惟旌郎更惟旌尔機茂桴厥職孔脩敦以京
兆驕民是牧我精雕桐李于良驕桐以見王充論衡彼長刻木置
蒿杖以摩封噴園弁而草綠主以太學英髦斯育言采
其芹于彼泮泮瑩如席珎者濟濟泮若訂梨者熅熅悉
小杏園之樂而踵槐氏之躅蓋將撥流失之風而反敦
麗之俗也罔脩罔懷軍容洗洗神策豹韜典武龍驤應
天留守橫海和洋衛所如林五府提綱憶萬赴赴尉隸
為鄉舅甥兄弟音韻姑犬結同壘吮含音韻姑玉鬚而之色
奕攸音韻姑柔和觚之剛喜則缺缺怒則礪礪聚兮華摯
動兮彭彭奮觀斷而淫閱鼓龍胡而詔音韻姑羊其將大
思玄集 卷之九 九

的捭撓抵豐鴻之節鉞音韻姑完崦崦崦崦之則蕭臂參停
沓寓惟直巧能中蠲力能貫石百中焉獲復呼嘖嘖環
以偃頸圖以絳額紆隆隆殺抑抑峙兀兀流奕奕重矛
如式三厲如滌既蛇勢之畏製音韻姑復魚貫之繹繹正綿
綿而不亂兮奇廉廉而罔測音韻姑巨砲而散列兮氣方突
而未執音韻姑對勇開開徒手搏音韻姑古撥兮齊堅提音韻姑
而老死於軍藉又可見我
朝治平之綿延而千古莫敵也大江之中爰集水戰貢
龍青雀萬艘音韻姑茂莖莖莖化波為原平集組練關衛如塘朱
思玄集 卷之九 十

牌上嶮止頰音韻姑蜂行超飛燕佩橫磨之陸離音韻姑摘神機
之燭炫馬銜御濤而缺徙音韻姑奇和駕波而惕紉折兀水
金山猶枝揮臂喘赤壁若崩實江南之長技矧四海之
激旋別設錦衣以伺姦音韻姑凝凝以撫軍天憲橫操官配祝
融薰岳燁濤旗校如雲滑栗僑勦音韻姑取醒龍之珠按過
鴈之手疑簪為置音韻姑意旌為音韻姑駟吟浙源而掩雨兮聽
颯颯而補濤音韻姑形容錦衣音韻姑旌旌良翼其奎桓兮壬憲
曉其翔翔清九陌之遊塵覺六街之蕭颯音韻姑守備之厭
中官是府列望會評冠蓋如堵水陸產鮮饗之
皇祖獻之

聖母則命代以行自剛其格音謹船如櫛爛燭江詩錦
纓牙橋銀茄銅鼓鈴之揚今中流水增波兮雲橫崑崙
崑崙兮織風棹忽蟻兮南浦鑒乾逝兮塵楚馳淘云兮
代烽火雖抵地也音兮猶原瑛而化琥惟簿正之當然
非尤物之為難抽億指以役役亦不知水煙之稀易音
至若寶王之象金許之族連姻

天室密邇

筆敵則有朱戶摩切音頽外碌音行鹿日食萬錢之俸
月饗千鍾之祿墻壁衣文綉犬馬厭梁肉飾下收其神
劍張毅翅其懸箱梁焉職其禽鳥郭駝理其花木成鍾
思玄集 卷之九 十一

鳴而問食陰渠渠之夏屋壁鋪味味音其彪繁兮地
衣撼撼其繫得履綦良良音其盤辟兮桂霏油油其芬
馥公子王孫戴瑟頂之帽衣浪紋之服牽黃臂蒼言駕
騏驎挾彈從禽勃勃碌碌邊四望兮徘徊歎牛首以
于浩氣沅乎朱虛英風偃乎段叔內有信陵之傳田文
之屬傾身下士肝膽相續以裾彈劍無決而至者張設
願願音促滿浮白兮賓賓落眼光兮自燭饒飛英兮度新
曲送春歸兮水腕音振客客音兮停雲鼓繁絃兮相逐
主毋大怠賓忘小頃益指長蕩以儲慶暉八墀而壘福
昇泉無窮樂已不足而不知悉祖宗逐群夷之血刃集

四方之膏鏃也墉之內外樓告如雲亂榮剗音又長
欄叢叢音數里闕音如中採音以於行兮遠不見
其限音呼休音萍翳去其泥沛兮義和失其跡設音甚千
衙百靡砌容音相係之工捲焉如麻法音以舊色
代東皇而賦花耀光音此音且音掩雪音玉錦
爛爛兮鐘霞音見音酒削追針之戶販脂礪寶之
家各閃晃以適術聯鳴鷄而昏鴉以至斗門淮清之橋
三山大中之街烏羸白圭之儔駢背頃兮交加日中貿
易開閭咤咤雲間之布雅安之茶吳會王柵之燈勾漏
石牀之砂率聚瓊臺之管麴連淮陰之車萬貨各踴其
思玄集 卷之九 十二

鄉土何聚會之紛拏反方如潮之汗漫履兮類沙之音
查來無趾兮得得散無聲兮麥麥音雖殊途其貨殖
而一致於金鏐音方外之所寺觀音泰朝天洞神報恩
天界事樹觀音其色麗簪宇耀乎其淫快音神臺森羅
之煎翔意影兜率之偉惟象玉清之尊威羅神兵之味
發思凝凝音札涪招葛洪於天外生金佛之洋兵鄒羅
剎以承蓋座繞繞方圓光俟寶融之聆戒占好山兮陰
奔通幽徑兮昌音恨洞簫之捐絨鄙相國之僕隴振
以鍾鼓之瀧查清以鑾鈴之浙灑音無明音苔音無顯害
故能傾嬖音嬖音之渥尊而來音之瞻拜也龍江之關

新如山錯岩嶽之曾岷如音兮東危嶽之蟠芟木土類
兮寄育秀翠幄之拚拚音覺徑穴兮平攤疑變應兮侯
擢音龍潭諸倉峙粟如海幻驚濤之騰謫下暗浪之匯
迨肆晃晃以求歸冰一凝兮數載閃蕪泥兮嶺嶺類尾
間間之所在大比之秋視直隸之選豪聚總總而厥
音音插羽翼於纖辭儼儼而橫題音叱吉降與黃文音
黃文音月中仙見儲紅蕖之離化執規規於殿葉競綢繡
萬花錦音兮於高枝爭徒手以白戰希點頭於朱衣劉音經書
之暗閱彼意響而吾疑同兮相是異兮相喧或導源赤
水或爭雄黃池逮奮鵬程之路聽鹿鳴之詩又或風肯
思玄集 卷之九 十三

之熱蒸而裊睨苴泛而淹支者焉於是乎有貝錦之匠
竹筒之吹音韓文公詩然雖冥昏以摩索實神明之攸同
增明堂之柱石礪後學之鋒錐萬石之長歲聽

宣諭常蘇裕子於焉懷音梯韓媽音齊駕立渠公
兮並驅抑夜光兮為炫購委蘆兮為絮修物價之翔商
空群行之萃聚其各方遊衍則有悲歌慷慨之士升商
能賦之賢棄裘馬以易醉輕拾萬之腰纏携以鐔川鳳
味之硯囊以建安免毫之牋洗華林之葦莽兮刷烏衣
之冕冕音於是奎來賓躋醉仙止梅妍宿輕煙音來賓音
輕煙音皆南脂臙音腕音兮釋華筵售倩聚兮金千

歌南呂兮雲韶謔舞料峭兮雪煨偵音精隨聲兮往滇
滇音思隨態兮逝淵淵性難像兮忽難傳浮瀟瀟兮棲
無邊化媚霞兮暈青天悵百歲兮幾臘漫見東阮兮爰
田又有踵弘景之武步劇計之躅趾千秦以飯牛咲要
湯兮烹鵠收疏韓音兮今三苗散濡缺音兮九曲服
春蘭兮飯秋菊皎白駒兮空谷孤吟絕兮誰續問禹于
脩竹所謂伊人溫其如玉迴流從之言采其蕢其能陰
掩騷摩之門杜蘅澆之俗又足以勝千百懸群衆者之
碌碌也音或則音明道南軒過化存神又有聆咳
覓漸之儒東浸淫風月之趣控搏柳花之春麗道德為
思玄集 卷之九 十四

舖散尊仁義為膏唇土宜罕形乎訓詁糠粃庸錡于魁
偷匪赫烜之若斯安割音淮乎青燐其或鼓音叔倚
敦音奇崛倏峒抹橫渠之中垂涑水之紳萃遭蹊兮
殷殷粒值餐兮斷斷繪九苞以名鳳假一角而號麟與
其矯情於層崖莫若任意於平津蓋京師人物之都府
似不能無事悠而脆結音錯損而參悞也夫以王畿
之內飽焉千里經旬周乎外郭悉黔黎之所止聚丹以
南覆寶以北其中廣衍王氣所塞乘靈氣以鳩作恣無
求而不獲上江來薪兮陳陳下江繼粟兮滅滅真枕於
中洳焉而食富有蕪資資不至貨故其民習於親上俗

聖祖定鼎於茲天下十二初得三四於焉寧齊魯定汴
洛幽燕安收晉冀奄廓灤河之所經營遼海之所開拓
陲_音庶_音芳若朽木之易摧迭乎若焦薪之易爨果地之不
利也耶

太宗入繼大統盛德守成幘胡虜之覲覲建行營於北

忠貞集 卷之九

十五

平假

天威以彈壓首防秋之萬兵命

嗣皇以監國將翠華之旋宏曷卽重而不還慨興湖之
龍升

列聖虛遷以勞民遂遙睎乎天宏是非此不足以宅壯麗而容衆衣也吾輩沾濡

祖宗之恩逍遙根本之域安百年之雅席目不覩乎鋒
鋌特以規模之侈圓氣象之深逖故闔門足以守諸夏
開關足以朝夷狄挈八都之領袖而有此夷逸也由此
觀之南都之建尚何百二之所能敵哉如予不以爲然

願聞雄辨僕將執白馬之勒焉

北都賦

知今子嘆曰先生真覆中人耶生長於南得其骨髓養
遊於北未得糠粃即溼彼泊此是知有軀而不知有目
者也知有輪而不知有耳者也且元之季天下漆斂大
泐偽漢歸墟偽吳西盈明方擴廓之徒亦盜息壤而湮
騰我

聖祖悉淳泓之既鞠粹攸方因息搏金陵當是之時威

德韻韻^音 跬^音 殄^音 紉^音 懲^音 雖^音 泮^音 決^音 斯^音 都^音 亦^音 百^音 匝^音 巉^音 嶮^音 思^音 業^音 齊^音

於園燾燕

思玄集 卷之九

十

聖嗣於北平意將默啓此焉作京也先生苟眩璉焉僕
將北都之事以破之聞北之爲都宿屬於箕地名幽州
神堯之聖域召公之賢丘地形累崇蹠蹠捫捫臍齊
魯爲柶音四綴趙遼作旒東阮逵餘之切迥而左遼山律切太

行愧於鬼切 窺牛罪切 而右瘡音由 潤溼無涯峻峭莫儔恥轢

轢長江之巖窟音芥鍾山之樓前奎淖沱易河後則匹

切龍門孤嶺嶺河濟碣石衛國之城隍居庸鴨綠限夷
之藩昇其西香金甕覺仰鐵錦玉泉盧師平坡棋盤則
貸空附形峽辭五結堞攢其大通盧溝黃花濕餘高梁
固安龍泉琉璃則亢池纏軀批偃盤紆峙延延流咸

瀆瀆成險生潤作固於尼爾乃郊原墳廬掌批批此
接天王氣隨地彭邇曼決無窮敦舞武音靡麗馳突罔
衙容光必峙又或靡板習胡良為坑羅控圻磨臺為危
起約與其歸聚英

帝里天合其所人凝其績築城伊域作都伊匹揆之以
日其繩則直空材九有付之偃翟規乾準坤以究安宅
堯之成陽似保秦之阿房太燼切角樓累摩乎漢規
吾戮少武乎唐式五門環眾千廬掘挖音雙華嫚嫚音
升闕額額峙以文武列以順披東連宗廟西罪仁僂武
央賴切調而樂駢大音臭窮而彪焉文華坊城厥端

史玄集

卷之九

十七

都果而枚高如交文淵實類延高而隆頤南薰仁智前
經右緒思善翼善左輔右弼奉天前迤斷斷特特若園
倪之無極華蓋中蒞銍銍警警音若春崧之可則謹身
後擁瓊瓊赫赫若混沌之未副志物忘拜其崩悉扛其
楹刺柱乳楣巨纖勃切音墀步音櫨禁櫨櫨切
疎戚劉進切陽棲其正陰止其冥懸魚愧切音稟而
下垂拒鵲嬌切音脾好安而上騰彼榴榴切音之雄梁
駭崇攝除五而獨承山林之日既長廟廊之任孔宏群
材膺職渠渠迺成會同萬象總暴單名音曰備曰柱之萬
既成惟姓之名盡隱總名曰殿而音如碑五人外治天
事五人之力成則曰舜之力也以殿此音果此音備

其餘榻柱比集戰意
思深長非荷作者
覆以琉璃陸曄含菴止曜靈接而

弄碧夜光交而成紫極色東西之序南北之偏城切
厓教劣音切以花磚輦路斜繚閣道迴旋高以純升莫

喻其然票形廣之言言刺慙音雙柱以擎天色倖載肪
音文以蛇蟠營切音鱗甲之顛頤音疑凝佇乎神淵吻

弘以太液之敷殿音峙以瓊華之苑苑音池則汪洋漫
衍洋洋小潢漂泥云云淨練滴滴輕羅有約其駭切

港乎田磨楊以江離芙蓉點以芳藻綠荷含英吐半縹
秘薰涉島則巉巖希何弔辭也緇太湖輪精武康貢英

史玄集

卷之九

十八

奇寫宗師之文惟羣辟邪之形薄平泉而不即眇良歡
而弗登者爰茲攢掇數例迺成點以頻婆玉桃之萃萃
綴以綿梨蜜杏之庭庭迺築崇基殿以廣寒刺以復閣
助彭以雕欄古栢十圍矮松百盤俯雙橋之千柱仰萬
歲之曾鬱誠禁中之蓬島豈靈園之敢般噉泰皇之遭
詒笑漢武之受姍切音紫神宮於海外額求唐而揭竿
非云揭竿下南塘之中亭館綿延迷以綺甃復以粉
皆除鋪太階療綴明嬋音擁以比目之扇鋪以半肩之
璽培以長命之草裁以並目之蓮珠玕之樹茱萸純縞
之禽翩翩東南其戶寒暑攸偏涼登洗髓之域和躋浴

沂之天居止法乎天帝奚必創乎神像欽安而後綢繆
以日精月華之煌煌晃以景福隆宗之濛濛映乾清
臍切角今其鴻篇坤寧稔好云乎其劓清六宮等夸丘
勿七所愛變簾室同縹絲之源昭德異水巷之塔切
爰有仁壽聖母所靖下楚箭之盈盈上鈎鈴之賴賴
是前朝草王者孝則生嬪妃雍雍栗以宮正第稠嚴敕
鈎鈴星名土者孝則明嬪妃雍雍栗以宮正第稠嚴敕

帷箱肅敬爰遵

內範匪恣以賤他孟絲類必緝零帛必行青爰洽彤史

之化爰繼關雎之誄遵商周之家法豈漢唐之敢並奉

先衝雲大黑累霧北海通乎御溝主山邇乎厚載

思玄集 卷之九

十九

王府十遷金水之濱

青宮一伉羅城之外無殿宇之甚庭明本文之共帶司

禮諸監二十有四惟披惟衆爰理厥事

恩養以精忠保富貴以勤勤天財承運世資勿斥循和

鈞之規刊不會之失夜光燦空而不離乎積辟寒安地

而不出乎閭郵付諸垣神龍各脫勸勸山積繁息

官畜脫颺遠約炓炓溜溜喜奕悠而輻輳音輻忿踞而

夾驟散若旌旗合如錦繡尾拖鬼方之雲鬣帶北極之

臙軒以鑾鉞御以泰豆代驟象輿探前跌鳥火後者谷

昂野散肆首莫究鄙衛以駉駉三千成誄眇唐以四十

萬匹爲富惟南有圓釧釧娉娉臺呼名鷹歸崩雲齊規

以槽垣衛以危挂車方佳實累杈音灌木垂拂幻靈芝

之蓊蓊茁紫脫之萋萋蚊息支音蠅動驚擊衝提音或並命

而比翼或兩額而三蹄支音猶領乎師師音出狻猊

鎮乎儀儀悉入營表關連按矣音以至大月一峯之

駝黃支獨角之犀比明吐金之鳥三佛吞火之鷄天山

識樂之帝江哈烈弄毬之俊猊亦安薛公之鞠喪受毛

丘之羈縻環以靈沼劃以崇谿水禽淵魚隨方躍棲悉

涵負乎

恩澤動濡爛而敷祈澄波濤濤詞林流漸溪溪罕牛織

思玄集 卷之九

二十

女溼影東西青天鋪底能以玻璃七夕之鵲音高低聯迷

膝音曾漢而翻下駕雄梁而接隄疑仙駕之拂掠覺項

翼之酸馨音非蒜芋茄瓜音芥菜音湛路服范格圃迎

畦纖盤麗金香音熨音成泥音並監是職衛牧分司覆

紅巾以連錄伴玉食而生輝潞濟群河爰通漕運節宜

齊魯之流罔京堂而不浚武夫役民彈搏肋肋香杭辭

越而遐征白粲別吳而特進銀灣克抵衛縣斯親音進

危橋連連音如音麗音新開則保載飛車則迅周

章聽瑩同儕相映音倘挺途猶珠入太倉若糞一方之

貢可充四國之饗殮一歲之儲可援十載之飢饉寶玄

福順連延官肆商賈如雲駢福連肆號為梁公號為丙
氏南巴之竹翁東廣之藤翁新州抵金之單滇南銀
之轡江南之舊桂錫連雲委龍門之筋角旂鐵旗置利
十倍質嬌麗承獎白台紫髯掄能獻技躡桃桃之利發
翹櫛櫛之象掃轉咽細網拉檣如合袞袞如制摩
今蕭蕭拂兮飄飄歌歌舞收兩歸雲蓬匪些錄而
自墮得齊翔

聖世侈脩脩腹快奇貨斯婪鶴頂睛緇中紫曇琨珮
瓊環瑟帶瓊瑤絳繡緇日之旗皜皜浣火之衫或
裝以阿錫或瑋以玳瑁儲白木受采希青價出藍適沉
思家事 卷之九

珠而毀壁竟需象而得麋群國寶與禮闈披遴入表逢
按名坊茶頰叙名寸楷世與悲問施咲鄒語差咽楚韻
爭投伐桂之參煇煇尔薰香之歟百十高希希乎及第
萬一風彪乎令聞紛紛青年之英慨慨白戰之陣吐辭
則終日不啞此借以喻其出言之無窮 繹理則畢生
無聲 此借以喻其觀理之無滲漏 慶於周官推命
於梓慎果耳不周之聲日聲儀之量孫以宮花醉以內
醞健馬奕奕街遊一瞬惟煙霞填乎髀凡格霜雪粘乎
髮多瀟瀟焉復潤焉升焉復損焉似造化簡於老成
隆於少進厥意尋丈而莫測其分寸焉其設官也或象

以天地或配以四時盛官偏以任使為庶事於無為都
臺肅

朝廷之綱紀大理平訟獄之差池翰林根本之地通政
喉舌之司先祿鑪張嘯之類主天飲名宗人綴天潢之
支神州亦縣政云恒歸切 太學庠序教沃奮留
容臺掌平大禮兵馬輶輶辭鴻臚太僕尚寶太醫廊
列黃門什慰中書比屋隆夸彼嚙吾獠萬衛殊名五府
相維扈從擒奸為之錦衣欽天之職宣猷燕肅卷天道
於一掌驗人事之災祥東閣元者

入子足毗止戲於剪桐克仁於折枝詹事春坊青宮是
忠家集 卷之九 廿二

師惟廉潔于早諭驚害醫妬 崇基平有長季職有
崇卑惟政舉而時贏各溫成而存知爽錦袍之煩煩
懸象牌之垂垂按節長安之街飲馬玉河之隄匪登庸
之滿濤安冠蓋之祈祈或來東夷或朝西域置以會同
之館據以烏蠻之驛觀其翠髮卷茸綠睛轉赤左衽並
臂文而穿鼻露金齒之斬鵠搖環耳之琅咋帽樺皮而
負金鑲戴皂纓而纏腰公亞帛或歷細腰之沙或亂熱
身之澤或脫黃羊渡之阪或撇白龍堆之厄祚馬鬣重
施牛婆律翹納之裘鵬化之勒枕椰之麵羊刺之蜜食
藥之鹿技技啣燭之大畢畢獻力物孔淑不逆此蓋周

公之德不能致立本之手不能格者也若乃驕民淫夫
舉肥肥漂斥佳辰令節歲無虛擲迎歲拜春殺核狼籍
三盃五執執主執客乘遺茹而街卧剛被扶而卷格
皆指酒清明祭掃士女嬋娟潯蕩雲天晴明風日歸
信未通婚期已迫彼跨金鞍此乘油壁逝將去而悽悽
語不通而默默金珠烏止乎園林羅練花開乎阡
陌至如鞦韆準乎良劑蹴鞠參乎上嗣登高并驅於重
陽陟承乞巧於七夕公子王孫內家外戚執樂千指萬
錢一食者承昇平之綿延則又豫樂而無極者也熊羆
百萬列營十二六時簡閱山徒海騎苞苴蝶蝶流方濟
思玄車 卷之九 廿三

潘文武吉甫諸營是司繹素王之理接玄女之思演星
符之妙括天機之秘故能出神入鬼陽擒陰制係單于
之頸匪折鐵之難喋溫禺之血真摧木之易養翹關之
金鋒垂千歲而一試五方所聚人品無同或潤道而澤
德或藏囊而蘊亮或惆岐如白而愛怙或譙桎梏而
喜訟或如朱安世之魑俾或如魯仲連之豪雄守道者
自尊畏法者自蒙莫不滌乎無聲泯乎漚漂以至慶壽
大覺之寺朝天洞神之宮亦有躡文成之軌假達磨之
縱煉必規乎大道坐不落平頑空者傳傳而蓬蓬雖瞞
說之浮誇竟莫售乎

明聰直隸諸藩三載一聘各率其屬齎幣嬰嬰會朝
之晨衣冠顙顙與臺呼且東方尚樓正
夫顏未覩
天居遙覲
祖四
宗則焉其慶四海來格九夷交亘
海來格才格和和和受命爾乃鼙鼓振絕洪鍾聲競難
咸宜百格是荷與此意同龍伯遺人操戈攬攬切定蓋天
人未唱禁年終垣切
之撞獵峙藉日以父榮映鳴鞭三振乾谷坤應鴻臚肅
班御史糾糾于時尹伯與屬畢獻方政天子迺御奉
思玄車 卷之九 廿四

天負爰而聽紫衣傳
古寶刷微殫迺命冢宰都憲稽歲月之成下鈞逆之令
左陟而右勵前噴而後醒一麾靡覲三接弗驕徂交求
定除青平繆尤慮纖滯不宣儲沫成濤登聞既建徵
闕天踰門無九重之限塔通萬里之遙傲堯舜之庸才
運元化而不勞時乎三陽郊祀天地夙戒其牲蠶栗成
隊置綠切供彙切老閱無染悻圓丘方丘合一
太祖

太宗作配必齋心而來成禮而退然後元尊富媪留俞
靈光而陰降大惠也期冀福如是於是備儀從肅吏兵

秩秩舊西域之技獻犁軒之術致豬羖馬吐火起颺
吹氣則旌旗自開開口則旄旄亂出悉徹弗庸以
閑冥情習習諸伶化為群夷語斷音歇狀異形殊都
護要請而不至舉聲額以攢眉奉質子而見納忽顏破
而心愉繼以採蓮之隊躍魚之嬉閃景態之橫生何善
幻之若斯於是獻東坡之致語雜方朔之滑稽索循廣
轡撞綠嬰兒馴蟻解筒點禽啣旗姪目電掣明明照
九爵告終惟其令儀人醉天醺夜象彪機方三能之輝
輝忽蓬宿之輝輝滿月當空元宵適屆生金鰲於後宮
運赤晴之鍍鍍切委飛極於馬童并三峯而悉借執

思玄集

卷之九

廿七

决江海而上孰引星宿而下燭龍褪乎光輝熒惑輸乎
赫煖亞擬登州之海市龍萬形之絕絕切化仙人騎乎
赤鯉壯士御乎奔駘閃山原弄影遊不盡之獐獐忽園
林成象飛無邊之鷗鷗夜孰榮遂巡之草木孰造頃刻
之臺榭奚西羌之明棚委生業於騎射何洞氓之軫軫
禦勃敵以偏駕已上皆言幻士女以遊觀雜人品之脩
肥所化切士女亦燈中之影合四海而為燈又見觀於造化
此景宜
聖心之洞徹付戲局於一吹惟思林總之欲偷詔
錦衣而放夜則有連鐵攸童盤金媚姹度萬等而越木

通謂疾厄之可謝謂之不通二橋名京慶四難之畢會
宜酌酌而殺炙惟

君樂之同民合歡聲之踴躍端陽之辰百僚

賜筵書面刻骨佳言唾唾切綵索角黍頒昇香市拉

上卿於南塘輟萬機於一霎中官如雲珮以韞韞

逞陳音之長技睨遙鵠而不惜髮忘歸之奏功發嚴鼓

之宏輅日中而散

思周禮洽惟好樂而無荒庶天下之同攝草木隕落農

務既隙靈囿無琅百獸蕃息規其養牢為之營域有司

烝烝焚菜平場禱蛛蝥而網靈祀天駟而馬力蒙莊執

思玄集

卷之九

廿八

劍子路援展射付紀昌郤司參百部分既定闔闔洳洳
蓋將四騰成收六禽鼓復續渭濱之光益榮陽之色而
使吁祛目乎兵制頑獷畏乎威德也驅逆願願切辰置
萃載牽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執切魚列
天子既出木輅札扎大麾擦擦殺升龍之靈挽現切五
衆翟之鼓噴噴切九仞之扛作氣九合之弓去繁切
駕以角端引以舍利言之獸之所同則言其廢卒
長執饒司馬建旗常鞬雜虜朱鬣切健兒或跼跼切
而科頭或鬣髻而貫願操父秉戟林聚星馳約約切
云云肅肅曉曉移萬足旋迨切境塵不知不傷惟牲

不折季枝大庖未盈應音經下綏傭中黃之執唯重西
巴之放廢縱如黃之犬張箇輅之綰搏頌而占形音殪
髻擊軫糖徒即矣必音抗振其有歌曲蟻伏深窟扶搖
太清者則命發軒侯擲鷄鳴足雖敘敘乃委蛇染劍
翼雖摯摯委曲為正平於是按三驅之義彰一而之仁
算蹄紀功舉柴頒臣小大稽首以物易身觀畢命於禮
羅思棄物而獲人孔明深伏心染枉顧之輪四皓高逝
身繡姑大卑詞之異真情綴瓊而體乾實德結眾而格
坤網支伯於於清瀨焚互而旋萬物同春
播對酒之長謡知惠及乎古樂府有對酒春日遲
思玄集 卷之九 廿九

遲稗草藝襲
帝籍千畝撫撫崇基迺呼蒼龍以駕紆罕三推卽功親
執洪曆牛曆車子易成牧豎史納變為耕黎唱採蓮之
曲歌大田之詩忽木德之守心見
聖化之閃晃屢視太學道脉是滋躬服衣弁降禮先師
翟翟賢關爰駐龍旂脂周壁輝之制陋魯泮宮之儀司
成司業講六籍之異同論百氏之背也匪恐伊教樂此
不疲寶冲虛而言旋見諸侯與太微夫以養由矯矢獸
號於林蒲盧紫繳神感飛禽矧緩來動和之妙得不就
骨而孺心於是四方殊風而同化千里異俗而同治雷

興稼穡之功電流絃誦之盛齊民安瀾秀夫不敝至道
下降天不辭耗真寶上呈地不惜費甘露灑灑景星哲
皆音石有發光之奇木有自行之異青蛇幻相而不螫
烏鳥隨朝而自致天人和同聖心未于畏
祖如天寶民如音臻音惜財如頭目密賢如襟裾繹
皇陵之碑玩日曆之詞知創業之艱難敢泮典而提舒
博莫約於莊心泛莫要於正軀觀明德之芬蔚駕唐虞
而並憐宜天眷之髦髦末熙皞乎
皇居且自古華盜多起山東此寒其衝歷代繹繹多攝
夷戎此拉其臂長淮積武彭城崎凶此操其發宅腥德
思玄集 卷之九 三十

之金元尚恃據而稱雄矧
聖化如天仁為池義為壙人人勵行比屋可封故能一
視無外四方咸同先生守乎雄辨意豈不曰
聖祖氣象如神清明在躬靡幽不燭靡室不融奚棲呶
而章鋒若然文王苟不遷鎬而居豐漢高曷不卽居天
地之中勞有節而景或窮故耳蓋告豐者
太祖遷洛者
太宗交乎夏則姑洗代乎仲呂時乎旦則土圭易乎銅
龍當持守而持守當變通而變通皆所以延
王業於悠久而等

神基於華嵩者也尚可泥於一定而蹈子莫之踪哉
又聞之惟高則能制下惟下則為高制北之魏仇撥南
若天南之卑延承北若地君惟導南是昧天經惟知地
義抑非無舵之舟不當之器也哉刊落四隅蕩蕩襄襄
萬里一轍是謂大方君苟遊焉則胸次堂堂然後以窮
髮為已之故鄉吾言為已之文章庶幾見北都之閭與
而不至於倭倭傳古先生聞其言不黨不揚以實鋪張
然後茫然自失惕然若亡曰吾儕小人於道罔識聞先
生言心開意釋始知孟堅之兩都平子之二京辭長意
短語徒悄悄今承啓我以二道之要納我以大公之域
思玄集 卷之九 卅一

如脫鷄籠得見龍窟再拜受教而去
臣咸童頃許國為已辟生年一十有九領
咸臣乙酉歲歲舉進士之

聖聖相承治隆唐虞而友誼班班孟堅張平下等
頌德之臣非缺典耶是心日往來胸中芥

走南此歸臨中尼去年春蒙
恩除授本武訓課之暇復有長恩以誌舊

聞衍成二篇總待于言自述中至晚終
三四月而咸蓋臣之七賦既成書實不敢

世奇獵異故不待十年之久也謹以戰戰
不敢

上進然傳示四方以及萬世兩部制度亦可

考見云一二云
咸化十有五年二月一日江西安府奉

和絲儒學訓導臣孫悅百拜書于乾坤一
寄懷中

續思玄賦 有序

昔漢張平子以國身之事吉凶隱伏難明
作思玄賦于青丘詠月觀之人如物理
有賦者因自思玄居
士為續其賦云其詞曰

惟大化之茫茫兮韻膏蕩其無垠極浮氣之幹營兮淘
五行以鑄身曰五行之氣糅糅不齊稟氣多濁晉帝則
之精鑿兮抱群聖之貴珎列聖所貴流涓涓以澗澗兮
操滿湊而來應辭於大聖微德衡衡以激澂兮膠谷投
以逗真復出清冷於燦霞兮歸鎮靜於紛纒混太
初以翺翺兮悲衆物之不純明也仕於長江之甚湛兮
窮窮其法法漫有瀨兮於有芷二句與三 茹秉德
思玄集 卷之九 卅二

以龜飲兮紛或迎而迪現孰有濡而不潤兮孰有翼而
不起吐火霧以糅錯兮憚毫光於一指熟吻吻以滿聽
兮攝霍鳴乎在予沒家周子云周特餐桃漿於金墉兮
味甘露於沃渚有甘露食之入壽千歲野謂肝腸之董穢
兮薄天閣而叱止汨淵告以沒景兮作冥漠而延佇出
甫田酌酌兮鑿播禪而藝黍懷美人於寥廓兮敢遺芳
於下女彼古聖之祕被兮翼踵興於平丘事慄慄於刻
木兮刻木以朝諸侯朝諸侯於委裘矧

祖宗之暹德兮又蓋臣之好脩援傳說於版築兮舉寧
戚於飯牛巢父出而就祿兮州支起而運籌咀宣尼之

委脯今觴三五以遨遊恨毫芒之不可建兮退食曉之可
羞慨明月於熙臺兮逝將去而夷猶閉旅關以靜俟兮
間徙倚乎長臯冀植葱之成韭王黃忠蘭委
而化茅鑒朋詒之悵滿兮愧戚投之佩刀憑早雲以鞠
悼兮痛賈生之弗遭賈誼傷已下得行
兮軫仲舒之賦騷仲舒作萬象以般礪兮亦何自
失於置囂守專誠於拯物兮撫大化而爵陶初子選日
以朝宗兮馬垂頭而玄黃假磨尹而詢占兮衡氣機而
莫量執履契之陳軫兮佩伊呂之餘囊觀天賦以探兆
兮鵲鳴忽鳴中堂進退而聽瑩兮退離則而彷徨

思玄集 卷之九

卅三

荃目德於深宮兮開明堂而聽政目絕傾乎柔曼兮耳
不聆乎衛鄭役田文以接士兮驅巷伯而治倭優魯御
之岳岳兮賞從諫之羸正向子遷乎卑室兮潰徙而出
境五侯負乎羈綬兮三家奔乎詔令圖澄長髡以力作
兮左慈刊骸以委命嘗九天之梗味兮和鹽梅以調證
審八表之虛湊兮進藥石以愈病才有峻而莫嫉兮功
有大而莫競光龕熾以昭近兮惡私恩之燈燭刑埜坎
之昭示兮彌鑿珩其必發溫詔令以參綜兮郵遞米於
春谷崇國璽以懷夷兮魯鞠武之可贖倡優拙而呻吟
兮吉上悃悃而憑祿披端練汰乎飛滴兮躬質亮廻乎

華得鐫羸遺之并噬兮克限田以爲蹠力儲豐以然凶
兮璧毀珠而比穀鑒尤物之爲病兮炎禎祥而豫撲礫
不遺於鯁寡兮金精披於伯牧息直毫以臨匱兮稽回
忠而必錄心應龍而自畫兮浚瀘淤而珣演份振本而
剥華兮一四游而同俗淵洋洋以逝鱗兮野技技而奔
鹿悵茲懷之莫展兮臨河水而予子祖大易以行藏兮
冀徵顏而判犀紛髦髦以闡參兮何玄理之難徵孝婦
稿禾以彪寬兮予推抱側而唱生兩采孝而密意兮火
焚忠而莫靈魯陽何揮而日駐兮秦青何唱而雲停耿
恭何拜而泉湧兮鄒衍何變而霜零公工何觸而崩山

思玄集 卷之九

卅四

兮紀妻何哭而隕城詢從賦以昭晰兮胡適鑒之冥冥
謁本初而瑩察兮不外蝕而虧盈盼中達以旋車兮且
縱覽乎八荒披雲夢之霧褐兮表赤城之霞裳騎白鶴
以上騰兮引牽牛以服箱離雲旗之藹裔兮弄電輶之
輝煌江祿邀予於江淮兮姬晉歌嶠而稱觴懷所美於
方壺兮脩然贈之以扶桑容成愜予之才操兮雙成嘗
予貌之不揚悵形容之迭洩兮敢徙倚於帝鄉鋪予仁
爲木德兮流予智爲天潢融予骨路爲四岳兮化予津
液爲三江鍾子仁以丁四司有混吾我而俱喪兮四與
道而翱翔顧茲遊之可樂兮念墜崖而悼傷苟吾具之

木返兮焉斯世之可忘

異鳥賦

子惠會試之京中乙榜除正而泰和殊儒
學訓導時妹大幾若世恒以達上宰昇平
因廷道訪之既至黃槐園觀其止若
鳥形大如鶴五彩耀然其步若疑其止若
其落窠云詞曰
其落窠云詞曰

出都門以南騁將存底於昇平亂山崑崙莫知其名爰
有異鳥止於林坳目配日月聲含宮商天孫收文於兩
儀龍女取色於五方摘毛繪羽組織成章羞山雉之錦
綬鄙臯禽之素裳肯圖蓬於鴻鵠且接翅於鸞鳳想其
思玄集 卷之九 卅五

薄嚇于千仞無默然思冥西池神會南極巢擬天根飲
期月窺孰忍援乎一毛以毀傷乎六翮苟盡命於大庖
視汁滓為恩澤捐微軀以効用異稿死乎山澤統扶桑
以三匝悵天風之未積則翼之附風也無力不厚覽八表
以無群甘荒壟而遯跡若乃朝翔齊魯暮迴幽薊愁雲
凝空澹日照地傍易水而孤吟吟金臺而一懸返荆軻
之英魂迴燕昭之生氣匪寄林之常賢合虞人之見棄
豈不願望凄凉徘徊警省瞻神漢而怆情望長空而吊
影霜映爪而肌寒月穿喉而心冷嘆飛鳥之迅速知微
生之非水安得不以入谷為安居遷喬為幻景也哉嗚

呼飾以雕籠樂以鼓鍾主人寓目春光融融爰嘆其音
爰辨其容用遠所樂與棄同宮吾又安知何者為塞何
者為通何者為達何者為窮雀瑞漢兮何神鵠飛宋兮
何凶轉千古以為今合眾異以為同庶物我之兩忘寄
得喪於虛空

夜坐賦

半暇地還一寄室中秋光澹蕩夜色朦朧香風焚兮桂
子零露滴兮芙蓉四愁吟兮蟋蟀孤吟發兮征鴻乘新
涼以趺坐寄浩興於無窮調息綿綿知乎人運一吸天
行一養氣縕縕參乎化二忘手足之倚頓覺骨肉之消
思玄集 卷之九 卅六

融開一線兮虛白忽千古兮流通承義黃之顏色攝皓
月於長空併塵世之能巧悉變化乎鴻濛是不能超形
骸於物外抱清景而長終者耶

竹賦

學圃中種竹數竿不二年蔚然成林日婆
娑其門昔加忘者今將秋滿欲與淵別下
能忘情為竹賦
以素其德謂曰

興趙嚴符以竹為節歲時與山中伐吳成象勾踐伐吳
人汝東城詠竹云鶯鳳聲容龍蛇動盪故乘雲賦園
獨留君子六千人鶯鳳聲容龍蛇動盪故乘雲賦園
知惟孔子竹如孔智比辟步智其成如竹
本林立安有二岐直而不窒圓而不倚節操如是可謂

君子

登樓賦 有序

學古中有小序子名之曰花柳一書雖繁覽以寄遐情于雅故詩之易既也愛而識以傳不

予少期博於九萬邇薄風而褻褻占師儒之末席抱圓材而應規然戚戚興絕

主之念情情動懷親之悲幸茲樓之高明眺虛空而自怡曷消遣乎世慮揖雲霞而賦詩一豪說下恨市廛之

伊邇乏盡目之崛奇此第一層意然開窓延四海之明月啓戶納八方之涼颼此第二層意匪堯夫之傑閣就廣大之若

思玄事卷之九

卅七

斯以古今大家景象以詩樓之所行蓋被所賦之詞曰此方能入神年時遊乎南康此以下又別以議論如連此第二段意如見樵於匡廬之顛釣於彭蠡之湄者意甚欲焉然祭其轡芳洲之宿莽伐空谷之桂枝形蠡蠡而意啾啾則

又安知水石之多姿信造化之光景為吾輩而設施前言樓之之生景至此又言非其人難登樓雖限吾之備

觀不限吾之遐思此又出一奇登臨之際試心存乎瀟湘洞庭鴈蕩娥眉反視靈府之耽耽覺水繞而山圍微

環樓之多景兮供吟眺於不貲此又化爲虛景矣又非無漏日之彼登岳陽與黃鶴者心又或繫乎

苗畝見塵外之草木兮化木黍之菲菲併人樓而相半

兮造化又焉肯以彼而易茲此又化爲虛非人則此景反化爲嗚呼噫嘻此以下平收乾坤浩浩

熟吾一炊明日之事陰晴未期泛飄飄之萍梗兮寓茲樓而幾時惟脩道德為梁棟兮吐文章為棟榱底樓名

之羽化兮不成於氣機

將就賦 有序

江右之肇景令也陽張君大信政學俱優於人以將就自號蓋然於世者也予為之作將就賦

惟造化之茫茫兮允福譙而禍盈地東南缺今天西北思玄事卷之九

卅八

傾見世事不可滿譬彼雲雲兮留三瓦之不成此大處其三瓦見惟苟合而苟完兮米宣尼之渥稱簞布勝兮無裳得隴絕乎望蜀鳥有兩頭外與有並命蛇惟一足此

充腹耐饑善乎張華之賦鵠鵠曰鵠鵠棲於蚊睫大鵬彌於天隅將上力不足而下比有餘此先折賦正吾仰

天隅之公卿俯蚊睫之群黎月俸雖薄足以樂飢公宇雖陋足以棲遲此又得之足常足得過且過此將就風帆

易傾雲翼易墜此不將就虛中者僕社飾表者賈禍吾將漸造不營之域無為之城此出地也微風亦涼片月猶

明優哉優哉聊畢平生之樂

聽秋賦

大化運行禪續無垠炎帝既歛少昊廼仲是名爲秋萬物返真脫木之葉鮮草之節川瘦兮徒瀝瀝山州兮孤岳岳惟爲牀之荒涼宜出聲之凄切若乃嚴霜降白露凝天籠薄陰地吐濕蒸布落窶之景象假物物而悲鳴蟋蟀何怨而長夜訴征鴻何興而清晨吟慘莫慘兮風颺落木之韻清吳清兮雨激芭蕉之音淡日嘶山助以懷舊之笛涼月墮水雜以寄遠之砧足以凋公子之朱顏妻壯士之素襟而况萍宦淹璞中之玉遠賈盡牀頭思玄集

卷之九

卅九

之金鄉關忽縮而近念紀故久疎而暗尋寧不迓霜華而入髮滴藥汁以經心者乎僕本豪徒慷慨輕生流落江湖泛梗飄萍歲聞茲聲亦愧予情既而嘆曰聲從外來何由內驚豈內不足而爲外撓爰主吾敬爰論吾高久而吾內澄澄吾秋冥冥聲從何來握衣而聽毛骨爽乃心冒明塵影滅兮夜氣清寂亂思之髦髦沉萬慮之營營豈爲予情之美惡私喜收物之功成是知非秋景之可悲兮人獨悲傷乎秋景非秋聲之難聽兮人自難聽乎秋聲伊茲秋之爲酷轢賢達而獨忍又欲假名賢之凄韻增萬世之孤憤故宋玉謂皇天平分四時兮竊

獨悲此廩秋潘安仁謂嗟秋日之可悲兮諒無愁而不盡出茲聲之尤切潛離肝而琢腎假人文爲秋耳不止物之聲也至深至切子方觀天道之肅殺付悲秋於一哂悲夫天有四德元亨利貞人有四德仁義禮智秋之爲秋在天爲利在人爲義君子全德是名不器于焉爲文音備五音以備五味混同天人秋吾一氣鳴吾文之商聲曾內外之足異夫然後知心源本和伏以憂帝雖春日哉陽花明景麗聞鳥鳴之嚶嚶與童冠之歌詠亦足以鬱悒而侘傺也

鼠賦

桑子出倅龍城眇焉羈旅斜日沉山離群索處酸風撼思玄集

卷之九

四十

屋以長鳴苦雨滴簷而似語各妻妾於一方時至柳路君親於萬里澹孤燈而照影抱百憂以延佇梁間壁孔忽然有聲肅肅谷谷啾啾嚶嚶儼若號倏倏若啼嬰是群鼠之變恠豈畸人之可聽浪更就枕結陣雜查犂并震案倫繁浪啼溫禹渡合羅而胡騎啾啾王尋敗昆陽而人畜蹂躪使我寢焉而驚夢焉而悸惶中不遑難辨列子之鹿園內未經奚化莊周之蝶鳴呼噫嘻尔生何爲噲煙載尔雅之篇允虞紀禹貢之書翻覓攬子谷山之夜眠戴冠兆霍子孟之族詠曾子將歌而莫撓淮南

輕舉而彼驅所以其形甚微詩詠其碩春秋紀異牛角
被食子瞻謂之曰黠元明名之曰劇危俠客之是中枉
飛鸞之受嚇遷徙不常今古共惡壞求其物柳子厚文
之鑒戒穿公家牖于公異宜於露布足非昔行之獨遭
乃尔所行之有素生有甚繁羽鱗間化渴河妨芳飲河
巢可憎兮託社嘆蒙貴之莫尋偉活潑之無價誅之不
可勝誅終之亦何所顧藉也耶吾將收視返聽允聰塞
明允隙重熏衣等牢荷自治嚴密外物孰撓小非大愚
眾亦難勝無可奈何付之冥冥

思玄集 卷之九

四

思玄集卷之九終

思玄集卷之十

五言古詩 附四言一首

感懷 有序

予自漢官以至歸山其間幾三十年凡
所見及有感慨皆形於言共成古詩若干
篇上意頗深與頗遠苟經平子復過下
雲不求北牡之問索之險賦之外則有得矣

其一

侯巴愛鼓瑟伯牙解鳴琴師曠聰可塞史炳聲宜瘖齊
人適寰宇耳恆臨淄音休哉大方士宅心其古今

其二

子牙釣渭濱不能結網智哉孫叔敖乘馬忘牝牡庭

思玄集 卷之十

除斬鮮新山林委蒼莽因通應世士迂踈咲千古

其三

嶺峻波深深世路多險巇推山寒溟渤大地無成虧濶
步任所適萬里皆平夷古道本如此夜海隨軒義

其四

神女隱巫山重幃單煙霧咳唾墮珠玉雲雨隨矩步渚
宮積妖冶恩幸怨遲暮裴王無正夢宋玉虛成賦

其五

昨日去何之今日還復來寒暑相首尾年華晚難回吾
身與造化拈弄兩徘徊安能嬰世網胸次生塵埃

其六

游氣日氤氲人物生楚楚陰陽易之馬天地道之府吾
身從何來造化戲劇我有我期自喪欲與未生伍天胡
繫吾竅能解樂與苦苦樂兩相紐心緒遭織組吾生亦
錯悞快錯送千古勤除將懶乘智闕以愚補天機自裁
斷萬象得安堵日晴鳥樂奏風動花姬舞結交一歡伯
氣味投肺腑逍遙隨化遷建德非吾土

其七

句踐賦怒蛙鉏商脚祥麟萬物貢所遭通過非緣身周
禮盡地利義經發天真逐物有餘資十璞山嶙峋君看
思玄集 卷之十
乘輿者進退皆由人

其八

盜盜臨春閣盈盈珠翠粧桃李滿庭除東風有餘香更
衣間羅綺撫瑟雜宮商艷陽好天氣歡樂殊未央一朝
秋節換淒雨生洞房緬懷素心人風波瀾瀾湘磨礫作
明鏡黯淡無晶光照髮向清水玄雲忽成霜蘭枯蕙亦
槁芳菲轉萎黃誰爲禦寒計當春獨悲傷

其九

東方有佳人靚粧不踰閭蹇脩孰知名矩步依內則行
思飛蝶幸坐受細蟲惑豈如臨江花落水送春色

其十

梧桐片月墮嫋嫋涼風生日中轉炎燠霜雪凝暗零手
博初月光遙寄千里情天晴三五夜是妾寸心明

其十一

老聃良不死昨日始著書吾今苟閱世臨淵語非虛吾
師有屈仲任道爲卷舒薄陰蔽明月千古清光垂

其十二

織女望牽牛銀漢一水遙天緣許會合秋清正良宵張
騫取星槎吳質伐桂枕安用人間鵲腥羽編成橋

其十三

思玄集 卷之十
浮雲飛不盡江水流不止萬物暗禪續千古盡如此孰
能初造物我欲觀太始天地猶一丸請問無名子

其十四

逝水激飛輪難離碓日夜吞寶宮養脩翰一息天池通鼎
食窮水陸羅衣舞春風誰知股浩廢咄咄能書空

其十五

藤蔓附高樹宛轉尋柯條無心若有知茂目見自超推
松植盆盎自約幾許高久安色著鬱何意干雲霄我生
絕巧識長大隨所遭鵬鷗各自足小大隨逍遙

其十六

集 39-123

飛泉山高壑得地散漫流默循河漢矩到海方盡頭大
人無繩矩出處心休休億變不同揆曲折與道謀正如
陰陽化坻參不自由時至自生殺何意爲春秋請首一
隅士畜水如泥溝

其十七

太極本無象乾坤露高卑一氣生萬物孰識我與誰山
林草木布霄漢星日垂仲尼欲無言此意誰能知

其十八

良馬見鞭影一日行萬里忍羞取長途力竭天山死至
人得騏驎其火焚拂子天駒格精誠龍骨產如蟻誰知

思玄集 卷之十

大宛城只在方寸裏

其十九

彩霞觀明月舒卷蒙銀河馬公翼宣聖立論攻鄉軻觀
理憑目圓評文須氣和龍門峙屹柱百川豈能磨

其二十

良玉藏石中暗具珪璋姿溫溫太丘長渾渾牛驥兒密
加講學功寬培崇德基窮告尾顏孟燕善隨臯夔

其二十一

攸緒親外戚袁閔世三公家門正豪盛薄視如苓通鈞
天茅椒內閣苑土室中至今高蹈處穆穆生清風

其二十二

天運有興廢勝國封諸侯不見殷微子白馬來朝周曹
丕既竊據茅土昨炎劉一善良可進吾思法春秋

其二十三

天地運陰陽翁翁降非澤孤雲一飛楊民思纏雲德三
事匪醉界堂茂佳薪客我有一寸心煉作補天石憑誰
激火生當道焚荆棘靡靡行邁人侯衆與相識欲倩彼
筋力載營我家室徘徊重徘徊嘆息復嘆息

其二十四

虛空本無象巧石罔玲瓏玲瓏如騰價多售是虛空一
思玄集 卷之十

拳茂孔竅棄置瓦礫同石豈虛空辨益價果渠僕誰將

世圈我妙在無形中若非象外目得見無功功

其二十五

我性亦愛水滔滔流古今生物稟津液潤地功澤深渚
之深潭中養龍解成霖靜定謝流動終具朝宗心

其二十六

仙都鼎湖峰特立千萬丈平原遠環侍高嶺爭掛讓結
廬臨絕頂四海一瞻望至人騎元氣遊戲青冥上

其二十七

漢武夢丹碣溺志尤荒淫幻術致妖鬼悲歌痛鐫心輪

臺轉深悔茂陵樹成陰聖君有萬民歿祭為明神

其二十八

如來歷苦行蘆穿本無勝達磨只枯坐面而那有壁光明一入夢梵宇終中國喜捨搜脂膏團土繪金碧

其二十九

異域有海水一飲人皆狂舉世何為者役役日夜忙何時騎元氣瑤池覽秋光飢餐白鵠血渴飲蟠桃漿

其三十

劍氣衝斗牛茂先能暗識如何迷大權不見台星圻人事既宕冥大象焉昭晰我既乏世用騰騰安卑職天高

思玄慕

卷之十

六

無厚風卑棲羽翰戰平生經世念直與日月息他時明經中幸免書隱逸

其三十一

嶰谷有奇竹能中虞廷管九奏鬼神格陽舒寒谷暖新裁作長笛杳眇傳新聲曲終風不吹秋色滿空庭

其三十二

大家有廣廈巍巍切雲霄梁棟飛浮蟻風雨時漂搖平原土肉厚甘露春如膏松榆鬱成林中有百尺蕉

其三十三

日月雨露圓山川草木方各自象天地卑高異其常人

生參三才昂然立中央告焉飽仁義出則調陰陽萬世愈歎慕名姓周三光云胡化蜉蝣楚楚名利塲

其三十四

長風合難水浩浩同一聲餘音入松竹又作竿賴鳴文章同元氣隨物能賦形變化莫可測劉累難持衡

其三十五

淑善是非門聲譽相接引無有迥相生鑠骨獨何忤矯矯雲間龍戰戰泥中蚓高下自遊行彼此休相哂

其三十六

我思翟公門冷落休張羅客去復還來雀意良足多朝思玄慕

卷之十

七

朝蒼梧雲日日洞庭波豪勢却無恒夢覺將如何

其三十七

孟秋涼氣至風物凄以清不眠看寥廓我屋將倚傾盤松盆牖下歲寒自光榮誰知大地上半寸皆青冥

其三十八

淒淒重淒淒棘路馳輪蹄高樓樂千仞雕簷與雲齊夫君獨高據有路難攀躋飲淚與君別留淚替後啼金烏刷炎羽朝東暮奄西一語不得語相思徒爾為

其三十九

東風扇郊原天和本無跡真宰善調春醞釀成五色萬

物隨質染化工猶戲劇云胡又薄相問出藍與碧我思
白黑帝鄙吝似無匹收藏寶府庫掃蕩空山澤青帝喜
爲主外還又褒賞稽首訴晴昊反冀常用白

其四十

鳬鷺與鷗鷺水食各各肥廣土養衆民何事恒苦飢先
王均四海仁政惟平施孰作燕併備千古成瘡痍

其四十一

折日不可追誰能駐光景春陽媚花草荏苒歲華冷玄
鳳德木成蠟下丹山頂路逢清冷泉徘徊照孤影

其四十二

思玄集

卷之十

八

半落三家村薛荔垂陰牆草藉卧犬庭樹棲鳴禽深
山鹿懷玉異域鳥吟金局促一隅士可無論高深

其四十三

鸚鵡囚於舌正平累於賦瑣籠知暗哂能言君再悞不
見孔穎達善講伏深禍皇天祐

聖明儒紳縱高步

其四十四

長江有魚目圓明映清秋穿綴作環珮映帶珊瑚釣北
海波浩蕩風逆無行舟鮫人數行淚滴滴沉中流

其四十五

少年力千古獨立志不群固以程朱壘張以荀楊軍噓
氣鐵山碎掣電收奇勲雄峙類山岳高明等星辰言立
卽成虧安能比乾坤先抽佳麗句暗付與東君大地衆
花木代吾說紛紛浮華盡剥喪爾存吾真歸心生物
根和氣自氤氲聞然無聲字邵子知我文

其四十六

伊尹任烹鵠神堯責堯羊置韋蒿棘下俯首尺鷃翔人
生各有能經世厲賢良欲泛瑤池駕咲舉王母觴輕車
駕騏驎庶失周荒

其四十七

思玄集

卷之十

九

仲堪肯行役夜宿岐山岑明月照梧桐上有蟋蟀吟何
幸兩鹿耳聽此垂天音鳳凰噤不語滅影扶桑陰重平
去已遠寂寞千傷心

其四十八

滄海無涯秋縣圖無陽春閉關有餘輝素心懷美人珮
以千零蘭太階綴爲紳袖手動盈缶下女不可親丹朱
憑芳后夷羿妻洛神一咲送今古祇用嚙悲辛

其四十九

尊翹通岐樹澄列名坊并且駕鄧西周遑遑輯其筭曠
世生遐思接滕漢沿迥引領發浩嘆問問空言炳

其五十

東園有奇花容姿鮮灼灼雖是春風開亦是春風落
霖被郊原蔓草輕蘭葯所以高岡松無言樹寒廊

其五十一

猶鬢千丈松有藤絡其身密葉布鐵幹開花張錦綉兒
女比顏色點綴名園春永年遠霜簑私抱此心真

其五十二

家居本向陽有一高明室連櫺掩數重其中邃如漆夜
靜月揚輝透進方寸白及此當延光母令便沉弱

其五十三

思玄集 卷之十

十

深山有巨樹羃旄附生身兩氣合長養危柯切曾雲王
爾棟清廟貞腐迷履真爪深未窮底摧折俱為薪荀卿
依王歇宗元亭叔文面風運長箒身豫蒙塵氛登天苟
無階碧海垂絲綸

其五十四

獵獵朔風急吹塵雜沙礫孤鴈聲嗷嗷土墓無行跡聖
主勞遣鉞推車度遙域制勝在帟幄接刃豈中策四郊
正蕭索墻下草如織色乾在俄頃辟陰方用職逆推離
子遠順數逢亥極陽剛恒用事所守在夷狄只消舞干
羽能使有節格

會試感懷

骨肉樂完聚貧賤生別離連年遠行役心死精力疲世
途所履歷半篇北征詩茲行懷倍惡重與諸子辭大女
甚哽咽欲語聲不隨意云爺早返免我日夜思次子病
初起阿母親扶持母子相對泣侍婢亦添凄切女初發
疹生死未可知眼痛不見我弟淚盈絳唇侵晨常發脚
春戀住移時自愛不無割愛及割我肌室上白頭父相
送直如癡生我孝養重累及相遺天曙日色薄庭葉
響枯枝蕭蕭北風急瘦馬那可騎求斗升祿活此老
少飢苦無辭勢術可免塵網羈粟甲乞菊本淮南分桂

思玄集 卷之十

十一

枝三聘不肯領清風滿茅茨卧龍此時起霖雨八極施
而我干

明主已枉人共知操竿向齊門定啓後世疑古來豪傑
士所困惟蒸炊

見山花

昨辭桃源邑看與日山行見花盡生而沒世甘無名葵
蓀有宿契依依薦餘馨豪門夢穠麗異卉羅中庭荒灌
殫人力覆護如弟兄顏色漸枯槁芳意都無成塵埃落
寶境亂石苦剋繁高樹上欺壓蔓草下侵凌欣欣若有
得不慕臺榭榮因思古介士肯為塵網嬰秀嶺度蟻縫

清流濯長纓千金視丘壑一葉飄公卿玩物適有恆益增遺世情

山行夏寒

成化癸卯歲山行宿荒郵盛夏沍陰乘用事惟衾稠素扇正常時茲時如贅虎棄置不復理砭骨寒颼颼重賢桑曼幸毛仲便給收釣樞破龍胡六月生重裘堯舜煥聖肅有貂趙裔放流言涼王室封姨亦東留悲歌眺宇宙往事誠慙慙女媧豈無策杞人抱空憂題詩付江水此心共東流

茶陵黃石坡白晝見虎

忠玄集 卷之十

十二

天陰黃石坡猛虎掉尾行一人尾其後不自覺不驚方其緩步時實與性命爭巧言善敗類美色能傾城害人猛於虎牙爪賊奈情歡喜與酬酢胸次交五兵始知虎可避外有可畏形

寄管糧少參王元勳

冗官理郡賦茲郡積負通逋負蓋有因為弊日已多往者絕民田豪戶但蒐羅泰例天順間十畝一升科老苗稅尚存俗呼舊額田重禍卑輕羅十甲與陪償割肉填空河瘠瘵動盈目何忍鞭其膚茲事若大路真踐匪揣摩中承酌民隱請君為代柯願奉明

詔近欲丈量急下赫赫符寸土逐戶量照冊餘幾何以茲殿空稅截鶴去補是數邑喜怒衝身任矢靡它出清賦自足千里皆陽和

長沙至湘陰第五鋪頗清雅八月望前二日子白湘陰回夜宿鋪中鋪邊有石橋跨澗長十餘丈上有華屋數間因夜坐其上明月流空山水如畫殆非人世也

秋雨洗殘暑夜氣淒以清入更與喧息唧唧悲蟲鳴長橋卧溪澗上有屋數楹四窓開青人孤月光熒熒高山蛇重質淨水同盛明竭來倦行役憊息當軒亭茲橋得思玄集 卷之十 十三

閒坐緣分天完成初焉毛髮爽條爾骨肉輕肝膽疑暗化馭氣思上征老耄初起浴穰王移化城黔黎遵茲境一一能折衝誰知獨醒叟偏解此時情

住龍福寺久寫懷

龍福山虎形有寺枕山陲僧眾暗吞嚙一二留披緇家之言數宇久凋弊法堂亦傾倚世尊受寂寞羅漢無完肌空塔重鳥跡香案繁蛛絲我了催科業桑下苦根痒僧榻借幾宿白飯連黃齏蝙蝠翅如扇撲燈影離離打窓陣陣葉風定聞猿狖月黑冷徹骨疎雨增慘淒官責聚斂百賦皆有期長沙病逋負此州更難醫

急如火匪稅營爲私譬如理亂髮棘連首中皮膏油漸
浸潤緩緩加梳篦鋤強用豈第可望能聲馳審知曠職
業恬退乃其宜妻嫠先遣發岳麓不日辭幸逢中丞賢
加禮免鞭笞言語如春溫勉令撫瘡痍徘徊不忍去我
亦爲吾噫憶昔少年日許國業皇伊

天子坐明堂制挺鞭四夷欲將仲尼主寬培太平基道
德負初心志願與世違豈知坐兀峨出納真有司與民
算升斗瑣屑誠堪悲鏤鐫用補後光彩張華知石鼓牛
羈角涕淚昌黎垂百世有相感接膝分几疑登山拜虞
舜臨淵吊湘纍離心陳州湘水聲吾辭終當拂衣去

思玄集

卷之十

十四

箕穎求今枝隨時伊川易任意堯夫詩悠然大化中縱
浪天難羈亭亭佳物表肯負餐霞姿

寓觀音殿催科

荒山野冷寺小殿枕幽僻勤晉馬祖幡回落達磨壁我
來本無方芥子住豈窄間了苦空緣守得定慧力頂禮
觀世音請救衆山厄寶珠璣瓔珞其價萬金直喜捨易
官稅我寬獲解釋滿月墮水中光輝生潤澤乾水不蒼
月輪龜損還益微官幻中幻踏雪偶成跡心念常如風
來去何順逆只愁道未深姓名山鬼識

茶鄉有頑惡年已七十官府不能鐫治聞予至

拜于馬首諭以詩而遣之

山林有負固稔惡久不悛追呼輒撻拒徙吏亦棄捐我
類人可憎生蒲搯爲鞭爾諳我性度跪拜當馬前畜老
猶憚殺鳥依自堪憐春秋不並運情法難兩全縱囚非
聖制陷降豈仁賢徘徊遺暫去臨行贈之言爾知謁官
長亦不昧所天從今務積善餘罪俱可瀦弟兄可作佛
樹精解成仙以安遺子孫白日供高眠衰病死牖下
聖恩浩無邊

遊仙詩序

思玄集

卷之十

十五

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

其一

遙瞻太華山林樾蒙日月西巖元浮雲突兀東嶺缺補
嶽用神功山靈永契闊颯颯朔風勁四野木葉脫遊人
動春興殘樹或點血日暮途或窮我車肯收轍深湫有
神蛟服食太始雪何時爲吾駕飛上太清闕

其二

乾坤委吾形夙稟山澤姿登擬王屋顛泛必東阮
吹虛虜寸雲爲霖注枯畦竭來迴崇澗啣丹石離離
契衷曲撫藻撫漣漪大鵬墜微毳迎風薄天地濤窳稟

靈氣翹越卑藩籬始信佗期志誕誕黃小知

其三

風稟靈明性解合混元丹陰陽偕伉儷子母相勾連刀圭一口點黎罔末年漢武鉅金石荆公煨九茹奇方闕千古夢從姬旦傳需象公窮谷搜掠定巨川查查鷄犬聲莽莽村墟煙神功付烏有淚下忽潸然

其四

月朔衣文綉長夜遊禁苑列宿吐微鉉來昏造虛館瓊樓足清寒欲進更寒寒問說九霄上皓魄四時滿黃文激我遊蘭路肅吟管何愁失照灼弦望諒不遠時去莫思玄集 卷之十 十六 我誓更盡更長轉

其五

少年負奇氣仗劍行九州日月委黑髮風霜枯紫裘湛湛清冷胸日暮思迴舟幾宿山水窟夢寐鈞天遊路逢龐眉翁云是古許由相携眺荒塚迷骨高於立箕山西蓬島潁水即情流九胎杳難升路絕三千秋吾名在玉簡塵世那能留寄語玄真子迅速整素紉

與唐尚虞遊蘭溪紫霞洞

山行弄車馬草履穿篠簞入洞茂反步平易謝吟傲初疑山腸腎追琢露玄妙又疑山脉絡巨壘鑿其竅不然

翠華根云胡入官窈窕步如沒添蠟炬勝酌醴始知大小材底用各殊調我生師乾坤茲洞藉引導深沉有至理君子務深造也知洞門外巖壑皆竊剽丈夫寓寧壤觀物貴識要子長取為文康節得為道持茲處泉石終歲匪玩好

玩洗馬明仲羅先生家古銅器

山中窳塵事披古詩遺蹟爾爾見敦彝古趣溢人目砂容纏骨紅底色沁皮綠水氣與奪胎土秀為換肉銘章為跡餘鋒口不易讀老我閱人情奚翅浮雲薄爾從商周來寄世閱翻覆紋路迴迴深疑是暗疾寔我思極古思玄集 卷之十 十七

物惟自太極獨泰山初壘垤東海新開瀆爾雖名古器離鑄纔信宿何今亦何古今古一轉燭羲皇不難尋此路誰能熟

同丁秋官鳳儀夜坐

哦詩北斗下清夜殊未央長天揆孤影一鴈東南翔我心如風露夏夜亦清涼况對秋月坐肌骨沁寒光游氣如可駕同君游八荒

同侍御推士泛澄江

深秋泛長川曲波橫斜清晨白露下濕髮成霜華澄波清見底玉鷺拳晴沙新詩共明瑩點綴生浪花更有

何外景遠岫吞殘霞銀河三萬里織女獨浣紗仙人嚴
君平邀我同泛槎何由解塵縛溟滓真吾家

高岡松有序

羅池計先生文行高古由秋元隆進士第
小試令吾常熟平生清風勁節澤受齊漢
我以威勢有如摧折賴觀風者推以不少
兩故園于因題高岡松以贈之畢宏之手
又觀松之形于遂書一詩
於圖上松乃沈石田所畫其詞曰

鬱鬱高岡松枝幹堅似鐵金粉十里香走根山石裂移
近芳園中春樹色相顯桃飛綴以錦絮落蒙以雪紅粧
上翠樓盼望眼欲熱謂爲兒女花榮條易攀折豈知真
節操歲晚恒孑孑猶鶴性相宜蜂蝶固莫等會看棟

思玄集

卷之十

十八

清廟高標凌日月

玉融郊外觀山林之勝惜不得起子厚與之同
遊

先生謫居求員外置散職丘山潭灣渠指顧山顏色至
柳握郡符守官難作適州治記堪遊駕鶴與仙奕西北
是融州可望不可即豈知神秀鍾於此爲窟宅巖壑何
玲瓏滿眼皆仙跡瀟灑真洞天似與塵世隔先生若黃
臨景物倍光澤向時所奇處爽然皆自失我官歸遠
茲境喜親歷野老難於能歡逐儼如戚携酒更勸酬
川松下石所得良已多敢忘乾坤德

予倅長沙以拙於催科調柳正愜遠遊之懷或

者謂予少負虛名不得一試有疑於天間中讀

椰子厚劉禹錫天論因成四言詩一章爲天辭

嘲云

自古富貴孰如帝王入紱臣妾萬國梯航任土作貢浩
浩穰穰腐儒所得不止一世異代人物予奪廢置人間
布粟海外珎異取而不貪積而不累胡厚其仁多使失
意流離坎軻垂頭喪氣譬如主人遇一賓客升以車馬
重之金璧饗殮細務不暇周悉疇昔往來肺腑之交孟
酒清連以求今朝榮空不顧四海滔滔二者之間何厚

思玄集

卷之十

十九

何澆文士之生天贈其行日華月髓秘橐一傾造化忌
滿量減福星似疎一飯謂天不平蠢然肉食飽千齡
我學大道耻攻小技天之所與亦不可棄奔走吳楚跋
涉幽冀歷覽至柳舌存齒弊九身之災皆文之利立名
無極所關非細劉柳之言家傳人味生短幾何死長莫
計敢告其靈天不可諶

會合聯句有序

予：楚狂而退至臨清與秋官風儀丁
先生同舟而下舟中飲聯一詩以記勝會
乃以韻府詩字韻循序而押以盡意度
人足上一句則隔句押一第錯雜而成
成化戊戌八月十三日也

古今猶一馬義和不能御氣氣那可詰素倥侗誰假語
得之亦似獵丁舍矣曠堪數洋洋與天合素默契乃神
遇塊圯參三立丁字壤齊一寓披靡幸得雋素飢餓亟
求飫上事需自砥丁真腴味同饌見疎欲翳目素念久
如嬰瘵躑躅足絆丁擇擇胸積於齊帆幸聯艘素魯
酒偶同於高秋甘實垂丁薄寒宿莽茲憂憂見鳴聞素
嗚嗚魴鯉驅將風日先暈丁欲雨天或煥征科鬻派兄
素澤洞及娶嫗食之廩尚餉丁岸圻土宜豫吳越景睽
遠素青徐歷預入湖舒渤解丁過聞危瀕瀕星昇暴
柳振素原隰蒼蒼積丁立儲元秀丁泰山馳廣素驛羔

忠玄集

卷之十

紛鳥散素磨磨潛猶與奇遇豈人爲丁媚景定神雨趣
積旅摘鮮素筭歸及煨芋春騰白海鱗丁縱浪青冥羽
何妨談愈豪素自報識未裕義胡止用咲丁已蜀何足
誦虬蛭時暗結素麟鳳世孰顯貢助夏商規丁封禪秦
漢猶果卿元不死素子房孰云濡犢焉飯道肥丁抵也
孕節乳藩宜得完甌素吐哺致連茹及在頗嶮頓丁柳
窳益汾如驥良匪跡跣素鷹飽豈颺去遇合膝尚起丁
憂溷漆園喏長劍孟煩首素胡床一箇據我鍛沈凝箕
丁孰削溟泮鍊光昭肯憲憲素茹落豈居苦出許昭烈
顧丁遜遠應侯踏或執魏公籌素敢操梓人鐸演徙運

終決丁泥蟠起難遽豪徒虎須持素壯士馬革雀勵舐
犢牛敢丁嚇鴟鵂驚詎枉道不異爾素市交真類酸迨
雲譚昌應丁觀海河伯憐紫禁棘藥籠素朱門賤芒屨
地賴匪筌竿丁天文茂章句尚步謝華轡素雅音鄙靚
轡古士某赴赴丁大方誰瞿瞿龜文神秘泄素麟筆奸
膽懼詞藻工輓轡丁仁義儒王具夸父渴奔日素易侯
奮隨願數畧浪張泡丁醺酒解粘絮曠懷存眾毀素大
咲任傍觀名轄訝貪魚丁利棘戲謀但忠孝出天合素
勲業耻國晏攀援韓范駕丁咀嚼稷契趣智崇心清
明素學曲政汗川身繁華夷重丁治到唐厓足飛騰雌

忠玄集

卷之十

雄會素吁嘯明良聚終踐蕭瑀草丁肯巢林南樹小吏
易青瑣素冗官困紛暑情依
玉殿春素夢斷紫陌曙琴緩高柱張丁韞宏大手絮賦
鄙子虛作素論擬潛夫著心期王兕明丁意快金鴉翥
翊蹕伏九旒素衛迫園七篇檄成賽承影丁詞捷類刻
注先聲似操戈素白戰不服鞋出奇聲聞靈丁獲警漢
得澍乾坤入吾籠素虛空翻我鑄解繚騰俊鶻丁脫韁
奔健馬蹉跎不擊鳴素光燄無時炷言立待君賞丁書
成俟走註燕蠟坐幾炬素吳梗陪一筴經月逐浪樓丁
千里遠

朝著汀月依桅懸丁淮風約帆駐世路可南北葉人生
傷去住會合緣不丁離別恨難除鴻鵠期冥冥葉燕
雀咲啾啾落落許可備丁巖巖望成啾其瑕文之綴葉
楚楚道之醜名期琬琰完丁質挾圭璧照寧愁背腹敵
肯爲首尾慮受知相感深丁聆謨舊渾渾浮梗各飄
蕩葉頑璞孰磨鍊俾來湏遣再丁書寄莫辭屢相思看
斗牛河漢不恒女葉

昔儲退之與孟東野兩雄相遇如漢之助
如楚之猛所以城南征蜀關焉等篇奇偉
豪宕博決宇宙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也
亦信矣矣思以民澤先生之繼此詩十氣
方駕韓孟正猶神駒一日奔騰千里也切
何嘗覺其有疲力也哉

思玄集

卷之十

廿二

思玄集卷之十終

思玄集卷之十一

和古人詩

水部正郎傳曰川寄來二蘇和陶詩玩味久之
古人云我爲爾固不能爾爲我亦散矣畢竟陶
詩自是陶詩蘇詩自是蘇詩亦兩不能相爲者
閒中戲和其雜詩十二首不知有陶風味否恐
亦未免爲桑詩也

集十

擾擾寰宇內眯目皆黃塵榮貴如接花不覺換此身忘
情向泉石魚鳥來相親延風開北牖迎月過東鄰適意
思玄集 卷之十一

集十一

忘歲月寧論昏與晨萬事休計筭天意不由人
江深深爲淵山高高作嶺江山有定名淵嶺非外景悲
命體俱溫單性形自冷萬物易消鑠獨有理氣未忽然
幻吾形何處來此影形影共出入鞍轡隨馬騁欲遊造
物初取路在閒靜

集十二

萬物有代謝變化難付量百花發與心遊蜂採爲房飛
絮在高柳化萍水中央何況參三才動靜皆陰陽何由
寒吾我造化爲肝腸

其四

薄宦難展拓乞身湏未老素質離染肆皓皓自堪保攀援青雲駕此心如火燥觀顏向東市悔不辭鷹早梧桐生夕陰白月在懷抱休嘆應世拙用以存吾道

其五

雲布始成雨事立在能豫享風催大翼始可圖南翥平生經世念暗逐水流去與世既以疎於身亦何慮伊呂康四海此生已難如州縣吏徒勞廟堂人要住大虧山林寬而有容我處道遙賸化遷君子何愛懼

其六

思玄集 卷十一
聞有治世音心中便歡喜既為世上人豈不關世事颺風動遠微此外不留意無衣禦嚴冬只望春陽值龍鍾跛蹶徒乘馬詫行駛安得雙足下常把四蹄置

其七

梧桐一葉墮落木期已迫欲觀四海秋驅車臨廣陌路逢無愁人舉觴浮以白授衣節將臨少昊又為客安得留太和四季以為宅

其八

朝省白屋內幕上青雲端有如出谷鳥日日望高遷我獨拙於用神往箕山顛晞髮星杓下沉凝供三餐謀身

自有策拯物悵無緣誰知曹子建老作處女篇

其九

南溟採若木北海觀扶桑誰云鑄堯舜畧畧用批糠夸言無實用堆沙以為糧六經世澤物春雨并冬陽造道在精一多岐迷大方欲近太和路且舉堯夫觴

其十

古道不可挽鴻荒事難稽古貌有可見白雲護蒼崖觀此世態薄傷我老大懷筆力扛九鼎兩雄侯與彌文恪隨世降言繁道益離天養度外士昇我才不羈遊心向玄默造化何成虧

思玄集

卷十一

三

其十一

人皆苦炎熱我獨愁新涼自歌清商曲餘音滿屋梁歷覽四海內何者非故鄉草木詫青綠豈知近嚴霜稽首萬物主領借秋熱長

其十二

聖經開日月昏翳見諸子入門各有路險僻難憑倚仲尼欲無言默坐有至理

空庭閒坐興味悠然和淵明詩二首

春樹滿庭內上有雜鳥喧聲聲不同音天和諒非偏動者愛城市靜者愛丘山久卧不忘起長往亦思還出處

有至理鎖屑難具言

驅車向山谷避此塵世喧所喧非吾事反覺吾性偏英
英江上雲飛飛過南山浮雲本無家何往亦何還默坐
長林下天遊太無言

和淵明詩七首有序

子集官家言數年口食不繼幸州主李侯
正提學御史力君信之海濱令修名
父相周得免東顧今忽承柳州李侯遠
進士題詩問及家事始行周知淵明詩
詩七首以贈之昔述三君子之德以代答
辭未周寄謝書長李侯印綬誦于計君
世中云弘治庚申中秋夜五
日書于所居之留巧室中

其十

思玄集 卷十一

習崖翳喬木藤蔓相因依孤吟即都聲不能面朝暉枝
葉布雲漢有礙千仞飛我既拙於宦貧窶今當歸多謝
李州主援我兩歲饑但得終身飽免貽千古悲

其十一

州主遠相訪共坐大裘軒老妻烹蔬葵稚子走後園吏
人頗相哂只恐遭禁煙人幾可云樂我生業千古
往事曾精研真富在自得至論本無言誰云陋老子屢
空非大賢

其十二

斯文方宗主弭節過東婁念我舊座主恩意能相酬呼

兒問起居注意存與周我有幾美庄警寢不足憂一獲
濟四海陸庄孰能儔捫腹向寒廓得飽吾何求

其十四

白屋井忍餓朱門不可干時人眼中聖旌旌擁高官名
父琴川令益盜德可餐或粟供我置時布拯我寒門生
館座主與受無覬顏只恐接州將通隱非閉關

其十五

棄官投林較懶奏車華琴琴意散寰宇風竅能傳音吾
子青雲器窮於遠相尋念我侔郡時濁酒嘗共斟貧賤
世所棄而為子所欽歸看壽溪月明我遺世心

思玄集 卷十一

其十六

迢迢湘離水渥子一葉蓬殘霞映秋水詩句天然工子
郡李刺史我疑黃與龔平生最憐我直與鮑叔同區區
感仰心藉子一語通尊俎仙奕表寡寐常相從

其十七

進士計惟中卧病歸柳州斯文相契心在古亦難儔子
歸同畫舸開首潯江流早赴

明主召共解蒼生憂我無德可報幸有言可酬若見南
飛翼又素宜頻脩

雜詠和韓孟城南聯句韻

襖衫朝煨燠金鐵秋銚奇花園姊妹禿幹若蒼英
潑理僊僊氤氲氣流行暫寒豈常暑廣暗無真明風
櫛前草雲垂龜上葦月生攤地燭日食翳天晴東南應
自補西北繞誰揮常綦齊民領惟喋皆士驚籌今覩虛
筭緒古以夢縈混沌化成巧虛空憂而鳴又暝曉光逐
不毛春力征具形雖蟻足齊物太華輕私室三尸隸公
家六子橫陰陽茂運水火宜相傾又香憐臭倚幃福
與禍并開黎善自度羅剎惡私憐四時功迭運列宿光
齊榜潛居神煖暴密意敲訇鏗麥熟盈餅疏長滿畦
羨妙機畢蟬動大化關勾萌道險認蜀險尔平冒燕平

思玄集

卷十一

六

幽明亦潛禪無有迺相生寓形均濩落接事即將迎生
柳定介意宿桑豈晉書六賊工剽掠五官互紛爭多載
憐蠅蠅易迷戒啼猩沈聲量南斗鴻濛稱王衡未臺先
枯瘁少年暫趨趨風薄鵬翼委海焦鯢尾賴尋間頑猛
進卜退得元亨寒灰飛出燄團土拜成精搜冥巫咸避
捕萬變騷紛達人執委命吞志埋脩塋下亂寡湊副萬
營幾完成灑灑堪濡楠蒼蒼偏忌盈大方龍吟域得意
少公卿雪庭足圭璧風竅餘歌笙思鏡清潭具慕續濃
霧呈睡酣無極枕倦倚不周庭氣騰虹光透語擲金聲
鎗扶桑供短軸若木裕長檠磨蘄索良璞追削述文棋

重淵負陰宅習漢棲神圃靜號假颺颺和叶託嚶嚶
龍寧援蠅蛭蟻敢希鯨利方宜矩避導欬恠刀蟲積歡
終帶淚密契類交兵思惟傷毫毫礪硯忌崢嶸邊築室
三堵湖添酒五觥管瞻每多哂啞鼓完聲空青何抵
竹少齊許班櫻舞終進遊蝶樂關補啼罵黃駘可即木
白連浪求瑛金九淵庭橋王食會稽梗辨辨的傷辨名
多本何名幻寶吐色相潯琤露光晶乾坐鼯應守冥行
日虛瞻主張付玄然客感徒紛更飄瓦破陶鑄浮槎謝
甕丁酒權許恒秉詩籟瞻能賢絨礙吐洞府少舒納神
京藝圃獵若藝材林賜梧檉放罪仁作罰陶阮念為阮

思玄集

卷十一

七

愚菴民福德豐饒國休積濟時出矮屋博羽朝太清點
汚片時遞尺渾千日澄排君宜貢禹聚代合誅贏剽繁
先利刃儲器獨焚贏燦赫窮漢燭招搖恢台旌蕭曹恭
中乘伊呂引脩柱鍛直疑犯斗宮遊類登瀛未中一戈
運方燕入柱擎拓庭納松檜釋樊投柴荆政噓肯翹樂
恩閣枯骨榮通懷羨彤管冒步輪玳玳冰室初賜扇火
麻乍頌驛頑區法繩縛僻壤公春畔猗猗舉利過鸛儕
知用情承歡峙長袖仰息輟胡纓運師扶義輦用黃藻
仁閣清詞伯夷占華說毛嫱嬈巨闕能斲理盧生容射
誠勵明破昏夢噴智醒愚醒質重輕金石器溫麓瑪璜

意氣堪燦雪謙光番掃捨大裘紉大合廣厦架廣營翻
飛能幾鶚撲楸出孤枰朽鞭澤濃蠟敗絮納香橙放情
專作適快意躑躑盟眸色籠隙穴毀良泣乎貞出肝當
脾腺披膽作奇絃將威恒挾七雅念尚含繡弓嫵已日
挽鼓厭體朝望齒澤唇舞劍髮光頭露劓七貴舊并友
五侯新館甥三千備餐鳥八百供啖牲水庸亦何物淳
母匪異烹足剪草寂寂勢壅蘭著菁計然喚窮上聶政
呼毫兄家石葉真瑟閨花開妙姪福陣放題題令符教
律令雖得端媽子難逃李賀評求月方守水懸瓠纔棄
紉卑汚且虫蚓揮霍儼狼麋閃晴鷹眼馱振髮陶毛鬣
思玄集 卷十一

壽域壘尊竿騷壇鳴鼓鉦四愁見凌亂萬象開鉗鐙窟
高架軒鶴巢諒抹砂蝶來去怯黃犢遨遊先答鴈曉眠
直至酉夜坐疑守庚句敲竟聿聿才悶腹平研擲陶出
鮮攬咀自得甘飴率土不愛寶溥天暗輪理溫純燕玉
竿流麗錦金環響豪天籟答瀉急陽侯馳思涼煩月
態俗乍歸城步芳輕錦帳醉靜遠銀箏顧非廊廟器
爲在壑僦憂聲添急瀨牲口足群龍長生惟孔孟天折
齊江彭離龍備鎖鵠綺席懶挾螭有刺投黃卷無歌落
朱根尋真竟宮觀叩友棲序費雅昂湖海闊聲名雲漢
瑩後擁足群鹿前驅雙鵲觀大會得喪運傾無脆勃
思玄集 卷十一

登合江亭和韓文公韻

出方真跡趾坐井徒膠俾君看離根鳳千仞思磴磴
蒸湘各分支會同魚左右常開汴水靈玉川不敢唾炫
流赴江海忙奔誰使佐魯浮昌黎翁異景把詩貨泡沫
堪敬恭化又朱張過我來正天陰寸步兩攙挫拂碑讀
遺編逸響天籟和屈指千載間渡落人幾箇前賢後導
崇而我宜坎軻淨掃亭下石穩藉苔衣川清霽川后呈
秀與山靈課白戰勇無前誰謂棄甲那自憐奔走倦每
見功利懦崖邊草蒼翳清芬獨蘭摧沉酣金谷宴寂寞
首陽餓片時真是非千古分吊賀投荒且逍遙趨世賈

慵情安得起昔賢欽祗借末座醉吸洞庭乾吟拍衡山
破時峨千仞冠雲表無塵沈

和朱文公詩 有序

予作長沙即專於離升即過員山黃往在
使吏亦難料理予賦性慈仁以放曠之心
不能試發棄之手今年春決於告歸既而
果以罷便調脚未捧拂微在職數月欲作
詩一二章以攝性情既念到郡三次歲星
日汨沒簿書期會之閒幾忘音韻遺亡過
半偶得文公古詩一卷凡有所作多借其
韻共成若干篇以爲一時興耳告曰使
樊惠州飯和周明詩謂如東坡之有意
焉則非予之本意也嗚呼予之所以詩文
公者果在言語之間而已哉弘治癸
丑三月望書於長沙之將驛亭中

予以痼疾申呈當道都堂謝公不允令就醫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一

藥視事未能即歸和病中呈諸友韻

衰病卧春雨疎懶甘閒告群芳想搔落庭草青有餘久
懷遺世志似與冠裳疎數日理輕裝自捲泥勝書中丞
未解縛對景增躊躇決策定長往抽毫賦遂初天機愁
日淺俗絆隨時祛還家席門坐不用來軒車

久雨春寒殊甚杜門不出觸景興懷和月夜

述懷韻

陰雨壓春意半怯衣袂單騷經舊香草想綠沈湘間雲
深白鳳杳天濶蒼虬寒軒軒幾時駕長往遊君山

風雨連日讀贈范康侯有詩云口川失自防心

兵幾迴觸年來身老大年此跨下辱有感於心
因次其韻以寫鄙懷

天陰懶出門清齋餐杞菊悲風似長嘆苦雨疑慟哭閑
世老益長接袂或蠻觸久違山林尊井受朝市尋穴淵
貫思深飲水當止足遊尋范蠡湖入擬子真谷適意即
逍遙遺身謝拘束閉關絕塵鞅太始往來獨編章諧韶
濩咳唾落珠玉此境兩非過屠尹不用卜

感遇再用前韻

春秋各芬芳窓前蘭與菊平生絕榮顯窮途不須哭縱
步阱難防曉投藩易觸公論需久真誰畏彤管辱三窟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一

詎云安一枝自堪足桃李爛盈門牛馬量以谷四海物
滔滔何處芻一束浩歌歸去來誓作林下獨奇巧石爲
弄琤琮泉漱玉至樂在桑榆林塘居可卜

清明感懷和十月朔旦懷先隴韻

禁煙忽佳節懷鄉心慘淒之骨先哭墓人子當念茲茲
親舊荒隴歲久凋墻扉皜皜堵中粉雨溼俱成緇通宵
見松栢夢覺增欷歔清世無悲感具慶乃如斯

和讀道書六首

其十

齋居衆喧息素志在清虛玄天默無語大道那有書金

丹竈授受玉笈皆緒餘遊神周八極首被形骸拘至貴
超軒冕真樂異歡娛咀嚼明月漿夢空常晏如

集十

塵世難縱步春馬思十洲躡履登碣石濯纓臨弱流折
芳遺所思玉樹無春秋太虎一回首歲月空悠悠

集十

嗽齒北斗下沈澹河清涼仰望玉霄府紫炁彌穹蒼
城老仙伯貌古雙瞳方百年一瞬息送我無何鄉

集十

伶俜舊僚友示我還丹道緘書寄黃鵠伯以金光草瓊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二

漿幾桃熟雲葉九芝老玉詔期不來睇髮丹霞杪

集十

崦嵫山崑崙日落風淒淒雲旂駕牽牛良夜同安期織
女濯銀河顧盼生容姿相看不得語步月興遐思

集十

至人毛髮伐上士肝九還形神忽俱妙千劫吹噓問我
獨汨塵土青鏡洲朱顏願借脩月匠築室三神山

和遠游篇

丈夫四方志跬步萬里遊山岳限濶步海外更幾州造
化孰主宰生物茂界疆太乙蓮承載列子風騰騰鴻濛

去未遠無始即大方倩君歌步虛擊節聲慨慨廣居
八極溥照連三光塵世苦苟促覓道休徬徨桃源鎖石
門天台危石梁仙路出即迷千載空悲傷熒熒石金質
皓皓冰雪腸雲造蒼梧車霞裁赤城笈皮毛謾依附齒
舌誰柔剛爭如蛇形去符子燒難當徙倚藥珠闕星辰
列成行天章入掌擇平分貴大荒豈如戶牖子珍軀戒
垂堂

子與屈原離騷多言與備衆矣則美門等
酬非往來之事而凡折食所居皆非塵世
之所有蓋厭世之淵源無足與之周旋
者故寧舍七而沈沈耳豈其慕生之道
而反慕淵以自亡哉學者以是求
之則有得矣遠遊之說亦起於原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三

瀟湘八景和雲谷雜詩

瀟湘夜雨 講道韻

濕雲單疎竹日落秋冥冥打蓬暗蕭瑟似與風浪爭催
歸弔離恨旅夢何由寧

洞庭秋月 下山韻

君山架明鏡光透秋波底白鸞舞空明嫦娥發皓齒恍
忽銀漢遊經天幾千里

遠游歸帆 勞農韻

孤帆掛長風薄暮風力緩迎船金閃爍波底夕陽滿拍
泊泊黃耳幸喜程途短

平沙落鴈 詠月韻

征馬忽南翔水清秋氣肅洲渚莽無邊數點漁家屋亂
下聲嗷嗷斜行寫空獨

煙寺晚鐘 倦遊韻

日落蒸炊畢薄煙暈晴丘數杵來野寺遠人生暮愁旅
泊忽深省此身常楚遊

漁村夕照 謝客韻

業魚數家坐維舟日將夕對酒歌滄浪陶然歡莫極
網趁斜光一陣腥風黑

山雨晴風 登山韻

雨收山半濕旭日照東嶺翠染商賈衣冥濛知晝永幽
人春夢迴天光方耿耿

江天暮雪 脩書韻

黑雲凍連水孤梅映江關瓊瑤散難收誰識滕神姦我
欲跨白鳳遊戲青冥間

閒作真草數行遣興和奉酬子厚詠雪之作韻

閒庭雜花木臨風暫徘徊圖書列左右趺坐心清涼揮
毫數行字真草殊飛揚誰知鼠兎英暗化蛟龍翔生前
苦奔竄身後垂休光萬物各適用揣摩非大方禍福相
倚伏酷暑生嚴霜輿圖地可指度數天能量睡握州吏

手醉上義軒堂吾我未盡喪長物除文章準辦幾
試尋千仞岡

送劉侍御廷式起復之京和同張明府登凌雲

亭懷韓無罪韻

元化孰佐理天產軒裳姿夫君驄馬客讀禮暫來茲出
倅泰契合千古同襟期新詩幾酬酢闕景增神奇荒荒
雲麥渚浩浩湘江陂靈均奮蘭芷春望雙目滿擷芳獻
明王豈難風吹衣及時展經濟三復秋風辭我離才子
郡絃絕餘金微還山仰台照霄壤空相思

問伯溫江大參致政有感和次子厚秋懷韻

天時類人事窮達一寒暑風捲衡岳雲忽散蒸湘兩世
譽貴脩飾內潤珮酸苦山川暗澤物功利孰能觀縱步
觸四隅開曠得處所醉鄉閑如天萬象隨意取詩成醒
不記白月在襟宇傷懷獨龍潛猶首孤鳳舉老太蒼生
心因君暫延佇

春雨連旬卧病無聊已而新晴群芳滿目有懷

元勳王大參和秋夕懷黃子厚詩二首

其一

湘江春水漲群鷗戲中央春陰連晦朔病夫卧藤牀美
人隔千里荆楚通吟窓抽思繪萬物蘭蓀詎能忘

其十

岳麓捲晴霧薄雲澹朝暉從容泝上樂久負春風期三
湘駭花木物含新詩遙寄王孫草清香君自知

寄劉澧州時讓和奉和公濟兄昔周賓之句韻

古道鞠茂草荒野誰能從若人冠靈豸齊景蓋和同薰
天曬清此困頓鐫吹中薄竄得處所闊步非途窮虹映
傳岩雨山巖宗慙風伯樂空冀北張翰思江東我觀寧
壤大鵬鵬俱能容種樹夸父林栽蓮太華峰前途合進
止斟量隨天公斗柄許入手隨雲過長空誰報流光去
畏鷄并暮鍾美人恐遲暮歲月何匆匆

思玄集

卷十一

十六

送澧州梁文振守桂林前為南京都督府經歷

和蘇林韻

急溜非淺源密樹無東陰夫昔方橋通變異城府深三
湘富遊覽花木春繁慘詩思滿湘水輕鷗共浮沉戎府
輟蓮幕遶城專桂林薄暮喜邂逅分手天橫參神遊韻
音洞興寄千林岑執云非吾賞所幸君同心旄倪撫兒
輩流寓交朋禁地縮

主化近俗移循吏今夷獠豈聞道黃虞亦知欽仁威剪
魁逆千里歸冲襟風翰日域展斗柄天衢斟何策自回
湘洗兵鑿建澤

送五羊江一原憲副往四川松潘整飾兵備和

次張彥輔韻

薩蕪遠連天一望千里目使君清絕應涼露侵寒玉旌
節駐湘川離騷味盈腹篇章照乘珠餘寄造化積青年
占倫魁風厚扶搖速郎署出分憲少騁軼群足江右寶
雄藩牒訴困馳逐聲名瑩霄漢旁窳落岩谷還山改歲
星卧穆北窓竹青真降

龍勅光彩黃茅屋松州雜羗夷險塞雲斷續憑君照陰
山日遠獨嚼燭寬仁暗桑來威武顯符東大捷在無功
洗兵勝推轂愚生荷深知桑下陪一宿酬恩已杳茫揣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七

分自慙慙休看鏡裏霜且盡杯中綠玉鉉飲調羹瓦盆
餐脫粟鰲魚各天淵上下隨所欲功成早拂衣相尋不
須卜

得鄉信知年荒疫病之詳作詩悲悼和遊畫寒

分韻得竹字韻

吾郡沮如鄉萬水幾陵谷花多司馬庵溫公詩花為庵有詩茅少
杜陵屋傷哉賦稅重樂失繁華獨兩年田作湖大雨天
瀉瀑近得飢饉詳故人來尺牘通海河久壅逝水失歸
宿湯湯滔天災白浸千里目家家樵波浪災口頽藻穢
預備倉久虛賑荒策誰讀至情親莫援好事客難蕭家

叟苦乞米魯公愁斷粥大疫更流行泉下鬼逐逐返魂
果有香誓往不願復乞丐馬生角貿易卑脫輒未死亦
菜色僵卧席高陸利涉之蟠桃築防稀下竹為傭身已
安爾子願不惡

廟堂厭聞災飽飯緩加沐催料急如火里得半囊木肉
盡搜脂膏日遠盆亦覆平生拯物心佐郡老僕僕紉香
未堪佩采綠不盈匊雲霄益高崑州縣空碌碌補天混
沌石量游尾閭斛收賦歸休搔首雙髮禿

調柳將辭郡和罷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
韻

思玄集

卷十一

十八

思

陰陽相始終造化孰張主園中貯長春解佐生物府蕩
蕩帝堯天平平仲尼土薄蓄應時需化理疇能覩靈均
遠遊篇此意妙今古稽首岳麓雲一棹湘江雨

去郡有日感今懷古觸景興思和北山紀行十
二章留作郡中話柄

其十

輝煌岳麓寺東西湘江陰書院鞠茂草瓦礫何由尋穹
碑北海筆剝落難摹臨起廢更無力悠悠千古心

其十一

瀏陽稱桀邑僻處焦溪東試登龜山閣化雨猶濛濛仁

政謂予似龜山令瀏陽亦出於此部使者按螢大方
日紅大麓經以日紅光後螢火今古健吏名赫赫隨身窮

其十二

風雅徵音絕騷經何表表每思空同遊頗厭濁世小誰
侍水仙班宓妃殊窮窈窕謁帝默無言雲駢駕星鳥

其十三

賈生經濟才政書匪華說鵬鵠同死生自遣藉莊列薄
宦亦長沙喜見廟貌設治世獨憂遑迂踈踵遺轍

其十四

天命與胡運志士空悲傷李侯守孤壘北風正顛狂一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九

思

門死殉義烈火虹蜺光攻圍世莫陷屹立人極張

其十五

魏公戒蹄葬江湖定神遊至今父子瑩砭峙瀉山幽泉
聲自鳴咽守護雲霞稠繁芷失一薦懷賢思空繆

其十六

方方濯筆池靈祠數間屋力扼北鷄凶海漏嘶土築妙
染真土直世寶數行王唐經李勣傳千古難並讀

其十七

靈脩溺爭援龍棹涉江始云胡百代下各載薛荔鬼汨
羅廟寂寂血食半虛詭流俗諭難明高賢沒猶祀

其九

二妃閑婦道瀉汭廟宜設舜養倦遊巡誰傳古離別凄
清寶瑟聲斑點琅玕節浪說駕飛龍揚靈洞庭月

其十

安化山萬仞中有神仙宅丹竈微相向十房背石壁蠅
蛹成陣飛魯簫土花碧福地倘相容洞天不須闢

其十一

水出秦人洞赤脚華龍堂陽鱗浮洞口裝散在我傍悲
歌吊千古老淚臨風滂桃源非此地秦惡流無疆

輓恭襄侯陳彥純和拜建康劉公墓韻

思東集

卷十一

二十

銀潯抵江浦四望多長阡家家鷄犬聲處處村墟煙恭
襄恩刻骨暗啞心能言初公領海運日枕鯨波眠海道
熟料理巨艦來年年裏河創疏鑿輕舟便往還手植萬
株柳河隄歲新鮮至今瞻國川帆檣塞洪川春秋
諭祭文鐫然金玉篇英靈鑒陟降雙螭駕雲軒宣盡
水利亘古功難讓茅土傳萬世長笑扶桑顛

輓縣國公陳立卿和拜張魏公墓下韻

鳧繹山蝶蝶清源逝湯湯村氓乏丹荔鷄黍羅公堂
鳥奏仙樂飛花粘繡裳憶公初嗣伯厲志扶天綱考牧
茹冰蘗廉聲聞吳蒼遊心翰墨府早輟歌舞行闔寇忽

倡蹶釜魚待時湘湘水承平見兵革城戍俱蒼皇揭竿

聚蜂蟻見過秦論探九驚東方五方東漢初賊置九何中探

頻聞公秉節鉞西并豫傍徨西并賊赤眉如席捲紅襖

無穴藏平盜進侯封威名振遐荒老上久驚矣老上單

胡塵暗天長公深警天運變故來非常身為萬里城屹

然開帝鄉守備不血刃功開終日彰

英宗喜復辟宣呼甘相望錫宴蓬萊宮酒池肉成岡辭

榮竟仙去雲愁雨浪浪贈公仍廟食筭短何悲傷中原

舞丹鳳異域來白狼子孫翺

昭代竹帛增輝光淮泗日千里福澤同無疆

思玄集

卷十一

廿一

輓兵部右侍郎王公備長沙人和遊石馬分韻

得出字韻

衡岳高入雲孕秀英賢出縱橫拯物才全異天勿密登

瀛美清揚詞藻叶呂律一官寄兵戎心定百務寂羽檄

流星馳孫武用半帙居庸高挿天土墓甚崱崴翠華待

龍城發憤仲沒汨奔馳濟顛危木榻不着膝崇階貳司

馬報國豈遑逸被讒忽林泉應召復雲日大命莫可贖

三湘盡瀟瑟誰云淮水竭晉史王粲青史名未畢

和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市序

詩自三百篇而後歷漢魏晉至唐極盛長篇短章不遇流連風月之間棄棄好尚之

言為世太繁遠宋濂洛諸儒性理之學大明開有所作假以明理言多直遂又成有韻之論惟文公感興諸作從容領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蘊是豈特詩而已哉予去即未得天假數日之閒愛讀是詩手之不置因得其韻直述已見以寓景仰之意雖於予之本心而嘆以學步則又人之所當勉也

其五

無始誰解觀莽莽乾坤廣萬物自生有游氣紛來往大道無形容高舉易鑽仰古聖即太極動靜自明明假畫成卦爻直遂理非罔終始元化心易道坦如掌

其六

思玄集 卷十一 廿二
大道孰張主心為天地中未生已濛濛身沒那有終卓爾兩義並湛然千聖同始知口耳學聲聲成瘖聾

其七

心地湛日月嗜欲昏天機動靜未專定真性隨塵飛八駿日千里羈勒故離遠主人坐中堂僮僕生光輝蜿蜒入表外大張經云八表雖大蜿蜒其外毫末盡在表內沒景何玄微宋玉小賦冥冥瞬息或徇物誰共義軒蹄

其八

我生從何來真宰似遠出默坐無事思擾擾類行役幾濯清冷淵誓適安樂國靜定培靈根得一萬事畢征鴻

迴寨廊踏空不留跡誰知弄丸手從容建皇極

其五

六經代天語載道惟平夷辭理兩融化形影難分離世降空言繁實境執踐茲未樂強歡咲無情涕空而節數不負重土偶空裳珪况自春秋後著述窮所為史記馬遷憤離騷正則悲景仰無極篇能知造化機

其六

虞舜日與枕無為運乾綱霖雨潤九州秦龍籌策良麤秦監周弱抑下專強梁世代踵遺轍絕口邦家光用舍無定在出處平分疆絆驥萬里行數屬千仞翔曲士忌

思玄集 卷十一 廿三

全德宵夫疑大方經綸孰造命小康天運昌瑣瑣停年格爾朱欲更張台輔須黃髮子源生可傷

其七

天下非私土三代俱分封胃子幼教育中和習成風朝巡互來往賞善誅姦凶魚藻王都尊米菽侯藩崇列宿各分照光芒麗玄穹春秋衰世志薄取桓文功英英致堂論郡縣誠非公黔黎擁統褥吞咲誰相容買田自井渡落橫渠翁王道孰根柢正養若人蒙

其八

土湧高成山地陷滌作淵山澤亦通氣峻嶺流清泉

位互交易義文天後先陰陽恒倚伏禍福相纏綿陽剛
貴用事陰道戒將然求懷文明治慎重包承率

集九

重濁下成質精英上生光踐履自平實照察何軒昂地
不量山岳席俠適相當炎火本無體附物生輝光經綸
何思慮居中揮四旁若看生物機應用神無方

集十

天地本無私形骸非有已出入易門戶乾坤自經紀致
用春發生存身冬艮止天清因仰樂地厚延崇禮宣尼
賦歸去洋洋嘆河水流坎我何心憂時邊聖軌

思玄集

卷十一

十四

四

集十一

世道多險阻簡易惟乾坤闔闢互來往交錯自成文誰
云地鎮重俯視江河奔誰云天健運作觀星宿存凡目
照粗跡孰入玄微門動靜互交養學易理彌敦

集十二

上古聚立君征伐逢時訛成湯尚慙德武王殊自多世
降益吞啖天運如人何萬世興死節一曲西山歌

集十三

寒暑相禪續幽思發深省如何春夏榮亦尚秋冬綱散
步登高岡萬里目一騁洪纖自形色妙意孰統領履下

地紀列巾上天章炳咕囁非至文老人無言竟

集十四

庭前雜花草枝葉孰為根廣大象初著精微形已存默
契生成妙常愁仁智昏欲共無名叟藏壚看本原

集十五

真味非煙火大隱非江山得藥在都市守中空閑黍
珠一相值半刻成金丹而壁更九載飛空謝脩翰黃金
煉鉛盡白首逢師難何如法周孔名存沒亦安

集十六

佛教入中國設法籠賢愚山河孰非幻身世都成虛了

思玄集

卷十一

十五

五

誤一彈指已併如來無以次論因果業報由心趨迢遙
宗派傳南北亦分途脩本未能勝惑世存遺書

集十七

聖君御寰宇左右羅真材青宮坐師傳根本先滋培法
令本仁厚八荒文運開輒獨有恩養而賢無命乖敦周
成康冠衍漢文景魁致君堯舜上懷古心悠哉

集十八

聖道大如天習學亦有方好善若飢渴勵志忘炎涼卓
爾不易見博約徐升堂身心自裁檢屋漏同康莊夜坐
景周旦日新効成湯立言忌鬼瑣繹理須精評譬如萬

里行進步休勿忙勿輕棄良貴天衢望朝翔

其十九

井田廢周末典籍誰能尋貧富既無制有力恣相侵庠序總虛設誰解存恒心牒紙因滋蔓寬仁竟難任河段宣化聖春和滿胸襟歸歟想宣聖何處緇帷林

其二十

悞道惟一唯養氣亦雖言正學儘平易至理宜靜溫刑名申韓吠虛寂莊老喧百家浪泛覽智奪多岐昏上敬能制動守約堪御繁工夫闊體認昌黎道空原

思玄集

卷十一

廿六

當自知之

予和文公感興詩皆曾六次讀而用者不
同惟仙佛有不可易其詞云覽者

思玄集卷之十一終

思玄集卷之十二

長詩

題胡人出獵圖

胡虜塞遠天茫茫馬驤山高離太陽莫居旣曉清陰
人畜虛氣皆成霜老上家兒解馳逐溫禺部落齊騰
綺襦綃袷矜貂鼠被髮左衽裘羔羊敲冰合羅飲壯
虹旂電幟紛煌煌長父短戟盡廉利蒼鷹黃犬勢莫當
陰風倒吹鳴鏑發走不及去飛難翔也知胡虜畏中國
終年野冠惟麋獐潼關苦庸地設險萬里道城塵不揚
云胡書手巧聚寫頓驅異俗來中堂此以下
叙虜人盛衰如指

卷十二

一

諸掌可當諸史我思匈奴號夏裔煇煌為食種為裳拜
日出營看月戰隨草畜牧居無常徐長江只四句胡人
之出舊以俗里事
周時儼伋頗猖獗曾勞南仲城朔方秦興終怨幾千里
臨洮一帶連雲陽于時頭曼竟北徙北虜未滅秦先亡
綿綿瓜瓞冒頓實平城七日圍高皇雄飛雌伏送漢車
由來凌轢惟遼場五胡雲擾晉周弊拓跋遂踵網八荒
頡利雖擒回鶻橫太宗以後頻獵唐遼金與宋為敵國
北朝常頡南朝頡黔黎太半入畢翳歲幣為柴來無疆
胡元一目之眚加宋鼎野狐桀獠家麟傷浙潮不至江
漠漠燕石無語山蒼蒼陵夷天界倒足頸點汚華夏腥

冠裳皇天持我

聖祖重整九法并三綱劉基宋濂盡羅致徐達虎噬曠
廊狼特開三面縱逃逆順帝得還沙漠鄉率土無方不
洗濯蒼天此日聞馨香不然圖中者誰物猶與吾並日
徜徉觀圖始知

聖祖業彈壓五帝包三王古來盛德食遐報我
朝運祚如天長

題畫

西昌無地可作適終日看山惟畫圖畫圖何贗山何真
外景醜妍心本無終朝楷目檢泉石存神木與江山疎
思玄集 卷十二

只疑僧家能變幻幾迴丈室來蓬壺天君此畫更奇絕
點綴景物分榮枯東雲塔嶺黑蒼翠淡煙青樹青模糊
呈奇貢秀千百處總集大成惟一區蹇驢自挽欲何向
小亭無主生秋蕪憶前謫降玉皇所特授調山提海符
至今胸次百無礙吐吞浩渺藏盤紆山君川后畏詩律
山不愛玉川呈珠題君此詩非漫興心遊鴈蕩抽碩膚
詩成兀坐想坡老與爾俱是神仙徒

題畫

彤庭沉沉月華滿朱簾暗帶紅霞捲春光常在綉幃中
化機不爲天工管金壺漫瀉瓊瑤壺中一刻如年長

鮮腰褰最輕貼地過雲音樂催高翔別院風光春正好
銀燭高燒照晴昊警露非魚閑死禽聽歌月自天山鳥
窓前琪樹挂玲瓏玉壺香燼落花風紉衣自習越溪事
那知銀箭浮銅龍霄漢低回天只尺抱衾擁帶皆悲澤
素娥薄相亦潛侍女伴相逢不相識繇斯樛木遺清芬
龍孫麟趾何紛紛無人不駕星槎到有派自屬天潢分
此圖似寫宮闈德王建新詞失顏色我
朝家法類成周不是二南描不待

題畫

深山春色澹古木搖晴空遊人杳何之死園翹繁紅野
思玄集 卷十二

心已逐白雲散徑曲不與
天門通西巖據險閣今古送盡行人巖不苦巖原不解
險爲誰人亦不知忙是我在山安閒出山乃促亦有山
中人心入通衢聽絲竹堂中見此避世翁嘆息無言刮
雙目此人此景世應稀良工潑潑呈天機題詩寄武夷
把酒澆匡廬他年先即天上歸與我携筐同採薇

自作假鳴子歌

誰謂天無言世有子以并六經元氣淋漓開

大明乾坤吻漠難爲名奇光闕景悉眊朦又獲健筆搜
精英帝命真宰搏我形百年造化假以鳴假鳴子通仙

靈萬象統指隨使令驅雷可啞喝雨能晴凌空得石泛
海獲星鼻端只覺紅煙腥洗以楚騷千部之蕙百頃蘄
春意盎盎鳴蒼鷗假鳴子好興發手携一壺隨意傾酌
酌自作昇天行罡風展霄漢爲我傳妙聲一傳三六六
千里遺響遠落芙蓉城芙蓉城中花繞縈離宮別館數
十處處黃金爲梁玉琢楹庭前碧桃一株幾時種根
蟠混沌翹柯萼群仙曾飲碧桃下霞襟電袂光熒熒鈞
天樂奏小終曲忽聞此聲來青冥仙成半頃傾耳聽奮
賦未候無踰想經三江益涵濶想歷五岳增峻嶒將
往而復成復興畫難爲象捕莫緝餘音散入風冷冷麒
思玄集 卷十二 四

麟起舞鸞鳳鳴玉樹嫋嫋飛瓊英知音只有回道士安

期生夢中數語假鳴子白雪古來流俗輕若今得句擲

東海海若穩送來蓬瀛金天胡雛瑤池王母朝太清綺
筵羅列白玉京我箋君句貢帝庭協之湘靈之瑟子晉
笙愼毋流落在塵壤雷電下取勞六丁我聞其語喜且
驚口不能言心自爲景星慶雲吾友朋霽月光風吾弟
兄云胡昔日白鳩怔與世爭蠅角名

入山一月群芳漸發即所見成詩

入春一月荒山墜根林次第呈神奇匆匆行役乏高興
品第色相因題詩寒梅貞靜真后妃山樊守正杞叔姬

綉毬圓滿玉環肥海棠嬌弱飛燕姿梨粧褪粉默無語
寵載步輦能堅辭妖桃穠李各逞意琴挑未允生邪思
繁華可惜易衰歇舞蝶欲醉啼鶯癡東皇手段大莫極
塗抹園林皆陸離如何管地不管水亦常齒齒浮連河
以次門牆分白黑寄籍二府稀花枝始知萬物各聽主
應候供職非人爲一元氣候孰總領孔子太和行四時
觀黃州安莊白水泉

山陂險惡石輿輻數日勞勩強強行山泉有意慰遠客
十里遠送先聞聲萬人勝鼓振空谷時吞吞響轟雷霆
懸崖倒瀉翻李白沿石漬沫猶徐疑上氣漫空衝作雨
思玄集 卷十二 五

玉龍飛去雲冥冥遙思東海老居士憂落愛結煙波盟
去年同探龍潭勝至樂不減濠梁情誰知向視十室邑
今日方逢千雉城此間如可致此老咳唾成茲水名
題詩欲寄無便翼秀句叩地清風生我曾想是藥官客
至死能役鍾山靈何時騎鶴過寥廓還借銀河來濯纓

南山舒嘯

高人黃堂了公務寄與南山舊遊路每思長嘯問空不
仰天盡出任公賦一語飄介山一聲落湘水黑石化清
涼怨波遂容與子山松樹忽生花冒詛旱雲變成雨總
入方之至和奚論宮而辨徵萬古在後千古在前漚起

冤滅世故推遷何以處之消一軀然

讀佛經

催科偶借僧房居暇觀大藏探玄珠心驚目悸我喪子
天下四洲中一隅芥子又可藏須彌緣業相纏若有常
女婿謝名波叱燈檠花扣配成美珠有一書止於此
以抄書生曰此作偶也書生出此得偶無邪律為
比神意禁城故以偶名其城出入唐西成記
劫黑業餘交空自放箭作梯中佛燈身生為可以箭億
劫變化形莫拘縛猴過世橋陴如出華律身生為可以箭億
身軀濟眾肯死為大魚閉門殺羊寧自誅山河大地非
真虛無我無佛無空虛是名正覺登手挽幻語萬扶龍
思玄集 卷十一 六

料事

日出世事紛如麻料事在十八九差是非形差亦是
棄置且喫盧仝茶馬遷術者傳作日招提名寺去閑奢
七添賈禍何枉曲廕廟祈福非淫邪假名豈止呼牛馬
須捷為服郎罷爺鯢鯨簌弄四海水李白驅使歸沙
昌黎最解評萬物穠手擡舉升天家細思物理不挂
何況變故多紛拏從今且塞池淵竅送日萬里飛霞

題畫

京師車馬何紛紛眯目千里皆垢氛思玄居士偶繡東

野鳥飛混樊籠群張侯少作金閨彥胸次曾盈峨眉雲
手携此畫索題詠知人惡臭將蘭薰嗟予最愛此一壑
良工代我心云云奇峰重疊照清泚古木慘淡籠斜曛
數厓茅屋隱林表勝景盤錯橋平分此中正我聞以
陰符一卷香初焚云胡失脚踏塵網招致只有山殷勤
昔日擬辭責四皓去年題詩頌五君夢魂飛上巨壺頂
醉嗅五老峯奇芬拂衣歸去一彈指銘墓堪笑王將軍
八月二十二日過分宜昌山洪見一巨蛇長二
丈餘雙角晰然眾夫驚呼替其首尾脊角獨露
冉冉而逝作詩志異

忠玄集

卷十二

七

扁舟曉亂昌山洪巨蛇雙角疑潛龍竄流徐入巖穴中
蓮雲慘慘吹陰風季秋陽蟄龍德窮非時小見蜥蜴同
投荒偶稅真奇逢天意示兆非夢夢震澤秋水涵虛空
先生盍歸採芙蓉醉弄文墨誅長虹

謁南岳廟

衡山兀立炎州宗主峰萬丈名祝融

朝廷往往降香幣廟貌翼何尊崇時朝重華駕
蒲山松檜吹迴風名儒流落荷存卹開晴特訝昌黎翁
文公來時苦冰雪將還星月羅長空顯示生前值昏翳
身後斯道明無窮我曾帝傍製雲錦機杼斗柄梭飛龍

勅賜花樣黃下土手法不與人間同自憐水陸困奔走
誰似海岳能包容此行參謁望靈庇早脫羈縲歸山中
薄陰不雨有深意退路坦坦無災凶乾坤文綉自珍襲
吐氣五色成長虹稔問神仙燕絳闕久缺樂府聲響
步虛收閱焚案下新響傳遊鈞天宮

挽莆田黃廷求大參

子建為翰林編
修次子中書

彩絲難綉平原君黃金難鑄鍾子期哲人一去不可追
詞林意匠摹成詩公少乘雲登宦軀文纈彩霞心秉鐵
秋清柘府滴甘露春暖薇垣飛片雪官舍更憶山林尊
胸藏堂室施縱門高才未盡金馬興并發已返銅駝寬
思玄集 卷十二

八

九

諸郎盡有排風質翰苑飛騰連桂籍才後誰能留五色
超宗鳳毛世無匹

世恒妹丈常為御史觀風兩廣以為桂林山水
妙天下每言之不置不知玉融巖洞尤為奇絕
惜不得世恒共遊其間以發千古之奇遂成一
詩以寄世恒因悼亡友秦良翰并東諸鄉丈云

裕軒世恒別號

裕軒才格今少游兩廣昔乘驄馬遊每言八桂好山水
自閱舊稿涎空流豈知玉融境猶勝不數天姥并羅浮
亂峰拔地青不了人家半住雲山頭碧桃幾樹眩晴晝

翠竹千畝常清秋白鶴飛來動盈百巖頭臂索懸猢猻
周遭仙洞欲評品唐儒制作疑相伴老君分明顙顙子
寬平一脈通玄幽奇哉彈子柳侯體世間萬象俱冥搜
老人進步宗師險徐穿窈窕郊深求西峰盧仝王追逐
上下驗螭虬平生親厚死與隔詩料滿眼誰賡酬
堂堂良翰已物化嗟餘風月難為收尋樂方營拯物業
未可便合歸山謀銘庵居士且曠達無碍道者何清脩
我歸同君邀二老阮孚蠟發鴟夷舟平章見石劍三島
節制煙霞連十洲掀髯長咲空同表楚楚何物非蜉蝣
舊鄉不死未易覓采真且約營丹丘

思玄集

卷十二

九

春遊歌

君不見大羅天上逢新年詞頭促辦詞材山我濯文錦
銀河邊星宿相射光燁然玉皇覽畢聚玉蕊休沐偶誦
逍遙篇千時青帝頒春去東望斗柄迴雲鞭相逢偶談
下界勝二月三月異卉紛爭妍我思遊玩心頗動一念
墮落東風前謫來塵世幾十載晨烏夕免忙推遷馳驅
邊微強求活徒倚寥廓恒思忽得閒又起尋芳興高千紅
俱業緣育花有伴渾漫興舊格不許人間傳摘春
欲貢天工牋醉呼丹山彩鳳啼上天侑以鮫人綃織離
騷篇鮫人綃織離騷篇經緯赤城霞氣峨眉月色蒼梧

烟

莫捻竹竿論鄙人

三里五里路竹竿何離離莫捻竹竿竹竿惹是非打水
魚頭痛處場家鷄亂飛雄鷄飛上樹老鴉啞啞王在
側上啼東隣呼兒射老鴉雄鷄中箭翼離披老鴉自在
飛上萬年松樹高枝兒知是鷄且提蹄大家歡喜烹
而食之忽聞喧嘩聲反咲西家癡我但射老鴉尔自不
教鷄會遊嫌疑嗚呼激變生事妄投羅網利不顧真
贗富念茲

君子軒外獨樹參天

思玄集

卷十二

十

小軒仰看長天青遮天一樹當前庭戍言此天只此樹
天能蓋樹無多贏兒童回言天更大樹外少剩團團形
豈知天公日月眼塊視太華血三溟先生終身坐蛙井
不省何處為鵬程年時曾續遠遊賦來往千亡鞭雷霆
回頭翻厭八極小投足萬里塵冥冥爭如息有寸天底
坐樹終日聽秋聲

卧病既久告歸有日帳出山之無成也自記
章

卧病兀兀千金軀蓬首垢面天囚拘開門垂光相顧盼
早晨金烏夜蟾蜍係實收拾還舊債看囊留得數卷書

柳州四月米雖賤日耀愛惜如明珠人生在世苦役役

今古昂藏幾丈夫躋攀富貴心似火剪得髮白精神枯
耳目口鼻各有欲驅役天君如老奴誰知動履是苦海
要識靜中含太虛典衣沽酒且斟酌數問老妻餘幾福
醉時漸補混沌窳斐衷或返鴻濛初尋常得飽且快活
不勞千古人憐予子厚先生備乞巧少年只欠三分愚
如何七夕拜且祈又欲乞巧續有餘巧中之愚乃如此
名加卅溪誣煞渠思玄人惜鬼神如苟延殘喘惟模糊
戴山巨鰲喚蟻虱浮水小鰕名鯢魚病痊別有資身計
歸去鋤園喫春蔬更披古道尋唐虞門戶不管隣闢呼
忠玄集 卷十二 十
外茫茫連九區億萬蒼生辛苦何由訴嗚呼乾坤生我
不如無

按縣

虎士羅立群吏趨官人端坐如塑泥兒童婦女盡嗟嘆
傳言應諾聲何齊思玄先生今古眼大觀晉楚如醯鷄
貧為徵官出按縣忍作備傀儡隨人挺身立侍兩童子
情話終日通黔黎自書考語號罷慳筋力祇可供鈔
治中別駕異令長似蟻上磨熈封低仰天長咲賦歸去
欠我百甕酸黃蘗

謝參戎歐世安贈銀盞

杜陵窮時還錦段張衡愁極思錯刀古人授受不在物
黃金百鎰猶鵝毛明公提兵制閭外咳唾落地無風騷
平生襟度茂滌溪泰山一擲真秋毫憐予垂刺調遠郡
懷鄉去國情魚聊朱提銀蓋特相贈似勸且飲龍成醪
老妻正報新醪熟靜聽滿聲喧嘈興來洗盞便斟酌
四體融化春陶陶遺身獨入華胥境直與玄造同遊遨
神功妙用盡充拓六沴不作三光調况公忘施我忘報
此意便可通軒堯題詩好繼木瓜後愧乏佳句如瓊瑤
逢迎

布帛可衣粟可餐逢迎不救飢與寒如顏婢膝殊齷齪
思玄集 卷十二 十二

何事能開嚴毅目跳國難杖屨且馴走人弄徂徠弄人
君不見祖思恭謹遭殺戮夷狄猶知拜為尊

夏日收糧有感

柳州五月開軍倉大家小戶仍納糧白粳如珠堆滿塲
府官監督當廳量汗珠晝夜日常午天孫錦裳汚塵土
君不見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遺事千年傳樂府
婦女持箕來逐逐每言某堆雜糶穀府官聽信令無妨
粒粒圓齊方上倉胥舛入手手先軟欺弄明欺府官服
會籌上簿人情憐栖寂還入原堆中嗚呼世間此弊那
能革安得南海觀音手眼俱千隻

長命草

龍城山中長命草米不黃花顏色好懸崖掛壁常發生
朝暮搬移不枯槁歲寒獨立陌與松非時欲植難為功
爭如此草出凡質淨洗塵土根虛空世間物變無不有
杵地成羊樹生酒

途中即景

黑雨傾盆山岳昏上下馮翼何由分狂風頃刻掃昏翳
漸次開闢成乾坤雲破群峰倚天末鰲足參稜高下列
殘霞點綴夜不收疑帶嫺皇斷時血我思造化無常情
翻手為陰覆為晴人心方寸極太極天道變幻何足驚
思玄集 卷十二 十三

天津沽酒

扁舟夜泊天津城蒹葭底題詩清興發釣簾燈火者誰家
滿聲梨花昏潑潑買嘗數盞即曛人四體氣氣雙耳熱
遊兵出沒齊鄭間金鑄愁城化為雪我有經綸策數篇
膏澤久屯辭語渴憑將此酒洗塵埃脉絡與神思活
暖風入扇舞文爐和氣下吹周召吟萬言無便救蒼生
字字乘酣化成血古來痛飲足玩世天憫英雄多斯物
却咲屈原真獨醒舉世圖汚身自潔江魚飽食難騷經
千古湘流尚嗚咽江南益蓋萬里春光景無邊招布韞
指日歸休載一壺嗽酣震澤連明月

太常蒙卿邀予同李學士瞿憲副王待御同賞

白牡丹於神樂觀花三本
內園取去二本

一春無消計繁華坐香傍色餐流霞妖桃穠李俱小器
惜目晚看花大家素質盈盈美無度何年謫下瑤臺路
精神飛入銀河篇體態卻歸洛神賦神樂觀主客臺卿
空花壓眼真無情吾儕放浪為無事東風斗酒消春晴
曾聞二本歸

天上幾度

車曉轉相向內園點綴黃金屋禁苑安非紫絲帳竭來
此種留人間託根洞府非塵寰隨時棄達花不識天遊

思玄集

卷十二

十四

何必乘青鸞萬事到頭俱瑣瑣大觀萬物無非我半醉
題詩謝主人名花可鑄傳千古

田家哥客謠擬王仲初

柴門犬驚吠忽有賓客來兒童懶惰地不掃門前處處
生蒼苔丁寧妻子休嘆息新婦今年能助力合家龜勉
遮外羞休語家貧難納客厨頭有殺今已馨牀頭有酒
今既清在家我弗欸賓客出外我亦何人迎雖無所望
與廣厦請君暫醉茅茨下荒村無物延欸君惟願君歸
休咲話

天影池為韓元
善作

誰將三靈斧鑿開混沌根青天去地知幾許天影墮池

池不渾雲影飛來更飛去只餘天影池中住此池昔日
未開時此影收藏在何處地中固有水水底復有天池
涵碧天影此理難具言我思人心能善養包畜青天如
一掌內境無波水自清天根有路頻來往小池直與方
塘通活水便覺來無窮一般清影一般水何必題詩問
吻翁

放言

龍伯國人億萬丈日裘月鏡雲霞帳昂藏霄漢難獨立
鄧林喬柯截為杖一朝北遊埤人鄉北海浩浩深莫量

思玄集

卷十二

十五

輕身徒步水沒額髮毛浮波分寸長埤人遙觀發微鏡
龍伯國人抑何短

我有素琴橫碧天袖手不彈三十年太階為微玉簡軫
織女機絲分作絃彈時清風動地至乾坤再覩雍熙治
大音無聲聽者稀明月流空寫遺思問予此曲誰為傳
請讀莊生天籟篇

巍巍金城高百尺其上樓臺相拱揖女牆無主亂鴉啼
目色荒涼北風急城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斜陽
腐儒平生不解事醉裏聞鶉欲斷腸蒼天覆物萬萬古
杞人徒憂亦何補

重續羅行人

洛陽三月春無主，桃花落盡清明雨。名園接葉暗悽煙，可教鶯燕無言語。陌頭車騎何紛紛，顧盼似空遊女群。桑情薄射伊水月，倦思怕領龍山雲。就中八姨最年少，上馬臨風殊窈窕。白日凄迷天暗垂，黃姓遊魂隨一笑。當時宰相名國忠，幾迴臨轡朝真龍。綃裙六幅行委地，峽水拖入華清宮。杜陵老翁慣飢餓，半生只對山妻卧。酸眼驚看絕世姿，錯認九天玄女墮。此翁向後賢百憂，潼關戰骨堆心頭。始知昔日眼中見寶釵，銀釧皆千矛。君不見魏文、武、周、國、削、義、降、仁、亥、奴、色、再、觀、青、史、思、玄、集、卷、十二、十六

發長嘆丹臉雙刀古無敵

醉鄉侯西洲張先生能飲以此自號

漢家法忌侯無功，包茅之土何由封。愁陣憂把騷壇攻，爭似酒兵能折衝。百壺真主逢堯舜，齊鄭殊途悉歸順。一石八斗輸不盡，食邑何濱酒泉郡。與劇自持雙劍舞，法令森嚴吾喪我。牛飲三千供部伍，開禁糟丘更開府。糴糧不治老參軍，焦華又收為戶民。萬里拍拍江南春，把盞絕勝牧筆人。

題畫劾玉川子

山人終日不出山，今年與山別峰賓。壑友沒往還，東家

西家。我已結憶山病，我命投我幾幅畫。置我眼尤，泉石間。仁、和、六、句、此、畫、一、清、清、到、底、光、明、眼、藥、將、眼、洗、二人古衣冠，松下坐我癡對之，揖惟他不還。禮雲氣分明，指邊墮撫琴，博得浮雲破山靈。碎了面皮不歡喜，不如以風為褥，以月為几。袖手山中，天琴眾竅為絲絃。清風來彈音自全，更歌小子新詩三兩篇。自然遺響飛青天，乃知琴在吾天地，在吾心胸不在焦桐與吾手。泰山吾琴尾，三溟吾琴首。一曲十二萬八千年奏不了，其間多少鳳凰現。多少麒麟走，眼中知音稀。又稀要知喚起漆園搜翅君，此幅畫思琴道理無終窮。嘔出狂言心，思、玄、集、卷、十二、十七

竅空我詩亦謂非吾詩焉敢貪天之功以為功

題梧竹奇石圖

琴瑟未斷先具形，簫管未截終完聲。天將碧玉為寸莖，拊擊翠石石亦鳴。分明一部真韶樂，彩鳳能招下寥廓。古音不復將如何，請君看此韶樂圖。

題金梅圖

絕楚靈脩忌來越，諸發傳黃庭一卷讀。未了化人一國，俱無言春而粧成。寒竹悄成事，菱黃類枯槁。畫工想是九方臯，翠禽定化昆明鳥。黃考非假曰非真，連吟一八纔半斤。冊中以二入一斤為金，故詩中云半斤也。誰知窈窕羅浮女

都是全剛不壞身

長沙山中見海棠川以為新

深山偶見樵翁兩肩雲氣朝濛濛
海棠數朵垂嬌紅
連株斬伐荆棘同綠珠墮樓將舞空
玉環初經命未終
憔悴尚帶傷春容清露凝淚啼東風
翠帟銀燭蘇與
此地忽化為蕙蔭花也未必無終窮
常聞叢桂遭斧鑿
日暴三日供炊烘於此得見心中題詩一吊真遭逢
豈若生遇蘇長公

八月二十夜熱甚不能寐有感

八月夜熱睡不成渴想打葉蕭蕭聲
後迴假寐首陽頂
思玄集 卷十二 十八
不見夷齊人馬行詳見蔡邕大火東流物遭燬清夜長
吁神晉蘭

九重赫赫視瀕明白獸憧憧刑可斷五行志視不明刑

西昌地壤通慶州草竊手搏今戈矛恨昏誰見王猛虱

竟斷人乘李密牛閩廣邊陲盡荆棘黃茅瘴勇先勦敵

何須主將有城府只恐民兵無畛域百姓竭力供軍輸

老父嚮產子執父平地噓愁迷鳥雀青江滴淚剪龍魚

百尺竿頭思進步康衢蕩蕩生朝露愛世惜吟招隱詩

失意寧投吊湘賦華嵩頂上百尺亭下臨絕壑上天庭

深淵忘憤不堪雪吐氣化作溫雲橫

李節婦

遊絲墮地風不起燈燼罪罪落江水良人一去不可招
形心為人心作鬼黃葉擁籬秋滿門孤兒索果啼黃昏
三喪欲舉况赤手泐解捧土成高墳白日這渾常不曉
薄雲飛過長空杳夢魂泛盡水中萍血淚滴枯庭下卓
寒冬凛冽藏春溫有子成立孫高騫幽閨情事動霄漢
施報默然天無言臨變從容能就義視死如歸生作戲
今古留書幾丈夫君不見李母苦節絕代無

林司寇遺金憲九成黃君益栢九成求子作敬
栢詩

思玄集 卷十二 十九

人情移蟹并愛烏恭及桑梓憎得徒黃公敬栢念所贈
愛惡天行非滯吾

天朝司寇冰霜質歲寒早作人中栢乾坤根本藉支持

不數能通雪山白晚盆真栢持贈公禁葉暗帶新雨風

相期秉志獨也正鐵幹萬丈摩蒼等公今景行司寇節

對栢整冠那敢獨灌之東海清連汁壘以南山白雲

春陽濯濯清泚如向陽新長棲鸞枝日投佳句當酬酢

公自作數古松脩竹自皆無詩山來深汲匪短綆破盆

請種匡廬頂左枝擎日右枝月高陰維不星河影薦賢

忘口聖所藏孟明戰勝功子桑黃公奇材驚萬世吾謂

司寇能文章老杜古詩行不露文章上已驚

醉時歌

天地初分時混沌人嗤嗤忽逢儼忽鑿七竅竅竅有靈
民偽滋以白爲黑以妍爲姁顛倒是非真幸欲人返
舊不可得急召儀狄來謀爲儀狄假后稷黍來釀爲酒
酒八時復一中之飲未飲去心自醉泰山秋毫大鵬蟻
蟻大小都不知熟醉爲身謀痛飲真吾師老杜昔日爲
此詩亦似李白流涎時異哉屈子不曉事不能餽賢
與醕入水見怨不見水遂令沅湘日夜聲恨無窮期君
今好飲爲無事半生放浪武山之麓澄江湄青衫自沉
思玄集 卷十二 二十

招賢里號江人景之一

公卿薦士久不作此地舊有招賢名誰知燕臺一杯土
可直全齊七十城
魏闕遙遙楚天碧滿眼白雲江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
秋空月冷黃金泣

完節

良人已歿心先死留得形骸爲兒子撫躬吊影三十年
藥汁餐來淡如水玉璽墮井井不冰白虹貫天陰雨晴
太行之阿獨幹竹歲寒一氣常青青檐乾負坤惟一節
暗役鬼神行日月高堂清風永不滅遺身無言暗流血
聖祚綿綿萬世長亦將何物扶綱常

褒旌有典隆寒谷死灰練練生輝光天人和惑非相則
慎獨寧求天下知剔燈事業有誰見千古人看完節詩
題江右方伯徐明德迂齋政績卷

義軒去已遠唐虞迹久陳浩氣真味矯直道猶吹塵堂
堂古道行今時今人視古名爲迂有言或爲孟軻辨然
忠玄集 卷十二 廿一

坐暗化顏淵愚通人宅前花滿枝車行千里皆圓機
聲每病律呂束曲木却嫌規矩非仲尼魯迂儒君實宋
迂娶先生心迹希聖賢好古那知迂落手縱橫不掛談
王口捷徑暗擲無何有少登黃甲司白雲擬問疑獄如
通神淨洗白骨封以仁忽然大造重育身鏤錙斬罪如
刈春和氣益益歸大鈞尺一還令足重食穀穀方效靈
臣職大田萬頃秋 遂守疑 遂守疑 遂守疑 遂守疑
廩積法律生光連白 升息空谷晴無虎
狼迹澗泉冷冷洗空碧山林聚結樛九壘斬叛招降如
折箠地下斷絕樞丘忘人間照破黎丘鬼大旱慮囚忽

井雨心禱天天亦許慶州花茂數千里先生一念生
禾黍外臺總寬踏方伯回首廟堂猶只尺飛騰不藉攀
緣力巧宦滯憶竟何益真誠恃物無闕關在在能留迂
政績先生之迂非空跡恒恒在言計謨今世豪傑古
丈夫畫堂銀燭照綺羅幾人畫錦歌應鵠詩託絕迹苟
直無獨坐空齋嚼春蔬

贈西蜀典莊陰先生

典莊先生學者師遠古凡格生今時此身好似靈光殿
屹立鎮曾非人為梓溪無邊春色滿百尺高門照清淺
絕繩祖武鳴教鐸秩秩友于登仕版少年有志千雲霄
思玄集 卷十二 廿二

胸中吞吐皆方橋黃潤機成羞入草沈韜釣下驚陽
高樓歸搆漆園裏四壁牙籤盡經史兀坐誰知天共遊
靜觀自得園中理開門授徒備閑關分別理欲毫釐間
塾中更有胡安定海外獨傳孫泰山飲血泣親幾喪我
煦煦慈闈春半畝年饑鄉飽樊重穀秋冷放紅文子火
作詩詆佛謾神仙正派獨尋濂洛傳擊柝不須槐作笏
送窮安用柳為船婚葬制儀違俗格擇皇門皆辟易
虔恭賢聖能稻梁驅除術數艾荆棘仲尼抱送麒麟兒
火雪聰明玉樹姿公相懶吟韓子句大賢惟誦堯夫詩
賢耶平州貪憲職拯初皆由庭訓力穀率相傳只忠孝

肯甘遠奉惟清白先二年高樂有餘白日自與羲皇居
東吳鯁生最敬仰天永飛鴻一寄書

題隋宮圖

剡溪藤紙冰雪膚色白自誇天下無三項惜命猶薄
點染幻出隋宮圖憶昔楊堅竊周鹿作本涼曙霞薄
夜光獨照那敢食肯信蝦蟇產於腹唐書楊堅食月
堅為子房劉公放手併傷根老杜詩劉公放手放手
之誠父口道廣似報周家冤四方混一百蠻賀車轍馬
迹交中原西苑重開貯歌舞別館離宮迷處所尊我常
見樹鮮新盤結堪憐水辛苦亂離胎骨包昇平志荒西
思玄集 卷十二 廿三

里遊心兵勇寬化酒魄化色頭顱變作高麗城楊貴
於酒色及我高麗三者如太子天下紛紛竟誰有急賊
面化此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也
更堪生近肘醉中汲汲探佳景白練退回喉畔酒用精
取物何物多阿房結綺高嵯峨劫灰灰盡英雄木啼鳥
悲蟲為難歌千古皇居盡如此惟有堯茨照青史揮毫
寫作隋宮詞我詩遭厄如此紙

分韻得江字贈岳蒼楚持登

混沌初分兮蒼天無語其氣何淳醜假孔孟傳消息
天語漸漏鄒魯邦後孔孟二千餘數今文人韻士幹天
立說只與造化相擊撞帝憫造化之破碎兮爰命律令

奔走六合收拾散語歸天腔誰知妙語盡羽化能上天
地芳澤無楫有為飛鸞律令索手天帝怒勅壅福海
不使通文江叔彼玉珮贈以寒釭生前富貴不可致從
伊九鼎一筆扛所以昔儒貧到骨聲名官職無由雙樊
君少秉匡世志何事更擁驕壇憶京華旅食三十載
垂罄芳止有健筆如長杠用遠其才志不展自古莫辨
珉與玳贈君莫沈瀝之石鼎兮送君釀太和之玉釭坐
風施雨有餘暇默飲元氣卧北窓

題趙子昂馬

天池定水生漣漪臨流濯出神龍姿圍官欲騎心辟力
忠玄集 卷十二 廿四

夾道行來風倒吹奇骨稜稜堅似鐵王孫畫之心欲折
燕山有路可長嘶何時得染溫禹血

雪

今日何日夕何夕日月無光天地悶太和元氣凍欲死
宇宙冥濛如混沌眼明忽見此奇物吾不可名強名雪
初疑女媧煉石補天缺碾碎白石墮餘屑又疑天皇欲
造十二白玉樓亂斲玉花空內撒碎玉二螭盡殪牛

盡沒左傳公九年于時青帝將秉政黑帝欲退居意

天皇帝赫然震怒發威威初令下土盡持素生
吊黑而不可知見以下土物一一隨形數柄司陶學士

依稀畫葫蘆一筆不改易潔白不受緇塵汚由是貞松
計翠瀟草不得朱惟有虞山翠好通逃一夜青無
餘羽禽悉悉換頭脚只許鵬鶴得自如九州縞素無色
抗獨與明相都俞頻翻綺語洗不盡胡
為坐我瓊瑤區思玄子便欲以風為車雲為旂借冥冥
訴蒼蒼此物只宜在天界瑤臺瓊府祀光想為輕墜
下土方民飢不愛鏤銀裝蒼蒼冥冥不可詰歸來只見
一庭雪

劣馬行

昔年柱歌偏側只有兩言堪嘆息日騎官馬送還
忠玄集 卷十二 廿五

迫路難行盡如棘我脩州志家官愛坊長每日輪一
居閒坐卧牽在前緊要欲行何處覓東家有馬性慙劣
雙足擎空向人立家僮拚命跳在背振地一跌加兩蹄
此後談馬便色變路逢童拈心辟易蘇秦說窮問舌在
李全戰敗疑手失我官正居大夫後有馬無人足無力
幾迴歷覽池與園茅茨拘閤住不得願同冠駕長風
浩浩一身思八極

聞邸報有感

報云云天上墮致政諸公春夢改迴思多士戰懼聞
方向鄆枕問先生先觀盡今古真宰訝予雙眼大

儀表如舌鳥關關許使類光螢箇箇牛溲世事博孤咲
義人消消一唾孟堅再著人物添我新題曰迂腐
何由得見無名公同向虛空樓閣坐

謝用九惠米

我師孔孟源流窮度日好似學強弓李侯去後更復恨
孰有好事堪為東日長食粥四五粒返觀腹中常玲瓏
獨輸腹胃無室嘔吐納萬象猶虛空隣僧荷給玉川子
小校曾調顏魯公香名千古何貴重粒粒直與珠璣同
多君贈我數斛米山厨有氣春融融三餐之外俱忘物
拳石可飽忘華嵩我非庚桑若畏壘安得此土年年

卷十二

卷十二

廿六

諸君少試社倉法鄉黨無有恒相通人飢欲死我焉飽
輻富豈貯陳陳紅聚財為利散為義舜蹠只在毫釐克
振衣千仞望塵世多少癡人看臭銅

蘇守曹侯鳴岐去淫祠數十萬閣老抱庵吳先生
生紀之以詩予次其韻

人情所畏難知山高自有祈羊施惠哉禮設神仕
鬼神情狀誰知之嘯談侍獻嘗已酉訂止為群吏師
降莘言晉宋何物繆妄皆乘妖氣為乾魚揚靈大骨聖
流既遠言愈危上方妖廟何麗壯巫覡安得醉蛛絲
降災吐火甚變幻毒霧昏翳清明時茶筵如錦人敬奉

既神怒為安危繞城小廟動盪萬浮槎洗刻如鬚眉
象已作膏肓疾此日忽逢盧扁醫云項羽紙錢索
孰見子文羽扇揮盡將妖像付烈燄老弱剪斷淫邪思
吳城歲省等萬費雄鷄安得愁為犧死生行喪其大命
造化果為私權私齋醮誣天真漠漠銀業誰俗何卑卑
甘心聚財作冥福唱召仙佛傾家貲亦曾少轉大燄
詎能掃蕩無子遺魯侯奏樂祀鷄鶩亦似字字誠靈龜
豈如阮俯不信鬼立論不妨神社移我侯無往無來稊
日事心神恒不欺孟橫弓影豈蛇化醜魘入腹山心疑
侯今年方過強仕大用不棘亦不遲江南安撫蘇州
思玄集 卷十二 廿七

狄曹秉軸名同垂

太倉古蹟甚多詞林大夫士題詠殆盡予州
志拾其遺為補三首

宋平江節制司酒庫

唐虞春意在一壺我嘗數盡喪真吾曹安得
洛陽邂逅逢堯夫記詢濂溪太極圖云胡先生議贊無
却褒子雲二為徒先生回言且婆娑畫正形狀如拙
攜手共飲黃公館俯觴自唱浩浩歌覺來餘酣嗽九河
地氣絪縕同泰和幸逢
望此負權酷買酒正用三青峽又曰醉夢驗工夫咲

江庫千秋燕

江庫千秋燕

滄江風月無邊常伴樓中欲舞筵炎熱生涼晝作夜
况有巨浸樓簷前常唱嘯弄盡才子夢江邊載酒船
搖儉烈燭室燈一段光景成灰煙封妙主后真神仙
入火似濯清冷泉不還繞地鼓萬物我自道口行中天
樓基亦不隨劫壞春泥爛醉成糟田繁華豈能久
千古贏得虛名傳至今北巷猶管絃啼鶯聲漸疏寒蟬

聽朱清北園

朱郎天錫魚龍器來往三溟若平地家園萬井聞芳非

思玄集

卷十二

廿八

又把春光作兒戲一道威權掌握中更有餘力驅天么
伊祈常在朱門內粧點淺白并深紅曲曲闌干慢暮
啼鳥歌聲雜絲竹左丞事業豈平泉巨盜根基類金谷
誰知極樂生悲酸白飯為齋鼠戴冠繁華逐片雲散
園扉葉落霜風寒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
我心愛並同濂溪馬往不得婆娑處

壽已侯計惟中

子生以海為四隣所交無越亦無秦口心共語已多日
一僧相知能幾人嗟君攀桂第一子月次星宿羅秋晏
長十牀牀共奔以高句仙奕同嶙嶙子因倅柳得會合

夕知瑞世真麒麟樽壘斟酌忘尔以山水遨遊誰主賓

况蘭香鳳和契情誼豈堪傾信我歸間釣具江月

無由再踏龍城塵前年若赴曲江宴我喜勝復朱提銀

若書尔爾三表素未審何地還料親人字中萍聚

投針索取嶂江濱天緣暫出宰吾邑奇運和藥迎仙真

周遭四境數百里黔黎挾纈晴啟殿嘉禾合誦出天瑞

懸張長客告何以祝眉壽舒舒已分舊太一板壽酒連吾

民形骸可比山岳固

天皇常用喬松臣徐福樓船下渤海豈知胎息能通神

思玄集

卷十二

廿九

題詩遠寄吹簫伴握手一咲三千春

思玄集卷之十二終

玄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

對月

旅泊南昌地宵征月滿舟年華隨客盡江水為誰流端
的乘槎共流唐秉燭遊光明能繼日功合匪來牟

漳水停舟夜乾坤月正圓波澄千頃水雲澹半空綈
落庭閣裏心馳道路邊故鄉并異域羨爾影相連

思玄集卷之三
按此言我之心落於庭閣之內而人
道路之間二者不能相通惟月之影有

離鄉知漸遠明月巧隨舟露滴嫦娥淚雲披客子
坤吾用拙今古大江流起抱清光卧孤身奈尤私

苦熱

酷暑侵肌骨人間日正長寒水猶管樂生樹即義黃禪
入諸緣片鬼清萬劫涼群陰從地轉莫易耗真陽

按詩中云寒水猶管樂生樹即義黃禪
功易見而易消者自若之故曰樂一
則功難見而難消如王者之功故曰義

一燕肌肉累重暑苦難禁海露任公釣雲乾傳訪寐賢
八休入座酷吏亦投林欲瀉乾坤火何由劑蟄陰

燕窩盧氏春所居茅屋

屋成虛夢空梁認舊題花飛蝴蝶散王謝與君齊

友人姓江余中之少孟浪不羈出入規矩潛
心六人之學一峰羅先生以兩哲人乎之予詠

之以詩

少壯何懸絕升高見舊卑天人交會處理正分時釋
未扶南運持竿作帝師君看蟬蛻後嚙嚙在風枝

祭吞海亭

何處登臨好金山吞海亭獨吟幽鳥下長吟亂峰橫

思玄集卷之三
氣蒸雲濕波光助月明中冷泉萬斛借我濯塵纓

題林泉高隱圖

高賢在寥廓世網豈能羈思也夫何遠謀焉則就之
身謀利祿取士用文辭古道憑誰挽觀圖一賦詩

上雲南坡在貴州

壁立萬仞凌登路無窮足雖踏實地身已凌太空商
明固有階級履頃加功聖學異仙佛駕寸超鴻濛

遊臨江熱力寺

江涵古寺峭岸絞溪藤唼水涼泉多林黃葉留浮
土空自老往來難憑只有重遊興高樓待月登

新喻道中

山秋落景敗葉正紛紛水涵江涵雲開嶺岫分馳驅常作客流落敢忘

君何日茅茨下科頭看白雲

桂林守梁文振聞予調柳遣人邀近至永幾千

里視有落落不相存顧者相去幾何八回作詩

致謝

為客寬懷處邦君在桂林看人相冷面走价遠迎心穿

洞篇章淨離江道義深緇衣詩久廢千古只如今

寓米泉驛

忠義集 卷十三

四山俱賊壘小堡且孤軍村落常遭劫郵亭可盡焚

哀成淚雨噓氣結愁雲無計紓民困將何芥

聖君

行府感懷

傷心玉融境十室九逋逃劫路多生擒穿虛半熟饑缺

城來虎豹峻嶺叫猿狖行府清風月堪憐照戰袍

小齋

小齋依獨樹炎海自清風聖三才裏仙靈七枕中

非一七際遇有諸公誰信梓河水滄海亦向東

伯山寺

夜宿山中寺條然物外情倚松僧意靜浮竹佛香清昏

寄海時用

京華分別後德業近何如真隱指石室談笑子虛羈

窮無長物止信吾書金玉休相遠秋江魚鱉魚

叔家書

侵曉得家信無言坐夜闌田園定蕪穢骨肉想飢寒路

遠那能致心驚未即看開緘見親面目澁淚疑乾

閑眼四首

其一

集思玄 卷十三

閑眼孤雲表回頭萬事新人閒惟有醉天古定無蒼

才勞終逸龍蛇屈是伸吾生真閱世擾擾夢中身

其二

世故練方熟迷途返自今直思供俯仰未即計浮沉天

地愁中老江湖靜裏深題詩謝真宰遣我何心

其三

世事如棋局天公是直溫爭求十禽雙雀愛一半看花

滿通人宅吾生傲吏門眼前無偶協不敢棄芳樽

其四

換攝紅塵內人生幾度春忙消閒裏日愁老死前身金

玉妖迷客主裳醉人爭如黃鵠舉引喙喙星長

交宴淮都聞宅

羅綺生新興絃歌只舊聲月陪山簡樂風逐謝公清池
近涼生席山面影落庭幽人長夜飲不引越王兵

歲晚

歲晚天涯客簫簫兩髮絲風霜來莫捋月去何之病
覺時難度貧宜節到遲如何我家事先有山知詩過
家不亦難

秋夜閒坐

月滿天如水秋光落手中唐詩官氏手樹明千葉

思玄集

卷十三

五

冷萬絲風習靜閒流水清吟苔侯蟲來朝有行役江上
采芙蓉

初月

一抹初弦月浮雲苦蔽藏疑神凌倒景嗟氣接幽光暗
覺朱顏老明添白髮長何時情免滿相對行直陽

贈門人徐威

古今一回首風月滿空庭白雪無人知朱絃符子聽百
年春易暮八代夢初醒喜劇瞻身後匡廬一點青

春

年換朱顏去春泥綠酒歸孤身類蓬轉老眼看花飛愁

裏成新詠閒中檢舊非丁寧初夏雨好長故山薇

八時喜雨

看雨起新曉寒輕不着人寸心殊覺潤大地共無塵每
應三冬旱潛枯萬國春乾坤游氣濕生物意津津

八山

幽子尋幽興隨雲入亂山清秋吟不極畫日影俱閒靈
籟追長嘯殘霞映醉顏脫身塵土外心靜是真還

新歲

新歲忽不樂陰風起北堂中官方出將黠虜想擒土白
日匆匆去朱顏草草蒼濁醪留萬斛爛醉春光

思玄集

卷十三

六

尋寺和杜子美韻

塵緣何處洗尋寺一題詩意靜山川近心閒日月遲禪
林棲落藥佛日曬遊絲欲問三生事求筌已費詞

又雨三首

其十

悠悠長似沈默默倦憑闌堪嘆雨無度定知天不乾濕
愁殊覺重馭暑不曾寬夏日雨欲上須彌頂無山抑羽

其十一

微晴意先樂一景更十寒高林愁鳥雀平地生波瀾培

樓打成岸蓬蒿亦傲蘭科陰千萬斛疑積基雲端

集十一

淫雨來無及通宵滴未窮定知天不儉贏得海俱豐龍
府封疆拓楚妃囊橐空禾頭無處覓愁煞水鄉農

心樂樓

二月登樓望韶華滿眼新誰知有花處者是此心春地
氣迴偏早天機發自真還逢汴上水閒掬洗紅塵

逢故人

山城一盃酒萍梗並飄零髮染西江白恨留東海可世
緣何日盡塵旁此時醒天意引清話更深月滿庭

思玄集 卷十三

七

寄秦良翰

天意旁旁裏人情泛泛中百花心向露聚鳥翼乘風江
海流難盡雲霄路易窮襟懷無罣礙毛骨化虛空

練川令王用仁予主浙貢舉時所取士也茲有
風憲之擢作詩送之

御史持風紀當

朝最要官豈冠峨自好

龍袞補應難疏

奏天心願符行鬼膽寒君看忠事傳千古氣桓桓
奉上肯愛

君剝下殊損民能懷古循吏幹辦令良臣黜陟眼前定
是非身後真勳君行郡縣考察吏同人

書無礙居士村庄四首

集十

勝景不甚豪天工幻此圖江空寒月瘦海闊濕雲孤倦
馬情求服幽禽愛集枯眼前俱可樂強健又何如

集十一

無日不從容天胡佚此公寺成頭濕雨茶罷腋生風興
味婚黃菊心期友赤松朝來有行役又過灤西東

集十一

集思玄 卷十三

八

久住輞川庄閒情得得長栽花看舊譜收藥試奇方風
月諳為主湖山足擅場伊臯餘事業消與北窓涼

集十一

老來真避世野服稱身裁黃黑非絲質素玄是本災菰
蒲自能處陳后山詩身處菰蒲中名滿天地間桃李任誰栽寂寞南山下

何人詠有臺

詠田家和高季迪韻

人多衣食重門戶又旋增弱女看成婦餘男許作僧塵
清風掃地油盡月為燈欲買東鄰地今春力未能

題夾竹桃花

竹邊桃幾樹醉暖着花新勁節摩千古妖容照四鄰咸
韶欣有託鄭衛莫相親欲勵冰霜換題詩早送春

贈趙頭陀

打得虛空破頑空又落塵一靈真是性四大假為人蟲
響清燈夜花明破衲春我非經齊客莫現宰官身

友雲為集上人哭

野衲性高潔浮雲却故知遙思翻手處不是折心時
雲思遠望東南舒卷情非變悠揚意共遲幾迴頭上黑
想像欲催詩

牡丹

思玄集卷十三

九

尤物開何晚餘春貯小亭繁華愁日暮富貴自天成
合隋時寵根疑周末生拂衣尋古色屋角老松青

辰陽道中書事

辰陽千里境歷險路偏賒頻雨連朝濕泥幾處窠澗
迴泉曲折嶺峻石橫斜高節凌霄竹仙姿照水花主多
堆蟻穴巖自作蜂衙黑氣常動霧紅光或晚霞間依似
鷄犬見虎類磨麕落松樹離離漲葛麻笙簫惟轉
鳥鼓吹雜鳴蛙條立長亭杖屨枯博望槎好雲平地起
嗽日被峰遮寸女容都皺苗民羣獨聚土簡盛白漆利
簇射丹砂擊鼓催栽秫撈篋聞採茶皇恩深浩蕩文德

格幽遐繆作三湘客誰憐萬里家憂官懷子賤
問字憶侯巴飛雪囊僧兄塵空寺鎮鄧虛名浮
海內浪跡滯天涯暗想前程路真成難挂牽

窮居感懷書事

弘治二年

江浦連旬雨儒生卧病時飢誰分半菽棲可借全枝世
棄蒙莊傲天容阮藉癡登高頻感慨處困費支持薄俗
勞孤立

清朝壯數奇心空懸北極命或犯南箕放曠亭為達真
誠否見疑鯉偏日近附翼惟風蓬蓬物無回味方人
有所思愛天俱落落填海爾離離輕率投梁獄蒼皇哉

思玄集卷十三

十

楚辭幽疆那抵占毛拔苦連皮寬廣基難圻羈孤跡本
危市琴三弄罷鄰笛數聲悲此夕逢木鳥他生厭白鯢
屋穿防雀角簷掛足蛛絲悄悄衡愁伏悠悠買涕垂鋤
園虛種玉揭水枉燃犀騰踏雙翼蟬娟妬十眉深探
須貝闕遠沐定瑤池置禹黃金屋觴堯白玉卮排雲舒
浩氣捫斗話幽期黃鵠尋常騰青鸞取次騎憑虛一
揖求與下方辭

過高良山

高良山萬仞草履步嶙峋青嶺當道
黃熊不畏人吹雲生宇宙擎日貢星辰下陰天移足憑

高瑄衛神匡廬低作枕彭蠡遠徘徊得道張平叔通仙
賀季真同登發長吠飛盡下方壘

詠雪

集川

通宵寒凜冽侵曉見紛紛輕落即難起相隨忽欲分點
汚應染絮投閒始離群平布畫工質輕廻貫卦文豐年
資保障厲氣化氤氲每羨高眠穩深憐蓮戍頻愁半歌
妙曲不許外邊聞

宿吳山驛

公館此投宿悠悠客遠途漏風窓紙脫照雨壁燈孤清
夢通三笠豪吟帶五湖壯遊新適越肥遯舊居吳伊水
思玄集

卷十三

十一

遠詩者高陽見酒徒窓前丘壑近幽興未全無

詠大龍山

橫亘十餘里名傳號大龍弄珠星點點吐氣霧濛濛
龍見西陽雜俎此言龍善養行天馬常招飲澗虹幾時
能變化騎謁斗牛宮

題蕙窓

北窓高卧穩心事恆蕙苦根長恨行竹花飛合觀梅開
中疑潤色幽處似開懷愛月生寒蟬貪文上士碑魯遷

時宿吳縣獨登臺匝地陪蒼蘚爲天許綠楓孤吟聊
復爾相對日悠哉忻喜懸衣絮八休者往來珮宜蘭蕙
結衣稱菱荷裁兩細沾書卷雲陰閣酒盃有心除茂草
無意起枯荻日傍青錢卧休誇中選回

山家即景

芋田傍柳塘草店近茅堂錦里先生宅柴桑處士庄流
泉洗雲影斜日接山光野鹿逗入戶鄰鷄飛過牆坐消
經世念靜得養生方物外無窮趣塵中有底忙半生寥
廓想役髮毛蒼

昇兒病危甚矧家貧公私相迫繼而一甥年十

思玄集

卷十三

十一

有七忽天老妻又卧病奄奄諸痛攻心不能聊
生兼有憂出家外者無可奈何聲而爲詩

獨子遭危疾全家正食貧只將愁伴動與死爲鄰正
則將沉候天祥被虜長飢腸鳴鼓急清溪濺珠勺星月
難挨曉鶯花不當春典衣先問主乞米苦求人官稅煎
烹甚私逋取索頻乾坤俱作客湖海莫容身甥天增新
痛妻眠補舊屯釋迦應慶額莊叟亦沾巾親親江南潦
傳聞塞北塵自甘天廢棄誰展世經綸職分無窮事安
能問大鈞

哭昇兒

寂寞瞻身後精神不自持欲占勝斷處正是淚乾時忽
忽渾如夢惺惺又致疑三尺誰解守一豎本難醫學積
糾將近心勞病益危齋空連鼠跡樹冷掛蛛絲軒窗平
生志淒涼此日悲清晨捫素行真宰可曾知

思玄集卷之十三終

集思玄 卷十三

十三

思玄集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詠雪和東坡韻

隨風颯颯更纖纖欺勒陽和太緊嚴驚看天花融作水
誰將地溷糞成塩羈窮高卧曾陪榻綽約相招暗入簷
三白已爲民物喜苦寒深恨天勾尖韓昌黎詩不能活勾尖
密密疎疎巨復纖乾坤無處不森嚴地形欲画先塗粉
元氣將調喜得鹽作勢定期埋疊嶂成功偏覺潤窮簷
也知六出爲祥瑞草待東風破一尖

春雪再用前韻

思玄集 卷十四

朝來飛雪正纖纖春日春寒覺更嚴聚已吐花重傳粉
梅纔結子早和鹽月通餘彩明穿戶風捲疎團暗墜簷
忍凍閒看庭外竹化爲玉節惟梢尖

舒城八景 兵部尚書秦崇化作

石牛牧笛

五丁遺物卧高岡牧笛時聞弄夕陽壯士射來非似虎
仙人鞭起不成羊堪憐寧戚歌聲苦誰識桓伊興味長
落盡梅花春自老空山夜雨石田荒

峯巒環翠

伐木誅茅成隱居青山四面作藩籬秋霜不以松篁色

七夕飲石田母姨夫宅

析木津邊建兩旗華堂開宴延佳期人門親舊追歡夕
天上婚姻適意時乞巧不如常守拙相與取苦即分離
銀河清淺如前否靈鵲回來報我知

和石田病中韻

病鄉岑寂異溫暄髮臨風雪滿頭繁星麗天光入枕
獨鴈排雲聲墮樓題詩閒閣杜陵夜子美有作賦還悲
宋玉秋助破陰陽消息理動時非關靜非休

與數元錢與謙會飲於雲間禪寺

繞廊松竹借披襟靈籟蕭蕭共賞音解蹠九園安用足
思玄集 卷十四 四

與謙贈予詩有足觀力還能包萬象在虛心移來兜
有地名逃萬劫成天之句能包萬象在虛心移來兜
率香初爇引入華胥酒謾斟坐久不知天又暝九峰明
月照禪林

夜坐

炎威初歛日將斜雲氣嵐光混一家萬象朦朧迎月色
二儀清肅待霜華山林間積補天石溪澗難乘浮海槎
坐對殘燈魂欲斷城頭更盡鼓頻撾

同左行人廷弼祭南昌金繩塔

佛家梯磴真重重接引此身凌太空眼光晴射匡廬雪
毛孔清吹彭蠡風升嶽長謡平望裏登樓高俯臨中

倚闌漸覺蒼天近慙愧無由補寸功

宿南昌守張廷璧衙

銀燭光搖寶篆浮小童如玉薄能謳千年子美有作賦還悲
一夕風生庾亮梯敢以虛名弔

聖主深憐傳食通諸侯春光到處成和氣莫把天遊比
勝遊

落齒

乾坤忽幻吾形容此齒木生烏有中合廢偶然成混沌
脫時依舊化虛空夙稟羞慙顙顏子早衰隱約同韓公
也知道義無肌膚咀嚼至味其長終

思玄集

卷十四

五

雪

滕神欲索老夫詩臘雪今年落故遲光四射天雲似白
色深迷海水疑縑纈紛紛暗畫梁園賦浙瀝猶聲郢國詞
圓壁方珪驚滿眼誰如稱物解平施

謁劉龍洲墓龍洲名文伯

牢落江湖剩此身瀛安世界寄清樽忘言豈意佔門徑
高誼能消相別尋春雨蒼虬乘俠氣秋霜孤鶴吊詩魂
賢侯特起高山念仁政潛蒸朽骨溫

落花

花好能禁幾日開東皇應乏補春才紛紛何處耽詩句

點點催人進酒盃殘片有情棲綠葉香魂無寄汨蒼苔
十分顏色歸塵土處處名園是馬嵬

書事

忽聞

朝報下鑾坡對酒臨風發浩歌堪象

神功爲大武敢將

聖德比元和江湖一夜濤聲息山嶽千年喜氣多蟻虱
小臣心萬里凝將周禮暗編摩

遊孺子亭和白沙陳公甫先生韻

炎德將衰萬國寒諸奸塞路氣桓桓避秦無地堪移宅

忠玄集 卷十四

六

過越何人愛整冠顛屨不持繩共挽孺子云大履將磨
極非一繩可維磨
時却與鏡相看本傳孺子以
磨鏡爲業清風朗月延賓館日高

懸是肺肝

十里湖波蔭草堂先生骨朽跡難亡不逢堯舜爲真主
却與夷齊添耿光照一輪明月在清綿千古濁醪香
乾坤端正吾儒事出處臨岐審變常

贈蕭時清

十里螺湖如掌平開門正挹滄浪清偶道且士卿子訣
閒課山童抄酒經豈長燕子飛入戶春盡樹陰鋪滿庭
近來聞說有奇事賣藥脩琴曾到城

碧溪寄白崖弟

五兩簑衣百人竿碧溪十里足盤桓卧个芳草爲衾枕
坐愛清流照肺肝花落無聲雲影動鳥飛不度銀丸寒
平陵多種芙蓉樹惟有秋容耐晚看

題鳳洲草堂效吳體

江水四而圍高丘草堂結在丘上頭頻經春雨打不漏
苦耐秋風吹未休枕邊驚聞櫓聲過檻外俯看雲影浮
我約吳郎來借住併吞沙草占溪鷗

苦熱效西崑體

輕葛難披汗注身繞空炎氣正氤氲狂思葱嶺踏晴雪

忠玄集 卷十四

七

雪常不消渴想建溪煎曉雲赫日燥焦青嶂色頽霞粧
麗碧天文幽情只愛清涼處未信山王勝五君

遣興効香山體

世路無窮恣往還大都只在利名間炎涼逐逐催人老
日月匆匆屬我閒幾處高僧來對奕連朝佳客約看山
半生儻戀虛榮貴金紫難醫兩鬢斑

春日郊行効楊誠齋

春光滿滿貯溪南謁柳巡花恐破廉紗窗
玉川子有清聲爲贊野鶯愁酒能痛飲閒情縱詩易成
蟬請客詩
篇拙思淋遊賞未窮斜日下封詞東海召銀蟾

武昌閒步

雙足能行勝小車出夫年洛西昌城裏書吾家鄉相

約嘗新茗園叟時邀看好花文變何須八教書行常

恐化龍蛇晚來占斷長天景閒倚西風送落霞

真鴈成群過海陂彭郎無計到東跳黑雲擾擾常梳

白露團團暗洗頭杜子美詩杜子美詩杜子美詩黃帶閒拖聊卒歲草

衣寬著怕逢秋雙鸞棲息無多遠雙鸞棲息無多遠石作心

腸也自愁

予拜座主閣老彭先生歸至吉安得會其兄

忠玄集 卷十四

充春官同夜飲驛舟中有作

城樓更盡鼓聲繁底燈花落細紅把酒今宵同李白

焚香前日拜南豐天空海濶孤舟月古往今來一笛風

踪跡明朝何處覓雲霄萬里沒征鴻

同內翰張廷祥宴巨濟陳國賓宅和廷祥韻

化工何事幻吾身管領人間萬物春啼鳥似傳史炳曲

善歌者之名花疑寫雪兒真吟懷隨月照千古醉眼看

天無四鄰不是主家陰洞裏少陵那得此不煩

漳江月夜行舟自歌飲援筆寫興

山高水闊夜淒清遠鼓聲繁轉二更斗下挾山傾沈沈

月中擊楫泝空明歌衝絕壑生靈顛墜落澄江動列星

回首天河猶只尺欲裁書札寄君平

寄丁鳳儀秋官

苦吟風月滿曹司敲朴聲中得句逢雅志每懷高蹈日

長才難展下流時宦情更比稔康薄心事惟餘鮑叔知

白日如年書不到尋天明月賞相思

山行寄陳推士

早秋天氣試涼初十里青山度奔輿澗畔松聲聞占樂

林中鳥跡見真書前程拋擲榮枯外往事思量夢覺餘

寄語陳蕃休下世好同天姥結幽居

忠玄集 卷十四

閱卷

沽酒牽羊笑老坡東坡知貢舉知李鴻而不能化工隨

眼易模糊恠鱗最好弩龍藉奇骨何須按轡圖野市集

來商旅亂丹丘仍得羽人孤少年困頓投羅網斯愧青

冥萬里途

揭榜

混沌場中數日行一爐丹火始分明又將老眼看兒戲

誰以虛丹閱世情滄海波寬熈月小高山重疊雲輕

諸君莫作榮身計擔負蒼生第一程

吊補正平

蕭汝奇郎中賞花

懷花五首

卷十四

作元

冰雪叢中度歲華清幽偏住野人家

春官所爲似無花玉皇父缺香姬選儀求女能入紫霞

折梅

落機

普安州驛中寫懷

雲南守陳季同邀遊圓通寺

欲知地主情深淺萬頃滇池浸碧流

同劉同府遊滇池池上有碧

萬頃清連照碧岑扁舟一葉水雲深山應咲王褒祀

海若堪憐漢武心武帝嘗昆明池以象滇池八極神遊乘野馬半空

仙藥奏鳴禽劉郎今共僧勞宿莫向玄都觀裴尋

簡汪仁夫綉衣

十詔通開杜史風歌謠載道盡兒童落花芳草仁恩秉

碧海丹山雅量中千里威名關氣運百年公論出愚蒙

苗民暗欲鐫功德留我揮毫太華峰

遊太華寺

忠玄集 卷十四

十二

古寺峨峨太華顛樓居占斷好林泉白雲萬頃鋪成地

綠浪半空揮動天金鐸語風清鶴鳴寶香歸洞帶龍涎

臨流欲盡滇池興剏藕堪爲白玉船

謁賈太傅廟

細看政事數行書惜誓哀湘總緒餘經濟也知輕管仲

詞章何止駕相如清泉映月留遺井高廟凌雲得故佐

我有朱絃千古調臨風欲鼓更躊躇

謁諸遂良廟遂良相高宗諫立中興被殺謫

中有雲祀之異後人遂即其地立廟

捐軀愁脫化鷄晨濯筆方池對夕曛行內玉先潤澤

東道良書評云字止水當年黑白分一語喪邦憐李勣丘山功業化秋蚊

荒地征租實可憐眼前赤子半顛連于公欲急天下賦

催科有感

說併科無善政自其罷軟放歸田挑燈夜與妻絮說慙

愧全家使俸錢

懽守茶陵州

全楚凋殘獨此州雨餘長夏冷如秋報答黎庶心俱痛

撫輯逃亡淚暗流無役溪邊鷗泛泛不飢郊外鹿呦呦

忠玄集 卷十四

雲陽鄧昇仙蹤在何日登臨散四愁

勸災湘鄉

前驅兩兩入煙霞父老相迎被吹譁硤碕無田非重稅

逃亡有屋盡吾家傷心細雨蕭蕭寺浪跡西風泛泛槎

聞說龍潭猶只尺大鵬且注淪春芽

軍山道中和王少參元勳韻

有輿軋軋步凌兢十里軍山路百層閣澗松聲雷過客

度溪雲影伴歸僧漸湘映帶心堪洗衡古

一枕煙霞塵土外細思今古幾人曾

白沙鋪用前韻

白沙鋪用前韻

白沙鋪用前韻

白沙鋪用前韻

白沙鋪用前韻

力疾衝寒覺戰兢平坡蔓草路層層狂風似約波頭客
細雨忽來江上僧赤壁洞簫千古弄愁山古棹幾時乘
誰云薄宦非真隱紫禁煙花入夢曾

至澧州

蔓草平鋪苦竹岡乘興靡靡到蘭江雖云蠻獠為鄰境
漫喜科名萃此邦入夜吹山風滿座當年照郢月臨窓
何時可化靈均怨閒把騷經近酒缸

荆州懷古簡荆守段侯以中

楚業興亡收次求離騷一卷接春秋入秦自分難成國
懷王入秦不聘魯誰期只來州春秋書荆人來聘以州來牧唱暗
忠玄集 卷十四 十四

將歌舞換鼎鼎似勒戰爭休已江雲夢春風裏坐鎮寧
論上下流

同段侯以中登仲宣樓有吹笛者

城上高樓帶夕暉晚風長笛倚闌吹題詩共覓先賢跡
滴酒聊消季世悲安土無方惟曠達全身有道是支離
廣遠則不思鄉能如莊子所云支離其體者以自見而依劉也昭丘陶牧雲來往血
陶牧答林賦景物如供作賦時

重到茶陵

九折星沙脉盡傷此州民病已膏肓無藥次了今秋號
有稻難輸積歲根園喧囂多罪僻村墟寂半逃上

何時得返敦龐俗滿地崇陰化日長

宿茶陵五峰庵

攀蘿蹠磴路盤紆出澗流泉百折餘地次初田充伊供
天晉松徑作僧告數聲清磬紅塵隔一瓣名香黑業除
喜共山雲分半榻通宵魂夢寄空虛

遊茶陵獅子口洲

幾夕煙霞入夢中侵晨閒過小橋東好山重疊無人管
積水周遭有路通耀目珠璣團草露清心竿籟奏松風
偷閒對景拚沉醉歸路曉塵十丈紅

和韓貫道都憲韻贈別憲長林公

忠玄集 卷十四 十五

木落潭空已喪吾朱文公冬讀書詩木落潭空舊緣未
了剩真迂補天功業非烏有經世文章不論無今古悠
悠誰是主乾坤落落我非夫分遠遙贈湘江千仞岡
頭洗湛盧

中秋茶陵州守衛侯邀賞月

百年有限中秋節風雨憂愁幾愴神導酒偶同今夜月
笙歌偏感異鄉人桂花香裏眠吳質李長吉詩吳質藥
杵聲中卦吉鄰花錦紛分明歲平八大一井清光
縱有各隨身

和王少參元宵無燈

何事天公不放燈冷風酸雨苦相乘愁吟難
星夜下
文章者能引星辰而上決江情相誰能火氣
而月下星辰不下是無天際也
火氣上騰大貴惟闕無緣瞻瑞鳳三山
借飛騰
翁細品今宵景好是山房入定僧
山房入定僧

秋懷

征馬南翔落木初江湖憂髮共蕭疎心隨
聖聽收鳳
夢斷川文川集鳥
解陽獄中上書云川用集鳥而王應
有如鳥鳥
解陽獄中上書云川用集鳥而王應
之集集
解陽獄中上書云川用集鳥而王應
了經綸事
解陽獄中上書云川用集鳥而王應
予既調柳憲長林君待用以書來云柳州山林

思玄集

卷十

十六

子厚爲之出色今付公失作詩答之

三載星沙作宦遊每逢山鳥話綢繆鵲知
伐行不得
杜宇勸人歸去休泛月詩成湘水夜看雲
興入大瀉秋
安心此日無言語肯與宗元競柳州

登祝融峰

松桂成行引從騶擎天一柱鎮炎州仰觀
焚蕙疑驚浪
俯視離明不盡頭醉約紫鸞同滅影咲呼
朱鳥欲驚秋
杜韓仙去朱張遠千古何人繼勝遊

觀雷壇

玲瓏石屋向西通外護神霄布九宮一竅
與行謁

半間和地化虛空煎茶清吸靈潭水振袂
涼吹
勝景匆匆觀不盡謾留踪跡白雲中

題八仙圖壽計純庵

純庵計老先生文行俱古由行第起家得
令楚之桃源功德洽於人心古之玉喬輩
也壽其可言耶弘治十一年壽六旬
行一三月七日乃華誕之辰予與令兩秋
元宗道最善

無窮門裏住生身花甲從頭又轉新謝政
已名閒處士
弄丸今作謫仙人六旬雖過那能老三月
明當却剩春
喜有賢郎

天上去笑臨南極掛星辰

思玄集

卷十

十七

兵書峽

千古流傳一篋書蒼崖高置意何如誰云
造化封緘密
自是神仙狡獪餘屈子後塵韓衆躡昌黎
前路祝融驅
此身舊是鈞天客勝跡閒觀憶太虛

登柳州城

城上陰雲向晚開登臨懷古興悠哉鵝山
矗蕭劉黃節
澤水滔滔子厚才一代高名人共仰千年
遺跡我重來
明春得遂歸田約日抱遺經卧草萊

同把總指揮苗廷珩撫夷至鵝頭益宿
人頭
目常萬苗寨即事贈廷珩

章甫真投換戰袍
隨熟獵與生擒
村墟有客郭藏甲
道路無人不佩刀
枯寨忽逢甘雨降
重山似覺陣雲高
將軍號令軍門肅
更鼓聲遲夜寂寥
伏劔叨陪閫外遊
隨行健卒勝貔貅
一方險隘名鵠頸
萬里封侯屬虎頭
坐困羗夷非戰伐
來威荆楚在謀猷
徙薪曲突成何事
幸免空山瘴癘體

同柳州守柳廷文練民歎馬廣呼氏

朱盛皂甲盡貔貅
呼噪潯江水倒流
自古農夫皆戰卒
于今太守即諸侯
兩行旌旗依山結
千騎弓刀擁道周
老倅幾番陪簡閱
醉歸挑燭看吳鉤

思玄集 卷十一 十八

歸計已成述懷三首

年幾五十髮成絲
物理人情覺悟遲
憂事求名先得謫
謀身弄巧便成癡
豪吟氣象清平世
沉醉情懷太古時
長吟一聲歸舊隱
空山魍魎最相知

驚人長劍與危冠
千仞岡頭眼界寬
勘破浮榮俱是幻
從來至貴亦非官
虞山舊占雲千頃
震澤新收月一灣
指日小窓燈火下
老親兒女話團圓

回頭老景已侵尋
世味嘗來感慨深
李公結成宜苦口
松園長大要虛心
敦彝効用皆新鑄
琴瑟隨時聽古音
早晚歸山半閉戶
義經一卷度光陰

除夕感懷

妻孥守歲共殘燈
曲几無言默默憑
年茂情懷知正客
苦空世界只如僧
壽親欲比千年鶴
教子期為萬里鵬
濁酒一壺聊自遣
前非舊事付瞢騰

聞天災寓長沙

倘來禍福豈無因
今古誰能問大鈞
奇獸何緣鳴在子
汲冢周書有恠禽
底事喚井人唐五行志有漢年紀瑞
非高識魯史書灾
實至仁蟻蠱小臣
心萬里臨風涕淚
欲沾巾

又寓長沙

思玄集 卷十四 十九

天意將迴未有涯
山林枯坐憶京華
誰如木石不憂世
爭似鳶魚無定家
救渴先時思掘井
忍飢此日欲蒸沙
乾綱獨運春風裏
天際星流變落花

秋雨初過即景寫興

涼雨初過白苧輕
夕陽疎影漏中庭
四愁自比張平子
漢張衡字平子作四愁詩
六咲堪憐范茂明
宋范浚字茂明作六咲詩
竹喧豈
風未定亂蟬暗啞
月初生挑燈謾把
離騷讀一念靈脩
萬古情

謁文山先生廟

衣帶留題誓始終
小樓數載覆虛空
文山居小樓居不復地

者誰云到死方無悔文山自贊云今要識此危不
是窮云天祥志願異物化生真幻語乃數龍所下
元神出現亦精忠文山自見堂堂祠宇堪崇寸尺室
全收養士功

春日書懷

九十韶華已半空舞零歌詠謾從容及時賦范宣尼兩
蓋日薰蒸伯子風暴熟工夫非次第苦寒查滓未消融
誰能悟得調元意四季春光與物同

郴州道中

未甞相望路西東又踏昌黎過去蹤荒澤題詩存旅鴈
忠玄集卷十

寒潭滴酒喧潛龍遠遊自可同韓眾前導何須用祝融
欲擇名山藏著述洞門深鎖白雲封

登南薰樓

長夏倚樓無限好殷勤南陸薦涼颼天星欲近非無意
古詩樓詩云手可山雨將來自有期毀閣稍離分苦樂
萬物潛孚長俯視渾疑太古時

夏日酷暑有感

汗珠垂垂拋葛裳大火燒空薪四方相如病裏煎成渴
老杜窮餘煉出狂寒天水雪信初接大暑乃人炎海塵

埃深莫量喬松近日自薰炙十畝清陰能施涼臣近
君身勞則天下休矣

詠佛桑花

南無麗卉聞猩紅淨土門傳到此中欲供如來嫌色重
佛經以紅相見謂藏宜聖訝株同子曰賜也安知不華
深似有慈雲擁藥圻偏禁慧日烘賞玩何妨三百戀四
二章云桑下一宿慎勿雨只愁燒破大虛空東坡詩
矣故云桑下不留三宿戀

寓梧州府水井寺日又人呼為有髮僧者作詩

一咲

野寺盤桓當住持平生罷憊即慈悲誰云寂滅真堪樂
自識貪嗔實是癡立見明星那有悟釋迦見明坐依間
壁豈無為達磨九山僧不用晉衣別幸免人呼兩退之

破佛殿

虛空兀立類靈光閑盡門廊歲月長尾破如來還有漏
壁頽羅漢似無常野鳩得度巢空柱乳燕談玄占畫梁
大地山河俱是幻何消笠下一爐香

題水部郎中傳曰川南樓云

文江赴海背簷流地僻渾如海外州樹影小童堪入月
山容染夏不須秋周禮秋色夏註天也直邇訶源到月

致全憑意匠脩寸木隨人成不朽滕王閣亦何如
何樓蓋

聖世胡元氣正偏此樓興廢可編年
樓廢於元王簪前丘壑能規地窓外雲霞似納天龍骨閒吟遠勝覽

皇象水車之名見蠅頭常侍憶高眠星辰手摘何須論
楊子雲谷對飲書

平步三台第一經
右和

虛窓納月勝璇題渡海常有獨鶴西四望盡通心共遠
一曾再上眼同躋高懸絳帳春生席卑引青

思玄集
卷十一
右和

詠老人燈
右和

鵝髮背儼壽星兒童扶立耀門庭存如掌電何須計
佛經如露生已垂光不足驚後垂光者衆矣

身入化城
假合分明兩鬢秋

新正試筆

日月光中自在身乾坤舉眼是經綸良時只與春
正歲常隨夏用寅不改江山千古舊又看

題詩贈與東皇約競取胷中萬斛春
送邵侯曹鳴岐述職

冠冠高聳切玄穹坐鎮名邦似華嵩赤子有緣歸召父
黃神何處避梁公豹文變化從深霧鵬翼扶搏正厚風

循吏卦侯今再見一方仁澤九垓同
過十二磯

亂石危磯急瀨聲扁舟泛泛水中萍月當秋夜十分白
天到避荒一樣青引路哨船鳴鼓吹前山軍堡出旗旌

思玄集
卷十一
右和

回頭便有開懷處無數峰巒列翠屏
同王如齋揮使金宗秩上舍春郊行

單衣初試覺身輕雲淡風和雨乍晴墨潑小池科斗亂
簪調深院栗留鳴飛花逐馬疑招飲落絮依人似送行

草襯垌身踏軟沙解鞍同過野人家坐臨密樹勝張蓋
渴嗽清泉當啜茶富可薰天隨北里清堪避地憶南垞

舞零行樂渾相似况有新詩詠物華
登樓

西風吹帽雪龍頭今古無情獨倚樓日月悠悠長劍老

乾坤納納此身浮江南山水間孤吟塞北煙臺四愁
望斷北辰心萬里寒雲斜日楚天秋

同屈黃門引之徐進士等同宿六編脩克溫宅
斗酒論心夜不眠金閨豪俊玉堂仙老耽自許無驕氣

老子曰去蘇子應推有道緣東坡詩意似香山老居梅
影橫窓和我瘦燈花照壁為誰妍悠悠薄宦江湖去他

日相逢說二天

市傷

亡兒痛定閒邊報老淚臨風倍暗流但得有人扶社稷
何妨無子續箕裘眼前世界堪容足身後曾玄不斷頭

思玄集

卷十四

廿四

變故難窮觀欲了萬年常伴屈原游

袁州守顧鄉尊衙觀戲九韻

滿堂銀燭絳紗籠香眇歌聲繞巖空是處神仙能駕鶴
誰家女婿忽乘龍三生誤入因緣裏千古均消戲劇中

斟酌深情通渤解思量高義壓崆峒明吞太白盃間月
清帶滕王閣上風浪跡也知隨泛梗豪吟何必感飛蓬

疎狂愧我非坡老寬厚惟君類次公他日同歸弄煙水
倚天長釣五湖東

宿平江侯祠懷恩道房九韻祠在天

此身終老白雲鄉暫宿懷恩羽士房七僧籠思玄古貌

蕉蕉滴雨奏清商三通法界無聲鼓一瓣平心不盡香
物外尊靈忘醉醒園中鱸膺立圓方心門自覺紅塵
門掩方知白晝長列子剛風常坐御靈均正氣孰分嘗
岨山神去空遺寢蓬島仙歸有影堂還約吹笙王子晉
碧天明月共徜徉

奉陪康叅戎飲南樓話別聯句二首與計惟中

畫樓孤聳鎮邊陲俯瞰江山勢絕巍一水帶聲清客
思計亂峰劍列振軍威有時乘月但長嘯此日吟風

賦夢歸柳子厚千里羗夷能控馭始知國語不堪
思玄集 卷十四 廿五

非系

漠漠狼煙淨四陲計一樓登處獨巍巍詩篇遠法柱工

部系參戎豪氣平吞漢武威游宦久勞羣成今喜錦衣歸明公自是能知止何較塵是與非

辭歸與時不合竟

思玄集卷之十四終

思玄集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附言

登樓

人世功名不可期，倚闌雙鬢拂秋颺。細看空谷浮雲出，飛度宮牆總不知。

按此詩先生在京下第時作，言功名難期而客懷關下之倚闌拂秋颺，亦不免有懷功名之意。又細觀浮雲出於空谷，岑寂之中，飛度宮牆富貴之地，若不知者，此可見雲之不戀於富貴也。然則已之懷思功名果能脫離如是雲耶。

王道

王道窮告亦試行，一堂和氣藹諸生。初添新水盆池裏，數尾遊魚白不驚。

按此即仁民愛物之意，水添以漸，故魚不驚。

欣欣白髮與黃童，冬日陽和夏夜風。獨有春光無處領，閒花自落鳥聲中。

按此白髮黃童之所欣喜者，冬日則日之溫，夏夜則風之涼耳。夫伯功之小易以悅人，此告夫春光之不冷不暖，鳥啼花落付之自然，有執管領之此則王道之大而非伯功之可及也。

題鳥

滄秋長林樹有聲，啞啞相傍訴私情。吳王臺上斜陽裏，霸業能消幾度鳴。

題脩竹美人圖

脩竹娟娟野水傍，薄寒翠袖倚風長。沉香亭畔春風日，化作巫山一夜涼。

按此美人宜貯在星今在修竹野水，可謂失所矣。

時者如明皇之沉香亭，其後如海內貴也，則貴妃之寵幸何如其後之衰也。索却基於此，此又言其時者，或又失也。巫山非言神女事，以其在聖故借以排耳。

讀會試錄

設席張筵客到時，競將笙瑟鼓還吹。好音颯颯能盈耳，作樂應知是后夔。

題嬰兒圖

玉質盈盈水畔遊，荷花荷葉不勝愁。波紋搖蕩清如許，化作騰騰匹練流。

謝元晉詩：澄江匹練，又成書其延化作騰騰匹練，初時頭上帶如懸一匹練。

小遊仙詞二十首 有序

思玄集 卷十五

二

予攝茶陵川印壘務繁，晝日汲汲，其間不覺化為俗吏矣。偷閑成遊仙詩二十首，少達天遊一餉之樂，用以遣世慮而濯煩襟耳。嗚呼！死生有命，予主真好者哉！不獨如屈子之奇意，遠遊者然，不風自闌風，蓬島而來者，能知是否味耶。

扶桑殘月掛梢頭，鶴背簫聲度綺流。紫炁如雲光照地，回仙曉過鳳麟洲。

開賭喬松一局棋，偶然贏得綵霞歸。製成五色朝元服，謾下祥鸞入紫微。

胸藏星宿是天文，晴坐光騰五岳雲。使曉清都揮彩筆，欲書制誥賜茅君。

日輪赫赫起東溟，真火抽添養白庭。渤谷蕭蕭為竿竹，

裁書少昊借秋聲

閒弄堯夫手上丸義文與我本同圖飛書時約吹簫半

同乞無何受一塵陰陽無始亦無終萬古都消役役中獨立鴻濛看造物

不知肌骨化春風五色霞光當彩絨人孫攢織費神功瑤池點汚蟠桃汁

洗得銀河水半紅靜泓界上一枝紅香透鈞天十里風莫恠花無塵土氣

根株生長九霞中鈞天紫炁結爲城足踏雲霞當地行又向森羅臺外轉

下方聞得步虛聲雲牋一幅是青霄寫盡蟾宮玉免毫兩尾白鴛米潤筆

銀河水淺不容舫第一脩文是子淵卜商唯唯啟爭先誰傳玉詔宜長吉

天上才華黜鬼仙仙童驚報筆生花萬丈長虹纈彩霞獨進詞頭三百卷

承恩常醉玉皇家仙班濟濟侍宸官袖拂紅雲跨彩鸞咲約玉皇香案吏

禹餘宮裏借花看鈞天寂寞帝悲傷下界文章日月光欲召昌黎歸侍從

持宜玉詔遣巫陽

彩霞公署玉樓前上界尊嚴紫府仙偏記詭仙閒時

長庚謫後又庭堅玉女班中有妙光體生微妙自然香紫蘭細擷歸何處

七寶闌干白玉房雲浮碧落似輕塵散步閒過析木津莫神訝光生兩翼

天行是處躡星辰白雲爲被彩霞爲枕常凌倒景眠却恠南燈常下照

不知日月閒中逢着希夷睡正濃言語不接意相過匍匐伏枕過三月

却咲醒人在夢中浮鵲山深盡水仙席紅似向火中眠春閒置酒邀龍女

新截珊瑚造海船夜坐北林樹影亂扶疎淡月籠雲有若無百畝空庭人語靜

咲渠閒坐鼓龍胡感事

閒說單于夜冠關倚天長劒照青氈挑燈書疏幽懷賦

星宿光鉉入硯寒題畫

浮雲出沒吞遙岑小亭日日采秋陰
松子自落空山深
六人如玉不可見

題太乙真人蓮葉

蓮葉爲舟計已疎况遊汗漫歷江河
乾坤游氣堪爲馬
此華分明亦是多

山行

青山浮動暮嵐生雲擁肩輿樹底行
天上有人閒覩我
只疑神畫現仙靈

謁賈太傅祠

少年曾讀東坡論自謂先生負漢家
今日飄零江海
思玄集 卷十五

較文南詔過長沙

寄泰和令陳推士

推蓬忽喜見君詩綠水清風颺釣絲
又遇黃茅枯竹嶺
回頭情似別君時

澧州道中

木落千山正寥廓清香難覓楚人騷
萎黃一色迷原野
只恐幽蘭盡化茅

安化縣

章惇爲相本奸凶經畧湖南亦有功
安化却宜頌
指繁聊採薦春風

宋自天下一百二十丁三載時山之
字五年遺中書戶曹檢在章惇指置湖南
此不可謂無功也持爲
相論之凶惡所掩耳

宿安化山舖

風透窓櫺月掛幃坐消殘燭淚沾衣
嶺後啼斷黃昏後
正憶妻兒萬里歸

紅菲鋪展夜寂寥風吹燈影盡吟袍
西山月落千山黑
動地時聞猛虎號

山色昏蒙月半沉盲魔忽起振疎林
打窓陣陣驚秋夢
落葉明朝數尺深

謁李忠烈廟

忠玄集 卷十五

行縣歸來日欲晡挑燈歡笑接妻兒
遙思夫子當年事
貞烈應知絕代無

冠帶諸兒禮度中尹公處死更從容
胡元盡得無人境
義士成群入太空

謁伍子胥廟

歌舞臺中鹿暗遊忠言空爲獨夫謀
越兵未必能忘國
飛壞吳城是錫鏤

題鴛鴦

性拙全爲聚鳥魚玲瓏巧舌許誰知
小窗昨夜春風去
落盡殘紅怨子規

玩古鏡

雲霧微分月一彎昔人曾此照芳顏年深暗竊朱多少
秀出珠砂幾箇斑

題畫

長信宮遙緩步還闌干曲曲綵雲間恩花萬樹開如錦
天上春光更不閒

題蘇武牧羊圖

胡塵如霧畫冥冥早膳惟餘海上冰化得群羊俱爲漢
歲寒常逐節旌行

題許由棄瓢圖

思玄集 卷十五 七
一瓢聒耳爲心累堪笑許由心有默思玄先生能棄我
乾坤萬物同逍遙

送客

異鄉多病一吟身落日荒山別故人莫向溪邊折楊柳
寒風吹盡正逢春

客懷

湖海生涯類轉蓬美人一別更難逢閒書心事憑歸鴈
細數愁懷得候蟲

閒居寫懷

水繞孤村有路通蒼苔滿徑絕行蹤
風吹落堦前葉

煮茗爐中火乍紅

山林隨處好從容風月都歸意思中連日文房催制
中書新授管城封

小小茅堂枕竹溪獨吟時候鳥爭啼朝來忘換菖蒲水
新得山童掃拾遺

華山頂上有高樓覽勝須登樓上頭開口蒼天閒笑語
人間無物避雙眸

出塞曲

昨夜胡兵下瀟州將軍談笑覓封侯膚功換得白玉帶
誰信腰圍萬斛饒

思玄集 卷十五

過湖

岸草汀花帶薄寒水雲飛捲雨漫漫江湖風月憑誰管
欲借磻溪舊釣竿

大旱

火輪常貯綠陰閒龍卧空潭盡日閒一日甘霖遍寰宇
白雲無語自歸山

夢歸

淩淩花露滴中庭月掛林梢鼓二更夢裏還家心不穩
覺來一枕子規聲

題嚴下花呈長沙守劉鳴遠

巖下花開不見天，孤根絆石六相連。
惘然香紅落釣船。

泛浙江

十幅蒲帆掛順風，貪看山色恨匆匆。
吳越平吞滿腹中。

遊山

攀蘿遙入玉華宮，小小樓臺紫翠中。
只消暮鼓與晨鍾。
山靈似恠帶塵容，急雨相催下碧峰。
惟有鏡潭偏識我，獨儲清水寫心胸。

思玄集 卷十五

九

皇華泉

靈泉七竅響琤琤，分入陂塘似小成。
一派忙奔疑有志，計程指日到滄溟。
山渠白石淨埃塵，洗濯清泉幾百春。
畫出成湯心一片，本無舊染日加新。

寓僧寺催科有感九首

兩窓明滅佛前燈，趺坐真如有髮僧。
想我未來并去後，幾多緣業減還增。
佛氏無生本寂寥，山河豈直一牛毛。
不須苦辨非和，口離塵緣已自高。

今古悠悠剪剪裁，詞章著述愧非才。
入教出俗長沙郡，想為湘岳無麓來。

荒年師旅苦難支，季路才長肯自欺。
我亦有能君信否，暮春行樂却優為。

佐郡羞為聚斂臣，恐將梗楚向疲民。
他年定考催科拙，歸去猶全半點仁。

朱墨平拖到日曛，眼前牒訴轉紛紛。
量才宜擢山林用，千仞岡頭管白雲。

四山閒雲不作霖，墮地化為粟與金。
邊輸了足州無事，真宰倘能同此心。

思玄集 卷十五

十

藤間瘡痂發微寒，欹枕通宵轉側難。
盡說催科無善政，殘人肢體保微官。

野樹多年免作薪，託根古廟或通神。
人情只畏難知處，官稅明拖實喪身。

遊呂洞賓祠

遠從東海到蒼梧，我道回仙是故吾。
手弄圓圈堪一嘆，蚊蠅睫上洞庭湖。

寓水井寺遺興三首

郡南數里有蘇山，坡老當年暫往還。
此地山名宜寓我，漫亭曾寄一春閒。
水井寺遺興三首 坡老當年暫往還 此地山名宜寓我 漫亭曾寄一春閒

非王介甫平康之意耶予意之曰介甫公之

不爭長公之山持與造化比何耳聞不大笑

百花開到野薔薇嶺外春光未盡歸一陣風掃角兒

蜻蜓吹得着天飛

帶蒸如火雨來淫擾擾蚊蠅得意時亭上遊絲千百尺

悠揚不會網蟲兒

王邵守古脩張公貳守有容謝君

蜂蝶尋春故故忙侵晨飛過幾家牆雲山深處松花落

猿鶴滿身金粉香

觀終府移梅呈都憲鄧公

梅花開落北山陲移到庭前二月時惟有幽人愛標格

思玄集卷十五

十一

時時來此鑒空枝

感事

下士卑微與上公升沉入類自相同郭郎鮑老休相咲

試問牽絲舊主翁

柳州大水

十日十夜雨不休龍城水欲女牆流東市撐船過西市

不知撞破幾烟樓

山還

佐郡無能兩鬢絲伊臯心事沒成虧還山空著幽懷賦

儲勝荆公罷相時

印溪春行默誦老杜江村尋花七絕句爲續其

遺響

印溪橋邊一樹花溪南大路抱村斜日日行人白來往

昨宵殘片委泥沙

置酒花間真綉筵蛺蝶對舞勝嬋娟清都無土栽紅紫

欲折高枝貢九天

何事先生也愛花一春造化發精華風飄萬片流隨水

似送東君歸到家

杜陵何事被花惱只欲告訴發顛狂思玄居士空諸色

報者韶華一炷香

思玄集卷十五

四時爲首是春光萬紫千紅孰主張我意唐堯原不死

仁心發育尚洋洋

青袍白馬少年人騎馬衝花惱煞春數朶未殘輕落地

遊絲網着不沾塵

札札天機織女家銀河濯錦盡雲霞舊袍衣被青霄上

眯目江村見野花

住鄔子驛

小岡前後浪滔天破驛臨流屋數間聽雨聽風三日夜

愁隨彭蠡共無邊

過彭蠡湖

波浪迷天泛泛槎望中蘆葦即吾家
絕勝笙歌送落花

沉香崖

石壁高懸海外香滿孟江水貢等蒼欲分一瓣參虞舜
街下應瀟紫鳳凰

觀湘灘分流寄竹窓民奇民育民秀諸堂兄弟
海陽一水化湘灘南北分流各有期同派可憐成隔絕
三濱即有會同時

謁劉賢良廟

制策通篇忤貴臣危言出口已忘身當時得意真螢爝
忠玄集卷十五

十三

星斗名懸下第人

玉融郊行二首

亂山蒼翠野人家小雨絲絲潤杏花誰似東君最公道
遠分春色到天涯

青山兩岸夾通津流水桃花玉洞春知是邊城難久住
天將佳景故留人

夜聞鶴寄白崖弟

憶離清都幾十年舊乘仙驥散諸天今宵聲聞遙相接
碧落清霄在枕邊

書行府壁示衆

平分政教熟恩讐善是良民惡是因
人道觸物亦虛舟

予將去柳軍民士夫之家不忍別乃刊予像以

留以爲異日可配享柳子厚廟予又重柳人知
予二人也前桃源令計君從善且以詩見贈爲

和其韻云

衆君以木刻吾真千百分明是化身他日羅池還祀我
休言禍福解驚人

感興二首

霧露彌天體渾全亦隨四角下方因誰知造化工夫密
忠玄集卷十五

十四

分滴花枝粒粒圓

江山不盡掌中杯混沌爲家慎鑒坏莫道聰明能燭事
勾萌耳無亦聞雷

蓊蓊庭前樹

蓊蓊庭前樹方春花灼灼疎葉禦嚴霜抱枝枯始落
頽頽堯堯堯

頽頽堯堯堯

皎皎瑤臺鶴自顧失羽衣飛巢青四樹雪月正交輝
泛泛水中鳬

泛泛水中見日飽湖田穀湖中颶風起飛向江西伯

艷艷江南葵

艷艷江南葵開花照天地堦墀十日雨百草爭蒼翳

題畫劔王摩詰

疎林帶斜日空亭落秋陰雅宜林居子來此亭上吟

盆池二首

其一

盆池清見底養得小神魚夜月明如水噉星遡太虛

其二

虛氣向盆池云云起微浪道眼看分明颶風翻海狀

思玄集

卷十五

十五



其三

日出照扶桑荷流萬里誰知盆池中一勺同名水

古別離擬孟東野

其四

庭前緋桃樹開花白如雪疑是別君時情緒花前說

其五

傷心別君淚垂荷滴中庭一庭芭蕉葉天晴雨聞聲

江湘行舟雜詠四首

其六

照影清流中鷗鷺各殊色熟世惟渭流不輕分黑白

其七

江泛常陰雨半空雲偽滋太陽九霄上皓皓原不知

其八

長波只奔海往來分順逆治世庸純心怨德兩無跡

其九

漁網曬平陸閃閃粘珠璣太陽畧垂照死鱗弄光輝

思玄集卷之十五終

思玄集

卷十五

十六



思玄集卷之十六

詩餘

鳳皇閣客中秋夜
聽雨作

打芭蕉陣陣黃昏疏雨幢幢燈影照羈旅細思想古今
成敗有孰張主再四問天公不語 壁蟲啾唧有甚情
懷欲訴不道吾愁是真箇清漏滴聲邊催成數縷更
惆悵遶塵萬里

千秋歲明計公事史君張仲元宵華誕其配節
填是詞

其上

節界元宵又經過兩日後先華誕天命華燈分照仙姿

思玄集 卷十六

達旦原侍玉皇香案又逢着吹簫舊伴青霄上鸞鳳和
鳴綵雲飛度零亂 寒水未泮正梅花南枝破玉露流
香汗賀客如雲瓊闕藥宮相半烏紗斜岸醉掩映寶釵
金釧任他海變桑田春色年年不換

滿江紅

簾捲東風窓兒外又生芳草連數日悵望佳期越添煩
惱尋花問柳都擔閣杜鵑啼怨知多少見門前飛絮
成團春如掃 江山遠音信杳形已變心難老凝望處
又被遊絲相攪綽約脩眉誰畫盡媚媚翠映巫山曉便
拚一世不相逢心寬了

蘇武慢四首萬京師作

自嘆先生無心落鬼將謂人人同已問步長楊放言商
論也沒來由如此浮梗棲身虛舟度世箇箇相逢歡喜
有知心說破交情一半後頭惟你 我只曉得楚額為
憂解顏為笑那去探他壯裡石上尋魚波中求鹿一切
置之不理今古悠悠是非衮衮青史微頭微尾醉摩挲
雙眼橫空太華只如蝴蝶

湖海陳人塵容俗狀難入英豪群隊髮髮蕭東腰圍清
瘦不是悲秋顛顛顛雪點青衫風吹品帽自有酸寒氣味
被兒童笑這先生行動如癡如醉 休欲談直入紗厨

思玄集 卷十六

二

輕嘗玉食此是蚊蠅富貴龍卧九淵鳳翔千仞豈在牢
籠之內買犀三間鑿池半畝好與虞山相對試長歌坐
石觀天拍手雲霞破碎

日月如梭乾坤似斗四面利名韜鎖逝者群群生之逐
逐誰識虛空為我六欲排開七情勾斷到歲天遊無阻
倚扶桑間看星辰盡是瑤臺玄圃 君知不龍骨千金
虎頭萬里多少青春文武張毅翹承宜僚阿護更有雪
兒歌舞敗葉蕭蕭寒雲淡淡此是英雄結果休輕聽漏
水銅壺滴盡人間今古
至貴難消凡緣不斷一夕忽遭恩遺瑯闕長辭銀河直

下不記雲濤深淺白日匆匆紅塵袞袞回首清都路遠
嘆零金混入泥沙直待自家披選常記得金母朝參
玉皇錫宴年少親隨步輦子晉吹笙湘靈鼓瑟弄玉歌
候一轉萬象圖身三光繞筆特進詞頭千卷問誰能煉
取金丹我欲重歸蓬苑

念奴嬌 重歸蓬苑

龍城老倅窮年寄了無可物兩袞秋雲仙奕表好是丹
崖翠壁誰捲閒峰盡收疊嶂化作紅爐雪眼空一望中
州多少英傑慨想今古滔滔長生秘蘊幾人能發劉
項當年爭氣處數點流螢明滅五岳難尋三山何在搔

念奴嬌 重歸蓬苑

亂麒麟髮嘆何時得會群仙同嚼明月

又

鬢毛蕭颯照青鏡霜華幾縷昨夜啼螢明告訴急景催
人老矣宋玉閒愁沈郎多病此際情何計古今如此靠
天天沒張主自嘆經世心腸他生未了消盡龍城雨

念奴嬌

君親何處是誰念孤臣獨子一卷離騷數篇感興替代
留言語寬懷且過臨風默然延佇

青玉案 感懷

殘燈照壁鳴飢鼠清漏滴三更鄉夢覺來愁萬縷冷冷

疎雨似共芭蕉語無邊震澤誰為主舊占得白蘋秋
半渚可堪萬里常羈旅拂衣歸去持竿獨釣鷗鷺堪容
與

雨中花 秋夜聞坐月

黃葉走塔聲簌簌商飈在窓前枯木正庭戶無人碧天
如洗清漏穿脩竹欲把月華裁半幅倩纖女紉成奇
服倘王母相招乘風飛去一醉瑤臺曲

六么令 告歸

宦途風雨收釣偏宜早平平長江如席暗浪知多少別
有深嚴城府郡裡尋頭腦千機萬巧與他酬酢真箇先
里玄事

念奴嬌 十六

生厭煩了何況升沉榮辱明朝難料但長吟賦歸休
閒處皆落島呼酒自歌郢曲趁餘生未老翳萊眠倒遣
天忘我遊遍江山纔一覺

虞美人 春曉懷

細雨梨花春夢破涼燕將愁訴薄陰小閣日曛曉寶篆
輕煙一縷最東風星沙帶占遊歌處媚景難留住王
孫芳草最多情萬里和煙隨我到邊城

新詞數首呈計邑侯

高廣之懷辱宰劇邑殊違素心謂中律近
作小詞數首奉呈左右公餘或可倚儷
清懷想云耳

如夢令 過慶寧

高閣平臨松島曲榭低環荷沼侍女捲珠簾倦把落花
閒掃過了過了基地交還芳草
花院繁華可愛松徑清幽難賽金谷與平泉依舊還人
鋤菜無奈無事日送飛鴻天外

又夜

雲護深沈簾幕風度清冷絲竹行酒假娉媚媚孟手轉成
金玉秉燭秉燭月過花梢偏速

滿庭芳 秋雨

薄暮窓陰連朝礎潤黃昏雨滴空庭蕭瑟漸瀝瀝間和壁

思家集 卷十六

五

蟲鳴猛與池荷戰罷打蕉葉細覺淒清巡簷聽懷人萬
里點點是離情 又忘前事了忽勾來心上歷歷分明
黯殘燈欲滅敲窗三更惟慙涼生枕簟和衣卧好夢難
成規消候正隣雞三唱徹曉奏商聲

滿江紅 閨中

誰信先生歸故里數間茅屋且隨緣度世和光泥俗日
照肚皮纔一覺起來喫枕酸齏粥有時社酒飲黃昏鄰
家宿 林間坐花成幃溪邊卧苔為褥任形骸放浪無
拘無束身外升沉休計較吁噫人事多翻覆怕途窮日
暮是駭人由他哭

西江月 雪

神女行雲布野皓翁雕甍飛空茅庵化作水晶宮荒嶺
瑤臺高聳 欺酒力疑暗減宜茶味覺加濃如成真玉
墮江中堆作長庚仙塚

喜遷鶯 為梧州士大夫送別

奉命草官閣下器宇深沉文章典範
坤之問氣參山岳之靈賦藻麗又時名傑

登平龍虎思為臨旦庚遂遣手就為朝陳
愛國之辭夕心明聖手

命重 為梧州士大夫送別

之傳世五言謝世同之言居官之要三
言成公之訓政經之宜上輔仁於金朝

又 為梧州士大夫送別

思家集 卷十六

六

無牛因得小
無以自難勝

蒼梧雲捲望禹貢星分竟天日遠政事罷黃兵機頗收
天把君侯推選人怨今朝行連又道當初來疎真箇是
畫樓有維夜鳴魚犬 遷轉接武舊日變龍平地躋通
顯整頓三綱調和萬象功業宜昭彤管吟罷風生臺閣
朝退香浮禁苑人空上大容碧嶺大雲絕巘

風入松 世

名輒利鎖苦重重沒箇從容人生自古無根蒂大家是
斷梗飛蓬天際悠悠草綠陌頭衰衣塵紅 東風未久
又西風歲月匆匆蒼梧雲影瀟湘雨暗磨盡多少英雄

千古是非一夢澹煙落日秋空

思玄集卷之十六終
思玄集 卷十六

七

思玄集後序

粵西柳融青城野史李祝協韶甫撰
思玄桑先生三吳人挾翳詞源覓奇理窟
名在公卿間籍甚家素貧亡所蓄書從肆
中得過目輒棄去以孟軻自况原遷以下
弗論也矯亢偃蹇一時權貴雖氣焰熏炙
視之蔑如嘗倅余柳飭紀宜和剔蠹潤燬
種、藏澤滲漉人臆迄今永歲猶思慕之
前
不忘與余大父自山公友善嘗為撰高大
父方伯公誌銘洎曾祖妣陳夫人節壽堂
記哀然傳家之珍也其所著全集余鄉先
達計羅池公已序而刻之今清流侯守白
先生從子也以歲久漫漶欲翻刻以傳屬
余序諸昔簡余惟作者之林擣芻蕘藻非
不蔚然盛矣顧著述稱雄而於殷詩或詘
以近體較勝乃古體弱焉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其不能相兼類如此乃先生則學有
 本原囊括蒼黃規度姚姒於性命道德真
 有得其大者故著為詩文如瓊林武庫隨
 取隨足吁美哉信可傳已雖然昔蔡中郎
 以論著高一代曾不再世而遺逸過半非
 以傳盛者之缺故耶今清流君於是集也
 珍藏彙輯慮散失後以壽諸梓人且文章
 政事炳炳烺烺克濟其美以先生而視中
 郎其幸與不相徑庭邪余與先生有
 世講之誼今清流君又同事於汀其政以
 不文辭因併識之以表桑氏之盛云
 萬曆二年歲舍甲戌仲穉吉日



思元集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桑悅撰悅有桑子庸言已著錄是編賦一卷文
 八卷詩六卷詩餘一卷附刻一卷則悅之志傳也
 史稱悅為人怪妄敢為大言以欺人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稱悅在長沙著庸言自詡窮究天人之際
 非儒者所知又自稱其詩根於太極則史所云怪
 妄不虛也所作兩都賦有名於時然去班固張衡
 實不可道里計而誇誕如是淺之乎其為人矣

文涑水詩一卷遺文一卷

〔明〕文洪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文筆社輯刻

文氏家藏詩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涑水集二

卷》提要

家藏詩集叙

余先世居楚之衡山以敷胃相繼迨入國朝散騎舍人定聰遷吳生存心府君遂占籍長洲吾文氏俛首文學敦尚儒行自存心公始存心冢子曰涑水公諱洪字公大成化乙酉舉孝廉署教易州之涑水薦行勤學世稱大儒雅好吟咏不事副墨以

叙

故興至成篇輒復散去所藏括囊稿蓋十之一二云涑水冢子溫州公諱林字宗儒學者稱交木先生成化壬辰進士博洽典籍有經濟才未大究而卒于溫人至今尸祝之少工詩文多經世語非直騷人墨士咏情嘲景而已所刻溫州集行世久今其文不載而載以詩仲子中丞公諱森字宗嚴成化丁

未進士仕終右僉都御史其為詩往口
占不暇留筭故不多得所存止百餘首先
大父待詔府君諱徵明字徵仲別號衡山
是為溫州公仲子端方廉介于書無所不
窺以薦入翰林尋告歸優游林壑垂四十
年而前後吟咏甚富自題曰甫田集今于
全集彙選而自為一帙焉先待詔長子即

歲

三

余先君也諱堯字壽承操履真純問學闢
博視世味泊如也晚官兩京國子博士所著
詩最盛一日手一編示不肖曰是吾檢平生
之作而刪取二三毋務繁也故不肖仍次梓
之不敢雜以餘言余并和州學正嘉字休承
與先君同所出古貌古心墳簞迭和其所撰
述多隨手應酬輯存數帙于歸來堂竟為

好事者携去今僅借題幅抄錄百首以識
不忘歲丙戌余解組歸則與家弟子排嗟
板本悉朽先澤日湮也廼捐薄俸重校而
售之剞劂且以效嚶之語綴於末簡而子悝
弟蘭雪齋集附焉夫諱詩家者詎不以
先太史濬其源吾父并衍其流哉而淵源
所自則涑水溫州中丞公已為之前旌矣

叙

三

鏗成客曰子大夫世簪紱而世詞翰勵節
樹勛為三吳典刑庶幾晉王恬氏與余起
而謝曰不穀無似不能顯揚先人令德安
敢望王氏惟是蘭編輝映世澤不磨爰鈐
成冊藏之篋笥俾後世子孫有所攷求斯
或不朽云爾萬曆戊子冬仲玄孫肇祉謹
識

文涑水詩集

震澤王鏊

故易州涑水縣學教諭文先生蘇之長州人也古貌古心清苦力學尤深於易吳下士多從之游從游者多去為顯官而先生久不達晚乃授涑水教諭未幾輒自免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願獨好為詩

涑水序

時有張豫源者實与之相上下豫源天才豪宕奔佚頃刻千百言見者辟易先生哂焉如不能言而興寄閒遠有唐人之風焉初讀之若簡澹咀嚼之久乃有味乎其言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經學名非與其游者殆不知其工於詩也憶成化初鏊侍先少傅於太學始學為詩先

生過之授以詩法今老矣于其言未之能

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聞其家有所謂括囊

藁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

生仲子監察君森始出以授鏊讀之數過

未嘗不喜其精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

多乎哉襍著若干篇監察君選附于後先

生諱洪字功大 贈太僕寺丞今列祀郡

涑水序

膠之鄉賢祠

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文涑水詩叙

長沙李東陽

君功大所著詩也其子知溫州府
林欲刻於郡齋未果而卒今南京太

涑水序

又一

夏野書

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於家比上京
師請序首藺夫士之為古文歌詩者
每奪於舉業或終身不相及山林巖
穴之間雖富有述作或不本之經術
卒未免支離畔散而無所歸論者蓋

兩難之贈君蚤遠易學執經問業者

往往掇巍科階膺仕以去君獨不時

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

吟諷其所為詩又尚風韻有節制寧

朴而不為巧寧簡而不為汎故雖月

涑水序

又二

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

其古體有警身慎獨語尤詞人藝匠

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能然乎夫

經學之於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俟論

然苟可以合繩墨取名籍而止顧不

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
子相承世守經業者時不乏人而詞
賦之承傳殆不數見文氏兄弟繼舉
進士職業治行光於前人又皆以詞
翰侈聲聞東吳文獻於是有徵焉君

涑水序

又三

之孫徵明方績學待用尤善楷書是
稿其手錄者故附書之

正德十年二月朔

自序

文洪功大

古人於詩以發情止義為主故不必工不
必不工工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
余性喜作詩少與內兄張豫源共學日有
所課不間寒暑稍長從事舉業遂置去不
省潦倒場屋垂三十年童習忘之久矣然
燕居遊賞間闕霸逸不能終忘也一時欲
言之旨略已就之藪率間自評之謂如春
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弱語澁不能成聲蓋
雖不涉雕琢而鄙近時甚欲求所謂發情
止義而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暇日
檢前後所作汰其已甚得百篇聯錄為冊
時自展適不敢示人因命為括囊稿云

文泚水詩

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前易州泚水縣儒學教諭文洪著

村墅雜詠五首

其一

避地心方定耽詩癖漸增閉門防俗客下榻待高僧
遠志雖雲驥生涯尚雪燈 聖恩原曠蕩潦倒愧無能

其二

春雨朝初霽居南似錦沙野猿窺落果林蝶戀殘花
引水斜疏沼編籬密護家何馮消永日欹枕讀南華

其三

納涼開北牖防雨覆西垣自得翻書趣渾忘對客言

文泚水詩

其四

徑陰螻蟻集林暝鵲鳩喧分得清溪水時時灌藥園
楊柳津亭北幽軒瞰碧波綠鋪雲葉足紅落雨花多
載鶴湖中放看猿澗底過有時攜短策松下聽山歌

其五

地僻意還便春來物物妍微風翻麥浪淺水浸荷錢
林靜疑塵外山晴落枕前幽情忘不得次第入詩篇

詠泉

噴雪蒸雲不盡頭玉龍飛下碧山秋江湖莫作閒風
浪須向人間早處流

柳枝詞

芡葉寧如荷葉香素綸那比葛衣涼人生莫學章臺

絮飛去飛來枉斷腸

對菊

蔦收蕭霜威草木咸凋瘵睠茲東籬聚孤芳可人意
迎風散奇芬浥露含幽思吾生抱孤僻茲焉獨云契
醉誦離騷經閒咏柴桑句外慕苟不羈蕭然有其味

夏月行畦

隔田疎雨浥浮埃信脚郊原意暢哉桑葉漸稀蠶欲
老菜花都盡蝶空來農歌時逐車聲起藜杖遙隨落
日回景物清妍還滿目臨風欲賦愧無才

送祝先生維清赴召

錦服才看故里遊又隨 嚴詔向 神州依歸誰不
歡衿佩簡注其如切 冕旒紅霧一庭螭陸曉清風

文泚水詩

二

千里桂林秋乘時早建平湖策丹鳳重鳴十二樓

五雜俎

五雜俎官錦袍往復還挈冰棹不得已南郭逃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鸞鏡護常深留待君歸日持將照妾心

題畫

浩浩前山雲盤盤後山路我欲訪僊源歸來恐迷誤

杭州感舊

髻角隨親客武林六街行樂及芳辰翠分螺黛三峯
曉花擁笙歌萬戶春青幙紅欄臨水店竹輿油笠看
山人十年歷歷重遊事恍忽前生與後身

南行舟中雜述

露白沙涼月滿空雁聲歷歷度西風客程尚與鄉關
近歸夢如何便不同

兀兀蓬窓意不舒苦無人與寄家書家人此際應相
說知過錢唐幾日餘

蘭橈乘月渡錢唐萬事辭家已漸忘惟有老親牽夢
寐宵來三度在高堂

力挽孤舟溯急湍溪流如箭湧狂瀾長年為指前頭
水此是南行第一灘

九里龍

峭壁攢峯一萬重小舟曲折亂山中濤飛近渚潮潛
應呀轉迴塘路細通蔽野瘴雲朝霧黑帶溪霜葉晚
霞紅書生小濟心私慶十日蒲帆逐順風

文沐水詩

三

烏石灘

百川過雨灘聲亂渺渺雙蓬溯急流山氣蒸雲斜走
馬浪花飛雪倒行舟參差漁網斜陽外零落人家古
渡頭望望三衢知不遠爛柯山下即龍丘

寄家書

緘書千里托鱗鴻雲路湯湯歎未通為報白頭親莫
念平安還與在家同

自警

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偏一物為之役聖賢始縣異
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假思與勉所欲咸自然
衆心緣汨沒斯理未純一惟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
父之曰伊何亦曰慎其獨日用亦云糾罔俾有纖惡

一念隱以微淵然人靡知而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
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翼深自閑天理何曾息

画景

尺素山千頃雲多路更深人行巢鶴磴寺接掛猿林
雨過朝添礪霞生晚護岑江南舊風景時得画中尋

雪画

雲返長天雪滿林釣魚人去已黃昏分明一段山陰
意底事高人不出門

宛轉歌

宛轉復宛轉宛轉情無斷郎情似車輪妾情似香篆
車停輪亦歇香盡篆亦滅郎情與妾情宛轉何時輟
羅敷行

文沐水詩

四

采采怕歸遲使君前致詞君詞何綢繆不顧妾難
君將金買心妾將金比身君金可柔於妾心亦漂淪
妾夫本有婦君婦亦有夫使君當自思無事拖羅敷
書證

小小銀缸短短檠紙屏風定煖浮聲春花一穗吐金
粟秋水半泓涵素星致用不登筵上舞弟功應廢案
頭螢他時肯作牆根燕傳與兒曹照一經

倦繡圖

簇得夫容兩朵金倚牀無語又沉吟玉奴都不知人
事抵死相催下幾針

還鄉

非關張翰憶鱸魚不為陶潛念菊籬底事歸心急於

箭雙親門巷立多時

寄友

碧紗窗零故舊疎離懷憾竟何如江山不隔還家
夢魚雁難通寄友書芸館書閒花落後柳塘風軟燕
不初楚雲吳樹元相接靜倚江樓嘆索居

睡起

寂寞掩林扉東風畫方永睡起落紅多斜陽半樓影

春暮

垂楊覆井欄新筍漸成竿數日無人到薔薇獨自看

病目

患目強難開冥心雙死灰併除青白障寧計晦明催
默誦新成句愁閒舊舉杯近來添佛念十日面如來

文涑水詩

五

下弟回經丹陽

京塵漠漠染襦衫依舊書生跨蹇還防虎夜投渾化
鎮聽雞朝度句容關僕夫已熟驅馳事道路爭看困
悴顏六悞科場番廿載髣毛那得不斑斑

春日郊外書所見

麥熟菜黃三月天村姑塗抹開嫣然茜紅裙子東風
颺小立沙頭喚渡船
驚月人家戶若封小姑隨嫂入桑中蓬頭赤脚無顏
色只有裙兒映水紅

漁父

眠鷗个个鋪明沙清商一曲鳴蕪葭垂綸似忙還似
暇意豈果在尋魚蝦魚多還將換村酒煖酒烹魚坐

舟丁西酌曉婦早曝曬嗚嗚命兒急擊缶儂家此樂
真自然何必人世無神僊全家不知離別苦年年歲
歲江湖邊

村居六言

村前村後放犢溪北溪南捕魚案頭積高士傳門前
迎長者車

秋夜六言

楊柳瑤堦月色梧桐落井秋聲報道銅壺漏轉先生
酒醒詩成

香奩三首

倦倚雲屏意暗傷錦衾瑤鴨靜吹香如何花外濺濺
漏才到孤眠便覺長

文涑水詩

六

半幅花牋着樣裁丁寧絨與王奴來就中盡寫難言
事莫向人前便展開

龜甲屏風繞絳籠夜深涼冷與誰同愁來恨殺歸寧
事斷盡人腸是此風

鵲鵲

碧池露冷秋荷頽鵲鵲兩兩迎風戲相呼相喚不能
違欲去不去情依依睽茲微物尚知義寧不令人憶
兄弟

莫春郊行

樹裏人家半露牆郊原春盡有餘芳偶然聞鳥扶藜
出不覺沿流去路長一抹微風柳吹絮滿村晴日麥
登塲何時解脫人間事來結山翁作醉鄉

次韻丁雪坡游僊

玉龍觀前花亂開飛瓊邀我相追陪翠管聲翻羽衣
曲綠醅香瀉流霞杯試騎長鯨入海舞忽有孤鶴橫
江來清風吹夢寂無語弱流渺渺空徘徊

句容道中

回風埃已句容依然風景去時同不堪一種秋池
上寂寞夫容尚未紅

宿白土

僕夫倦行役迫暮停征輪解鞍憇村墅言茲息艱辛
葵薪代明燭敷艸爲重茵呼童買村耐滌我甌中塵
酒薄心不怡欲醉渾無因傷哉東野蹇痛矣范叔貧
亦知有命在念此白髮親

文水水詩

七

出白土

晨興即長路曙色喜初分白土家家店青山處處墳
虎踪常路見雞唱隔林聞遊子心中事悠然嶺上雲

漁父

一葦橫江滌船頭雪正飛魚租輸未足不是暮忘歸

訪徐尚容

游溪溪上艸堂閒雲樹千重香謁間欲向梅南問消
息東風吹我過西山

阻雨再疊前韻

偶尋君至得身閒十載情懷一笑間天意不教人遽
別斜風吹雨暗前山

無題集句四首

一別音容兩渺茫羅帷空度九秋霜日高睡起無情
思萬轉千回嬾下牀

子規枝上月三更展轉紗帷睡不成添得情懷無是
處背燈愁泣到天明

夜合花開香滿庭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痕心事難消
遣卧看牽牛織女星

山色滿樓人未歸淚痕空濕嫁時衣何由得似雙鴻
鴻只過寒塘亦並飛

毘陵道中

昨日嘆辭家今日行更遠因思明日程忪懷愈難遣
志喜

志喜

桂子吹丹香滿身姓名今日薦書新幸酬老大青雲
志粗慰衰遲白髮親霧飲南山通隱豹水生北渚縱
窮鱗廿年一舉非容易豈是看花得意人

文水水詩

八

丹徒鎮永合陸行至江口

北行道中述懷

又攜憔悴上京華行李三千北望踰親老悞將身許
國歲殘時有夢還家聲催落木風添信陰結層空雪
弄花客緒懨懨排不得坐籠紗帽自煎茶

宿遷夜行

雲籠新月映青霄坐啓孤蓬促去橈積雪滿川風色
緊旅懷添得是今宵

獻縣早發

曉起驅車涉大荒，離雲月照車廂酒醒忙。
得寒侵骨起，視征衫滿袖霜。

客中思親

帝京逢歲晏，南望憶親居。
負矣冬溫被，懷哉暮倚閭。
湯多歸去夢，頻閱寄來書。
說着農家樂，從前悔業儒。

中乙榜不就南歸

喜承恩詔解儒官，正以為師自古難。
山斗怕孤諸子望，雪螢未遣舊檀寒。
半檐行李和書束，千里江山引劍看。
獨有懷君心未已，紫雲西北是金鑾。

呂梁洪

經旬病體怕支風，兀坐蓬窓若夢中。
慌忽耳邊奔萬馬，扁舟橫渡呂梁洪。

文涑水詩

九一

馬扁舟橫渡呂梁洪

渡江

渺渺寒江駕短篷，斑斑頭髮尚西東。
淹流客况蕪蓬遠，雨輕薄征衫不受風。
萬里長空沒鷗鷺，一泓秋水老夫容。
十年書劍成何事，羨殺磯頭把釣翁。

先府君復土

手培新土漸成墳，誰念傷哉子路貧。
三釜空懷他日恨，一衾才揜沒時身。
精英不斷惟餘夢，禮限難踰尚作人。
三尺青松和露種，百年腸斷紙錢春。

除夕

風物蕭條一歲殘，忍將衰病對椒盤。
蹉跎尚握班超筆，慷慨時看貢禹冠。
梅漸有香因得煖，竹能無恙為

禁寒一杯莫道貧非幸，且得團圓共笑歡。

高郵湖

參差城郭是高郵，望望平湖不盡頭。
初日蒼涼波底上，閒雲零亂水心浮。
平分烟樹藏村塢，並立鸕鷀傍釣舟。
一笑乘風馳百里，片帆回首失揚州。

宿汶上

汶上經過薄暮天，空村雞犬亦蕭然。
編茆作屋才容膝，築土為牆不及肩。
老少團圓依壞炕，牛羊成隊下荒阡。
旋持稿秸炊黃黍，斜日西風一縷烟。

言懷

十年書劍屈飄零，憔悴青衫太學生。
有子策名粗畢志，衰年隨計未忘情。
風塵欺髣蕭蕭短雨雪，侵衣漠漠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

文涑水詩

十

漢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

友人陳君竹圃

主人自種千頭竹，手洗長竿結為屋。
層層蒼翠作深幃，瑟瑟清風響寒玉。
湘雲一片蔽晴空，卓午猶疑未晨旭。
炎炎赤日燒空時，涼陰四布無纖燠。
也知高興比王猷，終日臨軒面晴綠。
閑戶常令俗駕回，掃榻時延清隱宿。
豈惟至貴等封侯，得此兼令人不俗。
世塵不到意殊清，肯厭常貧食無肉。

過易水

馬頭沙草入秋枯，易水蕭蕭恨有餘。
烈士聲名在天地，伯圖消歇有丘墟。
千年呂政辜難追，當日燕丹計亦疎。
不盡書生懷古意，西風斜日倍唏噓。

寄林時官永嘉

雨雪天寒雁北飛，越南燕北渺天涯。
可憐薄祿驅人得，見客南窮父北陞。

題画六言

輕烟不斷催花細，雨無多古徑深藏。
漫艸小堂遙隔松蘿。

寄舅父國子張先生

碧梧飛葉動秋風，回首江南意萬重。
斗祿驅馳疎骨肉，百憂任冉變形容。
囊無長物貧依舊，案有清鐫病亦封。
望望渭陽情不極，幾回談笑夢相逢。

秋日思歸

庭樹蕭蕭忽報秋，離懷拍塞思悠悠。
敝廬南國何人守，薄祿窮燕竟歲留。
馬上黃塵深汗面，樽前白髮已蒙頭。
西風吹醒功名夢，一片閒情繞故丘。

文泮水詩

十一

歸得園二十八詠

歸來堂

久客念當歸，何待秋風生。
黃花有佳色，青山無俗情。
是間有真樂，悠悠空令名。

今是亭

侵道心神融，馳勞性真整。
是非兩悠悠，大夢誰當覺。
陶翁悟已久，曠湏問今昨。

晨光樓

人生亦且暮，一往不可追。
晨興步層樓，光景已熙熙。
感此惜遲暮，悠然千載思。

三荒逕

種竹滿東原，清陰接鄰壤。
三逕未全荒，秋風吹灌莽。
不容車馬過，幽人自來往。

菊存坡

杪秋風氣肅，繁霜被原野。
采采黃金花，盈盈尚堪把。
甘心即欣然，何必東籬下。

自酌軒

冰頭酒新菊，南軒花初灼。
開軒對新花，引酒自斟酌。
無人不妨閒，客至亦不惡。

寄傲窓

窓前有涼風，道上有車馬。
渺渺塵埃中，何似南軒下。
未問羲皇初，自是遺形者。

又泮水詩

十二

容膝窩

人生百年內，所適但秋毫。
顧此易足形，而以物自勞。
一安等千厦，始識柴桑高。

日涉園

芳園僅十畝，頻策信夷猶。
嘉蔬日夕繁，綠陰行已稠。
豈曰勤四體，亦復散襟憂。

常關門

青苔滿羅逕，白雲護雙扉。
非關習性懶，地偏人迹稀。
春風翠簾捲，惟有燕來歸。

沅越切

肆目山之切，意行還自息。
萬里白雲思，悠然寄輕策。
天地寂寥中，此意無人識。

出雲岫

古岫寒冥冥春風雲靡靡日出行雨歸日暮隨風起
彼美山中人無心任流止

知還巢

鴻鵠萬里心秋風迅征翰何如巢栖鳥朝翔暮知還
彼狂志四海此借一枝安

盤桓處

巖晏空山寂端居寡過逢衆卉紛已息悠然撫孤松
澆世不可羣聊復托高蹤

息交齋

脫簪謝朝行泉石任蕭散非關世我違自覺交游嬾
稍得喧煩隔不嫌輪鞅斷

文涑水詩

圭

情話館

浮世白日短青春曾幾何言念親故懼顧景共婆娑
儻此畢歲年所得良已多

琴書室

讀書娛道心非以祿仕謀瑤琴無俗調聊以寫煩憂
彼窮方求知寧復知天遊

西疇舍

綠野佳雨霽芳條青鳥鳴東作念良日西疇課農耕
丘園無俗事隴畝有閒情

巾車留

崇岳帶平壤時時巾我車春晴涉芳陌秋晚歷荒墟
於焉有真適終老不願餘

棹舟溪

清谿不可唾時時載輕舟鮮飈漾文裾弱槳依寒流
禽魚共翔泳日晚更夷猶

窈窕壑

平生謝幼輿寄情在一壑豈無治世才不易閒居樂
酒醒山月高松風自迴薄

崎嶇丘

揚侯不去鄉端思釣遊處一丘何足多當年共容與
魚鳥亦會心良能供暇豫

欣欣林

膏雨潤芳原欣欣樹如沐物化無終窮春風月清淑
還似端居人道榮生意足

文涑水詩

圭

涓涓泉

新流瀨寒谷涓涓湫湫而止不供濯文纓聊堪洗塵耳
悠哉川上情誰應會深旨

植杖坪

閒居鮮世營良辰每孤往一咲自耘耔芳坪堪植杖
豈惟服農勤亦足寄遐想

舒嘯嶺

登高發孤嘯聊以寫憂端松風挾鼓吹疑是鹿門山
孫登不復生勝踐屬高閒

清流閣

清風在閣上流水在閣下纖塵不復生須眉堪倒寫
日暮聞滄浪知有臨流者

樂天居

榮願有終畢富壽豈人為彼狂不知天徒為小兒嗤
所以柴葉翁棄化不復疑

道傍殘碑

夕陽風扇擁寒沙土蝕苔荒斷亦訛人世直饒金石
固百年風雨亦須磨

古井

改邑何妨舊井存苔花剪翦石欄春轆轤聲裡千年
澤不是郵亭閱過人

漁歌

斜陽詩思繞寒汀何處秋風款乃聲水渺蕪葭情不
極錦溪橋下白烟生

文泚水詩

五

村漏

風雨空村人斷行荒蕪寒漏夜冥冥不須辛苦論長
短正好詩翁醉裏聽

魚

紫萍香爇雨初晴波漾纖鱗映日明欲識遊鯈箇中
樂試從濠上問莊生

文泚水詩終

文泚水遺文

易水弔荆軻賦

先生執教于冰惟古是懷于游于觀城郭之隈寔惟
易水經之遂放舟而徘徊嗚呼星移物換遺事不消
蒼波激寒北風蕭蕭古人之悲今人之嘲也嗟祖龍
之雄鰲兮將六邦而一噬今夕納此城兮旦已屠彼
之地雖縱橫之異策兮咸坐盡於一弊何子丹之狂
兮又佐以卿之昧將料頭而編須兮乃號虎於一試
胡為其智之標兮乃謀人之太易於是白氣貫蜺太
陽不輝固歛七縮壯士遂西至於負劍一振身膏異
庭豈燕秦之德殊致而其力之異形哉譬之兩獸相
值雖必關於卒然之頃然其最輕而勞者必先殞稍

文泚水遺文

重以逸者猶且生也徒使見者膽喪聞者氣折弔卿
九原于霜未歇而況素耳其所由今目其所涉者乎
彼如責以大義譏其小諒固理之當予亦同狀靖而
思之死非可嗜命豈再捐卿則失矣而豈無加於人
焉者乎曷不觀諸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彼安知此邪
又不觀諸賣國賊瘞死其宜矣彼豈求是邪若為友
以死者亦禮經之所許也但死而得其所者斯太山
之重而至難耳弔罷情窮命駕歸只涼颼四起落照
在水

遊黃金臺故址記

余少讀書見古賢君哲士之遇合有遺跡在天下未
嘗不思得以即其地而慰吾懷也成化乙未以乙榜

授易州涑水教諭涑水古燕趙之衝燕昭求士黃金臺在焉思一登而弔之未暇也戊戌之夏海虞桑民擇授泰和訓導將自京師赴上乃紆道訪余於涑留數日因談邑中古跡謂斯臺之遊不可負也於是戎僕馬載酒肴偕民懌往臺距城若干里有浮圖爲識而臺之故址莫考焉訪於里人指土壠以爲是乃相與披榛莽循蹊徑登而覽之但見喬林茂草荒煙落日而已因慨念當時之事雖出戰國縱橫之習而有戾於聖賢出處之義然而昭王下士之誠足以訓天下之君而郭隗之言亦足以激天下之士去今數千載入境俱泯而其名不與俱亡豈幸而致哉酒酣民擇援筆爲賦鏗旬瀚漫與茲地稱余欲繼而未能乃

涑水遺文

二

記其事而系之歌歌曰國求士兮無金與臺士遠千里兮其誰能來燕王郭子兮今何在吾與子兮空御杯以徘徊

龍游從學記

景泰某年舅氏張宗德先生以乙榜教諭衢之龍游於時洪方以家庭子執經授業而先生駕言于邁洪念不能往從垂成之業無所於卒將遂棄而他圖先生不可言於家君曰君子猶吾子也其學之成與否吾均責焉比行遂持以去至止於茲三十有幾月矣披摘吟誦弗敢自佚而游道日廣從朋去來不能無所適而中心有不釋然者則以大人垂白而弱弟穉未更練倘無強近親戚仰給無所他時榮願不可逆

計而一時旨甘之奉或缺焉則洪不能辭罪矣深居歎恨或中宵淚零不能已已友人胡彥超知余所嬰每加慰洪曰子之志善矣而不必以是自歎也聞之先師曰父母在不遠游豈不以定省不可缺而滌澌之奉非可假人邪然在當時四方之士遠其親學者豈少哉言游吳人至輕千里而學於魯當其時其親在與否雖不可知而諸子之近而非魯人者豈皆無親哉未聞夫子之拒之也使士當學而不當從師遊則夫子當拒其來矣子游子之鄉人也固子之所當法也龍游視吳與吳之視魯何如哉子惟自奮以取功名求所謂孝之大者可也定省之業昔人所重然固小之爲道也子亦求其大矣乎余聞之躍然曰

涑水遺文

三

命我矣因筆而爲之記

送別駕鄒君之任杭州序

成化某年月 詔以涑水令安福鄒君某同知杭州府事於是君辭涑赴杭行有日矣涑之士民不忍其去也謀所以致其情於別離繼繼之間乃相率播之聲詩誦君之勲德而推叙於余余典教於茲得於表率之餘知君爲涑而以文字爲職有不得辭而又有樂爲君道者君始以高科起家尹劇邑績最升朝拜監察御史激揚振肅譽籍籍起班行中俄以註誤左遷涑陽涑陽小邑而近臨邊徼民貧而悍寇盜衝斥又當輦轂之衝近習中貴與夫將校往返徵索無虛日前政視如束縛君至以禮自律以法繩下而涑

惻民隱未嘗以謫宦自佚於是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民方賴之而君以遷去不得終惠乎涑涑之民有遺望焉豈不以不能久任乎君爲宰銓衡者責也而不知其間有不可已者君之才非可以一邑淹也蓋君爲邑而邑理在諫而諫行今茲佐郡亦推行而已又當無不治者吾知自佐而守由守而藩臬進而自司皆將自此而升也一郡一邑果足以淹君乎哉是爲敘

送顧彥昌北還敘

余雅性喜交游方鼓篋庠校弗克求及于天下或時聞人道天下之士有類君子者未嘗不識於心比歲獻藝春闈識顧君彥昌焉入吾意著吾耳目有足信

涑水遺文

四

其爲君子也既而余辭乙榜歸吳不得與之游從方竊念之乃明年冬彥昌自京師來吳省其舅氏王侍勉先生先生吾姻家也因得周旋其間接其論言挹其容儀端直清修卓然君子也自冬徂春凡數閱月其間良辰勝叙必借二三佳友歷吳中諸山而游焉或譙歌遨遊或徘徊弔古豪談博辨意氣慨然初不計功名之得喪身世之窮達也余乃益信其所存所養有非目前流輩所及而區區亦益自慶其取友之不安未幾將去吳而歸而吳之人士與之游者不忍其際而去也謀所以贈處之義而惜勉徵言於余余告之曰古之君子誦詩讀書而上交于古尊賢好善而下交一世蓋欲萃天下之善會天下之理甚理會

于心而用無不周善萃于身而體無不具體具用周而才德之出衆者吾見亦罕矣若彥昌往還湖海而半交天下之士則亦有以就其德不讓乎古之君子矣豈易得哉以不易得之人而處于易得用之時吾見其飛騰而去不終於此棲遲也彥昌行矣余亦有事進取明當遲余於青雲之達斯言其左契乎

明故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夏宗源墓志銘

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夏君宗源以成化丁亥八月七日卒於家鄉之大夫士暨衛所府邑官僚相繼往弔巷隘不能容車馬行衛之人咸惜之曰非是人曷克臻此君之先府君與余家君同娶于張余於君爲從母弟君少孤與余同學於外氏時外大父升遠翁

涑水遺文

五

撫愛特至恒最余二人曰汝輩當交勉期並樹立母爲有先後也既而君以父蔭補官大植門戶名聞赤然而余在困厄者幾二十載甫及領薦而君又已奄忽棄去其情有足悲者及葬君之子禮持狀踏門泣且請曰知先人者無踰叔父藉不朽之言以重先人幸莫大焉嗚呼吾忍銘吾兄之墓邪又忍不有言以慰吾兄邪按狀君諱源字宗源姓夏氏世爲光州巨族曾大父福仕勝國爲參政入

國朝從

太祖高皇帝戰累有功授百戶大父瑀襲其職遂官于蘇父鐸早卒君生九年而孤甫十有六而官歲以少而易之而君卓卓自立有所區畫偉然如老成人

及長益更練有識衛有難重事率君處分君乃迎節解無絲髮滯遇事不可為衆束手無措君至莫不釋然性至孝以父蚤亡母氏屬節撫已而養其非逮言及輒垂泣不已而事祖母極謹尤謹於祭祀其治家嚴而不苛與人交和而重義又能赴人緩急乎生藥疾樁死飯饑燭寒常若不及景泰間歲餘有租數百斛悉捐弗取雅喜接賢士大夫雖急遽未嘗厭怠而嘉儀令辭有足動人者故一時名臣顧德往往樂與之交嘗遣禮從余遊所以望之者甚至禮亦修謹嗜學學成而君逝矣惜哉君生永樂壬寅二月十日享年四十有六娶阮氏蘇州衛千戶武略將軍讓之女生禮及禮禮襲其官娶喻氏頑娶某氏女二長適

梁水遺文

六

左所千戶唐弘次適右所千戶閻某子謹卒之又明年己丑十二月庚申葬吳縣支珊山新塋銘曰孰不有生維立則成孰不有官維克之榮吁嗟夏侯德音孔宏既操之楨亦志之行弗隕厥聲胡弗永其齡方壯而傾有鬱支珊是維佳城尚安于茲以永無驚

趙公世本墓志銘

余姻趙公世本既卒其孤謙將治葬以余知其父行之詳也泣請銘墓不獲辭遂敘而銘之公諱興祖世本字也姓趙氏世爲蘇之長洲人自高曾而下皆晦迹弗耀大父某始以才諳薦起仕

國初爲池州青陽丞父原濟母顧氏公自幼能砥礪

志行初原濟從青陽君宦游青陽卒貧不能歸留金陵久之既而挈帑還業將有營立未遂而亡公方髫髻亂傍無強近親戚子然無所顧藉遂刻力事生握勞操苦不數歲遂大植門戶而其持身終始一以儉朴雖故楮弊幘必緝而藏之旋出以副所需莫不適用生平恒以弗逮養親爲憾四時奠獻必誠必潔而事繼母陸尤極孝敬御宗黨必以恩而能以義自持嘗誨諸子曰治身治家皆當以勤儉孝弟爲本吾幼孤弗暇從學而先緒賴不墜者事此耳又以家世播遷之餘門祚衰薄思有以振青陽之業遣孫璿補郡庠弟子負凡所以教督策厲者無所不用其至晚年以家付子若孫倘徬徨詩酒間佳時勝日必命賓友具酒

梁水遺文

七

有遊遊山水間悠然自適蓋不知其老而耄及之也嗚呼達哉成化丙戌十二月乙卯以疾卒距其生洪武辛未十二月丁亥享年七十有七配同郡徐氏子男三人長謙娶陸氏次讓娶周氏又次誠娶葉氏女三人適黃以安陳智顧庠孫男四璿璿璿璿女一曾孫男三女二十成化戊子正月二十四日葬吳縣至德鄉仰天山之原銘曰既儉亦勤植維其門孝弟恂恂康維其身匪康則身貽其子孫尚百年斯其永存

涑水集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文洪撰洪字功大號希素長洲人成化乙酉舉
人官涑水縣教諭故以名集洪爲待詔徵明之祖
故朱葵尊靜志居詩話云長洲文氏世載其德希
素先生實始之詩饒有恬淡之致是集按洪自序
稱檢前後所作汰之得百篇蓋所自編然此本末
附遺文七篇則後來又有增入非手定之舊稿矣

〔明〕陸簡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楊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臯文稿

十九卷《提要》

龍
皇年九卷
王通通金史
皇年九卷
王通通金史
皇年九卷
王通通金史

龍畢文藻序



龍畢先生陸公歿二十有七年嗣孫中書舍人弘道以先生遺藻授清屬爲之序引將刻梓以傳未幾清奉

旨南歸因以中輟其明年公外孫楊鑰官閩中力任梓事公子敬章走雲間來徵言癸丑歲清上春官公

龍畢文藻序

乙

及長沙李文正公實主試事辱公知獎以有今日恒恨無以爲報幸得序公之文託名不朽其何說之辭先生成化初以南畿鄉解第一人及進士第與吉水一峯羅公新安篁墩程公竝以高才聯名甲第天下之人仰而望之若景星威鳳

然旣羅公以直言去國而兩先生歸然翰林聲實益著迨

孝皇臨御五六年間雲有滄而月幾望矣而降年不求相繼淪謝彌綸匡輔之蘊百不一施向之所仰望而屬心焉者悼惜嗟咨若喪重寶而幸其猶有存者獨文章而已顧

龍畢文藻序

十一

篁墩之文多手自編定又得門生故吏左右其間摹印流傳幾無遺憾先生著述之富長沙誌墓以爲數十百卷固當不下篁墩而屬續時諸郎隨侍者幼散落頗多其後收拾數年稍有倫緒而傳錄之間詩復逸去今所存者經筵講義賦

辭銘贊記敘誌表等文若干篇而
已嗚呼先生生正統全盛時誕育
四明兼吳越山川之粹其所稟不
爲不厚有南樂教諭公以爲之祖
有郎中公以爲之父家庭德義其
所積不爲不深居翰林三十年以
方直自持以名節自砥礪淳涵蘊

龍華文集序

三

蓄不苟銜洩其任負不爲不重旣
鬱弗宣而其幸存未泯者又復斬
斬若是則夫表章流布使遺言弗
墜後之尚論者猶有考焉豈非吾
後死者之責哉於是卽其具編稍
加詮次字畫之訛舛者亦從而正
之定爲二十二卷而虛其左方且

序其所以如此雖然干將莫邪其
致用未矣好之者尚以爲天生神
物終必有合而詫其果然先生之
文其爲世貴重豈止赤堇之銅若
邪之金而已哉吾意天壤間要必
有呵護而寶存之以效鐔津之遇
者敬章輩方有四方之事尚廣爲

龍華文集序

四

求之清其執筆以俟

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冬十一月吉門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致
仕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講官修

國史華亭顧清謹序

治齋陸公墓誌銘

嘉慶癸卯禮部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制誥經筵講官陸公

弘治乙卯正月八日詹事陸公卒時予在郊齋弗及弔越三日與學士程公輩會哭見諸幼累然衰經間哀之仲子巽章以訃聞

朝廷賜塋祭如制長子含章來自家復援前比以請特贈禮部右侍郎錫之誥詞含章乃奉程公所著狀乞予銘墓蓋予與公同史局同講事又並命考禮部會試契分殊厚三十餘年于茲矣嗚呼孰謂遽銘公之墓哉公少有盛名成化乙

龍車墓誌銘

乙

酉以府學生舉南畿鄉試第一連擢禮部高第

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未成引疾歸肆力問學其父郎中公得

謝南曹公乃北上分勘通鑑綱目暇則應制

賦詩數賜楮錫會修宋元史續綱目分領元

史丁酉書成賜金幣九載滿例遷侍講再閱

月仍以修史功陞右春坊右諭德

今上在春宮侍講讀庚子主考京闈鄉試癸卯丁

郎中公憂讀禮既益大肆于學未輒出弘治戊

申

今上詔修

憲廟實錄公被徵至則以侍從舊勞陞右庶子兼

侍讀充經筵講官尋命日直便殿講讀辛

亥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復

兼領玉牒癸丑主考會試甲寅以日講勞特

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僅越月而病越歲而卒年

五十有四而已公姿貌秀偉識趣超詣見者謂

當遠到公亦重自待必欲大有施于時埋光鑢

彩不自露洩而鋒穎隱出若莫能制其所受職

纂述精確講說明暢校閱詳慎舉無遺力退而

龍車墓誌銘

乙

為文縝密峻潔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求之

積歲卒不可得者然所著已累百數十卷蓋其

發情感物之作為多尚志修繁晚益劇礪喜談

節義嘗念宋刺史姚訔等十八人死難言于有

司立忠義祠祀之君子謂公於是遠識焉公

諱簡字廉伯一字敬行號治齋一又號龍阜子

考諱愷舉進士累官南京戶部郎中妣徐氏贈

宜人繼母蕭氏封宜人祖諱淵南樂縣學教諭

贈南京戶部郎中妣李氏封太宜人曾祖朝宗

以父命後表叔金彥名氏遂仍其姓公既仕乃

復姓陸世居常之武進徙自浙蓋宣公裔也公父從教諭公居奉化實生公自公父及叔父怡愉先後舉進士為郎署至公益顯公娶同邑池氏承事郎以誠之女贈宜人先十九年卒繼鳳陽姚氏南京府軍衛千戶福之女封宜人先兩月卒子八人含章府學生有家學池出次奎章側出次巽章姚出次敬章來章煥章憲章有章皆出次室女六人長適國子生楊增次適宜興縣學生邵天和次許嫁宜興蔣津次後公一月卒皆池出次尚幼含章奉公及姚宜人柩卜是

龍章墓誌銘

三

年某月某日合塋于茶山之原公第府學生節亦有文錄公行為詳程公所據為狀者也銘曰文以奇勝耻弗已出持堅敵強孰我能屈中所自負觸事所發有銛弗施飲志而沒若在冶金久乃成質器之質艱恒百斯一成斯棄斯嗟彼造物謂天墨墨孰爾揭揭公名在人公沒不滅

治齋陸先生像贊

體道尊德美治齋舉勅祭禮務南齊部書門生陸登賢此禮部右侍郎治齋陸公遺像也公成化丙戌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累陞至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贈今官文章行誼一時表望孝宗敬皇帝在春宮公侍講讀比登大寶以舊學從臣侍經筵尋直便殿進講啓沃為多時孝宗勵精三代盛治謂得之理義養心之助公名良弼預修

英廟

龍章像贊

乙

憲廟實錄通鑑綱目宋元史續綱目兼領玉牒公名良史

孝廟銳意用公竟歿于位惜哉公主順天庚子鄉試中誤在選中荷公之教寔深比公子敬章以像示牢瞻拜之餘敬作贊曰

維玉拱璧維材豫章厥用伊何於彼朝堂顯顯治公間氣天啓在

帝左右以布四體國有皇猷公黼黻之國有典章公考繹之不質不腴黃中通理

帝用休嘉曰古良史思數荐臻曰予舊臣論思厥

職亮弼惟均公鳥凡凡公履謙謙公弗自任人
則具瞻孰厄其衷厥施未竟論世考德獲命之
正接公季子後二十年拜觀遺像風神凜然如
山斯仰如川以濟爰述贊辭永詔來裔

龍皇像贊

二

龍皇文稿目錄

卷一

日講直解

問命

費誓

大學衍義

卷二

經筵講章

四書

尚書

龍皇文稿目錄

乙

卷三

青宮直講

尚書

大學

卷四

廷對策一道

策問五首

卷五

賦

同年會題名賦

清洲五樂賦

平胡賦

辭

徐處士哀辭

吊松塢黃翁辭

壽淳安商閣老辭

銘

既醉軒銘

進止齋銘

永思堂銘

龍華齋銘

古硯銘

崇恩樓銘

贊

商懋衡侍講像贊

冰玉居士像贊

侍御劉君待漏小像贊

呂推官宜中小像贊

董仲宣小像贊

顧崇善進士小像贊

鄭時暉侍御小像贊

說

顧成章字說

筆囊說

卷六

題跋

題篁墩卷後

題龜山語錄

跋晦翁和張宣公城南二十詠墨蹟

題元李一初提舉手墨并朱澤民畫後

題趙魏公真草千文帖後

龍華齋銘

題端友齋卷後

題張汝弼所跋既醉卷後

題成齋李翁卷後

題沈石田畫冊後

題府傅王成憲臥遊卷後

題真愚齋賞月詩卷後

題真愚齋賞燈詩卷後

題米元暉畫後

題李雪菴手書韓公詩後

卷七

記

古愚軒記

澤存堂記

成塘書屋記

愛日堂記

思則堂記

華氏新居十詠記

程太夫人林氏壽徵圖記

龍臯記

卷八

龍臯文稿目錄

四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涿州志序

送少宗伯董公尚矩之任南都詩序

羅德安先生文集序

鴈東聯句詩序

送嵩明州同知秦信之序

黃山八景詩序

送山東叅政王君希曾之任序

送陳君堅遠赴黔陽令序

慶附馬都尉周君得孫序

送劉世美知常州序

卷九

序

壽官保大宗伯兼學士素菴彭先生序

贈都憲張公之任南京序

于少保奏議序

送山東憲副陳君粹卿序

夢鶴軒詩序

龍臯文稿目錄

五

慶錫山秦卑牧壽序

送王都紀序

官箴後序

贈塾師李立初歸江西序

金溪王氏派芳集序

送芮廷延斷事之山東序

卷十

序

賀都憲楊叔璣陞戶部侍郎序

送進士胡君伯雍出宰平湖序

送禮部員外郎陸克深知叙州序

送河南叅政李德深序

送周君克禮更令永春序

送涿州學正丁松年序

送石僉憲序

賀方良弼擢禮部司務序

送謝訓術歸無錫序

送封都憲梅窓屠公歸四明序

賀福建叅政秦公廷韶聯句詩序

卷十一

龍華文稿目錄

本

序

送節推孫君孚吉應 召詩序

送浙江憲副吳善長之任序

送魏大尹之武進序

送李都事序

贈福建叅政李君之任序

送吳憲之令龍泉序

送鳳翔府劉同知序

送雲南左叅政周君子建之任序

送常州府判張君之任序

送錢生歸京口詩序

送太學生徐懋昭歸省序

慶封承直郎兵部主事馬公六十序

卷十二

序

雙壽圖詩序

送無錫賴尹文玉復任序

送岳州唐通判元振序

送胡節推赴常州序

鄒孺人惠氏輓詩序

龍華文稿目錄

七

送吳文舉任濬縣令序

賀郡守孫公擢浙江叅政序

慶封保寧府同知趙公序

送太學郁廷用還金陵序

送劉尚文序

慶胡侍御考績序

卷十三

序

送偃師令裴君序

贈韓世資醫師序

送通判吳君序

送鄭濱還常山詩序

贈戶侯孫君歸保定序

送徐順德任諸城令序

心政二經序

贈楊君浚明任太原推府序

送延津令吳惟遠序

送商太史懋衡歸省詩序

送余貢之令長洲序

桐江宦隱圖引

龍軍文稿目錄

吳成章送別圖引

卷十四

書柬

與謝子喬庶子書

與程克勤學士書

與王景明都憲書

與徐公肅都憲書

與楊應寧僉憲柬

與龍太守書

與王思軒冢宰書

與王司言儀賓書

與胡孟登大尹書

與張東海太守書

與本郡孫偉德太守書

與馬太卿書

東吳原博

與徐大尹銳書

東羅黃門緝熙

卷十五

行狀

龍軍文稿目錄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陸公事狀

九

卷十六

墓誌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致仕王公墓誌銘

北山朱慶士墓誌銘

前戶科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登州府同知畢公墓誌銘

錦衣衛鎮撫胡公墓誌銘

無錫華守正呂孺人墓誌銘

陳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薛節婦墓誌銘

顯妣宜人徐氏墓誌銘

濮州學正胡公墓誌銘

卷十七

墓誌

朱慶士孟洪墓誌銘

錫山鄒誠卿墓碣銘

吳慶士墓誌銘

張母蔣孺人墓誌銘

段君汝文墓誌銘

龍學士稿目錄

孫以禮妻金氏墓碣銘

卷十八

墓表

安和夫人周氏墓表

盛都憲慧麓新阡表

承事郎錫山鄒君良節妻惠氏合葬墓誌

阡表

卷十九

傳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公小傳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公小傳

工部左侍郎霍公小傳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小傳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小傳

戶部左侍郎邢公小傳

薛節婦小傳

祭文

祭程司馬文

祭封御史薛文

祭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公文

龍學士稿目錄

祭廷美叔文

祭叔祖樂天府君文

祭薛孺人文

祭施夫人宋氏文

祭胡忠安公夫人文

祭李太宜人文

祭李德嘉侍御文

祭封戶部員外郎公文

祭陳太宜人文

祭亡室池孺人文

龍阜文集卷之一

日講直解

問命

問是穆王之臣名伯冏穆王命他做太僕正這是他誥命之辭編書者因以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予是穆王自稱宅是居丕后是大君怵惕是恐懼厲是憂慮不安之意史臣述穆王告伯冏之意先呼其名說惟我爲周家子孫不能奮發盡

龍阜稿卷一

乙

爲人君之德乃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之統緒天下萬民之安危皆托於我一身一事不謹遺害及天下我是以中心惕然常恐不勝其任憂慮不安甚至中夜不寢而興痛自思省求免於過差之地也蓋穆王深知爲君之難如此所以能求助於臣下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齊是嚴肅之義侍御僕從是指給侍左右與御

車的人太僕之長與凡一應隨從的人皆是承是順弼是正敕臧是善穆王說在昔文王武王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其德至矣而凡在朝大小之臣又皆懷忠良之心盡輔相之職似乎不待他人之助矣然當時給侍左右并御車的人太僕之長與凡一應隨從執事之人這等人亦莫非正直之士朝夕親近左右見其君行得是便順承著行不是的便隨事正救不肯阿諛順從是以文王武王之德聖而益聖或出御外朝或入居深宮兢兢業業無

龍阜稿卷一

二

有一時不欽敬發一號施一令大公至正無有一時不盡善所以下民之衆無不敬而順之而萬邦之治無不休美正由前後左右皆得正人以爲助故也穆王舉此以告伯冏意思說爾等今日豈可以所職掌專在侍御奔走之間而不正直輔我乎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予一人也是穆王自稱無良是資質不美的意思匡是輔助繩是取直之器繩愆是正直過愆

之義糾謬是正其差謬格亦是改正之義非心
是非禮的邪心先烈是先世的功烈穆王自返
己說惟我一人資質不美不能勉於爲善其實
倚賴著左右前後有官位的賢士各盡其心以
輔助我之不及繩直我的過愆糾正我的差謬
歲規警戒務要格正我非禮的邪心使我愚蠢
日進乎聰明柔懦日進於剛果凡資質之不美
者日變而爲美庶幾使我能繼承先世文王武
王治天下的功烈而無忝也蓋穆王於卽位之
初求治之切至於命一太僕之官亦惓惓責望

龍羣羣卷一

三

如此倘能長保此心何治不可成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
惟吉士

大正是太僕正官群僕是掌灑掃與車塗祭祀
等項的不止一人故曰群僕逮是及僚是同僚
佐貳等官便僻是慣熟揣摩趨奉人的側媚是
姦邪諂媚的人吉士是善人穆王明言命伯冏
之意說今我特命你作太僕正官以正你所屬
一應僕從侍御之臣各以正道勉輔君德使上

下交相修省補其致治之不及可也然如何可
盡此道蓋你的同僚佐貳當謹慎簡擇不可用
那巧言能變亂是非虛華務修飭容貌的人不
可用那便僻揣摩人意巧爲奉承的側媚陰蓄
姦邪陰爲諂佞的人這等人若用了都能誘引
其君爲非不至於壞亂國家不止惟有那善人
吉士忠良耿直人君若用他自然薰陶漸染去
邪歸正不患不進其德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
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龍羣羣卷一

四

王之典

昵是親近儉是邪迪是引導先王之典是祖宗
舊制穆王告伯冏說我所以命你慎擇僚佐者
誠以僕從之臣都是正人則其君日聞正大之
言而無玩好之誘自然能行正道矣僕從之臣
都是諂諛小人則必阿諛諂佞虛美其君是聖
人之君使其君信而不疑自以爲有聖人之德
於是喜佞惡直驕奢昏惑無所不至矣故人君
能修其德惟繫于僕臣之賢不修其德惟繫于
僕臣之不賢君德之修不修繫于僕臣之賢不

賢如此今爾伯冏慎無親近那儉邪小人使他
備我耳目侍從之官每日漸漸的以非禮之言
掩蔽我的聰明而不肯教導我以祖宗之良法
美意此一節是穆王自量其學力未至恐近幸
之人移奪其心故預先戒絕之如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彞憲
時解作是字瘵是曠廢之義辜是罪彞憲是可
常行的法度穆王戒伯冏說你於僕從等人若
不以忠良的爲善人而惟取那貨財求進的爲

龍筆稿卷一

五

善人而用之如此則所用皆姦邪小人不肯引
君當道必曠廢其職矣然此皆由你十分不能
祇敬其君所以任用非人負我所託我當治你
之罪故曰惟予汝辜穆王告戒伯冏至此已懇
切詳盡又於終篇嘆息說凡我命你之言你可不
敬聽哉務要始終此心永遠輔弼其君以所當
常行的典章法度凡一切異端邪術非所當行
的不要使小人得乘間蠱惑君心纔好蓋僕從
侍御之人早晚親幸褻狎其言易入故穆王命
伯冏丁寧告戒如此編書者取之亦以爲萬世

人君之龜鑑也

費誓

費是地名昔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因淮
夷徐戎構亂帥師伐之在費地誓戒衆人編書
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數乃
甲冑敎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

公是指魯侯但是往淮夷徐戎卽今淮安徐州
地面與魯接壤敎是縫綴冑卽是盔敵是上繫

龍筆稿卷一

六

的帶干是如今旁牌弔是精製的意思鍛是打
造鐵器的取出火時急淬於水中要他堅利戈
矛俱是鎗礪是磨鋒是刀劍口上芒快處這是
史臣記魯公誓衆之辭先發嘆說你衆人不要
誼譁靜聽我的命令徂日淮夷作亂棄我始封
又結構徐戎並起爲寇今我帥你等徃征之然
戰陳以兵器爲先如甲以護四體冑以護頭面
俱要好生縫綴完全勿致破損干上要有帶繫
便於舉動這幾件都不可不精製者臨陳以防
身爲先也弓矢易於損失要多豫備戈矛易於

殘缺要加鍛鍊鋒刃易於鈍齒要加磨礪這幾件又都不可不盡善然後可以勝敵也魯公立國之初行師誓衆詳整如此蓋以周公爲父教習有素所以爲賢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罪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是大舍牯是說軍中造作廬舍拘放牛馬之所杜是閉絕獲是捕野獸的機檻斂是填塞窰是坑坎這一節是魯公誓戒行師地方居民說凡軍旅中駕車有牛騎有馬其止宿牧養之處

龍皇稿卷

七

已大布滿於你四野之中你居民凡在野外有設爲捕獸的機檻便與我閉絕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便與我填塞了使四野土地平洋不致陷害傷損了我牧放的牛馬軍法嚴謹有常不可輕犯有此治汝以此常刑而不可赦也此一節是平治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是馬牛牝牡相誘因而狂逸奔走之義臣妾

是男女賤者之稱商是量度這一節是魯公整肅部伍之事說凡軍中馬牛有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了的有役使的男子女人棄家逃亡了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雖不許他越壘趕逐但有人收得這馬牛男女的能敬懼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商度你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不聽誓戒亂了部伍越壘趕逐匿了人不還這等的都有一定之法禁治不輕宥也不許寇盜搶掠等事踰過墻垣或偷盜人馬牛或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

龍皇稿卷

八

尤重又自有一定之法禁治你必不可宥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是用兵的日期峙是儲備糗糧是軍食卽如今說乾糧不逮是不及大刑是死罪這一節是魯公誓戒軍中糧餉之人先刻期告他說甲戌之日我要帥衆往征徐戎之罪蓋徐尤近魯地故先加兵你須要儲備糗糧以供軍食不可臨時致有不及以悞進兵之期如有不及悞了事的所繫非小你主隗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

也蓋軍行以糧餉爲先故示以重罪懲督之使
知所懼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郊是國門外之地遂又是郊外之地楨幹兩件
俱是築牆的板木有無餘刑非殺如說不止一
件刑法但罪不至死的意思芻蕘是餵馬牛的
草束大刑是死刑魯公既告戒了所統諸侯又
告戒他魯國之人說國有四郊東郊之人與徐

龍華文稿卷一

九

戎對壘難別用他你西南北三郊三遂的人民
當備著築牆板木之類我於甲戌進兵之日要
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你無得失
於供應若失於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以懲治
你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告他說
你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
著餵養馬牛的草束不可不多備些倘或缺少
致使我馬牛飢困用兵失利其罪比前不同必
加以死罪不輕宥也魯公於初封之日行師誓
衆先後次第詳整如此蓋以周公爲父教習有

素所以爲賢也

大學衍義

夫畫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
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
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
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
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所以夜對
之益尤深於晝訪歟聖明在上倘有志於帝王之
事業則正觀之規摹與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
復

龍華文稿卷一

十

攻是伐聲是音樂色是女色溺是陷便朝是宮
殿之近便易於聽政處薦是進紳是繫的帶士
大夫進笏於帶故稱爲薦紳儼是端莊昌言是
善言輻是車輪中直木輳是集璫是耳珠近侍
內臣皆戴貂冠耳珠以爲文飾嬪御是妃嬪之
服侍左右的眩是迷亂奇技淫巧是新奇過巧
的技藝器用聖明是真德秀稱宋理宗之言我
祖宗是稱宋朝前代諸帝真德秀說唐太宗及
宋朝諸帝晝日親近儒臣訪問政事亦足以爲
治矣又必至於暮夜之際亦時或召見對問何

也蓋人主一心異端邪說乘間伺隙攻伐之者不止一端惟淫聲與美色尤易於陷溺人心人主日間御便殿薦紳士大夫儼然布列左右良善的語言正直的議論便如車輪一般四面俱臻集於前那時雖有異端邪說無由得入所以要保守此心常在正路上行最爲容易至於退朝在深宮暮夜時節所接見的不是貂璫近習便是妃嬪進御之人眼前都是些紛紜華美富盛珍麗之物雜然並進皆足以迷亂人眼目新奇的技藝工巧的器用皆足以移蕩人心所

龍華文稿卷一

十二

以要持守保養此心不被他引誘了也最難此所以夜間亦召對儒臣有所資益尤深於晝訪之功也真德秀勸理宗說聖明在上倘有志要做聖帝明王的事業則唐太宗延訪十八學士的規摹及本朝祖宗召對儒臣的家法這是治天下的首務不可以不復舉之也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

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鑒是以鏡照物明見的意思蕭是梁帝的姓釋老是佛道二家嗜學是好學三聖指堯舜禹六經是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則是混雜佛時仔肩一句是詩經中的言語佛讀作弼與輔弼的弼字通用時解作是字仔是任肩是負便是俗說擔戴的意思憾是恨真德秀評論唐太宗之言告理宗說臣考據唐太宗深見蕭梁武帝與

龍華文稿卷一

十三

元帝的過失不取佛老二氏之教惟於堯舜周公孔子之道是好邪正兩途可謂能知所揀擇矣然太宗終身所行如脅父臣虜兄弟相殘收納弟妃於人倫大本上不能無愧於正道者由其好學雖懇篤然當時與群臣講論不過是前代或得或失的粗跡至如堯舜禹三聖人所傳授精一執中微妙的指趣及六經中所載治天下的見成法則都不曾聞得況又當時所親近的如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等雖或是一時有名的儒者而姦詐諂諛小人如許敬宗權萬

紀等亦混雜其列邪正無別如此安能有同心
輔弼其君擔戴得天下重任之益故唐太宗雖
名爲希慕前代聖人不遇託之空言不曾著實
行這道理有得於已蹉過了君臣相際遇好機
會其實爲可恨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
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亦有太宗者
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
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
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於家益之所以戒舜

龍華稿卷一

十三

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

從事是用功的意思隙是空閒欲專指色慾朋
淫于家是書經益稷謨之言朋是黨助小人之
意淫是亂無皇耽樂是書經無逸篇之言這
皇字解做寬解的意思耽是過於淫樂無節也
真德秀因引上面唐太宗之言告理宗說臣考
據秦朝漢朝以後人君號稱賢明之主者但能
脩飭一身少有過失者亦或有人其有能用功
保守此心常怕姦邪讒佞之人乘伺空便得肆
欺罔未有如唐太宗之英明不可欺者蓋太宗

中心清正凡事自有主張故當時姦佞之臣如
封德彝說天下無奇才太宗惡其輕視天下人
宇文士及見太宗偶然愛一株樹好便也稱這
樹好太宗斥其讒佞權萬紀獻增銀課之計太
宗怒其言利當日罷黜其官這幾人者皆不能
以姦佞惑亂其聰明然太宗所言勇力辯口諂
諛姦詐好色此數件都易惑人而好色一件尤
最爲害古先聖帝明王惟於此事尤加謹畏故
益稷謨說不要學堯子丹朱黨比小人淫亂于
家此伯益所以告戒其君帝舜也無逸篇說爲
人君的不要自寬解說今日且得恣意耽於快
樂此周公所以告戒其君成王也舜聖君成王
賢君豈有耽好淫樂的事其臣如伯益與周公猶
以此戒之可見色慾一事尤當畏避也

龍華稿卷一

十四

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
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
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
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
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
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歲雖常言然切於正

心之學故錄焉

箴是以言語箴規人過失取譬者以箴治病之義茫茫廣大貌甚輿是天地總稱俯爲下仰爲上垠是涯岸眇是微細梯是草子似穀米的麥是並列之義天地人謂之三才役是使令幾希是少天君是心爲天理所主故稱天君真德秀說近時儒者范浚把人的心做一篇文字箴規世人說茫茫然天地之大上下無有涯岸人生其中眇然有此一身微細之甚便如太倉中一粒稊米而已身雖至微然人之爲人能與天地

龍溪稿卷二

廿五

之大並列而爲三才者亦惟在乎一心之大耳且古往今來之人誰無此心若此心不能爲一身之主反被形體在外的牽使便與禽獸無異矣形體在外的口便欲食好滋味耳便欲聽好聲音目便欲看好顏色手足動靜便欲安佚自在倘此心畧放肆不謹那所欲之物如搖聲美色奇邪之味怠惰之氣隨即乘伺間隙投觸心上來便都爲此心之害矣況人心所具之理甚是微妙那有般的私欲四面來攻代他則天理所存能有幾何故嘆息說嗚呼幾希言人心之

理幾乎絕矣惟君子之人常存誠實保守此心凡應事接物便能思念這事於天理上當行不當行又能敬謹常如奉祭祀對賓客之時所以此心有主泰然安舒四肢百骸無不從心所命令而私欲不能擾害矣真德秀說此箴雖是常言易曉然最切於大學中正心之學故錄於此以備觀覽

龍溪稿卷二

十六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麗王定書院名張說是唐宰相有司是官府優是有餘糜是以米爲粥腐爛之義今天子指唐玄宗帝亦非玄宗皇帝開元年間創置麗正書院聚集一時有文章學問之士於書院中或使之纂修書籍或使之侍講經史以宰相張說爲修書使以總領其事當時官府供給日用所需務從優厚時中書

舍人陸堅以爲修書講讀之事無所補益於國家徒然糜費了朝廷供給欲奏聞革罷了書院宰相張說說自古帝王當國家太平無事之日多被小人哄誘或營造高大宮室以爲游賞之所或廣蓄淫聲美色以騁快樂之私如今天子一無所好獨能招延禮待文學之儒或纂修或進講各相與發揮經典書籍中所載的義理使主上因此知帝王爲治之學及古今治亂興亡之跡其所補益者甚大而日用供給所損費甚微小而反屑屑計較如此陸堅之言何其不達

龍筆文稿卷一

十七

大體也玄宗聞說此言愈加重說得輔導之體而薄待堅以爲小人

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

確是堅確惠妃是唐玄宗妃武氏太真是玄宗子壽王妃楊氏玄宗聞其美使爲女官號太真後潛納爲妃蠱是毒物能殺人者婦人以妖媚

惑人便如蠱毒殺人一般王鉞宇文融皆當時專一聚斂之臣後皆以罪誅竄而死寢是歇卧處三子是玄宗之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玄宗信讒間之言皆以無罪廢爲庶人賜死祿山是胡人姓安名祿山做范陽節度使玄宗最寵愛他楊貴妃養以爲子出入宮禁頗著醜聲真德秀說唐玄宗崇儒好學果能知大學誠意正心之功必然於念頭初動處好善著實能好惡惡著實能去使此心爲一身之主無有不正則凡淫聲美色珍奇貨利之物來哄誘我的此心

龍筆文稿卷一

十八

確然有主必不被他移奪那武惠妃楊太真雖能蠱媚王鉞宇文融雖能聚斂自然不得進用矣果能脩省一身以爲正家之本則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都有倫理朝廷清明宮寢雍肅無有亂政而無不各盡其道矣安得中無所主致有聽信讒言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寵任胡虜安祿山出入宮闈瀆瀆淫亂以致醜聲外聞爲宗社危亡之禍真德秀此言蓋深惜玄宗徒好學而無實踐之功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

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
範元宗撰開元訓誠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
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

憲宗是唐朝皇帝典墳是古書五典三墳之類
三復是再三反覆撰是撰述金鏡帝範俱是太
宗所撰書名開元訓誠是玄宗所撰書名帝是
指憲宗龜是靈物卜之可以知吉凶鑑是鏡子
照之可以別妍醜真德秀說唐憲宗皇帝於萬
幾之暇常留意於古五典三墳之書每觀賢前
代人君受命而興禍敗而亡行得是的行得差

龍學稿卷一

十九

失的事蹟皆再三反覆其言審察其所以興亡
得失的緣故又讀史臣所修唐太宗貞觀年間
玄宗開元年間的實錄見太宗撰述金鏡書及
帝範以賜太子玄宗撰述開元訓誠等書從此
憲宗遂採擇尚書春秋史記兩漢書內所載君
臣行過的興亡得失事蹟如龜可卜吉凶如鏡
可別妍醜的集錄成書凡十四篇使人看了以
爲法戒是亦垂教後世之意也其目詳見下文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
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

以讒諂用皇甫鎛程昇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辯
賢臣未嘗仕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錄也土木
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

玩是愛好的意思蔡是蔡州卽今河南汝寧府
唐節度使吳元濟據其地以反憲宗遣將討平
之裴度李逢吉皇甫鎛程昇俱是憲宗時宰相
惟裴度是君子那三箇是小人羨是多餘土木
是營造之工乖是違背真德秀說唐憲宗留意
愛好經籍集錄前代事蹟可爲龜鑑者以備勸
戒其意甚好然自討平蔡州之後朝廷稍得息

龍學稿卷一

二十

兵其驕縱奢侈之心便已形見於外如宰相裴
度忠良正直不得親信而反見疎遠李逢吉以
讒邪諂佞遂得柄用皇甫鎛程昇因掌財賦貢
賦多餘之數亟得進身告子小人用舍顯到如
此其十四篇書中說要辯邪正其實未嘗辯說
要任賢臣其實未嘗任也且裴度諫用皇甫鎛
程昇韓愈諫迎佛骨俱不見聽況裴度又有平
蔡之功反被皇甫鎛等擠排罷爲河東節度使
是徒說要納忠諫實未嘗納說要錄勲賢實未
嘗錄也浚池起殿漸興土木之工則與崇節儉

一條相反矣聚歛貨財不恤軍民之怨則與脩德政一條相背矣真德秀意思說憲宗所行件件與所言相反由其不能先正一心以爲萬事之主也

當時群臣獨一裴垕能盡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能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裴垕是憲宗時賢宰相克己復禮是論語中孔

龍溪稿卷一

廿一

子告顏回問爲仁之言說人須克去己私方可復還天理視聽言動之間克己之目說人要克去己私須要於視聽言動之間都禁絕了非理的事引君當道是孟子之言說爲人臣的須導引其言事事當正道上行真德秀說唐憲宗時群臣中能輔導其君能惟有一箇宰相裴垕嘗因上問爲治所先裴垕說在先正其心然垕雖能盡正心之說至於心之所以能正者如格物窮理至誠無妄這等工夫裴垕亦莫之及都不曾說出此理徒然泛舉正心之綱而不教以如

何是用功之處譬如教人克己復禮爲仁而不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的條目則人何所用功私意必不能去天理必不能復豈能有所補益乎故爲人臣者自己不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以次而進必不能導引其君使之事事皆當正道上行也

以上叙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以上自行義第四卷至此是真德秀叙述漢光武明帝章帝唐太宗玄宗憲宗爲學的事蹟以勸戒宋理宗者

龍溪稿卷一

廿一

四書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這是大學傳第十章曾子引孟獻子之言以明爲人上者不可與民爭利的意思孟獻子是魯國賢大夫仲孫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畜是養乘是四馬駕一車察是留心計較的意思豚是

龍阜文彙卷之二

乙一

小猪孟獻子說爲士的初陞做大夫之官得乘著四馬車而行已有俸祿養身了不可又屑屑然留心計較那養雞豚的小利失了大體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是古禮卿大夫以上的官許他冬月藏冰以備夏月喪祭之用這等的官愈大俸祿愈厚了不可又貪得無厭畜養那牛羊之類以圖孳息之利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百乘該馬四百匹聚斂是科斂臣是古者卿大夫之家都設立家臣卿大夫之家朝廷封以一縣人民供他俸祿至於有馬四百匹可謂富矣不可又養那會聚

斂財物的家臣刻衆肥家苦爲民害孟獻子又說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是偷盜府庫財物的人這等人雖不可有但只是偷盜之物有限而又害不及民惟有那會聚斂的人千方百計橫征巧取能使上面人以得財爲喜不顧下面人積怨已深一旦至於財聚民散禍及身家比之盜臣其害爲尤甚矣曾子既引孟獻子之言如此又說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這一句也是古語曾子又引來證孟獻子之言說此即是古人說有國家的不可以聚

龍阜文彙卷之二

二

斂財物爲利只是以義導民輕徭薄賦使民財自富國用自充便是自然之大利也臣觀此章是曾子解釋經文中治國平天下之義而諄諄歸結於財用上深致其意蓋以爲人上的不能絜矩以通天下之情皆由利心一起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所以至於好惡用舍皆不得其正而天下不能平也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深知民利不可爭奪罷斥珍異之獻屏黜聚斂之人可謂能絜矩以通天下之情矣克廣此心無一事不思與民同其好惡而使

萬物各得其所則天下治平之效不患不與唐虞三代比隆也伏惟 聖明留意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這是中庸三十三章子思子形容上文不顯之德篤恭而天下平之盛的意思詩是大雅皇矣之篇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是明顯的德行指文王之德而言大是張大的意思聲是聲音以猶與也色是顏色聲以色言人

龍皇文稿卷二

三

之聲音與笑貌也大雅皇矣之詩託上帝自謂我所以眷念文王有明顯之德者非有他也以其德之深微不張大於聲音笑貌之間如雖雖在宮肅肅在廟自然不暴著其形迹這便是他不大聲與色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子是孔子孔子說化民若無實德但以聲音笑貌爲事這乃化民的末務子思子既引詩以贊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不張大其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的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是猶有那聲色者存亦未足以形

容不顯之妙於是又引詩中德輶如毛之言以形容之詩是大雅丞民之篇輶是輕也毛是毫毛倫是比倫丞民詩說德之在人本所固有故甚輕而易舉不啻如一毫毛而已此言庶乎可以形容不顯之妙然子思子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倫者若不顯之德則淵深微妙無物堪比這也未足以形容那不顯的妙處又不若文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是事也文王詩中說上天之事一氣默運於亭毒之表而四時自成萬物自育泯然無聲迹可見

龍皇文稿卷二

四

漠然無臭味可聞子思子引之以爲君子之德正如天道一般渾然無此形迹可見而天下相安於熙熙皞皞之間乃爲不顯之至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那三等然後爲至也臣嘗觀之中庸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的工夫推而言之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蓋舉一書之要而總結之示人之意最深切矣古先聖王如堯之允

恭克讓萬邦協和舜之溫恭允塞天下咸服皆是有那不顯之德者恭惟

皇上體道謙冲臨朝端穆大廷如是深宮如是大政如是細行如是緝熙之學謹獨之身蓋真有不顯之德矣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這是論語第二篇弟子記孔子答季康子的言語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一日問於孔

龍聖文稿卷二

五

子說我欲使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慢盡忠於我而不敢欺交相勸勉爲善而不蹈於惡果何所爲而能使百姓如此孔子答他說臨之以莊則敬臨是臨民莊是端嚴爲人上者民所瞻仰於那臨民時容貌若不端嚴那下民便怠慢不敬了必正其衣冠使有儀可象尊其瞻視使有威可畏如此則下民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於上而不敢怠慢矣這便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是孝順父母慈是慈愛衆人爲人上者下民表率於那居家時父母若不能事之以

孝衆人又不能畜之以慈下民便欺悖不忠了

必共爲子職而善事其父母推廣仁心而慈愛於衆人如此則下民得於觀感者自然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悖矣這便是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善是才德可稱的不能是才德未成的爲人上者於那下民中有善的不舉用他不能的不教導他那下民如何得相勸爲善必登庸選拔九才德可稱的皆用之而不遺誘掖獎勵才德未成的皆教之而不棄如此則下民莫不互相勸勉皆樂於爲善矣這便是舉善而教

龍聖文稿卷二

六

不能則勸蓋季康子之問急於求效孔子則舉在我所當爲者告之盡其在我則其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臣觀孔子此言雖止於告魯大夫然聖言廣大理無不該等而上之治國平天下之道皆不出此故虞舜恭己無爲而四方風動武王惇善繼之教敷大賚之慈而萬姓悅服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率此道也恭惟

皇上端拱垂衣百官承式

祖訓各遵務隆善述孝萬幾親覽思羣府育之

慈徵求盡巖穴之才 臨幸重辟雍之教

聖性高明動合經義推此以往何治不成昔宋臣趙普告其君以論語一書可佐人主致太平如此言者皆是也伏惟 聖明留意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這是論語第十六篇弟子記孔子之言君子是有德的人忿是怒難是禍患孔子說君子人未能到聖人不思而得的地位日用之間所當思省於身者其事有九如自主於視視不明則可

龍華文稿卷二

七

欺君子視而思明見一物便知一物之美惡接一人便識一人之邪正則自無欺蔽之奸矣耳主於聽聰不聰則易惑君子聽而思聰聞一言便知一言之是非應一事便知一事之虛實則自無昏惑之患矣顏色發於面目太嚴厲者非德容君子則思和顏悅色而藹然其可親容貌見於一身稍放蕩者非端士君子則思蹈矩循規而儼然爲可法言不忠而口是心非者爲佞人君子則思坦然盡心而無隱事不敬而狐疑反覆者爲庸懦君子則思確然主一而不移理

有疑而未明若耻下問則成愚矣君子則思從師問難以廣其知事有怒而難忍忍小不忍則害大矣君子則思反己恕人以免於禍至如小而官爵貨財大而人民國土一事一物可得於己者都是得若見得忘義何所不爲故君子凡有所得必熟思審處合於義則萬鍾之富有不辭害於義則一介之微不苟取古之君子於日用常行動加思省以脩身其事有九如此然聖人之言通乎上下進脩之義尤切君身這思之一字即如大禹所稱予思日孜孜之思也故視

龍華文稿卷二

八

思明聰思聰與明日達四聰之言合色思溫貌思恭與溫恭允塞之旨同朕言惠可底行即言思忠敬用五事即事思敬疑思問與念終始典于學無二道忿思難與惟于戈省厥躬同一心至於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不貴異物賤用物即皆是見得思義之意也故後世人主有聰明日蔽於群邪而言行日負其初志者無他惟由平居晏安不能致思於九事之間而已故先儒以爲九思之旨非是平居不先學問而臨事徒費心思蓋惟靜而存養之力深則動而省察

之功易故臣愚以爲疑思問一條又九思中之先務也蓋古今禮樂制度興亡得失之故閭閻幽隱民情物理之微雖生知之聖無有不待問而知者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及我

祖宗列聖視朝之暇或御便殿延訪大臣或因講讀親邇儒學之士政事之外便舉經書勸導之餘旁及人事顧問從容日昃不厭馴致聰明日廣而壅蔽日除正學日隆而邪佞日遠不思不勉優入聖域以成太平極治之盛其功惟在乎能思能問而別無高遠難行之事也書洪範篇

龍筆文稿卷二

九

曰思曰睿睿作聖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正是此意仰惟

皇上天縱睿聖之資皆所優爲而正 今日可致力之地也臣等不勝港港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這一節是孟子說人君要行王政必先任用賢才的意思尊是優禮賢是有德的人能是有才的人俊傑是才德出衆之稱卽指賢能說孟子意思說人君以一人統億兆之衆輔理之責必

用賢才那賢而有德的人忠良不欺廉公有守憂勤爲國人君得這等人當尊敬之必重其祿位加以禮貌使他論道經邦朝夕納誨而忘其勢分之嚴意氣交孚而不惑讒邪之間這等呵則尊賢之禮盡而簡慢之失無有矣那能有有才的人文學政事各有所長皆堪任用人君於這等人當器使之必隨才高下分職授任使他傾竭底蘊而興其勸功之心脩政立事而無或曠官之弊這等呵則使能之道盡而遺棄之嘆無有矣夫賢者尊之則所尊者無非賢能者使

龍筆文稿卷二

十

之則所使者無非能然所尊使之賢能是皆一時之俊傑今旣布列於朝充滿於庶位將見天下之士懷才抱德未經試用者莫不欣欣然聞風而起以爲平居所養正要行義事君今賢俊登庸君臣道合如此我何可不出効分寸之用自立於明盛之朝以求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哉故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竊觀人君之治天下固以用賢爲先而用賢之道尤以正心爲本倘不先正其心則好惡或移於嬖倖之私用舍不出

手乾剛之斷尊者未必賢而賢者或見抑能者未必使而使者或非能以致真偽莫辨邪正混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世道所關尤有深可慮者矣此所以惟正君心爲貴也仰惟

皇上聖德清明好惡純正於尊賢使能之道固已充盡矣尚願始終此心謹於用舍於所當重之賢必禮貌之有加於所當用之才必公舉而無遺則賢能思奮職業益脩功光

祖宗澤流四裔而明良千載之遇端有在於今日矣斯世斯民不勝幸甚

龍集稿卷二

十二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這是孟子離婁首章承上一節說人君治天下不可無法度的意思竭是盡繼是接續不已孟子說上古聖人君臨天下常以爲一日之聰明有限天下之運用無窮且如天下之火一事一物在吾前者或邪或正或曲或直竭盡我目力去審視他而明無不見然不過是一身之用天

下事物邪正曲直不齊豈能使人人都審視得明白不差於是制爲規矩準繩四樣法則以繼於後規以取圓矩以取方準以取平繩以取直使天下後世接續相傳其用自然無有窮盡這便是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六律是截竹爲箏陰陽各六箇管兒吹著他審聽那宮商角徵羽五等聲音不同的這五音爲作樂之本或高或下或清或濁有和與不和聖人既竭耳力去審聽他聰無不聞然也不過是一身之用天下聲音高

龍集稿卷二

十三

下清濁變化不一豈能使人人都審聽得精寧無誤於是又制爲六律之法以正五音使天下後世接續相傳其用自然無有窮盡這便是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不忍是見人饑寒切身愚頑犯法的便惻然憐憫他的意思聖人之心以爲我一身爲天下萬民之主故竭盡心思憐憫天下的人要教養他然徒有這心不施於政也無用處故又推廣這不忍之心施於政事之間如不忍人之饑寒困苦便與他分田授產薄賦均徭使人人安居樂業

無不遂其生如不忍人愚頑犯法便與他建學立師申明倫理使人人去惡爲善無不順其性這不忍人之政流行於天下之大至於萬世可行接續不已仁恩溥徧如天之無不覆燾無一人不在教養之中這便是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臣觀孟子此章本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兩事譬喻堯舜之聖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到這里却把這兩件都說做聖人立法的事以見一事一物之法無非人君分內所當爲者而行不忍人之政

龍溪文稿卷二

十三

爲尤異也然古昔帝王自堯舜聖人之外凡有志於治者或能節冗費省工役慎刑獄公法令事事都是這一點不忍之心所發但爲私欲所蔽隨發隨止或作或輟不能擴充接續而行之是以治不古若而天下後世不蒙其澤也恭惟皇上臨御以來 儉用恤民審刑慎法 念慮清明恒在天下擴充繼續使此心此政終始無間永遠可行則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所以覆被天下而垂之萬世無疆者端在此矣臣等不勝愧

卷

尚書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這是尚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初卽位時命官教民務農的帝是帝舜棄是后稷的名黎是黑色百姓每多是黑頭的所以叫做黎民阻是困厄饑是饑餓后是君也有爵土的稱號稷是那時掌農事的官播是布百穀是黍稷稻粱之類名色甚多舉大數曰百穀棄自幼年便曉得那農田的事在堯時已舉他做了田正專管農事所以帝舜卽位要安養百姓每不得耕種至今

龍溪文稿卷二

十四

多有困厄饑餓的汝后稷做掌農事的官須用心教百姓每及時播種百穀凡地利有肥有瘠物性有早有晚人力有勤有惰件件要處置停當使百穀無不成熟的時節四方無不飽暖的人家爾能盡職則百姓每都有養矣臣嘗聞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蓋民非食不能存活民不能存治道如何可成所以古人說衣食足然後禮義興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之於子看來百姓每所急的莫急於此爲人上所當重莫重於此是以帝舜卽位之初首先於民食上

倦倦用心如此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 降明詔蠲免逋稅躬耕籍田以勸農就是這箇意思但只要擴充此心長在百姓身上薄稅歛輕徭役節財用愛養民力不違農時使天下富庶教化大行便是堯舜之治也不過從這等切近處做去臣不勝願望之至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紀大禹告帝舜的言

龍皇文稿卷二

十五

舜是嘆美辭帝是稱舜大禹因伯益警戒帝舜以八事乃嘆美說帝當深念其言不可忘了蓋人君之德不徒善其一身要施於政事無不盡善人君之政不專在乎法令要安養兆民無不得所水火金木土穀這六者謂之六府曰惟脩者是脩治此六者各適於用如使水可滋灌而無泛溢之患火可焚爨而無亢熾之虞金可鎔鑄木可樵採置器用造宮室俱要用有節取有時辨土地高下肥磽之異順五穀耕種收歛之宜各使之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

足而六者無不脩矣正德利用厚生這三者謂之三事曰惟和者蓋以六府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使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正其德使之工匠制器用商賈通貨財以利其用使之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以厚其生三事既治則事皆當理人皆樂業而無不和矣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六府三事既脩既和各有成效故曰九功叙是次序歌是歌詠這九件事功既有次序不亂其常則民安其利不覺喜發於聲而歌詠以樂其生也戒之用休董之

龍皇文稿卷二

十六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是休美董是督責俾是使大禹又說百姓每安養既久恐他怠心或生把這已行之功日漸廢弛了不可不激勵他有勤於九件事功的將好言語戒諭休美他使之知所勸有怠於九件事功的將刑法督責懲戒他使之知所畏然又以刑威督人恐勉強面從不能長久惟有歌曲最易動人於是把那百姓每所做的九歌調和音律編做樂章或奏於鄉社或奏於朝廷優柔不迫以勸化之使百姓每聽了莫不歡欣鼓舞自然樂從無所勉強

庶幾日前已成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廢壞也臣
觀大禹之告帝舜方纔說惟脩惟和惟叙是治
道方成之日便已思量到後來廢壞處要加戒
勉保守可見聖君賢相之治天下不以盛滿而
忘警戒如此恭惟

皇上以謙冲之資守盈成之業聞遠方之民迫於
饑寒詔遣賑恤之復恐畿內之民陷於刑憲

面加宣諭之言是卽大禹告舜教養之事也
伏願永保此心終始如一務使天下百姓歡欣
愛戴歌詠太平以共享無疆之休則有虞聖人

龍臺稿卷二

十七

不得專美於前矣臣等不勝惓惓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這是商書說命篇史臣述高宗命傅說爲相的
事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
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恭
默是恭敬淵默帝指上天賚是賜與代字解作
替字象是形象築是築室居住傳巖是地名肖
是似昔高宗卽位免喪之後猶不肯發言因群

臣進諫乃說道我所以不敢輕易發言者正恐
我之德行不如前人故朝夕之間恭敬淵默思
想這治天下的道理以爲如何可以脩德而正
朝廷如何可以用賢而安社稷處心積慮頃刻
不忘以致精神感通故夢寐中忽見上帝賜與
我一箇賢良好人做我輔弼凡一切治天下的
事着體我心思替我言語高宗旣得此夢乃
詳審夢中所見的人畫其形象使人徧求於天
下果然有一人叫做傅說築室在傳巖地面居
位其形象與夢見之人正相似且高宗於傅說

龍臺稿卷二

十八

平生不識其人緣何感於夢兆蓋高宗恭默思
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天賚與良弼非
偶然而得者也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納誨是進教台字解作我
字高宗旣得傅說聽他所言果是賢良可勝重
任乃不次超擢立爲宰相又以爲我若不日親
近其人何以受其教益乃加以師保之任置於
左右之間不惟早晚從容便於顧問抑且老成
與處賴其薰陶故又命之說我所以用你之意
不責以細務之勞惟要朝夕殷勤進納教誨輔

我脩德忠言讜論不時陳說以廣我見聞邪說
異端極力祛除以端我心術陰邪側媚之人無
使亂我政遊觀聲色之事無使惑我心必使我
無失德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庶幾不負我委任
之重矣臣觀高宗之用傅說一旦舉於草野之
中而登於廟堂之上在上者用之而不疑在下
者受之而無愧臣民左右信之而不以為過何
也蓋高宗之心惟賢是求傅說之心惟道為重
以天下為公而無私家之計君臣上下意氣相
孚真足以成天下之務也三代而下異乎此矣

龍華文稿卷二

十九

用其人未必知其實知其實未必盡其才宜其
治效之不如若也故昔人謂人主之職在於擇
相宰相得人則君德自正君德既正則天下之
治自成若高宗之任傅說可謂知所本矣惟今
宰衡之設雖顯無專命之員而保傅卿佐之臣
侍從儒學之士儼列左右亮采代言實隱然寄
輔相之職也惟先察之明而杜夤緣之弊然後
任之事而去邪跡之嫌親君子遠小人推赤心
置人腹近臣日親則遠臣悅大臣見信則國勢
尊如此則無德不脩無政不舉而天下之治所

謂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明良之會端在於斯伏
惟

聖明留意

龍華文稿卷二

二十

龍羣文稿卷之三

青宮直講

尚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帝是帝堯曰是說也疇是誰咨訪問也若是順庸是用也帝堯對他臣下說道是有誰爲我訪問那順時爲治的人來我將登用他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放齊是堯的臣名胤嗣也胤子朱是堯的嗣子名丹朱也啓是開發的意思明是明敏放齊因

龍羣文稿卷三

乙

堯之問說道嗣子丹朱其性資開發明敏可以登用他

帝曰吁嚚訟可乎

吁是嘆其不然的辭氣嚚是口不道忠信的言語訟是爭辯也帝堯以放齊之薦丹朱而嘆其不然言丹朱口中不肯道忠信的言語而惟與人爭辯是非蓋徒有開明之才而用之於不善若登用他必害天下豈可用乎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是謀關是開此言舜既即位乃謀治于四岳

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的賢俊以四方人的目爲目而明無不見通四方人的耳爲耳而聰無不聞不以一人耳目爲左右所蒙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牧是養民之官十有二牧是十二州之牧也柔是寬撫能是馴服帝舜又告于十二州牧民之官說爲政之道要使民足食而足食之道又在乎不要妨誤了他春耕夏耘秋收的時節遠方的人要寬撫之使他向化附近的百姓要馴服他使之畏法

龍羣文稿卷三

二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惇是厚德是有德之人允是信元是仁厚之人難是拒絕也任人是包藏凶惡的人舜又說有德的人當厚待他仁厚的人當信任他包藏凶惡的人當拒絕之不可近他大凡爲治能足食安民任賢去惡如此幾件事都處之得當則不但中國服從雖遠方蠻夷之國最難化的亦無不相率而歸服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猾是亂夏是華夏謂中國文明之地也劫人曰

冠殺人曰賊在外亂法的人爲姦在內亂法的人爲宄士是理刑之官帝舜呼皋陶說大九南蠻夷擾亂中國之治及劫人殺人作姦作宄四樣犯法之人汝可作理刑之官掌刑法以治之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刑卽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也服是服其罪就是就其處舜又說五等刑法各有所服如犯墨刑的該服墨刑罪犯大辟的該服大辟的罪所服之罪雖有五等至於用刑所就又有三處如

龍華文稿卷三

三

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各有輕重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宅是處居是居其所也舜又說五刑中有情有矜者又制爲五等流徙之罪以宥之而各有所處然處之雖有五等而所居之處則惟有三如大罪居之於四裔次居九州次居千里之外凡此等刑法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朱虎熊羆是四臣名益不敢當舜命乃俯首至

地而拜推讓于朱虎熊羆四人帝舜亦然其所讓之人但又說爾可往居此職必能和諧其事也蓋人君爲天下萬物之主觀舜之命益雖草木鳥獸之微唯恐傷之況於人乎此可見唐虞之治真後世爲人君者所當法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嘉言是善言罔是無攸是所帝舜因大禹陳克艱厥后之謨遂答應他說你所言道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而天下的善言我皆得聞之無所隱伏悉致群賢而在野的賢才我皆得

龍華文稿卷三

四

用之無所遺棄萬國之民咸被其澤而無不安寧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稽是考慮是害無告是百姓每窮苦無處告訴的廢是棄困窮是賢人在下而未遇時的帝是帝堯克是能舜又說若要言路開賢人進百姓安必須凡事稽考于衆人以求必當于理務要舍了自家的私情順從衆人公論百姓每窮苦無告的最易虐害常存恤愛的心不可虐害他賢人在下未遇的最易廢棄常存進用的心不

可廢棄他這都是爲人君所難的事惟帝堯能如此非人所可及也蓋舜實能盡爲君難之道不敢自當而推于帝堯者謙詞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廣是大而無外運是流行不息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武是指威嚴可畏而言文是指英華發外而言伯益因帝舜以克艱之道謙讓於堯遂嘆美說帝堯之德既廣大而無外又運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這是其德之至於聖處而渾然無形迹可知是其德之

龍華文稿卷三

五

極于神處煥然英華發外是其德之文儼然威嚴可畏是其德之武帝堯之德全備如此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皇是大眷是顧奄是盡伯益又說帝堯有這等的德能感動上天所以上天自然眷顧使他盡有那四方萬國的地土爲天下萬民的君主蓋伯益非徒嘆美帝堯之德如此實所以勸勉帝舜當有此德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卽水火金木土穀天下財物都從這六件出故曰六府三事是正德利用厚生三者是人

事所當爲的故曰三事帝舜因大禹言養民之政故嘆美他說你所言

是水土既治而地道平於下萬物並育而天道成於上水火金木土穀之用無窮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已遂可謂六府既修三事惟和信乎無不治矣是以不但使今世的人民得賴以安其生使萬世之久民生日用永有倚賴這都是你的功績

龍華文稿卷三

六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字解作來字宅是居九十歲爲耄百歲爲期師是衆也帝舜因禹有平水土之功欲讓帝位與他乃呼而告之說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年之久今年逾九十有三到百歲不遠已倦怠於勤勞之事你當勉力不怠總率生民之衆以代我勞蓋命之以攝位之事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俾是使也風動是風氣鼓動休是美帝舜答畢陶說爾所說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乃是我所

願欲爾能使我果如所欲以爲治四方萬國教化流行如風氣鼓舞吹動萬物莫不靡然順從這是你的美處此帝舜因臯陶歸功於已又申言以嘆美之也

帝曰來禹治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逆行謂之洚水以其汎濫橫流洚洞無涯也微是警戒允是信也帝舜既已申美臯陶又呼禹而告之說來汝伯禹洪水爲災是上天所以警懼於我之意然治水之事惟汝所奏的言能成其信惟汝所試的行能成其功群臣之中惟

龍華文編卷三

七

汝最賢於人舜之推美於禹蓋欲終讓以位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枚卜是徧歷占卜之也大禹因帝舜所命讓位之言人事已盡不容復辭乃對帝舜說今人事既已如此可決之於神歷卜在朝有功之臣惟卜得吉兆可攝帝位的便從之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官占是掌占卜之官蔽是斷昆是後元龜是大龜詢是問僉是衆帝舜因禹言呼而告之說伯

禹官司所掌占卜之法惟要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於大龜而卜之今我志旣已先定要讓位與你而詢問於衆人之謀又無不同汝決不可辭也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筮是揲著而占之協是合習是重也帝舜與大禹說衆人都以你可攝位鬼神亦無不依順而卜龜揲著無不合從何消更卜他人況占卜之法瀆則不告不待再占而重得吉兆也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龍華文編卷三

八

毋是禁止之辭諧是和諧大禹因帝舜之讓拜而俯首至地再三固辭而不敢當帝舜說汝不可更辭群臣之中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而無不宜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宣是明浚是治有家是爲大夫的嚴是謹嚴祗敬是恭敬亮采是政事明治的意思有邦事爲諸侯的臯陶說人於九德中能有三德而日宣明之則可使爲大夫明治一家的事於九德中

有六德而日加嚴謹恭敬之則可使爲諸侯明治邦國的政事

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俞是合敷是布皐陶說人之德雖有三德六德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使爲大夫爲諸侯之類則是九德之人各事其事大而才過千人之俊小而才過百人之乂皆在官使而無有遺才矣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師師是相師法撫是順五辰是四時金木水火

龍華稿卷三

九

旺于四時而土寄旺于四季故曰五辰疑是成皐陶說在朝百官既皆是有德之人則同僚之間各相師法爲善而有事之際又皆及時以趨事順于四時如春生夏長秋歛冬藏不失了五行造化之序則衆功皆成而天下大治矣

禹曰俞

大禹因帝舜嘆詠臣鄰之意即然其言曰俞以爲爲臣的所以親助爲君之道正如此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股是足股肱是手臂帝舜因大禹然其言又說

爲人君的資其臣下以爲鄰助便是人之元首有賴于足行手持耳聽目視以爲用可相須而不可無有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予是帝舜自謂左右是扶持的意思翼是羽翼帝舜又申言明股肱之義說天下之民不能向化我欲扶持他爲善如敷五教明五刑之類你可羽翼以助我四方之民不能安生我欲宣布其力于四方以養之如平水土播百穀之類你可盡勤勞以有爲帝之命禹以爲股肱之義如此可見君臣之一體也

龍華稿卷三

十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六律是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管律五聲是宮商角徵羽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在是察忽是忽畧於爲治的意思出納是言語自上而達于下曰出自下而達于上曰納五言是歌曲之類與五聲相協者也帝舜命大禹說我欲聞樂器裡面那六律五聲八音高下清濁和與不和以察天下之治亂凡詩歌之協于五聲可以作樂者或自上而達于下或自下

而達于上你皆當審而聽之以觀政事得失如
何蓋自古聲音之道與政事相通如樂聲和則
天下平樂聲哀則天下亂故舜命禹審聲以知
樂審樂以觀政也

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達是違背於道四鄰是前後左右皆有輔助之
職故曰四鄰帝舜又命禹說允我之所行有違
背於道處你當盡輔弼之道救正其失不可在
面前阿諛順從以爲是而却退去背後毀以爲
非也舜既命禹如此又說爲人臣的在人君四
傍皆有輔助之職你不可不欽敬其事這又是
申結上面弼直臣鄰之義而深責於禹也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下是說堂下之樂管是竹做的鼗鼓是有柄的
小鼓持其柄搖之而旁耳自擊者祝狀如漆桶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鏞大鐘也
后夔說堂下之樂既吹管又搖鼗鼓樂初作時
用木椎擊祝以合其聲樂既終時用木尺櫟敔
以止其奏或吹笙或擊大鐘以相間迭奏故曰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龍集文稿卷三

十一

鳥獸蹠蹠蹠蹠九成鳳凰來儀

蹠蹠行動之貌蹠蹠是舜樂總名九成是九奏
鳳凰是靈瑞之鳥雄爲鳳雌爲凰夔又說樂聲
之和不得感神人至如鳥獸微物聞作樂之聲
亦相率而舞蹠蹠然有行動的意思蹠蹠之樂
九奏既成雖鳳凰靈物不常有者亦來舞於殿
廷之間而有容儀蓋樂之能感通上下如此雖
由于樂聲之和實本於舜德之和所致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股肱是人的手足元首是人的頭面君臣一體

龍集文稿卷三

十二

故以股肱比臣元首比君起是興起熙是廣帝
舜與其臣下商論治道到功成作樂的事心和
意樂乃忽然歌詠起來說人臣爲人君的股肱
若都肯歡喜辦事不怨勤勞則人君爲元首的
凡事都興起不荒廢了而在朝百官的功業都
無關失這便是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哉

拜手稽首是拜時頭至手又至地也颺言是高
聲說的意思率是總率憲是法度皋陶聞帝舜

之歌乃拜而叩頭至地高聲疾忙說帝當思念
這語言九人君統率群臣興起幹事必須謹守
成憲法度不可輕易更改蓋喜於興事的易得
更張壞了事體惟帝於此事不可不欽敬也這
便是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

屢是數省是考察臯陶又說九臣下興起幹事
的必要數數考察他的成功如何不要被人說
謊欺瞞本不曾幹事只說幹成了這等處也當
加欽敬不可忽也這便是屢省乃成欽哉臯陶

龍華稿卷三

十三

要答舜的歌故先叙他的意思如此

淮海惟楊州

流卽是黃河流到泗州淮安地面便稱淮水史
臣說北至淮河東南直到海邊都是楊州之地
卽是如今南直隸福建兩廣等處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卽是如今江西鄱陽湖豬是水聚而復流
陽鳥是鴈初然漫流的水到于彭蠡既聚而不
泛濫鴈于九月亦隨陽和之氣飛到湖邊有洲
渚可居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是婁江東江松江震澤是太湖因其水震
動不定故曰震澤三江震澤都在今蘇松地面
底定是致於安定而不震動東南之水既分作
三條江流入于海而震澤之水今亦致其平安
而不震動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是做箭的細竹簜是大竹敷是布夭是少長
喬是高水患既退則做箭的篠竹大節的簜竹
都敷布發生百草皆已少長樹木皆已高竦可

龍華稿卷三

十四

見水退地平凡物得所也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貝如今俗叫做海巴織貝是織錦做成海巴的
文彩橘柚是兩件果名小曰橘大曰柚錫是賜
予海島夷人用篚篚盛著來貢的是貝文的錦
段其包裹著來貢的是橘柚二果然二果不是
每年常貢的必因朝廷或供祭祀或宴賓客等
事有詔命賜予著來貢此果方貢來故曰錫貢
蓋不欲以口腹之故勞煩百姓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公是乘船順水而下楊州之人進貢必必松江而入于海又自海通于淮泗二水以至京師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二山名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地面龍門在韓城縣東北都是黃河所經處西河卽是冀州之西河史臣記雍州人入貢的道有二條其東北境上則浮舟從積石至於龍門入冀州西河其西南境則會合於渭汭二河以達于帝都也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卽叙

龍羣文編卷三

十五

崑崙折支渠搜是西方三箇小國名西戎卽是如今西番地面卽是就叙是次序史臣說這毛裘皮服西番諸國如崑崙折支渠搜也來貢此物蓋雍州的水土既平了大禹又有餘功平治西戎諸國皆就次序如此

四書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是詩經裏面文王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嘆美之辭緝是接續熙是光明曾子引文王之詩說穆穆然的文王德容深遠不露圭角

又嘆美之說其德之所以能如此者蓋緣他的至常能接續如緝麻一般沒有間斷熙然光明如日月一般沒有昏昧九事到面前無不小心恭敬而自然安於所當止的去處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這是曾子又細細解說文王能止至善的條目說為人君當愛人以德而盡仁的道理文王爲君便能發政施仁惠鮮鰥寡而止於仁爲人臣當事君以禮而盡敬的道理文王爲臣便能三

龍羣文編卷三

十六

分有二以服事殷而止於敬爲人子所當止的在孝順父母文王事其父王季鷄鳴而起一日三朝可見能止於孝爲人父所當止的在慈愛子孫文王教其子武王爲聖人又做成王業以傳與他可見能止於慈至於與國中的人民相交接須有信實方得之服文王之治其國能使遠方的游女村野的武夫別國的諸侯都化爲善良可見他能止於信處以上五件是文王所行的大節目曾子把他來做箇樣子要人是件件這等推將去便知天下事無大無小都有箇

恰好道理當止的去處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美是好鮮是少曾子說常人之情多陷于一偏所以九人心中雖喜好這一人然其人有惡處也還知道他惡不一向只偏於愛心中雖憎惡這一人然其人也有一好處也還知道他好不一向只偏於惡這等人好惡不偏而身無不脩求之天下蓋亦少有

故諺有之曰入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是俗語苗是種的禾苗碩是大曾子要發明

龍華齋稿卷三

十七

偏之爲害又引俗語說九人所甚愛者莫過於子然至於溺愛不明雖其子爲惡也只說他好不知其惡九人所貪的是財至於貪得無厭雖所種的禾苗已長大矣猶以爲未大這都是偏之爲害處而至於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曾子又總結這一章說所以謂人情陷于一偏則身不脩矣身既不脩則所以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都不得其正而不可以齊其家矣所以要齊家必先省察於好惡之間務要不偏於

私以脩其身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

康誥是書經裏面康王之誥保是保愛赤子是懷抱中未能說話的孩兒曾子要明孝弟慈三者爲立教的根本都出自自然故引這康誥中說爲人上的所以保養百姓每便如人家的慈母保養他生的孩兒一般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誠是實這是曾子解說如保赤子一句的意思

龍華齋稿卷三

十八

說人家慈母保養他的孩兒他饑要乳喫冷要衣穿卧起疼痛要人伏事又不能說都是慈母著實揣摩他啼哭動靜自然曉得他心上所欲的事雖不十分中他意也差不遠然這慈母保赤子的心是天然自然不待勉強不異他先學保愛赤子的方法然後嫁人正如爲人上的若把慈母保愛赤子的心去治百姓豈有不得其心然這愛百姓的心也不待勉強去學只從自家這一點慈心發見處推廣出來要人肯用心體察方曉得孝弟慈三者爲教人的根本都出

自然曾子因慈愛一事容易曉得故獨把這慈愛一件來說以見孝弟兩件也都出自自然不待勉強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書曾子要明前面不外本而內末的意思又引這楚國史書中說楚大夫王孫圉曾出使到晉國晉大夫趙簡子問他楚國舊以白珩爲寶能直多少王孫圉說我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善人爲寶蓋黃金白璧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爲人上的若好他不過徒竭民財供一時玩好而已無可以爲寶豈足爲寶哉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字子犯亡人是出亡在外之人卽指晉文公重耳說仁親是愛親初晉文公因讒譖得罪出亡在外其後獻公死秦使人勸文公因父死喪國家無統乘機取國君之位文公以此告其母舅子犯因教之曰爾可辭了秦國使者云我何時不得已違棄父母出亡

在外之人無可以爲寶惟以仁愛父母的道理爲可寶耳今父方死我便乘機去取位是不孝之人這諸侯之位得與不得俱是外物惟仁親之寶不可失也故曾子旣引了楚書又引舅犯言以明人君能以財爲外以德爲本惟務孝事父母親近仁賢以脩其德則自然國治天下平而財用亦無不足矣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

龍皇文藻卷四

乙

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

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畧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人之君天下必思以盡天下之道

而成天下之治焉道者治之原治者道之著道與治相爲體用也故有其道者必能成其治而無其治者由不能盡其道帝者以是道而帝王者以是道而王伯者自維於是道夷者自棄於是道者也夫道道乎原于天而備于聖人之一身聖人思盡其道以成其治又何莫而非奉天命之大而不違哉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居

天位之尊而於奉天行道之始寤寐俊傑圖起事功欲正天下之大綱欲舉天下之萬目而斟

龍皇文藻卷四

三

酌古今推求明效以下詢於微遠之小臣是心何心哉蓋思以盡天下之道而成天下之治也臣誠愚昧何足以知之然聞易坤之六三有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曷敢效六四之括囊以取無咎之譏哉臣聞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則爲三綱五常之理凡所以根本乎人心維持乎世教者如網之有綱也故曰大綱焉語其小則爲萬事萬物之理凡可以輔轍乎人情經緯乎國體者如網之有目也故曰萬目焉天命聖人以君天下者此也聖人

奉天以治天下者此也故大綱不正固不足以爲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觀夫九族既睦萬邦協和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則堯之大綱萬目何如也五典慎徽四方風動而九官十二牧得人六府三事允殖則舜之大綱萬目何如也故堯之道光被四表舜之道重華協帝豈不由大綱而萬目舉也哉至於三代相期道一致大禹之彝倫攸叙典常率由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有於王府大綱萬目之道備矣成湯之載績禹服肇脩人紀懋官懋賞公于用人

龍華文稿卷四

三

三風十愆警于有位大綱萬目之道詳矣文王之化行於關雎麟趾武王之化成於會極歸極以至發政施仁脩舉廢墜建官有三百六十之屬制禮有三千三百之條其綱無不正而目無不舉也故禹之道敷於四海湯之道彰信兆民文王之道光於四方武王之道永清四海又豈不由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哉自是而後漢之高帝興仁義之師而君臣之義明割偏私之寵而父子之天復盟白馬而大封同姓致太牢以首祀先師其大綱庶乎正矣然封建廢而不復舉

校弛而不脩制禮雜就乎秦儀造律攬據乎秦法而萬目之不舉何取焉况夫分羹之語僞遊之擒倡始和親之謀養成呂氏之橫皆非所以示後世之道則其大綱亦未盡正也此其治之所以不純者豈非其自雜於是道乎唐之太宗力行仁義身致太平法周典以建官立府衛以置兵役民有租庸調之法立政有律令格式之條其萬目庶乎舉矣然好尚功名不及禮樂兄弟有推刃之殘閨門有徹薄之耻承乾之變生藩籬垂拱之穢流祗席胡雛一呼冠履倒置

龍華文稿卷四

四

叛臣屢作堂陞陵夷大綱之不正何取焉况夫功德之舞變而爲鄭衛之音府衛之兵壞而爲節度之制建官過於重複邊備失於疎虞萬目亦未盡舉也此其治之所以不正者豈非其自棄於是道乎至如宋之太祖金匱一盟而母子兄弟之道俱盡杯酒一言而君臣勲戚之義兩全閨門著雍穆之風父子倡揖遜之美大綱之正豈不遠過於漢唐之虛文哉柰何開國之初武畧不競國勢浸衰天下之事似乎萎靡不治朝廷之制幾於廢弛不舉惠褻而威失振賞數

而加無功萬目之不舉終不底夫唐虞三代之盛治焉况夫黃袍加身有慚北面之義柱斧徵地卒啓後世之疑未幾太宗盟渝于金匱天聖事出於簾帷大綱之不能盡正君子惜之故宋室之治上不能優入乎帝王之域下不能屏迹乎夷伯之途其爲道也止於宋耳若我

太祖高皇帝爲順天應人之舉成用夏變夷之功得天下也無唐宋之慙德治天下也有虞周之遠圖追封

仁祖以孝而先萬民封建親王以恩而勸同姓

龍華文稿卷四

五

祖訓一書無非精一執中之學

大誥三編無非匡翼振德之言其規模宏遠矣大綱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乎至於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三司以分理萬邦其制兵深得夫統馭之方其取民不出乎什一之法下至宮廬服食皆有數度車書器用皆有法程其制作周密矣萬目之舉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此之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無大而不行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無小而不備以德則帝以功則王而一

洗千古雜夷雜伯之陋也至於

列聖相承所以盡其道成其治以奉乎天者益久而益隆故天下百年來國無異政家無殊俗四方上下無不治安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然巨竊聞之天道三月一小變先王之道亦有偏而不起之處我

祖宗之道一天之道亦卽古昔帝王之道也行之既久豈能無一毫變革而不行者乎天祐

皇明篤生

陛下春秋鼎盛志氣如神釋習常之弊加致治之

龍華文稿卷四

六

心臣伏見改元之初

親臨辟雍以勸學而下養老之令急推恩之典蓋有意於明人倫厚風俗而大綱日以正矣

躬耕藉田以勸農而下蠲租之詔柔遠人之歸

蓋有意于富庶百姓賓服四夷而萬目日以舉矣然猶雖休勿休而夙夜惓惓欲求其要誠見夫六位可以該天地之順五絃可以窮萬殊之曲亦得其要焉耳烏有治天下得其要而不治乎然今之舉爲治之要而望於

陛下者莫不曰誠以實大綱萬目之體曰學以明

大綱萬目之用曰正心以立其本曰用人以廣其施自臣言之

陛下具上聖之資宜啓以上聖之事

陛下勵大有爲之志宜輔以大有爲之功烏可卑之不爲高論言之不切時宜以自等於漢唐之陋哉臣觀

陛下之心誠見夫天下之治人倫爲先察於五教之間而孝弟之風或衰禮義之維或缺人倫其不可明乎然人倫未明道未明也道既明於

陛下則民得於觀感興起之餘者秉彝好德自莫

龍華文稿卷四

七

不復其初矣庶政之脩風俗爲始察於四民之內而巧僞弊日甚庶恥之風日微風俗其可不厚乎然風俗未厚道未厚也道既厚於

陛下則民居於甄陶鼓舞之下者興仁興讓自莫不從其好矣人倫既明風俗既厚則大綱不外是而正也至如安國家保社稷者百姓也

陛下誠見夫民之慕日之食廩無卒歲之儲吾民之失所可憂也然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養之有其道耳

陛下能盡此道而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年豐則安

養之力愈至年饑則救恤之惠弘敷使其養生送死之無憾又何失所之可憂哉至於奉職貢効勤誠者四夷也

陛下誠見夫胡羗俟隙於西北蠻虜跳梁於東南遠人之梗化可患也然傳曰懷遠以德立德以威是懷之有其道耳

陛下能盡此道而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使兵食既足邊圉自固則彼畏威懷德之不暇又何梗化之足患哉百姓庶富四夷賓服則萬目可不勞而舉也大綱既正萬目既舉使天下雖大囿于

龍華文稿卷四

八

陛下德化之中而無餘則功可以光一祖四宗之後德可以繼二帝三王之傳而視漢唐宋之瑣瑣烏足云雖然天下無一物非天所生則無一物而無道無一物而非

陛下所有則無一物不有道以治之詩曰天降厥士日監在茲而士則道與治之所在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而民則道與治之所及也

陛下欲盡其道以成其治又不可知所以奉乎天而不忽哉且天之所以爲天也一元之氣不息

而四時行焉大綱正也五行之運相成而百物生焉萬目舉也

陛下誠對越乎深宮獨行之時體驗於大廷稱決之際量必欲如天之廣行必欲如天之健高明必欲如日月之照臨威信必欲如雷霆之奮擊大綱之正引而達之至於天地並位萬目之舉擴而充之至於鳥獸草木咸若則人心和於下天道應於上而

陛下裁成輔相其中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然臣願

龍華文稿卷四

九

陛下所以奉乎天者豈將求之虛無之中杳冥之地耶蓋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而是道之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陛下以一身之寡而寄萬幾居九重之深而御四海可不明目達聰以廣資于人哉故臣願

陛下求諸人者有二焉一曰經筵以求吾治之本於道者

陛下固已日御經筵而講求至理然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如成王而不徒侈爲美觀

二曰納諫以求吾道之見於治者

陛下固已育降溫綸而廣開言路然必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爲善如虞舜而不徒視爲餘事使聖心昭然而大明

聖德純一而不雜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知中正仁義爲道則知檢邪逸欲非吾道而必思所以遠之知雍熙泰和爲治則知乖爭疵癘非吾治而必思所以去之知大綱之當正萬目之當舉爲盡吾道之事則知其未正未舉廼所以爲害吾道之端知盡其成其治者爲所以奉乎天

龍華文稿卷四

十

則又豈有一念之非天哉循是二者舉而行之而不使怠惰之意少動于清衷則

陛下惓惓之心日謹一日而功德所就沛然莫之能禦矣又豈臣等所能測識其端倪哉然臣聞之孟軻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故敢舉此以爲

陛下獻但臣愚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不足以副

陛下望道未見之誠臣不勝畏罪之至臣謹對

策問

問學猶殖也不學將落故君子不可一日而無學也然自正學不傳知學者鮮學豈易言哉三藏之書上聖猶學也一善之服大賢猶學也彼有通達國體可方伊管何云其不善學潛心大業爲世儒宗何云其不窺大道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而易爲蒙不學之譏或明習漢制或經術通明或文學絕倫或藻警得幸而易爲致不識字之誚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何以用世之學不如人以古文之任爲天下師而何

龍華文稿卷四

十一

以本領之學不如人倡絕學於孔孟而不欲以一善成名何以中年而尚不及於顏閔之徒集大成於諸儒而力以斯文爲己任何以晚歲而猶有義理無窮之嘆處都城俗學之中而卒究大業其學何事乎出黨禁偽學之後而能明正道其道何傳乎夫士有好學之志必其有尚友之心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矣何先正有玩物喪志之戒傳曰學優而仕仕而優學是矣何說者有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爲學之言古之學者有四失

今欲去之何由今之學者有三岐古能一之何道方今教養無異道術業有專攻是宜正學日隆陋前脩而弗之齒矣然有以明經規進取而束書於釋躋之餘以吏事爲才諳而喪志於敷歷之久俾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也亦何有於士哉夫學官先事士先志今言不及於數而叩將以盡其大鳴也盍各言其志乎

龍華文稿卷四

十二

問古之論爲政者亦多術矣而大要不過曰振士風戢吏治阜民財飭邊備而已天下之治誠不外此深求其故若不皆然何也漢元光之初崇尚儒術表章六經爰致文學大興而學士經生迭入爲相士風可謂振矣何以公卿多保位之人而無補漢政之不綱歟建武之世嚴察職事屢易守長而數世之後屏黜貪汙天下肅然吏治戢矣何以朝野有三空之語而卒致炎網之日弛與唐貞觀之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致刑措號稱太平民財可謂阜矣而閭閻多怨讟之言不若貞觀初年饑饉相仍而民無愁苦何歟宋熙寧之間

初立保甲增脩戍壘熙河關壤高麗來庭而
不免啓釁之端不及祖宗歷世武畧雖微而
仁澤深厚何歟凡若此者或病其用舍失宜
或咎其刑罰不中或言其驕侈之漸或議其
聽斷之偏不知四者之弊於彼四事何所關
歟抑別有其由而不繫於此與若夫賢才彙
進而士風日汙按劾不遺而吏治日雜催科
與恤典並舉民生何自而安羽書與捷報交
馳邊備何時而飭綜覈於四事之間孰爲當
揀之弊探討於四事之外孰爲先務之宜據

龍華文稿卷四

十三

紙上之陳言發育中之特見固儒者之能事
也然言必當理事必當務吾於諸生望之矣
問窮理盡性之餘而游心載籍以廣前聞固君
子所不廢也然代遠文繁言殺簡錯不資博
辨曷啓深憤沮誦造字書契曷始於軒轅虞
舜作韶大韶曷原於帝嚳商湯問罪之師間
道用升師之計伊尹耕莘之隱輕身爲負鼎
之要太公之遇文王或云載自渭陽或謂歸
於東海微子之歸周室或言出遯荒野或曰
抱器軍門周世共和之號或以爲二公共和

王政之義或以爲共伯之名楚人椒蘭之辭
或以爲二人悞君之名或以爲君子之喻曾
子易簣而終何以見記禮者之寓貶宰我從
畔而及何以知作史者之傳譌遷史稱四皓
之翼儲通鑑何疑而不載通鑑削屈平之自
溺綱目何取而見收以火禁原介子之燭則
周人有司燿之職以海濤乘子胥之怒則先
儒有隨月之談凡傳聞之異疑諒折衷之有
要畧引梗槩佇聽洽聞

龍華文稿卷四

十四

志者所願欲於當世而不可必得者蓋君臣
之義天冠地履其分實嚴然元首股肱體則
同也彼時幾之勑見於喜起之歌恭默之忱
成乎仰德之化果何道以致是歟故能下士
大夫從遊之語者乃擅大度之名能脫畧邊
幅以待士者遂成中興之業但一代醇儒之
選何以見擯於好儒之朝讒邪不學之人乃
亦得預夫弘文之列所用非所求所求非所
用馴致上下之情兩成扞格而斯人不蒙至
治之澤也惜哉我

皇祖以聖武之資不忘芻蕘之採同遊之語方備
補過之言卽聞於親愛之中寓嚴敬之意二
者固並行不悖歟

列聖相承推誠善使 經筵便殿燕見無時如近
時輔臣所著聖諭錄 及天順日錄諸篇皆
可備見一時 君臣相與之情藹然無間也
聖天子勵精圖治寤寐求賢游歌之情所望於孝
德之助者有日矣幸遂言之以占用世之志
問六籍爲經聖賢經世之跡存焉故士必窮經
致用而懸科取士必先經術歟宏辭與旨量

龍阜文藁卷四

十五

習白紛經豈易言哉橫經以爲教也不免失
賊失誣失之愚奢煩亂之弊解經以爲學也
乃有禪者之經文人之經儒者之經之分爲
宰相者不可不讀易以易相漢者何以累上
陰陽之奏而無補於國勢之非爲入臣者不
可不知春秋之義著春秋斷獄二百餘條何
以其流或失之刻八世傳書至於諸生千人
不採多昧之敗說詩解順能陳關雎之義而
尚愧於以三百篇諫之風豈能經術治道本
二途耶然伯夷之禮何以可折民之刑夾輔

之功何賴於百篇之讀今諸生以經術發身
朝廷以明經待士彼此相求不外是也黼
藻 皇猷緣飾吏事豈無能脫章句之末習
而副 虛佇之襟者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勿多讓焉

龍阜文藁卷四

十六

龍阜文藁卷之四

龍阜文藁卷之五

賦

同年會題名賦

成化丙申春正月十九日丙戌同榜士會于京城東北報恩寺方丈翟黃門廷光實倡之蓋三百五十人之衆週十年之間爰自癸巳初會迄今筵載會又會止百人亦可以感離合去來之非常而茲會之不可易也簡乃竊取會者名與字篆厥義而聲律之道讎饗之忱廣諷頌之旨俾異時臨文不忘久要義或類乎班孟堅賓戲而製則昉於

龍阜文稿卷五

乙

王梅溪多士題名賦也命曰同年會題名賦

維歲舍浥灘月貞孟陬闢崇軒於釋廬兮克深以謚王儲蠲文日於太史兮吉和用柔劉吉和承昌澤於休沐兮為縉紳之雅集陸潤昌澤李紳繼芳躅於疇昔兮時容與而宴游李觀時容翁晏于時駒駒兮我馬載途馬駒從從兮文珮在列朱文珮匪秉文德之君子魏東執中張文即冠倫魁之俊傑劉魁士元王俊蓋莫不負英華之氣徐英華守經常之業羅經敦和遜之風和遜重廉介之節張廉介尚質者不必韜於尚文何淳尚質董翰

用誠者詎寧愈於用哲羅珣用誠梅愈乃若汝明

固作睿之則勞此汝明熊繼汝汝欽也斯本謙之

功張吉本實若虛兮志學者率志淵之為學

李士實若虛張敏達汝弼兮希賢者咸希說之登

志舉薛為學志淵希賢其器之宗震兮如鼎如彝

庸張弼汝弼說商佐粵其器之宗震兮如鼎如彝

余貴宗震抑子聲之克宣兮如鍾如鏞郭鏞

梁鍾克宣如圭璋之為可貴劉璋如舟楫之利不

通徐舟如岐陽之鳴鳳應道如文淵之嘉龍張海

嘉龍如騏驎欲騁兮在亨衢在亨如鵬鵬遠舉兮

臨長風黃伯珍珍如大璞之玉而待賈遇珍大璞

張玉純如百鎰之金而在鎰施純章益如時暉之

必照也而無私鄭景時暉如天澤之弘濟也而大

公弘濟本深維時用之可以澄清乎天下特用

君子之進道王迪猶觀瀾者之於水觀瀾行必師

中道而能立戴中理必悟一貫而能唯楊理以道

濟物窮則德潤於一身張謝道濟以善長民達則

德孚於海內吳文元善長入為廷光也維其有章

唐章宗明出為民瞻也實可無愧成實廷秀材之

蕃兮不啻鄧林之杞鄧杞邦用質之秀兮可擬謝

庭之憲陳憲國美是以弘化於周邦也固將匹
二公之休吳潤公澤陳誼於昭代也又豈羨一卿
之位哉陳誼子宜餘盛矣乎斯文之孔昭也孔昭
孰不浩浩乎文量沈浩惟廣王浩恂恂乎子仁侯
威之董惟天有福謙之理故人有受益之徵張謙
於是天錫爾壽如山如陵顧福天錫俾爾亨大
亨克全爾名林正樂賓筵之有終蕭謙觀文會之
克勤程敏政走也願執簡於下席陸簡伯嗣伐木之
餘音

晴洲五樂賦

龍阜文稿卷五

三

大司馬晴洲程先生既解機務歸之明年丙申纔
閱壽六十翰林若大學士商公而下締交於其子
克勤殿講者莫不高之寓辭稱頌簡辱於殿講同
甲第同日入翰林雅愛尤厚因偕假六詩一義陳
說五樂之概附於簡末遙致辦香之祝迺若言謫
而意弗敏則未暇論爾
新都之鄉白嶽之陽宛有君子欽厥元功叶塵一世
兮若浼浼澗谷兮相忘臨芳洲之瀨漢兮賓初日
於搏桑絃錦衣之陸離兮濯畫景於滄浪維時山
川蔚乎其騰輝卉木欣欣而獻悅仁賢之國不虛

耆英之社堪結况天步之一週兮正名途之返轍
適嶽降之初度兮弛威弧之既決萃邦人於髦倪
祝脩齡於期耆等三壽兮作朋著五福兮既撰爰
有白叟稱褐之父鶴衣編躋登洲而舞排主人之
筵呼衆客而語若知夫人之所以樂乎其樂則一
其致有五觀其位都台鼎威振戎夷舊都隆均逸
之任屬車曳策勛之旂跡愈峻而身勤名益茂而
心違乃托引年之義解馭物之幾凡九東都之赤
舄鵠鳴任城之白衣是猶駭鯨濤於既濟獲鼎載
於調饑茲其所以爲一樂與方其奮迹瀛海振衣

龍阜文稿卷五

四

燕臺固不睇四方而興尼父之嘆問舊鄉而軫仲
宣之懷今則薄閭門而弭節聚國族以銜盃慨桑
梓兮誰植撫松竹兮未樛渺五湖之扁舟闢三徑
之荒萊是猶秋鷹掣繼而遐舉朝雲出岫而歸來
茲其所以爲二樂與乃若仙標秋勁神表春殷駐
天和於貞謚咀道腴於靜憫縱烟霞之高蹈騁湖
山之環觀蓋俾之彌綸庶績兮軼楚丘之方壯折
衝千里兮儼衛公之尚堪端異彼乞骸於垂髦縮
首於辟讒既愜億於末路亦獻歡而鮮歡是其所
以可樂者三又若義方兮有傳世美兮克濟行一

經於少翁富萬鍾於石氏文藻之麗兮詎獨辦於
清賞方聞之茂兮風已稱於國器尤異夫德有感
而莫承業雖崇而不世弗構兮受譏析薪兮誰負
是其所以可樂者四九此四樂若響應聲執揆厥
由

天子聖明百工兮奏能萬物兮告成報功之禮時
舉優老之典斯行是以得優游紆徐逸豫和平以
遂其平生假率土之多虞王國之靡寧方且諷北
山之獨賢何暇管絃而移情五樂云具亘古罕
并若等樂夫人之樂乎彼固將與衆樂而成名叟言

龍華文稿卷五

五

既迄倏然而往就之不聞風雲決渰是豈黃綺之
流赤松之黨和氣綢繆而有徵壽考綿邈而成象
客聆叟言既樂孔時壽觴再進歌以侑之歌曰猗
晴斯洲兮哲人之休兮樂之千秋兮猗洲之晴兮
邦人之刑兮樂之千齡兮哲人之儀兮維
天子是毗兮安車之來兮匪邦人是私兮

平胡賦

伊皇統之肇開屆胡運之就終盪腥塵於徼外殖
人紀乎區中乾坤廓兮再造海宇清兮大同汙濁
融而爲馨香之治矯虔易而爲熙洽之風八紘之

塊北萬姓之顛蒙如陰霧之頓豁如皎日之行空
皤皤乎而不知其誰之功猗歟盛哉可謂大一統
而無外垂千萬禩其何窮耶況夫跨河朔而卜都
據幽陵而奠鼎左環溟渤之洪波右擁太行之峻
嶺嶂嶂乎辰極之居翼翼乎幅員之屏蓋文恬武
嬉功成治定黃童白叟唯知擊壤之謠樵夫牧兒
不聞援抱之警且今百年于茲矣何焉耆之域幹
難之漬彼有旃裘之遺孽尚餘蠶蠶之爲群部落
無次君長不分懷奸俟隙負固忘恩當夫風沙喧
日霜草連雲乘折膠而縱鎗候滿月而揚氛鷹伏

龍華文稿卷五

六

鳥翔鴟張狼顧輾我藩垣擾我關戍塵驚未忝之
秋迹橫烽烟之暮讎大邦兮弗恭千天紀兮匪茹
凡此剿絕于茲有年忽來而去既散復連雖覆燾
之仁屢推誠於柔納而狂悖之性卒憤心於悔愴
於是臨龍墀兮投鉞遣虎帥兮行邊於鑠之師每
擎旗而思奮共武之士咸抵掌而爭先冀馬燕犀
奔騰乎上谷吳鉤楚練炫爛乎中堅耀軍容於列
缺肅前導於旛旆決讐乎川湧而林立曷歟歟乎
雲合而颺旋故勢雖艱於遠度而勝已必其萬全
方其虜衆投軍我軍乘利太白犯昂星垂威狄之

祥高鋒軋雲士倍擒胡之氣嗟困獸之猶聞駭渠
魁之先斃耆屠與厮蹂躪滌夷羊牛輜重狼籍委
棄或隕越而填壑或扶服而就係或望風而奔或
應絃而殫蓋將盡空漠北之廬豈但斷諸戎臂而
已也於是呼聲振地勁氣摧山快雄心於狼望之
北騁窮蒐於區脫之間不啻沃騰瀾以溉燭火礪
蕭斧而刈荆菅左賢右賢想遐聞而褫魄亦翟白
翟應宵駢而愁顏於是榆塞卷將軍之甲華林解
戰馬之鞍狼烟歇兮夜寂成草綠兮春殷既奏凱
以般師亦執訊而獲醜統華夏爲一家用夷狄爲

龍華文稿卷五

七

四守是皆有賴於貌虎之拒拒而腹心之赴赴者
也視彼漢斬質支乘其無備之隙唐擒頡利得於
已降之後猶足以泄谷吉之冤而籍渭橋之口若
今之丕績振古稀有豈不足以銘奉常之旗勒燕
然之石而垂之於永久者乎於乎夷狄之爲中國
患也舊矣周防玁狁漢却匈奴種類不一均爲羯
胡奸人怒獸日肆吞屠邊人失守受毒蒙瘡允厥
臣官孰不有碎顙輻破穹廬掃沙漠髓余吾之願
哉肆南仲成三捷之績吉甫興六月之師其出也
憂王事之靡盬其歸也樂儉狁之于夷而已蓋武

以止戈爲義而兵以薄伐爲辭故裔夷雖不可使
有干夏之漸而治內實所以爲攘外之規維我
神祖巍巍創建天之大業

文皇烈烈垂裕後之弘基眇予競競兮承萬年之
統緒固將矢文德兮爲萬國之綱維彼遠人來王
兮固足以彰治功之遠被而其弗靖兮則將以不
治而治之

辭

徐處士哀辭

金谿徐處士歿其子秋官霖茹哀南馳告變於簡

龍華文稿卷五

八一

句辭以宣之處士諱邦宇貴讓栢岡其別號也授
經里閭茂求聞望達之意行誼淳古有未易及若
其身贖兄罪友也金還失主義也臨舟而不亂於
風濤之恐養性之誠也遇物而深明於吉凶之數
窮理之至也片言而息爭擬彥方之值百觚以自
適遂靖節之高奈何乎天不憖遺老成淪喪雖
貶封有日而竟莫待焉簡雖未識處士而友其子
霖淩風望弔辭以哀之孰曰無從之涕也

銅斗鬱悠閱靈韜叔未有售適監下方東海遠蛇
振遐胃獵德執仁廩廩茲邦呼領袖經笥文林汪

洋洋滿家靡不究發爲華榮厥聲登閣中廉肉執經
雲從巨鍾安辭寸筵扣常羊一宮瑟之帛弗欣
就清風播散掀髯越歌忘宇宙穰穰慶源孫子厥
躬昭爾後聯翩者雖萬里丹青翮雙蓬

帝命有辰 龍服五章炫絺繡栢岡雍雍胡弗婆
娑等三壽耀靈西征魂畢沉寘不來復愔愔求之
泰初無隣九仇阜靈斯已而鄉社朋尊失耆舊獲
杖塵清俵俵小生若爲穀哲人之辜造物誰因執
其咎靈歸何其隩此新辭與靈侑

弔松塢黃翁辭

龍皋文稿卷五

九

嗟若人兮誰與儔率天常兮天與游蛻名途兮汗
濁彌逸駕兮林丘方其褐衣兮瑾懷衡栖兮水飲
德足爲此邦之哲人跡或類靈源之仙隱既向洵
兮篤行亦臈臈兮獨清言不欺於三尺之穉利弗
苟於一錢之贏慈惠發于掩盜困之奸義聞昭于
格彊今之暴家屢空兮而亢容乎道腴孝弗匱兮
而確礪乎身教是以澤不施兮流則長世再卜而
名用光筮職方兮用弗究肆銓曹兮才益茂彼君
子兮亢厥宗洵仁者兮艾其後吾固異茲鄉之多
賢兮伊靈秀之所鍾曷黃氏之駢休兮儼洞壑於

壽淳安商閣老辭

無窮覽桂樹之龍葱兮豈人因洞而盛也羨冠履
之婢媽兮亦洞因人而勝也赤城兮層霞黃巖兮
舊家公歸兮幾時山中兮屢華松青青兮鶴下舞
雲漠漠兮山之塢夢游仙兮三台弔清風兮終古

龍皋文稿卷五

十

洲曷夫人之道遙茲世兮迹已遠而駢 豈達人
之浮游物表兮德彌邵而臻休想其謝塵機兮喧
厖保天和兮貞逸髮被肩兮未華頰殷霞兮猶赤
雖古稱列仙之流亦安能彷彿其萬一將結耆英
於新社瞻箕翼於遙穹山隱隱兮在南川云云兮
既東乃或御祥飈追赤松胡七袞之云稀尚千齡
其不窮

銘

既醉軒銘

同年張駕部汝弼與土山令蔣仲學氏飲酒而醉

戲書於壁曰既醉仲學好事請因名其軒論說之者數十家充類至義之盡覽者可以見文人之能言而汝弼醉書之意不識果云何耳予雅不文又不善頌姑引作者義為銘之銘曰

冒瀉吾玄旨飲是極惟聖無量靡將無德狂夫屢舞狷士獨醒祗爾百拜執稽中行言飽仁義意在山水萬福攸同並受厥美樂只君子允矣王臣銘者太史匪監惟人

進止齋銘 為汪憲副作

道不遠人學無止法一簣之虧九仞之乏執驥執

龍臺文稿卷五

十二

顏睇之則是跬步不休千里可至維水赴壑惟鳥集隅行有正路止有廣居為臣伊周為子虞舜豈曰有餘是適吾分時止時行其道求貞卓彼有志庶幾大成

永思堂銘

侍御能君騰霄既登甲第以有 龍祿痛二親之弗逮養惻然深風木之感焉爰題所居之堂曰永思昭不忘也騰霄嘗尹武進有惠政及入司風紀屢按大藩嘗日聞繼古經傳所稱大孝莫大於顯親揚名騰霄之所以永其思者不在是耶惜述

厥志為銘諸堂壁銘曰

匪父曷生匪母曷鞠思之無窮養有不足風木生慨慕我興哀維是孝子明發有懷大聖如虞始克終慕養欲如參思欲如武我之與親一氣二形疇能弗思陟降在庭我思伊何粵我之求思貽令名毋貽辱羞祿弗逮養不有寵嘉百世弗諼茲孝至邪

古硯銘

夏官主司錫山莫君曰良博雅好古間示余古端硯一為宋晁補之故物乞銘其旁著所自夜就枕

龍臺文稿卷五

十二

屬思遽徵於夢得銘亦異矣不欲廢其實書以歸之銘曰

黜而貞潤且堅物何常天與賢出晁丘登莫筵兆人文宜永年

崇恩樓銘 并序

太常少卿雲間周君尚文作樓脩溪之上寘其歷官所受 褒誥并 賜資秘籍龍香筆墨珍玩之富題曰崇恩昭示來裔孺簡為銘遂銘曰

斐矣雋臣濡翰九宸乘雲附鱗不昵以親御屏淋漓驪踴取直秘玩珍奇皇不汝惜跡沐褒誥周歷三

御金緋秀髯益昌晚榮蘭芬襲袍烏瑛照几細帙
雲屯誇鄴圖米飛薨俯流高明孔堅懋哉嗣人龍
光在焉

贊

商懋衡侍講像贊

少而英以篤實成操厲而貞以碩大行才辯而
明以謹默勝是以處盛滿而不見其盈固將致遠
大而未當其情雖忠義之誠少據於經惺藻鑑
之識小試於文衡然人方計其寸絲之累而孰遽
止其萬里之程於乎斯人也豈其淳龐之氣下達

龍華文稿卷五

十三

滴俗而晶明之性上歸列星然吾又安得騰諸冥
冥也耶

水玉居士像贊

水玉居士泰和羅昉仲自號也居士篤於自脩而
善於論事人或疑其好辯者簡獲與兩同史事知
之爲深蓋剛特而不傷於激樂易而不失之隨倪
焉向道之心軒軒乎將尚友夫千載者惜余輩才
瑣莫爲之資而竊其麗澤則多矣詩曰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余於居士亦云
貫一經以正其術酌衆言以慎其辭辯百折而必

際於理操獨立而不詭於時藐焉吾身夙懷兼善
之志卓矣先覺蹶興尚友之思祥鳳之輝振鷺之
儀庶幾求譽有崇無墮爲冰爲玉清風在茲

待御劉君待漏小像贊

疑疑志士蓬蘢御史詎曰此榮道行易耳鐵冠豸
衣章德有輝皂囊白筆抗言有責鷄鳴而趨鵠立
以待不激不隨吾事安在身當北面位正班心倪
焉若思匪規則箴袖疏以入大姦之斥持節南巡
疾苦之詢上德下民跡遠心邇難百其人爲
天子使浮薄之鎮老成是求名典 寵俱斯人之

龍華文稿卷五

十四

流

呂推官宜中小像贊

玉以溫而用章驥以良而任遠倚德容之間閭實
匪躬之蹇蹇是以其持平州郡爲有脚之陽春如
使之束帶立 朝庶幾乎多士之冠冕噫斯人也
蓋嘗飲人以公瑾之醇醪而將製器於端木之瑚
璣者耶

董仲宣小像贊

身被章服爲義之榮小隱之跡兼亦得名貌示槁
樸其神內守醉翁之意初不在酒蓋世有劬而若

逸負烟霞之癖瘠而實腴稱山澤之癯詎非斯人之徒與

顧崇善進士小像贊

材也之有基名也之有時維帝爾咨淑章爾儀謂其未耶昂出纁緇而美外施謂其至耶驥脫韁羈而臨中逵俛爾若思爾將有爲文獻之貽寵澤之煥從從乎其不在茲耶

鄭時暉侍御小像贊

溫溫以爲基諤諤以厲節哲足以保身勤足以廣業茲固思得行其志希古豪傑者也

龍皇大稿卷五

十五

說

顧成章字說

吳顧生鏐字惟貢生仲父廷貴謂貢之義於生無所勉以成之謁余易其字而爲之說余聞名以命於父字以加於大賓余且未識生何敢爾然語有之君子成人之美謂誘掖獎勵成其善也則何有於嫌哉古語黃金爲塋而其美者曰鏐鏐亦希世之珍也昔衛人美武公之德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言其鍛鍊之精純武公文章之斐然者似之晉人美山濤如渾金璞玉人皆以爲寶而莫能名其

器謂其生質之美也似之古之所以美夫人者必於金乎有取而又擇其美者爲之名則其所願

夫生者何如哉雖然金之氣既粹五行而鏐之美尤冠三品苟不有鼓鑄之功而成其從革之用則猶沙中之鐵耳奚取於希世之美哉詩不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其金玉之美質而必追琢以成其章也鏐如有濤之質而無武公脩德不倦之功則斐然之章何自成之孟氏不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請字之曰成章亦希金爲身之章也殷彝周餅宗廟之章也鍾鼎壘鑑章於文昆吾

龍皇大稿卷五

十六

錯銑章於武鏐如有是章也不有孝弟之情爲一家之章乎不有忠信篤敬之行爲一鄉之章乎又不有詩書禮樂之文輔理承化之用爲一國天下之章乎充其章也文義之美足以華滋於草木功業之茂可以衣被乎雲漢若其以誦說爲賢駢驪應對爲工而曰是吾章也以徽名聲利之間此猶用吾鏐爲鬻與針而飾鉤鈿奇技也不有以戕其美也哉

筆囊說

古者事必有紀以備遺忘便檢閱國有史家有乘

一言一行則好事者皆有錄如雜俎及廣記之類
君子不能無取焉且夫名人學士遠探隆古之蹟
近考當今之故外簡籍莫之有得然古之今卽今
之古也目前之近或貽則失之者漸遠一事之小
不具則缺之者浸大雖高齋復主吾知其無所據
矣然則若之何而可曰有言必錄有事必載司馬
子不足法乎是爲筆囊說

龍阜文稿卷之六

題跋

題篁墩卷後

曩克勤復墩名時每要予一言暴其義適與予各
罹家難往來北南不相值者幾十年戊申夏予載
入京尋出是卷申舊請受而閱之則論說賦詠攷
摘異同泐泐乎盈帙若莫贊一辭矣夫以一墩之
名復不復無涉大計而君於此汲汲焉如弗及者
何哉孔子論爲政必先正名名之不正其流之敝
至使民無所措手足墩誠微君子之爲德豈以鉅

細顯微而有間乎且廉者不飲盜泉之水仁者不
息惡木之陰況於所居之鄉而蒙僭叛之號其誰
能一朝安之耶君之志蓋如此亦求其安而已而
說者或鋪張曼衍以爲不世之美者過也至使反
其辭以爲誣爲好奇之過者亦過也論事於旣往
當不於其蹟於其人彼有名通德之里題鳴珂之
坊者皆不蹈往蹟自相標置祗亦信夫人耳君父
子昆弟際遇當世而文章勛業之美不在昔人後
使君恥墩名之汙穢不可因也號於其鄉曰墩多
篁其名之篁自我伊始亦誰得而議諸不然被之

以美名惟所欲無不可也惟正名之事近核不可
誣也是以質之前聞而不敢專焉觀人者必於其
細則其志之所有功力之所可及者窮極要義必
使無一物而不出於正豈不從可知乎君方有所
辟歸卧墩下顧瞻斯丘廓焉大清蓋而彌彰以永
厥名雖曰此主人之功也其亦天定勝人之徵與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於是重有感焉

題龜山語錄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并後錄二卷間嘗於史館繙
閱群集手抄得之丁酉歲持以南歸貳守柳君宗

龍皇文稿卷六

二

疇取刻置學宮以傳先生有得二程之道而南還
脩於常州者十有八年之久其語言文字在四方
無不當傳而於吾州乃所當先也時州人士若周
氏兩兄弟胡氏德輝喻氏子才從先生游雅厚先
生中庸集解等書又皆居常時所著道德之懿問
難講究之精微見知聞知滲漉於人心者多矣今卷
中毘陵所聞止十餘言亡逸者蓋不知幾惜經德
祐之變文獻無能徵之是可慨也然有得斯文正
傳歸焉為世儒宗若先生者後方恨其立言之不
廣耳程叔子且謂其雜博好著述每以多言害道

為戒今之學者率相事於口耳剽竊以徼一日之
利視先生踐履之實不敢望其門墻風教殊別又
豈獨於吾州為可念哉龜山舊有書院在州東里
人即其地祠之久而廢今雖有二祠一創自民間
一與蘇文忠並列皆非故蹟亦無祀享恒典恐先
生不能一日妥靈於茲也尚思買宅以延之之俗
併亦不可得矣是編之行或賴有誦習之餘與其
嚮往之心者乎亦不能無望於今之諸賢及良有
司也

跋晦翁和張宣公城南二十詠墨蹟

龍皇文稿卷六

三

紫陽夫子平生講道之功不遺餘力而於詞翰游
戲之事亦往往精詣絕人評書家謂其書鬱有道
義之氣固耳今觀吾鄉沈方伯時暘所收和張宣
公城南雜咏帖詞皆衝口而出書亦縱筆所成矩
度弛張姿態逸發雖晉唐諸名家未易比也後之
稱求道者輒曰能藻之藝不足學也不亦異哉方
伯書宗魯公晚益秀整蓋以方嚴之風而尤得道
義之助若此觸類而長宜其德弘政練日就大成
又不啻詞翰之工而已且家多法書名畫而寶此特
甚其有以也夫

題元李一初提舉手墨并朱澤民畫後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製適與詩稱賓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爲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畫淪落海內餘百年復還其嗣人之手以卒顯於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才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於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與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爲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求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林及出爲提舉時所題邪公所著有雲陽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考矣

題趙魏公真草千文帖後

魏公自稱平生所書千文百數本有經數年後見之而駭異者蓋其工力深淺日有所異真有一人少壯始終不侔者矣後之評書者於點畫稍異處輒以爲陳子中胡士弓輩臨模之作恐未必然公手書用水晶宮印者絕少或者謂爲遺輕薄子訕

龍筆文稿卷六

四

笑而止亦或然也據此則此帖當是少年之筆但予所常見此印更寬長而刻四角字畫亦纖細如髮與此稍異併記於此與時暘方伯共評之

題端友齋卷後

錫山盛舜臣氏聚端石之良爲硯象鍾鼎黼黻之形者四乞翰林諸宗工爲文以辭而圖其事以傳題其齋曰端友毀方瓦合友其德也亦附諸取友必端之義焉弘治紀元之夏予以史事起入京舜臣持卷夸示曰是惟待執事者一言予因咲曰惟其不能銳是以鈍爲體予實友君久矣曾不是諒

龍筆文稿卷六

五

而必余辭乎舜臣當成化之末奉其父雪溪承事之命來省伯父少司寇永壑先生於京邸因以廣游學之志焉侍養之暇閉門謝謁於一時從從焉賈圓機而釣聲利之士漠無所與游唯日與四友者砥礪刮磨貞固是守其取友詎不信端矣乎旣而先生以都憲持節東巡謝事歸雪溪爲築書院於方塘之上備圖史琴奕竹石之勝日致名墨士嘯咏其中以佚其老舜臣聞之躍然曰虞將率諸友展謁庭下冀先生之一賞也或曰昔包孝肅守端溪以不持一硯爲高先生高節不在包後而寧

顧諟耶殆不然蘇文忠嘗云衛懿公以好鶴亡其國劉阮之徒至以酒而全其真所處之地爾殊也今硯之適用過於鶴而且與酒不類包之不持舜臣之取友先生之見賞固異行同情易地則皆然也況舜臣列爵印史博雅好文制器之精義或有在非直爲文事游戲之具而已都憲勛烈鳴世厥象惟鍾承事家食之亨列鼎是肖向善背惡黼藻其德盛氏昆季子姓蓋將有志於黼黻文章之務哉二老者觀物思義豈不曰父在觀志且審所游虞友之端世業是賴矣寧不一解顏乎舜臣且南

龍華文稿卷六

六

行遇予鳴東歸石堂爲訪欝林之遺歸然無恙其先蓋與諸端相望領海之間或通譜系辭以締好豈曰文會之誼亦尚論其世也與

題張汝弼所跋既醉卷後

跋尾所及題扇事蓋克勤初持一扇入館索詩無應者甚忿之翼日余携一蘭竹扇頗精潔衆傳觀曰此可詩克勤曰前轍不遠無容易果得是且吾罰予曰信然則云何曰酬一觴耳衆相顧譁曰盍成之時在坐凡九人頃刻八詩皆就獨吳原博以有故不作克勤方幸不及數適汝弼自外以公事

入衆望見大噱曰是天假此會耶告以故欣然足成之克勤色阻異日果觴速客酒既行具楮墨約曰盆池之蓮願有賦也汝弼謀曰一舉而兩圖幾弗誠禁勿予詩既而汝弼亦出此卷乞題克勤起曰作客而圖便其私則誠否與時惟亨大爲賦一詩而止顛末如此今汝弼以爲諸君爲克勤題扇克勤復設會謝客皆失其實朋酒戲劇不涉大故無足置辯然以一會之故汝弼身與其事而記錄舛誤豈真所謂既醉也耶況事有出於傳聞之異者可盡信哉此扇今歸錫入華文吉裝潢成軸而

龍華文稿卷六

七

諸名家所以鋪張之者甚鄭重與既醉之卷迥相類而又偶相值亦異矣丙午夏簡與華伯先輩至宜興仲學出此卷再閱之乞著其事使覽者得其實屬時有事未暇携以歸及明年則汝弼與華伯相繼沒又明年戊申予北土則克勤已進職少端尋解官歸因嘆華伯之詩汝弼之書克勤之文學皆裒然傑出流輩而有意乎當世以圖惟不朽者然方其用意處未必皆傳而反見擯斥以沒齒者何限而此卷與扇乃得際一時以並傳世間事有幸不幸如此也彼冥冥者之於物謂之何哉弘治

庚戌夏六月仲學北遊至京師過既醉故廬重有感焉爲申前請蓋仲學之跡亦適有出於不幸者不覺臨卷慨然爲書以歸之

題成齋李翁卷後

成化初簡與海虞李世賢同舉進士入翰林世賢間謂余曰家君少有用世之志業成而去之退耕隴間題其居曰成客有感之者謂公用無成而奚成之名公倪弗答子能言爲表章之庶得一義可持慰膝前亦君子成人之美與嘻予小子筮仕莫底成效又安知彼隱君子成德之事而臆爲之說

龍華文稿卷六

八

自是隱默思得其義者久之而世賢屢申前請未之有以復也夫成之義亦大矣君子之貴自成者成之功而其用極於開物成務者成之效成性存存誠固其原也舍是則小成而已耳簡偃蹇塵途落落負前志而虛名粗迹之所至亦若冠厄而神撓之斬弗與成然竊觀一時知計功能之士居崇握要而實有成務之幾乃貪功比匪顛倒失勢以陳其成而不悟九其得喪成敗之不常不啻電起而漚滅者返不若彼退托無成者之尤愈也慨吾成齋主人偃仰一室坐享其成田野闢而耕獲時歲

計成矣宗黨睦而禮義興家教成矣冠服寵澤之優以華其躬琴瑟伉儷之偕以娛其老嗣續勛名之美以振其後蓋麗資碩德公之自成駢沐疊祉天之所以成於公者無弗至矣常言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其謂是與然所言率吾道之粗迹非老成人所欲聞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公其有得於是乎簡非所及矣今世賢方擢南京國子大司成行將拜慶於家享有三樂然古之君子言無過詞動無過則則民不敎而成化如此庶幾爲約其身而成其親之名也此固大司成事也蓋雖不足

龍華文稿卷六

九

題沈石田畫冊後

古畫多以工緻爲能故藝不專門不足以名世自元末入國初畫手如吳仲圭倪雲林王孟端輩始以氣韻相勝清絕瀟灑謂之士夫畫正如唐之韓文杜詩一出而六朝之俳體頓廢亦勢所必至也故本朝畫以工緻得名者輒鄙之而以士夫名家者甚多近時若吳下沈石田則其優者歟石田畫能兼諸體而自謂以吳仲圭爲師觀其精緻者

有生意而疎放者有家法此豈易及哉然世多稱其入不但能畫而詞翰亦佳予謂其能事度越時輩有三家故高貲而無主事之累損其真一也多蓄法書名畫展閱臨榻識古人用意精絕處二也詞翰之妙三也蓋非畫品之外別有能也晉人稱顧長康之博學趙松雪之病錢選之不能詩其得此意耶

題府傅王成憲卧遊卷後

昔呂祖謙苦病廢不出錄載籍所傳古今入境勝處取晉宗炳卧遊之語名編展閱以代遊覽嗜好

龍筆文稿卷六

十一

之篤若有甚弗能已者予亦縻祿侍從歲時以一出國門爲艱而况四方名勝之觀哉間見前人紀行遊覽之文偃然讀而樂之竊欲選錄百餘家以附呂錄而未就今府傅王君所藏石田沈翁畫冊一卷山水花鳥色色有之義亦取諸炳語且粉彩足以娛目詩歌足以悅耳其視呂錄不尤便與然文字傳布可與衆樂畫圖珍玩止一人之供耳但文字爲任耳之計不若此畫之信目也顧安得有此冊者千百九若予輩好遊而莫遂者家施其一以少波貴耳殘月之感耶

題眞愚齋賞月詩卷後

吳下諸公賞月詩自成化辛丑迄今方十二歲而卷中人如鼎儀漢文敬原已希說已失其半成憲府傅每悵予時家居不預此會嘆今日之不可復續也言之數四若欠事欲追補一辭殘燈無影之句在他人所不忍聞而况身履其境者哉今日之思撫卷三嘆予猶幸此會之不與也

題眞愚齋賞燈詩卷後

上元夜詩家謂爲俗節不若中秋九日多所賦咏有之亦多富貴靡麗語或出侍從應制等作惟晦

龍筆文稿卷六

十二

翁東坡嘗有元夜訪僧寺詩想亦厭紛華之擾而思幽寂之娛耳觀王君此卷寒燈淨室小酌清吟與知舊共之信樂矣不猶愈於二老者荒閒野納之投哉予家亦有燈夕聯句一卷蓋成化壬辰歲張汝弼李應禎邵文敬沈廷美程克勤李世賢蕭文明諸君所詠先此卷又十年而數人者升沉離合存歿之感倏仰今昔殆不勝懷真有不繫於流連光景之間而已者惟涉世深者當知之安得起先輩賢達如吾晦翁東坡其人而與之論此意哉

題米元暉畫後

元暉父子發墨作雲山圖元氣淋漓烟鬱香靄真有若潤州江山之勝豈其平生志尚在此亦有卜居之意耶予所見十餘本多此類而此則小米元暉筆也予友鮑君栗之佐守維揚寶有此卷君如爲政之暇登平山堂誦醉翁山色有無之句則知此畫之妙矣

題李雪菴手書韓公詩後

評詩家者流謂韓公山石詩奇恠雄絕景象逼真千載之下讀之猶令人若親履其境毛髮森竦也雪菴道者以書法妙一時當時殿宇題額多出其

龍阜文稿卷六終

十二

手故大書多莊重之流動之意至於書退之此詩雖字字不失規矩而頽然天縱有唐宋風骨妙處迥與詩等豈其胸中之奇傑不甘於枯寂者因詩之助而有得耶

龍阜文稿卷之七

記

古愚軒記

海南李侍御廷珍於金陵邸舍傍隙地構小軒偃息其中名曰古愚屬余爲記之余聞而疑曰廷珍起家進士職行人被選爲才御史剛方鯁亮而有所不爲視世之齷齪釣譽規取榮利者若將免之肆其才辯所至毅然足以任天下之務之劇而弗劬雖古之稱才且智而今之聰明皎厲張其聲位者莫或是過顧乃深自藏匿歸之於愚不亦厚

龍阜文稿卷七

乙

誣其實哉廷珍莞然曰審如子言是則所謂愚矣余實僻畷與世孤畸言則逢尤動或抵巇朋儕語我就世詭隨蓋嘗試之病於夏畦因俛而思仰而嘆曰古有所謂下愚不移吾或類是夫然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直雖顓蒙詐非所知粵思古人義取乎絃韃矣廷珍詎真愚耶人亦有言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又云惑故愚愚故道質諸往古若柳子厚之以愚名溪憤世之私深矣高柴之以愚自守執德之方隘矣君子弗取乎爾也甯武子之愚爲不可及顏子之如愚亦足以發庶足爲夫

子所與然吾廷珍遭際明世敷歷要途歛厥虛華
尚友千載固不必隱情惜已襲甯之迹必也心齋
坐忘學顏之學乎異時聞有道彰施致吾

君於三代之上者必廷珍也矣廷珍名珮知者因
稱爲古愚生云

澤存堂記

延陵金廷美氏其所居之堂曰澤存間入京師
謁余記之先是廷美之父文遠甫於居之南闢園
若干畝雜植竹樹桑柘果蔬蔚蔚茂深望之若村
塢然園稍東出得隙地築一室爲游息饗饌之所

龍華文稿卷七

二

堂甫成而文遠歿及廷美與諸從兄弟分異曰膏
腴珍異百物惟所弗較若茲堂固先人辛苦而僅
有者今不能居是重不肖孤不孝之罪也諸父亦
矜其志卒畀之廷美復於堂階之前爲室三楹延
明經師一人教諸子弟承先志也因喟然曰璿聞
古之稱孝子者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
耳母歿而不能飲母之栴椀口澤存焉耳茲堂固
吾親之澤所存也吾獨能居之豈無是不忍之心
哉使璿因是心之見舍之而不顧則熱然忘吾親
矣又安忍乎故璿之有所忍也乃有所大不忍者

存方其升茲堂也儼然如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
肅然如有聞乎其容聲而一出入之頃不異夫齋
明享祀之時璿之心忍耶不忍耶蓋有甚於讀其
書而飲其栴椀者矣於乎廷美之孝可謂善用其
情者歟古之善學柳下惠者師其心不師其跡若
廷美豈非能得古孝子之心者與然吾聞文遠甫
之生倜儻好義而非里巷齷齪之士澤之所存必
有大於一堂者兄弟宗族澤之推也當知所愛之
田廬墳墓門庭之故澤之施也當知所保之若吾
之有身尤澤之所委也見善必果見不善必不果
當知所守之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澤之
存不必在一堂也而有以垂無窮矣廷美嘗輸粟
獲授七品章服仲弟琛亦薦名鄉書額名堂之義
而徵諸余言庶幾有所興起云

成唐書屋記

宜興爲吾州山水奧區肆其士多穎秀而知道其
邑多世家文獻之遺若今吏部驗封員外郎邵君
日昭自其遠祖十九郡馬省占籍於此至五世祖
寬甫都目路教而姓益著高祖孟文實大厥宗所
居成塘里距邑西二里許荆溪之水匯其南離墨

龍華文稿卷七

三

諸山從坤隅迤邐而來隱伏溪上風氣閒深水石清曠荆溪膏腴之田數百畝皆邵氏業識者謂孟文新居乘一方勝槩 瀟峙之久未有施後遂其昌乎迨驗封生而不允長游邑庠名軼群伍以易經中成化乙酉鄉解就試禮部弗利退益修其業復請於其父慈菴居士治舍東隙地築室三楹題曰成塘書屋取先世所藏經史子集悉寘其中日携群弟子歲脩游息於是閉門攻苦凡三年而其中益肆以宏己丑上南宮以第二人薦擢進士尋拜官吏部考功主事轉驗封員外郎自冢鄉而下

龍華文稿卷七

四

咸獎重以爲佳士戊戌同考會試士論服之朝下退食公署手披目覽欣然如日弗給尚慮耳目所及有限捐俸集書又獲數千卷校閱之餘躬爲條約寓歸所謂書屋俾其子姪懋楠棠樸世守之曰非敢以是侈觀美資游談也固求所以不替文獻之舊耳吾觀夫世之宦成而志溢聲勢射貨蓄將厚其私圖卒之譴身而累其子孫者何限有能

忠孝爲佳士之務而每置其身於不義之途者

所存者固知其視彼之所爲亦冀渾之不啻矣且六經百氏之籍萬世之遠四海之大民彝物則巨

細精粗咸於是乎在茲其爲用不窮無間智愚不肖求之無不獲者亦勝乎粟布珠玉百物之爲用易竭而不可求也較然矣故士自通一經以上凡可適家國之一用者雖不與名宦利達期而恒必求之如不可舍然則士何苦不此之學而畢意於其末哉昔丁文簡之祖顓積書至八千卷曰吾所藏富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而文簡果以學亢其宗日昭之所以願於其後者不出此乎然日昭名業所至未可量而裒集當不止此吾恐書屋之當更置也爲邵氏孫子所以嗣前人之業者又宜

龍華文稿卷七

五

如何哉縉紳士慨慕其事多爲辭諷詠之日昭俾予記諸壁間之石以爲異時之徵予嘗閱州舊誌見郡學藏書數萬卷不幸燬於兵今雖片簡無有存者而游學之士自科舉程試外不惟不暇他及亦或侈然而盈若無所謂學者良由見書之不廣也每欲購學旁便地創書院數間稍訪緝遺編寘其內以開拓鄉人子弟之志使知向之所得蓋茫乎其小也然有志而力未給因著此記不能無媿色云

愛日堂記

曰氏子文遠間以事走京師晉平原陸簡謂曰
生家居構一堂奉二親顏曰愛日願先生說其義
還揭堂右顧諟不忘焉余因語之曰文遠誠篤於
爲孝者耶孝子愛日見楊子孝至之篇言孝情之
至者也何也人孰無愛而愛莫先於愛親是孝者
必愛其親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而所愛莫甚於
生是愛親者必愛其日也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
不知也蓋父母生我鞠我之日常多我所以報父
母之日常少當父母彊盛之日我方少而無所致
其孝既長矣孝也可自致焉則父母之日不耆必

龍阜文稿卷七

六

耄且耄矣日也能幾何哉孝子於是欲然維日不
足得一日之養可喜也愛由喜出失一日之養可
懼也愛由懼生既喜且懼而愛由之如之何其可
也滄隨之共愛也寒煥癯病之察愛也謂之愛可
也而謂愛之至則未也蓋愛親者不敢忘其身愛
其身者於日亦有所愛焉詩不云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惴焉恐一日失其身爲父母所辱也日也
可不愛哉人皆言魯子養魯曾每食必有酒肉將
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謂能愛親之日者也
不知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愛其

日者尤至焉爾今子二親雖老而康所以致其報
者有日然子於立身顯揚其親有志焉雖中更緯
縵而子偉矣方壯來之日未可量也不知所以愛
之者又何如哉文遠惕然曰是說也命我矣遂書
以歸之

思貽堂記

鄒道鄉直諫顯一時而庇厥後數十年世益昌雖
其人多席殷大之業不屑仕而敦龐嗜義之士恒
有之吾所識樂耕處士者泊然無厚藏計而惟嚴
於教子命仲子復昇游業郡學曰先忠公貽我曹

龍阜文稿卷七

七

以大惠固望報於女耳復昇字允南五舉於鄉弗
利成化辛卯痛樂耕之不逮養而歿廬墓側者幾
小祥既憂母孺人憂念不置趣召之亟歸寢苦讀
禮得二語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
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顏其堂曰思貽庶登降進
退顧諟不忘爲其親服闋應貢入太學質余一言
記歲月余曰賢哉允南敏於學篤於親而又得旨
歸若此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
守守身守之本也然不誠乎身者不悅乎親則守
身固所以事其親也爲守之要孰外於禮所云致

思於善不善之間哉子嘗反求之思乎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所以
事亡矣而久則懈心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
所以爲善矣而不審則善不善混思貽之道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而於其親蓋亦有終身之慕
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孝固爲萬善之原大
孝終身慕父母則思貽實爲孝之要然聖人之事
所未易言若道鄉侃侃勲節固臣子分內事而樂
耕所期於其子者允南從事茲語有日舉而措之
勇往無讓令名所及宜前有以紹厥宗而後有以

龍阜文稿卷七

八

裕其嗣人何啻於樂耕乎爲有貽哉異時有聘忠
臣於孝子之門者帛之箋箋又必於茲堂焉莘止
矣堂居錫山之泰伯鄉成於成化壬辰春三月云

華氏新居十詠記

錫東至常熟界濠湖俗曰鶩肫蕩華中正之族居
之守正恢廓通諸史氏言築一室於舊居之西居
之二十餘年嚙然曰丈夫生於世無所用則必有
所玩適樂其形志吾庶人偃仰不出井里陶靖節
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然則舍山水之間奚
樂哉乃謀置別墅二一在新安一在嚴埭道路所

過無不形勝可游去新安二十里曰梅村道新安
則由之嚴冬花盛開臨水殊清絕村迤邐而南有
伯瀆曰泰伯所至爲名流水清駛舟行瞬目可達
新安從新安至嚴埭還過蕭莊卽梁蕭侍郎舊居
今爲膠山寺殘烟宿莽悽然可哀寺東爲曹塘日
暮時舟入漁子與鳬鷗集沙際蕭然成墟落又東
走不十里抵新居居之西接鷗山嵐氣四時襲人
若烟霏鴻山稍折西北行景益奇勝曰高山山寺
多名僧可與游新居里名丁舍暇跂望禾黍四野
耕者鋤耨者牧而歌者息者拮據而呼者皤然可以

龍阜文稿卷七

九

占太平之象焉客至具酒殷放舟濠湖風月之夕
隨所之或忘返居之南有茅墩舊隆然而今隳草
樹蒼鬱多狐兔之蹤風雨所至颯然長如秋湖濱
橋梓參列翳雲日爲桂嶺蓋守正大父樂勤翁父
桂山處士藏焉而嶺則桂山因高陵加築爲山者
守正每望之泫然曰吾所居吾祖吾父所遺吾今
日居之而樂而吾祖父之弗逮吾又何嘗一息忘
所自哉凡此景者不徒守正獨樂之騷人墨客與
守正游者無不樂其樂而歌詠發焉因卽其景列
爲什景因境得詠以類分錫之山水殆因守正而

益以名天下且吾聞守正之遠祖諱英者亦嗜山水築一樓面九龍諸山題曰溪山勝槩樓一時名碩賦詠殆徧樓今毀而詠存英亦緣此以名後守正豈尚其世而復有感於是者耶因併著之以爲記

程太夫人林氏壽徵圖記

壽徵圖一幅上繪神仙家流所稱王母獻桃事圖下方列士大夫詩若干首尚寶卿李君士欽刑科右給事中趙君良度爲其嫻家程太夫人林氏壽者太夫人爲故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

龍臯文稿卷七

十一

保謚襄毅新安程公之媿今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克勤之母歲之戊申壽七十有一九月十一日辛未實逢初度之辰也王母事襟出傳記之言名甚著或云母緱姓崑崙山有西王母石室卽其人或云王母者金母別名蓋養生家隱語金木相媾之義青鳥則木象耳非真有若人也獻桃事本漢武內傳言涉窈冥不必辯其有無但自古祝嘏讚壽之辭類及之肆諸君思所以徵太夫人之壽意亦不外此耶惟徵謂事之先見而可證者也常事無徵若太夫人之壽之異先見之徵固當不一

而足歟蓋太夫人慈惠貞明動爲內則自襄毅爲諸生以馴致大位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儻忘內顧之懷毘助多矣以襄毅貴累封至夫人每入賀清寧坤寧兩宮賜賚優渥然喜不溢顏而謙抑充其滿盈之虞忠勤之勸日孳孳以語諸子不置也德者介壽之基觀太夫人百行之要於德者眉壽可徵一也況今耳目聰明神情開懌起居食息如少壯人福履之萃諸身者可徵二也公方以博學雄才嚮用明世侍經之暇歸率其子錦衣戶侯壘輩羅跪進觴歡幸無數慶澤之鍾於後者可徵三也

龍臯文稿卷七

十二

九是三者得一爲難而太夫人實兼有之軼耄踰期則寵休滋至禎祥先見歷歷有徵又奚若彼窈窕而不可致詰者之可彷彿哉尚寶君謂簡玷學士榜後誼在通家之列竊聞太夫人備德盛福之樂有日矣屬記之因得以附致願望之私萬一云

龍臯記

龍臯去城南十里許背負高陵大阜喬松茂林面臨徐湖尖湖已湮塞爲民田然長浜斷港水潦所鍾抵蒲葭對一望無際猶茫然一澤國也臯之前有巨川西通陳渡東走菱港川之上有二橋西曰

垂虹或曰徐湖語譌也東曰浮蕩其下水道闊深
名龍澤每風雨晦冥有物蜿蜒其間鄉人神之目
爲龍云潭之上岡隴延袤數里是爲龍阜或曰此
龍之所經因以名也或曰以其迤邐迴互起伏有
若龍然又或謂川之南岸皆窪至此始隆然以起
爲龍阜耳阜之西北沃壤千頃平原陸簡有田百
畝屋一廛於其鄉阜之上有園數畝雜植花果
蔬爲登眺遊息之所阜南望陽羨諸山橫亘其前
烟嵐雲岫昕夕異態亦一方之勝槩也簡因扁其
居曰龍阜書院爲異時退隱耕讀之計云

龍阜文稿卷七終

十二

龍阜文藁卷之八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今順天爲古燕趙之地風氣閎不泄歷數千百載
以完昇我

高皇帝旣而

文皇帝顧瞻形勢北徙都之山川草木軌文玉帛
之麗煥然天府之國也然其地曩稱多賢豪人而
司馬子長獲從燕趙士游故其文豪宕有奇氣則
其人不啻沉鷲茂材力而有文事焉久矣乃今乘

龍阜文稿卷八

乙

大氣而出距往牒所登載不倍蓰以無讓亦何所
訾會於其時哉成化庚子屆鄉試之期臣守陳臣
簡實奉 詔來主試事稽試士之衆三千六百有
奇三十取一額鐫一百三十五入而止因悉觀京
師游學之廣文教之宣邕至矣簡聞八音與政通
而文章與時高下驗之來今豈當魯兩生所謂禮
樂百年而興之期乎蓋禮樂爲致治之本而刑政
以輔之此聖王之極功皆儒者之文事也後世儒
學不明論治者方以刀筆筐篋爲能而若無預乎
文言道者以咕畢呻吟爲功而每不涉乎事雖以

名儒若歐陽子者猶曰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不知文章不達於政則晉唐之諸子有華無實耳政事不澤於文則東漢之三公有事無政耳何怪乎禮樂不興風俗不美天下不蒙至治之澤與方今

聖天子撫盈成之運建中和之極而欲垂萬世之統文明之象真百年之會也禮樂脩明刑政齊一舉天下於風聲道化之中以無外當其時矣而凡藻飾之具謨明之任發揚蹈厲之功要非俗吏所能而必委之禮文儒術之士也諸賢資於文以自

龍皇文稿卷八

二

獻矣尚無文勝而質敝名成而行墮日紛輪於功利之場以壞其故業異時舉而措之宣無可仰副聖明敷求之典更化之心而裨萬分之一者乎若量其才可爲外內大小百執事之流儼時所稱其人者是必在所優爲而不以是靳之也且茲建之志猶初達之泉導之爲溝澮則溝澮爲川則川海則海百川之東固思所以爲諸賢道耳錄成簡當題于後宣
聖化以風厲乎天下蓋畿內事也非若侯邦要服之限於其務者也敢論其大如此

涿州志序

惟昔河朔之雄稱涿鹿固有土者經度之所先也是以建置之沿革靡常而版籍之或分或合放軼以無考尤甚且今隸京師右翊爲萬國會同之周道守土之臣馳走送迎於驛傳之間日僕僕如弗給而於所謂辨圖輯志脩文事以藩飾州治者又往往未暇也成化乙巳錫山張侯時敏權守是州侯才美兼人治有餘力歷覽并邑慨然興曰美哉川原而況今日之非昔也顧圖志不作盛際弗彰曷以共吾職與乃聘州學訓導唐舜卿及鄉進士

龍皇文稿卷八

三

高鑑輩俾從事焉窮蒐載牒旁質諸鄉賢父老之傳聞發凡舉例稽古訂今前後共收事若干爲卷者十二既復得戶科給事中唐君翊府憐仇君東之爲再加讎校侯亦手詮次之凡再閱歲而成編持以見屬曰山經地志之言史家者所不遺也願一言折衷之夫山川風土之升降顯晦有其時而所以任其事者未嘗不存夫人耳涿之先爲軒轅氏舊都實人文宣朗之始也奕世而下不幸遭石晉之割去華卽夷者幾五百年民彝塾沒而文獻之不足徵可勝悼哉天厭戎德宋室誕興乃適鍾靈

乎是錚入

皇朝遂得列近輔之嚴沾首善之化賢豪之產衣冠物馬之富疆蹶然若脫泥塗而登衽席豁陰沴而暴朝陽也天運之復不於其他而累有徵於是邦詎偶然哉昔宋人以冀方據九州風水之正必有應運而昌當其會者然皆出踰度之言而以不得目擊其勝爲恨今若侯者乘其時履其地有其民而牧之又能鋪張其盛以傳而無負於所有事焉回視千古何其快哉然侯方以是編成於創始辭之不曼而事有逸書刪潤之意未已也蓋紀志

龍華文稿卷八

四

之難尚矣舉曠古未就之典而成於一人誠有未容以易視爲者觀者亦錄其大而餘不可以槩見乎且侯政成譽起旌陟有階恐此州之不能專也前聞之續若有望于後賢之能事而未敢言者併爲著之以俟云

送少宗伯董公尚矩之任南都詩序

翰林爲儲材之地而用之有弗輕也蓋其於內惟職論思備纂述侍講讀以爲務而出非秉衡鑑旌別賢愚則掌禮樂制度百爲之大者金穀兵刑之細一不以煩焉然每聞前輩士位至講讀氣貌言

謙卽已侃侃名當世而軋大家使出一蹴躋通顯署曹事有不屑乃今自學士以上得循資拾級進貳列卿承畫諾人亦以爲難夫其地同其所值之時又同而爲用之不同若是豈符品之爾殊然耶或者曰是不然自昔有國者偃武之初思藩飾盛美必首於儒臣焉是親而百度示貞吏責繁急故君子之審所處有寧此而勿彼與今天下軌文之同餘百年無所論討而

聖天子恭默在位不事彌文惟日 御經筵講求

至道二三侍經之臣日惴惴恐誠意未至無以資

龍華文稿卷八

五

啓沃而萬一進退愆儀速咎責是懼竊視百司大小罷朝從容奉 成命而樂寬大之休若其跡差異曩昔耳顧豈繫一時所以用之者有少重輕於其間哉頃者南京禮部右侍郎員缺太常少卿寧都董公尚矩爰自 經帷簡擢以往館閣寮舊若元老謙齋徐公而下咸賦詩贈行雖事以例舉而於公有深屬意焉公該洽精勤深達治體敦信慷慨君子樂親之以成化己丑進士及第入翰林且餘二紀而累今官分考禮闈者再主考兩京鄉試者一得士爲多比同國史之編實專參校而朝鮮之使

清才雅操風動遠夷稽年叙勞亦多歷矣雖今嚮
用之晚方諸前人非有過者而輿論稱協士類榮
之矧當宁率由之志方厯而故牘遺文之藏適
多殘燬南都

祖宗垂創舊鄉儀文度數之存當有可考而收載
先朝圖籍以歸翼清化亦邇者宰臣之倡議也
事之究圖實在典禮顧安知非今日所以命公之
意哉惟異時持其所嘗敬共於職務者以還副
朝廷舊德之求大政之輔而終不負今日臨蒞之
勸也善頌之義群篇有焉衆謂簡於公辱有同直
之分退爲之引如此

龍華文稿卷八

六

羅德安先生文集序

國初文學之士盛於江西之泰和而泰和之盛實
自羅子理先生者二三賢始耳先生出元天曆至
元間遭時多虞竊伏草莽猶日孳孳不輟講誦力
欲收斯文之墜緒以自振於世然泊乎其無所遇
也迨入

皇朝翕然乘知舉而起爲諸生師卓有儀矩尋領
鄉解上禮部擢德安同知剔奸植伏大著聲績謂
不負矣然未幾坐微累去以終其身於手先生成

之之難而積之者深矣曷不究其施如此邪且方
其身蹟而愈奮志窮而益堅卒以其業淑後人而
垂永久庸詎知造物者之無意乎泰和楊文貞少
師豐功碩德弼亮四朝爲一代文章宗匠先生成
之有父師之教焉觀其傳先生稱不容口汲汲乎
惟恐後人不知夫人是懼也而王冢宰行儉李祭
酒時勉諸先哲皆以不及其門爲恨然則先生之
學豈必其身親行之而後爲遇也哉惟昔宋人以
古學稱者助於穆伯長尹師魯沿至歐陽文忠而
大盛故歐公之視師魯雖才或雄之而於倡道之

龍華文稿卷八

七

功亟推服焉至作史者于傳歐公乃云當時有尹
洙者亦能古文嗟乎後生晚進不知前輩學問源
流固有自也可勝嘆哉文貞文章勛業與歐相先
後而先生高風偉行復不在師魯下簡辱與其孫
明仲洗馬同事之日久得讀先生遺文若干篇竊
恐後人不知先生倡道之難又有在於言語文字
之外者故不敢易爲論說而惟方諸師魯之事俾
後來者有考焉

碼東聯句詩序

歲丙午仲夏癸亥予與周經憲克容乘暇過邑宰

胡侯留奕東門樓有客曰金陵兵馬指揮梅君者
侯鄉人蓋駙馬都尉殷之孫因推奕而飲甚驩尋
移席中庭待月聯句得近體詩若干篇梅語出輒
益奇佳士也既別去侯謂予鳴東新園可一造乎
明日周君先至梅及胡侯繼之入賢樂館由來薰
堂穿叢蘭徑緣池登秀餐亭北渡小橋臨渚觀蓮
訖深入幽篁古木間屈曲取路還亭上且奕且飲
烹瓜擷韭摘丹素擘青芳以薦酒侯咲曰是真所
謂秀餐者今日之樂斯其至矣頃之長風從東來
爲雨候予喜謂此留人邪衆曰非催詩即逐客顧

龍華文稿卷八

八

安可留周君因首倡一韻三人者相率迭和之併
得詩又若干篇已而風雨驟至林薄深黑予亦肅
乎其不可留也乃相與扶曳而出候餘與奕奕殊
未已擁笠立雨中高咏復成一詩而後行惟昔騷
人逸士惡世之拘檢齷齪思放形塵瑤之表以一
泄其胃中之奇也風晨雪夕乃其時山顛水涯固
其所也彼放歌古吹臺旁若無人窮華山之高幾
不可返乘月百步洪而易視其湍激之險今藉藉
相傳以爲高蓋未聞有風雨露立而嘯咏自若如
諸君者興致所極不尤異哉梅君才美出忠賢之

胄胡侯文行政事方皎皎著一時而克容高曠絕
俗奉身勇退究其所得固皆有凌轢當世而高視
千古者存也故所處異而樂則同詎苟然哉梅君
且行侯既錄東軒之什復畀續諸篇於後并記歲
月以貽之予輩皆四方行役之人異時展卷三復
誦舊雨之吟能忘情於是乎

送嵩明州同知秦信之序

六經聖人之書萬理之所自出故世言窮經將以
致用也然豈徒以爲用哉經明則見理融而自守
者固窮居確焉有可以爲準而衆欲之紛拏舉不

龍華文稿卷八

九

足以誘其衷達則沛然舉是而措之大有大施小
有小試隨其所寓而皆足以有成抑誰能禦之哉
惟士以通經學古爲高而國家取人必先之於經
學不以是與然士階科目孰不以明經爲事而出
處之節功名終始之際或相去什百倍蓰而頓異
何哉經譬則海也憑高望洋而返曰吾觀於海矣
深且大若是也固不若凌烟濤歷島嶼窮日月出
沒之源冒魚龍變恠之險歸而後言之爲得其真
耳錫山秦君信之其於經亦庶幾有可言者乎信
之少治尚書登天順己卯鄉薦自是連八試不利

於南宮之選退而執其業益不懈晝談而夕夢口誦而心惟研一言之義折一字之疑蓋真可與揖堯舜而尚友伊周於千古之上者於是群居而講解之士見信之率相視莫敢言而執用問難稱弟子列者戶外之屨恒滿其於經可謂通矣是以君雖久伏戶牖未發光耀漠然若不介意唯曰吾負吾經爾非其見理融徹而守己貞固能若是哉成化辛丑吏部以次擢君雲南嵩明州同知或謂通經士若信之者而以昇遠方佐一州不有負與君曰吾得於經矣吾夫子用之爲乘田爲中都而治

龍皇文稿卷八

十一

孟子用之於齊於梁而不得一試於時某何人得用之於

聖明之朝而一州之佐固視宰邑爲大焉其何負哉嘻君真明經者也不然何其言之有本也乃今見世之爲士迂緩不事事者直曰彼經生耳不亦誤耶鄉人舊故恐遠方人無以知君也而謂予圖之予曰信之胸中之經固在所以爲其先容者大矣不腆之言將安用焉

黃山八景詩序

距南昌城東南五十里許有兩山並峙土石秀潤

而黃鄉人謂之黃山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朴菴萬公居之公之先自饒徙居豐城宋德祐間爰徙茲地曾大父仕至元同平章政事山遂因萬氏而有聞然其勢視南昌諸山雖小而奇遠而勝萬氏因山以爲家固乘一方風氣之會與居之東二里許水澤所鍾雲帆出沒渺焉巨浸是曰澆湖濱湖地名龔庄阡陌聯絡羊牛字尾樵牧行歌相答宛有太平之象焉居之西不一里有神祠香火繁嚴鼓鍾以時居民數百家視以爲晨夕之候緣廟而西豐林繚草彌望無際日之將入迴光返薄爛

龍皇文稿卷八

十一

若圖畫然循山而南有二水一曰若渚一曰瀘溪潦不盈旱不涸可濯可游可漁環渚與溪之田歲常稔資其灌溉之利焉山之北皆平原沃壤去所居二里曰棠墅竹樹高森雲烟杳靄里俗淳遜力作負若異世人萬坊與墅相比春雨旣零耒耜畢舉多萬氏之業也而坊因以名云平章公素有雅尚每登山四顧而樂之曰美哉斯山四面皆奇也卽其目力所及列爲八景一時名士侈爲歌詠而文安揭公之爲記成化癸巳悉燬於火公日觀舊蹟慨念無已更要當代諸名家嗣爲賦之哀集之

富倍諸往昔黃山之名因以益著吾觀古之稱夫
人者必繫於其地如詩誦申甫而歸之崧嶽之降
氣化感召之幾不可誣也萬氏昌大之甚至公大
振如此謂非黃山之靈有所鍾而然耶然有稱其
地者亦必因夫人如傳巖之名麗於說築磻溪之
著由於尚父南昌山川之勝足以甲一邦而聞天
下者爲不少獨黃山屢見頌於名人墨士之口而
世遂知有此山者顧不有賴於公也哉蓋山川出
雲而雨下土其草木水石之華復沾丐膏澤而益
盛焉斯又地因人勝之義與且公之環德盛福邈
乎日隆而未艾山之所蒙將不相與爲無窮邪簡
遠人獲有言厠篇翰之後其傳與否竊亦於茲山
有賴焉

送山東參政王君希曾之任序

禮部郎中吾鄉王君希曾以資望進擢山東右參
政奉 敕經理財賦衆謂君久典禮樂之司明習
近制宜使官太常列法從酌議儀文度數之節以
藩飾新治爲當不宜令遠去主財計也或言君自
諸生起家乙未進士不十五年官三品參方岳之
重茲不負矣然率非所以謂君也君爲今大家宰

龍阜文稿卷八

十三

思軒先生冢嗣先生官翰林時晨出 朝謁暮歸
接賓友宴語或達旦君尚幼恂恂孝謹日侍左右
不少懈稍暇則閉門治經課藝弗休於世所有紛
華馳騖之事若罔有知稍長卽綜理門外內鉅細
百務一不以干先生慮以是先生歆歷兩京得畢
志於公延重名都大位而儻無內顧之懷實賴夫
君之能子也迨其官主客再遷祠祭一切郊廟山
陵會同燕饗之大典禮悉經君裁決而後行妖僧
妄人有挾貴倖干恩澤輒抑不予成化末度僧十
餘萬用事者往往爲浮言所汙君獨介然處其間

龍阜文稿卷八

十三

無所撓上下遠近皆信之曰不徇私者惟一王郎
中耳而忌者雖深側目莫之何也觀君之所以竭
節於內外而求無毫髮之累焉固所謂在家在邦
志有必達者耶惟昔富韓公之子紹庭謹重克守
家法時用爲祠祭郎官曰畀以清秩勸其孝也漢
之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其子慶出爲齊相齊人
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君之出處適類是而
况精敏之資清勤絕俗之操又有出於二賢之外
者歟然此自其施於家者言之耳魯人欲以田賦
夫子聞之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

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奚以田爲是古者治財賦之事必欲求諸知禮者則君之去禮樂之司任財賦之責而又當齊魯之區焉今日所以用君之意抑豈偶然哉君且行視予辱世講之後願有以爲規而鄉人士豔君之進復要爲頌然君之進未可量而此特其階耳予蓋於是乎有莫助之愛也徒爲著其可徵者以風諸齊魯之人彼或有饕餮儂身以辱其先而負當世者聞有若吾王君者益其上能無覲顏乎然則不治之治王氏世德之所被也當不在萬石君後豈但用之於財賦

龍阜文稿卷八

十四

之間而已耶

送陳君堅遠赴黔陽令序

景泰間予侍家君居金陵受詩於甬東金克明先生門下士前後幾百人從從乎皆四方之英而予獨後且少然心所甚慕而麗澤之有資焉無若陳君堅遠其先君子仲和甫碩大長者以儒醫鳴予每聞長老言陳公濟利博矣後其興乎天順初同門士多散去而予尋亦歸繼是一再遇堅遠于客語博義精繹繹乎其中之有緒也成化乙酉獲同領鄉解握手驩逾平生既上禮部予幸連見收而

君九六試弗售索居京師十閱暑寒力殫而志益厲迹晦而聲日彰窮居之士咸於君退託曰強學如某且然予何恨辛丑夏俯就吏部選補辰之黔陽令衆謂堅遠溫雅親謐如夏敦商彝可貴近而不可遠界也恢弘富有如鬼鏞駁鼓可鴻衝逖聽而不可小試也乃今若之何哉夫士筮得令一邑祿及中秩惠敷百里不可謂不得志而何以是爲堅遠少也黔陽雖界嶮峒之區而百年來文教漸被搖僚華心盤根可以別利器長道可以識良馬安知地之遠者非振迅奮起之階乎予聞堅遠嘗

龍阜文稿卷八

十五

夢一所旁有告者曰子識之此沅州也覺時城社坊井歷歷在目因賦詩紀之黔陽沅屬邑也詎謂遂與夢乃之事到海之誅今古脗合而相類耶意者山川之間靈秀潛伏思得名士如君者爲著見之與然其事奇不可得而知所知者無遠無近無小無大而無不可致力者達士之分也由遠而近自小而大而進以其漸者舉賢之典也君之弟鏡尹蜀之丹稜其去黔不數百里尚亦以是告之異時當有一門二妙自遠方起而隱然名動京師者非吾堅遠也邪侍講李賓之而下若干人知堅

遠者各賦詩爲餞而求其知之久且深者簡也退爲之序

慶駙馬都尉周君得孫詩序

成化壬寅秋九月丙午之吉駙馬都尉周君德章冢嗣錦衣衛指揮僉事忠憲生子維時計都尉尚重慶大長公主裁二十年春秋偕三十有七三子疑爾有成而尋復抱孫爲當世所少又

皇太后得見外曾孫之蚤亦累朝之所創見也慶聞宮掖寵賚殊渥外庭諸卿士與都尉善者賦咏交作用識厥喜冬官員外郎楊君特秀裒次得若

龍華文稿卷八

十六

干篇俾爲之引都尉中州世族天順初先大夫鴻臚公參議山右長兄方伯晟由秋官員郎出守永平司訓解元諸兄或游鄉校或隨侍鴻臚左右維都尉最少從方伯公游學京師儀矩卓然著人耳目旣以才秀應選道路遠近無間識不識悉驩然相慶若麟之出郊而鳳鳴于岡也迫入覲

先皇帝喜曰舊家儒臣之子當不允裝齎之典綬爛一時然君居之泊焉無富貴之盈而益彰脩謹之譽沉潛文翰樂從賢士大夫游咸曰前代帝婿之榮有賢聲者若唐之周道務孝謹老成而靡稱

於文宋之王晉卿文雅俊逸而或亦其薄周君蓋兼有長而無其所短賢哉其不可及與嶽峙川增介有繁祉○年主映濟美無窮於此則徵諸其身者耳周氏德義之澤文獻之華厚樹深藏鬱而弗施以有俟乎今日久矣積善之慶書矣於此隲諸其家曷可詎也雖然皇朝昌大無疆之運百年于茲本支之蕃衍公卿勲戚之胄憑休席盛胥勃勃有方興未艾之象焉而況君爲金玉之懿親寵靈之申錫所必先者耶泉源淳而支流長人物滋而天休應斯其爲喜又豈繫夫一人一家之慶而已哉詩曰璧爾女士從以孫子周君之謂矣竊傳茲義以次作者之意蓋如此云

龍華文稿卷八

十七

送劉世美知常州序

成化甲午冬常州府知府員缺衆擬可往者三三人戶部員外郎劉侯世美其一焉及命下果侯也聞者無間識不識咸躍然喜侯何以得是於人哉初侯以丙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涵泳植立名動館閣及爲戶部主事員外郎周慎溫謐厲節清苦家居事二親及伯兄極盡孝愛旬日不奉顏采則拜稽訊問涕洟從之若睽離經歲者戶

部嘗遣其屬權舟稅於四方而侯往九江商旅不驚賦獨先集歸橐蕭然譽言載道凡其居常所以自養者厚而士大夫望之不輕矣今日之用固小試其端耳於侯何足多哉然常實浙西財賦之區人材之藪澤自經德祐荼毒之禍迄今餘二百年而絃歌文獻之俗尚未盡還其舊今不能無望於侯矣蓋前守多出法曹或起自作縣每嚴精於法比之間簿書期會之故而於敷政優游敦化善俗之義則邈乎未之及也是以文繁愈繁而民習愈下官府之事愈輟輟而不可爲乃若劉侯出自戶

龍阜文稿卷八終

十八

部大司徒之職而於所謂養民以教之固其事乎況其孝友之德足以敦仁讓清飭之標足以格貪殘雍容文雅之義又足以勸諸生令釋其傲惰驕矜之氣焉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劉侯之謂矣侯也無訛所有而虛徐以就世終必致民俗之興躡蹤昔時之盛而不循今日之衰也不亦可以副衆人之願哉館閣諸卿士於侯有夙昔之雅者咸分韻賦詩爲贈謂簡於侯爲同年又州人也俾爲之序

龍阜文稿卷之九

序

壽宮保太宗伯兼學士素菴彭先生序

名賢碩輔之生才猷之卓壽考福澤之優厚受之天而異諸人者天豈得而私之邪天下大任將是畀耳至所以求勝是任也乃或憂患拂逆庶事之不齊嬰其中不必皆得順適其志以無負焉者高明盛極之際意造物者之有靳耶豈所謂玉而成之之幾在是不如是不足以致自養之深上下孚合之膠固而沛然收全功耶若今素菴彭先生

龍阜文稿卷九

乙

之事始亦近是先生江右之安成宦族甫弱冠以春秋家學舉於鄉尋擢冠南宮之選第進士入翰林累官至學士詹事每預史事及脩續通鑑綱目討論予絃多所是正日侍經筵講讀陳說闡切務蠲諛獻之風主考兩京及主禮闈之考者再不啻藻鑑之明士心厭服而外內科條之密處分不遺從兄可齋先生勵操清嚴秉鈞內閣先生周旋法從之間動輔以正而無私昵之干學者稱曰小彭先生隱然負具瞻之望以埒其兄者餘二十年

成化乙巳始

簡罷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入預機務先生夙負介特不苟同顧時政之批居
常怏怏不釋而人弗察也逾年遘末疾即抗疏乞
歸

憲考愕然曰此入朕方嚮用遽有是固留之未幾
進秩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欲以慰其衷
先生愈不安曰因病乞身敢益微寵再疏請益力
上念其懇至重違之乃降璽書嘉勉并賜襲衣
寶鈔俾馳驛以歸有司月給俸祿且諭令疾已
即來勿自便皆異數也先生得請蹈舞而行弭節
閭里閉門謝累惟悉心於練養之方日覺神觀開

龍華文稿卷九

二

憚而起處之復其常弘治壬子壽屆六十有一冬
十一月十日其初度之辰也母弟彥恭太僕適以
資望晉位上卿麗澤之承思所歸德但以身繫朝
籍展慶無由謂簡厠名鄉解出先生門下知德爲
深寄頌之辭猥以見及夫先生負閔才膺盛福介
上壽得數於天莫可量也雖一試輒止未竟厥施
然究觀先哲若唐之裴晉公宋之司馬文正率以
高風偉度冠冕一時惟宅揆之進不酬稱疾退處
之長是以卒之居有養而出有爲持顛措大屹然
如山可倚而不可搖也以今視昔理則有可徵者

矣然則先生之壽逾耄耋軼耄珍從之問可計日俟
而六袞之開則其階耳是固士望之公也非太僕
一人之私祝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壽其人而語先邦國者必其人天下
士也簡於先生亦云

會試錄後序

龍華文稿卷九

三

凡稱治必唐虞三代學必孔孟而後爲至故士舍
是有弗事而亦弗以言也惟言之弗踐若姑以爲
例然是何怪乎世多指科名之士徒驚浮誇而乏
實用也與然語有之道德可師不必其皆出於古
也而豪傑之興固有不待夫人者乃或概執是言
以自諉也豈不誤哉

皇朝乘元狄僭華之後我

聖祖應天而出再造中區功高堯舜士生斯世固
千載一時之會也詎容以易視爲哉且四海底定
窮攬萬機者三十餘年渙號鴻猷率手自董正傳
之萬世條貫截然今庶政之興有前代碩輔名臣
卒難置議者百寮熙熙拱受成案以行至終身畢
力於其務而不見有爲之迹焉是爲士之志易行
也首建學校以育才而取之於科目純用經術不

事彌文

文皇帝復重加表章以風勵天下天道性命之微言昔之經生大儒未易強解今羈紲而遊者類能誦說之海內士日從容乎道藝之場而無敢擅其名者焉是爲士之學易成也

今天子在位蚤夜孳孳思振舉舊章恢弘治化用人一事屢切規爲弛限年之禁推久任之誠士類翕然感激思奮卽欲追踪唐虞願學孔孟不假外求而得之也於戲此何時哉而可自負耶弘治癸丑春二月會試屆期惟禮部臣實當知貢舉之任

龍華文稿卷九

四

事無鉅細得如例行臣東陽臣簡二人爰奉命來主試事臣等叨法從親講讀之日久誠有以仰窺

聖明崇儒右道之盛心而圖所以將順之者乃相與竭愚庸窮校閱謹於衿佩雲集之衆選其經學優長若可器使者僅得三百人請自

聖裁錄廷對列甲分曹而叙用之仍別置乙榜第其次者以補教秩闕員凡此雖率循舊規而亦所以廣用之路耳竊惟科目之制歷代相沿而無若我朝之嚴且重者昔人有云設科取士

非敢望拔十得五得其一二亦足用矣夫士選之嚴望之重而不輕也萬一猶有濫汙無節者之玷其列何可過爲是退托之言以來其滅裂之報乎况材質之產高下大小人人殊量其才而用之大而輔理承化以下至於外內百執事之流苟有一長之益於國者材也用其大而謂小者爲非才不可也惟空言無補終蹈前弊者斯在所不取耳簡厠迹是途正亦莫遑茲咎者繫錄之語敢附於技若已有之義於諸士有厚望焉

贈都憲張公之任南京序

龍華文稿卷九

五

吏部左侍郎雲間定菴張公以資望簡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朝士上下各以其自爲見而曰公名德宜留羽儀班行不得令遠去或謂南畿高皇垂創舊鄉典章風化之所自出留臺之任豈其小哉鄉人士若尚寶丞倪君汝辨諸君子重公此行交質諸簡以二言爲何如簡何足以知公惟公初起天順庚辰進士列屬刑曹實於先叔子和之秋官同事之誼爲甚厚間得聆緒言究觀素履庶或得其槩耳蓋公明果之才足以有斷而養之以慈祥寬裕之德足以有容而居之以莊敬介特

不阿之操不可少有干而復從容和易不爲毅然
絕物之象焉譬若金玉然百鍊之操連城之珍用
之斯無不可不用則韜光蓄奇形色闇然耳噫若
人者豈時之小夫謏生得一善効一勞卽佔然
務鼓虛聲要倍直而外示深厚以罔一時者可企
其萬一哉故方其任讞議之責卽著練達之稱及
以學行見推提督浙江學政儀矩之卓程試之公
明士心厭服荐副藩憲及長憲於楚蜀之間德崇
而望日起由是徵拜都察院僉都御史未幾陞
工部侍郎轉禮部再遷吏部檢飭周慎益恂恂若

龍華文稿卷九

六

弗勝時冢宰王公臨事嚴肅衆未易有所驩獨公
委曲開導裨益良多然讓而不居人莫知也然則
公之才能德操何施不可爲國者當爲官擇公而
公何擇耶况比聞南都庶事雖稍稍異舊習而公
言直氣凜然足以繫天下之重者一脉猶存也然
得如公者往而綱維作新於其上風聲所樹千里
應之在彼猶在此也豈曰遠哉且昔宋司馬文正
當熙寧之間求判西京留臺退居於洛者十五年
維時海內傾心思被其澤如弗及此無他養之深
故望之重也是又宰物者所以成就大賢君子之

幾非可得而易言者也簡喜公之南行事適類此
臨別之言竊因鄉人瞻望之私而併以卜是焉

于少保奏議序

皇朝汛掃胡元奠厥中夏民物幾百年不知兵正
統末憺人召釁統兵棄師爰致虜醜狃突而西南
獠夷亦陸梁爲患時不有經國大臣屹然足以秉
大猷繫衆志曷所底定若少保兵部尚書于公謙
者固其人哉公才識弘達練習舊章奮其激發之
衷於樞務叢委之間每朝下得四方警報衆庶
陳言文記胥至剖析如流凡某可將某可攻某可

龍華文稿卷九

七

守某城可軍某軍可調某人言可用不可一日或
上四五疏一疏或數千言無不審固精詳籌無遺
策郎吏罷于繕寫兵民上下覘公起居以爲命公
處之裕然若無有卒之夷虜頓顙疆土廓清雖宗
社之祚無疆而帷幄之籌公則多矣是以雖晚陞
譏謫而忠跡彌彰某不敏辱知爲深聞得其一時
奏議凡若干篇於某人所而敬讀之深嘆國史收
入有限簡牘散軼無幾而登對密勿之言又外人
所不及知遂恐後世無以稽公戮力朝廷懇至
如此竊取所得諸篇正譌詮類釐爲十卷圖永其

傳其觀古之名臣當國步顛越之日寓誠章奏隨
事就規終能成撥亂反正之功者惟唐陸宣公贊
迄今耿耿有餘烈焉公所遭與宣公適相類而事
勢之難易功力之大小識者當能辨之乃或有以
案牘委瑣辭采弗逮疵公者亦淺淺乎知公矣昔
人稱宣公者不過曰精於吏事固未嘗舍此取彼
知所重之不在彼也又或疑公書生不知兵而遙
制閫外不失事機幸也非與夫兵政事之一也周
文武吉甫仲尼之門則仲由冉求之能事公之才
識無施不可而於此固以濟一時之急耳茲集既

龍華文稿卷九

八

行後之人可因是而通夷夏之情熟山川道路之
險易審餽餉戎馬調發之宜不必遠探隆古之規
而皆的然如指諸掌邦政之舉允有攸賴又豈徒
以濟一時而已哉僭序篇端以俟知者

送山東憲副陳君粹卿序

今山東距兩都之間為喉襟要地四方賓貢會同
輓漕之使兵民商販之交馳驅連而絳貫者日坐
集故命吏之設庶事之規畫諸視他藩加慎焉成
化間因言者議謂瀕河之境雖有憲臣之按治守
土者之分司然道遠勢分歲不一二至寇攘之伺

驟關閭叫囂之求平峙人寰士往往受凌轢困踣
久之不得直而去而疆者之陸梁漸不可長也德
州而南抵濟寧延袤數千里之間獄訟之裁決兵
事之預防宜董以專官而降勅以重其任置司
臨清適道里之中於是乃增設憲副一人往莅其
地事有責成之計人無稽隱之虞上下稱便者且
二十年于茲矣今歲之春吏部以員缺聞僉謂御
史陳君粹卿資深而望日起因擢補之君之先世
家孟城再遷山右起家壬辰進士出知嘉興武邑
兩大縣以賢能選授江西道御史初按畿內東甸

龍華文稿卷九

九

再按山東凜凜著風裁當道亟稱其才可大受故
或謂副使雖高選未足為君多也雖然職貳刑憲
以儼然得志於一邦亦重也已而况受專任之寄
當津要之區顧無所貳夫人也豈不為尤重哉但
今山東之地歲荐饑饉盜起則訟益繁
而政行為難也然東藩則君所當按臨之鄉威愛
在人而幽隱摘發當不啻如發蒙而已惟政耗有
所當先者若貴倖憑使命之威驛傳被徵求之虐
郡縣騷然為害日熾必思將所以為之處而戢寧
之使行道清肅而無梗

主德平均而下流則誠人心之所大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亦今日當道者所以望君之意也彼區區事在讞鞠之微者豈君之所難哉夫職專則事易舉地近則名易彰所處者要則政令之所及者遠而非獨東人之得以蒙其惠也君察友之衆願不殊此而臨別之言要予代致者則樊君介福之意云

夢鶴軒詩序

物之生氣化之也其來也無形其往也無迹儵有所感而徵焉者異也二氣之在兩間摩夢推盪以

龍耳文稿卷九

十一

出其清明粹精之質適然而成形大之爲河嶽靈爲麟鳳珍爲金玉珠貝純之爲聖人賢豪爲文章爲功烈爲貴壽其得氣之久隨大化以遷也山川草木禽蟲之秀或鍾而爲人而賢人烈士有上爲列宿若夢熊之兆流虹履武之祥固理也不可以爲異也惟四海之大千百世之遠不數見焉斯亦理之所不常有者與滇南侍御張君希載誕彌之夕其考蕪憲府君并其母官夫人夢一鶴飛集于庭覺而君生因大奇之甫晬時未能言鄰婦盜其雙環官夫人詳聚而詰之莫肯承君忽指一人曰

某也果得諸其懷衆益驚嘆稱爲神童及長儀觀秀偉才性警悟過人以書經魁成化甲午鄉薦乙未連舉進士出宰金谿有惠政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歷遼左及南畿四輔君持憲不阿綽有臺中一鶚之風焉昔唐相曲江公張九齡之生其母夢九鶴自天而下因以名曲江君之遠祖夢兆適相契何張氏之多祥哉且鶴世多以喻賢人君子高曠絕俗之流氣幾所感固有類耶諸詩人之辭凡以紀茲異耳因爲序次其意而要諸理焉如夢兆有徵而曲江之遺澤未泯君異時勛名所至當未可量也不尚有以徵予言哉

龍耳文稿卷九

十一

慶錫山秦卑牧壽序

自昔章縫士退處巖穴不求聞于時人見其韜匿弗耀而道挽以不行也固曰此高尚其事爲古隱君子之流耳不知其隱然澤流當世身被顯名而食其報於冥冥者有不於其身於其後若持左契以相質焉譬則澤之道不洩而有施貞松產絕壑幸不戕於匠石之手千霄閣歲膏馥下委成苓珀珍異之材也錫山秦君潤孚別稱卑牧自少精敏嗜學多讀古書奇字尤長於詩然性恬澹不慕榮

進安貧樂道意豁如也鄉里先達亟稱重之甫弱冠名門右族已爭相延致爲子弟師儀矩卓然多所成就見其子金顥秀不群引置諸生中身教之曰吾業在是未幾果以書經領鄉解先生初不少假教益力歲癸丑春始擢進士高第且復應制獻業有志於館閣儲材之選旣而展省例行喜曰親老矣以得及時一拜慶爲幸而又何羨乎即日辭不就治裝以歸時先生壽六十有七秋孟五日乃其初度之辰汝礪之歸若有期也縉紳士榮之咸賦詩爲壽謂子於秦族世有連而汝礪尤有塲

八龍軍文稿卷九

十三

屋一日之雅退爲之序惟秦氏之在錫山以詩禮世胄名一方卑牧從父修敬先生壽逾八袞問道不衰從弟中齋方伯謝累卑休群從子姓敦睦無間高風雅尚儀表鄉人卑牧父子固所歆慕而願學者汝礪英邁夙成發軔伊始恩封之典祿養之榮其來殆未易量也宗鄰之間著有明驗祝辭之先詎敢舍是而遠攬乎語云孝子仁賢國之上瑞也然則秦氏之世其出與處未必無助於熙平之朝也豈但此一家之慶而已哉

送王都紀序

常出城東里許土壤清曠釋老氏駢廬之舊許晉天慶觀其處改龍興宋復改玄妙規制以勝甲吳下居者游者士之騷逸樂幽尋遠矚者去是無取焉元燬兵燹至元間道士樊可道洪武初葉本仁一二徒稍稍經書復故址然終去往昔遠矣家居時或過之殘碑剥礎顛仆蒼烟草樹間令人慨然動夫今昔之思人事變遷之感然意事當變極之後必有隕然獨出之人濟之玄鼎固其人耶玄鼎王氏少知嗜老子教師碧虛張都紀長廬其伍斷不踰節交於物冲然無所營俯仰遺墟愴園再

龍軍文稿卷九

十三

振若舊有飛霞樓有通明閣有清脩院之屬悉有志焉而卒未及適其師碧虛歿衆譽玄鼎其弟子之賢且有志於教者舉之有司薦於朝獲嗣其師職都紀夫道士之流秦以前則有之宋興國中增置副錄都監之員總其教後復因之郡設紀邑置會各一人亦豈徒欲其事引導持符籙攘祈之術盡一世之嗤嗤者哉蓋老子習禮是猶明民彝品節之分也啓清淨之教是猶無利欲紛爭之習也然古之爲其教者已云畔孔氏今擾擾豈直孔氏之畔不知於老氏亦何如耶玄鼎一旦受名責加

其徒之上必深於其教者深於其教則歸之者衆而功當日以大功日大則於興一宮復一宇之役無難矣吾固爲變極之後必有獨出之人濟之苟有居而游者騷逸者樂幽與遠者而取於茲將不於其地於其人乎黃門白君廷儀知玄鼎者謂余知其地而樂之者也於其性命序以俟之

官箴後序

醫之療疾必於鍼則其効易見君子之欲補過而勸於善必以規與諷則其言易入故古者以下諫上而寓諸文亦曰箴也夏有夏箴商有商箴

龍筆文稿卷九

十四

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官之有箴其昉於是夫以三代盛昔聖作於上賢興於下猶託箴言以相勸切況其後哉迨漢楊子雲遂擬之作百官箴庶其古風諫之義宋呂舍人當宣和靖康間閔國脉之衰病治於昔之司牧者變其體直述其事爰作是箴攬之者可不費思而得實儷美制於辛甲凌清風於子雲惜時無能用之耳歷元入我

朝又百年大司成邢公始表而出之吾常貳守謝君庭桂又從而廣之書聖賢之言以時而行其言行則其道明其道明則天下理箴賢人之言也今

且行天下殆其理耶吾觀之今天下官備矣有廉墨哲愚之異民彙矣多疲癯殘疾之徒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如有善於醫國者玩是箴而求焉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其用有不可勝言矣箴亦豈必其盡言哉

贈堊師李立初歸江西序

堊何以有師乎上古之堊擇地而卜後世則廢卜任術而師說以行焉然自官宅地形之書不傳而傳者惟晉郭景純堊經爲最著惜其言已多涉禍福咎休之應而爲邪說之濫觴矣今四方之爲其

龍筆文稿卷九

十五

術者江右賴吉之間無慮數十百家徒以去郭既遠多宗唐寺人楊氏之言卒之傳之久而術益虧言之繁而理益晦而草廬吳文正至疑其人有秘而不傳者存嗚呼山之峙川之流土石之柔剛形質具存亘古如一也而彼又安能秘之哉紫陽夫子云擇地者當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而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焉噫斯言也政使景純之流復生其傳心之秘寧有外於是哉簡罪逆罹先公之喪卜兆無所委之於無所擇則懼五患之相陵擇之

而無其師尤恐勦說之可惡城南別業之東有地
支隴回復風氣闊深郡侯孫公偉德宜與袁尹德
純咸通於其術者往閱之曰庶幾其吉可以葬與
至於穴法之微尺寸之間莫可是正夫穴有定法
譬若砭艾此亦吾紫陽之論也然安得夫人而與
之究極其理也哉永豐李立初氏秘穴法之傳數
世矣自其高曾得之謝子敬氏子敬親授楊氏之
學者也是以江西稱良墓師者師李氏而他不知
焉今方伯侯公 憲使李公德馨二君子知簡
皇皇之懷若有求而弗得者千里之遠召致於常

龍溪文集卷九

十六

簡見其指顧之頃萬象畢陳遽若山川効其靈草
木獻其秀於衆人所同見之中而有獨得之見焉
亦奇矣哉君之來南昌張太史先生祝之曰常之
山川多秘未發冀君之盡其術也嘻太史之祝草
廬之疑也然有其地則人不能秘其術有其人則
地不能秘其形是二者恒交相求而樂相值也吾
於李君驗之矣君既歸簡幸其爲術之正不悖紫
陽之傳而又不予秘也識以爲別併以謝二君子
曰廣愛之心能不秘其人也簡又安能忘所自哉

金溪王氏流芳集序

安成王麟資仁甫哀次其家藏諸名卿士所著碑
碣銘誌序記詩歌之作前後共若干篇爲鉅秩又
做古小宗法族譜中撮其支屬之近者別爲圖義
以附卷後題曰金溪王氏流芳集蓋以辨疏親敦
禮義意獨至矣王之先世家撫之金溪遠祖有諱
德載者在唐仕爲吉州刺史見安成之地名金溪
者適符其故邑名溪之上有田數千頃膏腴衍沃
風氣閭深亦曰金田勝地也因卜居之今子姓日
繁田率歸王氏鄉人無長少遠近皆稱爲金田王
而集猶稱金溪不忘始遷之故也仁甫於刺史爲

龍溪文集卷九

十七

二十一世孫考紹業祖文源皆讀書慕義爲鄉長
者至紹業父子相繼客遊湖湘及兩都之間雖殖
產日登然不齷齪爲貲筭計而惆儻負氣誼有舊
家風惟自昔稱世族之美者指其庭水之喬而仁
賢孝子之尚其世必曰水木本源顧多於木之爲
物有取焉何哉蓋草木之微雖其易生之物然培
植長養之功必於人力乎是假人力既至則自根
而幹由葩而實一氣流行發榮芳茂有不可得而
遏者譬之於人雖有開於先而善後之弗繼再實
之傷其能免乎王氏自吉州自後多賢而隱所謂

人力之助無不然矣仁市此集之編尤見其仁孝之情篤近追遠之有其道也嗣茂業於前人振芳聲於永久彼太原之望不慕富窳而宗三槐家教承傳不尚有所自與今太學少司成劉道亨於仁甫為有連序述之樂得於常所稱說者如此

送芮廷延斷事之山東序

芮廷延自太學就吏部試優等衆謂廷延必得守一州或判一郡矣既而擢山東都指揮使司斷事衆咸不滿所望而廷延亦甚怏怏焉余聞而往喻之曰廷延爾將覲得好爵以耀人耳目耶蓋將得

龍阜文稿卷九

十八

行其志而已矣苟欲行吾志也則斷事之選於廷延何負哉天下之大不過兵與民之二者司民牧者曰文職戎行者曰武二者之用不相攝也然行陣之士率多彊梗不法不傳之文吏執法令以操切之豈不質質焉相率而之於亂不可戢哉國家承平百年兵衛之設僅存名號而統御之方廢弛久矣况山東之地歲連凶民黎轉死殆無遺孑兵既無所取給單弱者必多亡命而豪獷者或肆征奪凡主帥號令之所不行者則付之斷事主帥曰可宥斷事曰不可主帥曰不可斷事曰可斷事之

之權與責蓋雖將帥之所委任而實有不得與焉者也夫豈輕哉廷延之先君子樂性存甫登進士官至襄府長史廷延所以得於家教者有素矣今舉其所得而用之無往不可而誠不足於一斷事然竊譬之人有千鈞之力者其負百鈞則恢恢乎其有餘負萬鈞則蹶矣今廷延之負則百鈞也彼鶩重負而蹶焉者視廷延之恢恢何如哉鄉人士於廷延之往有規勸之義有期望之私謂予一言以先之也於是乎書

龍阜文稿卷九終

十九

龍阜文稿卷之九

龍阜文藁卷之十

序

賀都憲楊叔璣陞戶部侍郎序

國家建官分職以統理乎中外或鄉士待次出爲牧伯藩臣被選入相巖廊誠使之更事又則爲猷深歷年多則施澤溥上可倚毘而下克信也然出者常什伯而入無二三豈選拔愈精而於膺大任者固艱夫人耶今

天子嗣大歷服四載於茲網羅群才優遇舊德相與圖天下治以次出者皆時髦以選入者復人望

龍阜文藁卷之十

若我錫山叔璣楊公固其列矣公始以進士拜官即署在內者幾十年出而叅政山西布政陝西又幾二十年曩吾聞公東至操不爲私撓負宏才而無缺政惜其用之未專耳去年冬始獲拜公軒渾之下公不鄙晚生辱耳至論皆致身素蘊經國之赤誠窺其中固耿耿有一息不能暇裕者余固驗昔者之聞不誣時公釋去憂事將北行忽拜命爲戶部侍郎道路相躋踴奔告曰楊公果大用矣于此可以審吾君用賢之明無遠不燭矣吾民之受賜其可量乎雖然公在內百職事其階遠大者復

不少公以屏翰之偉臣一旦加諸其上孰不傾耳注目以俟公之一舉哉吾聞之今海內賦竭東南兵罷西北民力殫於徭役之繁興九重宵旰之憂意者其有屬於公乎然公爲吾君所倚毘既重而吾民信之亦久如以其所以網維乎外者表然樹立乎內固舉此而措之耳斯亦豈尋常之可度乎其行也錫宰賴君率其僚方走賀之廼屬余叙之

送進士胡君伯雍出宰平湖序

胡伯雍山右太原人肄業京衛武學取弘治庚戌

龍阜文藁卷之十

進士第觀政刑曹逾年擢知浙之平湖縣或謂伯雍晉產而系出武胃東南民瘼與州縣書簿之勞恐非所諳練爲不便或曰今進士出宰邑不三四年間率以例選補華要是特爲進身之階耳其友錦衣千戶侯馬宗盛輩執二說折衷於予將導伯雍之行使無惑焉予未詳伯雍然聞宗盛所稱述得其槩矣伯雍之先在永樂初以靖難功累官至指揮僉事父安字平甫今蒞其職以勇畧聞伯雍主器應嗣其職者惟今閭閻之裔憑藉寵休衣鮮策肥坐享成業者多矣彼有能合蔭秩之羨故

儒生之酸攻苦食澹佔畢呻吟以馳驚園棘之場
策名於圖書之府與寒賤士角一日之長足以彰
國家投戈之化久益敷洽如此非其人負雋拔之
材而褻然足以軼其群伍者曠克是哉且古之吏
於民者多取材於世胄固謂其明習 國家令典
而非但齷齪守陳言者之比也况都會之地政教
號令所自出而四方民風土俗好惡從違之異宜
咸於是萃焉伯雍尚稔聞之今且舉而措之而何
有東南一邑之令耶異時政成譽起旌擢有期固
其所耳而又何羨乎然今之爲縣差有與古異者

龍華文集卷十

三

蓋能者或皎厲操切以近名懦者或依違苟且以
待日而上之取士每眩惑於是焉故寓縣苦更張
之敝而士俗日淪於澆僞之風固有志者平居所
扼腕思起而救之者也兵家者不曰飾躬正顏以
獲高官之可誠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之爲賢此固
伯雍所得於家庭之素者文武無二道因併舉以
相質云

送禮部員外郎陸克深知叙州府序

上馭方國十四年思政有弊於人者 敕吏部大
黜外內百司之不職而遴選名士克之祠部員外

郎陸克深方起復入覲即被選擢知叙州既行適
五六月峽水湍駛不可往且東還上虞過常時同
年劉世美柳宗疇皆爲是州世美同入翰林宗疇
與通中吳廷用又同省人交相歸之既而同年蘇
侍御子盛亦行部至叔轡精膳至自錫山時賜儀
制至自荆溪余亦方得告家居克深顧而喜曰昔
我先公敬輿因其交蕭復刺常時蓋嘗寓此是豈
有數乎何地主之多賢也吾安能舍此而去哉遂
留寓焉衣冠勝集登眺笑詠之樂亦可謂極一時
之盛矣無何世美持母服去文盛復出他州時賜

龍華文集卷十

四

之金陵余亦將北轅克深遂翩然有入蜀之思因
相與竊嘆曰昔人於離合去來之際每拳拳焉深
致其意焉者豈直樽酒晏笑之故而已乎臭味之
同麗澤之益窮達得喪相爲休戚誠有既合而不
能舍既去而思之不能忘者存也然友一也詩曰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義則兼於君臣傳曰與國人
交止於信情寔通於衆庶先正有言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而况於友也哉克深之爲叙州藩臬以臨
其上倅貳以儕其列掾史百執事四民兆姓以取
平於其政勿噉噉以要名而致優游之化勿赫赫

以怙勢而竭傾寫之誠是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凡亦繁是心而已則人慕而懷之直去之千百載
而不可緩又豈但究心於簿書期會之間而可得
乎或謂叙州控扼諸戎治藉威武克深高才而文
舉動守禮儒者若所云固優爲之而禦戎豈其長
乎夫儒莫有過吾夫子者魯一用之而侵疆歸夾
谷之相交際以道耳吾固喜克深之儒而朝家
掄擢之有方也又何敢惜此行哉又要之言君雖
所欲聞而亦予所欲言者也異時尚無忘諸

送河南叅政李德深序

龍阜文集卷十

五

惟士致其用於時行止顯晦隨所遇以殊分若無
甚繫乎世計之大者究其至則在上者之愛憎用
舍實生士心之觀望而世道升降恒由之然有周
慎靜謐愔然不苟同乎時好以微一日之名者偏
心之人顧斥其高亢不我與也輒棄而費用者何
限是何怪乎詬亡節者之肆志而君子之澤不
得橫被當世也哉工部郎中吾鄉李君德深起家
已丑進士賢勞部署之間者餘二十年今年春始
得推擢爲河南左叅政既聞之而喜且重有感焉
君爲松陽縣尹可大甫仲子可大甫爲尹有惠政

君少秀穎負絕識授詩於簡先叔子值菴地官之
門褒然出於流輩又登第入固計日俟其遠邁也
時郡士同榜者若干人或一蹴據要津或任意氣
重結納眩揚州里間燁如也君獨韜晦居南京戶
部益致力於涵植之學清飭不異諸生時識者固
心嚮之矣尋以丁內艱起復改北京工部嘗監稅
兩浙竹木矯往弊不事羨餘之獻督浚淮揚漕渠
千里事竣而民不稱劬兩董興造之役於湖南大
藩經度屢分動中程式所至能理劇於閒定之餘
而讓能於退托之地汪然之度人莫涯也丙午之

龍阜文集卷十

六

前倖途關而士論沸或謂君於其親幸者誼有舊
盍持其枉直倒置之故往折之君嚙然益自欽避
曰此豈吾輩得志之時事多言哉
今天子臨御首起舊惠之臣居吏部顧風宿穢一
掃而新之四方善類相與巷談而室慶知嚮用之
有日也若李君今此之擢則出於道路傳揚之口
已閱歲矣非偶然也然叅政大寮也下臨郡邑其
政易行河南大藩也密邇畿甸其名易達糧賦邦
國大計也值凋弊之時而濟以寬和之政其民易
感爲政而使民知感矣然後竭其力以供吾事不

尤易哉此固君所蘊積未施之志而今日所以用君之意歟君之元寮有徐君公肅陸君克深者皆以介特不阿之操遲回二十餘年而後起其事適與君類君且行又獲與同事焉吾固喜善類之有遭也遂爲之序

送周君克禮更令永春序

周克禮第成化戊戌進士擢知閩之莆田持服不果上既改任浙東嶧縣嶧地峻壻而俗勁克禮首擊疆梗者數人抵於法民肅然有貴倖人行屬過境內克禮遇之無少屈其下更相戒飭以無犯省

龍阜文集卷十

七

供張之費約數倍民躍然喜曰此我侯之庇也今南都宗伯劉公時爲方伯慎許可雅重君隣郡金華八縣倉廩有侵耗遣君往理之勾考精審豪猾帖不敢以肆劉曰彼以一令能爾是不可措大乎方欲與按治憲臣交章旌薦之君復丁內艱去起復補江西之萬載萬載視嶧尤僻遠俗澆而政弛尤難治君舉所以治嶧之規治之而心計之勞有甚焉薄征歛寬徭役禁侵漁不少徇弊政以阿其上四民德之而當事者或不便其所爲間以庫藏之故與守郡者相抵牾至移文以相詰不可解或

曰郡之於縣有上下之義安得犯非其分或曰

國家內設五府六部外設十三布政司司以統府府以統州與縣雖綱維上下體統截然然所共理者固王事也事有非法雖府部不得以令乎其下而下亦不得以私奉其上况縣之於府又安得以私相比乎久之吏部臣亦習聞其故適百司述職之期乃曰是宜爲之所以解嬖隙因更調君閩之永春雖永春邑小不當君才然山水之鄉地清俗阜其視萬載不啻過之執政者所以惜才善處而優厚周君之意不其至哉朝紳知舊謂君此行恐

龍阜文集卷十

八

不知者之置疑也謂予一言以先之夫以吾克禮雋爽吉直畢力在公任重持艱無乎不可而一邑小大固其方進之階無足較者故其所措設雖於人有甚不合而其胸中之耿耿者自若不少訛也惟昔之人如下延之之令上虞有剛氣不桀其守孟覬之辱至脫幘投地而去時譽賢之董宣之宰洛陽不避貴戚至其上亦以強項令稱之今克禮之爲不幸適類此但時多喜圓熟而樂詭隨不知所以譽而稱之能如往昔與否然此則繫世俗之高下而於克禮無少貶也雖然在易訟之六三云

食舊德真屬終吉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克禮之
死兄克容以沿縣有聲其所得於家學者有素矣
克容予故人也故君視予爲不薄因竊以致愛助
之私云

送涿州學正丁松年序

學之先興北方鄉魯以降沿漢及唐弗易也惟宋
運播越文憲始南而河朔諸州腥汗尤又北方之
學至是亦甚不幸矣然自

皇朝廓清函夏奠鼎幽陵沾被文化其最先亦否
極而復之幾歟士生其間宜淬礪奮迅力追古人

龍巖文集卷十

九

而後可以言學乃或不然坐限南北斥南士之學
曰彼所謂剔抉章句絺繪煙雲非吾所謂學也吾
學其大者不如是也至使其言流布海內直謂南
士文秀北人沉雄二者不相能焉於乎此曩昔相
承之陋習也豈今風氣混一文教大同之世可得
而言歟洙泗之速肖戰國之游談左氏伏生之經
賈誼董仲舒之策馬遷班固之史韓愈柳子厚之
文二程夫子張子厚之講道斯非北方之學耶時
則海內士承望顧來北學於中國之弗給乃今日
之弗古若亦風氣之未還與教養之弗至與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與有志者盍於是乎求之矣而豈
能終齟齬以從人後哉涿古稱多文學士今爲畿
內大州藝文儒術之美科第之盛率先列郡然其
士厲志篤學患乏師資每負笈裹糧入京師從士
大夫將歲時僕僕道途事送迎辦課試外獲研覃
之日無幾肆其爲學雖勤而所得亦扞格耳吾友
丁君松年成化庚子鄉薦士上春官中乙榜來教
是州松年沉潛一經跼踖場屋時之益多而售之
不竟其有今得大州爲教焉委其緒餘而振拔之
可謂得行其志矣州人士得南士如吾松年者爲
之依歸不必載質出疆歸而求之有餘師夫如是
而學之有弗至焉以尚友古之所謂賢豪於中國
則誰尤哉則誰尤哉漢儒韓子嬰者涿人也其言
曰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得孔子爲
師而學焉遂爲天下顯士取大喻小吾爲涿之師
弟子兩有望云

龍巖文集卷十

十

送石食憲序

自古者學校之教弛惟

皇朝養士以經術爲近古然其敝乃至以經義程
式爲規利祿之階穿鑿破碎務趨時好不但不知

六德六行之云何而於所謂經學亦貿貿焉是豈制之不古若哉天下之大導揚德意之無人耳正統初用黃少保褐議凡設御史僉事之屬若干人提調學校蓋其制於古未有而義實昉於虞周朴作教刑上德 孝之餘意所以綱紀作新夫天下士者豈不視古爲愈密哉然士之成就由於師而選舉之公明繫乎主司提調平居與諸生論說一堂傳師承之義而凜乎嚴取舍於一旦兼主司之分焉顧其責不於今爲愈重哉惟其制愈密責愈重肆得夫人爲愈難屬者四川提調學校僉事員

龍華文集卷十

十一

缺衆以戶部員外郎石君宗海可及 命下果然宗海以明經起家進士入翰林庶吉士出爲戶部主事員外郎藉藉有才名有薦重之操爲辭望之歸者素笑况戶部古司徒之官而教固司徒事也宗海由戶部以出豈不尤有符於古者教民之制哉今天下經術士日富而四川亦駸駸與中州埒似非教不可善教而不善學則爲今之轍固自若也蜀國十有餘年得一善教若文翁其士則司馬長卿楊雄蘇明允父子歸然以藝文冠一方今提調非翁守一即比而其士亦豈乏司馬氏之流哉當有

負王佐之畧如諸葛孔明見道之卓如張敬夫者感知已之有人乘綱紀作新之效而出使天下知蜀之教興學者兩無讓於古焉世道之復豈不在夫人哉

賀方良弼權禮部司務序

徵人士多習春秋方良弼獨取禮解然累舉進士不第乃自疑其學所謂孤經不利場屋遂將學京師者十閱寒暑名日著及門執弟子贊者日益廣而用其學成進士者亦若干人於是自信其業之必可售而得弗得焉命也然良弼旁遂虛中之術

龍華文集卷十

十二

每自占當署清銜列朝籍其歲舍重光之辰乎是歲春試復不利乃嘆曰命其可信邪雖然人定勝天君子不謂命也欲退而更淬勵其學以決利鈍於一舉予因語其友黃進士實夫曰科第進身之階耳良弼敦茂清恭樹植既久且施有其本出有其具矣顧何必逐少年輩尚戀戀乎此哉良弼聞之幡然起曰謂我笑即日就吏部選時選人逾數百多補外而良弼獨擢禮部司務今六部 朝廷之管領而司務又一部之喉襟肆吏部慎其缺必收知名之士以居之良弼由不獲舉進士其名之

見知也久矣况禮部爲古大宗伯之任九朝會祀
事聘問之儀禮樂制度之所自出而四方萬國百
司衆庶陳言上記者必下禮部襟議而折衷之其
爲務視他曹大且倍焉司務以一命之士賓六卿
之幕位郎署之上而得相周旋承畫諾於其間不
亦尊且顯而足行其志哉異時政成而起例得超
拜大夫之列出則膺一郡之守使良弼得舉進士
循資而起遲四十餘年間未必其一蹴而躋華要
如此也余喜良弼額門三禮得司禮樂之務爲不
負其學而又其論命之術有足徵者述其概以畀

龍華文集卷十

十三

實夫使率其朋游持是說以賀焉

送謝訓術歸無錫序

無錫謝理廷用少警敏攻舉子業充通陰陽星曆
之書通其邑陰陽訓術員缺余謂非廷用不可乃邑
舉之郡郡舉之於朝試之欽天監中式始下吏
部官之雖曰事循往例而難倍焉蓋先是成化間
海內之名能醫卜書輪及百工技藝之流構榱煉
養之術者全集都下相率以秘計奇結近倖取
傳奉以進身若俯拾地芥乃有朝白丁而暮金緋
綬阿塞路氣焰薰炙可畏新

天子思紹憲考遺志用賢者議一掃而清之尚有
濫竽其業如醫卜二氏之鉏耨未盡者復俾所司
嚴考覈之十點八九於是內外百司無大小吏敢
有無故而倖進者群咄咄擊莫能容也欽天之長
卿童君志昂淹其屬尤嚴明人莫可苟當其意肆
廷用之得進君子榮之而印局盛君舜臣其外兄
弟之姻也實安子序說此意使鄉人改觀焉夫陰
陽家之爲術所以辨上下之位日月之運節宣四
時之氣以助官政利生民雖其爲秩卑其爲事要
且大也史謂漢博士賈誼嘗謁見司馬季主笑其

龍華文集卷十一

十四

爲術之卑且汙季主捧腹大笑之極言當世士大
夫不才而冒官位至譬之爲盜而不操矛弧者致
賢者退蔽而不見用猶蘭芷擯斥而蕭蒿成林以
誚讓誼等季主誠知言亦誠切時敝然誼正未嘗
獲盡用之人豈彼盜者之徒而遽無以答之與予
固疑此司馬氏之言假季主以罵一世每欲爲補
誼對之辭而未暇也廷用之鄉有二偉人焉都憲
盛公時望方伯秦公廷韶亦致其事於家皆負當
世重名而用之不盡其才如誼者而都憲又廷用
舅氏之尊廷用能爲季主之說以告之彼必將有

以發其平生之懷不但如誼之默然而已也曩聞龍山之陽晉陵之西面湖負麓風氣閒清有奧區焉吾將於是築一壘以從二先生游少避司馬氏之所罵也廷用其爲我卜之

送封都憲梅憲屠公歸四明序

弘治癸丑之秋都察院掌院事員缺時右都憲四明屠公朝宗又得告家居特詔起之公念其父梅憲先生壽踰八表左右奉養不可違聞命驚惕具疏以辭先生亟止之曰彊年大任宜報之圖即吾健甚幸無他願就汝養公躍然再拜以行曰

龍華文集卷十

十五

若然情事畢矣先生既抵都下出覲宮城井邑之麗衣冠物馬之富強而樂之意氣雄邁如未嘗老也歸見公寵注之重賓友寮吏之盛而多賢心計紆布若已有之忘其處也居復享公候問之隆頒賜珍奇之奉秀孫娟息環膝娛嬉以終日神情開懌不知其身之爲異鄉也如是者逾年忽興懷南返公曲諫莫留曰草澤之人本便放散前日之來將以成汝之志耳今日之去汝獨不能從吾所好乎於是傾臺諸侍御自何君仲衡劉君與清而下咸體公至情勉留至再堅不可拂也劉君謂簡

於先生有年家之分知之爲深宜有言以慰此行惟昔所稱逸人隱君子者流必其操足以有爲而非忽然以忘乎世德足以善後而用之不必於其身乃或跡興心遠離群獨立而世徒名之曰隱耳蓋非啗焉自放於世無重輕者之爲也與若先生之所以自致者豈其人哉先生少讀書思以自效既顧都憲公資偉出人曰吾道行矣及公擢賢科躋華要柄用於時遂以公貴累封資德大夫右都御史金犀輝映當世榮之而先生漠然若無足嬰其中者故今一出也足以表其經世之畧而歸

龍華文集卷十

十六

也又足以示知止之幾出處之間義方之實存焉抑觀之前古位都卿相祿足追親如唐之郭元振宋富韓公者代不一二人而近天順間少保李文達公迎父入京

虞皇令府部大寮相率往賀盛典也今先生之歸都憲公奉旨躬導軒車抵於舟次此又文達之所以無也聖明優老勸賢恢弘孝治海內嚮風當有興者又豈直爲先生父子之榮而已哉先生且行桑梓錦遊福祿未艾都憲公南望而安端委在走震震真肅庶寮上下樂有親承顧不幸歟簡無

似何足以知先生惟既饒而頌誼本先公固臺中諸君之意也爲僭言之如此

賀福建叅政秦公廷韶聯句詩序

傳稱爲治而能得民者不過曰獲乎上信乎朋友悅乎其親究其極至於明善誠身而已言之若易易耳而士必欲用世以行其志豈外是哉若錫山秦公廷韶之所以脩於家而施諸用者不有得於是與公知湖廣之武昌江西之建昌兩府以治狀第一進擢福建右叅政衆曰今州縣長吏且滿去逾歲時未得調公偃然在任而時被殊擢不可喜

龍里文集卷十

十七

輿或曰公天順庚辰進士筮官南京武庫時當道已擬叅大藩適司馬程公留倚任之而止又翔翔中外幾三十年而起收其故物亦已晚矣然二者之言於公無足計公之所不可及者不在是也初吏部屢疏進公未得請竟俾代公者先往以示必用之意此可見公獲上之深有道也自公居建昌道路詳公之陞者日不絕而至有豫爲詩謁識其私喜時不有躋華陟要躋階而上異於公者耶歟焉猶或不能滿月旦之評而况望其信乎朋友如此其至哉公之家學代有源委高風偉度有中憲

以爲之父也孝友恭和有建昌及諸弟爲之子也雖古所稱有禮有法有德行如華子魚如陳元方之流秦氏父子其何讓焉况公自釋褐迄今程課之餘不輟披讀是以業克而政益舉行成而人歸之且閩海雖鉅藩叅政雖尊官旬宣屏翰之任雖重寄也以公之所嘗試而效者以如諸彼譬則驥足千里而馳百里而止雖蟻旋磬折不失其妙夫豈足以盡其踰暉絕塵之氣哉惟今外而藩臬牧伯之臣內而臺省卿貳之列賢勞序進能者先之則公之才雖未盡其用而用之已有階矣是其所

龍里文集卷十終

十八

以爲可賀也歟思南太守邵珪江西按察經歷周廣鄉進士翟永齡庠生唐貴龔諫及子弟節聞公被命東行喜出一口群倡而和斐然成章凡得詩若干首以爲公賀而謂予爲序予觀古詩人所以詠歌夫遠方諸侯者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公炳然之章自家及國者有莫掩矣其爲慶何可涯哉予又喜諸君詩人之善祝也爲質諸往者亦云

序

送節推孫君孚吉應 召詩序

戊戌之歲孟冬之吉平原陸子得告家居閉門謝客維時庭空木落景象蕭瑟脩閑足音楚焚有蹠其室者童子入報樞衣迎揖是乃節推孫君政成譽著登等而出別所往來上赴

恩辟也陸子聞之其喜洋洋君之此行吾黨之光夫君子脩身之至雖微而顯

朝廷立賢之公無遠不敷是以顏方動於飛檄顯

龍華文集卷之十一

一

既脫於疏囊辟則秋鷹掣繼而凌九萬以翱翔也六馬釋政車下太行而臨康莊也曷其快哉然爲君則得失獨如民何筮君來臨才能馭劇刑不尚苛褻素見底僕馬不華控行之草屨鞠廳事之雀可羅格彊暴而馴伏轉嘆息而謳歌惟惠必久而後溥奚席不煖而之它卒俾同列極登仙之望黎民篤借寇之心君亦有以慰群情謝輿論乎易曰何天之衢亨謂當畜極而通之日也又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固將舍其小者近者而圖大也耶

今天子聖仁賢哲彙進綱紀日新省幾事於程石

闢言路之荆榛方隅之士孰不願於此時觀清

光而立要津人也冠賢科於一經承芳澤於三世

懷貞握奇達道行義九天下事孰非分內恐非若

向之思不得以出其位也粵若賢否混淆公私俱

蔽東南竭財賦之源西北弛戰守之計文彌盛而

妙賢法徒深而害治乃或教泥於偏州政湮於下

吏匪飾僞以要名則 詔以敗類無曰是瑣瑣其

安問實治忽之攸繫也讞論之餘旁觀亦又得之

於心應之於口勿括其囊以思无咎君不聞諸專

龍華文集卷之十一

二

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不可以其難而遽止也鶴

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君亦盡

其在我者而已究其所至當安往而弗得哉爰作

詩導其行李亦所以識余喜也詩曰僊丹動西郭

使君屆長征朝瞰上祖席濕淒 恩波明夾道雜

髦侃聯鑣盛賓朋不辭千里送卧轍難爲情羨君

少年才英邁乃夙成尚書委餘澤廣文授遺經高

科屬蒙傑小群淹旌旌水葉鴈貞操往行無克聲

如何麟鳳舉梟狸夜號鳴只今

天子聖宵衣念天氓四門洞然闢言路蕩且平不

知侍從間誰有瀝膽誠君今且孟晉前帝庶有徵
無爲頻頻趨聽爾聲錚錚眇然三尺軀邈笑千載
名風雲此何日安能負平生

送制江憲副吳善長之任序

前此爲御史多被冒昧擢無有及滿考階級而起
者間有之則相聚而閤爲滯屈他曹人望之恒嘆
慕有弗若焉今雖壞璋卓犖之士居其職馳從從
之譽亦必浮湛九載上吏部隨牒累三五人動數
月或經歲乃得調焉已爲當其分乃或有膺顯陟
而出不次之除則諱以爲異矣夫官不異人亦不

龍華文集卷十一

三

異而遷拜遲速之機乃大異如此何邪賢才者
國家之利器爵祿者 朝廷之砥石 上之人所
以執策而馭一世之才者固有說與雖然非所以
謂豪傑之士也不見夫驕駒踰輝之驥御以造父
立當莊遠翻羽絕塵瞬息千里假令徐行緩轡於
龍旂清蹕之間鳴和鸞而舞交衢則其蟻旋螭折
之妙豈不尤有可觀者哉是故豪傑之才乘時而
興若彼驥一遲一速歸竭其才而已矣既 吳公
善長起家成化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勁節英風
灑然可挹及巡歷兩浙制卷南畿而才猷益著兩

浙士民至今稱按治之賢者必曰不激不徐去弊
去甚吳公真御史也使公出當前時則駸駸乎軼
群而起以一息千里尚何疑哉且今還回九載俯
就常選擬丞大理未獲 成命遂拜浙江憲副以
行或爲公悵悵有不滿者予曰不然築室者患無
基濟川者患無楫耳善長負重之器致遠之才練
習精明之識所以拓其基而利其楫也又矣吾不
計善長之出爲遲而恐善長之來甚速浙人之不
能久有其澤耳然浙君之舊治山川土俗之險易
美惡兵民之利病政教之因革所欲爲孰能禦之
况君奉 詔職專巡海今聲教漸暨遐徼靖安君
往之海邦朝日麗譙山川炳朗息烽海嶠鼓角清
閒偃然卧治一方亦云遂矣顧諟明世不尚奕奕
動千里之心乎丙戌多賢人固謂
皇上臨軒首策之士風雲之會理或然與竊以同
年之喜爲善長望者有日矣

送魏大尹之武進序

今吏部重縣令尤重大縣之選武進縣令缺吏部
以大縣思才進士爲之既聞鄔陵魏廷珪可遂以
昇焉命下郡武進大夫士胥史工役百執事客京

龍華文集卷十一

四

師者前後走謁侯曰茲父母吾民敢不祗覲退相與慶曰賢哉我侯仰之噴焉而不極則小人之弗與比也耶之聞焉而靜深則私政之弗易于也然二者之間嘿嘿乎若有不釋焉者侯豈以才大而吏部小用之與豈以武進號稱繁劇容有負勢而引吾肘者與懷金而闢吾庭者與便辟之俟隙與豪猾之舞智與固視冠蓋而迎為陽橋之薄者哉余聞之曰不然魏侯中州之奇褒然出賢能之舉材之大與小固隨所用之無不可况今由進士而出為縣尋入列禁近職百司可計日有茲特其進

龍皇李集卷十一

五

之一階耳且武進高明碩望之士代不乏而若侯所疑誠亦有之然縣自設令受代凡幾賢者不可尚矣而疆禦以侵民矯情以干譽者至今有餘孽焉是豈繫夫人哉宓子賤之為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師事者五人交之者若干人皆教之治單父而單父治單父之人非無與為不善者善者進則不善者自遠耳今為治率棄茲道遽臨其人曰吾容色可加辭令之必可行是以君子去之而桀黠巧倭之徒日益親卒之廢政乖豔不舉仍併其君子而悔之不亦惑之甚哉人亦有曰夫政無望而許

也無迎而距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政且閉塞不流其為害豈云小哉粵若周公所稱平易以近民則兆民之所歸也詩所頌敷政優優則百祿之所道也余承之史氏又辱邑人之列政滕說以解群疑因為侯先異時政成而上又當執筆從侯後若夫預為曼辭誇豔行李匪邑人之願恐亦非侯之所欲聞耳

送李都事序

邑上舍李君思誠拜廣西布政司幕都事君少游學不出鄉黨今茲仕適數千里外舍所知就所不

龍皇李集卷十一

六

知則亦何以信遠人哉傳有之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則患所以為言與行者之不脩耳無患乎行之非其地也思誠之學醇慤以有執於其處已也惻然無飾偽無微名亦既于二者近之矣施之宜無不可也况廣西為今大藩為整教久暨之域哉然其地界嶺海之窮民獠雜居之土政緩則泥不行急則泮渙易至於生變為之亦難耳君無諉曰吾一都事方伯統于上州牧令承之衆分理乎其下吾受畫諾稽行文字已矣吾何敢毫末加吾為之豈必難哉

夫都事於今官為

七品而其名則有不可易者凡今制官以都名者
義有總攝之重焉總風紀者曰都憲攝兵戎曰都
督而綜覈百司之務者曰都事官資之大小殊而
其號之專一也一藩之大苟無事則已有事焉舉
都事事也方伯之澤四達而不悖州牧令丞之政
民夷向背之情上徹而不壅不有都事之屬左右
之其可哉然古之幕職辟於其主而今都事之屬
命于廷命於廷者賓與主恒患知之不能先
君無患焉翊翊乎待其所以行於州里者以往也
廣西當中外靖安之日而又褒然多賢主人何不

龍皇文集卷上

七

足以知君而籍予言哉

贈福建參政李君之任序

禮部郎中宜興李君時望頃以年勞進擢福建參
政縉紳士相與榮之而君受之儼然無色喜或異
之以質於簡曰此吾時望之所以賢于人人而足
以勝大受之寄者不在是乎宜興之李為茂族君
之先兄時亨以鄉試第二人與予同領成化乙酉
解尋登壬辰進士列屬司馬君亦聯第乙未榜授
戶部主事同處京邸者久之予締交二妙間誼甚
至忝竊知君者有日矣今此之為君榮似不能不

與人同而意則有獨至焉夫人見君一旦以五品
從官進貳方岳之重金緋赫然荐沐殊寵是寧
不為榮乎不知君自筮仕迄今悅仰即署二十餘
年甬得此宜未為過而况君之所慕不止是也惟
參政大藩澤被千里政行志愜不負宿心庶幾可
為吾道之光與君先居民部於生民休戚金穀
考之數諸悉無遺再遷主客按閱職貢尤習知山
川之險易民風物產之異宜凡所以福國利民之
事舉而行之沛然其有餘而莫之禦也茲亦君之
所優為者也而君子之所以為君榮者曾不謂是焉

龍皇文集卷上

八

每鑒囊書當叔季以來如唐之神龍間銓完非人
選途清濁炎趨賄請之得逞而端方直諒之與仇
世道日下有識傷之吾時望靖共職守之餘介慎
自持不妄交遊惜聲焰幸出政清之日膺論薦之
公雖其進與人同而進必以正躋於士議無少貶
者其為榮幸曷大於是哉君且行日將樹芳聲美
績以為階而重以英心雅操為之地巖然於浮俗
之熾險無所撓焉穹躋遠至何可涯哉別言之贈
非辭是假御賢王汝英諸君之徵用君意也自顧
非遠可以曾榮行李但氣味之須寧此勿使吾益

謂時望之賢於人者遠矣而進不失正固知君之大在是也聊舉以爲復云

送吳憲之令龍泉序

今爲士知舉進士謂得其志爲進士則惡爲令謂不能用其志亦習俗之弊之大卒未有能變之者取士以進士名筮唐與宋而時皆用爲丞爲簿爲尉間得爲京官通判爲異數然未聞其有怨尤之者今乃不釋於爲令何哉客有曰今進士之不釋於令豈輕古所謂令者哉九令卿一命旁午即邑自御史上下咸得稱

龍泉志卷十

九

天子使令率寮吏胥史而下數百人馳去城郭百里近不下數十里匍匐謁道左候顏色唯謹小不敢恣其威折辱之否則牽制之以繩墨俾齷齪不可騁民見上之人不假借於令而令易侮也群舞其智執持其短長以要之而政不得行其志矣粵若古之彈琴於堂弦歌於里栽植花於庭而無不可用其志者則亦安不釋之有哉余曰不然今天子改元十年於茲而用進士爲令亦歷三科每聞大臣之論薦道路之公言謂某邑某令賢也政平而廢也必進士是以知諸賢之果不負進士

而縣令之不負諸賢也向之所折辱所牽制者亦以其人耳而於令何哉吳憲之之爲龍泉若有不釋然者憲之曰不然人皆輕令而不屑爲我獨懼爲之不克而來子羔之誚耳夫以令爲不屑爲者固過而懼不克爲者亦憲之之讓德耳憲之純明有操而負瓊瑤之材舉而措之不擇地可施何懼乎一令哉況龍泉雖攝乎浙東大郡而僻當山澤之間無所事於伏謁之勞而得以悉心力於民事宜無不用其志者然爲之亦有要焉昔程明道每爲縣必揭視民如傷四字於座隅恒出入視之曰

龍泉志卷十

十

吾甚愧焉憲之其亦悉心於是語哉由是而名譽日昭龍名日加被選入爲御史居要路此固息樹而得陰無足爲憲之祝者竊恐天下事大於一邑異時有不得盡其言者必將大有不釋然者矣

送鳳翔府劉同知序

夫士居而有所養出而受

天子簡任爲命大夫佐二千石寄千里民社之重其爲榮遇靡或先之其得以有所施而無負其養也又莫是過焉高陽劉君天章儀觀玉立材猷川湧履謙信以爲質服詩書六藝以爲文策名鄉進

士列大學生餘十年今年秋就銓曹之選褒然甲
俊造之首遂拜官同知鳳翔府事夫同知之職實
爲郡丞爲司馬爲別駕之屬在昔視爲州從事之
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署之今則恐其骫骳任情而
同也號爲上佐一惟朝廷之命焉蓋欲其主持可
否而不睚眦於同也然守之賢與而事可同者同之
爲是守之不賢與而事不可同者同之爲非夫其
同不同之間迺所繫一郡之事治不治之幾也則
其任不亦重耶固將以質其所養乎是也又可不
慎耶然今之官於是者率以爲我固同其所可而

龍學文集卷十一

十一

守行之人皆曰守之良也我固不同所不可而守
止之又皆曰守之不爲暴也於我乎若無與者由
是眎守之不可可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然弗
加之意則豈不負諸其初而抑虛責任之意哉若
吾天章必爾不然矣禮曰良冶之子學爲裘良弓
之子學爲箕故許紹守英陵以惠行紹之子圉師
官相州而以撫稱也天章導君往尹吾邑爲賢而
民至今懷之吾知天章之能爲圉師矣况天章今
所守之地爲昔文王岐周故墟天章往而聘其遺
民求先聖王之餘澤其尚存焉爾乎其不存也必

宜有蹶然而興起者矣傳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天章固燕趙之良才而無蚬乎豪傑稱者也
適文王之事又足以感召之其興起宜如何哉易
同人曰同人于門出而惟其守之同可也唯君
子通天下之志揆諸先聖王之事無不同可也天
章之行其鄉人進士解尚教諸君子以其彼 龍
庸之至爲幸而更以無負所養爲期也因晉余而
與之言如此

送雲南左叅政周君子建之任序

龍學文集卷十一

十二

負蜀臂廣界戎獫狁獠之間俗陰濞難治然自入
國朝百年於茲邊徼靖安貢賦以時衣冠文物
之懿幾埒上國宦寓游行之人晏然若舉足於東
西州無難色茲蓋 朝廷綏柔遠人藩臬守土之
臣得人而用之聲教無遠不暨其盛至此與屬者
左叅政員缺適周君子建守徽州九年上吏部舉
最當進秩遂拜 命以行或曰周君叅政可矣而
往昇雲南不太遠乎昔司馬文正用鮮于侁爲山
東轉運使曰若侁之賢不當遠去但齊魯之民凋
敝已甚須先往拯之雲南之遠非山東北而又無

齊魯之患子建之賢當不在旣下當道者固不知君與亦知而用之也夫知不知所未可知而用之之肯度之若有合焉何也君之先家江西吉水自其先大父遷遼東而君生偉度清才兼南土之秀起家進士荐歷刑部員外郎廉慎明果而法比甚精幾出典名郡寬簡易良而恩信大著諸生事爲經師胥吏畏其能吏而群黎百姓戴曰長者君子而有才行如周君者無不可用之雲南竊計其有三長焉惟古者要荒之治羈縻而已黠吏繁文或能自暴若君之德望恢弘可用也遼東隣東北

龍巖文集卷十一

十三

之夷雲南極西南之境惟知所以御東之畧必知南輯之規若君之聞見習熟可用也微畿內郡號稱難理而有不難於專城之守又何有於參遠藩之政哉若君之更歷老成可用也傳不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况持此三可用之長以往耶雖然是何足以盡君之用也初簡職周君時先季父秋官謂簡曰余交海內英俊多矣於遼東得二人周子建賀克恭子建遠到之器也今乃知季父知人之明如此兵科都給事中吳君道本并其僚蕭君文明率朝士若干人重君之遠去者

辭以爲別執策之役顧簡是昇因併及之知君是行不負用者之意而異日還可復知者之言也

送常州府判張君之任序

邇有道東南入京師譽目所繫民風吏治之善必於常州謂常州自太守下及丞貳之屬無非良固他州罕儼也語通衆庶而上徹台衡之司無不曰何常民之幸而牧守多良臻此哉實豈瘠民之厚不撓治於有司而易爲績也哉朝廷設官偏海內稱其良長晏平斬什一於伯千乃若茲州天下曷難夫理耶屬通判吳仕德致其事去天官卿慎所代者選於需次士得郴州張名父焉曰是不欲以下士涓諸良也夫柳當中州清淑之氣盛而不過鍾於人必有環竒忠信才德之士足以當之蓋名父者無讓矣而固昔人之所未見也鄉大夫以明經登之天府涵濡於太學餘二十年蓋於天下古今理亂之故人物臧否得失之由辨說之明而積之弘肆以有待不啻操萬斛舟充溢百貨邇長江而嘯呼風濤也夫詎艱於佐一州者耶吾觀天下之政難成而易圯正以一人之知或不逮衆人之謀或不協耳是以前此守吾州者或傷於苛

龍巖文集卷十一

十四

而操切之太急或失於寬而統馭之無制爲其列者或匿怨或侵權私讎於室而不議於堂卒之政大戾而名不兩有焉亦可鑒矣今我劉侯世美溫恭靖直所以交其列者皦皦露心腑名父往與宗疇諸賢相尚以激昂之節閑深高朗之才一乃心德贊治千里是猶合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而營一室其不動中繩尺者鮮矣於是而政教之不行彊暴之不息城廓之不修賦役之不均而四境不鮮皞以大治俾常之爲州靡然猶夫昔也則豈諸賢所以得譽於上下之實而亦豈簡等所願望之

龍華文集卷十一

十五

意哉

送錢生歸京口詩序

錢生汝器侍其父御醫君宦京師逾七年矣壬辰之秋爰以父命治裝歸蓋將遂女於吳焉行之日鄉人縉紳都邑游居之舊劉延齡諸君群送生道左執其祛而進曰鑄乎爾才良也爾世澤長也爾親老而康爾兄長而成而二親之裏日夕於爾鑄念也爾於是行得無有感於中乎侯者有期盈門有光爾將爲之喜耶然嗣親之恩成人之責維爾乎萃爾不於是有惕然者哉生作而曰謂鑄矣衆

遂以其言爲五七言詩長短歌塗歌以侑其行裂素而書顧余以序因記憶先此十年識御醫君時君方以布衣薦入朝雍容老成濟利博矣去歲識其子伯氏今復識仲氏焉蘭茅玉英照映庭宇於今行徒有引羨而已何以著吾辭乎吾觀御醫君之於醫天關受憐孤子蒙惠幼人之幼者也於人且然況於其子若鑄者能不深致其愛與諗愛之則豈有過於欲其子之世業也哉鑄爾聽之父母愛子之私無日不望其成維於其有事去左右注意尤切也吾是以言之補詩人之遺詩凡若干

龍華文集卷十一

十六

首列於左方焉

送太學生徐懋昭歸省序

余天順初獲交徐君懋昭於今地官直菴叔父之門見其儀觀脩潔濯乎霞標而玉映也辭藻秀穎鑽研日精勃勃乎檻泉沸而山木漸其勢將未極也既而懷抱利器趨赴術藝之場九七往而弗售焉亦訕矣衆乃有疑之者曰向所以期夫人者未可量也今若是何與亦士必賤貧顛跌而後能力致於道也若君之承休席大抑或有搏鼠之移斧案之誘交其中矣彼安能汲汲於其所不足與余

曰不然學有大成有小成惟其人時之有遇弗遇
焉惟其命從古則有然者矣獨吾徐君哉自是將
息校舍沉浸載籍閱二十暑寒乃成化庚子出州
大夫之貢偕天下士入試 內府褒然得中優等
近例士南產者分蒞南京太學君且行將便道歸
省於家夫以懋昭之才宜其取科第紆朱懷金如
視諸掌者方且迂徐而進不能頃步邁等夷而出
獨何與蓋君子之所以圖其遠者大者亦有積累
之漸耳積壤成山而風雨興積水成淵而蛟龍藏
積而至焉功崇而効必遠也徐氏世爲武進舊家
懋昭之先大父南隴府君尤淳龐有德至其父元
玘甫益敦世業是皆積而弗施以有俟乎其後者
懋昭克自致如此其弟懋欽又先發解於鄉異時
承豐亨陟華要必齊驅當世可不日而有論其世可
謂無積習之漸乎况懋昭之學之行積厥躬者素
矣譬諸農三時耕獲而觀一時之息有不望收明
効者耶假其計歲月之久近委進退於苟然使疑
者得肆其誣焉則惑耳語有之君子之窮也俗儒
笑之其通也豪傑化之衆人媿之吾日於懋昭願
之矣

龍巖文集卷十一

十七

慶封承直郎兵部主事馬公六十序

人恒言至要莫若教子至樂莫如養親是固人情
之常也亦天性有所必至也非私也夫人有所得
必思貽其後而隱居篤行之士偃然無際乎世者
每汲汲焉務以所業成其子不但已爲人子有所
欲必思推以及其親而自寒溫摩抑職所得爲之
外於立身揚名福澤壽考之可以圖報無窮者無
弗用其情焉凡亦是心而已矣然其可欲者雖在
人而分之在天者則不可必得其全而無歎於二
者之間者幾人哉金陵馬公文盛其先常之江陰
人洪武初以間右徙實京師遂占籍焉公自少端
慎儉約不習爲浮靡遂時好讀書竟大義尤長於
史論古今成敗事歷歷如指諸掌恒慕鄭子真陳
元龍之流希尚友之至瑰奇卓犖之士足以酬艱
而措大者奮然顧其子獻曰吾之弗能吾以望汝
獻字公信敏秀過人折節向學以諸生起家成化
甲辰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才望驟然自大司馬
而下咸器重之丁未歲值 恩例獲封公如其官
母韓氏爲安人時公方五十餘丹容黝髯烏帽錦
衣倘佯里社之間君子榮之弘治辛亥之春公信

龍巖文集卷十一

十八

以身繫朝籍莫整展省之松特遣使迎二親就養
京邸公亦適以念子之故單車南來康壯倍常壽
甫六十冬十月三日其初度之辰也公信率其家
人少長奉觴上壽雍容一堂慈孝相假其友工科
都給事中王君漢英謂予曰馬氏家慶之盛近世
所少先生爲其鄉人抃祝之辭幸先衆臆予觀公
父子所以交相欲於二者之間者無弗遂而所得
於天分之全誠有非偶然者曩聞公之先曾祖考
可宗嘗仕爲大鳴臚屬涉歷險患不究厥施考訥
菴甫善學能文迨公咸黜匪弗耀至是始發於公

龍阜文集卷十一

十九

信豈非其世德積累之有自而公信孝至之誠理
復有所感召與然則公之躋上壽介多福膺寵
錫之蕃公信勛名之所至俱未可涯也六十下壽
斯其階耳聊爲著其已然者以爲之徵與

龍阜文集卷之十二

序

雙壽圖詩序

翰林脩撰番禺余君邦祥念離二親之日久今歲
之春甫畢試事出禮闈亟上疏乞歸省既得請仍
荷錫楮幣爲道里費以行於是其鄉人侍御張
君叔亨洗馬梁君叔厚諸縉紳士相與命工繪圖
題曰雙壽各賦五七言詩歌若干篇以艷其歸且
寓稱祝之意而屬余爲之引邦祥自成化丁未以
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脩是歲即緣上

龍阜文集卷十二

聖母徽號恩受勅封其父天長簿直菴翁如其
官母夏氏爲孺人又四閱歲以纂脩
憲廟實錄成進職脩撰今二親俱康彊悅豫年逾
七旬有章服之美以華其躬有田園俸稍之饒以
瞻其老有子孫賓客譙笑之樂以娛其衷家兄府
判君亦同歸老於鄉子瑾與邦祥聯登甲科授南
京戶部主事得告家居庭闈之間雍睦如一惟士
占一命於時孰不思有以顯其親而不可必得其
得之必積勞計日而不可以一蹴致也乃若邦祥
之所遭非異數耶且翰林爲儲材之地進多循級

而無若他曹之易遷者邦祥入官未再考而增職
尤異也且夫婦兄弟並壽同榮父子叔姪延芳濟
美一門兩世所以得於天而濟一時之盛異於尋
常萬萬者詎偶然哉余聞余氏世爲廣中名族直
菴位不滿德而有惠政及人孺人恭儉柔良婉有
內則邦祥孝友內乎才藻外見偉然其非小受之
器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然則多福之萃不
外慶門非其所固有者耶雙壽之稱徵之往昔則
於伉儷有偕老之盟在父母有具慶之喜而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又君子之樂以天樂之大者也諸

龍皇文集卷十一

二

君圖而賦之鄭重若此豈無自與君此行慈孝之
風光榮之典藹然足以歆動閭里之間使爲父者
思教爲子者思顯揚其親慶澤之華不啻一家之
榮而已然黃華之詠將母之諗三代盛時其臣子
有莫能直致其私者矣當宁仁孝海內嚮風文
學侍從之臣皆獲承休暇遂展省之忱而無獨賢
之嘆焉燕及之休其可不求所以報稱之耶二人
之懷既慰一人之事匪懈蓋復於君有祝焉

送無錫賴尹文玉復任序

前輩言士大則願相天下小則無若爲一邑大小

然而有惠愛加諸民等也信斯言也今於賴侯文
玉有徵焉侯河間人始以鄉進士待次擢知無錫
錫甸服內邑地大物夥訟繁而賦殷侯創臨之有
難色逾年余道適吳見於梁溪之上侯方雍容左
右瞻盼後先若偃然足也盈三載入覲於廷亦
既融融而夷由由而樂之矣或就而問曰今天時
荐凶海內困匱若弗支上自九重下迨宰相凡
在列莫不惓然憂顧選更無以爲也侯獨何爲樂
哉是不然有傭於人弗厭曰既告功而隣田方翳
不治倚耜而肥之愜然也視其稼且日巍巍則甚

龍皇文集卷十一

三

豫彼非其責固非其憂也侯焉弗樂哉抑侯非能
樂也樂焉者錫之人也蓋爲錫之民有彊有弱有
貧有富有良有不逞彊凌弱富吞貧不逞者之禍
吾良彼令恒憂之南北道錫之客使錫之臣有貴
有賤有近有遠附貴則遺賤趨近則忽遠彼令有
憂之若夫侯精神足以燭民隱才知足以周物情
俾九數者之人善者懷而說匿畏焉無相虐也上
忻悅而下起敬無相尤也民無虐焉則政平人無
尤焉則身安侯之弗樂民誰不樂之哉然若聞廢
吏之商利也傳常其行而無改其利非直月倍三

之二吾恐侯不暇終一邑之樂而將大其憂矣乎
今侯始復於錫也舉錫之治爲愈易則其樂愈不
可涯然君子非樂夫峻法可以隨民罪也亦非樂
乎鈞距可以括民財也古之人政行而民樂之誅
歌之也樂其養者謠孺孺樂其教者歌垂績侯之
樂樂在是耶錫人樂侯之復者也又善詠歌者也
既用其意爲頌復爲歌以倡之庶有繼作俟觀風
者考焉歌曰錫之山高可躋兮侯之德胡不齊兮
惠之泉清可飲兮侯之操胡不甲兮山朝出雲莫
歸於麓侯凌雲兮矯來復行有報兮居者康倚此

龍華不葉卷十一

四

惠兮專一方鳳飛獨兮鷺鳥揚於乎四海兮徒皇
皇於乎四海兮徒皇皇

送岳州唐通判元振序

成化乙酉元振與余同領鄉解齒相若時元振已
敦慎周諡不見涯涘疑有長老風度識者量其遠
大而余傾心慕焉自是元振九五就禮部之試弗
利歸輒閉戶謝賓友袖經枕冊益究其所未至於
衆所有紛華馳騁之事不惟不萌諸心而亦一不
置諸口懷奇匿秀退處於家者且十有八年壬寅
之歲始以太學生入選格試吏部優等擢湖廣岳

州府通判岳所隸一州七縣爲湖藩大都通判於
古稱半刺爲通守之職庶足用其志矣况元振以
抑嚴衡慮之久而出當疆任之初譬則荆山之璞
輝光外騰繒錦十襲不掩殊彩以向不求暴之心
而置諸日中之肆舉其所有而售之亦沛然誰能
禦哉况君爲武進世族先叔大父某爲平樂太守
多惠政郡人祠之至今不能忘先伯父世良福建
參議侃侃持大節君承文獻之餘而得於良治之
習者又若此故古之稱夫人者既論其才復系其
世有以也而吾元振兩無讓焉一州之佐豈其所

龍華不葉卷十一

五

難哉雖然士之可大受者觀於其小能專政者必
於其人則又何可忽耶湖藩多賢方伯而岳守戴
君之賢尤予所知者君往哉協恭群僚之間而通
理一州之務雖不趣時好以求皎皎之名然燁然
之譽隨風流行民有誥知已有薦銓曹之考有陟
也舍元振其何適哉吾恐以二十年之君不及湖
人上下知之爲深也爲說其槩以先俸車云

送胡節推赴常州序

進士胡君允夫選常州府推官當行時余適起家
南來衆喜謂余曰得人問其詳曰君之先河南人

本徙京師已三世君秀敏積學治必氏經有成丁酉用魁鄉薦戊戌連舉進士時名燁燁起而泊焉退託若未嘗獲登等之榮者且所潛息於都會之間禮樂刑政之事邦域聲教之異同目擊而心融叩其存宜有過人者刑獄之務固小用之耳竊意君之賢則信有之苟以刑獄爲用之之小豈所以知君也哉九今庶司百職事各得致志於其務無所質獨於刑雖司寇之尊憲臣之長有不敢專而必質平於大理乃有一事之疑必置一廷審匹夫之冤或干宸斷亦審克之至矣若一郡之訟稱

龍華文集卷十二

六

決於推官一人罰則罰宥則宥太守不能奪丞與倅莫或預聞何其專也而用之豈曰小哉常爲俗最淳遜尚禮異時拊循非人持法苛急而二三浮薄望風迎合火以濟火益煽其烈民貧而不恤政繁而不舉俗亦偷甚矣君今爲之非聽斷之難而息其譁訟爲難也非讞議之難而養其信爲難也然則頑廢之疾望瘳於良醫苟不施鍊養之功而急攻熨之效其不重傷也者幾希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蓋謂是矣太守孫公偉德出自刑曹政理寬簡法比精明吾於是喜孫公得察案之賢胡

君資麗澤之益刑之不清化之不行而俗不丕變者無有也假其僕僕乎案牘從違之間而不能弼成三讓之俗則豈所願於二公者哉繆公廷謨胡君同年友也要余言導其行因僭及之

鄒孺人惠氏輓詩序

錫山鄒良節妻惠氏既歿良節哀慕之不忘追塗乞諸四方能文辭者爲詞詩授輓紼之人既以斥苦且泄其思凡得五七言詩若干首辭若干吊誄誌傳之文又若干篇畀予序其由嗟乎良節之於其妻用其情亦至矣乎然疑輓非古也今之君

龍華文集卷十二

七

子厚其死者寧緩贈襚哭踊之數走道路乞挽必先致詞人文士疲於應命每出若用例然不知其去古又如何耳就其中蓋有擇焉者良節錫鉅姓孺人尤柔慧靖專舉內職唯謹賓客之道錫必之良節張具僕馬之給於孺人趣辦累日夜不爲厭是以良節多雅信之友而孺人亦積有賢譽歿後之挽固良節所衷次而亦知孺人者樂道其善俾有傳耳視彼泛泛以例乞而亦例以應之者不亦大不侔矣乎雖然禮婦人教令不出閨門故生無稱死無諡而又何挽乎然挽之說九幾在周鼓盆

之詞類於放潘安仁悼亡之詩滯於情父服除而賦詩爲文生於情治喪而給以鼓吹爲禮起於義今良節之挽其妻放與滯與文之生於情者與禮之起於義者與禮曰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孺人之輓其中也與哉

送吳文舉任濬縣令序

吾州所隸四邑士率以文行相雄長入國朝百年駸駸乎甲東南諸州而能以三世之業褒然爲一鄉首鮮江陰吳君實先州人也君名啓字文舉曾大父以下兩世以作邑有惠愛聲文舉少立奇志

龍筆文集卷十二

長有文名高行余記憶景泰間從家君金陵丙子歲大比君名第一吾叔父順之和之聯名榜中都人士喟喟道語言常州文氣莫是過也明年會試君中乙榜例以年不獲免解遂就霍州學正在霍時以春秋學教其弟子至今霍士習春秋者他州士慕其有傳又兩以知者薦起司文衡歷九載吏部考其績著天官卿曰文學若啓顧不可使牧一方耶用例超拜深澤令既而以憂去成化癸巳方起復來深澤之鄰邑安平東鹿適缺尹二邑人聞君名語曰是非向令深澤侯耶是可父母吾民者

即上章以候請吏部謂小邑不足以竟君施遂擢大名濬縣視二邑差大而亦豈文學之難哉雖然士亦有難能者於古若孟公綽之優爲趙魏老黃霸之長於治郡王介甫之文學不可使相天下天生才固不當爲之限量而士桎於習不相爲用蓋如此夫今之以文學名者多迂遠不事事爲高長於治事者則夸詡爲能而叩其中無所存去古爲益遠矣吾文舉於二者之間何如必有能識之者往吾觀之士出常四邑知事文舉同而桎於其習有不能不異者理固然也說者謂江陰允殊

龍筆文集卷十二

九

絕焉乃若文學之直諒自信而無諛所謂鉤距以辨其知集詒以求容於時者又豈獨二者之才爲難得哉文舉且行余宜執筆記鄉人所以重文學者固有自也因以慰濬人得侯之賢若此云

賀郡守孫公擢漕江叅政序

成化丁未當天下上計之期吏部祇奉天子德意謂政麗於下者久乃嚴察外內大小百執事之不職者罷黜之數倍往昔仍傳采賢雋以充有位蓋自兩京卿亞四方巡撫憲臣方伯廉使叅政郡守而下適爲并舉不限年資不界南北不

此親黨覬倖之入積習之弊除滌畧盡豪傑之士
皆得發舒意氣乘時以自奮而海內想望易轍之
化真若豁陰暄而暴秋陽也何其快哉時列省叅
政員缺尤多應守郡績最者補之然求其最僅得
五六人而常州守新塗孫公偉德治狀尤優遂拜
制江右叅政預是選者亦難夫人哉公起家已丑
進士自刑部郎中來守吾常且三考于茲敦慎以
待其身廉恕以馭其下精敏以蒞其政使人不殫
其力而築城浚池以垂永利者任其責而弗辭交
際必用其情而鉏強禦暴以祛民蠹者受其咎而

龍巖文集卷十二

十一

弗恤晨出視事日昃而休動止有常終始如一大
司馬王公宗貫亟稱其爲吾輩中人肆一旦受知
當道登等而出歸節未弭 龍澤下臨若所遭逢
厥亦異矣夫以大郡之守叅省之政所陟一階耳
而况公之優爲特舉此以加之彼宜無以爲異者
雖然昔之獨賢於外患無知者今則解州縣之勞
任方岳之重日躋華要以究其注措之大有其地
矣而不患無我知也是其爲異而可賀者不在茲
耶九州之人君子樂公之有禮衆庶戴公之有德
攀轅之留未忍一日去公也予實不能以情奪義

爲道其所可賀者以徵公後以慰吾人之思而衆
賢之進又以公天下之賀云

慶封保寧府同知趙公序

成化丁未夏六月二十有三日 封奉政大夫保
寧府同知趙公叔潤壽躋八袞方華髮蒼顏顧眉
炯目行不杖居不几毅然若英壯人不自知其老
之至也公何以得是哉惟公系出宋宗室之後門
閱之華冠蓋之輝赫時罕倫比從兄叔琰國子司
業弟叔成山西按察使四子皆美才長以脩郾城
少尹仲以孝即同知君陞南雄府守以承以行幹

龍巖文集卷十二

十一

蠱於家孫珪邑庠生其受封也以仲子之貴焉蓋
公席昌大之業處富貴高明之地而又居之以忠
信守之以儉勤靜慎之德其所以都盛福而享高
年也豈不宜哉然簡嘗聞公曰吾年四十時賦質
孱弱廢疾糾纏惛惛焉日不食夜不寢鍼砭罔效
日頗危殆者屢矣於是去而之名山僻地反觀內
養逾數年始歸而已年逾五十矣絕欲靜居萬慮
水釋不覺疾之去體而神完氣定冲然若有得也
不然安得保其餘齡以有今日哉維昔程叔子每
云少時苦多疾蓋持守至七十餘年而神魂始克

竊嘗疑之今觀公言豈不允信傳曰仁者壽仁雖
本於德靜而無欲固自養之方也然則謂德壽於
天一定而不可易也豈不惑哉方今 朝廷下養
老之令民年八十以上給帛賜戴有德義爲人所
敬服者仍 錫章服以榮之 恩至渥也古稱治
世之民多壽而公適際其時何可量哉鄉縉紳士
稱觴上壽者九若干人而忭祝之辭顧簡是畀余
觀公得壽一也而其道有三基於德也成於養也
圓於時也自今伊始逾八望九以觀期頤之綿邈
所固有耳壽觴迭舉歲操觚翰以從公後而竊附

龍華文集卷十二

十三

於無窮焉豈不幸與

送大學郁廷用還金陵序

金陵形勝甲海內藝文儒術之盛先 當代少從
家君游其地最久獲接於其君子最衆率廩廩有
風采感槩知尚名節意其名山大江之所孕秀不
然則黃旗紫蓋之運在焉固當賢豪者之出其下
耶郁廷用名銓其先以兩浙豪姓遷實金陵廷用
以俊秀補郡庠弟子治一經累就試而時弗之假
有司不能舍偕方物入貢

天子之廷咸其徒千人試之銓優等卒業大學夫

士之出金陵者乘其時論薦一方則先一方有必
不得也出於貢則先天下之士是何可尋常俟之
哉就其中求若純然無少指疵如廷用又何可多
得哉始廷用來時介其友周君士英過從望其儀
翬然知爲金陵士既獲選軒軒乎班六館之英行
且以例得歸視其親復因周君乞余一言先聲於
其鄉夫廷用昔來也有司之材也有司者能重輕
之也今而往則 國家所有有司賓之而已不其
常哉於是而優焉游焉益涵弘其所未至焉可也
苟多焉自大不量所至之無幾而所未至者無涯

龍華文集卷十二

十三

也可乎不可也待親之餘寤道之間必爾有朋從
之樂乎挾有志者二三子振優鳳臺之遺墟浩歌
李長庚明君越義軒大老坐三台之簞則知時乎
千載一遇今不爲負二三子之坐也復放棹長淮
之流誦謝宣城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之句則
知時不可負可不思自奮起出於鹿鹿之途哉余
視金陵猶故鄉也樂言之於其君子猶故人也樂
與之言故於郁君率爾言此

送劉尚文序

同年劉尚文偕其弟尚謨始第時獲以例歸省越

三載尚文起至

京師余適南來遇于張行人信之即余問尚文采何後尚文告余行時舟次臨湘吾弟不幸失足弱尋返其喪而來耳因悲咽失聲久之余亦惻焉改容知尚文敦交誼者也尚文來時南夷之寇掠未寧坐有以問者尚文極言最爾小寇不難致蓋惟在乎授邊閫有其人也間出二三計皆犁然當人意而可觀其成又知尚文茂才猷者也已而信之出酒餼相飲尚文周旋尊俎間風采雋邁無世俗齷齪之態余益知尚文魁磊負氣節者也自是相

龍巖集卷十二

十四

候問無間見尚文能友于君子不徒于其弟也與之探古籍酌量時事歷歷無所礙見尚文之才無不可用不惟能料其鄉也會益數禮意益恭不鮮見尚文之豪邁不羈能不蔑矩則也凡是有其一焉在下得之可爲友在上得之可爲用而况三者備哉既廼以次擢南京刑部主事

命下之日同年士或曰一榜選者同年十二人補外而得例京官者才三人劉君與焉此可爲君悅者矣又或曰士而負才偉志氣如劉君豈不可居近侍耳目之司而使之南行寥寥此宜爲君有不

豫然者矣遂交質於予而曰子於劉君每稱我知尚文我知尚文今其往子其悅之抑不豫哉必有說矣夫以我觀尚文行誼如此才猷如此魁磊負氣節又如此其於建功立名固遠且大期者也彼區區內外之分南北之間不過筮仕之階耳於尚文奚其悅與不豫然哉况夫刑民命所繫有國者所必慎之典

天子仁聖无私喜怒于刑辟而于刑甚恤焉銓衡之下擢尚文官其屬不爲負尚文矣然尚文以無不可用之才於理刑特使烏獲之舉一羽耳亦豈

龍巖集卷十二

十五

負其君者耶不負其

君是不負同年諸君子爲之者之意也

慶胡侍御考績序

胡君源潔始以文學登甲科被選入憲臺爲御史命按東南大藩傾臺之人相與抃曰自君之列吾臺也巍巍之望日彰於四方蓋臺中之一鶚與源潔江西之豐城人豐城賢才藪澤君出乎其間紹先達之英風而有一鄉之令譽可謂難矣君之大甫先憲副君隲有士行名重一時君得於家學之正而無愧乎高賢之後不尤難哉君負二難出爲

天下用

天子用之不以他官而以御史夫御史當周秦之際不過記事之官漢唐宋之代或司糾劾或典刑獄或止奸官而無正員無有若國朝任之專崇顯之至也語有之諫官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然蹇蹇之心稍解必取墮弱之譏孜孜之意將深則受彊訐之咎是二者皆難也而君居之退不詒譏進不獲咎蓋有道以濟之矣得不為甚難哉君今三載奏績褒異有階寵遇之光朋儕致賀何君尚質者要予以辭令之任焉

龍皋文集卷十二終

十六

不知諸君於源潔奚賀也謂其踐華秩享盛名而於登崇陟峻有其地耶胡君之賢必爾不屑也若其謂御史言以為責言一出而眾憤隨之至有一日不得安於其位而交索息莫可一引手者視諸胡君之所遭際何如也

明天子在上優賢言路無有區別俾悉有如胡君者焉不可賀也與哉何君竦然曰得之矣敬以是先賀者之意

龍皋文集卷之十三

序

送偃師令裴君序

成化癸巳先是偃師令劉瓚徵為御史吏部選可往代者屬裴君以敬君簡里人也天順己卯領鄉薦升太學需次銓衡之下幾十五年五試不利於春官退執觚策誦習其業不衰是以叩之慙焉而靚深即之雍雍而往不見其浹也君之學固不獨究文藻之末實涵泳於其中者也今令偃師未往也若見其為之恢恢乎有餘蓋所以信於友者素

龍皋文集卷十三

一

也雖然士之宦一方恒患乎朔南殊域聲教之不能而無能適天性之宜偃師隸河之南原澤夷曠民俗率直而樂事其上君適臨之猶王良造父手六轡而出康衢勢奕奕不可柰也然有得其地者又患無以為之先今河南撫巡重臣楊公按察御史薛公咸君鄉人而薛君尤知君深也二公知君河南人知二公則知君二公之徒也必其賢也韓昌黎所稱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也君之賢固無假於人然獲二公為之先猶千里驥之欲騁而又得伯樂一顧也苟其不賢則雖伯樂不能加重

夫駕也故偃師雖小邑而吾亦爲君有不可不慮者蓋衆之望於君者深而君副之宜何如也往吾及見君於鄉校鄉校之士曰裴君君子也見於都邑都邑之良又曰裴君君子也吾觀諸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君之今日所以脩其身也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偃師之人明日所以懷其德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異時君政成而起

龍華文集卷十三

二

贈韓世資醫師序

醫之廢於天下也久矣醫曷爲之咎也用之者廢之也夫君子用醫用以濟其義耳今稱醫者於岐黃之書不三四讀輒曰醫也醫也日攫金於市而人莫之知是豈獨廢醫實廢吾義也甚矣吾友陳冬官嘉謨來京師主於其鄉韓世資之館世資吳人世醫也而舅氏張翁亦以醫官於韓朝資遠來省之因家焉初嘉謨之主世資也世資方僦居一樓設卧榻外僅容登降無旁舍可坐客客有隘之君曰吾聞之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是古者出

不擇館而於主擇也吾於是蓋有以擇之矣君既司碑通州每入參謁必主之辛卯歲城中大疫一人受惠闔室或去之雖父子莫或及焉君適犯寒疾卧館中或爲世資危之世資笑曰向使君疫也吾無去之義而况非邪

脰候左右酌湯藥

除補之宜量糜飲進退之節旬日而疾已返於通州無幾傷於勞而疾尋作世資策一驢從諸藥棗披星日突冒風霧日往問之如初焉而無倦意疾復已既又以事入城中不小節而疾三作世資所以保護其間者若厥初焉再焉而益厲君子曰風

龍華文集卷十三

三

俗衰下蓋雖子之於父弟之於兄弟子之於其師孝友之誠整焉而不繼於求久者多矣况於其友者哉彼之攫金於市而賊吾義者雖良猶當棄之而况其買買焉哉若吾世資之行義誠如所固有雖其少不及猶所當任而况其能於術也安和得於有傳敏妙發於天性百倍於市之買買者君子之爲陳君而慕世資者侈談之不足而詠歌之陳君更授余序之然以今觀於世資豈獨得一善醫蓋得義士焉

送通判吳君序

吳君仕德擢常州府通判而行府中縉紳官於京者相率餞諸都城之東吳君就而問常爲政之先務常俗之美惡今與古奚宜衆應之曰君以豪雋之才策名鄉書毓德上舍措而仕固如攜斯得耳况君温州人溫與常聲教無所相去君以居所欲爲於鄉者以爲常不可乎如無已則風俗與化相移易安知其今不異於昔也吾徒久於外而莫之言陸子親自常來宜有所可言蓋問諸夫余非能言者然聞入國問禁使他邦問禮仕於其地問土風恐睽於行也士之士著者知其地知古今理亂

龍華文集卷十三

四

知風俗興替之由必究其本也常古吳季子食邑號仁讓里宋末舉城陷敵無降者稱忠義城唐宋之間人才甲天下爲士夫淵藪故衣冠閥閱逮今益振郡外瀕江海內抱湖山有水珍陸產之利百九所需不他取給故紅陳朽貫之家累千百世不衰其俗相親愛其民樂於趨上無攜貳凡此何其美也然有變而之惡焉巨室之勢足以薰官府世無即墨之守能不頡頏其間者幾人富民之利足以誘貪鄙世無關西之楊能不投溺其波者幾人小人伏田里一不獲則思仇其上其受役於官依

附城社者則又假虎之威鼓其害莫之誰何有則羅以法世無包公之明能不受其蔽者幾人此實蠹治之本戕化之原吳君往而不爲勢屈不爲利撓不爲群小惑此其所可爲而可先爲者也爲其所可爲而後無不可爲也衆曰吳君有鷹豹之求子之言詳於唐景可不震其間矣今之於行者必重以文如得此何必文哉

送鄭生資還常山詩序

鄭氏子資自常山省其仲甫時暉於京邸而歸凡朝之厚時暉者相率賦詩送之詩既盈卷畀余序

龍華文集卷十三

五

之時暉余同年友始第時同年士一時雲合有聞其名不及見者有一見不得通問者有慕夫人願炙之不究其館者遂群相讓以爲薄唯時暉能徧禮之無失則咸於時暉推厚焉時同年之平獲循例歸省其不歸者二甲自時暉止然時暉方試政刑部尋被選爲御史每念其父貳尹君且老昆弟多早世家事踽踽賴兄子浴爾其欲歸而不可得之懷甚切也今年夏貳尹君遣資適來問之時暉甚喜然留未久而遣之歸迺復有托焉滄漣而養也承顏導意而恭也薪水之勞里閭親族之聘問

而職也皆仲甫之所願慕也。漬乎來克致太父之慈矣。而復將仲甫之孝焉。其道可謂兼美矣。吾固於厚時暉之道有增焉。始吾以同年之厚時暉知其信於友者也。然而取信之道非能悅其親者耶。君子之厚時暉而及於漬。無不致其信也。漬行笑發篋得珠玉。克耳聞璆璜之音。安用吾浮苴之言哉。非吾言則無以知君子之厚於子其道如此也。

贈戶侯孫君歸保定序

保定孫氏世以武弁起。其先有諱德者。發迹行間。

龍皇文彙卷十三

六

負驍勇名。洪武中。寇出西水境。上德奮呼突前。莫或當之。既論功。獲授保定中衛所鎮撫。自是益感。槩圖報所至。克捷累階。至千戶。侯既歿。孫榮代之。榮益閑武略。共其職。九軍政小大咸藉綜理焉。榮僉歷之。父杜冒金革之勞。既老矣。顧其冢子最賢而克世其家。舉來京師。復受命代領其事。夫名與爵。人主以馭其下。非有才猷可任。功力足以裨人國。弗及也。孫氏嬰一爵。相傳奕世。而弗替其功力。所及何可掩哉。然其子若孫。非皆有祖父之功。昇之爵。若不靳焉者。軍旅之功。當死生之際。人

所甚龍言而不易勸也。爵及其嗣。所以勸之者至矣。而豈有弗戮力以自勸哉。然國家承平百年。武事弛不講久矣。公侯將帥之曹。萬戶百戶之官。惟驚策輕騎。牽黃臂蒼。縱酣歌之娛。較將田之樂。若所固有也。不然則施施坐帷幕。出入府衛。操名籍。號召其旅。爲舉其責也。與語戰陳之事。坐作進退之方。則貿貿焉。莫知云何。彼豈復知祖父之功。若此其不易在上者。勸之之典。若此其重。求爲自勸之道哉。故人眎一千戶侯。若甚輕。不知其子若孫。則有不可得而易者。歲既賢。必爾知所不易乎。古

龍皇文彙卷十三

七

送徐順德任諸城令序

成化壬辰歲。吾鄉徐君順德。以上舍生受命尹山東之諸城。或曰。徐君之才。之偉。可以貳一郡贊大猷也。而用之一邑。百里之小。何足以淹我士元也哉。余曰。不然耳。諸城大邑也。商農阜通。儒俠雜居。治之之難。不減於治郡。惟其劇而難治也。故有司難於用人。然其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效。徐君既幸而得茲邑。以不負厥才。邑之士民亦何

幸得徐君以臨其上哉君武進世家儀幹魁傑才識弘亮望之知非凡器少與家君及徐太史文式同業郡庠君每試俱優等文式今不作而家君亦已致其事於家君抑厭餘二十年方從容而起有民杜之寄焉衆咸謂君子之進退信有命耶而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君之進誠晚矣然收奇寶於橫棄之後放騏驎於伏櫪之餘其晶光四溢而逸足之不可禦也何可以尋常侯之哉君往蒞茲土聞其有豪胥黠吏之奸足以蠹人政錢穀刑獄之宿弊足以蠱人耳目要有道以處之耳昔曹參爲齊

龍皇文彙卷十三

八

問治於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蓋清則有所守而不污淨則有所主而不雜今諸城齊內地也君如以父練之知而守之以清不易之操而主之於淨如公之云則何施而不當而何有於一諸城之治哉功力所及審如參也又豈徒留連於一齊邑而已哉君行也諸城民既曰幸之吾鄉縉紳又曰望之某於君爲釋生別時之言因僭及此蓋亦用鄉人之意而推揚之

心政二經序

道原天地具於人心流行於聖人之政自堯舜精

一之旨明人知有心平章之治治人知有政天地之道亦日從而章矣仲尼出焉用其道術六經之文見於門弟子之間難凡所以淑人心扶世教爲斯道計爾道失其傳而見者之不真異端害心伯功竄政道亦可懼哉有宋真儒聿興疏滌百氏羽儀六經言心者辨虛實之異言政者明王伯之分道之在天下者隱然於師友講論之間若西山真先生復後出歸然存李之靈光卓爾爲諸儒之家相大學衍義數十篇表其正心之學立朝奏疏餘十萬言見其爲政之功然其道卒之齟齬一時

龍皇文彙卷十三

九

而將覲夫後世廼據聖賢言心之要旨爲心經及其出守溫陵日復萃論政之格言爲政經誠謂道之在天地洋洋乎大而載之經傳者浩乎其莫窮其大要不過心與政爾二經者千聖傳心之正印學者入道之捷徑乎二經行世幾數百年學者漸得而見山右謝侯庭桂以其學發解鄉省貳牧事于吾常出二經壽諸梓以廣其傳以將大明其道于天下俾簡序之謔予何人可於先賢之述作而有言然吾聞溫公作通鑑惟王勝之周一攬公每稱之王克作論衡蔡邕欲秘其傳君子共笑焉侯

有勝之之賢無邕之隘其功亦可尚矣蓋堯舜之道有功於天地仲尼道繼堯舜而功倍之宋諸儒有功於仲尼西山繼諸儒之後而其功則尤切今侯有功於二經有功於西山也有功於斯道者也簡不敢叙二經而於侯之功有述焉

贈楊君浚明任太原推府序

浚明登丙戌進士第觀工部政五年於茲已丑冬奉命使山西還適及選或沮之曰是選多補外宜勿往君慨然起曰宣少力學思一效用手時今或用之而客方以外辨何其眎宣小也時進士

龍華文集卷十三 十

就選者丙戌偕已丑科共若干人丙戌三人按推官而浚明往太原已丑三甲咸得縣令焉或有悔君之出者或喜君得推官為異於縣令者君見夫悔者且喜者無幾微見言面惟惴惴以不共職之為憂故君未往蒞其政而人譽君必能其官矣且夫推官何可輕視哉國家慎重刑獄為民命所繫內立司寇之屬外設提刑之司郡則以委推官是推官專一郡民命也往之任是者觀望守者風采奉行教條而官之受負久矣今一旦以進士官之非今用進士之過而昔不用之非也孔子稱季

路片言可以折獄謂其無宿諾也吾觀浚明自山西還不終日團團就選卒不撓於客言其明且決非無宿諾之類與然歐陽崇公仁而明者也嘗為泗綿推官其按獄則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浚明明決如季路而蒞是官尤當有崇公之心哉濬好禮論徐有功曰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無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石徂徠之好學嘗為鄆州及南京留守推官矣其所以重一時而永百世之名固不於其官而於文章之雄氣節之剛大也浚明無不可用如有功而不繫是官也又豈無徂徠之偉志哉同年士於浚明之志無不知之知而能言者以屬於簡也

送延津令吳惟遠序

龍華文集卷十三 十一

吳惟遠發受命補河南之延津今京邑居將之良知無不曰惟遠瑰瑋不羈恐百里之不竟厥施也又有曰今海內旱溢為窟流徙載道兩河之間齊魯之墟尤甚議者謂佐

天子以宣布理道者之非人也於是朝議更一守舊議陟之令紛紛乎思其人速一日之效焉若夫公尤所加意每於進士之科拔其敏銳者為之而

他途進者不輕畀惟遠由鄉薦而登用之與進士
等不爲負惟遠笑人亦有言士上不得相天下下
不如得一邑而宰之然則令亦何可少哉侍御段
君以中進士蕭君文明間過余曰子知惟遠乎二
者之說何如願一辭以決其往也余曰不然以惟
遠之才之美璧則縣鳧氏之鍾鐸人之鼓而待扣
焉耳大扣之大鳴小叩之小鳴今用爲令若扣之
小矣而其聲固自若也雖然惟遠不擇於令而令
有擇於惟遠者今之令於古有異道焉有樂易之
政而無迎合之賢有廉介之操而無前後左右之

龍華文集卷十三

十二

譽志雖勤治功雖成而名之弗達者何限九此則
居其上之責也而責不在令若今河南巡撫憲臣
楊公履恤民隱孳孳於守令之察恐一善之弗錄
而無以勸也惟遠往哉無患乎上之弗知而聲之
弗聞將必有大其扣者之望於子矣乃若民社之
司官守之庶務吾以中爲之有餘今必以及子也
何藉乎余之謔口說哉

送周太史懋衡歸省詩序

商太史懋衡奉

詔省祭於淳安同官卿士咸賦詩爲送中九同年

者又別萃一卷而厚之此雖館閣舊事亦各致其
情耳同年詩歲之若干首乃畀余以序焉夫人幼
而學壯而致其身於君義也其或久於外不獲養
其親享祀其先曾而弗能忘情也令群臣蒞官三
年願歸省者聽二者固並行不悖也懋衡登甲科
入爲翰林庶吉士造屬史氏僅二年於今不歸且
其尊君今國之上公黃閣之元宰懋衡得日侍
左右於今不必歸茲如令何哉夫我商公昔以文章
元士綸綍近臣尋孫厥碩膺於田里廼者假于
帝心起翼聖化者又三閱歲矣公翹首故廬得無

龍華文集卷十三

十三

有涉于情乎然九重之倚畀三公之位不可虛
也今固非公可得援也懋衡伺而得其情固思所
以養之矣於是疏入而制可之不必如他臣之
遽履請者蓋遇碩德者優其禮賞至功者用其情
勸大臣之道也然此由公言之耳

聖天子建極五年思以文德肆天下夫孝文德之
本侍從之臣天下所視則也聞而興者什之六七
商君懋衡其一焉君往哉望其間維桑與梓其恭
乎展拜三廟掃除封禪之間維神其依乎退而聘
諸宗族里黨之權維君之賜章焉其無隱乎則懋

衡之孝既成而公之情亦庶乎可慰也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今諸君美辭陸離爲素固爲慰衡慰耶詩則云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吾蓋喜商君之歸盡其情也言旋言歸復我邦家吾目望商君之來致其義也不知諸詩人之思亦如是乎否也

送余貢之令長洲序

士自負無求於世然有用於世也世嘗求而用之名位爵祿求我之具也公卿大夫士百執事之衆用我之途也國家求士而用之非一途惟進士之用爲不輕蓋士之有所負焉者胥此出也肇造

龍華文藁卷十三

十四

之初漸摩未洽而甚艱得士每難他流用之逮今百年文明士之出滋盛內而文學耳目之司六曹之屬職外而藩憲之臣郡牧之長後先相望莫非進士矣惟邑之有令其於民有子惠之親於政有播宣之責其爲職尤不可輕往往用他流爲之間以進士必因其有過舉者用之備黜之也肆其職多缺失而人亦眎之彌輕士而有負者恒不樂出其途焉今

天子懲其弊用言者爲制九令漸以進士授之三載之考進其可用者用於內初授之士群然感踴

爲異言謂求之非其具用之非其途也蜀余君貢之以明經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歷四年擢長洲令夫今言有司之難任者必于守令而今尤難治者必于東南大邑非大有所負之士何以稱其用哉余君居之弗見喜弗驚怒弗以其難且大有惴焉其有所負誠大過於人矣然吾觀東南之俗富家巨室貨賄請託之私足以溺人志君不有負其操平豪胥黠吏鈎距之奸財賦刑獄之宿弊足以蠱人耳目君不有負其知乎將迎之勞書簿期會之煩窮民之流離而無告足以甚人政君不有負其

龍華文藁卷十三

十五

才且仁乎負是數者用之於令是令之用君也非君可用爲令也行將有由令而起入供在內卿士之用者必余君也君戒行同鄉士地官吳廷獻諸君謂予於君同年也於長洲同境也俾予道其同鄉之懷輔以同年之義而爲同境之慶也

桐江宦隱圖序

錫山秦君道孚以起復再除監嚴州稅局將行太學成天章作圖送之簡竊爲題曰桐江宦隱於是中朝大夫士知道孚者自克勤少端而下多賦詩飲豔共得若干篇乃昇簡疏引爲群玉先夫君子

之仕而行其義者爲宦去而適其志者爲隱故宦
則有官守政務之勞遠親越國忘私徇公不計班
質之崇庫而恒戚戚負當世之重焉隱則事溪山
游衍之樂草木食避世謫名不知物我之兩忘
而每悠悠有遺世獨立之思焉是二者其迹殊故
其旨趣之相遠頗爾也雖然所殊者迹耳而道則
未始不同也說鼎之進夢弼之圖固耕築之鄙人
采首陽之薇托桐江之釣者謂非一世之人豪也
哉若夫宦者弱而不止至阿曲以要君隱者往而
不返與草木同朽腐則亦奚取焉是故宦有易退

龍畢文集卷十三

十六

之心而隱有可行之義二者恒相需以爲用而迹
之殊者本非二致也今有人焉自其繫一命之仕
以有事於當世宦矣不遠父母之國適當山水之
良無王事鞅掌之嘆而遂其偃仰一空之情若吾
道孚者宦耶回視昔人雖所至之地殊然其道之
並行志之兩愜而不相悖焉豈不爲尤異哉吾儕
日汨汨塵塗南望其人真若風塵表物詩以頌之
宜矣吾友邵君文敬方守是邦清才麗思蓋嘗懷
道孚之心者屬察有詩人天固畀之而山色不如
歸興農之有道乎可無賦矣然吾聞文敬乃涉宦

蹟之嫌而以文事爲戒何耶君去乞併以是論之
吳成章送別圖引

吳友吳成章以進士出令於滕吳張企鵬重其知
已慨其遠去也濡筆寫小圖題其上送之丐諸知
成章者播詠之於成章亦甚繼繼知厚已乎成章
爲人囂囂亡繫累其於物循循然靡所牴牾慙焉
謚焉不爲私依附非若今冒冠裳躑躅宦路營營
勞力於夏畦者蓋惟貞樸之士大雅之君子能友
之企鵬固君子哉然今宦於外者惟令爲艱令以
牽制爲患訕折爲辱彼之言曰營營者免囂囂者
難有合也雖然成章豈鴛鴦夫人之合哉囂囂者守
己之方也循循然者惠下之基也慙焉謚焉者事
上之矩也徇是以行無質乎其初使世無君子則
已有之則知滕邑之令以有合焉又從而加厚焉
者獨一張進士哉

龍畢文集卷十三終

一七

書柬

與謝子喬庶子書

夏間令器來辱手書并厚貺辭謝無所敬佩服
且承閱歲孝履如宜爲慰令先公卹祭之典不啻
遠副孝誠走等聞命感激與有榮幸也走群趨無
補日就衰遲比蒙 當宁念講讀微勞從衆遷轉
自顧叨冒非分尤愧簞揚在前濫荷寵私實增咎
責令郎還冗迫布悃草率明秋此際計祥奏及期
泥金得報老鳳將雛凌風北上得遂一傾瀉濶別
之懷豈勝欣快秋暮向寒惟爲道自重不具

與程克勤學士書

數日不聆誨語殊覺意況索然真不啻三秋之隔
者古人一日不見便致興居之間世多類以爲活
套虛文由今觀之契分深長眞情所發有非苟然
也畢士希秋圃卷久滯它所今持上請一揮賜下
餘懷留面盡想竟作踰月之期矣末間一咲不具

荅王景明都憲書

新歲瞻馳但冗沓未敢率易奉書爲罪使來反辱
翰教捧誦感佩且審台候入春康泰倍常尤深慰

喜其不意臨期卒然被場屋之命因小弟筌故懇

辭不免迫趣從事缺失是懼遠承記存豈勝愧悚
所取顧生清真佳士也貴郡多賢他罕其比此固
先輩膏馥之所沾丐然亦豈不可占一方氣運休
徵之盛耶自春抵夏風霾久旱自都甸以及兩河
南北山之東西皆然土焦麥槁民事可憂特聞明
公晝夜皇皇寢食俱廢凡昔人所以抹齒恤患之
方施行畧盡東人何幸獨戴此二天之庇哉司馬
文正言安得百子駿布天下庶可以寬 當宁之
憂也使還急先此申復不董首夏向暄惟爲國保
練以介寵休不具

與徐公肅都憲書

睽遠久疎奉問瞻企實深使來忽辱盛儀兼新書
下貺辭謝無所祇領感佩且審臨撫之餘士民益
懷崇羨之愛台候百福勝常無任慰沃走席庇諸
冗碌碌如昨秋間幸緣史事轉遷然亦隨例叨冒
無足道者遠承過念愧不敢當况世賢又復南行
同年知舊漸爾雲散俛仰今昔豈勝馳情惟吾兄
資望隆重寵陟有期此雖士論之歸固僕輩祝願
之私尤惓惓者耳使還冗迫燈下呵凍率此布謝

聽教何時臨書帳望諸希鑒亮不宣

與楊應寧會憲策

比審榮膺提學之命深爲斯文得人喜但未詳爲
何地昨者鄭憲副過此知任山右并晉之士何幸
得良師如此邪北轅想俟秋涼暇遠無由攀送一
面殊爾缺然輕扇小詩致意千萬鑒之末間不具
與龍太守書

別後側聞軒從冬暮抵弊邦經春人自南來必交
頌盛德寬裕莊蒞之餘台候百福生等遠人固無
不樂其鄉鄙宗戚涵沐於休澤之下舞踊無已常

龍華文稿卷十

三

人自數十年來厄於弊政隔於便辟近習朘削於
豪猾兼并之徒行道者聞之而憤且憐者久矣今
一旦天子豈弟之人臨其上此而不求一伸尚何
望哉正若久病者遭秦越人於家必號呼勾一七
之惠如越人切之得其因亦寧憖然吝一前除之
力耶僕輩祇爾鹿鹿無可以自效然聞時政之善
得極力著于文字之間使善者有傳而不能者知
所師法不啻已有獨不快於心哉恃愛醜縷高明
有容諒不爲厭也京師一水之後物態索然迨今
未復幸聞東南稍有成不知今歲抑何如耳安福

李克述先生 勅起爲祭酒山東雷方伯取爲禮
部侍郎恐已知便間力及布此孟夏向暄惟倍萬
保齋以上副 寵眷下副群情不備

答王思軒篆宰書

伏自拜違矩範實切瞻馳南中人士來累審台候
康勝倍常欣慰無量生向謬緣史事之末得從衆
轉遷叨冒逾分仰籍德庇所及久未敢率易奉書
申悃方深愧缺使來忽辱教言兼盛儀下貺祇領
豈勝感悚且喻及陳請歸榮之舉此誠大君子高
風偉節非後生謏末敢所願聞但道路言者謂

龍華文稿卷十

四

當宁方虛委大寮台衡之寄海內屬望不過二三
舊德三原瓊山二大老身尊道高俱自晚節私便
妨廢所不惜也視閩中陳黃諸先達之去未及年
以疾得請者事例各不相侔寵留命下廷士無閒
識不識皆躍然喜其不識者謂生等忝竊門牆之
舊托寄聲謝曰幸先生無決私懇之圖以上副宸
眷下慰群情在生塵倦之忱固莫言喻也生今歲
不意臨期被場屋之命緣小弟筌故力辭不能免
迫趣從事玷失是懼使還先此布復春末向暄伏
惟倍萬保齋以膺 天龍不宣

答王司言儀賓書

旬日不奉覲方此瞻企適屢翰教欲聞所以謹言
節飲之要竊疑閣下高明是養何以借聽於聾瞶
也僕觀閣下才質英妙居不廢圖史問學游必從
縉紳君子固嘗譽於人人以爲難得誠便是心終
弗令滿盈之氣群小之鼓惑得以間之則自然有
以消其邪心陶鎔德性不自知其優入於善人君
子之域矣乃反求諸二者之慎豈其難哉詩云在
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求終譽謂惟如是
而後可以作賓王家也僕所處與閣下殊辱有問
不能遂默默但恐言之不切無足爲益耳末間鑒
照不一

與胡孟登大尹書

睽遠宣勝瞻企弟塵途冗迫久替奉問缺然邑人
來累審撫牧心勞威愛益著竊恐寵召之期不
遠攀卧無地耳且聞黜邪崇正力樹風聲毀佛舍
淫祠若干區此仁者之勇吾人莫大之功也敬羨
無已向謝于喬庶子行不及書曾煩道意東坡書
院一事此吾縣廢典僕意此久矣惜無其便且得
果於爲義如執事者來蒞茲土一告之耳今聞所

龍華文稿卷十四

五

撤淨土菴幽僻靜深且密邇庠校正可以爲寓賢

香火之地今乃屬於奢淫之手化爲歌舞飲博之
場其相去幾何識者蓋有餘憾伏惟留意裁處或
募民間豪傑者捐貲收復共成此圖必有好賢
仗義之士出其間以仰承至意此百拜盛舉無讓
美於他人落成之日謹當作重建東坡書院記并
哀集一時名墨歌詞表章嘉績寄回勒諸祠壁以
風示一方雖蘇公之風流賢侯之善政不待此而
傳機事而書亦其一也便聞先此畧布草率非禮
統希鑒恕不具

龍華文稿卷十四

六

與張東海太守書

別後不逾月卽喜榮擢雖爲吾兄大慶然竊念人
生聚散不常此後入京朋簪之會不能無睽遠之
嘆矣軒蓋過弊邦覲得一專顏采爲別晨起操舟
至驛前追送弗及蓋深慨慕令郎至又辱惠音荷
倦倦之意式之書已親付之諒不失信於執事京
中辱知愛十餘年取得草法轉手多爲他人取去
今當遠別不能無累珍奇寶之悔帑四幅附式之
處乞爲留意書數字小卷一通乞寫平生佳作如
禽言限鑒楊白華等曲得數十篇爲期向家父寄

聲求世經堂詩倘得賜數語允荷允荷因式之便
力及布此不盡孟春猶寒伏惟爲道珍攝不宣

與本郡孫偉德太守書

比嘗奉狀計日當徹聽覽林欽官來得審德獲納
吉慰浣浣浣京中苦久旱一雨遂成霖恐秋間復
憂淹耳聞治內亦驕亢之甚想此時已濡沐隨車
之惠矣脩城一事向草草陳白亮明哲經理精詳
非浮議可奪然亦望及時興舉則功費半之久則
恐舊址廢沒益無存耳蓋以四邑之力築十里之
城使萬姓之衆蒙百世之利所謂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脩廢舉豈何政如之此明公臨政先務不
俟僕輩喋喋不宣

與馬太卿書

承靳艾膝衣之惠捧領喜躍蓋惟誤愛不遺於下
體遂令奇珍存致於遠方既無俟七年之求亦豈
止寸膚之養方殊陋乎泝泝統計允豫乎麥鞠蒙
起居之節從此甚宜溫柔之鄉吾將是老但儒冠
揣分敢方執袴之風然簪盞爲朋敬佩綈袍之舊
使還率此奉復一咲尚容專謝不具

東吳原博

分韻之求所願不過一錢之濟耳遽得珠玉滿把
幸出望外此自江南大戶手段所慣非求者之貪
也但窄空細書未稱環製倘勞神用再錄一過庶
足少發芒耀也小齋所藏赤壁賦喜雨亭記等帖
坡翁真蹟各具大小真行等體恐亦一時副人之
求不憚煩耳先生法門高弟請一鑒定之以爲何
如

與徐大尹銳書

頃者盛都憲乃姪虞來辱手書兼遠貺知荷塵
之懷經暑想體履清嘉爾爾但聞東南淫雨彌月
麥禾俱損民黎重困可憂九重軫念遣使賑貸
此正良有司承宣綏輯以安輿情之時恐不免勞
神用耳古稱揀荒無善政惟在利民者則爲之如
踏災一事雖知不能無欺隱之弊然於立法嚴密
之中稍存一分寬恕心則民終受惠若一向操切
太急則弊未必能盡革而怨讟存與民心離矣恃
愛護不及訝

東羅黃門緝熙

軒從兩入朝率倉卒不獲一欸語別去小詩草
草引咎耳玉冢宰先生來辱惠和章至再語奇韻

勝情致藹然瓊李之報殊愧不相當也暑中亦久稽裁復爲罪金陵佳山水羈紲舊遊倏仰如夢因君南歸豈勝惘惘之情公餘眺覽賦咏必多無情時寄剽篇遠慰離索尤幸張鴻臚還力及布此申謝萬一秋序向寒尚惟珍攝以副瞻塵不具

龍阜文藁卷之十五

行狀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陸公事狀

公諱愷字元之姓陸氏裔出唐相宣公贄之後世家常州晉陵縣永豐鄉宋末其先避亂徙居海上高祖敬一始挈子孫復歸於常理舊業居之國朝併晉陵爲武進今遂爲武進人曾祖考富益振其家然輕財好施有惠愛於人祖朝宗甫生卽以後舅氏金彥名遂襲金姓考淵南樂縣學教諭贈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母李氏封太宜人公自少

溫茂敦慎而才敏過人少從教諭府君居奉化卽砥礪自奮於學而游嬉玩好之事一不經其心奉化地僻艱於得書獲一新編奇義手抄口校窮日夜之力不少休數年學成正統甲子以詩經膺鄉薦乙丑上禮部連舉進士時年二十有三觀政吏部朝謁之暇不廢誦讀時如冢宰太和王公少宰句容曹公諸先達皆雅重之明年奉命齎金帛犒軍兩廣時安遠侯柳公總鎮其地事竣遣人盛陳餽餼之儀公怫然曰柳公國之元戎乃爾辱使者柳愧謝旣去之數驛柳公復遣使持書入舟索題

且出一緘云主帥不敢以他物瀆享書一冊致謝
公意誠書也受之啓其封乃一小木匣中置珠璣
併白金酒器數事使者復曰主帥慕使君少年雅
操故以此申向慕之誠既非欽於公亦無所他求
也公不顧竟擲於陸而去後柳公每爲人道其事
既歸適就選時兵科兵部車駕南京吏部驗封皆
見缺公二甲當得兵科然以祖母張孺人老病力
欲得南京驗封便道歸一見冢卿而下咸高之從
其請而三甲二人某某補二缺正統土木之變二
人皆歿於難景秦初曹公陞南京家宰見公卽握

龍華文稿卷十五

二

手歎歎相慰曰公少年乃有此識由是益器重之
遣子受學兩上章薦公可大任時當道有嫉公兩
入京考滿不行私覲之禮者竟阻焉天順丁丑丁
先祖考憂治喪屏斥習俗之陋而純用古禮鄉人
創見駭嘆從而效之者數十家庚辰起復補戶部
監督京坊草場巨豪宿猾莫敢干以私然公寬厚
和平不爲己甚人皆帖服而無怨言秩滿復以母
老告乞南歸以便養陞南京戶部河南司郎中時
尚書陳公某侍郎王公琛馭其屬甚嚴獨於公必
優禮之每事咨訪焉曰此人老成長者非後生輩

矯矯者之流也入京交相論公淹屈吏部兩擬公
叅大藩皆以不獲命而止尋以三載秩滿賜
誥進階奉政大夫贈封父母及其配公性素恬退
薄聲利而耻干請以求進每顧不肖曰我脩身飭
行不敢居人後而知已之推薦亦不爲少然輒齟
齬不偶於時命也所以尚未能去者顧爾曹未有
成立耳成化丙戌見簡叨進士及第卽移書命簡
上章陳乞復姓曰此先世未畢之志今以昇爾當
其時矣簡旣舉復姓之典是歲冬不幸刑部主事
先叔父愉歿於京邸先祖母哭之成疾瀕殆公乃

龍華文稿卷十五

三

有歸計戊子歲六年考滿赴憲臺臺道有以公不
屈膝爲言者公曰我仕宦幾三十年眼底炫赫多
後進之士久欲歸而未有其幾也又安能屈辱其
間求一日之伸耶遂幡然以疾乞休士論高之公
歸侍奉太宜人之外稍闢舊業於郡城之北葺別
館於居第之西取先世所藏并公所置圖史典策
凡數十卷置其中以陸氏三世皆以經術發身題
其室曰世經日從校讎玩繹至老不倦暇則與高
年耆德之士飲酒歌詠以爲樂每春和景明之時
具小舟數二三知已尋幽選勝凡吳中佳山水往

往登臨題寫殆遍成化丁酉簡得賜歸肯侍
左右逾年即趣起還朝曰我平生浮沉仕途不
能報國爾少壯當奮發以申吾志母久戀鄉土也
壬寅冬偶患微疾復遭先祖母之喪哀傷毀性疾
益篤馴致不起實癸卯春正月二十九日也距其
生永樂癸卯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於乎
痛哉公襟宇夷坦器度弘深溫恭周慎表裏一致
天性極孝友念先曾祖母張孺人撫哺之恩於登
科錄特乞書祖母張氏以報之蓋異典也尋復分
俸歸養之諸弟妹婚娶之事因先祖考仕遠方皆

龍阜文稿卷十五

四

公所經紀弟愉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居室僕馬之
費皆於公是給及其卒於京邸命簡謁告獲喪歸
塋且撫其孤嫠甚厚處朋友宗族有恩禮雖下至
三尺孺接之恂恂一以誠故自始仕至居家人皆
樂親之無一人怨尤之者松江黃廉使汝申性剛
急人多憚之公在京師與處數閱月日與唱酬談
論無所忤黃亦曰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於君有之
矣同年士笑曰公他日爲政必能馴伏強梗也鄉
人士某居京師數以事干公稍拂逆則加之嫺侮
公若不聞及南歸復來附舟且曰我已付舟人直

或勸公勿納公曰彼自附舟無害及歸挈家登陸
去舟人取直則曰彼附我行豈欲我出錢哉公亦
笑爲貸償之竟不較公之雅量能容物而無忤者
多此類平生絕口不言人過而惠及於人者人雖
言及之終不自承也尤儉素甘菲薄每食未嘗擇
美惡雖有甚不堪者揮去而已不以是罪左右一
裘恒數十年不易見諸子弟服飾稍近侈諄複戒
飭之如將覆厥家者自以其拙於趣世號恒拙生
及謝去塵事浩然有尚友千載之思號尚古居士
晚更號得閒叟雅好吟詠所著有恒拙藁尚古集

龍阜文稿卷十五

五

若干卷藏於家吳中士人采本朝詩板行公之詩
收入者甚多多才藝尤精虛中之術人有叩之者
預卜其咎休月日無不奇中故公之未老早休而
處世無兢者蓋亦有先見之哲云配徐氏有賢行
先卒贈宜人繼娶蕭氏封宜人子男四長卽簡成
化丙戌進士及第歷官翰林編脩侍講春坊諭德
娶池氏繼姚氏次節郡庠生娶徐氏俱徐出次範
娶吳氏蕭出女二長某既嫁而卒次尚幼孫男
三長含章聘秦氏次尚幼女四長許聘義官楊浦
子增次許聘宜興邵太守珪子天和二尚幼簡將

卜以某年 月 日奉公寔於郡城南德安門外
十里章墅村之新阡痛惟公平生以純誠之學精
敏之才弘大之量雅素之操方其初嚮用也人皆
期公至乎大受而位止於下大夫及其既謝事而
歸逸豫優游心無係累人復謂其必享乎長年而
遽止於下壽籲天叩地理有不可得推者念惟先
公辱在先生榜末實荷知愛之深謹掇其履歷之
概敢祈一言銘諸墓石以圖不朽尚恨不肖蠹庸
初公服官政時不肖方幼揮及公居鄉不肖復宦
寓在外故於公之佳言善行無所聞知此特其大

畧而已伏惟留意采擇無任哀感之至

龍阜文稿卷十五終

六

龍阜文稿卷之十六

墓誌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愷字彥隆王氏世家順天府昌平縣曾祖仲
和祖忠洪武初隸燕山右護衛戎籍考福以從
文皇帝靖難功歷陞指揮僉事正統初請老乞以
公代之公生而沉毅嚴重意氣激烈每讀古名將
傳至能摧鋒破敵以自樹立一世者卽軒軒思尚
友夫人於百世之上曰男子不當如是耶總戎安
遠侯柳公溥壯其人拔於群衆中俾總督神機營

龍阜文稿卷十六

軍馬號令明肅訓練有方然寬簡不苛體悉甘苦
麾下萬人無不樂從之柳公恒稱以勵其屬曰君
等用命俱若王指揮戎務舉矣景泰辛未用兵部
大臣奏舉僉武功左衛事兼掌營務尋 賜誥進
階明威將軍成化癸巳年六十有五見其子宣偉
然負文武才望喜曰吾老矣歷祿無補卽上章謝
事解其職畀之宣字德明英敏好學少入武學從
諸生將成化乙酉中順天鄉試武臣世胄之家無
不羨公之能教而因舉以勸其子弟也繼復中武
舉進職加祿既受代操益勵當道者亦以重任期

之丁未歲通州守臣缺通州密邇畿甸當南北要衝尤爲重鎮憲廟諭兵部臣遴選代之者會曰宣可遂奉勅分守其地時公尚康豫無少恙因就養焉明年弘治改元戊申秋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距其生未樂已丑享壽八十卒之日宣請遺訓曰今朝廷任汝不爲不重汝且讀書識道理復何言惟連舉忠義二字披其襟曰無負此寸赤也聞者壯之配楊氏錦衣千戶楊公女繼劉氏子男三長卽分守君娶故錦衣衛指揮使徐陽女繼都指揮謝瑛女寧娶武功令董英女宥劉出女一

龍華文稿卷十六

二

適指揮使盧懋孫男四驗補順天府學生驍亦習舉子業駐驛孫女四長適騰驤千戶郭勛次適解旬二尚幼曾孫男一分守君將以是歲冬十一月初一日襄事於都城東北宛平縣界東湖渠之原從先兆也先期遣駐介其內姻錦衣指揮使徐君廷章持通州儒學訓導楊明狀請銘予因記丙戌之春與分守君同就試禮闈相聞而傾慕者二十餘年今年夏北上抵通見之則已卓然老成人矣知其子銘其父義非無從也銘曰疑疑虎臣夙秉忠義逢時治平卒莫自致思古名將不相長雄

壽考牖下慶澤所鍾粵有垂休邈及來係既武以文膺此閭寄肝曰明威湖渠之涯後祿之崇銘以俟之

北山朱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璉字廷儀姓朱氏其先江西新喻人曾祖天祥元末挈家避兵入蜀居重慶祖廷恕遷樂溫之鶴田樂溫今長壽也以詩經授徒里中洪武末舉經明行脩辭弗就父得先母徐氏處士生而美丰儀有志尚少游邑庠著時名旣以父病足非處士左右扶持摩撫之輒呻吟經晝夜不安嘆曰人

龍華文稿卷十六

三

生事有重於爲其親者乎卽棄業乞終養當道憐其才強之莫能奪家居畢力於晨昏湯藥之餘讀書慎行益不懈父喪執禮人不堪之初自鶴田徙居郡之北山桃源坊至是別號北山樵者示不復用之意辛苦治生日致豐裕然一錢尺帛不苟取亦不妄費惟不樂於賓祭不靳施予凶歲設粥以食饑民製棺給地以賙里人之死喪如弗及弘治戊申蜀大侵斗米價千錢或勸以售所積穀規厚利處士謝曰里隣親族轉徙殆盡獨安忍此驗其餘亟散之曰稔能見償不求息也未幾盜起厚藏

家悉被害惟相戒曰毋犯朱義士人以是愈服其遠識云處士外寬和而內方毅鄉人之譁訟且不攝公府而報伏於處士之一言晚益屏世務日與其邑中耆舊爲桃源會以相娛行誼之高不冠文物之懿後進慕之成化丁酉見其仲子華舉鄉薦上春官中乙榜授麻城訓導曰朱累世德久未發其在是第吾兒有遠志當不止此華旣以九載秩滿赴吏部適遇例許會試處士亟貽書勉之俾勿失華遂潛居京師絕人事理故業惕勵思奮者閱二年弘治己酉冬月日處士以疾卒於家庚

龍華文稿卷十六

四

戌之春華果第進士尋試政大理蓋處士之歿華不聞華之權處士不及見也嗚呼惜哉距其生永樂丙申壽七十四配劉氏有婦道子男二長萬次卽進士君華女五婿李賢周思玄張福榮董董百福孫男四尚元尚綸尚南尚東孫女三曾孫男三曰表曰書曰夢熊進士君將歸從其兄萬以年

月日葬處士於其邑之里山之原卜新

兆也預持其郡人編脩劉君仁仲狀過予乞銘庚子之秋簡叨主順天試事進士君時自麻城被聘分考禮經見其校閱精慎不告劾殊器之君亦徐

曰父命戒勿苟也因知處士夫古有應山連舜賓者蚤因養以廢業晚教諸子以取名仁足以賑窮義足以愧盜百行之善與處士符若一人然信古今人之不相遠也然連得歐陽文忠稱之遂以聞後世簡何足永潛德也誼不得辭姑掇其大者爲之銘銘曰觀其所以事上者於事其親觀其所以爲下者於恤其里鄰澤道不洩而施及後昆亦何必乎其身彼有顯夫存歿則湮知孰爲訕申荷尚鑒於斯人

前戶科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龍華文稿卷十六

五

公諱繪字尚素吳氏其先家汴宋南渡徙家蘇之吳縣高祖官曾祖官祖山陰令父鳳翔同知母陸氏公生而敏達有高志每言丈夫士立身兩間當奇傑瓌璋皦皦焉名在天下而不盈禍加於身而不避以戾契取功名而不以依阿洪恩求利達以大節信百世而不以瑣瑣細行誼一時嘗讀書至東漢李固諸賢恨不親炙之於千載上或有非之曰公生盛時他日致身固不願爲良臣協至治而樂此曹哉公咲而不已永樂戊子領鄉薦明年中春官乙榜除麻城訓導丁父憂服

闕改浙之永康經術淵奧後學翕然宗之洪熙改
元用知者薦擢戶科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除戶
科人語之曰公向有如此志今果得要地將何可
哉公曰吾固喜爲朱雲蓋比陽城然願吾言用而
陰利天下豈願廢吾言而蹈罪戾哉蚤夜奮迅圖
報敷陳時政得失無所忌同列或見其疏咸駭汗
莫敢以名附廷中相飭曰吳某勁直上亦不容過
不可犯也正統丁巳歲竟坐事謫戍遼之蓋州君
子寃之公怡然就道曰吾志畢矣吾可以謝吾知
已矣凡居遼十年行已落落如一日豈直無怨言

龍華文稿卷十六

六

而又安之知者益驚嘆曰吾不知吳公視窮達榮
辱爲何物也丁卯歲以疾卒於遼享年六十八時
孺人潘氏及長子靜以貧故復值道梗不能歸其
喪暫厝於遼孺人亦念公之客亡也歸逾年而卒
壽七十一語靜曰不歸而父之骨吾目不瞑於地
矣成化辛卯靜始克至遼負公遺骸歸於吳合葬
於潘孺人之塋公有子四人長卽靜次曰曰
中甲子鄉舉 益井提舉曰洵女三人咸適良族
孫男安共十人識者固知公踈鑒乎其身而裕其
後人也靜將歸時道出京師適靜之婿工部主事

陳君策者居於京狀公履歷丐余銘之曰公有可
壽之名固史氏所不遺也銘曰升於朝屈於遼歸
葬於吳之舊郊公則何心而尚百世其用昭

奉政大夫登州府同知畢公墓誌銘

弘治甲寅夏五月呂侍御宜中遣人訃告曰登州
貳守畢士希於三月 日亡矣詢其傳的有據乃
爲位而哭之傷曰良朋善類幾其盡矣既而饒州
府判張君信卿以考績來見公子震於江許曰公
歿時目且瞑猶疾呼者再曰必廉伯銘我震請狀
又曰是知我無多言嗚呼吾忍銘吾士希哉然非予

龍華文稿卷十六

七

其誰銘公諱宗賢字士希世爲常之武進今族曾
祖考 祖考 考 以公貴封奉直大夫蓬川州
知州母 氏宜人公生而奇警絕人讀書過目卽
成誦下筆數千言思致幽眇辭藻秀麗不可以常
律拘始弱冠遊郡庠初讀禮既而從先叔值菴地
官改業詩不逾年卽咀其華英冠門士成化乙酉
舉鄉解明年丙戌第進士尋授泰安州知州蒞政
清肅人莫敢撓境內有泰山神祠每歲首四方游
客施布登帛穀粟馬牛之類以鉅萬計州之宿猾
悉通豪商賈賈低價賤售擅其牙僧之利日已久

公私計曰是雖非官錢固神貺也可爲罵輩所耗
蠹乎別選良里胥平其估以出之闔境稱快奸人
有連姻當道者百計不得逞飛言中傷之適庚寅
歲令天下撫臣考核其屬之賢否以澄化源士希
遂首被黜時布政葉公冕廉使雷公復率其察力
辨曰此人少年美才無過舉去何名然卒莫能解
稱疾以去之葉公出倉卒握士希手曰賢者受誣
我輩失職葉精三命術因叩其生辰爲推之曰命
與理符子非去位者宜北上陳白之且曰我知汝
介而貧卽時命州吏取其薪水隸一人以爲餽士

龍華文稿卷十六

八

希惶恐不敢當公曰是我分所有非取之民者第
領之因再拜泣受以行旣至京見諸故舊并同年
友晏笑欣然若未嘗被枉者人愈高之友人薛侍
御志淵爲具疏趣其尅日進公取而懷之曰容再
思之先是輿論沸騰謂諸使臣之舉措有未當宜
復其枉者以無負 朝家作士之仁明日廷議枉
者固宜復然自陳者嫌競進僅錄其不言者五人
而公在列君子謂其端靜自守之誠孚於神明若
有以默相其間者及改任四川之蓬州政令齊一
不易其初尋沐旌異之典貤封二親滿秩以例進

一級擢寧波府同知再任泉州率未久以持服去
弘治庚戌之夏起復改授山東之登州憲臣岳牧
聞部內事有出公手者置不問而去一旦飲於藩
將 君家感末疾輿歸不及療而歿是爲弘治甲
寅三月 日距其生正統戊午甫年五十有七娶
氏有淑行子二長震卽信卿婿也次 側出女
一適唐 震將以是歲冬十一月 日葬公於郡
城之南 鄉 原從其考蓬州府君兆也公襟宇
恢廓與人交若油然無所不可者及臨事論理則
剖析毫末萬夫莫回視世之聲華貨利之事漠然

龍華文稿卷十六

九

無所嬰其中雖家無斗粟之儲而於樂賓友賙匱
急日汲汲如弗及畢力公務不效俗吏輩爲紙柔
計以欺世而深自韜匿絕口不言功故歷二州三
郡新政迭舉而其蹟莫詳焉在登數年未嘗以書
通親友事樞要以干進曰窮達有命毋隱吾守故
其之登任也取先正老圃秋容之語自號秋圃居
士以見志居家尤孝友凡所有隨其弟取而去弗
之間舊廬燬於火悉以其址讓諸弟而屢餽貸以
居無常所蓋居官三十年而無一畝之宮以自庇其大
節可知矣簡與公業同學兩榜之進皆同年契誼

深至且丙戌歲郡士之同榜者八人物故已過半
浮沉仕途惟餘公與簡耳而弘遠之期竊有望於
公者不淺今公已矣尚忍言哉收淚以爲公銘雖
不敢負公之托然老成淪落之感宰物者之冥冥
有不可致詰之幾而又葉公愛士之誠近世所少
不可不使後有知也塚石可語聊洩余哀銘曰與
人休然有無不容之度臨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盡瘁在公之務而不欲有能名捐困濟人之急
而不計無餘力三郡二州五品一秩居三十年砥
操如一蓋志誼之甚高而聲稱之未溢嗚呼是誰
之責歟而非君之失愛而莫爲覲顏宿昔君本至
人不間存歿尚後世知賴此貞石

龍筆文稿卷十六

十一

錦衣鎮撫胡公墓誌銘

公諱長寧後更諱猷字大川其先宿遷入唐常州
刺史璠卒于官子持因占籍焉至宋樞密副使文
恭公宿以功業顯胡遂爲州著姓文恭之裔有諱
中立者爲本州制置中立孫庸元江浙儒學提舉
公高祖也曾祖禎常州路醫藥錄祖宗仁皆累贈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徐
祖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考諱煥字源潔洪武庚

辰進士歷事

太宗

宣宗

英宗累官至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
書恭慎清密爲

累朝倚任之專寵數之優異當世無與比擬天順
改元以禮部尚書致仕歿贈太保諡忠安妣范氏
繼母張氏皆累贈封一品夫人公質性愿慤注措
語默率有常遇事未訥若弗出諸口而其中可否
了了具或謂公外閤內明非淺丈夫所測識永樂

龍筆文稿卷十六

十一

間忠安奉使四方幾二十年公獨奉范夫人居
竭盡誠孝既歿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號泣之聲
道路酸慙不忍聞有司上其事

詔旌于門曰孝子忠安都大位遠近承望風旨恐
弗逮公居鄉里不敢假借鈞官府與馬僕從纍然
如寒素人嘗發粟數千斛賑饑有不能償者即折
其券至有鬻妻以給者蹙然蠲其負復爲捐金贖
之度藥施棺設義塾以招鄉人子弟貧弗能教者
俾來學百凡濟人於危急之事爲之所不厭人有
銜其德詣叩謝公踧踖不自有曰此吾大人祿入

所及某何與君子益賢之忠安公謝事歸公以蔭
補錦衣衛鎮撫乞終養而後就職然公素靜憫樂
內養之術趨走服役非所願也未幾使長子泰襲
其官卽幡然還田里事張夫人尤盡禮夫人子三
衍蚤歿繼錦衣衛指揮僉事調冠帶舍人周旋其
間嗚然無言旣歸之二年卒年六十有八公先
室查氏禮部郎中孚之女贈安人李氏戶部尚書
杲之孫濟寧州同知永芳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
泰襲錦衣衛鎮撫娶鄒氏繼室邵氏次謙娶段氏
二女長適府學生楊暄次適下誦孫三男愷府學

龍華文稿卷十六

十二

生恪嫡六女李安人將以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
八日葬公孝仁鄉周庄之原忠安公墓左時泰繫
于官弗克歸持服凡棺斂之具塋隴封樹之役皆
安人爲之動中禮觀者又多公之得良助焉如此
爰據狀銘之曰維古顯烈率艱厥嗣彼或驕揚卒
彼顛躓吁嗟錦衣敦茂不華粵孝且義丕承有家
疑疑忠安令德宣弟慶遠流長盍千百世錦衣有
子子又有孫無忝爾祖眎此銘文

無錫華守正呂孺人墓誌銘

無錫之東鄉有隱居之士曰華守正甫族大而業

甚殷子弟溫文而有禮賓客入其門醉飽悅豫而
去無虛日守正處之裕然若不經其意且每操小
舟往來蘇門常潤之間上金陵訪朋友留連山水
累旬閱月不言歸人固疑民治產百金日閉門齏
齏如弗給彼若是何哉知其事者曰夫人趣向殊
別則然實亦其妻呂孺人者之賢助於內耳余嘗
三過其鄉見華氏之衆所以謂守正不能無異同
于孺人則同聲曰賢曰奉姑孝處娣姒不比於巧
佞教子孫慈而有方族之命其新婦者必舉以爲
訓傭夫牧豎謳歌祈新懷趨事之誠曰衣時盪均

龍華文稿卷十六

十三

主母之顧我仁也塾師之教嚴而行久而益勤以
不懈曰毋訓之犯難於夏楚也育華之孤子玆爲
之娶收呂氏孤女而嫁之資遣之數儕已出語諸
子曰濟人而不滿其私等無與也守正有田若干
畝爲人微得之念其先業求直于官匍匐兩京且
十年二子更繫之獄門戶抗捏維孺人持之益井
井以不替守正歸且得理欲斥其田爲義庄以贍
族之單窶取決孺人曰君以義名海內前日事恐
有疑其迹此可暴君志矣勸成之守正晚益厭人
事闢園百畝於家後將怡其老孺人曰君老而樂

則宜但無過侈傷先世儉德啓後來宴遊之漸耳
故中鮮花卉之勝惟多藝桑果兼錯置畦麥隴
課視其間以爲適或嗤其務逸得勞則嘆曰此吾
妻遠慮不欲違也成化丁未守正遘危疾者再孺
人籲天而禱謂君甫脫險卽夷宜受晚祿我婦人
安享之久願以身代聞者益賢之是歲秋九月忽
一病卧逾三月而卒是爲十二月十二日壽七十
有二子男二祐德俱克家以助義補官女四婿鄒
翊郭軒吳觀蔡頤孫男二從智從仁女六適鄒烟
鄒魯鄒翎進士陸完二在室曾孫男女各一呂之

龍皇不稿卷十六

十四

先出壽州別駕擴三傳至湖州教諭文釋子師顏
遷無錫又再傳曰榮甫徙邑之奚山子浩元鹽課
提舉孺人高祖也曾祖益祖大倫考陵妣浦氏陵
以上三世雖隱而有聞或云奚山之族係申國後
家教久而尤有存者孺人之賢有自矣夫弘治紀
元戊申之春守正遣二子持崑山夏侍御德乾狀
過予乞銘曰將以今年冬月日寔於其鄉椿
桂之原願得一辭以殉吾妻爲不亡矣予不能辭
爲著所及知者而銘之銘曰呂系申公華祖孝子
儷德是述粵此敦始倚古獨行或以頌興缺耨梁

備卒顯有名匪女無儀爰有明效夫昌於家子迪
於教並壽而康孫曾秀衍饗不盡餘身亡澤遠桂
山之阡歸卽爾寧彼令人者不忝此銘

陳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太宜人張氏無錫張處士文質之女福建南靖縣
知縣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陳公
之配今吏部考功郎中賓之母也太宜人平居儼
然靜閑及臨事明達有遠識遇人無戚疏惟單弱
之憐而橫惡是疾有必用其情陳本碩宗太宜人
來歸遭其衰舅姑老南靖業鄉校廢事事重恐宜

龍華文稿卷十六

十五

人名家未甘賤貧娛其親太宜人伺得之曰君無
憂是吾所聞於醢命者甚習卽脫釵澤之玩服襲
餐井臼澣濯之勞候其姑張孺人寢食喜怒之節
無弗至南靖旣上太學而孺人歿于家經紀殯殮
纖悉具備衆嗟異之正統辛酉南靖權貴州新添
衛知事地險磽不堪處未幾遘夷亂作城被圍久
之食且盡瘞分必死雖南靖亦或悔輕出太宜人
竭節周旋於內而外服豫安輯群小曰仕有地猶
女子歸有家顧義安命庸何悔南靖意解曰避哉
言非所及景泰庚午亂旣平南靖亦滿考歸以績

陞南靖知縣謂其地稍便安復欲挈家往太宜人曰君不事生產家日耗落不支顧不爲異時歸老計乎今宜君獨行以媵氏胡并仲子質待留長子資助我幹理命少子賓入邑庠以嗣君業早作莫思艱苦千狀終底於成南靖致政歸家已溫茂而考功君又舉進士稱功讓美謹溢于辭以考功貴累封太宜人白首溫顏晚益精勤不倦考功限近例逾十年方獲歸省慰懌之餘卽趣起共職曰我向能以義勉成爾先府君今豈得以情愛留汝考功且治裝行太宜人疾作留侍越月而卒爲成

龍華文稿卷十六

十六

化已亥冬十月六日享壽七十九人咸謂母子十年之隔千里來歸遂及終事慈孝相假匪偶然者子男四資質皆義官賓卽考功君偉有時名賢胡出也女二長適厲文遠次適鄧林早卒孫男四穀禾稷林女三曾孫男女七諸子以卒之明年庚子十二月辛酉合葬於錫山之原南靜之封考功至京師持所自述狀過簡請辭墓石簡聞太宜人之賢於鄉黨者舊矣爰掇其繁隲諸狀而銘之無讓銘曰易資坤元安貞主利曷成無成陰道之懿士罹百艱累鼎四方濟於有家得朋之慶植我門

崇延我簪綬維女之華伊士之特昇爾富安綿爾壽考象服崇加皇有顯報嶸嶸玄丘規宏制新委魄儲祥介其後人

薛節婦墓誌銘

孺人葛氏諱妙玄溧陽培村廬士葛弘道仲女武進漏湖西薛府君希賢之配今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瑄之母府君先娶宋氏生三子曰大本大用大有宋歿府君慎所以繼者薛與葛雖異邑而墟里密邇聞孺人處閨闈柔慈有至性必得之孺人歸薛理內事不別鉅細率若素習然鞠諸子

龍華文稿卷十六

十七

摩加恤念間窺其有思宋顏戚輒內疚曰吾容或弗母諸子皆驚謝里有繼婦陰驚其夫語以孺人事弗信入謁知不謬歸改行爲慈母初衆意孺人大家子假賢不至是因異薛公晚得良婦薛氏其益振乎無何府君與二子大本大有相繼歿孺人時生瑄甫數月哭泣之哀蜚耳酸骨尋哀取府君遺貲委仲子大用銖兩無所私族有憫其少諷使改圖亟呼號曰我爲婦人何不幸聞此言卽死不弭絃恨乃悉脫簪珥給瑄使就外塾歛足一室非歲時展謁家人罕見之二子婦皆寡居夜或悲泣

孺人呼語曰禮寡婦不夜哭所以遠嫌爾識之聞者嘆孺人閑禮教如此家嘗被盜亡數千緡無愛色家人有得遺釵以歸者曰得失命也爾得亡物伊爾之利卒界之大用見諸子弟既長固求異孺人止弗可令瑄聽其所與得不羸十之三衆不平嗾直之縣官孺人恚曰骨肉相夷家室大釁况爾父歿時爾猶呱呱襁褓中自非汝兄樹立以長女於成安有今日顧欲以刀錐之末而忘其大利哉瑄恐懼受命大用亦感媿奉養彌謹晚歲日益康健蚤績縫紉勤先諸婦曰我非利此恐爾曹富靡而

龍泉文稿卷十

十九

驕遂亡女事耳終身溫溫繞勝視息不異處子時而識慮所及有偉丈夫莫之前者成化丙戌見其孫爲學登進士被選爲御史每寄示曰爾祖淳樸多陰德固當有是頗聞御史要官須益小心保有世澤辛卯歲有司上其節 詔下旌門甲午春正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九十一子一卽封君有詩名孫男十二行收侃傑任顯倫爲學卽御史君承學舉人進學性學來學會孫男二十女十七乙未冬十二月 日將附葬於遠祖宋參知政事樞密使極之墓側從府君兆也御史君預奉父命須簡紀幽

堂之石嗚呼中古以降士鮮全節而況女德不經尤可悼嘆乃有於其間確然自信彌久而不可撓不尤難哉若孺人者銘之金石垂範頽俗固史氏職也何可忽哉銘曰孰其守義也共伯之婦孰其達禮也文伯之母安節而亨孺人則有匪家伊祥邦國是阜金石可渝銘不可朽

顯妣宜人徐氏墓誌銘

烏乎先妣宜人之窆二十四易歲矣而墓石未鑿死罪何言方宜人奄棄時先公執友若葉少宰文莊劉參政欽謨交以書來慰且曰宜人賢孝邁等

龍泉文稿卷十六

十九

流吾宜銘然先公念大父澹泊府君之葬未銘竟闕以俟今不幸先公違養將改卜新兆遷柩宜人思乞當世名公卿如二公者卒銘之尚慮老成湮沒聞見所及無有悉懿行者乃追惟平生直書以示諸後而不敢少加褒異之辭母德之大固難乎其名狀也烏乎宜人徐氏諱智貞世家常之武進曾祖貴三祖仲文考宗廣母陳氏宜人少來嬪先公卽偕侍澹泊府君官奉化府君奉曾大母張盡孝而大母李復多疾二母晨夕興居服食之役僕僕焉率宜人任之前惟後合不愆毫末方夜獲

少休先公明燭讀書不輟宜人復就餘光補緝諸叔氏衣履恒達旦雖筋力憊不支鼯劬不告劬也先公初第進士居都下貧甚宜人幹衣蔬食躬執庖爨方節縮日計三之一以支匱乏先公因得致力于大而資糧有無舉無所問及官南京驗封俸入稍優然食指漸夥而賓客之供亦日廣宜人竭節周旋於內以副先公之志者勞瘁有加焉然宜人雖經貧苦知惜財而尤不事謾藏及爲靡曼之飾市媼有持珠貝耀首之玩求售者謝遣之百計不爲延每曰吾徐氏侈以隳厥宗可不戒乎有餘

龍華文稿卷十六

二十

多寓歸助諸姑及叔氏婚景泰甲戌歲儉饑民鬻子女盈道宜人遣人收育之倍其直髦倪女婦聞宜人善施轉相告扶携而至者日不絕宜人命具饘粥徧飼之全活甚衆去之數十年僮僕有經其村間之爲宜人家猶相聚呼號若見所親然宗族外內雖上至祖姑之尊而下及姪娣之行聞宜人至皆翕然宜之蠲積忿破沉疑可片言而決也能背誦四書於孝經小學尤精熟聞先公論說古今節孝義烈之事一過耳終不忘先公他日有客言多涉人短宜人從屏間潛聽之既語先公曰此薄

夫可與游耶先公平生慎默寡言人過宜人有助焉天順初先公起復轉戶部益貧宜人簪珥盡脫計無所出至毀帶鈞金以爲用宜人憂勞成疾馴致不起寔天順五年辛巳六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求樂甲辰壽止三十有八時簡甫弱冠妹淑節纔免襁褓而已爲乎哀哉痛惟宜人慈訓諄複猶若在耳蓋嘗語不肖曰妊兒彌月恍惚夢一羽士授以絳桃啖之覺而兒生人謂兒當有名其勉諸故簡之生八九歲尚乳哺十六年始得弟節惟宜人顧育之恩尤極深厚至其爲教則尤篤於先

龍華文稿卷十六

廿一

公甫成童遣就外傳非有故不敢輒入內每朔望諸生皆休沐宜人曰此日可惜督使卒業不少暇時塾師松江黃君宗者聞之驚曰有賢母如此吾敢不悉心以教乎微人葉琦首解南畿年甚少適居西隣人爭慕之宜人顧不肖曰兒異時能若是乎其教之益嚴焉乎先公進秩郎中宜人累沐贈封之典不肖始免宜人喪卽發鄉解舉進士列官于朝有祿可養弟既成立知好學孫男三曰合章重禧重祐女五凡去約卽亨之事宜入一不及見之焉乎終天之慕曷有窮耶宜人初塋郡北永

豐西鄉劉莊村祖塋之次今遷附於郡南石幢門外十里定安西鄉章野之原時成化二十一年烏乎至哀無文不肖忍銘宜人然墓石之辭不可終闕謹忍死書之銘乎烏乎母德如天言何以宣維是有言由以紀年同穴之居在禮則然舍其舊藏歸此新阡其美其安其罔極焉

濮州學正胡公墓誌銘

公諱申字維翰姓胡氏常之宜興人曾祖長一祖瑾三父叔魚母周氏公氣貌淳謹純朴倬有儒行而才性强記過人閉門力學出入諸子百家者十

龍華文稿十卷

廿二

餘年尋覺其汗漫無要領乃徒步授詩於先叔子戶部主事直菴先生之門晝誦夜思手抄口校矻矻忘饑懣廢盥櫛時不自省蓋日不得二三義不止如是者逾年而大成先生亟稱公以勵門下士曰胡某可長益蓋義兼師友之分耳諸生課試多命公是正末復遣子筌受學焉然逾四十始獲薦於鄉凡三上禮部弗利而氣益銳學日益進從將者日益多君子曰進亦樂退亦樂胡公有之既見其兄子璉中鄉薦長子孝登甲辰進士第喜曰吾謂吾學無用世之效耳乃於吾兒輩發之吾何校

哉即日就乙榜拜濮州學正以行濮人舊荒於業徃教者多縱弛無所施公為委曲開辟頒列條格節校舍脩祭器講讌射昏冠之禮學子相奮迅悔悟日知向方未幾講求疾遽不起舉州無少長賢愚皆悼惜之至有哭失聲者於乎公為教未久而能使人嚮徃之不異存歿非其懇款惻怛之誠有足以動人者耶公居貧守道薄於世味雖家無斗粟之餘而周急赴難之意恒汲汲如弗及嫁從弟孤女贍宗族之無倚者若干人然皆解衣推食之惠也居南雖有同號生病疫且革其親友皆棄去公獨為旦夕顧視并治其後事甚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是耳其勇於為義多類此所著經疑論說及古詩文共若干卷曰東厓集藏于家東厓公別字也公生于宣德辛亥卒于成化甲辰秋八月二十三日壽五十四配周氏子男四長即孝甲辰進士次悌忠補邑庠生信尚幼女一適邑庠生張綺早世孝卜以成化丙午冬十二月十九日塋於其邑後塘之原於乎簡與公同游先叔子之門氣分雅相合及公徃來兩京必過簡留信宿慰勞之外即出袖中書相問難至達旦不成寐

龍華文稿卷十六

三十一

既別去以書來亦漠無憂窮悼屈之言而惟交相勉以學之不足為憂若公者豈不賢於流輩數等哉其歿也簡既為位而哭之其葬也孝持從兄璉狀乞銘於乎吾不公銘而誰銘銘曰豐其峙齋其施不於其躬於其嗣曷觀天乎以人事善人之憑不尚有是耶

龍阜文稿卷之十七

墓誌

朱處士孟洪墓誌銘

處士姓朱氏諱顯字孟洪世家蘇州之吳縣曾祖福後祖仲輝父以賢母崔氏處士自少端重寬博偉若成人然甫冠代父役於官即能以身徇公事恒先期集縣令丞有務滯弗舉疑弗決必曰待朱某來或謂其有幹理才且知義可以賢良及人才科薦處士閉門謝再四不屑也用是晦迹終其身持門戶勤苦儉素不妄費一錢至於周貧賑匱則

日百金不悵也窶人子之殯無槨寒無裘飢無食皆於處士焉資施予之日既久無遠近咸歸往若思取其家者凶年有質子取錢米皆惻然收育之與約曰豐年還界爾母汝償直也眾後不願曰吾兒溫飽勝吾依然竟召而還之曰無爽吾言舟經琴川見婦溺掇之問曰姑以竊物誣我冤無信至此令其歸如所誣代償之婦泣謝問姓名不顧而去故人有無子臨終其妻問所處曰朱公誠信長者後事悉以委之處士為出金帛若干經紀殯殮一不煩其家盜竊甥家圖籍家人欲執之官處士

曰是其貧可矜且給錢數百文慰令好作生後卒
改行爲良民雖日剋開闢喧闐之間於世俗紛華
馳騖之事泊然無所經其心惟多蓄法書名畫備
一軒偃息其中昕夕展閱以自怡悠然若有意外
之思者晚益康強不倦構李監察御史姚公綬嘗
過之謂曰公少勞而晚逸於德爲至於人爲成矣
題其室曰晚軒鄉人稱之曰朱晚翁者以此云成
化癸卯十一月初六日卒壽八十有三配浦氏子
一曰綱娶虞氏繼娶盧氏女一嫁張能先卒孫男
二長衣補邑庠生娶陳氏次表聘袁氏孫女二長

龍華文稿卷十七

二

嫁庠生金大倫次聘張珮曾孫男一曰慶翁綱卜
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塋公於吳山先塋命其
子衣持鄉貢進士浦應祥狀來請銘處士於簡先
叔母劉氏爲舅甥之親而先公過吳必主焉雅相
厚也義不可辭聊據狀爲之銘曰善有蓋乎一鄉
澤將廣于同胞宜達而聞而光永韜燕爾孫子俟
門之高究其來歸吳山之凹於乎沒世之感德人
之豪

錫山鄒誠卿墓碣銘

弘治辛亥夏錫山鄒君祐之專介以書抵予曰去

歲冬不幸喪仲子魯薄德不庇身後是懼歟歸李
舜明曉其觀志之槩爲述一二圖所以碣諸墓雖
幼穉非所以干長者念非先生誼分之厚又小子
魯嘗慕先範多誦言誓告哀者噫噫魯早乃止於
斯而吾祐之罹此痛割耶事之可傷而理有未易
解者固宜爲一言不但憐吾魯且慰其親也魯字
誠卿姓鄒氏鄒之先自宋忠公浩從子朴徙無錫
泰伯鄉迨今凡若干世而族益盛者直諫之應也
高祖伯惟曾祖洪昭祖以善父祐之別字靜脩累
世以勤恭篤行蓋一鄉靜脩尤雅飭守義不浮浪
逐時好母華氏有內教靜脩三子長愚次即誠卿
敦敏秀異望之凝然知爲大家子自少入家塾風
雨暑寒往如期見賓客揖讓應對無作容靜脩尤
撫愛之曰吾兒天生一秀才好令咕畢事進取所
惜吾累大非兒無任作勞且亦畏盈取而損招耳
時愚已應門戶上下城邑田賦貫帛之出納童僕
之綱領庭內外巨細務乃委之誠卿且學且事事
而靜脩惟考其成日與賓舊登樓眺望尊酒琴奕
相譁呼甚適也嘗有不逞者仇之挾貴倖入卒至
其家以危言脅重會舉族驚走避誠卿與諸兄弟

龍華文稿卷十七

三

現侍其翁屹爲勿撓曰大人無背理千慮事非橫之咎何自來哉已而果無他聞者異之平居孝友出天性諸兄弟睽離頃刻即相問勞意惻然服食淡素無毫髮驕奢之習每曰魯見名家子孫朝萬鍾而暮懸磬者弊由一念之不儉約始題其清息之室曰守約以自勵凡其言行卓然有所見如老成人諳練世故者多此類靜脩喜劇而間有憂色尋得脾疾醫者脉之云是善思所傷靜脩嘯然曰固慮之矣疾日亟恚曰兒不能服勞奈何反貽累大人冬至日猶力疾起謁祠堂展拜二親暨伯叔

龍華文稿卷十七

四

兄嫂如常越五日竟不起實弘治三年十一月七日甫年二十有八鄉黨奔相訃告曰祐之乃失此兒惋惜特甚配華氏子一曰申女一俱幼靜脩將卜以其卒之又明年癸丑正月六日塋於其鄉寧山先塋之次於平鄒氏累德永久宜可涵植其後而誠卿之令資宜福其躬今皆失所料何哉是祇語其常耳靜脩常自扁其居曰承慶前之有開而嗣後益裕以豐齊人之分給足無憾如夫人者有幾况誠卿慧而夙成若奇龍瑞產炫耀人目尤造物者之所忌哉亡之命矣而斯其有可言者耶然誠

卿天而使人哀不能忘彼有辱先喪家苟免一世如汙萊瓦礫穢人耳目爲衆所賤棄者其視誠卿之沒如何哉哲人鍾情或可以少解矣銘曰嗟乎誠卿慧而夙成以敝其華英無曰慶之輩理可徵而物之不齊亦其情不尚有以慰所生邪

吳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春字景陽姓吳氏其先浙之仁和鉅族永樂初父清以毫從功留京師處士雖居戎伍而雅嗜詩書道義之言折節以交海內名士咸得其懽心凡所行皆曲中矩矧治生纔給衣食而能振賔

龍華文稿卷十七

五

親舊如弗及或笑其不殖利爲久遠計則曰吾計遠矣每嘆其鮮兄弟惟女弟一不使遠適贅婿楊同居而夫婦復相繼歿撫其遺孤璋愛逾已子言及之輒淚涔涔承睫曰人之懿親莫此爲切此而不厚無所用其情矣居父喪竭哀致孝纖息必躬親之卜塋於都城崇文門外十里許西郊亭之原經營封樹櫛冒風雨三年而成巨木千餘章軒屋一區望之鬱然大林也歲課僮奴耕種其旁偃然有終焉之意因自號曰西亭居士云見其子雄秀敏駿敏之成立中成化丁酉鄉舉戊戌連舉進士

擇刑部主事綽有寸名時其從弟子裕亦中甲午鄉舉入咸謂處士賀乃曰吳氏中衰固應有是但寒素之人幸逾望外尚思所以置其終耳安敢爲是溢喜也成化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壽五十五卒之先數日遺命勿從俗治佛事且諄諄戒其子以清白自持曰是平生所愛慕於士大夫之間者今以遺爾畧無一言及其私識者尤嘆其明達如此配王氏子一卽主事君女二長適羽林前衛千戶梁廣早世次適士人梁端孫男二曰大經大本孫女二尚幼主事君將以是歲十一月八日

龍華文稿卷十七

六

襄事於西亭之原先期手從兄裕所爲狀謁余稽顙請曰惟先人有行誼不克自見不肖總有祿可養有恩可推而又不逮於是乎抱無窮之哀也墓石之辭敢惟先生爲不朽圖嗟乎身之嗇者嗣之昌前之窮者後之達理固然也而在昔則有然者矣於處士其何爽哉爲銘以俟之銘曰維澤之道不洩而施前塞後通理則有是於赫帝恩輝潛燭幽石有信辭西亭之丘

張母蔣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 其氏蔣世爲工陰劉莊望族曾祖崇祖

李良考公俊母周氏孺人生而資性莊靜容止娟好殊常女長歸邑之流潢張處士孟和張故大家與蔣望相埒孺人入其門凡所事舅姑處宗卹親疏上下務舉中儀則三族懽然譽出一口曰家將與女德貞張氏得茲婦其澤將未艾耶姑趙寢疾十餘年旦暮伏事左右不少懈臥起湯藥之需非孺人不便也臨終撫孺人曰吾無以報新婦誠孝之情鬼神鑒之當不爽吾願也每語處士曰勿患家弗大薄取而儉用則大矣勿患子弗成親賢而遠利則成矣識者以爲名言故處士雅好文事結

龍華文稿卷十七

七

納海內豪俊延明師訓諸子供張贈遺之費取辦於孺人日孜孜若弗及故處士雖肥遯丘壑而名稱載道路實孺人有相之道焉見其孫秀穎不凡遣補邑庠弟子員雖脫簪珥以供其束脩膏火之費弗靳也及處士歿孺人且老矣蒼顏白髮康寧無恙歲時伏臘宗戚子姓稱觴上壽者凡若干人福壽之隆世罕其比然猶日晨起聞家政得失子孫勤惰賢否舉嘉言德行勸懲之曰吾早晚人非欲爲是強聒恐爾曹辱身墮行俾地人不瞑目耳故邑人稱張氏之善樂其有母教焉成化丙午

九月十七日無疾而逝距其生永樂丙子壽九十
有一子男六人長至先卒次室坤琳壙女三人包
夏鄒其婿也孫男十三人女九人曾孫男
女十六人諸子坤等將卜以丁未冬十一月

日啓處士之窆合塋於邑金鳳鄉蘇墅之原先期
遣稷持塋賓李永錫狀來乞銘今朝廷方下養
老之令凡女婦年八十以上皆得錫布賜帑而况
孺人之賢明壽考尤在所當優禮者惜其不及見
矣銘以慰諸幽不可乎銘曰婉嫕而仁毓德於坤
肆昌厥家以庇其身盛福長年美矣令人嗟此令

龍皇文稿卷十七

八

人神所勞只食報無彊有秀孫子金鳳之原風氣
所鍾既固且安壽母之封

段君汝文墓誌銘

吾友段汝文卒明年其父大叅公將以三月朔塋
君石塔原先隴之側先遣其弟瑜率其孤欽手鄉
先生葛義和狀過余哭且拜請銘其墓謂余稔交
於汝文兄弟間知之爲深而又選屬吏氏其言可
信也辭不可而姑與之紀其實君姓段氏諱璿字
汝文世家常之武進故刑部少司寇時舉公之長
孫今福建布政司叅政伯誠公之冢嗣也君生而

專靜內純明而外如木訥不能言甫弱冠能卓然
以自植故大叅公仕於外獨留君於家凡門戶之
應對田畝之耕獲里閭親族之聘問宗族墳墓之
掃除悉以委君余每過見君分命僕御綜理外內
事井井不少紊周旋上下之間雍然而不迫居
常澹然如寒素人嘗謂余曰璿家世相繼顯於時
至璿碌碌以自負箕裘之業雖朝夕兢惕以自勵
蓋尤恐一毫忝所生也矧敢他乎幸者吾弟愉性
敏可冀以有立汝曷爲獎成之豈惟弟之益實璿
之惠也他日又挾余過其家園指所植果蔬有種

龍皇文稿卷十七

九

曰此皆吾祖父辛苦而僅有者吾但芟蕪之使不
廢而已園之傍舊有池方數畝池中兀起土臺
又顧而嘆曰吾父餘二十年櫛風日奔走南北吾
獨安於家不能致斯須色養之誠心實歎之吾將
就池中臺築廣軒三楹池四周雜植花竹爲吾弟
藏脩之所俟吾父歸老徜徉於斯使璿得綴絲奉
壽觴以展一日之孝於斯不亦可乎不日而軒成
旣而成化丙戌之夏大叅公果奉詔錦歸覲而
樂之日致賓客逸樂其間酒醴穀棣百凡所需汝
文不待請而成適其宜日怡怡侍左右不命之退

不去也故大叅公安焉而客亦有以盡傾倒之懷
夫大叅公筮仕由司馬主事歷司空郎中出叅大
藩操勤永藥政聲滿人耳而儻然無內顧之慮者實
汝文有以副之也今其歸使之安所寓以電其天和
而無世後之憂副之者又汝文也然汝文素羸有
腎疾屢作輒復已一日甚呼其弟曰吾殆不起矣
柰何親在堂不及終養所不深恨者幸其有爾也
既而卒之日無遠近疎戚咸齋咨出涕以爲段氏
失其良子弟而大叅公悲慟幾弗勝謂天奪吾後
人之速也時成化三年十一月五日距其生宣

龍阜文稿卷十七

十一

德丁未歲享年四十有一母趙氏以大叅公貴封
宜人歿繼母劉氏君兄弟三人次卽瑜郡庠生一
尚幼配張氏繼娶徐氏生男一卽欽女四長適金
璋尙尚在室於乎名宗貴胄之後宜無欲之不可
騁而蹈先世矜美之習也乃獨瞿瞿以保其家而不
少暇豫君何以能是哉蓋柳子所謂中之積誠之
形有賢人之上資者也故其生也人望而器之其
歿也哀憐而譽之者無間言然則君實不愧於可
銘矣銘曰子之洵兮不竟其伸兮子之孝兮不蒙
其效兮今其祖矣善人之辜兮謂水蓋深我昭子

心謂天蓋高我固不得揆子之所遭也

孫以禮妻金氏墓碣銘

吳縣孫以禮妻金氏既歿之三年乙巳歲夏月
日將卜塋於其縣林家鵠之原鄉人張企翺僉
事已誌其壙其子縣學生鸞復受父命介友人戴
章甫待謝知縣縉狀乞題碣石夫婦人教令不出
閨門故生無稱死無述也而孺人之夫之子爲之
鄭重若此者何居因取其狀閱之信其於女事之
常似有可書以爲勸者孺人諱寧吳處士金伯章
之女伯章有宗範故孺人貞順茂矩儀歸孫氏時

龍阜文稿卷十七

十二

舅亡姑老竭節以養之先寒而襦先饑而饋唯其
欲之求自入門以至姑亡如一日人頌姑得孝婦
姑曰此吾孝女非異姓婦也孫舊族中衰孺人顧
以禮屹屹於生而謀弗及嘆曰君豈以婦人不外
預邪吾亦共吾職爾屏華好務儉嗇澣衣糲食率
先諸家人蚕績之攻雞豚之畜歲計所滋息得若
千與男事蓋相等不數年而業登鄉人多譽以禮
之賢能睦族而伏臘烝獻之供實孺人辦之能愛
賢下士而餽問芻餉之費實孺人周旋之能振匱
乏家瓜女若已出而資貨有無厚薄實於孺人會

計之而無不烈然當焉鸞少將邑庠所賴於母教者復不少每見鸞得一異書結一良士及投一明師卽喜弗自勝資遣弗悵曰兒能爲陶侃我豈不能爲侃母惜此種種不以一髮爲兒益哉肆以禮爲善人鸞爲名士而孺人爲良婦爲賢母卒亦未終譽焉成化癸卯夏五月八日以疾卒壽止六十未幾比舍災及柩所鸞號呼罔措以身翼柩欲與俱焚里人士聞之棄家趣拯得免衆疑其輕疾易舉若有助之者此雖鸞孝誠所假而孺人仁孝之報曷可誣哉子一卽鸞女二婿林郁孫男三

龍阜文稿卷十七終

十二

女一嗟乎女婦之善無所於見惟觀其外可知其內語有之九族和平妻非不生此淑女之孝也而孺人有之矣書此示後奚云贅乎銘曰匪女之無儀兮而儀則有常亦敬事有家兮既和求昌嗟古訓之隳兮衆咻一良宛矣其內言兮奚而弗揚後者有勸兮眎此碣章

龍阜文稿卷之十八

墓表

安和夫人周氏墓表

夫人周氏其先占籍南畿之應天宣德丁未以良家子取入掖庭分鞠賢妃氏位下時方年十七媚好端慎疑無愆容剪制縷結之巧膳羞調適之宜與凡起居供奉之節鉅細委曲率能意出人先自居妃所至迨事其薨婉順之誠追思香火之奉久而不渝儕輩嗟咨延譽日廣成化丙午

龍阜文稿卷十八

乙

今上居東朝時

憲考爲遴選賢淑爲嬪得今中宮殿下而喜乃令徧擇諸老成女御中醇良有禮可資輔導者俾日侍左右益成徽懿之德僉謂莫先夫人乃舉就列夫人謹密詳審閑習舊章辭令進止之義事多叅酌勤恭之操既老不衰以是上眷倚有加而夫人亦誓畢悃誠以副隆遇弘治壬子春正月廿有三日忽以疾卒距生未樂辛卯壽八十有二上悼念之特頒殊典贈爲夫人賜諡安和遣司禮太監諭祭并董其喪及令所司營塋域

內出寶劍金幣賜卹甚厚既擇地於畿內宛平縣香山之原以二月九日禮安于是銘墓有石爰納諸幽復以夫人之賢群居未暴將畢道傳示將來仰惟

皇朝家法嚴整 宮禁事密夫人百行之悉莫可究知然在謚法 曰安 曰和又古禮夫人之於后坐而論禮有保傅之義今夫人之稱雖未嘗正號於生前而實被 褒崇於身後即惠論功寵數優異其賢從可推矣且昔周文王得聖女如氏爲妃宮中之人作關雎之詩致其喜樂說者

龍華文稿卷十八

二

謂不獨可見當時后妃之聖而嬪史女御之屬亦無非賢者是以葛覃表勤儉之行螽斯麟趾兆多男之祥教成于內而風化之行被於遠周家有道之長職此攸繫豈偶然也哉惟今 坤德之貞無讓周妣而陰教之助夫人有焉况

皇上卹老酬功不遺纖細篤近舉遠凡在臣工內外孰不益勵激勸之忱不啻夫人一身之及而已也夫人無他族屬有姪名剛其尚世守於茲以無替云

盛都憲慧麓新刊表

錫諸山惟慧爲最大蓋東首錫山綿亘而西爲九龍諸峯隱然一方巨鎮也而龍山之阿都憲盛公時望祖壠在焉公既解組還間與其弟承事郎時正登山而嘆曰吾兄弟百年其歸將有事於此然舊壠隘莫可容盍圖所以廣之里人周月窓者以醫鳴旁達地理之學承事日與憑高陟險歷覽形勝求以副公意者他日周君慕自聽松庵而西手披蒙茸以入回瞻山麓有丘前峙負良面坤風氣攸萃流泉屆其右龍山踞其左蓉湖之浸演迤乎其前芙蓉諸峯復自遠映帶湖外距祖塋僅三里

龍華文稿卷十八

三

許蹶然曰美哉茲丘神所閔也法宜莖亟以報公捐貲得之公亦顧而樂之曰魏峯秀挺若群山領袖也且飲泉而甘之曰源出萬松之壑其松苓之餘液乎遂以名承事將因高於丘爲公壽藏之計明年壬子春公遽以疾蕭然而逝壽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念舊德 詔遣官諭祭及工部臣營墓事悉如制而進士俞君宅仁實奉 命來廛是役維時巡撫都憲佖公大器巡按侍御趙公廷光郡守華公廷佐錫尹徐君純之等胥告語曰德人云亡邦

國之瘁凡茲效土者所宜匍匐以助襄事而況

卹典優渥至厯命使之臨哉乃芟蕪剔翳庀材鳩

工庶役具興再閱月而畢卜日以寔塋制高廣如

式四周繚以石垣前爲堂以便祀享稍前並列三

亭置諭祭勅書封誥之碑前爲門曰領袖

群山識公語也門臨松苓之水西流成礪上構石

梁名曰通源自是徑左而行廻岡複磴縈紆里許

築垣四周闢門通道題曰慧麓新阡別先壠也門

之外循礪東行前止大陌爰立望石表公神道餘

若齋沐有所凝思有亭翁仲儼列竹樹森茂凡人

龍皇文稿卷十八

四

事之可爲者承事仍殫私費以濟焉嗟乎擇地而

塋其來尚矣是以儒先君子有論向背辨強弱避

五患之言特不若今俗師謬術汲汲以禍福休咎

之應相誑惑耳公以直節弘材敷歷內外巋然爲

一時名臣者幾四十年居家友愛口不言私鄉閭

親黨翕然宗之無間言考德論功可謂成矣而求

之於古實鮮儔匹存順沒寧歛華返魄之得其地

固天也非人力也阡表之詞蓋公從子虞以承事

之命來簡於序述之餘竊以著公素行之大者于

以見公厚德令終恩沐下逮足彰在公之賢弟子

戮力可證居家之理山川效靈若有所待又可以

信天道佑善之有徵也世德之求不但盛氏子孫

當嗣引勿替而景仰遺範式車薦藻維阡日新焉

有既乎世系履歷之詳見於碑誌諸文者茲不復

贅凡有事於開阡之功者自都憲伯公而下九若

千人其銜名則具列於碑陰

承事郎錫山鄒君良節妻惠氏合葬崇壽阡

表

阡以崇壽名蓋承事郎無錫鄒君良節壽藏之所

營大司馬雲間張公廷器爲之題以寓祝也阡既

龍皇文稿卷十八

五

成而承事歿實弘治辛亥夏四月其子綱以明年

壬子月并啓其配惠孺人之殯合塋焉孺人歿

於成化癸巳十一月寔于竹橋先塋之次已二十

年矣而事有必遷者治命也承事諱佩字良節鄒

之先譜晉陵而無錫之族則自宋忠公志完之弟

進士洞子曰朴者徙焉高祖岩叟又自景雲鄉徙

泰伯之徐塘曾祖叔瑜祖伯賜世居之考宗文國

初舉人材授通道縣令廉慎有守無所私以贈後

承事少孤懇懇歷荼苦以自樹初年僅足饘粥中

歲生理充羨甲他族然不觀觀爲中藏計時散而

薄斂之德之者約無負而益以收爲仁之利焉每
有司勸貸多所出且免受七品章服而辭立石之
旌或疑之曰章服以榮一身立石將垂後有弗繼
不玷茲穹然者乎間登山撫道傍松曰輪困離奇
不中匠石是類我因誦歸來之辭自稱撫松居士
聞者迂之云何輒擬夫斯人君蹶然言陶公仕世不
得志併其先業而荒之吾生盛時安居田里而腰
無所屈於人方不啻過焉無弗及達者肆其辯豪
君恂恂長厚於人無所較人固異其享遐福者而
壽止六十有一殊悼惜之配惠孺人其先自汴徙

龍阜文稿卷十八

六

歸安再徙吳縣曾祖綱祖莊父倫以禮善不伐綿
其宗孺人少有令資通書義歸承事時已不逮事
其姑日鷄鳴起盥笄畢肄內事日晏不告劬或慰
使少休則曰俗不云無姑新婦少懈人議吾後矣
見承事困頓食力之艱竭節捐釵珥服玩之御以
助之爰及家日大食累千指躬課其作息勤惰而
衣食之帖帖無譁言賓友遠近醪糗供張之具趣
辦於內無虛日而厚薄緩急無弗當其分也卒甫
四十有二承事哭之慟義不復娶以報之子男四
羽翹羽別出羽文二適華燁華蒙初成化癸卯予

丁家難南歸時承事嬰末疾屢遣使走慰聞有薦
堪輿師李立初於予術良甚亟邀致視孺人之兆
曰不吉宜改未幾子翹亡旣而予自蘇門還往訪
君審李言之驗也遂圖擇爲遷計庚戌之夏以書
來言已得地於其鄉徐塘橋之東距所居里許事
實首君無靳予記今翎馳价告哀以肝表屬固君
未就之志也惟承事於予交雅信而予弟篋則君
之兄子婿也誼分深至亦復何辭竊觀今衣冠世
族之後承休席大放侈不檢以殄厥緒者多矣承
事能不緣錙銖之籍以益亢其宗與若力稼起家

龍阜文稿卷十八終

七

之人或稚少文不遑恤其餘承事輯爾勤遠積而
能散而禮義之弗愆况孺人百行之懿足以成其
德於家而承事不繼之義同穴之盟用能不愧於
身後伉儷俱賢可範宗黨詎易得哉昔曰季見冀
缺夫婦一德之敬而公薦之予實知承事夫婦衆
美之備不止敬也生不能舉歿而不能一辭表著
之安用知爲履歷之常見於事狀及誌文者所不
贅特以予所得於見聞之槩有可述者爲論之并
記阡之所由興俾其後知世守而不替云

傳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公小傳

成化九年二月初九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夔字大章浙江桐廬縣人自少聰悟絕人淹貫群籍以春秋舉鄉試會試皆第一初入太學祭酒李時勉見其文驚曰此台輔之器也由進士擢吏科給事中首言脩德舉賢選風憲立誡法等八事多見採納正統己巳之變尤憤激多所論列景帝自邸邸監國大臣持勸進之議久未決詢及

龍華文稿卷十九

乙

六科夔毅然曰社稷大計當先斷後發而首鼠若此中豈無一人如宋韓忠獻邪時服其識景泰改元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逾年改南京禮部奉命考察雲南官吏熙太甚者數人一省肅然還朝留任禮部景泰丁丑帝不豫群情岌岌尚書胡濙方以疾在告夔趣之力疾出議請

皇太子復正儲位疏成期詰旦上而總兵石亨等已迎

英廟復辟矣亨大斥朝士之異己者調變南京刑

部既而在廷多譽夔才

英廟亦旋悟其無罪驛召至京進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尋擢禮部尚書先是典禮者未當宸旨英廟意已屬夔及見其奏對詳雅議禮精明喜曰此非朕真夔龍邪甲申

上登極一切大典禮多所釐定復以輔養君德在謹始乃率群臣上封事有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之言

上嘉納之丁亥正月特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以上春秋鼎盛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官以昌胤祚辭

龍華文稿卷十九

二

甚諄切有所指

慈懿皇太后合葬祔廟之議未成夔與內閣大臣協謀力諍聞者感悟語載夔疏已丑轉吏部尚書疏剔弊源振拔淹滯士氣爲之一新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資錫甚至尋以禁出軒轅及江南水溢俱屢上章極諫因再乞罷免不允至是辛酉年六十

上震悼賜賻祭管葬給驛歸其喪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敏夔安表王立意度恢弘與人交洞見底裏聞後學才俊可喜無間識不識惟籍之如弗及

其在禮部知貢舉檢防周慎鉅細必親見主司偶遺知名士必極力薦之至誠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銓選黜陟不避親讎雖讒口中傷屹不爲動每廷議訐謀大政變正色昌言立判疑貳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鮮有出其右者大學士彭時於人少所許可獨稱慶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而藝文之美則過之世以爲知言所著有藝直堆集若干卷豪宕豐蔚而必根於理經義策論之文四方傳錄以爲程式門生學子經所指授

龍皇文稿卷十九

三

取科第者前後相望從弟龍同科進士累官布政使子璧亦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事忤貴倖出爲思南府同知仲子爾蔭補中書舍人歷官南京兵部主事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公小傳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二十四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聰卒聰字季聰福建寧德縣人少敏慧靖深書林聰卒聰字季聰福建寧德縣人少敏慧靖深有遠志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尋轉都給事中正統之末乃景泰改元國勢多虞群情洶洶聰毅然倡其屬組奸擊暴上下賴之逆酋也先遣使奉

英廟駕還或以虜情變詐爲辭止宜一車二馬往迎足矣或言禮當從厚聰言

上皇北征爲宗社計力贊當如從厚之說諸大臣顧忌未決聰即時以聞禮竟從厚焉三年奸臣建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牘事雖不能沮而諒其忠未幾備設東宮官屬聰爲右春坊司直郎既復以內閣大臣言聰才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仍食六品俸甲戌同考會試校閱精審得士爲多聰居職久益蹇蹇以言自任

龍皇文稿卷十九

四

思不負知獎吏部臣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爲教官因聰言得近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職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聰至死邪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爲人所誣構竟從末減左遷國子學正英廟復辟超拜左僉都御史賑貸山東飢民全活甚衆還陞右副都御史往治江淮剽盜擒獲渠魁

數人餘黨悉解散尋以母喪奪情起署院事辛巳曹欽之亂將士無賴者往往妄殺以冒功至有夜取丐人首者聰曰是不戢必致變下令嚴禁之衆始安欽之姻故被錦衣校卒報復讎怨指爲逆黨逮繫者衆人皆知其冤而自分必無全理聰力爲辯出之聞者曰非此人弗能也成化二年江淮旱飢人相食奉

勅馳往撫之貸漕運并江南餘糧數十萬以給民民德之如山東三年轉右都御史久之出拊循大同威令不嚴而肅將吏之憑陵貪虐者昨指戒勿

龍阜文稿卷十九

五

犯逾年還尋以疾乞致仕言官交章留之不可歸二年言者謂聰疾已愈復起掌南京都察院事又三載召爲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卒年六十有六贈榮祿大夫諡莊敏聰爲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遇事則正色讜言確乎有不可拔者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館院章道中時有所彈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

後行蓋聰自抗劾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郡縣聞聰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俗而繫人望如聰者蓋鮮其比至於再起則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其跡涉浮沉而亦卒無少貶云

工部左侍郎霍公小傳

成化六年五月初二日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縣人發身鄉舉授山西大同通判久之以薦陞知府正統十四年英廟北狩逆酋也先擁衆奉

龍阜文稿卷十九

六

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感慨奮不顧身從水竇匍匐出謁叩馬鳴咽進膳羞靴袍百物悉出府藏金帛以犒虜衆

英廟深致嘉嘆秩滿遷山西左叅政食正三品祿仍掌府事

英廟復辟召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明年賜二品服帶成化初因詈其屬司郎中何經被經訐其不法事以聞朝廷雖不之罪然瑄由是鬱鬱不自安尋以老乞致仕居京師久之不歸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大同一節尤出一時忠愛惻怛

之誠故寵遇始終時不以爲過也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小傳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卒英字時傑湖廣郴州桂陽縣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論事不避權貴以直稱歷官山東廣東福建陝西列省叅議叅政左右布政舉其職其在廣東除盜安民績尤著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上安邊十策歲議又疏陳八事皆切時弊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員缺衆舉英可遂命以往時兩廣兵荒之餘民橫死鋒鏑及

龍軍大稿卷十九

七

走散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英盡反前令竭力勞來雖時有餘孽未靖亦以次用計剪除之而脅從之黨多縱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竭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幾二十餘萬錢穀稱是故朝廷下詔獎勞稱其能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爲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卻之功者損益大不侔蓋一時上下深有幸於英之能以寬濟猛而不無遺憾於前人之擅恣云遷右都御史加從一品祿尋召入掌院事乙巳元日星變陳鉅災八事意殊懇到卒年六十有八贈祿

大夫太子太保英居官恬澹不事表襮如昔之總督軍務有功者例遣子姪一人奏捷以覲錄用英獨不然論者賢之子五人長守字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守蒙鄉進士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小傳

成化四年南京刑部尚書劉孜卒孜字顯孜江西萬安縣人氣貌凝重蒞下有威舉正統乙丑進士擢監察御史負直名正統己巳之變有獻南遷之議者孜時巡按遼東馳奏乞斬獻議者以安人心既及期當代朝議以邊務方殷孜

龍軍大稿卷十九

八

持憲得體宜更留一歲尋起拜山東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俱有聲權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時南畿巡撫者自尚書周忱之後莫有繼者孜訪求舊政斟酌舉行不事紛擾民甚便之遷南京刑部尚書時南都法令久弛孜一切矯之以嚴人莫敢犯且曰以寬濟猛吾非與前人相悖也雖其屬或厭苦之而聞者伏其有見云

戶部右侍郎邢公小傳

成化十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右侍郎邢簡卒簡字居敬陝西咸寧縣人以易學中鄉試第一舉進士

授刑部浙江司主事久之擢真定府知府真定畿
內大郡夷漢官軍雜處境內兼勲戚權豪占奪民
間田土譁訟紛沓無虛日簡鋤強植弱威令大行
帖然不見其難也以薦陞浙江右叅政尋轉順天
府尹順天居輦轂之下民困於征徭尤甚簡力爲
裁省十去其五權貴聞其風莫敢撓以私未幾陞
南京大理寺卿旋復徵拜戶部右侍郎是日例應
隨駕至萬歲山閱武偶疾作扶歸而卒簡爲人
廉介有守蒞政強明卒之日囊無餘資人服其操
有經學善教人學子多從之游者多所造就云

龍華文稿卷十九

九

薛節婦小傳

節婦徐氏江陰名家子及笄歸同里薛公學里中
稱賢婦公學亡節婦甫三十一鬻田宅營殮葬之
具懇懇務際於禮或語曰孺人殆緣死者廢生聚
之養耶節婦曰吾哀地下人無所用吾情顧不卽
死從之游又遑恤生者之計哉適歲屢侵門外內
無一丁之力孺子瑄纔十有一齡節婦日治蠶績織
紉之事凡累尺寸悉入市貿之給朝夕費雖隆寒
暑兩膚裂血貫指不休每有食飼瑄而自奉蔬飲
惡其自加也或慰之曰孺人寡居無乃太苦節婦

曰吾豈以口腹溺愛吾兒固念薛氏之鬼待此兒
以食耳及瑄稍長卽遣從名師遊往往懲厲之不
少予辭色瑄亦踴躍受教卒以儒名薛氏果賴以
復振人皆言世之爲人婦不幸中罹多故守一節
歿身可矣爰若節婦茹荼集蓼必致其所事者終
有似不墜亦憂憂乎其難哉節婦今壽六旬享有
子孫之養固天所以報施其一德之貞者在是與
君子曰夫婦萬化之原以有節義爲之大閑也三
代教弛大德或踰爲斯世者憂之汲汲焉求得夫
人以風勵有衆節婦今求之而不得者耶曷旌

龍華文稿卷十九

十

祭文

祭程司馬文

惟公系出忠賢秀兼南北間氣雄才 中朝耆德
止爲山嶽之尊動則風霆之赫諫垣列牘 帝鑒
衷誠藩省叅寮民懷霽澤入持邦憲奸貪避金令
之嚴陟典兵樞將士稟赤囊之畫風行遼海醜虜
革心威振三川蠻戎獻馘正汗馬興嗟於獨賢豈
樊蠅能涅乎至白是以功成而 龍益隆位進而

名必得入方頌文武之全能公已困胼胝之作僻
章屢陳而乞身 詔數勉於共職雖舊都閒逸欲
暫留西洛之溫公別墅風流竟莫起東山之安石
庭車既懸腸穀可辟願彰賜於分金幸逃名於爭
席天下固謂公出爲社稷之臣而歸作神仙之客
也奈何神忽傷於嗟季疾終加於損食方從賓客
之游遽泯英靈之迹哲人萎而士林悲老成淪而
當宁惜考德有謚褒功有刻贈卹之厚哀榮之極
文有昌於克家慶將承於柱國某等晚生在門庭
曾與聞詩禮之言於廟堂亦快觀星鳳之色情既

龍皇文稿卷十九

十一

異夫尋常禮難申於匍匐望位陳辭有涕沾臆嗚
呼尚饗

祭封御史薛文

嗚呼大江之左瀾湖之濱川澤秀實生鉅人德
尊一鄉詩豪千載曷積不施有後人在燁煜雙珠
騰光九天屹處其中麗美老泉豈立中臺驥馳下
邑伯也先萎仲能繼迹鐵冠綉衣煙汀月汴醉漁
者誰爲老御史七十餘年其樂如此憶先府君竝
遊香山簡與二妙亦雷陳間登堂聽辭不輟騷雅
喜我後人知言者寡嗟公之沒瀾水淒清豈曰無

人無此高情愴重弔遲哀不償咎猶及一觴從輓
者後公忘予乎兩世之舊嗚呼尚饗

祭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公文

惟公立身有道處世無憂恢然盛福之人偉矣淳
風之望墓有窮廬孝不衰於親歿居無繼室義不
愧夫人存一鄉資善俗之功三禮樂趨庭之教惟
報不在身而於其子故 恩終由子而及於公就
養一羹鶴髮遙馳錦里尊兼三達 龍章晚拜
既富而康亦榮且壽清時舊德老景閒身乃風雷
兆變之辰遽川嶽還靈之日啓予手足如公已得
全歸亡我儀刑在衆何由考德某等登墓再拜曾
看几杖之棲神望位一號忍見衣衾之就明茲者
候塵無路返旆有期聞蓬山陽益重老成之感束
茅隧外聊申後進之私於乎尚饗

龍皇文稿卷十九

十二

祭廷美叔文

於乎家有能子克昌厥宗鄉有傑人可振其俗僉
無間言繫於吾叔維叔彊明千夫之獨服暴持良
有往無回志遠才長曷年之趣萬里馳驅中道折
軸巷哭家號人百莫贖天無意乎不茂良族靈輻
弗留歲日維穀西墅之營昭位既卜其歿其存百

行無辱維是英靈嗟往不復

祭叔祖樂天府君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冬十一月戊寅朔越十一日戊子右春坊右諭德姪孫簡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敬祭於故叔祖樂天府君之靈曰於乎家之將大必始仁賢自府君之主宗盟居則成聚業有開先敦龐碩大之風孝義忠信之行蓋屹如喬嶽之時而的如龜著之占無遠無近無小無大有感激而無怨尤者餘七十年於乎善人云亡家室珍瘁棟折梁摧百口誰庇桀驚誰呵孱弱誰濟族大宗蕃誰與綱紀凡我宗姪孰不痛哭於乎府君樂全於天澤延其世子令孫文益隆弗替嗟亡不亡善有錫類唐橋之吁協卜在茲從以子婦歸全孝慈靈車載轄吉不違時永訣之痛俯觴以辭於乎哀哉尚饗

祭薛孺人文

惟孺人慈懿之聞達於鄉閭勤儉之操刑於家室痛早歲之弗天矢我心之匪石踰耄望期康強悅懌長子及孫高明顯節門皇皇旌書照日衆善之同萬福之錫稽孺人之食報於天如拜斯射

不爽於的方期難老之載歌遽爾考終之告卽邈令德兮云亡嗟里婦兮誰式哀哀孝孫列屬彈擊含歛弗親聞訃驚惕某等里巷晚生瞻仰朝夕託兩世於交親同千里之忻戚望門興思殞涕沾臆薄蠲潔於品羞遙薦誠於几席覬慈靈之弗違庶彷彿乎來格於乎尚饗

祭施夫人宋氏文

於乎夫人毓秀名宗亢身君子貴能恭儉質本貞明如鼓瑟琴許續鳳絃於中道求光閨閭臻膺鸞語於榮封如山如河兩國運加崇之號宜家宜室百年爲偕老之期奈人事之多虞曷塵緣之易斷曰炊入夢壁殞興嗟使夫失良妻姑亡孝婦收淚鳴雞之夜傷心躍鯉之晨計音上達於宸聰卹典下覃於冥漠況某等躬承解佩之賢實切埋香之嘆雖在禮無弔哭之誼聊從容有奠獻之儀惟理以義而可將庶物因誠而能薦於乎尚饗

祭胡忠安公夫人文

惟靈秀毓名宗賢齊上輔恭勤內相淑慎遐聞鳳詔龍章爵重國封之號翟冠雲帔身先廷賀之班福德並隆族屬咸貴芝蘭麟鳳際前子姪孫

甥羣王貂蟬門下公侯卿士伉儷沾 五朝之寵
桑榆綿八袞之齡龍劍思歸鹿車違養計育上徹
卹典重頒其等奉連同衍之姻每重登堂之拜松
楸可拱舊山荒合璧之原笙鶴重來遠道香丹書
之旒竊望位聊陳乎哀悃庶降庭不遠於垂慈於
乎尚饗

祭李太宜人文

惟古內行弗聞乎外夫子之良庶占其概婉婉宜
人福德具全白首同牢餘七十年北扉學士南廡
祭酒國有俊臣家有賢母象服 鸞章兩受寵

龍軍文稿卷十九

十五

封懿範榮名疑爲女宗拜慶升堂實天假便至樂
者三今所僅見事諧終養志畢辭榮終淑之悼疏
戚同聲 諭祭有文管堇有費侍從之優孝思是
慰某等館閣之舊契分之推一觴馳奠千里嘯悲
於乎尚饗

祭李德嘉侍御文

於乎德嘉胡遽云亡數其平生孰非可傷於乎德
嘉氣直情和志繫行方皎皎衷懷口如其腸坦坦
宦途炎不易涼薄俗如薊穢不掩芳於乎德嘉宜
遠且大既壽而康前培後承世澤永昌奈何廣海

三年瘴毒之鄉勞瘁弗酬卒反致殃厄其身名嗣
續弗長凡所宜得動失其常若稼弗獲理莫可量
於乎德嘉士喪益友國殞其良恃不泯者潛德之
光於乎德嘉高山之思靈爽奮揚求訣臨斯薦此
一觴誼篤交親知不我忘

祭封戶部員外邵公文

嗚呼自公之亡逾祥易禪鄉無善人弔有餘慘簡
辱淵交兩世之間情實倍之梁月見顏惟是不孝
酷罰在躬走哭無階制子哀衷卜兆既成公歸不
復執紼臨塗奠贖多咎於乎衆孰不亡公亡若存
爵齒德俱稱三達尊子孫滿家賓客在門公復何
憾來省予文嗚呼尚饗

龍軍文稿卷十九

十六

祭陳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賢明仁孝之資質儉精勤之操婦率婦
儀母敦母道家拓落以多虞手拮据而再造雖盛
年輟軻而茹辛亦晚歲安榮而食報青銓熊膽之
九玉軸龍章之誥福備五而益昌壽逾七而未耄
正綵衣千里以來歸何輜輶一夕而遐蹈閭門日
暮慘矣深情庭樹風聲淒然長悼某等於今予久
篤斯文之親在夫人宜講通家之好望位而具雙

雞之儀凌風而懷雙鶴之弔庶垂慈於遠人幸俯鑒於昭告嗚呼尚饗

祭亡室池孺人文

於乎傷哉孺人已矣痛復何言尚其有告求訣終天我昔不辰蚤失所恃與爾家食勤苦自勵饘粥僅供粗糲不繼爾處裕然不見尤惠我忝甲第得告而還既觀之餘喜不溢顏升斗之祿計可育汝携爾北行酬爾勤苦奈何我之不才祿薄名浮賓客之供適勤爾憂栖栖終歲不獲裕休甲午之夏爾失幼子慟哭之哀聞者蜚耳我時勸爾勿過悲

龍阜文稿卷十九

十七

傷七情所鬱氣血耗亡是以多病坎壈纏身今歲之春爾倏有娠冀爾得男或慰悲辛既而生女爾情不懌哮喘復增遽致危急於平傷哉我之弗德咎丁爾躬鬼神莫憑醫弗奏功一子四女榮華無庇創鉅痛深欲與俱斃於平傷哉爾之和柔婉有婦行人多嘯嗚爾守以靜人多紛華爾以儉勝縞衣布裳屢澣而綴尺帛一錢弗妄私費子弱女幼動教以義婢劣奴庸無惡罵詈足跡罕至於中庭言議不及乎閫外於平傷哉爾有衆善爾壽可延天道茫昧俾爾追遠死既可悼生亦可憐涕瞻家

庭閱其惻然我有心曲誰卽我言於乎傷哉爾則已矣靈或有知我返爾抵庶爾有依爾有尊章念爾弗遺爾之子女教養有歸明日吉辰往卽幽宅於乎傷哉我言止此我恨無窮兒女在前不觀爾容爾有情事夢或可通勿爾長性不鑒予衷於乎哀哉尚饗

龍阜文稿卷十九終

十八

龍阜文稿卷之十九終

龍華先生文集後序

蓋宋建隆值建安唐楊龍以龍
華先生文集東渴奎受而讀之
不日克然乃得者乃化而傳之
四傳哉先生之文其出於化弘治
百第化之隆若乎時則乃若西涯
李公一舉羅公望敏公乾養吳
公方石謝公皆傑然者也其相占
顏頤細細細

龍華文集後序

系通而鳴韶者乎直而婉佩而
切者

君直也畫而不贊簡而明者而乃微
叙記直也美而不溢大而允誇詡
誅直也其他他皆備是其一代大

家之文乎可以占諸公之化風津

並傳於世矣夫冬而求夏而蓄饑
食而渴飲意於用也文而不意於
用矣以文為奎獨惟夫近日文士
異乎是故後先生之文慨然志見
時者其不能不三致意焉嗚呼
書得起先生而占之備文耶欽往

龍華文集後序

沈華敬書于其後

嘉靖九年三月之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福建提刑按察
司副使前禮部郎中尚書祝奎
職

龍畢文稿十九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陸簡撰簡字廉伯號治齋龍畢其別號也武進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是集有文無詩冠以日講直解及經筵講章李東陽爲撰墓誌稱其文縝密峻潔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求之經歲而不得者又云所著已累百數十卷今所存者僅若此則知其佚者多也其文義蘊未深而平正朴實於長沙一派爲近蓋何李未出之前文格大率如此也

張東海先生詩集四卷文集

五卷

〔明〕張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周

文儀福建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海文集

五卷》提要

張東海集四庫存目止有文集五卷
無詩集殆非全帙此為其子弘至所編刻
詩文俱備且諸家序跋多以其書上
板尤可玩味惜為北方煤氣所薰紙質
遂脆不堪時之展讀耳

甲寅夏至拙徵記

張東海先生集序

東海之濱有張汝衡先生
者嘗觀於海而為白鳥
以東海自號少善草書
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因

東海集序

一

名能書者皆莫能及碑版
卷帙流布通達至於外
國東海之名遂徧天下其
為詩清鍊脫俗力追古作
言與所到處多從筆多不

屬稿即為所屬以草書在
輒為人持去先生亦自刻
集太多欲矯時弊不復置意
其間清詞警句時或傳聞
而見其全集者蓋鮮其

東海集序

二

文隨事觸物必振理義不
為華藻枝葉之務特自
慎重不苟作又以書業在
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詩
詩掩其文說者乃謂其

之至者不兩能非知先生者
深考也先生沒且三十年
其子廣西按察使使弘宣
亦卒之亦又先遭回祿之患
戶科都給事中弘至檢諸
舊以送不終十一又訪諸朋友
所藏及胥吏所私錄者以
其二三為幾卷而時所傳
者尚未之備以續錄之通
所得而多及將刻梓以傳以

先生之詩之文而止此甚可
惜也昔之論書者必先人
品豈惟書哉人之品必見
道德所謂道德者非必禹
行舜趨服堯之類也
為之惟義利邪正不泯於
中涵養既久則英華自
出如手外如珠藏玉韞者不可
掩者先生之科第而兵
部郎官最久志操耿不為

汙令開口論議無所顧忌
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而
自負往于後事及及
知南安律已愛物而宜至
人未久而仕以故其故
又為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
亦止此豈不重可惜哉然宜
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
塊然之知其為金寶因不
必堆疊積筭然後為富而

沒於文狀況于其人可重
者哉後世知其人之重則
其文益重矣先生諱弼汝州
平字也擢華亭人其舉
進士在成化丙戌卒于丁
未年六十有三子弘宜弘宜
皆繼舉進士弘至為翰林庶
吉士其家弘正弘圭弘玉弘
金皆不失矩範諸如弘宇
起者如望張氏之文猷因

於是乎徵集既成弘至以書
上京介翰林侍讀學士顧
君士廉請予序鳴呼予予
豈足為先生重哉

乙亥長至前一日

東海集序

七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

長沙李東陽序

書張東海文集後



東海以草書捷出神
性震撼一世雖敗夫
牧豎爭求其書殊方
委巷莫不珍之其蹟

東海集序

一

詩不苟作必超詣豪宕
擢脫近世尋常淺者
難句至今傳誦人口而
文獨未之見也然以審自
評吾作字不如詩不如

父而世獨寶在書室殆
 兄手杜泣機者多矣
 遂稿不自愛惜注為人
 持去以免歿于子時所
 修事稿授送司察訪
 知舊詩稿之故以于
 卷梓刻以傳而每紙不
 得金也雖此文室以多
 為貴哉時行曰然遂書
 其後三編之

正德戊寅春三月甲子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震澤
 王雅著



張東海先生詩集叙

詩不可徒作也昔者聖人之叙詩也
自非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
失者概不弗錄蓋賦焉無與者
不知幾倍所存矣後之作者又何浩

東海詩序

瀚不可殫紀哉夫三百篇遠矣不
可幾矣然必不背孔氏之意而後可
自附於詩騷人墨客所以必連自
放於禽魚蒼竹之間以寓其歡
欣悲憾之意非不且麗也而三

百篇之旨多矣至則又有為淫
褻燕昵之語則凡端人正士諱且
羞之而謂不見於孔氏之門無有
也東海先生詩名滿天下與之所
到不暇雕琢而氣昌辭偉寓意
正大所謂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
示得失者往且見甚於淫昵之辭
無及焉庶幾所謂不背孔氏之意者
乎至其所以自信不愧不怍者則十
每四五嗚呼先生之於詩信非徒作

東海詩序

者也夫作詩本無法有之自後世始
專門之論曰無欲其遠故為渺漠
汗漫如醉受人語曰意欲其深故
詭匿如商度隱語使人談之卒不
可曉三者為詩家要旨流連自放而

詩序

三

於其大者則忽焉竭精弊神卒背
孔氏之教先生之詩何嘗不保且遠
也而其所自得者不徒哉先生平
生作甚富而不吝新惜故多散逸
其仲子都諫君緝錄僅是此諸

俸班具矣都諫思久亦得亡也
孔棣刻之屬予引一言於首報敢
僭論如此或曰詩本人性情大率
與其人類考之諸名家之詩可見
也先生為人高邁曠達故其詩

東海詩序

四

多超逸明爽雅負志操故其詩多
慷慨自許或曰昔蘇長公讀涪
翁詩謂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今人
不敢復論鄙事先生之詩脫出塵
囂此語若為先生發是二家者之言

雖不足盡先生之詩之大而要耶無

所見者併附於後

古德丙子九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卿晚

生孫承恩頓首謹書

東海詩序

五

題張東溥先生集後

東溥先生草書遍天京余游位邪
方往二得見真跡誠義獻以來所
未有者所謂仙遊三洲祠超八極
是已及讀麓堂詩話見所云張東
溥自言詩勝艸書此英雄欺人百
蓋不以公言然也余切疑之恨
先生詩文未能盡觀今幸游松江
接先生仲子黃門君時介出公全
集乃得大觀之嗚呼不至吳淞安
知吳水不豈吳岳安知吳山先生
可謂無所不極者乎雖然天下之
美寶乎傳而傳而久大善士道
也先生之詩氣豪而逸文博大而

雄觀者類能言之而所以久其傳者正不在是也且夫斯人之爲孝而聖賢之所以教後世者言之不過曰濟變明道而已故君子之爲文狀具是美則有益於世不能具是美于世輕重何失不能爲世輕重其如傳何失故不資於繪詞麗句以爲工不資於劇談闊論以爲辨不資於援古據今以爲博要之濟變明道有益於世斯其大善也今觀先生之詩設乎情性之正闕乎風教之大不肯但淫媒靡嫚一語一字有如慨慷激烈之夫殉人國而不辭者先生文章根柢乎義

理出入乎聖賢雖議論辨駁反覆無窮卒歸之正有如端人介士侃侃自立而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無少愆儀者夫如是謂非濟務明道可乎謂不有益於世可乎則其久而傳無疑也夫先生草書之妙固大能傳矣求夫斯人之爲學而聖賢之所以教後世者狀具是美乎其勝乎否在所不必論也
正德丁丑十月朔後季浚川王廷相書于雲間書院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目錄

賦

惜別賦

太白酒樓賦

登山賦

寶善堂賦

晴州述遊賦

古詩

獨漉篇

黃鵠篇

黃連篇

貞桃篇

高郵城

絡緯詞

假髻曲

春馬行

昔有行

讀宋史

題竹送童黃門

東海詩集卷一目錄

古詩五言

酬楊編修維新

悲管孺人

竹咏

送翰林林亨大弟還閩

答胡廷慎進士

送人作縣

東山勝集

讀陳公甫和陶詩

頌竹

紅梅贈翁僉事

匡山大忠詞

送陳公甫之京

聞陳公甫受職歸

鍾盆

古詩七言

送林宗敬

送人知沂州

楊妃菊

和邢編修遜之

送趙尚綱南還

贈王鎮撫

五羊灘

梅嶺石

絕句五言

棠溪景八首

曹操觀碑圖

白頭

百舌

騎鯨圖

魚舟

古意

薛荔

留別江西諸公

道中口號

攜琴圖

乘槎圖

寄德慶常知州

無劍

贈張汝欽

寄張茂蘭

六言

觀泉

送客

東海詩集卷一目錄

題畫

禽言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目錄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

賦

惜別賦

若有人兮孕九山之秀靈懷瑜握瑾兮何修姱之天成綢繆以爲佩兮雜中椒之芳馨難蕭艾之蒙翳兮滋衡芷以敷榮縱繁衣之外襲兮適彪炳而內珥輝煌其猶章兮御靈風而厲青冥爰稽首于璣階兮維鴻休之是承鸞牋閃耀兮心目孔明象管流運兮銀駝電驚五雲縈錦兮祥光斯徵鳳鳥騫舉兮雖離和鳴龍騰碩才兮庸之勿輕迺謂神都兮辟靡嶢嶢載歌載遊兮益大以宏需臍方腴兮鹿吻而義菁菁於是脂車牽而林和杜兮指雲衢以遐征羌友生之戀戀兮孿子之泣泣六轡以縹馬兮柅子之

車柅子之不少留兮條載馳而載馳兮心逐車輪而轉轉兮胡周道之盤紆目渺渺而瞻望弗及兮空佇立以踟躕悠悠白雲之下上兮山宛宛而燦曲耳肅肅以鳴秋兮颯涼颯之動木北與韓曰別知山歌伐木之無和兮鳥嚶鳴而林霏靄綠期永以爲好兮胡中道此離之速悵獨處此兮渺天涯之南北目送蜚鴻兮母俾爾音之金玉噫吁噓眇軀多郵兮而又曠焉草樹也南山蕪穢兮伊誰之田也弛鞭策而弗庸兮驚步曷前也中夜耿耿不寐兮遐思之綿綿也亂曰維山兮蒼蒼維水兮泱泱義輪兮孔亟奄忽兮移光撫茲兮繁息庶夙夜兮無荒肫關關兮迴洙泗羅今古兮芭蕉芳迅鴈程兮九萬致吾君兮陶唐約而謂之下愛君其得相繫之道意者乎

太白酒樓賦

駕東吳之舟兮沂淮泗而北遊阻修程於濟浦兮至登茲樓憑危欄以四望兮既古今之邈悠憶余懷之耿耿兮與先生而孰籌夫人鮮不樂飲兮胡先生之名獨留彼八仙六逸兮亦附驥而垂休豈飲果卓異兮將才猷之寡博抱三靈之純英兮乘六氣以夷猶臨渤澥其曠莽兮俯衡華之嵯嶒揆先生之姱辭兮誠千載之特金鑾寶牀兮遙時英辟胡清平之新詞兮之卷阿之遺則謂時不可語兮豈苟天光之烜赫使妖蟲之罔聞兮寧免委身手狎客語以倫君何押客之終往比之弗審兮幾幽罔而隕魄商不爲也白亦何辭汾陽之再造兮莫道夜郎之遠謫豈邂逅而招郵兮亦時命之迫阨君子不諱罪辱兮視在吾之順逆彼徒以詩豪

而興羨兮誰撫音塵而致惜重曰氣過注兮才疎奇竟獲落兮弗少施技雕蟲兮摧世丈夫之顏兮悵恍先生兮惟此又翹蘂兮涸之雖曠懷兮弗計何鄙陋兮吁噓申摯言兮貞固幸毋惕兮險夷叩廊慕兮點默聊酌巵酒兮矢吾詞忽靈風兮撼戶恍先生兮歸徠結西

登山賦

閑子懷之悵悵兮聊登山以自遣信予步以凌巖兮歷重岡而復賴樹橫枝以銑冠兮石礪硯而蕭蕭氣消縮而力既罷兮坐憩絕頂攀巖蘿以藉兮覽三吳之風景指遺墟於灌莽兮煙蘿冥冥慨昔人之經營兮直也休於俄頃仰視天高兮俯視地迥忽長風之振袂兮木葉交隕奈日月

之不淹兮數千心之悲哽自古以來莫不如此昔子厲志以
有為兮冀中道以馳騁使王良總轡兮騰駕臨影發軔書
林兮晞關建之踐徑信鄉魯之可達兮載遊載咏故朝誦
夕披兮汲汲以鑽研寤思而寐夢兮寢語以自宣胡力不
任志兮却步而莫前航一葦以圖濟兮駛曠濤之淵觸奔
濤與怒浪兮又驚風之暴顛是賦遂滂泊於泥穢兮逐流
而還顧初志之弗踐兮徒顏面之頹然曾春秋之幾何兮
歲二紀而載躋質質茫茫兮莫知己將躋雲衢而載躋
今半林以翔翥矧良朋之離群兮誰與周旋申侘傺以悵
悵兮遐思之纏綿茲登山以樂遊兮反百感之內煎意優
撫心自忖兮伊誰之欲也厲志靡盬兮物欲賄誘也朝花
夕摧兮弗恒茂也撫壯弗戒兮壯弗復也哀摧而悔兮悔
既後也循危蹤以下降兮乘止風以迴輟弱遊塵以息軼
兮葦散廬於海隅菊芳兮吐秋蘭秀兮色幽林喬兮鳥啾
者深兮魚游前言昔蘭言守鳥魚言
於理之周流適所謂合此與者以此善萬物之自育兮契
於道宜以少作少之

寶善堂賦

雲間馬以德以實善名其堂蓋取楚書惟善為
寶之義然彼有國故所寶者善人以德居士流
則寶其身之善爾予為賦
以廣其意庶有所興起焉

若有物兮乘二氣以流形形非實形兮曰理以為名天地
之混闢而弗能外兮矧萬彙之有生惟人無競兮又特擅
其秀靈靈臺湛激兮極粹美而精明斯善之可寶兮貴
孰與京廓之而六合準兮四海以平胡稟氣拘室兮汚

染之存仍圖家斯放兮縱熒慕而蛇營寶山海之詭恠兮
軀命為輕葦燼燼兮冒毒寒猛腰絙沉淵兮嚼蛟觸鯨
周章難警兮夸重價之連城悵惘忽霍兮孰知反身之誠
履叢棘以踳踳兮真周道其誰行追踞躅以並駕兮究窮
光其誰徵賴元聖之閔惻兮庸斯世以遺經羣指仰紹兮
炳煥乎日星眾醉罔覺兮何時醒偉若人之卓識兮悟至
寶之在邇反而求之兮迺吾性之善爾顏之堂楣兮庶風
夜之仰止堂何有兮有圖有書几案秩序兮琴瑟與俱軒
榮宏敞兮八牕洞虛擁雙檣麗兮蓬浮雲其間如匪堂之
是師兮定吾身之所庸求章縫之吉士兮揖讓進趨蔭桂
樹于前楹兮魚龍羅于後除除金其交加兮雜江離與
揭車爰載女而載維兮仰資其蘭之香祛衆芳諒其芬
非兮鼓芳風之舒舒撒播離之障蔽兮樂衍豫以容與有
非意思茲寶善以洞鑒兮尚靡問于獨處功德便與衆
松柏之蔭龍兮竹嬋娟而與林亘彌久而弗渝兮允矣其
終始重曰淳風之漸兮日晦昧而弗宣惟善之根吾人兮
歷億世而罔遷遵軌轍以迅邁兮塗入聖賢姚姒我師兮
咎焉後先緬懷古人兮今古一天明月皓皓兮懸我前寶
之寶之兮永弗諼

清洲述遊賦為大司馬

溟陽先生泛舟微溪弟子空同侍焉爰有長隄陂陀迴互
重復乃攝衣曳屨舍舟而陸維時芳風扇和萬葉春育佳
英衡若會蔚紛紜魚鳥龜黿飛鳴將伏密樹張高軟莎纓
褥於是怡然坐蔭發舞雩之咏鼓陽春之曲少間石徑窈

東海詩集卷十

五

弦載鼓而歌曰塞我懷兮晴洲偉碩人兮寡仇騏脫羈兮

一篇叙平得二陸機
牯而亂辭復雋永

獨渡篇

之患

黃鵠篇

御史朱良玉母陳氏

東海詩集卷一

六

黃連篇

子患渴，久服補劑，益其用酒蒸黃連丸，乃愈。賦此記之。

清海宇安靖傷哉曲江相去李猫來青驄遠狩悲風撲揚

哉司馬錫名相章蔡五國城荒便輦邁吁嗟往事無不悲
遠臣稽首倉倉天援毫敬寫黃連篇以一藥苦口而開胃之大如此可以鑒矣

貞桃篇

南齊書民婦有以貞節聞而未及表

臘日愔然桃吐葩正月嚴寒饒雪霰紅焉白慘抱枝頭不
肯輕輕飄一片抗顏匿咲如古松時與西風北風戰君不
見拂鬚捧溺拜塵兒綿膝隨人朝暮安得得知南安郎婦
劉蔡儔玉白水清金百鍊乞墮貴妾婦羞伊誰不愧貞
桃面伊誰不愧貞桃面

高郵城

蒼狼猱子厭柘衣白駒浮戶建牙旗高郵城中困孤兔
書忽下縱鯨鯢鯨鯢南徙三江水汨日滔天亂天紀黃菜

東海詩集卷二

七

葉搖風雨聲不知准四真能起真龍起鯨鯢死高郵城中
花雨雨華勢健捷然有揚鉄史風韻

絡緯詞

絡緯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
聲寂寂吐絲復自織織網網飛蟲飛蟲足充食事在力爲
不在聲思之令人三嘆息

假髮曲

東家美人髮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西家美人髮及肩買
粧假髻亦然金釵寶細圍朱翠眼底何人辨真偽天桃
臉下來春風假髻美人歸上公

養馬行

神山道
領馬易養馬難妻子凍餒俱冠屨若有錫且且自食安能

養馬望息蓋平原草盡風色寒鷹散放聲嘶酸忽然倒
地全家哭便擬陪償賣印屋印屋無多陪不足更牽兒女
街頭鬻鄰翁走慰不須悲吾家已鬻兩三兒昔事如此此

昔有行韻語述及不勝回思遂以

昔有大官來求荒自云富貴世莫當鞭答縣吏豐厨傳五
色糧餼鋪滿堂登厠糧餼少不足揚袍震怒俱傍徨鄰邑
聞之競餽貧窮民鬻子典木棠歲歲天荒猶可活奈何一
旦遭人荒我聞此語不忍聽嗚呼自古牧羊難用狼自古
牧羊難用狼

讀宋史

荆公不作相名在司馬上可憐一得君遂入呂蔡行嗚呼
鳳凰隨鴉腐鼠場九苞五米無輝光

東海詩集卷一

八

題竹贈童志昂黃門出補壽昌尹

空梁今有客周道今有阻兼清風今雨土踈前村兮草莽
燁若木兮伊誰與伍翩翾兮翔舞控重華兮何所中躊
躕兮悵千古

古詩五言

酬楊編脩維新

灼灼東風桃緜緜西園李未采諒匪艱舉手聊漫爾云胡
自束縛企望邈千里齒髮易衰謝歲月不我俟抗走京華
塵歎曲謝知己素心爲我傾瑤琴爲我理言別川塗長
寐相汝爾申張致教言出處貴正始螻蟻知陰晴孔翠擇
棲止明珠與珊瑚乃在滄海底努力慎所之六籍固根柢
載拜置懷中察察聲在耳歸鴈西北翔作報心懷耻端端

畏迷方身先鷄鳴起

悲管孺人

黃鶴雙雙飛雄死雌獨歸血口銜墜羽鍛翼覆孤兒巢冰
不言吟啄雪不言飢茫茫海波涵節節南山夷山夷海自
涸我足終不移我足終不移我心地知九泉遇故雄畧
不愧當時豈獨韓勿木終爲連理枝

送翰林林亨大弟還閩

去年閩中來訪兄兄著褐青燈共夜深攤書助檢閱今年
辭兄歸兄著綠羅衣玉堂晚退食道路有餘輝傳語鄉人
道無如讀書好矧彼癡愚夫變形從釋老詢詢如聚蛆食
我農政儲有識者三嘆道將何如家翁二千石休官尚
憂國有子紹其志此機良可息登堂奉壽卮誦我送行詩

○東海詩集卷一

青雲佇待爾慎勿來遲遲

答胡廷慎進士

村居斷來往攤書校陶陰寥寥三百載誰散紫陽琴螢燭
無遠照轉展費沈吟新聲亂古雅嘈嘈或悵悵念昔與君
期迫我以妙音中道忽化離宿疾鬱中襟支離事鉛槧何
以希回春湛湛圓靈高淵淵滄溟深栖栖坐遲春鷄鳴鳴
芳林

竹咏

擊節歌離騷湘靈招不得開門看月明幽篁倚蒼石春風
千萬花花落春無跡此君冷澹姿常有好顏色

送友作縣

平生衆交游惟子乃世好少日庠洋間挾策共探討尼躬

京國居允賴據懷抱在再歲月流榮華忽將老鴈言寧百
里逶遲萬里道我情如東海欲話不易了執手徒悵悵中更
進尊中醪母抗縣公尊母視耕民貌君子乘高輿總轡恒
懌懌詩書世澤長今名當自保

東山勝集

金昊澄新霽涼颼襲衣裳謾赴尊俎召靡靡東山陽弛策
馬徐進微吟興霽翔若覺古招提熠燿揭龍章萬松陰蔚
蔽彌望鬱鬱以蒼轉轉紆石磴登登躡重岡山人導步遠爰
醒神閱藏蜿蜒功德水一掬清神腸席苔澆留憩競撥澗
芷芳緬懷昔人迹訊之已昧茫而予自慶幸幸際時樂康
幽貞歸一統文軌同萬方九重隆繼述

○東海詩集卷一

神祖業益昌于時苟弗樂負此白日光勿舊交勸侑詎厭

讀陳公甫和陶詩

頽飛鴈舉鴈詹王氣靈祚天地長
休驚孟似教畢竟放非孟刪後多變更隨宜寫吾性月光
有盈虧月魄恒如鏡獨坐濂溪臺人眠夜逾靜

題竹

東坡云此竹可以醫人俗我愛食其萌清風時滿腹況茲
如軀肥何須更添肉便欲刻此圖收入桐君錄二翁氣味
正相似

紅梅贈同年翁會事

庾嶺小紅梅風標天下絕昨日幸同歡今日傷離別王選
雨三聲吹落胭脂雪爲以贈知心相攜共明月友朋之別
正與梅花
心事相折
摩寫得法

厓山大忠祠

宋亡本無罪元入曾何功所以志士懷千載猶中仲海崖
一片石鏡紀宋運終當時二三子戮力抱遺弓事以人力
競敢謂天眼睽天眼終自睽天水流無窮南來合尊子又
坐穹廡宮反覆復宛轉昭晰亦冥蒙君子惟盡已天人任
違從海陽屹孤廟春秋祀大忠遺民一掬淚遠灑煙濤中

真詩
史也

送陳公甫應聘之京

勢利不我惕貧賤不我戚委曲義理途飄然若無跡問我
今行藏而我亦未識扁舟倚江沙浩歌秋月白

聞陳公甫受職告歸

君恩天地寬臣義日月皎無職徒冒官優渥豈不好未識
義如何請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

東漢詩集卷一

士

鍾盆

鍾盆名曰鍾盆
栽花名曰鍾盆

有聲警昏曉無聲植花草懸空固為奇按地豈不好百鍊
堅剛資隨方恒自保不計春秋移坐閱乾坤老

古詩七言

送林宗敬

閨闔開開日初曉紫殿彤樓綵雲裏曲江花簇東風春燕
支雪辨玉精神躍馬看花花共咲袍剪宮羅花厭帽錫宴
瓊林綵帳張翠舞朱歌開艷陽鯨吸黃封三百壘沈酣不
忘天恩重聚首皆言國報難微瑕纖纈汗人顏更勅錦衣
還故國傍人爭認登瀛客五色新裁菜子衣捧觴調膳舞
春輝舞罷還將舊書讀鞭霆駕風追往躡歸朝薄作王家

霖大慰四海蒼生心

送入知沂州

桂陽別駕來沂陽兩地民心俱不忘桂陽之民思借寇封
章萬里達明光沂陽之民曰不可何人肯棄父母傍瑯邪
山高沂水遠父母之德不可忘苦留使車不得去桂陽空
自咏甘棠

楊妃菊

秋庭何事有瓊姬前身半是三郎妃風流陣裏風流盡山
鬼斷送來陶籬錦棚胡鵲不可料悔心獨對陶翁笑悠然
寫入歸來辭有誰更和清平調

和邢脩撰遜之

老聾浮醅半猶東飲懷便欲吞雲夢故人可奈公府忙杯

東漢詩集卷一

士

盤且與山僧共大郎小郎俱能詩惹我翩然高興動氣含
蔬笋湯惠休語帶煙霞李供奉乞尉幸賜四方珍買炭便
拚三月俸酒寒已命阿宣溫盤重須教阿舒捧家人竊咲
驚且疑今朝也作彌陀供誰識詩僧作俗流十年道誼交
情重寥寥不負六一知佛印偏同老坡開數杵鐘聲催客
歸踏雪長安馬蹄送

送趙尚綱南還

青衫烏帽金華客南渡分來天水碧鳳彩蟠胸書五車鵬
尾懸腰劍三尺目光炯炯雙曙星京國相逢即深識不
阮籍途正窮浪許歐公耳偏白聞之愧汗翻流泉如何
羽希鶴翼我目乃類歐公言讀書不能數行墨明朝有策
獻金鑾不知何地堪容迹作詩又送君南歸我亦相尋當

顯赫蟠蜃秋香桂一枝
參寥莫待花狼籍
錦袍不惜換寒醪
待君來醉千石

題扇贈林亨大以字起韻

三山豪士林亨大
隨處風流久
詩情落筆頓今神
鬼愁不容海底藏
珍怪十尺珊瑚出水來
萬丈神鰲戴山拜長安
市上醉一石仰觀似笑乾坤隘
明年高領九重春
紫袍烏帽黃金帶

五羊難

五仙騎羊過梅嶺
行到章江赴客船
五羊散放不復顧
紫雲白石縱橫眠
太守叱之俱起立
欄煮大熟真儒仙
五仙歸來尋舊物
期以小待三十年

梅嶺石

東海詩集卷一

十三

梅山巨石當關口
只容匹馬單人走
五丁一旦揮金鑊
百尺叢蒼復何有
碎石填澗澗亦平
又令陡岸添打城
昔年險處今平地
晝夜輪蹄自在行

絕句五言

崇溪景

悠悠下村路
望望皆煙樹
何處讀書聲
山禽忽飛去
潮去開頭淺
潮來開頭深
淺深渾有定
不似世人心
登登渡西岡
恰與詩景會
歸鳥下幽叢
斜陽在岡背
白鷺宿寒塘
寒塘浸明月
懊惱少年心
分明鏡中雪
滄海明月來
古戍行人靜
驚見顛張書
滿地藤蘿影
落日下荒墩
漁舟競來泊
古酒更相邀
煙波有真樂
橫岡春草深
牧牛牛易飽
短笛三兩聲
歸來山月皎

前岡新路捷後岡舊路長
負新歸長路捷路有豺狼

畫虎

羣虎人所畏
人怒羣虎幾
試看堂堂閑坐臥
爛斑褥可

曹操觀碑圖

曹女乃能孝
曹公胡不忠
千載一樽酒
只酌娥江風

白頭

春來又春去
無計爲留連
鳴鳥亦頭白
誰能長少年

百舌

休恃黃金喙
間關巧弄聲
幽篁已垂實
老鳳欲來鳴
小人君子進此間
一轉移之機

騎鯨圖

東海詩集卷一

十四

一自騎鯨去
青山幾度春
江南好風月
都屬後來人

魚舟

木落潞河秋
西風射敝裘
久遊囊橐盡
惟有釣鰲鉤
數罟時單罩
輕舫任飄飄
不投五十轄
安得載山鰲

古意

桔槔如離腸
離腸千萬轉
只見山高低
不見路近遠

又

離腸如桔槔
離腸千萬轉
有時歇離腸
常自夢

薛荔長龍鱗
相看似可人

聖朝無良獄
那直二十金
銀有規

觀貢白鼠

白鼠黃金精將迎萬里程若將勞費計千里馬猶輕用物之費

觀貢猿

通臂能探果愁眉似未舒

明廷不爾愛只愛李將軍所寶惟賢

沈翁一拙

刻風棘端猴新封萬戶侯沈郎惟一拙甘自老林丘

風景

輕初載酒去雪後氣偏清梅蕊將春信依稀到六橋

浪起舟且發風來水自開不須過橋去涼思在高臺

簾幃荻花灣相期且未還不須愁日落明月在東山

東海詩集卷一

五

留別江西諸公

送別章江門何須折楊柳天涯去住情春風幾回香

道中口號

昔從此路來今從此路去東海舊綸竿遠掛珊瑚樹此老

不為世俗

攜琴圖

抱琴日行野綺囊不一解只恐荷簪人亦是知音者此

此

乘槎圖

博望使還方歸來歲月長仙槎如可馭何不報劉郎千古

荒唐之說

寄德慶管知州二首

故人不相見三度梅花春梅花最清白寫寄見情親
庚類梅花國盈盈天下白君從額上過借問曾相識

舞劍

高臺舞長劍掃盡萬山塵不似鴻門燕空懷猜忌人

贈張汝欽

孤舟泊柳陰邂逅一論心玉帶河頭水此情應共深

寄張茂蘭

別離無遠近不見只生愁安得青雲路常時並轡遊

六言

觀泉

山巖高低如繡溪流屈曲無聲幽人閉戶不出門外小橋

自橫

東海詩集卷一

十六

送客

日晚鳥啼山樹雨晴馬踏香塵人向紅亭惜別客依芳草

傷春

題風

山色欣欣如咲溪流脈脈無聲亭下十分好景琴中萬古

幽情

禽言

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為未知是福

還是禍得過且過

泥滑滑兮行不得郭公提壺勸君喫脫却布袴涉水難不

如歸去聊安息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二目錄

五言律

次韻葉太守述懷

桃源雪

上巳日

送郎中吳行德還南京

送徐仲廣歸姑蘓

和浦憲副述懷

庚申夜作

寄徐普用

宿贛州臨江亭

髮禿

舟泊南昌石亭寺

送王同年

送樊太守入京

送林一中福建僉事

溪居

李相亭

遊大龍玉枕諸山

雪後有感

荅人問信

荅李貞伯

東海詩錄卷三

潞河

戒詩

送瓊州太守

五言排律

楊子江送焦廷用

送德州烏學正

夜坐

墨君閣

七言絕句

寄李中書貞伯

寄金陵王尚文

芥辣鷄口占

送趙弘濟春試

寄錫鄒逸人

臺城

謝郭總戎惠海味

舟中與司馬侍御夜話

謝人遺帽

送張秀才虞咨之京

送張惟亨之沂州

王中書繼和所畫團扇

題面贈張廷芳

聞南安立生祠

春閣下第次姚公綬春興雜咏

春月

春露

春夜

春山

春柳

春燕

春蝶

春草

訪人不值

胡陵城

五月朔雨中對菊

梅二首次韻

李貞伯寄索催荷花之作次韻奉酬

畫松

西浦盟鷗

古祠異蹟

郭文通風

分梨祠送客

書童志昂詩後

東海詩錄卷二

簡王廷貴亞卿

寄鍾狂客

荅陳公甫

儋州戴酒堂

天駿弟小星槎

陳搏像

補羅袍

感興

蛇酒

五色鸚鵡

魏受禪碑

荅瓊州李貳守

姜太守惠竹絲簾

俞舜卿念憲許柑未到詩以促之

贈寫神者

杜鵑行二首

舞劍臺送客

送客

曉行

仙舟

喜晴

講中庸

懷友

送下第友人

送陳別駕之杭

尋卞郎中不遇

潯陽圖

送魏孔淵之雷州

元宵

晨起

方丈美圃

葡萄

晚坐

六心菊

元宵賞燈

次江員外韻

紙鷁送客

讀宋史

漂母詞

春日偶成

和韻留陳公甫

即事懷彭方伯

七言排律

聯句擬遺

天趣軒聯

東海詩集卷二

三

銅牛水滴聯句

詞

拙女詞

楊花詞

續

送別駕陶質夫之京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二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二

五言律

次韻葉太守郡齋述懷

黃霸還朝日空餘海國春吟囊偏覺重行李共知貧笑別

三江月俄爲千里人平生一孤劍不避霍家親此始得

送郎中吳行德還南京

聖主龍飛日英才豹變時北來天浩蕩南去路委遲柳影

家家匝花香處處詩南宮印如斗指日待君持

桃源雪

正月桃源路東風雪後時布帆衝宿靄桂棹拂流澌鴨綠

添溪漲鵝黃上柳枝壯遊秦少府錯賦武陵詩

上巳日

東海詩集卷二

上巳今朝是蘭亭不可尋一爲京洛客幾負故園心綠水

鷗盟遠黃塵馬首深題詩難盡興展圖看山林自思

送徐仲廣歸姑蘓

醉坐春風棹春波照眼明正當欣賞處又慘別離情渺渺

飛花遠萋萋芳草平少年懷璧去有待價連城

和浦憲副述懷

歸來東郭外舊業未全貧醉臥草爲藉醒來花滿身好山

軍似舊弱柳幾更新即辨吟詩債無心養穀神

昔在秋臺日閉門甘守貧滿朝求識面同巷懶呈身冰蘗

常如舊煙花自換新且須傳酒頌何必論錢神精采

庚申夜作

懶守庚申夜惟耽熟睡甜三尸爾自訴一念我何慚納納

乾坤大悠悠歲月淹舊廬東海上歸計不須占

寄徐時用

同郎每同遊別來俱白頭古心遺俗罵老眼閱時流明月
三江棹清風百尺樓更期東海上鷗鷺伴閒鷗

宿贛州臨江亭

北地古虔州臨江小寺幽殿基苔石古屋角樹雲稠迎客
僧陳榻尋醫我泊舟城中足車馬纏識此丹丘

髮禿

生來元自少老去更無多雨灑南中雲賴凌北地莎續縮
難安帖帽屋自嵯峨却被傍人笑朝簪可奈何

舟泊南昌石亭寺

舟泊石亭寺拖鞋躡石棧對門山在幃繞檻水如綢自笑

東海詩集卷三

偶來此誰知夢到曾纜夫聲因因驚起定中僧

送王同年

孤棹倚章江同年話更長試丹醫鶴膝卜歲結羊腸清事
伯英草丹心陸贄章不須悲去住仕路正茫茫

送樊太守入京

作宦繁華地甘為清苦人帶寬綿布重飯糲菜羹純用法
宜風俗詳刑質鬼神可為法此行天下賀王陞祥麟

送林一中福建僉憲

握手與君別此情難具陳空庭花落後高樹鳥啼頻白簡
持三尺清風扇八閩新題如有便為我先京塵

溪居

閒說幽人屋門前碧玉流鴨頭微映雪鷗尾淺含秋無際

迷青笠多情縱白鷗素衣何用染相對自悠悠亦甚

李相亭

百室猶江邑千年李相亭乾坤留正氣山水有餘清赤手
扶皇宋丹心契孔明蘋香聊一薦俯仰不勝情語語有氣

遊大龍玉枕諸山

炎方秋去後草木正清妍孤寺金蓮擁群峯玉笋聯清油
張小塢翠勺酌清泉自是故人會山公醉欲顛

雪後有感

海國偶行眺悽悽感物華春分猶有雪寒食尚無花村落
四五里巽煙三兩家荒林翳斜日處處聞歸鴉荒寒野興之趣可想

答人問信

故人勞問訊賤子愧荒寧習懶詩才減消閒酒量增延賓

東海詩集卷三

惟具茗教子自挑燈天地優吾老西隣穀已升

答李貞伯

青雲舊冠蓋白髮老林臯撫事惟看易消閒自寫騷眼前
花作陣霜下菊稱豪東海盤陀石肯來坐聽濤

潞河

買棹潞河頭南風麥浪秋正當人去恰值雨初收長劍
終須試寒韞且自留舊時陳仲子情逐水東流

戒詩

年來詩作祟努力戒吟哦忽與景相會其如興到何水中
難接餘絃上肯留荷揮筆且掃掃伊誰問華池

送瓊州太守

滄海隔瓊山憐君幾往還蒲帆一萬里竹屋兩三間首化

鯨鯢窟心歸驚鷺班春風杏花信又促觀天顏

五言排律

楊子江送焦廷用還京

一脈岷山水瀾漫入杳冥東奔吳楚境上直斗牛星楊子殊稱號江都表委靈禹功遺舊蹟環賦播餘馨極險誇天塹重淵絕地經風濤彌歲月潮汐接滄溟彷彿平鋪練須災忽震霆蛟龍橫怒氣罔象幻奇形毒霧乾坤暝狂飈草木腥嗟予常作客曾此幾揚舲入市脩香幣臨流薦鼎錫陽侯波帖息川后鏡泓濤臺殿玻璃國金焦翡翠屏棹歌喧展窻帆影拂鷗汀覽勝頻遐眺探幽每輒停登崖揮客袂攀磴扣禪局盤礴呼龍洞摩挲瘞鶴銘連滄無舊觀吞

東海詩集卷二

送德州烏學正

海有新亭弔古英雄老談玄夢醒三吳渾一壤六代已千齡寒落餘隋柳荒唐笑楚萍春來應浩蕩君去正平盦斜日隸山紫澹煙爪步青倚蓬吟北固裴君煮中冷不擊祖生羈遠尋韓相聽翩然過江樂如躡鳳凰翎

夜坐

沉

寒涼偶獨坐不覺到更闌畏暑天多暑貪閒事不閒經無片雪繞郭自群山酒熟將誰共詩成只自刪無端飛動意都付寂寥閒

墨君閣

海外蘇長帽歸來寫墨君清風掃寥宇高節抗浮雲寂寂竊卑腐翩翩鳳作群消沈傷往事扶植在斯文傑閣從今建遺踪其後聞我持東海杓聊洗舊塵氛

七言絕句

寄李中舍貞伯

歸舟獨宿劒灘濱夢想明窓一匕聲寄語金陵李太白醉披宮錦共何人

寄金陵王尚文

司諫王郎我舊知詩逢詩句李慈悲曾從虎口中聞過藏得歸來兩鬢絲

芥辣鷄口占

徑骨金距闊風流輸却山東百二州不若委身辛辣地先主扶醉註春秋

送趙弘濟春試

聞說飛花競笑春玄都道士又更新好攜三尺青鸞尾去掃平津閣上塵

寄錫山鄒逸士

歌吹當肯上鳳臺忽驚三十五年來題詩欲問城南杏肯為詩翁白髮開

臺城

不舍奸雄却舍身下愚愚甚其前年佛家多少波羅蜜不
救臺城荷荷人有警而

謝郭總戎惠海味

東海先生久住人品嘗識得味偏真爬沙跋浪橫行者都
作將軍羅盡珍

謝人遺鶴

將軍不遣鶴來軒却送書閣墨沼邊老我歸來靜相對洛
陽長嘆最堪憐

舟中與司馬侍御夜話

短燭清尊話世情幾迴失笑幾迴驚黃梅雨雨今宵霽猶
有行人惡月明則此老用意如此

送張秀才虞咨之京

東海詩集卷二

東樓風雨杏花寒狼籍春衫酒未乾醉裡催詩驚遠別憑
將此去報平安

送張維亨之沂州

琅琊臺下有新晴曉得陽關第四聲千樹梅花滿城雪也
應難比使君清

王中舍溫所風團扇

中國古無團扇晉書見王秋卿記元初東南夷使持
特製頭扇當暑時賜之我
朝永樂初始有特製扇下人所持以便事人耳
又後國尤貢
太宗滿賜羣臣內府又賜其制以供賜與天下遠邇
用之而團扇革矣今江南惟婦人猶存其舊題
團扇因著損
扇之緣起云

素執團扇王郎風竹石霜柯條澹中謂是誰家舊時物幾
迴烈日幾涼風

題畫

江上新涼霽色開綠雲樹杪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
恐輕雷送雨來

石磴縈紆直又斜上方臺殿隔煙霞孤舟倚岸無人渡啼
鳥聲中自落花語

雲杉如薺屋如蚶詰曲溪流瀉碧潭獨立小橋吟不盡插
天晴翠太湖南語甚峭拔

聞南安立生祠

休說生祠與去思素餐懷愧已多時歸來東海煙霞裏不
把浮名白鳥知

題面贈張憲副廷芳

山水情懷軒冕身抗塵終不混流塵西湖十里梅花月來

東海詩集卷二

伴扁舟載鶴人

雲山蒙蓋石陂陀閒坐船頭看綠波悵望佳人渺何許竹
枝聲斷夕陽多是詩家語

下第次韻姚公綬春興雜詠

卷幔閒看月滿輪海棠枝上一鈞銀儘有畫得渾相信祇
恐嫦娥解妬人右春月

柳眼花腮濕暗添無邊青紫競樓纖茂陵誰解相如渴未
賜金莖一滴沾右春露

半亭涼月落花香剪剪輕風颭燭光杜宇一聲春夢醒鄉
心千里客愁長右春夜

落花飛絮促光陰倚遍東風倦客心欲試青衫無酒伴城
南景色自深深右春畫

青染螺絲春又歸巖花徑草歸斜暉謝公自有登山履
向閒門踏鮮衣

右春山

種曳東風百尺絲多情渾不繫分離明朝走馬天涯去誰
向郵亭折一枝

右春柳

春雨秋風底事忙棲身自欲向昭陽誰憐江外初歸日巢
壘未成空繞梁

右春燕

曾向滕王面裏尋春園一見動人心東風吹醒南華夢翅
首天涯憶故林

右春蝶

帶雨和煙色更深天涯遊子思難禁弟兄況隔一千里夢
繞池塘夜夜心

右春草

訪人不值
茫茫滄海雨浮萍多謝風波偶合并別後相尋不相見風

東海詩集卷三

波依舊是無情

胡陵城

漢楚英雄逝水東蕭蕭荒壘幾秋風金戈鐵馬酣爭地付
與尋常負未翁

五月朔雨中對菊

濕雲如夢雨如塵庭菊抽苗覺漸新試看枝頭青倍舊含
香有待採花人

梅二首次韻

香滿江南數百洲一枝萼北更風流御溝隄上今宵月滿
得清光浸玉樓

十載含酸待易牙預將雪艷厭春花不容俗客探消息獨
倚清風鶴外沙

李貞伯寄索催荷花之作次韻奉酬

水國芳菲正此時玉容莫負錦囊詩秋聲只在蟬聲裏
褪紅衣怨阿誰

畫松

大厦連雲覆九州山樛社櫟亦旁求道邊有箇長松樹誰
為工師一洗眸

西浦題鵲

吟弄清風綠水塘白鷗時拂芰荷裳年來不獨忘機事一
箇閒身亦自忘

古祠異蹟為王廷秀寺正賦

千載靈祠異蹟存傳芭薦藻自晨昏巫咸有語傳神意只
福忠臣孝子門

東海詩集卷三

郭文通面

宣廟宣德間以圖索題曰此郭文通之面也文通江
南人宣德間充內供奉食錦衣錦衣祿祿

上為郭文通

水氣漫漫浸碧山奇峯佳木有無間小窓獨坐窮周易不
見春風不出關

分梨詞送客

碧玉盤堆白雪梨與君舉手即分離請君試把梨
筒心酸知不知

畫董志昂詩後

雪貌霞裾一美人只將遺珮寄清親
度東風草自春

簡王廷貴亞卿

金陵棋墅舊風流一著秦師百萬休何事先生牢自戒只將六籍佐皇猷

寄鍾狂客

狂客別來音信無定應騎馬入皇都南儘有佳山水莫向君王乞鑑湖

答陳公甫

炎瘴都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真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

寄語江門打睡人于今天地一芳春醒來莫厭閑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

東海詩集卷三

月當天正大明

儋州載酒堂

載酒堂前草幾青東坡贏得古今名若教時宰知公論悔不當初作從伶

天駭弟小星槎

玉河東畔小星槎穩繫扶桑看日華吟渴何愁飲無酒舉頭東海浩無涯

陳搏像

西華山中愛睡臣何曾睡過百年春爭如鶴枕醒睡者終作乾坤不朽人論正

羅袍

鴨綠羅袍魚口開重教補綴不須悲眼前多少鷄衣者太

守真衡機線才

感興

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誇忽悟自家丹一寸辰州尤更隔天涯

蛇酒

誰封仲虺醉鄉矣獻納春風百病瘳欲向尊前問消息當時弓影是邪否

五色鸚鵡

韓子文章百世名如何亦羨鳥光榮雕籠繡檻香風暖得似荒山野水情

魏受禪碑

白馬之盟久已寒大碑深刻篆書存就傳典午為文體莫

寄遼東管幼安

姜太守廷器惠竹絲簾

分得黃堂一丈簾清風碧沼浪纖纖鶴鳴書永文書靜不放沉煙出畫簷

答瓊州李貳守

長帽仙翁海外歸乾坤隨處更忘機阿婆饒舌論春夢老子從知夢亦非

贈寫神者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而今百十張東海只有元來一箇真

俞舜卿食憲許柑未送詩以促之

南海黃柑未見分舉杯空望額頭雲元宵燈火相將近空

手歸來惱細君

杜鵑行二首

杜鵑云是古帝魂臣甫何辭載拜勞却怪天津橋上叫
將白眼稅青苗

思歸長喚不如歸地老天荒知喚誰却喜居庸關上喚喚
將胡騎去如飛

舞劍臺送客

舞劍臺前梧葉飛蕭蕭涼思欲侵衣天涯萬里孤鴻遠且
對黃花醉落暉

送客

梅顚無梅空有名憑將何物送君行金鰲閣下橫江水爲
近源頭徹底清

東海詩集卷三

曉行

曉行梅顚鷓鴣啼草樹蒼涼路欲迷莫道哥哥行不得馬
蹄南北又東西

仙節

康頤仙節舊有名隨昔米服可長生使君昨日纔持去今
日書來乞墓銘可以解食生者之惑

喜晴

連日雨聲今日收乾坤依舊是清秋高歌莫放行雲
作三湘百粵愁

講中庸

齋居雨坐夜何如茗碗爐熏聽講時即在此是金都忘却一
江春水自游魚正不覺忘

懷友

懶展殘編倚小牕竹風洒面睡魔降懷人應是人懷我目
斷藤無燕子雙

飛花渺渺送春歸忽漫鉤簾對夕暉竹下小池雙翡翠衝
魚飛過綠苔磯眼前景人

送下第友人

歲月如輪春復春屈伸何必問蒼旻今年得意看花者多
是前年失意人話不刺而意獨至

絕句

何處竹枝歌一聲片帆渺渺度空明溪橋曲岸人孤立芳
草閒雲萬種情

東海詩集卷三

風滿路紫藤花

送杭州別駕陳鼎升之任

蘇公堤上柳依依聞說年來已半稀君向春風好培植莫
教庭院獨芳菲託物寓其佳

天寧寺尋卞郎中華伯不遇

天寧寺裏訪詩仙又躡飛雲過雪川留得新詞耀新景杏
花搖艷碧羅天

溆陽園

琵琶聲斷夜如何應是青衫淚不多誰信當時曾男子半
牕殘燭照雙蛾

客散琵琶已過船詩翁兀坐一枯禪工薄倖輕粧點狼
籍春風最可憐

送魏雷州孔淵

飛橫月落轉銀河未盡秦青一曲歌分付更開三百篇與君沉醉未爲多

元宵

老夫不飲醉元宵歌舞聲中坐寂寥賴有天涯舊知己梅花香澹月輪高

晨起

牡丹零落雨聲嚴燕子來時懶捲簾階下決渠人報喜新裁竹長兩三丈亦甚清麗

方文美画

花落春歸客未歸仲宣樓上倚斜暉故園遙在三江外綠遍蘼蕪燕子飛風味宛然

東海詩集卷三

十四

葡萄

使車無處立奇功大宛歸來獻草龍遺種于今遍天下茂陵冷落幾秋風

晚坐

蝙蝠交飛蚊正喧夕光延我飯前軒明朝又有明朝事不用燃燈且蚤眠

六心翁

六朝人物六朝心紅紫紛紛滿上林輸與當時彭澤令都將收拾付清吟

元宵賞燈

元宵燈火宴西園舊酒新詩障夜寒縱飲不妨連日醉白頭林下一閒官

次韻江員外題壁

綠楊門巷酒旗招共醉松江月一瓢却被梅花沿路笑郎君兩頰暈紅潮

紙寫送陸文質之京

百尺東風舞紙鳶無端聲到別離邊人生自是無根蒂却被功名一線牽

讀宋史

女中堯舜豈虛名惜也垂簾月晝明後世春秋誰秉筆應將斧鉞示儀刑

一枝辟荔二千銀買得中原萬里塵縱有龍鱗長風雨不知良機屬何人

漂母祠

劉伶墳上坐吟風漂母磯頭奠酒鍾眼力還高蕭相國能干餓竿識英雄

春日偶成

盤薄乾坤萬古心無由輸寫強登臨蜂房晴日蛙聲雨都付先生自在吟

和韻留陳公甫

分付輜車且莫市臨川道上有輕塵平生怪煞荆舒老多讀詩書少識人

詠盆梅

盆裏移來庾嶺春柔枝不稱雪精神莫將桃李輕相比要識留侯伴婦人

端陽競渡

畫鼓紅旗送綵舟健兒八百競中流誰知有箇停桡處
倚江山第一樓

即事懷彭從吾方伯

驛路春風催馬蹄獨醒人亦醉如泥從吾亭上入千里獨
嗅梅花坐日西

七言排律

進士卡華伯吳元啓用齋字韻聯句因擬其遺韻
玉河堤畔跨青驪蹀躞香塵再四嘶涼吹蕭蕭收宿雨遙
空海漫散晴雲主人延客供山茗詩老留題遍赫林藪
號煙驚虎豹倉溟跋浪縱鯨鯢王喬謝俗初成道西子來
吳甫及并百里飛甍迷複道九霄傑閣壘駢打陰何見此
漢驚愕李杜聞之亦悽悽方信二公鳴世鳳苦吟我獨觸

東海詩集卷二

簞抵迂疎深愧才何用擬絕應遵俗所詆千古年編空
屹半生縫掖自疑疑宸居有約陳三策學海無邊測一蠡
每許清高凌古栢何能醞藉侶春美錦堂銀燭屏搖雀玉
梳清冰著凍屏迴雪舞童身鳴鳥過雲歌妓領蠅蟻興來
健筆頻頻掃吻燥甘瓜屢屢剖又向張灣理歸棹設從燕
市買行娃明朝執手紅亭別舊路愁人碧草萋萋取淚江
飛斷鴈亭亭落日噪寒蛩回思難弟心如結喜祝慈親齒
更觀三十年華身正壯四千道路面成鰲才高不讓題鵲
鵲劍瑩時還萍鵲鵲莫以縹緲誇月露好在紫塞掃塵壁
詩書自合承簪紱圭璧盡容雜既室傾益父情抵膠漆贈
言有味勝錫餅千鈞弩矢君須重休逐兒曹妄射鵰

天趣軒小酌聯句

天台林金憲克賢黃亞卿孔昭訓祭
酒醉肯成化丁亥春正月在京臘

天趣軒中樂事并林偶憑文字訂交盟黃風流地主雲間
夢謝真率賓僚浙右英張賜沐尚當餘假在謝開筵試把
好懷傾林大兒宛轉彈魚麗小子趨踰誦鹿鳴香飴刻
痕詩促就黃花枝傳鼓令催行興吞海風煙閣謝曾洗
塵氛冰月清林樹杪落霞天欲暝牆陰殘雪夜猶明張競
吟忽漫成長句黃欲別仍留不盡情林豈為儒林添故事
要令人世識昇平謝聯鍾載得清歡去禁鼓鼕鼕已報更
黃

銅牛水滴聯句

天順丙子歲九月信張
友山陳同甫此上聯

彼美中丞喬璣置身文墨場青金範奇質郭玄水溢中腸

東海詩集卷二

毛穎藉滋淬陳玄共徜徉不勞五丁力郭靈鑿百畝荒
肌骨鍊寒瘦璣躬骸東堅強長眠協坤靜郭時滴運乾剛
慣助魚龍化璣何愁鼯鼠傷脰翻石田雨郭濕落研池霜
霽威含汝相璣劉寬為彼憤登臺豈穀蘇郭注腹何汪洋
出匣見頭角璣濡毫潤文章矣煩丙吉問郭焉比僧孺行
判事中書省璣受宣天子堂行藏依孔子郭飲吸希杜康
蘇是駕轅軻璣領穿日彷彿郭

拙女詞

團扇初成梧葉秋夾羅欲試又重裘也知不是時來蚤拙
女囊空自晚謀
拙女囊空自晚謀清寒到底未為羞盈箱錦繡依時著多

在春風十二樓

楊花詞

楊花絮絮隨風颺悠悠揚揚低復高
天空濶任尔去莫來沾我木棉袍

送別駕陶質夫之京

雨雪新春甲子晴鳴笳擊鼓發官程
禁城到日花如錦白

玉階前拜

聖明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二

二東海詩集卷二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三目錄

律詩七言

立夏日送客

送秦廷韶之南部

送任孟材歸天台

裁杏

太廟

漳南丘隴圖

用韻答丘時雍

李廷美過以右軍况子用韻自嘲

蘇臺懷古

渡江

送陳士賢御史

次楊維新聞喜韻

梅塢草堂

登遼陽鎮東樓

贈蕭黃門子儀鳳

徐氏賞對絲燈

遊永平開元寺

用韻寫懷

江西

送丘一諫省親

寄楊維新學士

謝史掌教金盤露

送王尚文任南科

東臬草堂

寓館述懷

四月一日觀東駕饗

訓奚元啓四首

答秋官廷美

用韻寄林亨大

簡全聰二上人

送羅應魁調官福建

送翰林三同年調官

宜興好

書字卷後寄陳愈憲

復過榆關望免耳山

憶同年會寄章黃門

送秦武昌復任

謁山海關武監王廟

寄贛州姜太守

滕王閣次韻

舟中看瀟峯律體

答前任金伯溫太守

贈新建大尹陸廷玉

寄楊維新學士

和答林亨大侍講

人日有感

花朝遊慈恩寺

送中都王留守

惜菊

和樊太守寫懷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三

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三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三

七言律

立夏日送客

昨日吟詩送春去今日吟詩送客回春去定知明歲到客
回未卜幾時來口頭語悠悠浮世黃金重忽忽流光白髮
催芳草階前紅芍藥分明笑我獨酌杯向老

送王尚文任南科

綠袍烏帽南遊客青瑣黃扉蚤致身日月重光容直道風
雲要路貴清貧兩岸盧溝雨竹葉一尊燕市春吳下
故人知我問探花應待桂香新

送秦廷韶之南部兼簡沈時陽主事

縉雲郎署錦袍仙路指南都興浩然雙鳳闕前花作陣九

東海先生詩集卷三

龍山下柳如煙寫景祝親遐壽尊連海報

主孤忠劔倚天邂逅休文煩寄語相思人在玉河邊

東臯草堂為宜興王景昇賦

荆溪東下白雲鄉五斗先生舊草堂蘇園幾弓連町疇糧

田百畝接陂塘魚龍浦口酒船小燕子風前茶焙香清潤

應笑東華塵土客馬蹄終日為誰忙

送任孟材歸天台

送子抱書還故園江山渺渺思綿綿可憐為別當殘歲未
必重逢是幾年言外客路漸長明月下鄉心歸鴈夕陽邊
休將舊業輕拋擲蕩蕩天衢好著鞭

寓館述懷

為客京華若轉蓬移家又向玉河東謾凭白石看新綠

賴著青鞋踏軟紅三月風光渾夢鹿半生事業尚雕蟲床頭舊醞江南物且約心知一醉同

栽杏

癸未會試以火變不果乃遷居麻防之右廂作

玉河東畔春坊裏借得閒齋寄此身偶見移來山杏好買栽不計客囊貧孤根元荷乾坤力自是嫩蕊都含雨露春擬醉紅雲香霧底曲江風景一番新

四月一日觀 東駕享

太廟

鶴駕翩翩出紫宸彩雲香護玉墀春兩行旌旆嚴貔虎九奏簫韶舞鳳麟和泰業行清廟禮櫻桃特獻禁園新小臣未得陪仙仗也著青袍望後塵

東游詩集卷三

訓奚元啓四首

憶昔相逢歲執徐才華落落氣溫如曾酣郭隗臺前酒同獻陳東闕下畫青鏡流年驚老大金門先達笑迂疎明朝莫負東風約紅杏滿園花發初

話舊情濃舉酒徐青雲道上事紛如自從都下三年別不

寄江東一紙書天賦文筆總高聲籍籍儒冠不脫鬢疎疎

君恩偕海何時報笑對雲山賦遂初

芳艸美譽出嚴徐吳下風流總不如玉樞拂冠三尺劍牙

籤掃架五車書虎丘山色心常醉龍尾階頭跡尚疎聞道

近來詩更好駸駸直欲過黃初

東風遲日弄虛徐攃面黃塵不自如閉戶細看諸葛傳接

毫漫搦石軍書白頭老父音書香青眼故人踪跡疎連憶

鄉園松水上海棠花發燕來初首首自在

漳南丘隴圖爲莆田周梁石賦

疊疊荒塚對孤岑回首漳南抱痛深草露松風千里夢秋霜春雨百年心感慨味深誰爲馬鬣封新土空有鵲聲戀故林試向咸陽原上望漢家陵墓亦消沉

答李秋官廷美

一從失脚下煙羅都爲浮名受折磨塵土無情淹客思滄江何處和漁歌懷抱可想散吏懸旌渾如貉豕豺豕堆盤亦當鵝賴有床頭孤劍在末應不及化龍梭

用韻答丘時雍主事

三百遺篇最苦心蚤魁金榜醉瓊珠東風馬首花成陣明月樓心柳絮陰林韻丰采動人孤鶴驚文章傳世萬珠琳年來袖得秋臺筆時送陽和入舜琴

用韻寄林亨大

引蔓高枝笑女蘿元龍豪氣未消磨亦何何必達人說清興時還對酒歌調笑五夜客愁聞蟋蟀九天風信送鴛鴦男兒須了人間事不信流光一擲梭

霜風凋盡故山蘿爲客空將鐵硯磨白日光陰忙裏過紫霞心想醉時歌風將雕虎翻成狗寫得七言懶博爲無奈昨宵歸夢急三江孤艇去如梭

李廷美過以右軍況子用韻自嘲

顛張妙蹟古藤羅我欲臨之墨柱磨斷石每懷修襖帖飄風深愧謫仙歌數行障壁渾如蚓萬紙堆床宜直鶩自誌自笑平生真蹇拙天孫何日付金梭

吳國危機出，浮羅于今塵跡亦消磨。行人不識楚門怨，問女還能子夜歌。香煙白楊啼野鳥，花洲綠水付群鷺。如河虎立山色依然在，應笑繁華去侶梭。渾然天成

用韻簡全聰二上人

同著緇衣遊綠蘿晉書唐律共磋磨僧中今見大小朗世
上爭傳長短歌突兀語詩中不可少適意豈無千里駿聽經應有
一雙鴛偷閒欲結東林社須得蔬盤貯水梭

渡江

楊子江頭幾問津風波如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
去青山冷笑人孤枕不勝鄉國夢敝裘猶帶帝城塵交游
落落俱星散吟對沙鷗一愴神

送羅應魁調官福建

江石水冠此丈夫纔於玉階聽傳臘百年事業丹心苦萬
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疎柳考亭祠下掃寒無間渠
榮辱升沉事天際浮雲自有無

送陳士賢御史督學南畿

而士賢此行特願與焉故首及之

曉辭清蹕沐殊恩金闕東頭賜玉神
豆恩臣虞醉飽要令文教布乾坤
淵淵洙泗有流派泚泚江淮無點滓
更喜春風報消息幾多桃李在公門
以此許上賢亦不獨候

送翰林三同年調官

韓林編修麟溪亭德憲甫田黃仲昭檢討江浦
莊孔易俱以丙戌進士初受職不易旬上疏得
罪德憲知臨武仲昭知湘潭孔易判桂陽先是
修擬永豐羅應魁亦建大議出為市船提舉乃

榜元也故昔人有
丙戌四諫之稱

堂堂翰苑三君子侃侃伊川一輩流日月當天容直道雷
震震地肯低頭衡湘路遠何曾恤州縣官閒且自由寄語
南閩舊提舉此生端不愧同游

次楊維新聞喜韻

維新為解元維新喜而有作次其韻

舊氣朝從驛使來金門桂籍到客臺千人入試百人中兩
弟登科一弟魁詩如此對亦工然分都下群公誇競秀關西
諸子總奇才黃封內醢須多領更向東風聽海雷

見伏羲來鼎立春風畫卦臺楊葉已穿三葉破梅花還占百花魁鳳凰池上文章伯鵷鷺行中柱石材愧我無能惟渴睡梨床鼻息殷如雷

東海詩集卷三

宜興好寄弋陽尹李端卿兼柬諸公

吳中山水宜興好曾在京華得飽聞踪跡十年嗟未到風
煙一壺粟平分筍簍茶焙銅官雨荷蕳蘭舟泝泝雲風致在
陽更問東坡田可續便教兒子蚤耕耘

故人官轍各西東。欲到荆南恐未逢。地主何須尋李尹。洞
名元是屬張公。紅灰酒美衣須當。紫竹筍肥詩自工。有箇
墨翁應識我。謾憑醉筆記行蹤。便見

梅堦草堂爲陳鼎賦

先生懶逐世浮沉
高臥吳山萬玉林
醉賞風霜徒落景
靜窺天地發生心
影橫疎箔詩先就
香撲晴牕帖漫臨
是懶

書字卷後寄江西陳僉憲

歲事蹉跎已過春聽風聽雨坐兼旬迢迢雲夢千餘里慘
慘風濤幾處津張旭可能工字者洪喬不是寄書人此詩
中機

登遼陽鎮東樓

步上高城更上樓憑欄一望思悠悠山如圖面催吟興海
作杯棹蕩醉眸箕子故封今異域宮室舊隱是何州遙聞
胡馬時南牧未請長纓愧白頭

復過榆關望兒耳山作

馬首遙看兒耳山歸程又復度榆關靡蕪發岳永初泮桃
李未開春已闌撲撲黃沙欺黑帽翩翩白日換朱顏留連
不盡東風意客邸癡兒正望還

贈蕭黃門子儀鳳

東海詩集卷三

玉樹亭亭蕭二郎金聲楚楚繼書香攝衣道左朝迎馬燒
燭堂前夜舉觴綠樹高崖熊獻白碧波淺瀨蠅輸黃醉來
向我論書法野雉家雞漫自狂

憶同年會寄章黃門元益

春來都下同年會我在天涯獨自吟花好空勞元白夢黍
香孤負范張心征鴻渺渺迷殘雪啼鳥嚶嚶隔遠林歸到
曲江春尚在一枝紅杏勸重斟

徐氏賞銅絲燈

太平京國萬家燈東巷徐家最有名金網漏光華月小鑪
播拖影綵雲輕謝功尊前何用蛾眉舞筆底能令鬼膽驚
試問去年同賞者天涯星散不勝情

送秦武昌復任

隼旗遙駐漢江濱江草江花總是春蘇子堂在仍有月處
公樓在却無壓九天雨露隨歸馬七澤波濤縱酒鱗會稽
沙堤迎太守漢庭黃霸是何人

游永平開元寺

盤盤幽徑尋山寺碌碌征輪得暫停灤水知春冰半黑平
山消雪草微青乾坤浩蕩身如寄今古升沉夢未醒更上
高臺東北望鸞孤直欲射狼星

謁山海關武宣王廟

堂堂燕興舊山川淪沒胡塵五百年
太祖龍飛重汛掃元勳虎關共周旋金湯控帶華夷限玉
帛秦朝道路便建此豐功垂萬世今人俯仰思茫然

用韻寫懷

東海詩集卷三

縉雲郎署獨哀遲跋履難追八駿馳人道惡懷如汲黯天
生訥古愧張儀吳鉞鈞若縉憑誰礪燕石珍藏只自奇頻海
一麾甘出守尊嚴又切故園思

寄顏州姜太守

甲啟塵街扶柁遊黃花二十四迴秋一輪五馬山前月十
里九龍江上樓風人思數不豪興未除湖海氣流平不管
廟堂憂前官正是滄洲吏定有甘棠在道周

江西

江西藩府住江東水逸山迴氣槩雄蛟井不妖同邑并鷗
風雖有讓文風滕王高閣煙霞古徐孺孤亭草樹濃歲月
催人逝不盡夕陽澹澹雨濛濛中淡
有宋

滕王閣次韻

滕王高閣楚江崖此日來遊夙願諧遠近山川供酒案古今人物在詩牌乾坤有意留陳跡歲月無情感壯懷謝安

送立一誠省親之京內閣立

旅館西風見小坡依然文思揉黃河青雲北去乾坤大滄海南來道路多照雪短檠那可棄倚天長劍正須磨趨庭若問南安守鐵漢樓頭浩浩歌英氣自在

舟中看瀟奎律髓

消閒偶看宋唐詩今古渾疑是一時養氣浩然成骨格鑄詞聊爾助丰姿詩法渾融合讓擎天手巧妙生憎捧溺兒卷外萬篇收不得白雲青障綠連漪

寄楊維新學士

東海詩集卷三

聞君紅頰映烏髭老我清江照鬢絲獨守庚申君得法同生乙巳我爲雌一燈舊借東鄰照萬里今懸南國典柴閨彤庭嚴密地便風休寄故人詩

次韻答前任金伯溫太守

路入漳江清更幽棠陰滿地說君侯昔年作郡淹黃霸今日升堂愧仲由戟院鶴鳴松露夜山田雉鳴麥風秋仙裾已在蓬萊頂猶顧塵寰賦舊遊

謝史掌教送金盤露一壺

泮林新置釀春爐分我金盤露一壺自分獨醒遭俗罵須教沉醉倩人扶宛轉流麗自是騷人家數郡厨膳有芝園菜鄉思空懸笠澤鱸却笑曹參真寂寞隔牆誰與和歌呼

贈新建大尹陸廷玉

西江城下南交棹問我東吳小陸郎書劉綢繆鄉信遠隔腸爛熳故情長閨閣盡醉春如酒蒲帆交摧月照霜幾度公餘騎瘦馬滕王閣上看朝陽然

寄龍太守先生

秣陵珂馬晉陵舟三十年來憶舊遊浩氣不隨穠李艷清風常共大江流韓公未老齒先豁杜子多愁鬢已秋我欲相尋問真訣崆峒道士肯點頭江山人物襟

和廣東按察使閔朝英韻

到處清風瘴癘分有人傳是紫陽君心澄滄海一輪月思入羅浮萬頂雲憲府舊推名御史詩壇今得大將軍野人欲獻行厨味雨過山溪鬢長裙

南海黃柑遠寄分幾迴細嚼苦思君孤鸞愁坐蕭蕭雨老鶴高飛渺渺雲平淡中花判最能明國法草書何足張吾

東海詩集卷三

軍一尊庾嶺梅花月共醉清風却舞裙

贈禮部王希甫

郡尉新擢寵逾希會至兼念三

郡尉今日寵新擢正值中秋明月時萬里故人天上至一尊清酒客邊持天時正合留人醉詩句都非媚寵詞却問三郎在南國姮娥能付桂花枝

送弘宜會試二首

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齋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詔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著布衣

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望垂淚

正青年要盡心意切辛苦一兄又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
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知音

陳僉憲粹之書報弘宜中會試

故舊書來報我知二郎今亦上雲梯文章白玉階前獻名
姓黃金榜上題移孝要從今日始立心當與古人齊
天恩世世何能報但祝 皇明億萬期

病愈示弘宜

自喜年來藥有靈容顏添黑眼添青興來謾寫三千字性
懶難窮十一經豚犬也叨登甲第馬牛何以報
明廷教子忠君之廉溪臺上能容我弄月吟風幾醉醒

陳公甫寓寺連日不見寄之

何事今朝阻笑談淒風寒日暗江南百年事業知多少九

○東海詩集卷三

月光陰已廿三綠酒且教人酩酊黃花自笑鬢髮晚晴
還過周臺宿細與崆峒道士楚楚茶

與陳公甫飲有懷賀克恭給事莊孔易司副

漳江禪院雨聲秋綠水黃花話舊游賀老曠懷應我念莊
生高論許誰酬乾坤古氣雙龍劍江海長風萬里舟談笑
去鴈來鴻無信息夕陽孤倚斗南樓

用韻訓劉職方時雍

冷落黃花已過秋遠書忽到念同進風雲萬里官須做塵
土三邊憲欲酬落日高臺誰舉燭西風野渡自橫舟萍蹤
雖遠心常近倚遍元龍百尺樓此詩語能前識東山心事

送韓推府入覲

韓侯入覲駕輕轡滿載圖書沂大江兩月行程風款款九

天膏澤雨淙淙漫收廬早歸詩卷倒捲淮湖入酒缸老我
舊遊俱在望壯心飛舞未能降餘韻

寄建昌太守秦廷韶

老我題詩寄少游天涯幾度斷鴻秋丹心自許乾坤識
此白髮誰憐歲月流尊榮關情千里外杜鵑驚夢五更頭
鶴鳴章江北注雲南去獨倚斜陽鐵漢樓

閨中秋

乾坤侶愛太平年一半秋光去復旋玉墀重對今夜月金
綫還和舊詩篇留連丹桂浮香地擔閣黃花冒雨天聞道
廣寒人喜甚秋來兩度慶團圓

重九喜雨

重陽入夜雨聲多剛為吾民洗瘴痾不用黃囊修故事先

○東海詩集卷三

從節屋慶天和清尊狼藉登山興黃髮婆娑擊壤歌況是
甲兵都洗盡乾坤無處不思波詩語亦而愛民愛國之意溢於言表

重陽值雨余承之侍御適至

九日不堪風雨作公餘鈴閣自徘徊更無好興登高去却
有同年訪舊來詩寫風流綫綉錦酒洗魂魄鼓喧雷相簾
暝色催紅燭絕勝龍山落帽回

十月六日賞菊

節過重陽又三九盆栽秋菊正開花杯盤冷落還須賞時
序踉蹌豈足嗟濁酒白衣能自選狂風烏帽不容斜陶翁
故事蘇翁興隨處風光共物華脫

照鏡

覽鏡今朝忽見吾欣然對語共虛胡胡鬢髮多如此暮

落肝腸還在無有氣散郡窮民直愧報言直道太迂疎
秋風有使不歸去空負松江巨口鱸

送廣東彭方伯轉貴州

聖主宵衣念萬方福星移度照南荒八番溪洞塵霾淨千
古頓崖日月光紫府圖書期校勘青雲冠蓋候行藏一尊
鐵漢樓前別細把黃花嗅晚香

答武選司諸公

凝香燕寢畫遲遲一寸心旌萬里馳秋盡斷鴻傳信息天
空孤鶴想容儀清朝何用三緘口遠塞還須六出奇語有
大陸文章天下伯相逢為我道相思

謝餘姚諸公

三郎簪笏舞江遊多謝朱冠禮數優時嘲縉衣周寓館又

東海詩集卷三

歌折柳送行舟祕圖穴口書聲夜靈緒山頭初見秋老我
子長遊興在青鞋何日亦尋幽

次韻答丘時雅太守二首

未老身閒樂有餘芝山舊業竹扶疎興來縱寫開長卷醉
至微吟坐軟輿甘與鹿門成隱計肯從狗馬相如床頭
賴有韓蔡在且讀平生未讀書

輕風細雨晚涼餘城廐梧葉漸疎念我此時來手筆愛

公何日舉肩與欺人歲月翩翩爾隨世功名碌碌如不厭

矯首番湖幾千里傷心歸鴈一行書

與桑民懌宿別

送別江頭意尚慚僧房留宿話喃喃鬢毛零落風前驚心
緒悠悠揚簇上驢司馬奇文空惜惜元龍豪氣尚厭厭一梳

曉月催行李水自北流入自南意思清遠

復邵文敬

文敬雙入東坡筆
云寫以寄子評之

鍾繇筆意入東坡信覺綿多鐵未多東海三分經北海永
和一變到元和要從蒼頡窮玄妙何必黃庭換白鸞展卷
思君不成寐滿天星斗夜如何西馬西骨頭是妙手此詩能之

立司成寄大學進修錄

大學新刊進修錄老生三讀仰儒宗挽回太古淳龐氣掃
退如今軋茁風白玉堂前春浩浩黃金臺下月溶溶更發
枝葉尋根本園棘中間見晦翁

寄張司業振烈被誣家居

少司成下老門生千載追思萬種情埃壘却疑顏子餓渴

東海詩集卷三

流難污伯夷清百年遠閣塵誰掃萬丈陰崖雪自明聞說
先生渾不計濟尊詩句寫和平

寄張司業歸休墜馬傷足

天上歸來萬想空馬蹄偶爾踏東風翻身忽斷青絲韉踉
足聊憑紫竹筇野渡漁舟人競趁名園縱酒客能供玉堂
璧水浮生夢從此都將付塞鴻

寄浙江憲副張廷芳

禁輦西頭早筆樓勢參寥臭氣橫秋十年東海叨同醉萬
里南州念舊遊風月每尋周子樂江湖又負范公憂下
是嗟予自髮瓜期近有約西湖一放舟

送世恒繡衣韻

魚城如蠹夢江空聲鼓鳴笳接好官百粵飛霜千載遇九

臂明月萬人看高懷欲掛扶桑劍苦節何辭首肯推
此句可以為最喜廬山春似海繡衣綵服奉親歡

六年作郡幸清安筆興詩懷不屬官酒遇故人隨量飲
當好處及時看此句有鮑參軍肥水家千里馬倦梅關路九

送石廷堅進士出宰上杭

三禮聲華聞九州上抗作宰邁時流鐵爐賦足民無恙銅
鼓山鳴歲有秋送人詩此不愧王喬曾賜履懶看阜茂

輓王侍御母

我哭慈親眼欲枯又聞君哭在長途妻京鼎金新加秩零
落波濤舊續圖無限尋思渾夢鹿有懷反哺不如烏鵲將

太史新銘刻留與閨門作範模

登東山送馮掌教

落木風高白鴈飛登山臨水送將歸一時景物黃花帽十
載情懷綠酒卮願無塵侵我扇謝安有月近人衣梅關

明日頻回首醉墨留香在翠微
一迴相見一清吟短髮繁霜歲月侵良跡誰憐南又北壯
懷自信古猶今是越王臺北秋風張相祠前暮雨深

張丞相祠

時將小至始淒風錦樹溪山富貴冬丞相祠前薦浮蟻將
軍額上望高鴻紫雲西北三光近滄海東南萬國通意興

樂與故人同一醉欲騎黃鶴從飛龍

又

張相新祠何處尋梅花額上最高岑雲封一室藏金鑑泉
滴層崖奏玉琴後世競傳開路蹟當時未盡補天心此句

偶賦

過額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薄田蕩盡猶輸稅惡
客頻來橫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有青天不才
無計蘇民困食祿乘軒自赧然感切

送客

西風昨夜送鴛鴦南國美人歸興多一項新田收晚稻數
椽舊屋補秋蘿生憎燕市繁華夢自和吳儂欸乃歌社及
鄰翁應邀我黃鸝紫蟹醉紅螺

題金蓮寺壁

南安北寺足倘羊公務清遊雨不妨玉版禪師參若梳金
蓮侍者什檀香墨花洒洒孤亭雨劍影翻翻五額霜得詩

南安雜詠

東山絕頂蒙川館北寺奇觀鐵漢樓杭汴兩州南北宋乾
坤二老後先劉龍騰鳳舞英雄氣為嚇張富貴羞可想

從吾亭為彭鳳儀都憲作

倏如炎火忽如冰榮辱升沉不可憑直道且須隨我好抗
言那計被人憎千鍾有分還充腹一枕無由便曲肱從此
名亭聊見志側身天地自兢兢

送牌坊柱到府學

聖祖詒謀萬世傳里閭綽楔表英賢既通地脉士乾位定
破天荒癸卯年五色鳳文能照耀九霄鵬翮自騰翥莫嘆
兩柱無多力待看堂堂在碧天老語宏壯有夢想賢家之意

遊丁山

迎得春來就踏青脫活山路轉磴磴曾登總鳳尾郎衣
草天矯龍腰紫葛藤酒壘添香梅可嗅茶甌嚼脆筍初蒸
恍疑京國清明後城外看花醉舊朋

紀遊

出守南安秋復秋公餘隨處作清遊水聲沉滅金鰲閣山
色周遭鐵漢樓滄海東南連粵徼青雲西北是皇州偶逢
過客談時事縱對清尊未寫憂

○東海詩集卷三

十六

九日登金鰲閣

落帽風高客袂寒金鰲閣上倚闌干一方文武未冠會萬
里江山眼界寬老驥未應悲峻坂開鷗何事觸驚濤自是意多
可憐此地無與菊醉把笑容仔細看

九月十日燕金鰲閣

清和天氣好情懷偶向金鰲閣上來六合容開雙老眼百
年自笑一凡才山含雨意催詩句江捲濤聲入酒杯其前意格
相對新知思舊好何人騎馬醉金臺

詩欲學陸放翁賦此見志

酒杯不及陶彭澤詩法將隨陸放翁南宋偏安翁不幸
皇明全盛我遭逢有生同是乙巳歲立命獨嫌磨蝎宮自
疑自疑還自笑所管燕雀逐高鴻

半開

身世煙霞塵土間五分忙裏五分閒見軒裳未果從龍
去杖屨時能伴鶴還暫試囊中食玉法偶於隴上講金丹
掀髯一笑圖南老何事常年臥華山句句見意又復散河

送張廷儀進士

梅雨梅風化客衣小樓燈火話將歸一時雜遝誰能識千
仞翱翔自見機陸相祠前鷗鷺語越王臺上鷓鴣飛匣中
三尺清冰在却有神光徹紫微

贈蘇州醫學盛春雨

三吳醫壘盛元戎醫壘元戎乃醫書近皆經進故云世世登壇翦異雄白
髮扁盧隨後殿青年朱李作先鋒杏林陳穀倉儲足橘井
清泉及道通要識軒轅握奇處休尋東海腐儒翁

○東海詩集卷三

十七

寄李郎中貞伯

文章星斗氣如春元是烏衣巷里人避世身從宋後隱憂
時書向榻前陳十年郎署馮唐老千古孔門原憲貧何日
相逢吳下醉秋風老盡紫絲尊

又

南安郡裡寄書來又復榴花五月開聞令辭官空白髮山
翁當道正青才絳紗弟子傳三禮粉署膏餐共一杯老我
有懷何日會月明空望鳳皇臺

聞報

驛報新聞驚且疑斗南樓上倚斜暉霍光有傳何曾讀疏
廣無全亦自歸四海碧波魚上釣萬山明月虎投機廚房
杜平生立門戶令人矯首一沾衣

送宋秋官景賜

小宋文章倜傥大蘇爲行秋令到東吳懶提劫鼠張湯筆誰
獻監門鄭俠圖夜月射狼潛草莽春風狂行長靡無公餘
應有同年念爲我城南訪阿符

送董氏兄弟同赴會試

而翁衣繡肅南都玄武湖頭劍影孤有子聯芳如二宋傳
家應不愧三蘇鵲立蘭臺同進卷鴈行楓陛聽傳騰倚門
人望書頻寄忠孝齊稱大丈夫

飲顧天祥家

仲父風日侶深秋白鶴城陰好放舟天地有期誰不盡漢
山如回我來遊抗戰動盪上句詩懷酒興逢青眼舞影歌
聲醉白頭三弄梅花促歸去一天明月又相留俗處

東海詩集卷三

送任孝友會試

高帝龍飛進士家參天喬木不聞鴉恩榮有字鑲蒼石孫
子登科侍翠華不用黃金常滿案要須白壁淨無瑕曲江
騎馬東風裏還問舊時紅杏花

謝會昌梁孔昭大尹送甲子圖

故人去作會昌尹寄我新刊甲子圖感荷此情殊鄭重喜
當老眼未模糊條分正閭扶人極混一華夷仰聖模意大
自慶此生何幸太杯傾東海醉歌呼

用韻答金華陳太守

綠柳黃花盡屬陶江山好處只登高百年事業皆塵土萬
里乾坤一羽毛行處放心無草瘴眺餘洗耳有松濤飛鴻
信到故人遠獨倚長風滌沈寥豪放

秋臂痛漸愈

一見西風痛臂瘳烏皮小几寫蠅頭何須更挽千鈞弩不
用生封萬戶侯睇睨扶桑垂海釣放情麴蘖任天縱山陰
舊債從今了寧問龍螭尚在不

送夏正夫赴山東布政

老別無能對酒歌相看脈脈思懸河李唐詩律非風雅莊
列文章是鬼魔醫國須令元氣壯養民何用教條多至
舊遊涿泗今重到應有清風起後波

續夢

買斷秋光不用錢只憑酒竿與詩篇起句難得豪
子資香裡錦瑟佳人菊影邊興到不辭松寺遠醉來還愛
竹輿便也知白髮非春事自甘西風結晚緣可謂能退

見桃花口號

滿灘襟懷送歲華東風又一度桃花夢回不計誰爲蝶酒
到隨拈懶画蛇絳雪何須翳白髮青天常自語爲紗每句
耕犁兩具書下卷付與兒孫任做家

次來韻復楊應寧中舍

婉孌青袍策策勳明光宮裏拜明君丹山鵲鳳聲和律渥
水神駒足絕群三策又訪金榜捷一生都擅玉堂文任夫
曾賞高軒過今日空瞻日暮雲

曾記垂楊詞放勳青霞衣袂紫陽君筆鋒卓爾誰能及詩
思飄然自不群北海風濤鷗變化南山霧雨豹成文張翰
醉臥三江月何處飛來五朵雲

寄丘時雍太守

靈巖寺舊題詩流電光陰又許時故壘荒墟興廢夢飛
花啼鳥別離思世道用情茫茫宦海多新進落落吟壇幾
舊知爲問蘇州丘刺史何處醉金危

散神仙

懶逢蓬萊第一班綠袍烏帽醉江山五言詩句衆三昧千
古醇醪勝九還孤艇夕陽倚葉亂小樓春雨杏花殷誰笑
渠鶴背風霜苦不信天遊到處閒

答友

去年曾讀寄來詩今日相逢是舊知冷海儘能容落華
山何必問希夷道與義長松強項霜凝翠竹搖頭月滿
池休問當時王謝燕燕猶流水自東之

和江原一韻二首

○東海詩集卷三

十一

半醒半醉寫烏絲却憶南安對酒時玉面阿童鸚鵡舞青
衫小吏鸛鵒詩不道眼前語曲江祠畔秋風急鐵漢樓頭
落日遲聞道使車重過此此情應與水同馳

脫却朝衫理釣絲慶雲莊上晚秋時林田百畝供賓醉煙
樹一林催我詩意未觸事時還增感慨樂天無復歎衰遲
青雲故舊能尋訪草徑爭看四馬馳

送客歸閩

白鴈風高秋氣涼風船渺渺旆央央張翰江上簞偏美陶
令籬邊菊正香稽首不勝恩浩蕩掛冠一任鬢蒼浪是是是
情思何時騎馬來尋訪攬葉陰中吸荔漿首尾句

九日登望海樓

東吳無處可登高望海樓頭破寂寥白浪紅塵成夢寐黃

花綠酒寄風騷感時舊輩乾坤老可意佳入道路逢醉帽
任風吹不落無端高興拂煙霄此又一

送命憲陳粹之考滿過姑蘇

君到吳門好住船故人尊酒漫留連宦途遲速只如此世
態翻騰聽自然有詞玄墓山藏梵率地洞庭湖接樓藍天
清遊自是多酬唱好向天池石上鐫

呂秉之員外過

回仙飛過九峯來妙語靈音掃俗埃懶答西池青鳥信笑
衝東海紫霞杯榴皮可畫還須畫挑核堪栽底欲栽鐵笛
一聲騎鶴去五雲深處是蓬萊

和武選彭性仁主事韻

聞君清譽識君遲心逐西江日夜馳使者一緘傳妙句老

○東海詩集卷三

十二

夫再拜享多儀金莖玉露天然味水碧空青物外奇念我
舊巢痕跡在丁香花下振幽思

十月廿五日賞菊

萬卉凋殘十月終幽花猶吐舊時叢聊攜甫里黃金橘自
醉華亭白髮翁公道乾坤均潤澤私門桃李不同風東籬
人去無知己矯首天涯數斷鴻

學懶首尾吟

學懶年來苦未能雞聲催促每晨興行親農畝春耕具坐
伴兒曹夜讀燈起鳳騰蛟詞不及春蛇秋蚓筆堪憎勞形
碌碌徒爲耳學懶年來苦未能日有詩事自

送左府經歷吳世隆還宜興

朝奏封章夕轉官歸來陽羨縱清歡雲霄有意氣從今減風

月襟懷比舊寬綠浦駕禽隨短杖錦籠鸚鵡語回蘭
張翰亦有南還興欲借荆溪一釣竿

約畢尹遊淮上西湖

欲駕東湖萬里船西湖來賞綠楊煙我拚三日酬詩債君
費千金買笑錢酒氣蒸霞眠畢卓雲花灑雨舞張顛此
離便從淮水歸京國五色雲中觀九天不

夜雨獨坐懷范季方

四簷風月一篝燈脉脉懷君思不勝龍虎未收千里馬
龍却鎖九霄鷹何時玉斧重修月今日青氈護坐冰回首
東風舊遊處花開花落總無憑

綠匯堂新成

別館新開綠匯濱蕭然無處著瓦屋清風時作酒邊伴酣

東海詩集卷三

廿一

暑不欺林下人猶未忘機鷗鳥舞時常得食鷗鷗親天涯
故舊休憐我老齒還能嚼紫萼

宿江樓夢駕部舊寮

身臥煙波江上樓夢尋粉署舊文游吏團已散飯初下王
事方論簪久留隔座誦聲槐轉午滿庭詩景竹鳴秋覺來
却笑雲泥隔共笑誰憐獨客愁

登金山寺樓

第一江山第一樓年來頻得縱清遊盤餐舊集如相識
若縑衣苦欲留筆底風雲搖海嶽壺中日月送春秋古今
多少登臨者何事哀吟動客愁

淮安雪夜

自怪平生酒量慳舟中無事可消閒雜書數卷看來厭名

紙千緡爲付還蓬背雪聲何處宿牀前燈影半闌珊瓦爐
砂罐空相對誰在春風醉夢間

德州遇諸同年

德州南下水如煙忽報青簾繡柱船舊太守逢新太守老
同年見少同年官程有限留難久情緒多端話不全分手
匆匆空悵望野雲沙樹夕陽邊

懷養素王用賓

吾妻之兄六十餘子孫共守舊時書象眠匣底先公笏馬
集門前長者車不飲却能留客醉有才懶出應時需去年
寄我眞行草顆顆驪龍領下珠

一別玉郎六載餘平安時接數行書昔聞匣鎖雙龍劍今
見門迎五馬車薄取田租人肯負多藏海錯客頻需九天

東海詩集卷三

廿一

使君搜才俊滄海遺遺照來珠

聞弘至赴秋選

三郎去赴京開選萬里糾纏父母腸立志讀書須萬里隨
時作事要周詳休矜一得春秋富務積三餘晝夜忙小范
大程真軌範平生事業豈文章

題節婦橋

節婦張汝臣妻顧氏也夫沒年方廿七歲嘗大
守死難辛撫孤以例不及旌表因名墓前之橋
以表其節

北溪高塚對橋門節婦芳名萬古存瞑目終酬同穴志苦
心曲盡撫孤恩寒煙蔓草無形跡澹月梅花有斷魂客子
往來休濯足溪流從此不曾渾

遊查山

在城南

香峯孤秀峙城南曲磴平橋度鬱鬱斜日路衢人侶蟻
煙林莽屋如蚶將軍射雉威聲振太守題詩酒興酣欲舉
歸轡重延佇仙翁升井送清甜

高明所在城南

金蓮山上高明所燕坐居然見八荒虎鬬龍爭俱寂寞
飛魚躍自洋洋漢唐事往江山在濂洛人遊草木香喚起
平生塵土夢松風爲我洗肝腸

渡江

蓬底茶香酒夢醒大江風急正揚舲浪花作雨汀煙濕沙
鳥迎人水氣醒三國舊愁春草碧六朝遺恨曉山青不知
別後東湖上誰愛菱歌倚棹聽

遊小崑山

東海詩集卷三

廿四

小崑山勢臥麒麟獨角撐空甕塔新北嶺榛篁三佛地西
村杭林百家春陸機舊宅空餘草張翰歸舟却有蓴沉醉
臨流還濯足青鞋猶恐泥黃塵

春暮述懷

旅館孤吟思惘然抱書懶讀枕書眠萋萋芳草日將暮點
點飛花春可憐家信不來江鴈杳鄉心正切海魚鮮欲沽
一斗花前醉自笑青衫不直錢

司馬莊飲錢適遇生辰

今年初度五十四壽酒相將別酒同綵服兒孫羣拜舞白
頭兄弟各西東春光澹澹風吹柳寒意亭亭雪在松莫忽
馬村莊上醉未知何日更相逢

鎮海樓望金山

春晴催我上層城望望金山入杳冥樹影連雲孤鳥沒
聲撼地萬壑鳴乘桴嗟我頭先白送酒憐君眼獨青博陸
賁祠還在否也應宿莽語猩猩

遊天平山謁范文正祠

讓王城外事幽尋獨拜天平萬石林憂樂有言終不負經
綸未了奈銷沉乾坤正氣依然在西北驚塵憤莫侵餘問
義田無恙否夕陽歸馬一沉吟

送某將軍帥邊

攜攜長劍守窮邊流水岷山路幾千五月糧去走冰雪三
更霜鼓報烽煙巴茶宛馬僧徒市羌語舊文驛史傳自古
班超身未老賢勞深荷聖明憐

陳粹之駕湖寓居次韻

東海詩集卷三

廿五

青雲人借白雲居詩似欲逃名伴老漁但覺蓬蓬如夢過
何曾咄咄向空書驚湖之月狂歌其虎草穿雲小醉餘興
不負我同年曠離索金轡閣下候肩輿

和谷林亭大侍讀

清和堂上羅旂船小賞庭中玉馬鞭忽接故人千里信如
投窮漢萬緡錢嬾將貢禹冠頻拂却笑陳蕃榻久懸舊日
緇郎勞問訊應言元不是詩仙

花朝遊大慈惠寺即舊海印也

花朝尋花不見花行行直到梵王家周遭玄海波光合遠
近翠樓煙景賒絲柳胡僧通漢語香酥鮮乳薦巴茶徒高
齋覽乾坤勝

萬歲山前五色霞

人日有感

今年丁未當人日正是春風富貴鄉白玉一枝梅蕊綠黃金三寸華芽長要令笑語開節塞仍用題詩寄草堂共荷聖恩無以報但將白髮照滄浪

送中都留守王元昭之任

中都萬世帝王基鳳舞龍蟠山水奇留守將軍奉綸綍謳歌父老望旌旗闕宮松栢青春好豐社粉榆白晝遲聞說九重懷舊德卷阿還待召公詩

惜菊似重良謨

晚香老酒日相親可奈朝來漸覺陳西子面羞鸞鏡月揚妃心怯馬嵬塵寫懷須覺詩無料解悶還憑酒有神寄語西風看花伴落英堪惜也堪紉

東海詩集卷三

廿六

西湖書院

千載西湖今可書梅花香裏素王居乾坤有意留斯境塵土何曾污大虛山鬼亦知明禮樂清聲自洗朱文談清風一艇輕如葉客我來時給掃除

留董羹

樽俎爐邊膏董羹肉為主將菜為兵兩三行酒先傳令五七言詩又築城雪馬紛披驚赤幟火牛奔突走玄冥滿堂秦凱紅顏客醉舞春風頌太平

聞三山林亭大侍講遷居

聞說遷居又向東書來何處覓仙蹤也知一徑黃塵裏可擬三山碧海相對客揮毫辦文字呼童擁篲掃苔通講堂好作同年會嗟我風前一斷鴻

諭內教子

四兒六歲五兒三莫與肥甘習口饒清白家風毋我愧詩書世澤要人擔三冷白飯何須酒一飭黃齏夏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元不為官廉

和樊郡守寫懷韻

一身端為萬民憂百慮千思不盡頭酒薄郡厨春冷燭殘鈴閣夜遲留東南海霧侵孤戍西北邊風徹散裘萬里轉輸何日了九峯吟賞幾時酬

明時誰敢道時凶可奈東南杼軸空捲地餉夫無處避欺天惡少有時逢小臣功職曾何補聖主垂恩信未窮玉節亭前聞好語捷書頻報貳師功

東海詩集卷三

廿七

附樊廷祥郡守寫懷原韻

日日奔波日日憂鏡中華髮忽盈頭青山有恙不歸去綠水無情強自留公館時常粗糲飯行囊依舊木棉裘也知富貴非吾分祇為君恩未少酬

西北頻年值歲凶東南財賦半成空萬方一統難遭際斗米三錢尚未逢減膳共知勞聖慮轉輸誰復念民窮感來便欲抽簪去忍負清朝教養功

公名望常山人仕終工部尚書守松郡下三年而薨忠無窮餘此不特為其詩也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三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四

古詩

題畫

梅居

夢溪元啓

壽編修徐時用

蔡花歌

花鳥二首

題畫

蘭竹圖

送僧還邵武

漁舟

東海詩集卷四

陳取菴東坡墨竹

古意

紅梅贈蕭文明

飲蔣仲學既醉軒

薛御史撫治荆襄流民

琅琊歌

春陽道士歌

否園圖贈李誠明

有感

撫琴圖

墨鷺

碧桃翠竹圖

西施菊

王內翰梯雲樓歌

雙松壽宜興李尚文

張行人銀漢遨遊圖

雲山圖

竹為玄靖僧賦

題蘭

題竹

壽蘭溪翁

寄職方劉時雍同寮

花朝湖錢世恒御史

書吳山雨別聯句後

長江歌送黎鎮江

石鐘山歌

送漕運郭將軍

味梅歌

望夫石

送許廣安之任

西湖圖

重陽篇壽葉封君

夏仲昭畫竹

巧石圖

贈陳將軍

醉翁椅寄鄒永明

擬安石答語

續

積善寺

詩餘

鵲橋仙

南歸散詞

胡馬

登東山問謝安石

丹鳳樓呈談本葵

懷天駿第二絕

瑞龍吟送司馬祭酒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四

東海詩集卷四

二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四

古詩

題畫

遼山如飛近山走茫茫白雲三萬畝小橋盡日無人行孤舟自破清溪口似聞烏啼猿嘯哀長林宿莽驚風來所聞猶令人洒然毛骨爽不知身在黃金臺金臺紅塵深百丈騎馬東西事執掌見圖喚起山澤心枯腸驟然詩句灑揮毫聊問許鄧州何時約伴作清遊我歌爾謠齊拍掌笑看黃河西北流

西施菊

西風吹破臘脂萼館娃佳人醉顏渥蘇臺麋鹿渾不知自有陶翁供笑譚莫信陶翁貧且清花前時復賦閒情東籬

東海詩集卷四

落日幾醒醉却笑鷗夷空醜名俗又善入事

梅居

鳳凰山下梅花屋俯仰乾坤盡香玉遙仙寂寞三百年塵土孤山跡人目清詩往往落人間踈影暗香今始續曲闌小几神與交宛見杖藜巾一幅謾呼焦尾先塵襟獨把匏尊酌溪綠興酣不計春淺深陰風颭颭雪霰簌簌萬頃玻璃舞鶴顛八牖雲母飛蛾撲撲塵不到只仙家何必洞天三十六

王內翰梯雲樓歌

君不見連甍翬夢生八翼凌剛風便欲飛闔天九重九重深幾不容入閣卒怒叱轟霹靂舉杖一觸之勁翮頓時飛安得知青雲自有梯一級一級堪攀躋直上太虛八十四

萬里登登周道縣紫霓王夫子真絕奇更作層樓接上梯道我登者孔與姬由賜夾我腋遷固攝我齊子雲相如捧我足信步凌躡風纏纏奇有十載不停足兩足幾成底

行行忽至梯之極下視九州一丸泥伸吟揚聲叫閭闔闔闔研然開左扉鞠躬載拜入萬象春熙熙紫微垣東跳玉兔扶桑枝上啼金鷄三千玉女見我笑電光閃爍銀潢西酌我九霞觴中琥珀酒食我九陽鼎內玃珠糜五色祥麟壁作脯三秀靈芝釀作羹小臣飽食謁上帝上帝曰汝來何遲而我有綸綍付汝悉掌之上與日月增光輝下與

華夷掃糠粃姬孔事業令汝為從月詩王夫子真奇絕梯

雲之樓兀立天地間四海蒼生瞻峨嵋咳唾隨風落半空爭持錦囊收玉屑噫嘻悲哉九曲迷樓貯歌舞豪華都飼

東海詩集卷四

晉陽虎建章宮館候群仙劉郎終歸茂陵土何如王夫子梯雲樓烈烈功名震千古元龍豪氣未必及此

夢奚元啓

曲江池畔龍化魚明光宮前重獻書丈夫意氣薄霄漢健翮不受樊籠拘歸來吳門領煙月三尺劍光飛列缺不容匣底繡紫苔要封塞外天驕血我曾曳裾趨後塵應觚觚墨時相親荆卿臺前雪沒脛狂遊不惜肌膚敝南薰樓頭一分手過隙光陰白駒走翠簾兩度見飛螢消息不聞空仰斗今夜翩然入夢覓五色彩筆扛崑崙白日下照寸心苦好風吹入金馬門金馬之門在天上雙雙玉人笑相向夢回海角只孤吟千里百里相思心霜花滿地月華白悠悠何處鳴寒砧

雙松圖壽宜興李尚文

陽羨溪山淑氣鍾何年產此雙喬松百里深根蟠厚地千
華黛色拂高穹星斗流光點上下義娥倒影迷西東般倭
投斧不敢睨萬牛之力將何庸明堂梁柱久缺望但令萬
經號清風杜一枝秀峰扶桑側沐浴雨露榮飛龍乃有
仙人張果老自稱神堯之侍中青眸開闔走列缺玉齒談
笑靈籙高坐松陰發孤詠撫弄造化如孩童翩然駕鶴上
謁蓬萊宮回視此松兮與天地而無窮

壽編脩徐時用

陽羨之山不產鉅株陽羨之水不育鉅魚山水之秀鍾為儒
起不費力理故如是九重敷奏動天聽片言激俗開蒙愚

東海詩集卷四

三

之祥在今日金罇玉醴來天厨子房厭從赤松老高冠長
劍趨座隅揮筆蛟龍走舉勺鯉鯨吐真陽燥吻不易潤要將
東海為盤盂與君大嚼三千試醉弄日月雙明珠

張行人銀漢遊圖

全李太白仙愛君髮

東溟仙人事遊治穩騎六氣如馴馬雙秋翩翩歷紫清回
看一道銀河瀉河中誰泛蓮葉舟玉節翠旗張使者昔日
靈槎已腐爛換得蓮舟更瀟灑天孫投杆笑相迎與爾一
別三十齡卯金李子又天水天下紛紛今幾更鳳陽真人
握長劍汎掃六合開大明聖子神孫億萬世三辰五緯
皆安益我欲贈爾支機石恐勞遠訪嚴君平但裁十幅文
龍錦為我拜獻白玉京龍衮縱無分寸闕庶可以之領
後庭使者殷勤謝情好遠物奇珍非所寶小臣持節邀銀

河特訪南箕傳囑老天孫施巧但教民女織男耕共溫飽

葵花歌并序

葵花歌并序
葵花之於世也嘉葵之傾陽自
葵花之於世也嘉葵之傾陽自
葵花之於世也嘉葵之傾陽自

浪舟迷人目多少葵花在空谷前郎作官兼丹衷乃裁此
葵繞書屋讀書企仰伊傳壽誓不隨時徒碌碌平生心事
一毫欺見此葵花顏正怩嗚呼作忠良不易大聖周公方
蓋之霍光慎畏功蓋世一旦自營功盡棄嗚呼作忠良不
易莫因富貴移初志西山夷齊東海巢高直與天壤同
紛紛諸子何足數真猶鬼域與沙蟲年年五月來薰風葵

花笑人何時窮

雲山圖

楚人談匡廬越人談天姥何如對此雲山圖為我胸中洗
塵土山青雲秀英英樹蒼蒼兮泉冷冷小橋曲徑數十
轉百畝石田如掌平茅屋參差出村獮鷄犬聲中耕人簪
鴨舌沙頭竹葉舟紫艸銀鱸不論貴何人拖履吟松風應
是勞勞辦詩債我慚詩債百不酬久無清興筆亦羞看此
圖中堪避俗可能借我三間樓有樓可借不數住微名羈
絆何時休圓能學東山之安石亦不敢望南陽之武侯鑽
研草句咀陳腐獨慕萬古情悠悠行當了此念拂袖尋浮
丘青鸞白鶴許我駕飄然逕入雲山遊匡廬天姥有佳處
處處小佳三千秋

花鳥二首

天台山裏劉郎來，玄都觀裏劉郎去。人來人去花不知，金衣鳥啼春滿樹。綠牕孤眠如玉人，聞道春歸未識春。欲起推牕看花鳥，還將羅扇障流塵。

青青幽禽豈凡翼，傳書曾謁秋風客。廷臣宮妾謁如雲，只有偷桃小兒識。流光忽忽能幾時，舊日桃花無一枝。幽皇獨抱歲寒節，飛來與鳳同棲遲。

竹為玄靖僧賦

鳳皇池頭聽春雨，蕭蕭疎葉如相語。起來試揭麟毛簾，驚看濕透青鸞羽。鸞羽凝寒凝翠石，傍天風颭雲空茫不知。身在玉堂上，翩然竟夢遊三湘。

題畫

東海詩集卷四

五

大山如龍欲飛去，小山盤盤如虎踞。近山晴露兩三峯，遠山微茫不知數。劉君家住山之陬，蒼藤古木涼陰稠。步月頻穿花裏徑，看雲別起水邊樓。隔林松吹含清響，古色莓苔和雨長。案頭六籍時卷舒，沙上群鷗日來往。近年得志上天衢，皇華四牡常馳驅。道逢江陰何太守，為寫江南山水圖。朝回挂向碧牕曉，滿幅煙嵐寒悄悄。坐中都似舊遊蹤，只欠清音一啼鳥。

題蘭

蘭首及所南亦具詩史

所南回蘭不著土，昔痛中原落夷虜。淮南墟上真龍飛，大明一統開洪武。從此蘭生始著根，所南英魂亦呼舞。此蘭不知画者誰，幽篁奇石相為伍。蕭蕭涼月浸湘川，燁燁光風轉玄圃。但有芳香撲鼻來，襲我衣裾拂尊俎。不惹臙

脂坡上塵，只歸翰墨林。中譜援琴欲彈，不忍彈空谷佳人心。最苦抱素凝和三十年，國香將吐猶未吐。江離揭車不入群，萬古知心賴尼父。撫圖握筆驅天風，天風吹春滿天下。元有中國皆南土，歐所南而蘭不著土。曰今日此土非我有也。

蘭竹圖

亦繫世教

張曲江宋廣平堂堂志，業竟無成李猶半。世握權衡司馬公，程明道道崇聖學。空自好，羅郎引擬排諸老，何須卷舌吟鳴鳴。試看荆榛蘭竹圖，荆榛上聳高於石，蘭竹空緣石之側。

題竹

玉田劉子鍾拜湖廣參議路河解后戶部副郎遼陽預宜用為寫此圖致寒寒舊好予遂書其

東海詩集卷四

六

劉郎不作桃花夢，起得清酒胃中秀氣何。須同公暇時時露一斑，腕指所到清風動。霓裳霞袂不沾塵，玉節翠旗同跨鳳。洞庭野闊天陰陰，湘浦波寒雲滿滿。扁舟載月歌月明，半牕環珮聲相送。箇中真趣只自知，苦求形侶俱庸衆。大笑前朝李息齋，俗筆刻鏤堪覆瓿。九龍山人真我師，太常清卿應伯仲。城東邂逅顧虎頭，平生三絕人猶重。鷺溪轍材白雪光，徂徠松燼玄雲凍。脫袍解帶寫遺之一醉，酒錢三月俸竭來示我。索我題局束詩懷，空吟吟小牕短燭理枯桐。竹枝謾撫江南弄。

送僧還邵武

義師彈琴兼寫竹，指端觸處清風足。廣陵明月十二樓，瓊峯仙袂同追遊。瀟湘晴雲數千里，挂楫蘭舟弄烟水。唯梵

壽蘭谿翁壽詩不腐自可誦

漁舟叙漁家婦子情態宛然且及民瘼可念

寄職方劉時雍同寮

○東海詩集卷四

七

東坡墨竹爲陳耻菴題

東坡傳作於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黨乃以凶盛之載以巨舟欲獻侂胄至錢唐而溺

花朝期錢世恒御史不至

古意

東海詩集卷四

書吳山雨別聯句後

越山盡處吳山起，山色空濛雨聲裏。衝雨揚舠列玳筵，總是同年舊知己。玉山巖嶠張廷芳，春風雍容魏仲禮。提學先生李若虛，青松鬱秀白鶴臞。蚪羈鐵面江廷叙，已聞憲副河南除。吳橋廷贊我同姓，昂臧千里之神駒。更有孝章陳老將，出非同途同樞。向觴政渾如軍政嚴，百罰深杯不容讓。酒酣思湧競聯詩，江雨江風鬪清壯。我慚沈醉不能聯，先飲同年劉士元。鐵冠繡豸能下士，途數徐老塵中仙。琅詞怪語洞今古，我挫鋒鏑唯醉眠。吳山驛中惜分手，扶

醉又醉諸公船諸公高誼摩玄極世俗紛紛誰果識別去
仍題紀別詩柏直提師向韓敵詩成還付阿宜歌雨霽月
明天一碧

紅梅贈蕭文明進士

昔年夢踏西湖月湖邊萬樹臘脂雪誰是東風第一流
落韻繁華更高潔飛瓊玉面醉霞漿姑射羅裙湊新血冷落
通仙招不來白鶴無聲翠禽咽燭來騎馬踏京塵恰遇曲
江紅杏春天上玉音傳賜宴綠袍烏帽探花人醉中彷彿
西湖夢笑倩王郎爲寫真王郎健筆回造化領將紅紫一
番新

長江歌送黎天與之任鎮江

長江萬里岷峨來奔流到海如奔雷江邊山際乃有鎮江

東海詩集卷四

九

府襟喉三吳百粵何雄哉况爾南都根本地掌司管綸須
雄才同年進士黎天與身冠白簡居烏臺九重特命守
此土萬姓渴望陽春回天璽之流益浩蕩鐵壁之城益崔
嵬山童巷婦需惠澤使車商舶懷恩威公餘嘯咏領風月
金焦江海爲襟帶萬歲樓頭西北望月光炯炯射三台皇
華使者尺一紙會徵黃霸侍蓬萊嗟予荒繆百無用却有
健筆能品裁是時爲君書德政磨平北固爲穹碑

飲將仲學既醉軒

昔年既醉軒中醉雨散星離誰復會轉頭不覺十載餘小
鎗骨重相對一杯一杯復一杯聚頭話舊渾忘寐李中
書聞在姑蘇新卜居李太僕徐陽府寺閣攻駒王祭酒南
雍禮樂領群儒十民部吳山楚水歌唐虞劉左轄頻南海

角今何如矯首數公不可見起舞擊節成嗟吁徐詹事楊
學士王堂遠直勞文思者香酒熟不我過我與玉山聊適
志錦筵咿咿鸞鳳吟疏盤較較冰雪深凍硯頻烘滾玄浪
短燭屢灺流黃金乃拚今晚復既醉論窮萬物情狀天地
心莫爲功名歎遲暮華伊渭呂逢時作時來土首亦雲霄
時未與雄且高臥靜中看破古與今果是奇才當存箇南
陽臥龍久應瑛姑蘇小范呼不來胸中鬱勃與誰論翩然
便欲飛步登蓬萊我思蓬萊神仙何足道終身山澤成枯
槁何如汗漫大醉三千場與爾同看天地老

石鍾山歌

昔官左轄湖湘去彭蠡風高帆不駐回頭空戀石鍾山白
鷗飛斷迷煙樹揭來又擢大江西石鍾山上幾極遲時聞

東海詩集卷四

十

鐘聲發山下緩復急今高復低恍如野寺僧喚粥高標懸
廷時一觸又如鳴珮趨駕班五重雙闕聲催促前呵暫止
湖山翁翁云此處無金鐘若下玲瓏石作寶江風鼓浪相
激衝遂令天然至音起何煩協律分條理煙波客夢幾回
驚塵土勞心頓時洗乃知鐘名不我欺委蛇石磴尋古碑
蔓草垂蘿古碑沒剔辭漫閱前賢詩乾坤俯仰五百載物
換星移素風灑

薛御史撫治荆襄流民

無土不養人無人不樂主况聞荆襄土蕩會良稱情所以
群疲民曾集圖自營困翼赴林莽窮鱗縱深淙誰能遏奔
逝採訪徒煩刑君今去綏撫要當重哀矜逐逐行者止惴
惴居者寧庶幾暢皇澤毋苟急時名如何羊公石令人

淚縱橫

送漕運郭將軍歌

將軍元是汾陽族而父 當朝大都督少年鼓篋武庫遊
諸史群經靡不讀晉人書法唐人詩時亦鑽研味膏繆
弼試劍桑歸倚縉紳講義多如漢京華數目小由其詞弦
撻箭百猿哭 聖明宵旰念南畿尺一 龍章寄心腹蛇
虎潛蹤龍麥青鯨鯢不驚海波綠漕渠汗漫輸乾勞蕭何
無謀劉晏促在 廷萬口借將軍共力提綱整條目 九
重龍任今何隆要為四海蒼生福宣尼大訓如日月百姓
足時君自足佇看紫府報勳庸 玉陛前頭秉鈞軸

琅琊歌贈王廷宋繡衣

琅琊之山何巖嶭鍾靈毓秀生英雄諸葛武侯真丈夫千

東海詩集卷四

土

載遺風猶烈烈怪底後來何寂寥運化循環終不歇山前
如水忽澄清王郎誕降殊奇絕童髫從宦遊西江文名已
自驚先達涵泳研精二十餘天人業獻黃金闕作縣登封
奏最歸繡袍解多冠義鏡平生為學謝浮華持翼網常探
理穴謹持三尺應萬端方寸中開懸日月今年仗劍江海
間鯨鯢逃蹤豺虎蹶老我相逢話舊遊青天白日何軒豁
我思諸葛公不幸當漢末便當一統 聖明時跨越宇宙
誰同轍伊呂不足多管肅空瑣屑王郎生也幸遭逢義利
分明扶大節營營富貴不苟趨赫赫威權何可奪琅琊山
前如水西行當又見生諸葛

味梅歌

紫陽先生百世豪作易本義窮絲毫夢寢義文見康節天

春陽道士歌

大海東北名尾閭其深不可以千百萬里拘重陰鋼陽陰
極處有時飛出火龍珠上透天門轉八極陽光閃閃常如
如如此春陽曾識否勿為黃白賊徒枉奔趨我故一來亭

東海詩集卷四

土

上坐龍璫公魔都掃除斧通沙磧化珍寶雨足快馬翔天
轡春陽春陽當自信崆峒道士乃吾儒

望夫石

北固山前一狼石千夫萬夫移不得聞道曾經野火燒老
骨蒼鱗變顏色何如山下寡弱人蚤失天兮著孤特狂飈
撼地衣不揚怒浪掀天復不溺眼中惟見舊時人堂前那
有新衣客匪石之詞復我心長江浩浩秋月白

杏園圖贈李誠明

文皇御宇臣英傑老李尚書聲烈烈簪纓傳子子傳孫曾
孫耿也尤稱絕五車黃卷百年心一段清冰三尺鐵曲江
杏園時夢遊廣寒桂子先須折開軒示我杏園圖沒天十
里胭脂雪我憶春風曾此遊玉馬金鞭飛列缺黃封疊賜

醉顏酡顙衫競舞清歌咽樂聲震地地若搖豪氣薰天
亦熱此言豈是誇光榮爲報將來激臣節李君況是世臣
家奮發酬恩更超越杏園春色何足多要在此心明日月

送許廣安之任

十二街頭三尺雪駿馬健行如跛驚生憎故人許廣安拂
袖告行何勇決東海先生強欲吟凍筆如槌硯欲裂京國
青袍十載交欲言不言情哽咽願君勿作繞指柔願君勿
作在礪鐵甘雨幽遐冤草甦清風宇宙貪泉竭循良寔困
聖明時玉燭光華待調燮

有感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可事豪奢軒軒
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乃有時

東海詩集卷四

十五

歎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切中

西湖圖

人言杭州西湖天下無東坡到處皆西湖觸目會心不在
遠誰能肖此西湖圖我從圖中臥遊去湧金門外雲模糊
山如遊龍水如練橋如影月舟如鳬孤山深處訪和靖昔
日梅花知有無青草離離岳有塚採芳具拜奠金壺安得
利刀捻奸孽聊觸憤氣歌嗚嗚異時塵土俱掃盡乾坤清
氣厲老夫君不見北京西湖更清妙歌舞浮塵飛不到我
曾幾度水雲鄉醉眼看天發長嘯

撫琴圖

我有太古琴珍藏重千金欲以彈古音簡澹不令今人心
欲以彈今音手指羞澀空沈吟伯牙絃絕鍾期死後世惟

傳圖耳撫圖三嘆寫新詩林外飄風送宮徵

重陽篇壽淮上葉封君

我聞東坡老仙道重陽前後十日好黃花庭院競芳菲錦
樹江山相繚繞不寒不暖夾羅輕半雨半晴泥淖少淮上
封君塵世仙鶴髮烏紗照穹昊吳生辰正在重陽前壺榼如
雲慶難老清風動屋詩激秋紫蜺橫空酒蒸曉東海仙翁
寄好音珊瑚瑤樹金光草酒徒詞客走且僵舞影歌聲驚
一掃天台天姥群仙居群仙和之俱絕倒祝君之壽如彭
聃聃乎八百猶爲少定須屢世拜 皇恩便把淮山作蓬
島醉到乾坤混沌時日月兩輪常皎皎

題墨蹟

皎皎如玉雪亭亭天下潔胡爲染緇塵鴛鴦混無別嗚呼

東海詩集卷四

十四

請君且勿憎聞道有人曾嚮僧十萬良民俱變形

夏仲昭題竹爲吳進士題

君不見輞川王郎鐵鉤鎖漁陽塵飛竟摧墮君不見江南
李主金錯刀澄心堂紙同煙銷宋家寫竹文與蘇不求文
字稱士大息齋板刻不足數房山尚書特奇古俱隨物改
世見稀我 朝好手尚屬誰九龍山人王友石毫素爭先
化工力當時揮洒未足珍于今一紙千金直太常清卿得
真傳風流瀟灑與差肩宛如指活妙書法陽冰古勁張旭
顛紫宸朝回寫此幅遠近縱橫萬枝玉鷄鳴吟雨下江皋
徠徠號煙度岩曲湘靈瑟瑟廿五絃淒淒切切如流泉長
日相看竟忘寐箇中妙趣言難傳乃知此老真奇絕飽弄
清風與明月古來數輩皆其儔興酣還陋色蕉雪鐔津進

士吳延陵冲襟素抱天下清得之不啻如拱壁一洗東華
塵夢醒持來索我爲題品務令滿幅煙雲橫我醉鄙樸我
手拙那能垂世稱三絕恰有紫醪雙玉瓶九京喚起李騎
鯨劍漢錦箋三十丈稿草還須張伯英嗚呼若人不可作
浩蕩高懷竟何託反復衡公淇澳詩目送翩翩海天鶴

碧桃翠竹圖爲程克勤賦

我本東海食霞仙擲弄日月旋坤乾爲瀉篇章戲翰墨誦
來下土三十年而今年纔過五十也隨塵世變華顛鑿鑿
醺鷄時起滅輾轉過眼真堪憐夜來夢到清都府碧桃翠
竹開清妍便欲據此混沌窟小結一間天趣軒元規塵空
飛不到洪厓風月浩無邊白面青童吹紫玉花蚪穩跨茶
軒轅乃知舊懷作舊夢可奈茫茫未了緣題詩馳寄玉堂

東海詩集卷四

子鮮題涼酒醉藍天

巧石歌

昧姑夜謁西王母沈醉歸來鸞鶴舞道人飛劍躡罡風斫
得瑤瑤雲一朶婀娜玲瓏似掌高山春晴煙霧消置我
筆山硯池側小齋清絕無塵囂從知此石還勝髻世間高
聲多爲妖鳴呼漢宮唐殿蘭膏釵玉環飛燕終遺毒不如
對此書快讀起來普作天下蒼生福

贈陳將軍

東東將軍天上還柳雲夾道號新蟬金鞍玉馬珊瑚鞭拂
開海上紅狼煙狼煙淨盡鯨波貼浩蕩詩懷滄海狹聞說
胡塵擾耕獵梟鳴牙旗劔鳴匣

胡馬歌

漢家有道華夷福貳師將軍坐豐屋漢南漠北草如煙一
度春風一迴綠綠草深沒黃羊肥胡兒騎馬多馳逐南風
吹帽槐陰涼卸下雕鞍一停足望望燕然興未闌營弓加
弦矢在服胡兒臂力方驕矜應謂此馬房星精躡起四蹄
白雪瑩牽來八尺紫雲橫誰知天閑十有二追風躡影不
可名縱今此馬蚤入貢可博斗酒一束繯不如射生飲馬
漣穹廡高臥胡天迥

醉翁椅歌

我聞歐九已成仙滁陽風月閒少年如何留下一長椅却
與東海張生眠張生平日不飲酒胸中又無墨香數十載
空沈粉署郎一麾去作南安守脇不帖席曉不交常慮無
能答聖朝豈容便便時醉臥不懼仁民野老嘲便將按

東海詩集卷四

十六

劍拂衣起欲學柳州誅曲几蓬然夢見歐九云所貴人生
適意耳獨醒反被群醉咻若能臥治亦何憂願公不必惡
此椅政餘讀罷時影鈎

登東山問謝安石

我登東山頂酌酒問謝公公有調馬路我有下馬松公有
白雲明月兩窈窕我有蒙川醉石雙玲瓏公當偏霸坐江
左我當全盛從飛龍我生伊洛後不敢恣情聲妓頹爽風
我無邊微寄未試淮淝一橋符素空公之能事我若不可
及公之風流我亦不苟從東山同名地隔數千里我言曾
入公之耳青天望斷一飛鴻章江滔滔自流水

擬安石答

東山謝安石答爾張汝弼我慚曠達風未免風流癖起來

濂翁生談笑安王室爾獨不聞白眼王金陵平生廉謹冠
世名得君不啻魚水樂甘心乃從孤鼠朋隻手上遮天眼
黑縱橫顛倒懸蒼生遂令盤石如浮萍乃知士當存大節
瑣瑣小器何足稱爾生濂洛後迷途見日星當自得師報
明廷何須戲與我爭衡東山石無語落日天冥冥

丹鳳樓呈談同年本

蘇轍在
海縣治

扁舟北來渡森丹鳳樓高海天小樓上三姑共儼然雲鬢
花容長不老大姑團扇裁龍綃指揮海若驅風濤 聖人
御宇波恬靜斂扇笑看機相盛二姑潛機先一着小姑拈
子未肯落龍爭虎鬪血玄黃鯨咽蛇蟠勢回薄金雞雖熟
天地冥樓下道人聞利琢我欲推枰問一言滄海桑田今
幾番孫思慙賊何緩死崖山忠義何遽翻弱水仙都果何

東海詩集卷四

七

處欲借青鸞徑騎去五色文輝閨苑花七星初掛扶桑樹
左攜赤松右洪崖免束冠裳事章句三姑默默問不應樓
外長川自東注

續

積善寺

望入招提綠樹稠晴雲千頃擁飛樓萬金買地知誰在一
雨洗街容我遊竹淨風清塵不到花飛春去水空流逢僧
懶話三生夢共坐蒲團捧茗甌

懷天駿弟二絕

海國茫茫獨鴈飛仲宣樓上又斜暉杏園春信催行李好
製燕都遠客衣

倚天長劍重須磨越砥鵲膏今若何聞道有人占北斗雙

龍紫氣近尤多

詩餘

鵲橋仙

為馬宗海
同年作

瓊林宴罷萍踪踪無定空自傳消寄信天涯海角此相逢這
段舊情懷難盡 交情似海宦途如夢後會安知何處大
家盡力報君親且莫計東西去住

瑞龍吟送司馬祭酒省親

秋光好正遇月窟香清天街涼蚤諸生雲會都門斯文宗
主今朝出道為親老常念承顏無便陳情有表 天恩暫
許南歸捧觴戲綵增延壽考金帶緋袍趨拜古今如此從
來少司馬相公曾係全盡忠和孝越山澗水千載相輝耀
娛親暇松風蘿月幽情傾倒只恐丹山鳥口啣一紙天風

東海詩集卷四

八

曉催入蓬萊島東閣下還將絲綸來草燮調二氣萬年腰
牌

南歸散詞

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入笑
道癡愚書書寒不堪穿飢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
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安得工夫載看渠
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黃卷中興
聖賢相對語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四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卷一

序

夢筆詩序

送松江干同知序

送鈞州守鄭侯序

送奚宗禮歸沂州

夢卷集序

陳州志序

送張公實參議序

送劉文裕參政序

泌陽八詠序

雪航集序

東海集序

贈王鎮撫校職序

送徐尚質詩序

贈王景明太守序

九峯倡和詩序

贈范縉衣嘉龍序

送許上人歸漳州

西郊笑端集序

思親詩序

海天秋月詩序

任處士輓詩

贈周廷鳳南歸序

東山集勝詩序

送李給事中之南京序

送徐士亨知羅田序

送王學士之南京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送計廷王復任封丘序

西園留題序

述盛以端參政江西序

橘隱詩後序

送丁編修歸省序

送郭大尹考績序

送徐景文通判序

贈鑄印局陳副使序

送畢進士歸進陽序

壽椿庭居士詩序

於塢集引

沈醫師元吉序

姜知州文博之任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一

序

夢筆詩序

夫筆記道之器也道有鉅細也久近也汗隆也純雜也離合也皆筆記之也或謂筆記以紀事未必皆道此不知道者也道何往而不在哉故曰筆記道之器也古之用筆如此而已近古之書資瞻視之好魏晉而下益甚則筆之任分矣然世徒泥其點畫波勒之助不亦忘其遠者大者乎上海姚君舜夫志於行道者而尤善書嘗夢入授以筆言者率以江淹李白夢筆事況之予竊謂淹也白也皆未聞道者夢之同不可知而筆之紀道不容泯也故序而白之不直為舜夫告且告世之用筆者求之於道何如也

贈周廷鳳南歸序

蔡陽朱子萬世人豪也其在當時以單詞片語加諸人後世銖較粟量求其許與抑奪之旨而定其淑慝得失之實其書具存而在所許與者亦不甚多見嘗讀景行堂記謂正介先生周穎之行信於鄉閭於朝立言垂訓足為世法意正介真偉人而朱子許與之至也惜未聞其後為何如今年予以會試寓京與三衢胡君彥超交其同館之士有周君廷鳳與其從子宗器者皆溫雅有文問其世則正介先生幾世孫也為之歛容叩其世曰本出于淮而唐初有諱美者用杜如晦薦刺濮州遂家江山故今為江山人而正介則已嘗祭於學宮為鄉人之規範久矣噫朱子之言久而益驗而江山之周可謂世有今聞矣然而崑岡難為

玉合浦難爲珠世家難爲子弟吾方賀二子之家世而又爲二子懼也蓋小有善不足以亢其宗小有惡亦足以玷其宗爲之後者良不易也二子由邑校而登國學筮仕有日操脩設施將必能亢其宗否乎世無朱子輩則已脫有焉將在所許與否乎由貢而來行固取信於鄉矣垂於後世者抑可庶幾自信乎自信則於正介也有耀弗愧世家子也於其歸書以爲贈

送松江府同知于公之任序

史漢以來記吏治者多矣而兼師教者未聞其能教者又不過記誦辭章句讀義疏耳蓋自道術既裂不知治教一道雖有其人記者或列之良吏循吏而畧其教列之儒林文藝而畧其治卒無統會於一人之身者噫此道不明欲

○東海集卷一

世之極治豈不難哉吾松江近得同知府事者曰于先生準務務講學篤於躬行語言文字之末不屑屑也嘗爲舉子者十餘年爲儒釋通判又十年所在以五經授受弟子林立一以謹儀矩破驕吝明體用指聖賢爲的施之於政忠厚明果上下安之識者以爲能兼治教之吏也然而以授經爲教則知之亦淺矣徵科獄訟追捕擊斷送迎遊燕辭受取與顯而公庭隱而衽席無非教也治也治教一源而同流者也豈徒以講授爲哉漢馬融聚徒授業而淫侈自恣教之蠹也唐韓昌黎抗顏爲師作爲師說然未見其能教也宋周濂溪程明道朱晦菴之仕於當時斯治教之吏也雖然弼也未學胡敢以三子望入觀于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先生將行工部員外郎舒本直以弼居先生治下

遊東山詩序

景泰癸酉秋八月予來南都試畢領薦東山俞氏文貴致簡鈐騎邀予同薦諸君作東山之遊于時聯轡徐行委蛇山陽遙見浮圖一尖聳出林杪逮趨而前入靈谷寺寺據鍾山之勝

高皇帝嘗賜其額曰第一禪林入寺則古松萬樹凝陰謁翠夾道左右行三四里許始復堂基寺惟災燬而舊規未復惟餘畫壁高下屏列漫漶剥落令人意注循除而東石下忽作彈絲聲聲聲隨共蹠之聲益繁應咸愕然驚異又

○東海集卷一

折而北入草菴遇老僧趺坐設茶餌劇談故舊事侍者導觀八功德水水流曲折潄潄有聲孤松偃蹇若游龍盤攫于上清絕尤最咸鹽濯松下久之入東方丈文貴舉杯五七行皆充充有自得意周孟京乃絕取唐人遊少林寺詩四語分韻遂起行吟松間時夕陽在山涼飈襲人松聲撼撼與吟聲相應而興益豪各出體裁曲盡情景以予首得長字俾引其帑噫東山之遊謝安石嘗擅當時寥寥千載下未聞有繼之者吾儕是遊亦能繼之否乎然以司馬氏偏安于茲安石居宰輔任登高北望新亭之淚殆不勝灑何有乎樂安石而樂其樂也小矣吾儕生際承平四海爲家樂無不在矧覩都會之壯麗山川之秀鬱草木飛走之蕃育樂何如邪安石有靈將慨昔之不過矣然則今日之

豈易得哉詩曰

金吳澄新霽涼颼襲衣裳漫赴尊俎召靡靡東山陽弛策
馬徐進微吟興寡翔歲竟亡招提熠燿龍章萬松陰虧
蔽彌望鬱以蒼轉轉紆石磴登登躡重岡山入道步遠爰
觀神閼藏蜿蜒功德水一掬清肺腸席苔薄留憩競撥澗
芷芳緬懷昔人迹訊之已昧茫而予自慶幸幸際時樂康
幽夏歸一統文軌同萬方 九重隆繼述

送李給事中之南京序

賈誼董仲舒西漢第一流人也治安天人三策才識鮮與
倫比當時以之傅長沙相江都未嘗聞其有不足意鞠躬

東海文集卷一

四

奉職惟恐不盡而繼之涕泣者有矣豈當傳相諸王獨優
裕可爲於它職邪考之當時已有尾大躡蹠之喻斗粟尺
布之謠卒至七國變起非若方今之親睦恭順府僚坐享
優裕也何今之士夫聞有藩府之 命輒不樂爲乎聖首
喪氣食不下咽者使其處重賈危疑之時將何如邪豈古
人不擇地而安之邪將今之人識有不逮邪莫安於分邪
不可知也此歲 命下妙選進士之文行雅飾者任以翰
林檢討隨侍 忻王講讀蓋將爲府屬也而南京李志遠
以進士有名乃與焉聞 命驩然畧無幾微不足意聞者
嗟異之未幾 王薨而改授南京禮科給事中人文質其
脫藩府而即清要且衣錦而歸爲鄉里榮志遠又夷然不
以喜入益嗟異之六科諸公醖具以餞而王良璧又其同

年者乃屬子序之子謂君子遇事貴有定識識既定則榮
辱得喪均不足以挫其中矣衆方詢詢我獨坦坦非有卓
邁之識能之乎若志遠者可謂有識也已董賈輩固未敢
以擬議然志遠方處言路天人治安之策正敷奏之秋又
不待問而後發也又嘗怪賈之痛哭流涕頗失於激方今
崇言激論猶弗克一振萎靡靡 可以此深戒而徂循默也
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久遠 清蹕急弛不少志遠必有
剴切之論以副朝夕之注聽乎正諒明道不計功謀利者
斷有望矣或謂古今不相及非通論也堯舜君民者以伊
尹自處尚董賈云乎哉敢進左右以贈

送鈞州守鄭侯序

東海文集卷一

五

華亭鄭侯由進士知鈞州論者曰侯可以爲能吏乎夫今
之所謂能吏者必諂媚足以結上官機智足以籠下人矯
抗足以干名聲驚猛足以誑強點巧取足以濟緩急侯可
以爲能吏乎噫亦難矣有詰之者曰夫是之謂五蠹矣其
能子謂侯廉乎曰廉慎乎曰慎勤敏乎曰勤敏正乎曰正
曰是之謂五善有一善可以弭五蠹孰謂五善備而弗謂
能吏哉曰善矣吾恐古而不今也曰昔人有效山鷄于市
號之曰鳳而求售者傾市狂奔而環視之曰鳳有識者過
之而說曰鳳胡爲乎而效之百鳥亦胡爲乎而背之衆聞
然怒而詬竟斃之而去真偽之不敵久矣古今人情不甚
相遠以五蠹固人識者過焉終不斃之果能絀五善而反
弗謂能吏哉侯聞之曰予習五善未能也察五蠹未精也
斯行也能無以巧取誘我者能無以諂諛結我者能無以

驕抗于我者能無以機智籠我者能無以鷙猛籠我者漂然恐五蠹之及而弗能禦也侯之友張弼乃書以爲贈矣名圭字淑潤世有顯人若宣撫使公荊州貳守公尤卓卓者善亦有自裁

送吳宗禮還沂州序

沂州古琅琊也介於魯齊之境昔司馬子長嘗欲講學齊魯以觀孔子之風士生長其地者亦云幸哉庚考周漢魏晉之間其地往往有偉特人焉若李文子若管夷吾若荀卿若蕭望之匡衡若丹師若諸葛孔明若王祥王肅若江左諸王皆沂產也何唐宋以來落落不聞邪豈孔子之風久而泯邪地有盛衰邪抑紀載者之缺邪或曰古之人才盛於北後之人才盛於南天下之大較也然殆非至論也

東海文集卷一

因吳宗禮甫還沂聊與評之字禮嘗遣二子紱綬從予遊予因得數接沂人知其俗之質直易與而聖人之化不終泯也矧方今聖明在上偉特者將於斯而出宗禮還爲我詢之察之復有抱膝而長吟者乎有臥冰之誠孝者乎有著書垂世者乎有隱於市者乎有事功節義赫赫可稱者乎亦有風流夷曠之習者乎前修之可述宜有繼焉而起者爲我告曰世無諸葛公輩則已有則草木亦知當不繫紀載之何如也毋俾前人以專厥美

送徐士亨知羅田序

夫避嫌者其在公私之間乎至公者無嫌徇私者不顧嫌避嫌者君子之事也是故別嫌之文禮經著之顏叔子使蔡婦執燭孔子與之若嫌之非常者則周公亦居東以避

聖人之不幸也自道術裂世教漓則有小嫌以妨公假嫌以濟欲矯嫌以邀譽者皆非也惟君子爲能避嫌故曰君子之事也陳壽以居喪嫌而貶議王象元以富嫌而不獲舉嫌於時者古之人夫豈少哉然壽不慎微而來嫌象元勢不得已而來嫌吾友江陰徐泰士亨則遭泰元之嫌者也景泰丙子歲京闈大比學士劉文介公儼司黜陟士亨名在第一以文介之公忠二儉人負權力欲私其子而不得乃誣曰泰乃江南鉅家始有私也憤怒抗章取士亨覆試于禁密地其文果允稱其計莫遂逮入會試又以嫌屈近者妙選才具試法律之學於御史臺曉暢精鍊焯焯有聲然竟以嫌而左授羅田今士亨始若不平曰使凍餒我父兄而道始可行邪富貴皆天順受而已噫富者人情之所

東海文集卷一

七

欲士亨之出乃以其富屢嫌而屢屈士之貧亦不可少哉何富者往往得倖進不與士亨類哉豈富之名特在士亨我抑嘗有富之累哉然士亨襲家世之積勢之不得已者君子不非焉况發解時雖爲二人所誣事益白聲益起矣今日羅田之命試以所難非王士亨於成哉非掄揚士亨以君子之道哉君子之道顧自修何如耳惟君子爲能處嫌也吾又有爲士亨慮者今往羅田事上官處察案少或非格將嫌曰有挾也視小民少或非卹御吏卒少或過嚴必嫌曰不體貧窶也蒞官伊始情志未孚處嫌尤不可不慎也雖然懲羹吹竽因噎廢食君子所不取敢曰忠厚止直勤果以爲士亨臨別贈嫌亦何必計哉吾之論有未悉也士亨尚有以復哉

送學士王先生之南京翰林院序

辭職而意直有古
同列相成之風

夏商周皆盛治之代也而後世之治出於周特詳不徒文武造周成康守成宣王中興之大制也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生養微顯猷朋鳥翼復登伉門下及問蒼荒遐閭閻之幽篁宮之細靡不有聞豈其時近其文備哉去於諸侯燬於暴秦文非備也文武而上與夏商俱時弗後也蓋惟二南七月思齊生民崧高江漢諸詩傳播在人簡籍雖毀亦不能泯故三百篇獨全於後世而言周之治特詳也我朝 仁祖淳皇帝發祥啓聖於中都 太祖高皇帝肇基建極於南都迨 太宗文皇帝肅清續述其宏綱密紀固掌在有司載在史官萬世攸遵然其委曲深微非史法所得而悉也弼嘗遊南都好從長老問遺踪往緒欲就一隙之光以窺日月之明傳聞罕覈茲久茲茲聞見篇章亦多膚末唯無弗足稽也韓昌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對天之宏休非今日作者事乎昆陵王先生廷貴拜學士之命之南京翰林院者咸以斯任優游恬曠若在風塵物表所謂吏隱者也弼竊以原茶豐已岐鳳園麟待以發舒於咏歌者蓋有年矣今先生往復其地撫其跡質其事仰聖模之淵弘左右之忠藎而所以篤無疆之基業者不於此時而述之將何俟乎不可謂 郊廟有頌而風雅可畧也弼編之簡籍幸微 宸聰則可以鑒創造之良艱持守之不易默格潛孚殆不必昔之侍細旃伏青蒲而功自倍豈徒言治者得其詳哉吾知先生之不自暇矣况南京之

東海文集卷一

一

夢菴集序

職文事者惟先生而已少暇則應四方之求銘功燁以垂金石亦所以著國家之盛治於悠久也先生何能自暇哉有鄉進士李應禎者生長於南都好古博洽百年之跡頗言之有據先生敘述於咏歌聞其亦容贊一辭乎弼辱先生之知於斯行不敢徒羨先生之暇也尚聽雅頌之音洋洋盈耳駕 皇明於成周之上矣先生何暇自逸哉

東海文集卷一

九

皇帝立極治復淳古一以經行取士聲律之學為世長物父兄師友握手相戒不惟不以此程督也為之者不亦難乎是故進取之士非兼人之資博洽之學難或好之而鮮克為繼為之而鮮克工惟山林之士或以此身為少援寡助而後為之然求其克自成家可傳不朽者千百而不一也則吾陸先生夢菴集之行夫豈可多得哉誠力足以邇今日之難以拾古人之易者其勢實倍是可傳已弼嘗俯評之曰辭藻而清旨幽而貞藹隱宮真金碧焜煌而其中則纖靡不飛階墀如洗也後遇溫廷筠詩可彷彿也蓋夢菴淵靜修介不苟諧俗居邇城府累歲不入易學之外惟事吟咏故根本深固柯葉紛敷不可徒以聲律觀也鄉人陳以貞氏好文篤義鏤梓以傳予故樂論古今之難

易而序之觀者毋徒曰古今人不相及也

陳州志序

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惠文獻不足徵夫孔子之言天地造化也猶待於徵紀志之書據實爲跡可無徵而作乎無徵而作非聞畧繆戾則蕪穢虛雜不足觀也已 皇明承平日久州郡縣聚莫不有志而愜意者鮮蓋存乎其人耳

若陳州乃大吳之墟天下州郡之稱古者莫過焉自有文籍以來則富有載然燬於火汨於水剝於兵弁於人雖金石之堅存者幾何此固通患也而陳之所患尤烈蓋國初城陳適董役者急功凡諸陵廟社墓旁碑斷碣悉灰之以資甃砌嗟夫遺文何所於寄乎賴典籍之載墓樹之木抄謄之牘傳誦之辭往往散見互出旁證曲引庶幾有微知

東海文集卷一

十一

州戴侯景升乃於政務之暇留心記纂窮搜精覈而遺墟湮谷塵皮敗篋之間殆無留良矣猶且欲然繆以子亦頗知往事以書來訊遂屬以序予念與景升生同郡其弟郎中景元中書舍人景碑又同朝而親與知景升之盡心民事孰矣觀此豈徒以簿書期會爲事者哉蓋爲州治百世計也予曩嘗見學正張廷采纂陳州志伯若過簡正坐無微力又不追也近聞河南提學副使劉欽謨撰中州勝覽殊稱精覈將入梓以行則陳州亦在所錄也今又獲見吾景升此志一何快哉景升名昕文獻之家宜其爲政卓卓而克舉廢墜也協濟其事者州之某官某官云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中書舍人東吳沈廷美遷尚寶司丞有議者曰廷美才猷

器局可任劇曹可執邦憲可牧大郡可幹大藩可參大政者以其藝文俾典中書用一而遺八九論才者猶惜之今以之守 天子璽符重固重矣無乃枉其所抱負蓄其所設施乎駕部郎張弼聞之曰過矣過矣昔東阜子申齊金父皆案千金周行西北以購良馬逾年遇一駿於甘涼間競欲得之反面不相能東阜子申曰吾欲得馬以利戰威敵國之大事也是馬力充膽雄足無岡陵淖澤目無矢石及予視千里猶舍堠負金甲猶輕縑舍是殆無馬矣子欲何爲而攘我也齊金父曰吾之用馬也入則駐鑾掖押僊仗出則駕王輅騁天衢必銜不妄振吻不妄歛蹄不妄投折旋中度聲控有儀豈徒以其色純其德良其力充不駭不擾而已哉吾閱馬孔多舍是無馬矣東阜子申曰希

東海文集卷一

十二

是觀美之具奚以競我乃共質於伊文子子曰仗衛之儀擇其精行陳之間用其羸具其羸者百一具其精者千一精羸具者萬一選萬而得一不以歸乘輿之奉乎無以易矣由是齊金父奉馬以獻咸服伊文子之善論馬也不以廷美幹名藩牧大郡執邦憲理大曹參大政者亦猶是邪議者帖然下意夫 天子左右必才具衆長緩急有濟與當一面領一事者殊科此廷美之遷用人者沈思却慮而然當見噪議能知之乎雖然人之才也勉而備日宏滿而弛日削廷美其容自滿乎嚮用駸駸何所不至也是爲贈

送浙江參議張公實序

水居者曰吾性不好馳馬陸居者曰吾性不好舟游非性也習也水居而不舟游陸居而不馳馬斯見其性之有執

矣是故跡山林而以好靜稱者未必真靜也處朝市而靜者斯靜也處高潔而以廉稱者未必真廉也臨財利而廉者斯廉也未見原獸不挾弓矢可許其能不好獵乎程明道不能忘獵心於十二年之久斯信周子體察之至夫周程皆聖賢也惟其能察而能克耳是故不與共處不與更事而能遂識其人保其終者未之有也吾與安成張公實同官兵部者幾十年日與同事者幾一年始欽其才繼服其量今而益信其守矣正賴其磨鑠澄汰以求寡過爾朝廷命下遽擢浙江參議而往使弼何能已於情邪然公實之往專理銀鑛之務或疑山民競利時或嘯侶呼儔揮鉏奮挺以相戕賊甚者樹號弄兵流毒良善故擇才而治之在武斷以威之耳公實廉而有容庶幾輔世長民之具

○東海文集卷一

十二

非所以威山民也此不然夫銀鑛利之源也世所同欲民所由爭也以貪政臨之傳火以脂也以猛政驅之而又扇之風也此所以爲國之憂也廉以澄其源容以弭其變吾知公實當臥治矣臥治多暇於所學則程子之能察能克亦無難矣陟方岳列卿佐其所成就宜與錄錄者等乎公實遠到之器吾計日而望之據事而殿之不致苟焉以諛也行且有日僚友餞餞以詩弼偕序首簡云

送封丘縣計廷玉復任序

計廷玉之宰封丘也既三年考績遂將以致仕告兵部員外郎華亭張弼乃其同憲友也沮之曰年未及政方成斯君子行志之秋也何以遽歸廷玉曰古之仕也行志今之仕也事勢行志者患民事勢者厲民厲民者以才稱惠民

者負庸名厲民以事勢抑志以偷安顧吾能爲之乎是以欲歸明於黃浦之上讀吾舊書養吾素也弼遂以其事稍訪諸當道者當道者曰藩司書其考曰廉曰愛臬司書其考曰廉曰愛府書其考曰廉曰愛分歲巡視憲官報其績皆譽之殆無間言也夫守令以是爲最使年及猶難於去况年未及也徒勞章疏恐未遂志也廷玉悲歎而已乃憐然促裝赴任弼屬之曰子之廉而愛大本立矣俯仰事勢雖流俗常態亦有所當者然其要皆尊上而安下也何欲乎况聞嘗有一二不足於子者矣然觀所書考曷嘗枉夫人心之公邪君子之行已惟恃乎公論之在也彼曉曉嗷嗷者若蚊蚋之過耳奚較焉然而自反之道則不可廢我廉矣或明未足以悉事明矣或威未足以懾奸弗明則

○東海文集卷一

十三

欺弗威則玩矧封丘邇都會之所當往來之道下多游民上逼大僚奸偽滋熾微發卒迫爲之宰者可施威而憚鞭朴之繁乎憚鞭朴之繁則徒索已而無以立事何以行吾志而大惠於民乎用威在明毋憚繁也往矣吾日聽子之威明何以歸焉哉吾與子生同歲得歸當同歸也遂舉酒成禮而別

送廣東左參政劉公文裕之任序

嘗愛古人於立談之頃指顧之際單詞片削之上七著獲焉之間至荷翫舒嘯之微皆能知人之才具期以公輔擬以任使決以臧否如誦指算計不少差何待事之大處之久而後知哉誠識鑒之過人也已又有其事彌久莫焉不知衆論所歸而後爲然猶未必信者又何其情憤之甚哉

豈蔽之哉將忌之哉果其識之不逮我何與彼懸絕也獨二十年間鄉先生御史施仲告云吾教浙江之定海得一佳士曰劉洪字文裕者年少質敏器量宏用世之俊傑也子他日必自識之及弼取進士至京問諸人則知者鮮其知者亦但曰劉某攻場屋之業能古詩辭耳弼以謂此出身之資應世之藝耳未足論也又聞其初嘗授官南京刑部精去律善獄詳耳今官武選勤簿書習條例耳是皆因官修職士之常也遂不以爲異及弼備員兵部幸與文裕爲同僚始見其姿已者若不聞惠已者若不知職事紛攘泊然以應不難難不易易暇則弄琴書若不知身在聲利場中者乃信其不自表暴以取名宜憤憤者之不知沈浮郎署廿餘年視之如常也嘗出佐軍旅事於西北運

○東海文集卷

十四

謀必當奏功必歿下馬磨盾算作露布契聞動人斯信軍旅非其所短矣然未試民牧且曰民事非所長也噫知人固難何憤憤者不能遐觀傍推若足之甚哉夫君子既具美才則所投輒効禮樂文章兵刑錢穀凡天下事何不可爲若因一事斯信其能稍有識鑒者不如是也文裕附資至郎中以西北功食四品祿亦久矣久而未遷憤憤者必笑其固此則誠固於義命不能巧宦也然公論不廢一遷至廣東左叅政則亦何待於巧宦而速化哉今爲衆政則岳牧之寄也於民事將果能邪若曰文裕循資至大方伯超推至六卿此有義命弼不知也而於民事尚何待言狀况廣東地大事繁將無不能也憤憤者以爲何如文裕行僚友出祖俾弼作序弼重文裕之避避自晦知之者

鮮故聊言之非佞也我思古人必有知者

西園留題序

西園之勝甲於東吳主人之賢雅與園稱是故文墨之士往遊於是者日衆題咏日積摹寫風景宣寄性情之作不一而足主人既珎襲之爰命厥孫時茂裝縑縑冊名曰西園留題俾繼今有作者聯書之且屬予爲序予於西園造游熟矣徘徊峯巒竹樹之間亭館沼沚之上或陟而嬉或坐而息或陰而風或沼而濯或聽琴或觀奕或觴咏笑歌或布武登樓徙倚闌曲指九峯於天末望三泖於煙際靈踪古跡彷彿可尋是西園不特甲東吳之勝而東吳之勝舉皆西園之有也然此特常見者耳至若朝陽夕陰四時之化百物之變草木魚鳥之狀雲霞雪月之態可喜可愕

○東海文集卷

十五

因人而異萬有不齊契會之妙人各得其所得而不能相通者也惟得於中而形於題留於冊遺於久致於人則已之所得可通於人人之所得有通於己人已之間均契其妙則其所得不啻倍徙於常矣豈不快哉此留題之冊所由作而主人之好事益以著也主人爲李德銘序之者張弼也

泌陽八咏詩序

泌陽南陽之屬邑也臨川黎之大先生嘗令於斯公暇輒肆遊覽以發舒精神宣暢湮鬱乃擇其山川景物之勝槩倡爲八咏率能言者和之五上海邑令李侯仲繡推桑梓之敬以圖其不朽遂梓行之而屬序於弼弼謂八咏之跡黎先生述之已悉無庸贅言嘗愛衡門之詩有曰泌之洋洋

洋可以樂飢說者謂賢者無求而自得又疑衡門之詩繫於陳豈別有所謂必者乎不可知也然地因人而勝山川景物若在所緩是故廣川以仲舒名隆中以孔明名昌黎以退之名凍水以君實名上至洙泗濂洛以孔顏周程而昭昭於天下萬世也必產之人吾不及知若今李侯之敏博廉毅治行超卓非無求而有為者乎抑衡門之風久而未泯乎將以之而名必陽有不在八咏之外乎矧必陽在天壤間遇黎先生而八咏始出因人而勝益不誣矣弼不佞用著首簡以俟觀風者

雲航稿序

雲間之文二陸名世晉室平吳亦推稱之不已盛乎自後作者代頗有人然以巖穴而晦事功而揜亦不少矣矧雲

東海文集卷一

十六

間未陞郡時或隸蘇或隸秀故人物之見諸史傳名不以雲間書若龜蒙固二陸後也宣公敬輿亦雲間產也圖志遂弗之考類多缺逸由宋迄元文獻益盛元之中世鴻生碩彥共締詩社詩道益昌迨入國朝顧謹中以雄肆瑰奇簡知高皇帝而有經進錄行世宋景文在野集之渾厚含蓄識者謂遠逼盛唐管時敏以竅集之清麗優柔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璧吳子愚輩亦各成家有足傳者近則雲航王公二三君子遙迹嗣響而雲航稿由是而作也雲航蚤欲有為學無不講出遊兩都名動縉紳與之論事悲中肯綮故家宰蕭山魏公驥亟稱其有仕材非苟言也落魄不偶而以詩鳴夫豈其得已哉然其措意鑄辭動合矩矱不為叫呼吒之豪寒酸唧噥之陋掇拾摹擬

之工雕鏤剔抉之巧益鬱其疏遠之才而發之於詩其勢自爾也豈不可與諸前輩差肩接踵而並傳邪抑嘗觀前代名人詩選或一人數十篇或僅一二篇蓋詩之精醇自古不可多得且欲斷自皇朝之初歷選雲間諸作名曰雲間雅音若斯稿者豈不在所多取乎所愧鄙淺無侶且繫名迹言辛未踐也用書末簡以俟

送黎政盛公以端之江西序

古稱爲政者以移風易俗爲難蓋非有其本者不能也有其本矣非特之以久不能也是故虎狼噬人驅之而止洪水墊溺疏之而止旱暵爲虐一雨而止劇寇弄兵戡之而止惟風俗偏蔽不可以力競不可以智攻不可以期近效所以難于禦大灾捍大患也若江西太藩文獻攸萃民服

東海文集卷一

十七

農商士尚經術海內鮮儼然郡縣之間文獻彌盛健訟彌張珥筆懷牒者百十爲曹鑿空扇虛變幻奇詭雖絕人之辯莫能致詰詩云雀角鼠牙未足以爲喻也嗚呼豈經術使之然邪而世之知經者未必然也若曹不知有經邪而儼然舉冠束裳者亦或蹈之何也將假經以濟姦肆姦而賊經邪經而至斯戾亦大矣然不世之士往往挺出其間豈以訟徒苛責深求能成人之賢邪何斯賢之化反不能及皇明撫治百年吏更臨之亦既多矣抑山川之秀有戾氣以間之歟皆不可知也吾鄉盛公拜江西參政而聊一問之公積學有聞凝然重負謙厚慎密內明外和嘗任兵部之武選而釐弊設條績效獨著近任工部之營繕甫逾三月上下咸愜真良吏也化民成俗之本立矣協恭寮

案期以歲月頑風陋俗縱不能頻革靈不少為止息以從
善良邪吾不信也昔人謂天下無難事書以俟之公名綸
字以端以戊辰進士起家云

橘隱詩後序

子讀離騷嘗怛屈原之辭賦為古今獨步志操與日月爭
光名聲與天壤悠久非千載偉丈夫也哉乃栖栖于時仿
徨山澤開觀江陵之橘而有感其逾淮而枳也輒以自比
作橘頌而反覆乎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之意至謂其行比
伯夷而欲置以為像焉吁橘特一木之微何頌之至是橘
適觸乎原之懷原之懷遂因橘而寫也原不遇橘何幸而
遇哉遇於一時取重後世正人莊士固物愛已於橘不能無
繫於中矣吾友俞君仲學繼世業賢嘗以橘隱自號徵文

東海文集卷

十八

於予予以巴叟怪說蘇耽僊術諸作屢及之無庸贅言姑
舉原之所以頌橘者復之庶幾為身心之益蓋仲學遭時
處地雖與原異然淵迹於市而不為市道不競羸邪不射
乾沒冲素自持雅有志操者其亦有侶於橘乎侶於橘而
隱於橘使愈進而大愈大而彰則又橘之一遇云爾尚俟
予過隱所調商弦揚楚聲歌橘頌將復有起於仲學也夫

贈王鎮撫序

鎮撫武階之執法官也故長於軍所者千戶也亞千戶者
百戶也亞百戶者鎮撫也鎮撫雖亞百戶而實貳千戶以
行天子之法所以部轄設施與千戶侔而倍徙百戶者
千戶曰可鎮撫曰於法不可千戶曰不可鎮撫曰於法可
與千戶相可否以行天子之法以福卒伍之士千戶位

雖長孰能戾法而為邪故鎮撫者亦一所之要職非通法
理知文事者鮮克舉之景泰癸酉松江所鎮撫王君佐之
京嗣其世職而歸其卒伍之士言曰是能執法而福我者
相與覩其庭詢其政大夫士言曰是能執法而好文者與

之厚者規以其父之政蓋其父忠嘗好文而知法推強濟
弱風采動人父卒其兄輔嗣兄卒君今嗣之故厚君者以
是規之且徵予文為贈然予何文哉孔子曰其身正不令
而行予敢曰行法有要在身身正法斯可行上之恩斯不
負矣士卒之心斯悅從矣於世職何愧哉既書以贈君復
系之以詩曰天狼睽睽時出沒孤矢光芒正蓬輝九重
屬精庫廢物蒐羅才俊固遺逸爪牙世臣襲華扶感恩思
奮心如怒握劍提戈聲呼律我苗斯燁燁斯御腥膻汛掃

東海文集卷

十九

南北一露布奏捷星馳疾喜動天顏重遣律虎符燎煌
耀朱節丈夫才氣斯弗屈汗簡垂名燦於日

送丁編修歸省詩序

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鄙人榮之沂公王曾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帥率父老具樂
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人恒云古今人不相及
沂公後相如千餘載何其超絕歟相如流落市井徒以辭
華相知遇若沂公三試皆首選而出又當何如論士者不
必究其始終於一端而窺之亦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
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為以誇市兒宦婢吾嘗與翰林編
修丁原敬論竊為世俗歎原敬蹈道績學出自高科庶幾
學顏志伊者若沂公未足以範之今賜告歸省吾雲間

之仕於朝者分韻賦詩以贈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
八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噫國家清華之職天下
人望所在所以自處其厚而挽流俗之薄者豈夫一二可
指數哉矧雲間素多士必將有紀述以播于今傳於後者
吾側耳以聽

送夏官主事徐尚寶序

代劉廷美作

天下之事成於才充於學要於道道行以時時以適志志
適則道行而事濟矣然時不易得也志不易適也古今豪
傑鮮不患知遇之難也得其所難則道之行也易易焉耳
吾友雲間徐君尚寶究心正學蚤以才子名於鄉邦奮科
目以才擢倫魁而且低回晦澀者數載始授夏官尚書主
事若遇於時矣未幾以內艱去志未適也今年將禪尚書

東海文集卷二

二十一

馬公言於上促以就職命下郡邑即其家以起之繼命
巡撫都憲崔公以逆其行過予吳門予偕所與知者餞之
各賦詩以別然不以別爲意蓋詩以幸吾尚寶之際其時
適其志展其才行其道以成天下之事而不負所學也予
嘗具員從尚寶後知今之仕者雖若際時不易適志者衆
勢不得與上官可否事故也公於可則可公於否則疑疑
於私則廢其公尼其志才何由而展哉於戲此仕者之通
患也吾尚寶受尚書公之知必能相可否事以行其道以
濟其事而不負其才與學矣詩以樂道之夫豈私哉然則
難遇而遇者事之機也天下之事皆分內事也理分內事
以仰副上心以無負尚書公之知端於是行占之詩凡
若干首其一子作也而未足爲贈大雅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請爲尚寶賦之

送郭大尹考績序

華亭郭侯考績將行拂策筮之得鼎之恒其繇曰鼎玉鉉
進士趙弘濟以告東海張弼弼曰子知玉鉉之占乎不易
致也夫鼎以養人爲義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蒙者發之病
者愈之危者安之逆者順之違者威之戮之死者葬之祭
之又爲其子孫謀之此所以爲養也僕任養之責者九
載亦勞矣哉是故一饋而三起一息而九寤慰下而下或
未盡安事上而上或未盡孝惟持其素養定見譽之弗喜
睡之弗親毀之弗嘖震之弗殞如是者九載上下愜志猶
鼎之出否而馴致金鉉之利貞進于玉鉉之吉也玉鉉之
吉又利貞之驗也非君子之貞而吉人有終也九載無悔
乎不易致也或曰鼎薦而鉉閑侯未也斯一邑之鼎方薦
而鉉暫閑耳將陞明廷爲耳爲目爲股爲肱爲心爲臂
又將出否而馴致玉鉉之吉斯閑矣利貞之戒日嚴則侯
之養人者日充以大養於人也其不負矣豈曰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侯將以是贊

東海文集卷二

廿一

送黃州王太守序

昔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夫爵祿之心何奪
於芻牧而牛之肥瘠係焉今之牧民者上以爵祿誘之下
以爵祿承之知誠於愛民者幾何哉宜民多瘠而少肥也
學古知道之士身雖縻於爵祿之中心自立於爵祿之外

則無往而不用其誠矣若曰是可以便簿書是可以赴期會是可以悅上官是可以起聲譽則民之肥瘠邈焉不屬於吾矣今之能吏者多用是道甚而下者曰是可以結權倖是可以來苞苴是可以高捷徑此又弗論也噫豈朝廷設爵祿待士之本心哉嘗與吾鄉王景明論此撫几浩歎又患察於誠偽之間者不多見也今景明拜黃州守中書舍人沈廷美与之厚屬予言以贈之景明由進士仕南京刑部歷職正郎其聽訟善矣操履正矣聞黃之民頗習墮窳健鬪訟皆不足治也特愛民誠偽之辨敢舉而瀆告焉學古知道者必不為流俗之所拘也

送徐景旻先生任韶州通判序

。東海文集卷一

廿二

習問閭之好惡守長之得失聞吏胥之姦隱損益興革之事皆素講而厚蓄之者一旦舉而加之於上語言習尚皆與民通米鹽雞豚之細家人筐篋之微鮮不周知也撫綏之師表之豈不易哉後世仕必違其鄉走千里萬里外而遽即於民上不識方向不諳土宜言須譯動輒詢政多依違隱忍久而後可如志耳其難易遠不侔矣然後世不為其易必為其難人不知若勢所不得已焉耳仕匪其人使違其鄉猶有以子姪姻婭用事蛇盤蚓結鴟張狼噬而殘賊吾民者況可使之得肆於鄉哉故遠其鄉所以立防也意仁者皆君子古道必可行也今將於吾友徐景旻試之景旻家番禺今仕韶州通判韶與番禺相去不數日程俱隸廣東藩司往來相接無間者景旻溫厚清慎兼善文翰

殆無施而不可任於鄉固無今世庸人之過舉矣然則山坳澤輿有美兵而阻吾民之耒耜者乎豪民黠吏有珥筆而毀吾民之俎豆者乎有巧刻奢汰蕩吾民之儉樸者乎有桀驁狼戾悖吾民之常胥效成風者乎有一於此不能不為善政之疵吾方為景旻漂漂若陂萬仞之厓俯觀蛟鱷之淵也景旻必有以處此使談者信古道必可行於今則吾輩好古之迂愚者亦有光矣有使從東南來者時一詢之

九峯倡和詩序

。東海文集卷一

廿三

九峯者吾松江之名山也曰鳳凰曰陸寶曰余曰細林曰玉屏即薛也曰機曰橫雲曰天馬即干也曰小崑曹君時和世家富林正九峯環挹輪青殿紫之所讀書其間題曰九峯書屋人遂以九峯稱之因自號焉書屋蓋久矣燬而復建時和以詩落之寄其弟刑部主事時中時中既和能詩者皆和聯為卷帙徵子序竊念我朝取士專以經術略於辭華故每科賜進士第者多或三四百人深於詩者百不三四人成化丙戌歲進士三百五十人時和在高等獨名能詩且善筆劄觀政吏部時廬陵王文端公為尚書亟稱之曰文學政事人也未及受職以事家居朝野惜之時和乃益讀所未讀書夢寐與古人為儔詩益工矣然特其餘事耳昔柳宗元在唐獨以詩文雄視一世與韓昌黎並以詩較韓則又不能無伯仲也乃當時取士所尚士皆專工宜其卓卓如此時和獨能旁及之蓋與古人專工者爭衡豈非尤卓卓者邪詩之格製且弗較時和之困頓倡甚

於宗元而宗元一發於詩時和則不多見其中殆有間數
豈經術所養與詞華所窺者終有淺深歟將時和所養止
見於篇章間不幸甚矣常路者曾有不幸而失斯人之歎
不勝豈有而尼之歟將時和之命未遇歟抑人之未遇也
命者不可知吾方誦其詩深為九峯草木魚鳥幸也是為
序

贈鑄印局副使陳啓易序

昔秦使九方臯相馬報曰牝而黃往視之牡而驪馬至天
下之良馬也蓋得其精忘其麓耳流俗論人者徒以地望
言豈知人者哉是故高官大爵輒謂其賢且能否輒愚之
其惑甚矣農畝之秀山澤之癯屠沽之傑其才智豈果盡
出高官大爵之下邪如京師百職所萃豈果皆當才也邪

東海文集卷

苗

以此論人失之遠矣金臺陳啓易在禮部為鑄印局副使
固卑官也吾与之交不計其何官但知其於書深六義於
圖入妙品於詩清緝耳於接人恭而弗諂和而弗隨耳守
其職確勤耳康公耳事上官順而不屈臨下威而有容耳
雖然吾與啓易亦得其麓得其精者中書舍人李應禎乎
蓋啓易自少隨伯父通政公於南京又嘗從師於姑蘇應
禎與交久嘗論其考友端諒有仕才局副使非其志也蓋
有待也此吾才足以知之然而啓易嘗以墨妙遇好交輒
與寫神將悉得其精乎游戲事不得其精固未大失然啓
易亦嘗觀人於麀乎否也其同局盧大用輩欲予有言以
表其長宜其鬱鬱安得九方臯之術以相天下之士哉不
勝為啓易發大行鹽車之歎

贈范繡衣嘉龍序

吾同年蜀郡范嘉龍昔待其先君國子學錄于京師時頗
敏已有聞負才望之士咸樂與交學植日富景泰丙子遂
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推嘉龍之文敏博覽
蜀中山川所鍾有蘇氏父子之風者邪然既明經要諸伊
洛之旨誠有異於彼矣豈虞文靖所謂蜀廚濃醢厚醬者
邪尋拜行人以廉勤聞輜車所至岳郡縣悉懷敬之甫三
載即拜御史噫世嘗患置酒者於陸馳者於江湖操耒耜
者命之纂組枉才而傾事者多矣以嘉龍為御史則異於
是蓋其為行人時於事之利害民之趨背吏之臧否已嘗
熟究而欲規為之特未施設耳若某郡驛傳道里便於上
下者輒疏聞于朝公論偉之其未行者何限今則奉職

東海文集卷

基

而行決河而東走九而下也孰禦哉酒者於江湖馳者於
康莊巧婦事纂組也奚勞哉宜其不數月聲譽動然為名
御史也雖然古云言之易行之難今御史按部於外行之
易奉職於內言之難聖天子樂聞善言以負百度言者
自多顧忌一人欲言也必會諸同官達諸長察已曰可言
而同官不從則已同官從矣長僚不可則已動輒掣肘十
言九已誠欲其言者亦沮喪矣是故朝陽鳴鳳久莫之聞
言之難哉果言之難所謂行之難也已嘉龍為行人時已
有言今為言官不難於言也當慎擇而勉之則所謂敏博
之文實用見矣行人司正李時舉亦同年也偕嘉龍舊僚
友賀之俾予言嘉龍擇焉

送畢進士歸遼陽序

昔司馬相如歸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時人榮之史遷述之至唐詩人猶誇之然高識者讀之未嘗不陋之子亦嘗竊思之是時當涿西絕學伊洛未奮斯道不明人之失正宜其是陋也已豈獨相如史遷哉然來京師聞一二宦成而歸者亦踵此弊復見過於太守縣令豈陋習猶未泯哉今年與予同登進士者三百五十八奉詔而歸者半予與厚者皆以此言告之遼陽畢廷用乃以婚禮未行奏允而歸之鄉鄉之先達數公命爲文以贈之且曰廷用以妙年取高科儒先君子所謂不幸焉者當有以戒勉之予受簡而增愧益廷用質美而識超若高視千古欲與豪傑之士爭衡者彼陋矣何足云哉但余與廷用亦不可謂不厚此情宜無隱但勵學飾行其道多端此誠不足論矣然則今人之善未必無史遷述之亦未必無詩人詠之遼陽多君子公是公非予必聞之廷用行且勉之勿謂我陋

東海文集卷一

其一

送新怡谷歸漳州序

予嘗寓北京慶壽寺者逾年寺僧之好吾儒經書耽吟咏善筆劃者時來獨吟寓中講議多秀質美姿敏於進業而深嘉歎之若智新者尤溫雅謙虛讀經雖未得指授亦領解其義往往有造微處規倣趙文敏公書法已得形似詩亦清婉可觀顧其年甫逾冠而進良可畏也今年既領祠部牒職其教者數輩咸推獎之共舉以主葦奉山之良巖寺在福建之漳州乃其父母之邦所愛敬而悲喜交至蓋曰吾從師遠遊而母背矣今得歸而葬吾母展墳墓

問親戚吾平生之念遂豈但以主一寺據座令衆爲事邪余聞而歎之蓋天東民靈擁抑銷鑠如厝一燭之火於重淵之下宜其萬無遺餘也何以終不泯熄邪於此可識良知良能之根於生而生不隨誘而滅矣冠裳之徒聞此尚有負心者乎吾謂新之此行亦綸俗之勵也其同袍需言以贈遂樂爲之書新號怡菴

壽椿庭居士六十詩序

吾二兒弘宜來省于南安將歸請曰明年伯父壽當六十鄉里皆預擬其儀齎酒以爲壽善詩者侑以詩姻族兄弟子姪甥壻亦有倡和以致祝頌意可無序乎吾謂弘宜曰爾來前爾知有壽之道乎曰有孔子曰仁者壽曰然仁道大矣固不可易而言也爾知謹疾者壽乎曰然曰爾知謹

東海文集卷一

其二

禮者壽乎乃凝思而進曰未之知也曰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固寧不壽乎曰然曰爾伯父少嘗遺疾曾祖守株先生蚤晚而誨之又書一紙置于巾笥中曰智者能調五臟和爾伯父奉持惟謹一舉動一飲食不少忘斯言世之謹疾者殆不能過也壽之道也爾伯父以禮裕身以禮持家凡冠婚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又徵義門鄭氏家規歲旦月朔時講而課之凡鄙野所習淫昏之祀痛拒不爲里豪俗輩左右牽掣喧噪而不一顧可謂勇於行禮者矣壽之道也謹疾謹禮皆有所受而見之明行之決非仁者之事乎非仁者之事乎曰仁者之事也宜壽也曰吾是以知不待祝頌也然祝頌者人之至情古詩三百千萬億之祝多矣豈徒然哉爾當歸明年秋七

月廿六日伯父誕日也爾與弘正倡率諸子登天恩堂為賀我亦有詩曰東海西塹壽椿鬱然爰有居士億千萬年蓋椿庭居士乃吾兄汝輔之號也諸子歌此詩庶幾慰我數千里外相望之意云

西郊笑端集序

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文為最判官陳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董良史處士吳子愚輩亦相頡頏鐵崖先生曾稽楊廉夫避地而居松其才瞻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往往高古不逮詭恠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漸入纖巧初學感之識者惟宗景文焉景文有在野集近方板行而良史輩特聞采錄於編類之集耳光祿少卿周尚文乃吾松世家其曾祖汝明嘗館

東海文集卷

九

良史於塾祖仲真其弟子也得其所著西郊笑端集者藏於家父封中書舍人溥欲板行之而未果尚文遂躬為編校而行之蓋所以厚前輩成先志惠後生也集凡若干卷詩家諸體咸備應世之文亦附焉欲觀良史之全者無過是矣蓋良史涉歷艱虞伏田野漫爾而仕漫爾而歸歸索其身而已詩文亦漫爾而著弗其有傳也今光祿公乃俾為不朽之盛事其忠且厚當何如哉惜良史素務翰晦其出處之詳宦業之大不得備見以為後法而徒以詩文為亦云不幸矣幸而有傳光祿公之力也又安得如光祿者感蒐羅前輩之作併刻而傳之使後之學詩者以鄉人氣味相近不至頗僻以成吾松之雅音云

於塢集引

於塢集者吾友德慶州別駕黃浩然所著也向在國學時日相過從時出數篇諷詠賡酬之信得風人音格詩者謂近體差於古體七言差於五言要其致王右丞之流歟別去又三年所得將大異乎今拜德慶之命以行後會未知何日惜不得相從於公假坐柳陰酌荔漿啗其雋也引於篇端以要後之大成云

陳氏思親詩序

予昔游邑庠同齋居者數輩惟陳孟暉為之長嘗御尊俎群歌古人詩孟暉則悄然不以應強之則曰吾不能聲律也或鼓琴群坐而聽孟暉則悽然亟退挽之則曰吾弗知音也間對奕而眾方旁觀然則孟暉則弗一預然與之論詩亦未嘗不好與之語絲竹音節轉勝負亦往往

東海文集卷

九

道其故予頗訝其為知而弗好好而弗樂者數數詰之一日喟然而嘆潛然而泣曰子不深吾先君子也先君子在時每當良辰清夜或對佳賓勝友則焚香鼓琴分曹對奕或鳴鳴弄簫管飲半酣則揚聲高歌聲益暢則酒益進時不肖侍側亦習其二自先君子遠棄墓木且拱睹其事則弗能為懷因弗復舉也惟夙夜兢兢矚矚升斗之祿以養先母庶不負先君子之教爾玩愒歲月齒髮日衰不敢以此告人豈吾子年少者若邪言畢又泣自後予不敢以此強之然距今予不相處者又且十載中更多故母氏又歿遂家居授徒息仕進之意今冬以書來曰吾自退守田廬碌碌於衣食間累夢吾先父母儼若生存豈以不肖不克成厥志冥冥中亦未忘邪予嘗為我賦思親之詩須

子以序予執書而歎曰於戲予知孟暉之心矣其思親之痛鉅矣獨怪夫天首不可必使孟暉之至於是也然孟暉修之已者當不以是而沮勗諸後者當不以是而怠則所以為孝者益大不止徒思而已且又以觀夫天之定也因序之以俟孟暉名昱父諱士英

贈醫師沈原吉序

賈誼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則在下醫之間其果然數偏鵲倉公古今稱神醫者鵲之治病聲動諸侯而秘所傳方倉公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家怨之要皆挾中淺量使之處於朝廷亦未必能過人也至若倉公之師陽慶則以富給而不為人治病近世李杲亦富而高審病家不敢輕謁問之使處於朝廷亦未知其何如也然而誼非妄人

東海文集卷

三千

殆必有見而言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豈可厚誣天下無至人之在醫者或有之而史籍不及登載或登載史籍而予未及見或覆為醫而掩其名或以之自述而終不以醫名諱不無也夷觀于今雖其術有未造三三子之神其心坦夷不挾有不滿塞而才堪時需若沈君原吉亦庶幾乎此者也原吉家饒於貲而世其醫術凡病家謁已不計疏戚莫不盡心赴之與之議時事委曲周悉咸中肯綮故鄉邦大夫士多推重之居位而有力者屢欲援也原吉乃縮首畏避而不一屑就蓋可處朝廷而膠於醫以逃世者也範之以吾道其能無讓乎予友蔣廷茂病貼危殆而德原吉起之微言以贈遂一言之亦以樂其逃世之病也原吉其少廖平方

聖明在上嚮用才俊出也茲其時矣原吉勉夫

海天秋月詩序

周禮太師教人六詩以風雅頌為三經所以部分聲音之節賦比興為三緯所以條別制作之體也由古以迄于今詩之變屢矣三經之義微矣唯三緯之行乎詩萬變而弗泯焉若海天秋月之作三緯之比也螽斯鶴鳴之疇也孰作之鄉貢進士計璫也曷為而作美上海邑令也孰為令九江李侯仲綱也美之者何美其廉也曷為美之達輿情也海天秋月曷以比廉天涵海則益清月至秋則倍明以清明之極形侯之廉也侯以威懾姦以惠立柔以文作士以忠事國曷止曰廉古以六計弊群吏皆先以廉廉者吏之本也廉曷以為本廉則公公則明明則明則事理事理則民安民安則國從而安於邑乎何有然則璫之作殆亦得其要矣璫既作之群起而和之或與而比或比而賦三緯之美繁見乎其間三經之義亦庶幾乎有在矣今世無采詩之官詩之達弗達弗計然公輿論於廟堂之上亦或於是而徵矣陟崇階膺重寄以佐天子之明下以牖斯民之昧則海天之月又將無遠弗屆無幽弗燭矣豈特一邑人士之私言而已哉

東海文集卷

三十一

任處士輓詩序

夫輓詩昉于虞殯緇謳殯露蒿里之作蓋引緇昇樞謳歌以相哀也然不載於禮經者以其備文而非哭踊之際所宜辦也近世之輓詩則又不然特頗類黃鳥之哀三良耳若唐人之悼亡哭友亦多矣然皆出於人之本情非人子

所頌也今之俗歿其親者率欲多得輓詩爲事有覺然衰經走人之門者甚至恐觸人諱冒吉服都騎從而往者於情何堪於禮何居於事何益哉然又有可觀者或既祥禫或越數載不忍死其親沒其善其以輓詩爲事則厚之道也而非之者又富有擇若生爲人所敬愛死爲人所悼念則哀之若生爲人所畏惡死而人慶幸之則何哀之有是亦天理人心之公又君子翼善遏惡之機也可輕徇人乎哉若天台任處士守仁素履爲鄉邦重久矣弗占一命而卒是可哀也今墓木已拱其子純一惧其善之弗彰汲汲祈諸作者於禮無拂於孝有加於俗不苟誠可與也已故序諸首且以解人子之惑於俗者

送姜文博還高唐序

東漢文集卷一

三十一

予官京師者久接天下士頗衆其稟習趣尚抱負展施亦各識其歸歸而好書之酷者莫高唐姜文博若也文博聞著法書者善作書者不計遠近寒暑或塵沙障天雨雪載塗僕僕亟走往觀之購求之見則喜津津發眉宇間至忘食寢得之則如載重寶以歸或中夜起篝燈弄玩不能釋手嘗戲之曰書癖張天駁嘗目之曰墨癖其所蓄古刻外國朝名筆累篋盈几堆床積笈憶何其多也蓋其行已孝義交與不苟藏書善書者亦莫不樂與焉予嘗事筆硯親漢晉諸家緒餘功不加而手不隨推鄒無似文博猥以知書日相過從點劃頗可時或見收而喪志之戒告之讀矣文博今待選天官且將歸省復欲有言夫友以觀善爲益言亦末矣尚何喋喋哉無已請以書喻夫書作於人而妙

於天故時播而永傳行出於人而弗幾於天雖州里弗脛志也行弗藝若輕重清矣蓋好藝者適篤行者德德猶菽粟也適猶果茗也去菽粟則饑而死去果茗而饑者未之有也文博雅政伊邇德以得已且將得人誠以所好反諸內則益榮益遂顧不播於時而永其傳哉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一

東漢文集卷一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

記

味道軒記

滋德堂記

竹梧書舍記

微醺處記

著齋記

吳母鮑氏畫像記

吟風弄月臺記

梅嶺均利記

李相亭記

蒙川館記

梅嶺均利記

重建橫浦橋記

歐陽文忠公畫像記

司馬莊記

張氏墳記

椿庭記

古井記

銘

恩壽堂銘

雙壽堂銘

吳翁壽藏銘

進脩書屋銘

重恩樓銘

端硯銘

東海文集目錄

倭硯銘

馬肝石硯銘

銀星石硯銘

龍尾硯銘

漆杳硯銘

硯蓋銘

贊

左吏部像贊

余孟圻像贊

立瓊山像贊

陳退菴贊

王養素像贊

東門三事贊

自贊

王安人像贊

箴

言箴

傳

東平劉節婦傳

楊義士傳

楊孝子傳

上海節婦傳

守引子傳

友山居士小傳

卷之三

雜著

耻菴說

稼軒說

張鑑名說

培善堂說

韻辨

靜怡釋

寫騷亭說

荆南漁隱對

原訟

同年會誡

異龜志

猛鵠志

睡丞志

志夢

六同詩話

玉枕山詩話

鵲巢解

書

與李知縣書

答彭都憲書

復趙提學書

議

議積荒糧

議水利

東海文集目錄

哀詞

哀張聯芳辭

哀張御史辭

哀李樂城辭

哀鄭豐城辭

哀陳編脩母辭

哀陳殉莊辭

哀陸廷芳辭

哀某辭

祭文

京畿演武廳祝文

祭姚家宰文

祭王雪航文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

記

味道軒記

道有味也。聖人安之，其次樂之，其次嗜之，其次知之。由而弗知者，衆人也。悖而弗由者，吾不知其何如也。自世降道裂，知者蓋鮮。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苟弗能知，烏能味其味哉？天台陳君士暉，與予同會試京師，嘗以味道軒記見屬予。大其志，難其事，記未作也。尋遊國學，與之比舍日共起居，竊見其薄於世味，篤於義理，衣履蕭然，室無長物，其中則充充然未嘗少挫其氣。士暉其知道之味者歟？聞士暉乃閩藩方伯員韜先生家子也。先生敦歷中外，位至方伯，以世俗觀之士，暉宜飫膏粱，厭絢綺，都騎從

滋德堂記

東海文集卷二

一

東海文集卷三

二

竹梧書舍記

金山掌教慈谿李先宗貞以滋德名堂，命其徒段璉遠來徵記。予受簡而閱之，作者衆矣，記之詳矣，尚何言哉？然不容以不答也。姑復之曰：德之在人，猶苗之在田。農夫懼其燥也，則澆之懼其淹也，則疏之懼其穢也，則耔之懼其蕪也，則薅之懼其蟻也，則除之又社焉，蠶焉，祈神之保之，皆所以滋長乎苗而冀其穫也。君子之滋其德，豈農夫之不若哉？世降道敝，澆偽日甚，人心之害不止苗之害也，則所以溉之、疏之、耔之、薅之、除之、凡所以滋吾德者，無所不用其極。庶幾德日以滋也，怠則舍苗而弗耘，躁則掘苗而助長，斷無獲已故良農不以風雨泥淖而輟功，肝脈皴裂而告勸，君子不可以造次頓沛而或戾其德，然持之有要，其惟敬乎？嗚呼！敬乎！具在方冊，未易以言也。言之易，未必能敬也。徹內外一動靜，洞幽顯貫始終而無間，能敬矣。敬以滋德，其猶農之器乎？舍器無以爲農，舍敬無以爲德。聞先生之究心於是者，有日子儀或焉。夫梓匠輪輿，舍規矩斤鑿而事農，則求耒耜而問焉，聞於農者無待於問也。先生經史傳業，簪組連輝，濡染之深，講習之素，尚何僕僕問入爲哉？誠知德之廣大，彌綸兩間，錯錯萬善，非區區一農夫之事可旁皇慨然。予非知德者，無以爲先生益。詩曰：無佻甫田，維莠騶騶，請銘諸堂，庶以爲滋德之一助。

今年獲會蔣悅仲學于京乃義興之世家也就而訪其詳焉則惟口竹梧交際書舍其間趣味攸適不可置言初不知天壤之大日月之明四者之變何如也溪山林麓洞谷城郭尚何知哉子愕然驚且疑豈仲學嗜學之篤潛心于內而忘其外耶仲舒下帷而三年不窺園者似耶雖然潛心于內者殆不知若竹若梧也書耳殆不知舍也舍耳殆不知書也古今聖賢英豪俊傑成敗得失離合當否殆亦不知也一勢耳殆不知勢如何也一理耳殆不知理之在吾萬古而前吾今而後在人在物在時在數渾渾於吾心耳殆不知理具心具理惘惘耳俛俛耳窅窅耳窺而目自視窺而耳耳自聽窺而口自味肢而手手自持肢而足足自奔趨吾而忘吾斯之

一〇東海文集卷三

三

謂內也仲學大而不知天壤間山水何獨得於梧竹之深邪豈若周子之庭草明道之盆魚邪不然亦外矣夫學莫先於通道載於萬物萬物皆道之形體也得之於日用動息視聽蹈履間皆吾道之貴也何止矻矻乎塵編蠹簡斷舍慕咀古人之糟粕邪仲舒意阻起而三謝且曰先生之言廓然發我矇矣請筆之書舍中子瞻不負蔣之奇之約終質田築宅以居義興先生果來遊乎不徒山水之勝得以發舒一洗異昔塵土也吾竹梧書舍中趣味亦得以一寫矣遂記之

微醺處記

浙水間有偉士焉曰用亨江先生志薄雲天而學究其實名播遐邇而職計於卑人莫測其何如也嘗過華亭張弼

而告曰吾有樂賓僚之所署曰微醺處吾適吾情吾恐醉之禍入子焉我記之弼喟然嘆曰聖賢之心不易知也然常一勺之鹹而知海之味睹一隙之明而知日之光舉一言之微可識全體之大康節邵子嘗曰飲喜微醺邵子之心其有所憂乎日之方中憂其暎也物之方盛憂其萎也世之方泰憂其否也事之方成憂其敗也陰之方長憂其剝也飲之醺則憂其醉也憂其醉之禍則謹其醉之漸微醺而止其樂也永惟邵子其先天下之憂得天下之至樂者歟或謂邵子之學出於陳圖南輩然圖南乃獨醒而不醒而惟微醺非知易者不能知用亨讀易而工履易而醒人方以高官重祿望之乃僅取一教官而往不獨醒不日醉樂微醺者也其有得於邵子之意哉視彼沈湎顛冥號數肆逸累其形弊其生毀其成者相去蓋萬萬矣用亨持是心而進而大夫而卿卿皆微醺而弗之醉吾知其免夫憂之及也用亨曰諾他日胥會於其處慎毋浮以大白

一〇東海文集卷三

四

著齋記

事親之誠自然之衷也自佛氏入華喪祭禮廢誠散而滅知者鮮矣聞古經如在如存之語若誕謾文飾且驚且疑嗚呼天喪氏彝陷溺其矣有能特立獨行以盡事親之誠者君子寧不亟與之乎錢塘鍾季珍氏宜在所與也季珍名順早聞其父昔事則凝思惘惘若得一見之事母孝母卒喪祭如儀不御酒肉滋味者三年哀慕之思彌久彌

切若或在母傍笑語唯嚕走奉承焉其甥禮部司務項君文祥爲行士也每於縉紳士夫間道之縉紳士夫題之名其齋居曰著屬余記之余撫几起曰若斯人者可與讀古經矣致愛則存致怒則著其信然乎夫著者心之誠觀之攸在也紀昌學射久視懸虱大若車輪虱豈果輪若哉精誠之至著於心目間者至微而至鉅耳是猶未也舜見堯於叢於牆堯胡爲而在羹牆哉誠而著也方今庸愚之夫狃於習安於誑夷狄之鬼了無相涉而謂其能出光怪降福禍彼誠之所施一何悖繆哉人子於親一體而分罔極之恩匪言而知發於天衷之自然耳有見有聞夫豈人之誑我哉古經之言蓋先乎天下萬世之情而發也季珍之所著何如誠之所獨得不能語諸妻子也吾爲子記吾

一。東海文集卷三

五

道吾誠知不相遠耳齋居之規構見者能述之子可畧已嗚呼安得所在有季珍輩相與復古也夫

吳母鮑氏畫像記

新安吳斯能氏生廿月而母鮑氏歿歿且四十餘載矣追慕罔極卷倦不忘嘗涕泣而嘆曰母以生我而我不一識母天地間我何至此極也適來華亭與善繪事者周鳴鳳交乃以情告乞繪母像以度事焉鳴鳳復之曰寫神之法毫髮不似則爲他人吾素不識公之母何能貌其髮髯哉斯能慘然意沮而鄉貢進士張天駿解之曰丁蘭刻木肖母以事之久而有血氣之徵焉木雖肖母豈真母之身而有血氣乎惟人子之誠孝有以感乎焉爾爾母以形肖猶之可也堯沒而舜慕之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羹牆豈堯之形似哉見之者舜之誠也斯能欲繪母之像以慰思母之情雖弗其肯不至羹牆之弗類也以像求母不亦近乎斯能泣且拜鳴鳳乃繪之繪畢徵予記噫天駿之辯當矣是蓋人子終身之鉅痛爲是甚不得已之計耳像可泥而弗作乎惜曰斯能之過計亦過於孝耳君子寧忍涕之乎且使誠孝如舜如蘭又寧不真有所見或徵血氣之徵乎遂記像之所由作於上鮑氏生於洪武乙亥沒於永樂己亥崑春秋二十有五云

司馬莊記

一。東海文集卷三

六

司馬莊者吾兄椿庭翁別業也以武庫先君遺命置之武庫乃周官司馬之屬故人稱先君爲司馬而名莊以之記所始也兵部四署弼遷歷武庫武選軍駕者十年今吾子弘宜又觀政職方或謂三世司馬其名莊之符歟蓋事有偶然者也莊前有橋亦以此名聞諸父老曰舊稱馬村橋蓋亦有因耳椿庭今以莊付子弘直治之弼愛其地臨曲水朝夕通利歲得常稔一可樂也俗尚險樸不譁競趨薄不睹博爲偷二可樂也與姚氏世醫林樾相望其術大行俗不溺鬼三可樂也椿庭嚴家法謹禮教斥淫祀弘直能守之遠近能化之四可樂也孔曰里仁爲美庶幾乎近之則斯莊不徒以官稱也念弼來守南安飲餞于莊親戚內外門生故舊咸在亦常有詩矣記未作也今又四載始克記之是莊初無輪奐之美游衍之華而獲有場積有倉賈有區泊有步疏有圃魚有沼濟有橋即司馬橋也是爲記

吟風弄月臺記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爲通判因遣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卽明道伊川是也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側固足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卽今之府治三子衣冠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堦堂序尚遺舊規流風遺韻未盡湮滅後人朝夕於斯寧無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內廢臺刊除草木梵砌而屋之顏曰吟風弄月臺蓋據當昔所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洒落不可以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絕程子爲政上下響應使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風弄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昔者子路

東海文集卷二

七

咸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風雩之點將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豈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安之耶吟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政事精絕上下響應不自吟弄巾來耶彼流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可窺也姑書成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真識者在謹銘之曰周程有臺永鎮茲府登勿乘忽燕勿歌舞先哲之遺軌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關我門戶澤物洗冤昭哉仁武遙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弗愧守土

李相亭記

孔子曰才難然才而遇時者尤難也此所以雖有願治之

君而不得以濟其澤民物之失所者恒多志士閱古屢興嘆恨不得起而從之遊又詳考其操履設施應肯處廢之跡而求私淑于千古之下焉汎游履所及音塵可想而忍忽之乎若宋李忠定公在徽宗時英才卓越已大有聞遇時之否掣肘翼展至南渡一試聿成朝廷未幾亦沮所以宋之譽耻終不可雪中原終不可復民物塗炭之極以至胡元入華衣冠掃地而爲開闢以來之大變焉嗚呼才而不遇有如此哉蓋三代而下人才之盛莫過於濂洛諸君子之外有韓范富司馬爲名相南渡以來則公一人耳故當肯公論稱其爲不世出之才後世史官亦謂有諸葛孔明之心者嘗至上猶縣護教寺蜈蚣硤俱有詩豈爲江西制置嘗行部至此耶抑竄萬安軍肯偶遊此耶遭變既

東海文集卷三

八

屢故老無傳其所自撰直制錄亦已無考蓋莫得其詳也然以不世出之才而辱臨遠邑有志者恨主也脫不得瞻望雲鳥爲歎而忍忽而不道邪縣學之後山舊名龍歸坑弼惡其不稱易曰騰龍領同知蒼梧李榮率官屬與耆俊登焉以賀玆山之遭遂擇勝建亭問名於弼弼曰李相亭不惟致景仰之私且使士有所法又以洗僻邑之陋也噫公之遇不遇天下之幸不幸也天乎人也尚何計哉公名綱字伯紀祖自邵武始遷無錫父變任華亭尉而公生忠定其謚也

蒙川館記

宋之季世有蒙川先生劉散字聲伯者爲太學生嘗劾丁大全之奸安撫南安軍乃接濂洛精微之語輯濂洛論語

若干卷又有問梅集蒙川集若干卷其學一以濂洛為主者及起而任御史為侍郎尚書言論正大剴切足濟當時可謂不負所學者雖時不之用垂訓亦遠矣及宋將航海委身與陳宜中俱至羅浮病卒而家死於海信其以身仕道非當世之苟祿偷生輩可擬也南安之東山有泉正易所謂山下出泉蒙與其號合先生豈因之而為號耶豈其家在永嘉之鴈蕩別有所因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志亦可見矣弼遂屋於其上題曰蒙川館以旌先生之跡勵後學之思館之前繚以垣垣之門題曰半山亭亭枕橋橋橫澗下自東山佳處上至寺之花雨樓磴道盤紆正及其半秀樹奇卉泉聲鳥韻四昔朝暮不可名狀有精郭景純之術者曰館正坐山之勝處故又以此表之雖然特以

東海文集卷二

九

先生之正道謠言委身家以殉國不徒為濂洛之名足以發後學之天衷維斯世之民彝耳若山之勝殆何處無之耶或曰半山之名同於王安石之寺將為人所嗤詆此不然嗤詆安石正所以崇先生之道也但世有冒濂溪之名而惜其道高者非刺下者迂愚將若為先生之辱耳然則豈為優孟而併偽叔孫歟耶顧吾之為者真偽何如也遂書于館之壁以記之而先生之祀則與劉安世諸公同享於寓賢祠矣

重建橫浦橋記

橫浦橋乃南安之襟喉天下之通道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修建大畧具見郡誌成化甲午毀于潦知府姚旭欲修而代去章綸繼之將成即傾戊戌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

故蓋山水暴漲頓起數丈浮道巨木蔽流而下撞擊橋墩勢逾萬牛少有罅漏則莫可支此所以難為功也況先為橋墩者疊后四周實以沙土石子遇水流轉何能為固又當橋之上流沙洲歲積高塞半江水勢擁併益不可禦故隨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弼鑒茲弊先開沙洲使江面既闊而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罅縫嵌以生鐵兩岸后址與中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為數諺所謂喜鵲數是也隨加巨梁梁上加亭亭覆以瓦亭下護梁楚以石子蓋南安以驢為生非惟木不能當而甌甃亦不耐也亭有欄設為甗區而收其入凡為亭三十間長三十丈闊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后惟用青木惟諸舊有佛像鐵犀厭勝之具悉屏不用盡人力而不

東海文集卷二

十

惑民志也凡甗區所收歲供修葺持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于戊戌冬仲至明年冬季始通行又三年始克悉完其費徵於前官募於民而未徵者又以梅嶺鹽稅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為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皆所以保此橋也尚賴後之守此者加意焉亦郡之要務也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前

梅嶺均利記

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驟驅馱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為民情土俗以為定例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事也自景泰初因軍餉故以南

賴皆爲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馱擔者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倡公未悉委曲故實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籍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籠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伊欲禁之夫役之害伊誰代之必共享其利斯可共給其役自古中途博換而

。東海文集卷二

七

不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則乎此所以久而未定蓋彼此交往者天下之通論中途博換者一方之事宜既合事宜即爲通論矣豈能容偏私於其間哉弼自成化戊戌夏到任軍民男婦號訴者日數百徐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省文移鮮得其肯綮致是紛紛也遂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乃各以藩臬之行部者躬蒞其地而議之期會弗齊又久未諧乃是年十二月三日廣東按察司僉事某州趙公弘檄弼至中站會南雄知府賁溪江公璞合兩府耆老及凡沾利之人一一俯詢而公議之咸交口合辭曰自古中途博換兩府利害皆得其中近欲變此例者居近中站之民利心無厭之私也不可爲私例而變成法遂斷以一依

中途博換舊例軍民驩呼而退江公卽曰非紀之於石又將有私意變亂者予紀之未入石而南雄陳通又匿情以奏昔當道者識其誣而駁之割下兩布政司各府詳勘而皆以成案報蓋無復可施行矣而今而後南雄之馱擔者至中站而止南安邸舍之家不勾致其來則各守舊規而手端永息矣舍此無策以塞牘之繁蕪而難閱也撮其要語文之於石以告後來守土之君子云

歐陽文忠公畫像記

歐陽文忠公像其六世孫某識於菊曰守滁日所寫中書舍人長洲李應禎得於京師南京太僕寺丞義興李瑞卿見之曰吾官署在滁公廟祀在滁此正滁人之所想像而願見者遂摹以歸同寅協謀刻諸石以永慰滁人之思屬

。東海文集卷二

三

弼記之弼拜手而言曰噫公在當昔願見者固多未必皆儒紳君子也雖販夫鬻婦亦願見之此好德之恒心也然儒紳或厭見之何哉忤心也忤心一生則聖如孔子賢如孟子亦將毀之何所忌憚哉逮其身既沒其道不墜則雖有忤心者亦順其恒矣所以聖賢多奇於昔而卒重於後世也彼忤心者當昔人亦厭見之後世又厭見之於於素問寧有畫像傳世爲人所快觀者耶則邪正之得失較然矣不冠之流盍思所以少警哉太僕諸君協心以刻公像亦見所趨矣法當牽連書之

張氏墳記

張氏世居華亭之砂蕩里所居巽隅相距四十餘步古相壟鬱仁杏森偉者祖墳也始祖斗山先生而下四世葬焉

前瀕于水不可復容。曾祖守株先生別卜此地當所居之
良隅。隔水相望一矢許。紆途而南轉則二百二十餘步。既
葬守株而下。二世景泰庚午。葬先母胡氏。安人今先君村
居。先生合葬焉。其地四面皆水。南則通途於水之陽。度水
以丈其袤六十有九。其廣二十有二。近北樹而爲兆。墟虛
其前爲祭田。且俟後來所葬也。以畝計之一十八畝三分
九釐。秋糧每畝豆一斗四合而加耗七合三勺凡一石四
升六合四勺而所徵或麥或布。近歲則併於糧。亦以米輸。
蓋土壤高燥。惟宜早穀。故版籍謂之地而糧稅止豆麥。今
所耕水稻過半。俗謂之田人工脩耳。守株先生嘗曰。葬此
有五宜。高燥平衍。水潦弗溺。一宜葬去浦既遠。無潮汐衝
囓。二宜葬地勢幽僻。無戎馬蹂躪。三宜葬溝塍既定。不復

東海文集卷三

十三

築四宜葬地。非膏腴畊犁不競。五宜葬子孫雖富貴有地
可容。無事更創。種樹毋採。削筭直治。墳母虛飾。侈麗聳直。
侈麗盜之招也。有力惟崇其封焉。世謹遵之。今所治先君
墓。惟刻墓表一碑於道之左。虛其右以俟。褒贈勅命從
俗以義也。吾兄汝輔命作墳記。於是直述其詳。勒諸碑陰。
嗚呼。自祖宗來。守儒業。農二百載於茲。保有一丘以安體
魄。其所以望於後人者。何如。爲後者將嗣而葺之乎。抑利
而售之乎。棄爲閒丘。隴乎不敢知也。不忍言也。而凡仁人
君子。則亦將有動於衷者矣。

棲庭記

吾家居松之東海上。白沙里宅多竹樹。樹之大者。惟椿有
逾拱者。逾抱者。及合抱者。前後森列。濃陰翳然。嘗聞先君

武庫公云。昔有一最大者。垂陰於溝東道上。行者倒影入
室中。昔以爲異。蓋卽塔影入人家之類物之高者。往往有
之。惜爲颶風所仆。其葉亦復如是。予尚及見合抱餘者八
株。頃以更建室堂而伐。亦或因風而摧。後出者相繼環之
外垣。實聳一方之觀。先曾祖守株先生治室名中楹。爲主
誠草堂。東爲吟窩。西爲椿庭。正以大椿在庭也。題扁手墨
尚存。吾兄汝輔寢處其下。遂以椿庭爲號。然莊子以椿散
材而壽世之散人多疑之。實氏有靈椿一株之句。世復以
椿擬父。吾兄之號雖無取於二義。而亦無不該焉。吾兄孝
友而謹於禮。遵奉家教。釋道之流。鄙俗之論。譁譟左右。屹
不能奪。勤儉正家。鄉鄰取則。佐理門戶而弟姪輩咸得以
事詩書固非散材也。今年五十七而身後事咸悉自備。

東海文集卷三

十四

人又以爲達云。弼從大夫後寓京師。不見者動輒數年。近
書來急欲訂家訓。爲子孫法。禁觀椿庭居士之號。遂記其
實。且將徵諸詠歌。以備其事焉。作椿庭記。

銘

恩壽堂銘并序

恩壽堂者。封刑部主事遼陽丘公所居也。公與太安人張
偕老。以子壽貴而膺封。故作堂以侈。上賜介壽考也。然
恩雖出於上。實天道陰陽之攸來也。壽雖本於天。實上之
極建攸錫也。天人之際。交相與者如此。曠世之盛舉也。華
亭張弼乃拜稽首而銘于堂曰。番番二老天。錫難老。錫爾
難老。惟天子克保番番二老荷。天子龍靈荷茲
寵靈。惟天其克成於天。匪私於天子。匪暱相爾二老。

克慎厥德厥德克慎厥子承式則維天入交與互申爰作此堂以昭孔神稽首拜嘉 天子萬億 天子萬億 天其永宅咨爾後昆曰獲曰惇惟 皇之澤引於無垠

雙壽堂銘并序

勅封中書舍人周先生與太孺人胡同享高壽遂以雙壽堂然壽雖出於天實君上之所制古語曰堯舜之民仁壽紂之民鄙天蓋惟建極之君能歛福錫民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建皇極 列聖繼述益隆深仁厚澤涵煦萬彙百年于茲仁壽之効惟日丕著若中書公之伉儷偕老榮享祿養亦其徵也其子太僕寺丞庠禁直之暇屬醵銘其堂以祈二親遐福以昭 聖上恩意以垂無極弼謹拜手而銘之曰維堪覆我維興有我維后皇毅我匪

東海文集卷三

五

后皇德覆育乃敷民物斯暨賢維后皇以食以匡錫我壽康壽康九有而伉儷偕壽皇澤加懋弁芾章章帔弗煌煌既壽且昌乃基乃構表厥純祐斬永弗負維壽彌隆維德彌崇維人之恭維壽彌益維德彌積維人之則予弼作銘吉爾在庭永世靈承

居易翁壽藏銘并序

吳江蘇之屬邑也邑有九溪吳氏世居之以豐財謹禮有聞有居易翁者名政字思德邑之彥也年甫六十有八於所居亢坏之原營壽藏其子璵璠璩皆承志畢力璠由鄉貢進士會試于京乃來徵銘予謂樂生而諱終者昧不足與語達也烏為螻蟻弗計者蕩達之過者也人子全福者如是乎翁為壽藏不昧不蕩庶幾其安矣豈愛身之過

乎乃為之銘曰維吳之由派於姬周何眇縣兮厥彌震區皆原於蘇其數淵兮九溪之吳碩大以敷允攸傳兮迨居易翁處坦途崇其尤賢兮夷曠昭融晝夜始終知吾明兮載度載謀以營樂丘期委形兮連山遠聞清流四環億世其寧兮

進脩書屋銘

君子之學慎厥內外內外克慎斯學之大其內伊何忠信是經其外伊何脩辭立誠忠信進德脩辭居業交互相成內外混合匪峻陟天匪深涉淵坦坦民途明明在前勿為習移勿為欲空迅發爾車母愧斯室

重恩樓銘

天恩如海臣心如石惟義有方奕世無斁

東海文集卷三

六

端硯銘并序

天順己卯至京師涇州守嘉善劉佩克剛清也成化甲子銘之吾書不古若嗟爾日勸吾述無定居與爾俱詣不惟爾之多暇為誰爾之礪

馬肝石硯銘

匪赤匪青端溪之英如池如陂筆硯之宜隅廉以峭恐德弗肖質重於厚永傳於後

銀星石硯銘

質若海也確確者不可得而磷外若海也星星者不可得而隱傳曰簡而文溫而理吾斯之是信哉

龍尾硯銘

直乎躬厲乎隅若不可以容錙銖然躍乎池洞虛其君

子之似者歟

倭硯銘

默然而黑濡然而澤匪徒夷錫實陶華德君子用之維民之滋維民之滋維國之昆

漆查硯銘

漆之餘澤玄之攸萃匪輶以摯實墨之類我祖我道我嘗爾累滔滔炎炎爾同我畏銘以詔後維斯之貴

硯蓋銘

用於南徒以爾為玩用於北實以爾為扞隨硯以北南勞逸之攸判也

壽鹿杖銘

予過湯翁之居玩壽鹿杖蓋竹根宛然如鹿躍狀端為銘之

東序文集卷二

七

彼鳩弗咽兮匪鹿斯壽彼鏤而成兮匪生之秀扶老持顛兮唯天之祐

贊

禮部侍郎判國子祭酒瓊山丘先生像贊

嶺海英靈廟堂梁棟趨昔若怯嗜古斯勇學問山積海涵議論川流雲湧典文力軌享雅之風作史力主正變之統施政酌上下之情而致和脩禮觀會通之要而艾冗故雖勞窺乎百家而其要殆弗戾乎一孔者古所謂博雅君子先生以之

吏部郎中盱江左時翼像贊

其外也鬱鬱如陶陶如如晴雲出岫其中也翕翕如班班如如春陂蘊秀蓋學無不窺而要之於經政無不通而本

之以厚匪徒為國之華也尚俟觀其所究焉耳

陳僉憲退菴贊

一忠自恃百挫不迴無怨無悔吳山與魏

俞孟圻像贊

其外疑如其中廓如其言抑如其履濯如孔子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吾其斯人而見之寧不為庸俗之礪石歟

養素王用賓先生像贊

葛巾丹襦海壖之癯孝弟詩書世傳之儒所以軒冕接之驕蹇式祛鄉里化之左右競趨此青林王養素先生之像也而吾言豈諛乎哉

自贊

爾視弗遠爾貌弗揚爾德弗固爾才弗長拙於趨附似簡

東序文集卷二

六

癖於嗜古似狂人弗知爾弗自反爾弗知人弗自愛雖爾所慕忠厚正直視爾所履曾何有得沈浮郎署鬚髮已白顏像自慚庶求去慝

內子王安人像贊

所常者不侈不逸所異者不妬不嗔此吾之妻而今封安人者也

東門三事贊

三事者何詩也字也棋也吾郡東門素有俗習致詩案棋圍字魚場之諺予欲成其義也為之贊曰郡城東園俗阜且文篇章湧露翰墨屯雲閒雅之戰棋亦超群風騷遺音張王格力奕秋之能亦來賞激故諺有言遠邇曷敵駟頌無邪筆諫正直爰茲勉旃聿躋于極彼奕之攻聊資戲劇

箴

言箴

易言明於學舉多故言明箴自警曰

易言縱口登言痛心已克不力病根日深過曰能改德猶可欽知過弗改乃獸乃禽庶幾夙夜毋忝厥箴

傳

楊義士傳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族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省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廷臣

東海文集卷二

九

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之役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 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 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而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項倬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舉墳事為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總衛事成化初脩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

項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其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

然倭人見之亦斷指稱歎以為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奸為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焉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分論者是也使雖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涕泗甘為之掃門

東海文集卷二

十

捧溺無所不至而颯然自得誇諛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墳真義士也吾欲為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為墳計也庶亦勵世之頑鈍無耻者云

楊孝子傳

楊孝子淮陽人名昊字克彰熙鄉族之長老交游之上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農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蓋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世而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慰母心而哀不棄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腴賙饋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肯率抱弄於

前校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閥
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
以安母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
孝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
弗改則勵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
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
墓側衰經不解晨奉櫛頤夕奉浣濯如生豈不少廢哀號
之聲聞者感動為之翔獸為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陵
貴為太守兵部尚書王絃貴為都憲鎮淮聞孝子名廉得
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則孝子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
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為紗鵬綏倘往京邸以就養老而
不衰人以為孝道之報 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

東海文集卷三

主

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
巷意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
然吏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
剖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為孝也得曾閔
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
所不載未可以為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也故備錄之
如君子之立世
在實行不在名

東平劉節婦傳

節婦張氏名某東平劉實之妻也既嫁甫三日而夫歿
年十有七耳幼絕而甦即片去脂粉之具華靡之飾凜然
以節自持雖幼稚童子亦未嘗輕與言接舅姑父母皆憐
之勸其再適節婦輒大慟以頭舐壁求速死左右挽而止

之又潛為自經計防之弗懈久而斯已由是父母舅姑各
握手相戒不敢復有他言節婦稍安惟麻布裙襦終日一
進蔬食而已勸之加食答曰我惟待死何以多食為俄又
值母溫氏沒悲號益甚奄奄殆弗起又念舅姑日就衰邁
夫弟曰敏曰怡者俱幼無以為養乃強起躬織紉課僕
耕稼以供甘旨舅姑歿如禮喪葬育敏之子銳為後教之
學嘗夜讀無燭躬執薪而執之以照銳亦奮勵有進今為
州學博士弟子員正統初傳其為州守廉隋莫敢干以私
嘗詢節孝可表者各縣以名上得六人傳訪察餘年乃
揚言曰惟劉實之妻真節婦也遂獨以 聞禮部議節婦
年未五十而不可旌俟年至舉奏迨今三十年餘齒六十
八矣始終一節不少渝州復上其事 天子降旨旌表

東海文集卷三

主

其門永蠲丁役節婦尚康強無恙數曰我守本分耳此非
所望所望以光大門者在子孫讀書學業何如聞者矐
之 華亭張弼曰予在兵部聞倭友武城郭文瑞云吾交
府諸州縣稱節婦者有矣百年來唯東平劉氏尤難能也
蓋初婚即寡又力貧以養舅姑以及二叔劉氏之家賴以
弗墜豈尋常稱節婦者哉所恨公道難行自傳太守獨舉
其節去後三十餘年無復問者太守之所不取者反先得
之今之此舉乃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也又聞節婦本亦
劉姓乃劉克己之女今祥符尹縉之姊也以其祖嘗為
氏後許嫁時姓未復故不知同姓之嫌耳噫此非節婦失
也併著之以祛談者之惑事

上海節婦傳

節婦上海人既嫁夫患風癩不起舅姑恐子喪而婦去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生其夫夫泣而遣之母家遂携篋篋而去潛製喪徽衣衾夫既死其父母不以告婦乃棺不闔露置水濱蓋俗之待惡疾者皆然婦聞之即孟飯淪難偕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歛衣衾闔棺設祭祭畢乃與妹訣即以巾幘面投水死嗚呼是可謂之節婦哉惜無能舉白其事者予聞之姚宗云宗不妄人也乃傳其事缺其姓名以俟立此傳將以表勸世數姓名要不可終闕

友桂翁傳

友桂翁資貌魁梧鬚髯脩美平生好交結而重然諾嘗遍歷三吳遠走燕趙歸而嘆曰災而附寒而弃朝而親夕而仇甚而銜杯則出肺肝以相示臨利則操戈矛以相戕皆

東海文集卷二

五

友也豈世道愈變而下耶抑吾之不德而邂逅若人耶遂杜門掃軌若將終焉一夕聞風播桂香開戶視之撫掌大笑曰吾得友矣是老桂也不獨氣味可人而其節操不渝非桃李質也吾真得良友矣遂大書友桂榜於軒人因以友桂翁稱之翁褚姓珉名元璞字松江黃浦之陰其世居也東海張弼曰人之取友非徒以契好也政賴其規過納善以有益耳翁之友桂其何益耶誠有激也然其言又足以激末俗之人而不木若者矣故傳其事以傳於世

守朴子傳

守朴子姓任名穆字宗深其先蜀之綿山人少誦希夷之後後有來官慶元之奉化在今寧波之屬縣也匡家一壩壩亭大父扶然生處恭處恭生果德世以詩書起家有甲

科坊在鮎埼亭果德生士林號松鄉文學為趙松雪諸公所推重薦授湖州安寧書院山長有松鄉集行于世元季避地往來華亭遂定居焉松鄉生字子良仕兩浙鹽運分司官子李倫號養素以長子貴贈饒州府同知次子懋夫號清約即穆之父也其伯父勉由洪武甲戌進士歷府州布政司在在有能聲自號九知歸老嘗題圓於穆有曰穆姪英英獨快哉蓋望其接武而起後竟落落不偶居松江城西慶雲橋東蘭闌之旁也畧無闌闌之習朴然自守居室門庭朴如也几席器用朴如也衣冠履舄朴如也言朴如人信之行朴如人服之且不自知其為朴也人號之曰守朴子則應之且不究其號何如也今老矣遠近咸以守朴子稱之

東海文集卷二

五

友山居士小傳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交山其自號也世居松之七寶鎮自少穎異沈默少長刻意于學凡聞人碩士即往資之人亦樂與遂以詩画名而尤遂於易躬耕畝常袖一編以自隨踰冠謀擴所學遂有一批而出道嘉禾歷茗雲泛錢塘踰馮公嶺抵處發間遇佳山勝水名踪古跡則徘徊觀覽慷慨悲嘯而自詠曰是正我胸中物也踰年乃歸學日益大以肆知者爭欲薦之不就補郡弟子員貴宿學著聲者咸翕然推重有司飼以廩再試場屋弗利且生理日益落居士皆曠然不以為意正統戊辰貢入甯監普祭酒四明陳敬宗剛方少許可一見即留置內廂日接燕談尋欲就教職祭酒固不之許居士以書陳情由是得選以優等

初陳州學正彼學綱久廢累舉無一人第者居士至以興
教植敝風采一新未幾一舉而二人第一方聞然曰見掌
教多矣張先生言不出口何其速化人也丁內艱歸陳人
懷之居士少有篤行大父東村翁久病弗治乃昇入城假
僧舍就醫躬理便溺衣不解帶者月餘遂痊戰戰見者憐
而譽之或告之曰固者多賈古名筆以邀重價先生為之
坐可大得何束手不自惠也居士麾之退曰爾非知我者
士不可以不義生况我窮不至死哉自京南還有同舟者
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眾欲置之岸居士諍曰置於
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護之將分途其弟慟哭分必死居
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資其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問名姓
而去其廉而惠大率類此故人雖憚其狷介亦服其長者

一〇東海文集卷三

主

在陳與淮陽志若干卷其餘所著甚富皆未緒正 東海
生張弼曰二十年來 詩學一變競以纖穠刻苦為工
作巧逞奇至不可解 山居士自成一家言曰所貴渾
厚自然涵泳深遠 山居士則有稍稍從之者彼說窮
矣然居士之 所掩又况能知其經術與其胸
次悠然不可以 其官業則伊始而未究殆必
有知之者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三

說辯釋對原誠志話解

恥菴說

君子之道本於天成於習而恥者其機也恥於不善而力
於進善其機也度習而上也莫禦溺於不善恥於從善其
機也度習而下也莫禦然其機猶存或可挽而上也若忘
其機則無所忌憚本於天者日銷去禽獸幾何哉孟子謂
恥於人也大周子謂不幸無恥皆示其機以立本也末世
道術晦裂士習蕪蔓其志蕩其氣驕其言肆溺於事而迷
其機不耻其所當耻耻其所不當耻者多矣是故衆急於
名則耻獨隱衆競於利則耻獨廉衆苟於榮則耻難進衆
奢其奢則耻於儉衆樂其誕則耻於訥衆安於傲則耻於

一〇東海文集卷三

恭此射而不善操其機不省不度不識其的矣發以傷物
反激以傷己其禍慘矣弊於習故也君子之道成於習毀
於習習其可畏哉農之子方坐市以殖利權其權量其量
直其直固知為欺也旁睨其儔皆輕重其權盈縮其量上
下其直則赧然深耻之悔與之偶明日竊笑之夕較其利
贏於己也遂耻己之不善於市明日往師之又日師之自
以為得計誇於其儔其儔從而詛之方自悔昔之愚而耻
也退而思之又耻不能徒取贏焉又從他儔而師之推埋
掠奪無不為矣何耻之有習之移人也如此嗚呼豈特市
人云乎哉推於守道甘於忍耻突梯斲輪變節徇俗者皆
是也言言筆之吾耻殆甚焉然而本之天者萬變不喪君
子在執其機慎其度也伊尹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如此

而已三衢胡彦超以耻菴自號蓋知其機者也遂爲說以歸之相與共勉不耻言言乃全吾天彦超以爲何如

稼軒說

稼軒者克清顏於左右室示所業也人因以是稱號之予謂稼軒之說古今人言之詳矣業於斯者知之精力之至矣尚何以加之無說可也竊有一說相與商焉昔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了二百五十畝外五十畝抗陶善飲欲給釀材故也克清亦有陶趣尤好賓客稼軒盡林耶亦抗耶然陶之飲韓子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韓子是言爲王無功而發亦成其美耳後世言劉阮之流者皆以是與之意固忠厚然其肆情昏酣潰海莽教豈有托而逃之者一至此荒悖耶性質善飲飲弗及亂若陶之

東海文集卷三

飲以適其天謂之有托而逃可也弗逃弗托亦可也固無損於其大矣彼荒悖者可藉是以自詎而且以誑世耶况劉阮輩皆進肯多艱輕世肆志可托可逃也生當平世出處自若何托何逃哉噫非托非逃卒以飲債事者多矣克清年方壯頗好脩固不至荒悖債事然王耶劉耶果陶耶彼之名於世者要不在是克清其反諸稼宜多抗也予與克清有世契之舊瓜葛之屬爲兄弟之行且辱愛辱敬故敢以是說進而規之庶幾親親也克清緒姓名廉克清其字也

培善堂說

安成李廷重以奕世有善而恐繼承之或忘名堂以培善益自勵也以予有一日之長抵南安求其說而說者多矣

久不暇復適值梅千盆俾小隸視之朝夕克謹旬餘梅乃萎悴謂之曰爾非辨此者委之家童漫不之計又旬餘欣欣若有生意者問故僮曰向此隸惟欲效勤于左右或宜燥而灌或方靜而搖殷勤太過而耳目不及彼且遠走嬉臥有撓抑爪剔之者不顧厥馬管遶幾蹶其根抵而不知惡乎而不萎僮惟嘗其燥濕不犯之而已無他技也不覺偶有生意予撫几嘆曰誠僞之辯如此哉君子脩治之端也柳子種樹傳意尤未盡蓋隸唯取悅於吾僞於愛梅僮乃誠梅之愛者也誠僞之間物之榮悴判矣廷重培善之說請以是復之噫培而僞反戕其本不若培植之愈也廷重自反何如昔有人夜行見石以爲虎也發矢貫之飲羽及視石也再發不中三發中而不入夫誠與僞發於心

東海文集卷三

而應於手乃如此然此誠僞射者固亦不自知也噫此君子所以貴居敬窮理必慎其獨也歟廷重之培善誠乎僞乎誠矣其有息乎抑能自察否乎吾將試焉是爲說

張鏐名說

張生鏐子友茂蘭家嗣也甫韶齡游鄉校間眉宇疎爽標格英偉且讀書聲琅琅然徹人耳世澤所鍾於斯徵矣作名說貽之曰鏐者火鑑也鏐與燧同以金爲鏐故從金以會意以遂而諧聲耳周禮司烜氏以大遂取明火於日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亦有之金燧是也觀於鏐可見入之靈巧足以幹旋造化焉蓋天地萬物莫非陰陽水火土金土陰陽分屬若水之內明外暗火之內暗外明固陰陽互根翁張異體然由火不可以致水泉不可以致火專氣

勝故也。鑊以金，金從水，陰之爲也。故木石之致火也，易水之致火也，難。範金爲鑑，其得陽數多於水，其內明愈於水，故辨妍別媿，又資於鑑而後可。然亦弗能火也。惟鑊類於鑑而陷其中，其中陷故明聚，其明聚故陽鬱，陽之鬱則火存。然一星之陽鬱於凝陰之中，終弗能自熱也。以日燦之爲盛，陽所觸而火斯熱也。則鑊非惟不反於火，而又母於火矣。是固入之靈巧，以斡旋造化而造化自然之妙，亦不可誣也。凡形於天壤間者，孰非陰陽造化之爲乎？張生蓋亦知此，雖予言龐淺，不足以格物，顧名思觸類而長，則物物一理，理外無物，物外無理，物理洞明，亦庶幾進學之一助云爾。鑊其勉之。

詩韻辯

東海文集卷三

四

韻書始於江左，弊於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能正我。朝始判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唯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唯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制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辨，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唯取諧協

固寬矣。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弄何窮，窄也。謂遵今之制者，非苟同也。據天下之公，關江左之偏，也。觀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辯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群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由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況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不知唯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齣下齣之異也。上本始於東，終於山，不知偶分及此，乃曰：日出於東，沒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寧免笑乎。

東海文集卷三

五

靜怡釋

晉陵之南，具區之西，荆溪之上有士焉，曰李尚友氏，自號曰靜怡。人咸稱之曰：靜怡先生。客有覽其詩者，過而詰之曰：夫動靜人之大端也，非直人也。大而天地亦然，非直天地也。夥而萬物皆然，非直萬物也。幽而鬼神亦無不然，有動必靜，有靜必動，若循環然，不可偏舉者也。先生靜而怡，將動則弗怡乎？若然，弗怡亦多矣。將效尤於老莊耶？禪伯耶？廣成子浮丘公輩耶？且靜而無靜，斯謂之真靜，以靜而

怡怡則中動動則不靜矣何有於怡乎吾為先生弗取也
東海生釋之曰客之言辯矣靜怡未必非也一動一靜固
無端始然必以靜為先也前此天地之既終渾沌之將始
始以動乎始以靜乎形氣未著無自而動必以靜而之動
也則靜也者一太初也不靜於冬何動於春不靜於夜何
動於晝不靜於吸何動於呼不靜於屈何動於伸風雲霜
雪以歲較之其動幾何飛走潛植以生較之其動幾何動
太端也靜又大分也靜其體也動其用也以靜制動者順
以動制靜者逆以靜觀動者明以動觀靜者惑此濂溪之
所以主靜明道之所以靜坐諸葛武侯之所以寧靜皆為
萬世法程而弗忒也是靜也進脩之本歟作聖之本歟隱
處之本歟昔乎靜而動者妄妄則債事君子弗為也昔乎
動而靜者匿匿則後昔君子弗為也靜怡先生隱處而靜
者也以靜自怡所以立其體弘其用也蓋靜而有所養得
所養則怡也豈必槁木死灰以為真靜若老莊禪伯廣成
子浮丘公輩耶吾未之聞也客之見左矣寫騷子遂默然
以悟遂退而靜坐生乃次第其言以為釋

寫騷亭釋

淮陽子為秋官郎以寫騷名亭有非之者曰屈原之離騷
其何肯乎使非楚襄懷之世恐弗作也子當成康之治而
寫騷殆所謂不病而呻吟乎能無肯肯乎子笑而不答其
弟予吳之珍以告夏官郎東海居士居士慨然而起曰汝
知春秋乎春秋叔世之書也亂臣賊子之事也孔子不得
已而著此刑書宜治世之弗之用也漢之盛昔儒先君子

東海先生集卷三

六

嘗治之乎曰治唐之盛時儒先君子嘗講之乎曰講宋之
盛時儒先君子嘗究之乎曰究使在堯舜之世必將併絕
之乎之珍默然意若有弗懌者居士曰吾方患世之陋儒
俗子謂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為五伯之事未知堯舜
之治亦用政刑乎曰此猶天地之四時有春無秋何以成
萬物曰然則堯舜既不可無刑政則春秋在堯舜肯亦必
不廢也曰諾曰亦有廢之者乎曰有曰誰曰王安石也安
石之流嘗鄙棄春秋謂斷爛朝報矣曰其究云何曰塗炭
華夏招徠裔夷播遷王室陸沈神州遂至蒙元之入則自
天地以來未之有鉅禍實肇自春秋之毀也居士撫几曰
噫亂世之春秋乃治世之膏粱不可毀者如是夫則離騷
之在治世當毀之乎離騷固非春秋比倫也忠君愛國之

東海先生集卷三

七

心九死不變則春秋之所必與也敢問盛治之世懷忠君
愛國之心者將在所斥逐乎加獎也朱子所以雖扶病必
詳釋之也處方今盛時而寫騷可乎不可乎其志忠乎佞
乎其行潔乎汚乎必有能辯之者然而必不逮彼捧溺嘗
惡之流華辭秩感與馬飽妻子志得意滿而誇謝里氓市
童矣此流若有諂書然汲汲以攻之亦不暇寫騷也之珍
乃悚然拜曰敬以告吾師遂書以為寫騷釋

荆南漁隱對

軒轅正公北遊道吳墟過蘭陵汎荆溪溪之陰有人焉顏
貌充然危坐投竿類有道者軒轅正公弭轡問躡躡而
上揖而問曰先生慕呂乎曰非也慕嚴乎曰非也嚴呂足
乎抑不足乎不答曰其釣是乎曰是然有說焉夫釣必曲

其鈎香其餌志在魚也呂直而鈎何鈎乎鈎後車已乎鈎必筌必筌以禦雨陽專於鈎也嚴不筌不筌而平其筌鈎亦專乎鈎故人已乎曰予未之知也且魯宣尼嘗鈎矣不聞其筌而鈎直也吾薦則鈎養則鈎餉則鈎饋則鈎鸞則鈎否則歸吾竿讀吾書與古人相周旋唯諾其樂吾樂而已耳何暇浪釣不求魚而他求乎軒轅正公愕然驚踏然拜喟然三嘆曰有道者也也有道者也跪而問其姓名不答遂拂袖去軒轅正公逡巡反舟凝睇脰脰不知其所之

原訟

訟者公言也所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

東坡文集卷三

內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為無復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詭巧刺變亂黑白顛倒邪正順其欲則跼蹐為賢非其志則夷齊為污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口其焉雖有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絕之也然以天下觀之南土則文於北土者也北土寡訟而南土之訟乃繁以南土較之江右若文於諸邦者諸邦寡訟而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之士反工為口語巧於訐訕乎古稱鄒魯之士斷斷守禮不聞其竊政焉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為賊

義蔽知之事何若推魯濮鄙者目不接書而自信其天耶南海陳公夢祥由大理寺副拜江西僉事其操高其學碩熟爛天下之政者於其行予原訟以問之必有以復我也已

同年會識

同年會非古也以義舉也衣冠之盛事也古之道存焉丙戌進士三百五十有二人受職中外越十年歲乃丙申正月甲子在京師者幾百人會于報恩寺有議所以處同年之道者華亭張弼遂述其意作五誠其一曰列職崇庠各安厥分母亢而傲毋諂而隨毋恃故而凌毋昵情而隳其二曰仕之遇合有幸不幸不幸致尤於道實競宜拯卹之自孽而自棄焉者亦矜之其三曰小過則容大過則攻容毋淬其鋒攻毋暴其蹤其四曰寸長尺短才各攸宜勿忌勿蔽勿疆勿棄其五曰夫既厚其身靈遽忍其後蓋世講其好也於戲噫嘻惟茲五誠敦天下朋友之倫也豈直同年而已哉凡我同年庶其聽之

異龜志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宋歐陽子則以為怪妄之甚而斷不之信予隣張宗達者近獲一龜畜之於庭其長可四寸其色純玄脊如馬鬣四旁周列二十六點點皆高起大者如豆小者如半豆如米粒或踈或密歷歷可數按其點而熟觀之信圖書之不安矣圖者馬背偶有此四十五數伏羲則之而畫卦書者龜背偶有此四十五數大禹因之而演曆初非有八卦九疇之文於其上也聖人則之因之發吾

心之所適以開物成務耳程子謂舉一先可以起八卦蓋深識乎此者何足惟哉使聖人今日見此龜又安知不發一端理數以教人耶按時之皇極經中而不言數今龜養高而獨無點亦皇極之象也豈洛龜之背亦然耶其二四六八之在四隅者亦皆平列不若今之所圖者耶疑為性妄誤矣此龜人以其異冬月亦發而觀之遂而因死噫同一物也遇聖人則為萬世人文之瑞不遇則徒為異觀而死物遇不遇者如此於是又有感焉遂志之且以祛歐陽子之疑

睡丞志

嘉興丞某善睡嘗訪一鄉貴坐俟其出輒睡主人出恐覺之相對默坐亦睡丞覺不欲妨主人睡坐待又睡主人既覺丞猶睡不欲覺之又睡以待丞覺晚矣主睡方酣遂不及相敘而去噫豈特睡丞哉吾聞諸工部主事過大樸云大樸嘉興人

猛鵲志

都水過大樸分司濟寧解傷巢鵲哺雛幼子命家僮升樹探得其一鵲俟間輒搏僮網髮之巾喙頭攫面流血僮舉手不及捕而去少頃客至僮持茶出鵲又入戶啄攫會七鵲成群噪搏不已幼子走避入室還其雛乃散去念吾江南時見探鵲雛者但聞哀噪竟日未有搏人而不畏者孔子謂南北方強異蓋因風氣而然此鵲之極異於南方者豈亦其地使然耶用兵者可以知南北方之強弱斷斷不誣矣

六同詩話

刑部郎中王景明之南京子贈之詩曰谷陽城外送離船矯首南都思惘然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子以為可該數百人矣冬官王公偉輩以為未盡交游者子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如此庶幾盡之且有不得問而及者問而後及者似不失輕重矣然此六同錯綜交互輕重又不可遽分也六者之中同志最厚然有未相識者惟神交耳斯致之意不為過矣又有志不同徒相聞而問者未可謂交游也

續夢詩話

二月四夜夢與中書舍人張文元同訪南陵守方文美於家閱其書櫃尋子秀才皆詩稿不得乃借其大事記一冊

東海文集卷三

本雅一冊而回且賦詩一首止記結句六東風二十四迴春覺而足成一絕又加二絕寄文美文元其一曰故人家在柳西濱夢裡相尋宛是真却算南都同折桂東風二十四迴春蓋予與文美交久矣同登癸酉鄉試則廿四年然此句乃白樂天舊詩云其二曰少日揮毫鬼面符鶴城舊稿久應無故人箇箇如收得還付家人覆醬甕蓋鶴城稿乃舊詩稿名也其三曰借書真似鼠街簾入眼何曾記半行却笑夢中空費力不知雙鬢又蒼浪諺有云借書不能讀老鼠街生薑故用之然書目不聞有本雅豈夢之妄耶抑子淺陋而未聞耶併識以俟博雅君子肯成化十一年丙申歲

王枕山詩話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應
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甫
欲用曹參禮盡公故事款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
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
弗亟辦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強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
筆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石齋自製類華陽巾直方
而無襷積者東海遂遂斷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破
此巾耶遂以一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耐風吹易
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石齋復以玉枕
山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原
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跋曰東海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太
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

東海文集卷三

十二

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真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
峰亦南安之照山也故自依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
耳而又作二絕云客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
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
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閒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
一絕云青葙鋪榻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幃東海先生睡
不着日月當天正大明跋曰觀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得
睡而司馬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
鏐仔甘心奔走左右也鏐下多一耳字因江西風未幾通
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石齋之師康齋吳
與弼之端嚴剛峭勇於進道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極論
康齋立心造道處世俗之詳東海漫賦詩曰耳根何處

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
斯人蓋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益持循且以謝玉臺
巾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送矣文簡當為折中
云

鵲巢解

淮南子云鵲巢開戶背太歲世以為然予歲驗之或背或
向亦未必然背者亦偶然耳今歲在辛卯觀家西之占椿
有鵲巢戶正向東可指以祛古今繆誤矣大率子書雜記
不足信者多人皆信之以其傳之自古不復致察故也舉
此一節亦足以破陰陽家拘忌之說矣

書

與李縣尹書

東海文集卷三

十二

過序提誨感仰罔既委抄鐵崖傳附刻史義拾遺後謹錄
一木奉上及考得評史義拾遺而稱木曰者乃桐廬章木
鐵崖門人也然史義拾遺之稱竊有疑焉觀鐵崖傳及墓
誌及大全集皆無稱史義拾遺者但稱史鉞耳章木評語
亦云此鉞之可畏可見即此史鉞矣豈初嘗名以史義拾
遺而後定名為史鉞乎況今所錄咏史詩別本亦稱史鉞
蓋以同一斧鉞諸史中事故也意者今版行史義拾遺當
從其定名曰史鉞而繼以咏史詩甚得其倫類更附鐵崖
傳於後尤當益鐵崖之著述固多而自以為得意者亦惟
曰吾正統辨吾史鉞耳今傳之所述乃正統辨之全文以
之而附刻于史鉞之後則一舉而盡得鐵崖得意之作猶
狐之腋麝之臍既得其所貴重何必全歸於故何竊以聞

下之所指揮皆當而無疑也撫字之暇留意融墨梓行此書俾先哲之遺文弗泯後學之見聞益廣盛德何可云俞耶恐命工已促未及面稟故敢布區區伏冀垂察幸甚

復廣東提學趙公憲書

蒙問南安鬼俗淫祠太盛近乃毀之凡六百餘所土木偶人付諸水火祠屋之小者付諸無居之民間為巡警舖舍稍寬潔者為社學宏富者拆除之材瓦官用惟留一所遷程太中劉安世蘇東坡張子韶江萬里祀於中庑曰寓賢祠蓋舊有祠於學而隘陋甚又近周程祠而有父下子上之嫌故遷之軍民初甚不然久之漸以為便乃計歲省牛四百餘豬千二百餘狗百餘小牲雜費弗論融閩之訟亦減凡計之歲省銀豈止千兩而已噫淫祠固地方習俗為

東海文集卷三

四

民上者不加雅抑而反崇尚之則愚民將何自自立也宜其徹衣食鴛子女而不顧也今之所惜者特不能興學置醫脩其本以勝之耳敬因來教用韻奉復併道便繁幸加教焉詩來道我毀淫祠敢望梁公萬一為土木偶人歸水火廟垣諸物付公私漸消自昔皆迷信俗且省于今飽暖資却愧德微才不副未能興學聘明醫

再答彭鳳儀先生書

昨者薄暮作書草草不盡如國初王忠文都憲近昔耿九疇韓用熙李堂之輩皆當推擇語中舉劉實之廉真廉矣但迂腐之甚所至害事身亦不免不若葉錫之知吳縣楊昕之知上海真廉而克舉職可錄也又提學御史彭昂之剛方教授孫鼎之至孝一以身教知府趙豫之不尚

威嚴惻愍無華俗為之丕變有漢循吏風皆可錄也觀朱子名臣言行錄初不論官之崇庠教授如孫必可錄也准孝孺諸公難著贊詞故昨云牽連而書闔閭事乃定未知尚書王竑李秉陸愉王復近皆何如後漢稱長者真斯人也知之者少耳安得從容拜受教更有委曲兩稱前輩以名欲易知也非敢慢也恕罪萬萬

議

議積荒糧

松江民瘼積荒為甚民日就貧救卹不甦者積荒滯之也田糧隱蔽考覈無措者積荒汨之也此積荒一事公私共啟者有日矣非有司不知非朝廷不察不得已而苟安之爾蓋積荒由於賦重而非制賦之本意攝土起根本非

東海文集卷三

五

輕重特藉沒富家因其租藉著為定額故同圩共里或止隔田塍地土無異輕重頓殊種重糧田者率多陪納不數年間家業蕩盡遂謀逃移尋至死絕田主既絕孰肯承佃所在原糧連年里甲陪納陪納既久亦致逃移逃移愈多而田愈荒田愈荒而陪納愈多雖有良法徵科亦不免逋欠周尚書深痛其弊遂多增糧耗弊縣包荒故連年加耗常倍於正糧則雖繁受其弊乃輕而可當庶得官無逋欠然納糧既多民能無貧乎此民日就貧救卹不甦者積荒滯之也况既包荒則奸民作弊雖非積荒推入積荒之數隣近積荒則侵入積荒之地積荒雖日減而其數日增熟田雖日增而數則日減歲適小歉又以熟作荒有司踏勘指積荒之地為被災之所有司暫至何由能知此田糧隱

故考最無措者積荒汨之也伊欲陳奏減額開懸然

朝廷錢糧仰給東南數郡一欲減額將不止百萬况宣德五年已曾減矣今欲再減能無虧國用乎此減額之策不行朝廷之不得已也伊欲從輕起租轉數納糧則加耗猶省已嘗行之但民恐開懸之後仍依原額造入名下復蹈禍轍趨顧慮不肯樂從故雖久行積荒如故此加耗包荒起租轉納皆有司之甚不得已也私竊計之今之賦入米布銀而已米為本色銀布為折色折色輕齋民所願欲今以積荒糧額折米綿紗斤兩起科每升每合定例綿紗若干以綿紗若干轉成布疋疋零不成疋段者各戶轉織還官奏聞定奪民樂輕齋又無後患爭欲開懸以為世業則元額不夫加耗頓減隱蔽可防公私共享其利

○東海文集卷三

十一

矣或謂賦稅舊額米豈穀麥之外惟有絲綿以綿紗起科難入黃冊此不然絲綿雖非松江所產松江舊屬秀州即今嘉興府故有絲綿之額綿布雖松江所產舊亦不多故無其額自二三十年來松江之民多倚綿布為生見今正糧多折綿布以之起科入冊何不可耶况非入冊民恐後患誰肯從耶或又謂有田可懸固樂趨之矣其有水所湯沒等色從何而起科也此亦不然姑以三十萬積荒論之豈有四五萬蕩沒者耶借使包納四五萬豈不愈於包三十萬耶但先開自首之條嚴示隱匿之罰選委公廉有心計者履歷覈究地里書算人等則無可開懸者殆亦不多矣或又謂加耗之多不特包荒亦兼夏稅使積荒既除夏稅亦另徵耶此又未然蓋夏稅所出止在瀕海高鄉地瘠

糧輕故又加以稅以法論之固當另徵然未包納之時稅未嘗完足包納以來亦嘗另徵一年而逃者十六七茲由高鄉獨被鹽司所困民貧為甚糧稅難徵周尚書深憫高鄉之困欲大拯鹽司之弊亦略施行掣肘莫遂因循至今夏稅包納若使鹽司之困如故夏稅又復另徵重困其民稅亦難足未見其利也嗚呼法立既久不能無弊因昔救弊存乎有司未知以為何如此議周若可行者當事者竟以為何如

議水利

松江澤國水利為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蘇文忠論之已詳任仁發輩推之之悉然當昔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昔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

○東海文集卷三

十一

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去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黃浦不開則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於此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激兩岸洩水益徑則松江潮勢平緩停注於泥洩水日隘故黃浦之闊漸倍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松江限於低鄉之東北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一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為辭未免舉一

廢一民之怨望亦不卹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惟在乎因其地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此以下處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省啓閉則高鄉潮汐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開閘則收藏閘版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利者何而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於江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既緩多由蒲葦梗咽漸至於塞尋尺不除遂成堤岸皆加巡視使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潦矣其泥沙湧動隨掘隨漲者若大興工費亦何益哉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

○東海文集卷三

故有司每歲修浚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為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浚一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鍾或止挑一鍾二鍾而已或摧其高壩填於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即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為二河或指某河為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耶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况點夫雖多得賂即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出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常巡不熟地所多為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常巡故宋置農田

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遷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此議對成續

哀辭祭文

哀文江張御史辭

粵歲已巳兮天狼耀芒爰有衛霍兮固我園疆胡皇輿枉御兮六飛動勦誰執其咎兮曰惟巨璫璫不足誅兮實痛群良有牙斯冠兮文江之英叶森驚塵集兮溘焉云亡孰不南奔兮胡獨甘乎鎬鏖曰君辱臣死兮惟義之常死雖可逃兮吾志弗降銀鍔赤董之產兮百鍊益剛猗嗟勇冠兮生者為殤歸氣作厲兮猶劇乎犬羊緬思是皆兮天地蒼黃天心不渝兮日月其光華夷駭聞兮孰不盡傷驚沙飄梗兮四顧茫茫斷雲沒鵲兮彼天一方精英燁煌兮遂雁以南翔有孤榮榮兮抱麟經而獨傷我哀焉冠兮重璫謀之不臧冠髮上指兮夜何肯明

哀李樂城辭并序

樂城神教李廷諤天順己卯與弟廷美以儒經同領鄉薦終未拜樂城之命止以力自隨未幾卒年甫三十耳廷美哭之悲

浩漶滴藏兮藥水揚波點慘蒙霧兮野雨流沙蕭瑟蒼苔兮木無柯漂搖旅寄兮居無家噫噫吁夫君兮胡殞魄於斯阿親昵何獲兮環視維他連塞孱弱兮惟羸童之是與幽沉轉輾兮遽罹此苦羈棲翁忽兮英魂其何許夙矯翼以方翔兮邇芳風而委羽川激湍以東注兮弗盈科而奄沮痛爾同氣兮藥食而茶茹悵望閩邦兮遠遶崎嶇遙

靈鑒之峻山洪濤仰叩彼蒼兮彼不我昭噫噫吁夫君兮
庶返故廬以逍遙

哀鄭豐城辭 有序

余取進士與御史常山鄭君同年情契甚密
給問其尊公豐城少尹之賢而惜位不滿德又
恨不得與接為後生之益適計至驚
悼瞻望千里哀之以辭庶洩余衷云

望天末兮嶠嶂流雲兮霍霍跂夫君兮高標欲乘風兮
擁簞胡軒車兮弗來悵我行兮莫遂忽報書兮在旁刺中
腸兮拚淚白日頽兮號鵲鵲兮非鴛鴦兮聞鷓鴣兮循往轍兮
追惟枉良才兮下位尹三佐兮弗遷屯汪洋兮灑沫局何
參兮常銓伊誰鬪兮誰饋騁駿足兮中庭神驥悲鳴兮頓
轡揮利鋒兮斷蓋湛盧嗟兮徒淬鳴呼所遭則然嗟夫君
兮何悔亟躡履兮歸來撫故山兮松桂奄騎氣兮上征視

東海文集卷三

素履兮弗愧余仰止兮無窮托空辭兮遠將黃鶴兮北
南邇長風兮中憤

哀陳編脩母辭

容與閑閑弗自快兮臧瘝遐途弗自療兮燒煌弗帟天實
齊兮榮悴維命胡戚胡泰兮食冰抱雪允自快兮雲馭騰
輪忽長邁兮爰仰矩儀一何肅肅兮吳山迢遙柳攀南戴
兮風酸神悽白日晡晚兮拚淚凝睇激我永慨兮

哀翁莊陳先生辭 有序

陳翁莊先生素耽于易而著直解
予心嘉之而於其沒也哀之以辭

繫義畫兮開天三聖作兮朗以宣胡元聖之孔神兮尚折
摘而絕綿於天其浩浩兮海其淵淵偉若人之卓識兮弗
中攝乎力綿耽嗜砭砭兮佔畢以窮年我欲之兮峻山脩

川盍長逝兮徒糟粕之攸傳噫嘻吁兮將孰與言灑弱翰
兮彈哀弦邇長風兮寄予懷之惓惓

哀張廷芳辭

余始束髮兮與子偕遊載策罷駕兮追迹華輶搜抉今古
兮仰止前脩身世華蟬兮朝繹暮絢煥爛穠郁兮內弼而
外彪胡彼蒼蒼弗仁兮造化與讐既坎壈於雲途兮竟天關
於春秋奄騎箕尾兮上薄次寥我懷痛激兮我淚橫流英
竟眇眇兮九原幽幽嗟我良友兮美齋志而長休

哀張煦芳辭

慘黯兮秋容慄慄兮淒風懷熾人兮掩涕鬱悵悵兮闌胸
策子馬兮東郭睇佳城兮五茸仰隱操兮濯濯匪周黨兮
誰同羌桂芳兮消歇歌下里兮悲冥鴻

東海文集卷三

哀某辭

慨余弱齡之嫩尚兮竊誦夫君之姱辭偉鵬騫而海湧兮
惘莫測其攸之煦枯悴榮兮潛運四岢左右黔羣兮儼若
嬰兒忽隼擊平野兮立空臺而邇寒颼或珠璣寶璐兮絡
霞錦而飾毛施濟以騰蛟翥鳳之翰笥兮誠世之瑰奇陟
玉堂清華兮維分攸宜帝念嶺之南兮煩鸞車而往綏擴
馴而御弭兮續用告最來扶宗之陟兮曰維德之清粹胡
遽脫屣兮望勾吳而歸憩杉雲桂月兮朝吟夕醉翮靈風
兮挾雲輶觀大化兮竟長遊湖山黯慘兮雲霧相繆騷壇
空兮誰著誰龜恨我生之後兮獨掩淚而慘慘

京畿教場建演武廳祝文

皇明聖制文武兼施武雖云偃練習必肯爰建斯堂以作

六師內安萬姓外攘四夷陰佑默相維神所司
神其鑒之

祭姚冢宰文

嗚呼士之生世克全者鮮善文章者或不足於政事善政
事者或短於文章文章善矣政事閒矣或虧於德量德量
弘矣或不際於肯或沈浮下僚際於肯矣登壇要矣或弗
善其終善其終矣未必有其後嗚呼此所以雖有魁奇宏
偉之士不克大有為於世負民之望者多矣惟公早魁科
第經書義疏為天下式雖南荒北徼亦所傳誦公之文章
何如哉釋褐即居諫垣徑擢少司寇為大宗伯為冢宰而
至孤卿公之際肯何如哉獻納左右弛張幹旋稽古宜今
動中肯綮至於大事大疑衆方洵洵一言而定公之政事

○東海文集卷三

三

何如哉人有小善稱揚不置人有小惡掩覆不暇曾外殺
人茅焦墮井之訕若蠱蠱之過於前而莫較也公之德量
何如哉耳順之年正寢而薨病也 天子遣醫 賜餼
薨也 天子致祭 賜葬贈爵定謚公可謂善始善終
矣況有子為大夫為冢子可謂世濟其美矣百年以來如
公之際遇者能幾何人其某等皆公門之桃李令子之僚
友聞訃往哭未盡下情柳舉將發合辭陳奠儀形如在矜
嚮潛通尚饗

祭雪航王先生文

嗚呼先生實我父執折行輩而定交尚教誨之汲汲肯從
游行肯忝宴集我赴京師贖錢多儀我還鄉里慶弔維肯
先生重聽執筆訊咨先生謂我古人是師我守南安先生

耄矣執手罄情篇章盈几我復書問先生驚愕不
遽爾弗起北望位哭此情曷已骸骨賜歸宿草凡幾詩書
之傳賴有諸子嗚呼先生所獲匪輕詩章翰墨四方揚名
雪航有稿重價連城壽將八十正寢倏寔天之於先生也
厚矣彼拖朱曳紫者何足為光榮我念疇昔此情曷釋瞻
奠封塋松楸撼撼悵悵頽然之偉儀頽然之玉色崇言清論
飛泉激石皆不可得髮髯以瞻依徒痛泪之雨滴先生有
知鑒我胸臆尚享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三

○東海文集卷三

三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四

題跋

書朱子感興詩註後 書金石例後

跋趙子昂書鮮于詩 書錢崖先生傳後

跋楊文貞公與泰和尹吳景春書後

跋班恕齋書後 書巖子山墨迹後

書方遜志齋集後 書春暉堂詩後

書陳愈憲墓誌後 書錢孟溥墓銘後

書甘節堂記後 跋東坡書太白詩卷

題子昂山房清思圖 題黃華老人詩稿後

書續宋論後 書楊漁隱遺墨卷後

。東海文集卷四目錄

石鐘山記跋 跋青林王雲間卷後

書貞孝先生詩後 跋司馬通伯卷後

書韓憲副書藏後 題黃氏世譜

墓表

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郭公墓表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夢菴陸先生墓表

贈南京大理評事莫公墓表

工部郎中邵君墓表

墓誌銘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君墓誌銘

陳文達墓誌銘

顧安人衛氏墓誌銘

楊起岩妻陳氏墓誌銘

村居府君墓誌銘

董仲頤墓誌銘

卷之五

附錄

贊七首

碑記二首

祭文四首

序三首

墓誌銘一首

詩歌九首

。東海文集卷五目錄

張東海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四

題跋

書朱子感興詩註後

自漢以來釋經之善者朱子一人而已蓋所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者也再傳以及其門人則復支離無甚矣越二百年來上虞劉坦之選詩補註始復其法而於朱子感興詩尤加之意惜乎近年又被好事者仍取諸家雜註淆乎其間讀之令人潰潰不見端緒一展卷間不覺氣之拂膈也雖曰坦之不獲見胡雲峰而有望於人使當時見之豈盡抄入補註耶况潘昞而下諸說皆擇取之餘夫何而又猥併若是耶竊意不易補註之舊姑附衆說於別紙庶或可也

東海文集卷四

書金石例後

孫子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而文章亦然其常可言其變可勝言乎蒼崖先生金石例舉其常而該其變誠有功於學者然其意欲使人以類推未必例盡於此外此皆非也蓋以諸家嘗有者爲例偶未及者則弗備也如碑誌無書子婦例設有以子尚主而受封錫者子婦可不書乎凡書不書視所宜爾然又有有例而不可爲例者如柳子厚馬女雷五李卿外婦誌不足垂戒徒以長惡可爲例乎醇儒莊士當有擇矣是故例雖有常變而其變也亦惟不戾其常而已不戾其常者義之當而已苟義之當何屑屑於例耶噫天下之事蓋莫不然豈獨文

章云平因書卷末以諭觀者

書鐵崖先生傳後

鐵崖先生雖出自會稽而寓晉陵之日最久遺稿最多故沒垂百年而松之稍識文字者罔不能道先生之名然謂其爲邊上梅則所未聞也豈邊上梅乃先生家居昔所號而特行於會稽諸郡耶在松所畫鐵崖之外有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之號不一如香齋詩等則書能從夢叟錦窩老人此又因事而偶筆固非常號也常號不脫一鐵字雖各有所因亦豈不以胸中之錚錚烈烈者有似之乎故其隨所寓而署其所者亦不一如小蓬臺等亦無浪迹獨草玄樓尚在郡中迎仙橋之西不知幾易主而今爲朱氏之居然嘗詢諸故老皆不知先生之後果何如也今年予以會試寓京而其族孫豹亦由貢而至適得見其所哀鐵崖傳贊諸作再拜捧讀因識所聞於後以教景仰之私云

跋楊文貞公與泰和尹吳景春書後

楊文貞公得君最久澤被天下不少矣昔以子掇任惇亮虐肆橫于鄉議者或以公不知或以公縱之觀此手書與吳尹曰嚴拒之無容入縣門曰嚴治之夏楚之勿吝併治其黨與惓惓切至非不知也非縱之也堯舜不能化其子在善處之身不干家托縣尹治子亦善矣然吳尹終被掇譖而去官庶亦不負公托矣夫譖能入公者亦愛之蔽賢尹亦有以來之歟厥後稷益大肆死于詔獄公則由是而屈館閣政柄移於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矣嗚呼公之

不幸而有此子哉乃天下之不辜哉古之君子必由脩齊以致治平信非迂也尹之孫諸暨教英裝潢而出以示子謹書于後嗚呼作戒亦明切矣

跋趙子昂書鮮于伯機詩後

趙松雪寫鮮于伯機題二喬圖詩歎其先亡惓惓友愛之情也世俗妄談以為松雪惡鮮于字書軋已往往以數十紙易其一紙得即焚之使之無傳此市井小人之鄙見豈君子之所為耶觀此帖亦見君子之道而彼妄談可息矣蘇州郡守三山李廷美得而裝卷蓋不特重其書也但其後贊子廿五年前揮筆俚語此真所謂續貂耶可愧可愧

跋班恕齋題王黃華書後

班恕齋書評者謂其如醉漢寫街又謂如水灌羊腸蓋恕

東海文集卷四

三

齋大草書多俗誠如所評也觀其題王黃華書後數語詞筆俱嘉雖於黃華有間亦不易得者豈可以此而槩少之哉何均齋先生之斷斷不許也然於此亦可知書之大小難易矣

書嶠嶠子山墨迹後

嶠嶠平章書專工義獻而有自得之妙所以不為之奴卒以名世造道者貴自得焉於此亦可識矣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稿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乎猶以見之未盡為恨今

年二兒弘宜知盛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棄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為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大節或有之而養防恐未逮于當昔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為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嗚呼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嗚呼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為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否乎嗚呼

書春暉堂詩後

孟東野作遊子吟而有寸草春暉之語蓋蒙我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意也孰謂唐室詩人率淺於理耶近世有

東海文集卷四

四

袁景文先生者亦作遊子吟謂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蓋欲人子體親之心以自保其意亦有補於世教談者尚之然而東野尉溧陽乃以吟詩廢曹務為晉所短范官不敵非孝也其所以報親之計尚疎耶景文為御史道不果行卒倖狂勇退窮死無悔殆可禁以後世之詩人目之耶金華張廷振事母克孝以春暉名堂有言以益之者眾矣吾恐徒以甘旨滌瀦為事忽其大者遠者故復有言廷振其何居耶尚圖其遠大者

書陳僉憲先生墓誌後

故國子學錄安福李先生本素司教吾華亭嘗謂弼言台郡陳先生璩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間脩大全諸書始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味

免抵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又聞宣德間黃五教諭餘姚李應吉疏于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理噫纂脩臣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至公之論開來學也泥者中無權度執以爲斷陋哉

書錢孟浦墓銘後

予嘗竊笑衣冠之流有諂事貴倖者捧溺當惡無所不至匍匐拜塵其常理耳雖暫得榮進以夸詡市井徒隸而鄉里之頗有識者亦輒笑罵之矣玷敗士類流毒蒼生且弗論近歲有中貴來江南侍卒王孺子者善幻多技驕肆尤甚嬰之者輒碎所至郡縣奔走鉅室逃散惟錫山錢孟浦眇然一布衣肅容往見以天理人心之語警曉之此輩執

。東海文集卷四

五

欲聞者以其突虎狼牙吻而得生也然而還京天監清明孺子輩伏誅西市孟浦名益彰彰矣是知所發剛大之氣不係於位也彼拜塵者曾何望孟浦之履屨耶嗚呼偉哉予故特著之且以厲彼紛紛宵宵者

書甘節堂記後

古之引經者不泥經意唐以前尚然自後經生舉子規規於單辭雙字之間以爲能得經意而經之用則小矣進士李時亨之母守志名堂以甘節而脩譔吳先生原博記之但云甘於守節耳觀者往往以不合與卦九五甘節之語而疑之何泥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六義之興也何有於進道之咏耶况原博之記未嘗一言附易意豈叛經耶予故書于後以祛觀者之惑

跋東坡書太白逸詩卷

此東坡書李太白詩金相蔡松年跋之詳矣正隆乃金主逆亮年號施宜生即程史所記奔金使宋洩機而被戮者松年而下用筆皆稍似蘇者當皆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金之尊蘇與孔子並故習其餘風皆有類耳宜生輩於松年詞極推重者必提頭此當皆諛佞之風也然由此亦可以觀其入規國之脉矣松年與宋京下同姓同昔又云西山故觀者誤以爲宋人非京下鼠輩即李通諸大君子故不敢輕議然其言之當雖京下輩亦不以入廢言松年雖略過稱所見以是爲的耳何怪哉鄉貢進士南海梁克載得而珍藏之吾三兒弘至與之同舟而來南安因出觀之遂書

。東海文集卷四

六

題趙子昂山房清思圖

趙松雪爲書畫所掩而文章經術人不盡知誠哉元史氏之論也然於出處又聞君子不免責備焉豹以皮死蘭以薰焚亦書畫之不容自掩而然乎御史鄭肯暉所藏山房清思圖尤精絕展玩爲之洒然不覺悵然因識之

題黃華老人詩稿後

鄉貢進士義烏王允達寒夜過予出示黃華老人詩稿及嶠嶠子詩敬仲王待制宋潛溪先生皆有跋語然疑予山敬仲皆非真跡乃臨書也允達云吾曾祖待制公之語亦非親筆併潛溪語必皆義門鄭氏諸公所錄予遂釋然以爲鄙見偶亦不繆然又疑詩稿首題黃華先生豈其自題耶稿亦倩人所謄入以此題耶豈其將成卷帙欲以此定

名耶而書法甚類黃華豈其草稿細書自不類耶九思嘗
爲鑒書博士此云參書豈在當昔又嘗有此署衙耶允達
文憲世濟事事不苟詭隨必欲予書此語以質知者故書

書續宋論後

元楊廉夫輩以柱斧戮地事爲宋太宗弑藝祖近者劉文
安公作宋論則鍛鍊益精矣今丘學士仲深嘗貶許營齋
而謂元不可爲正統吾同年蔣宗誼續宋論則言之益詳
矣然此二者豈果定論乎

書楊漁隱遺墨卷後

漁隱姓楊名仁壽天台儒家明春秋學會元季科舉制罷
兵燹既作乃挈家遠避售星禽之術以給養寓館松江經
學授徒於鉅室陶氏之館遂占籍松之陶溪因其自號人

東海文集卷四

七

咸稱之以漁隱先生漁隱自少落落有奇氣作字學解于
振而得其風韻子景和洪武間應人材舉拜東昌守坐酗
酒不敬既罹重典以漁隱戍邊母妻閉幽漁隱至戍所總
帥亦習解于字或薦之于帥帥方作字漁隱從傍進自作
豎筆不得法帥擲筆怒曰汝書之漁隱卽肆筆一揮帥不
覺嘆服更出名紙數十縑索書且問所欲漁隱曰某年七
十惟欲老死鄉里耳帥許諾尋以老疾歸陶溪而歿年八
十有七聞諸其甥吳音可云予嘗論之曰景和以酒失粉
其身危其親覆其宗禍如是其烈漁隱善一藝卒脫戎伍
越萬里歸老鄉里其幸何如於乎小善不可無小惡不可
有亦足爲萬世之明戒矣備書以告觀者

石鍾山記跋

弼東吳人也未嘗一至彭蠡湖口但嘗誦蘇東坡文有所
謂石鍾山記者謾不加之意今年取進士觀政兵部之武
庫郎中王公尚忠出是山今古題咏觀之快讀一過嘆曰
嗚呼甚矣知己之難遇也豈直其人哉自有天地卽有此
山名之以石鍾者其誰固知之矣鄒元東坡亦知之矣李
渤固弗知也然鄒元東坡知之亦未盡歟蓋元之言曰微
風鼓浪與石相搏而聲坡以石有罅竅微波入焉而聲皆
曰微而已驚風怒濤奔騰撞擊之皆將何聲乎豈止嘈呖
乎竅坎鏗鏘乎意其雄偉詭詭極天下之奇觀正在於是
不止景王之無射獻子之歌鍾也然而微風鼓浪可舟而
聽適驚風怒浪傾摧摧揖誰暇詳耶詳之者正漁工水師
不能言者耳所以極古以來無一人詳著文字間者嗚呼

東海文集卷四

八

人之於山非有情以蔽忌之也知者尚如此其鮮人以眇
然之身寄於百年之間必欲人之盡知任之必當不已惑
乎所以古之豪傑恒鮮遇雖然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之
如此必有能探東坡之意而詳告我者亦茲山之遇也

跋青林王雲間卷後

此文解學士先生作而親書之送弼妻祖主簿王公也公
吾雲間人故稱王雲間其庚辰上二字刻去補題洪武蓋
後革除建文年號故也刻補者吾妻父名璞字崇王嘗親
炙解先生習書而得其法其青林小隱四隸字則字士沈
民則早年筆也主簿公歸老壽康戶部尚書周文襄公巡
撫肯造其廬既而告諸郡邑屬僚曰王主簿律已有爲靡
革不舉吾吉水之民至今思之弼幼侍先君兵部公聞公

每道洪武間法制嚴密之甚為官者恒慄慄不自解幸而
至今天所賜也年若干終崇王先卒今孫侯亦望七矣舉
此卷告弼曰世以解書售者輒得重價吾不忍也為我書
其樂以告吾子孫庶幾可傳乎弼拜而書之

書貞孝先生詩後

右夢萱詩貞孝孫先生之作也先生名鼎字宜鉉廬陵人
由鄉舉登乙榜授江浦教諭陞松江教授考最薦御史奉
勅提調南畿學校丁外艱歸歿於家門人翰林學士吾華
亭錢原溥毘陵王廷貴諸公私謚曰貞孝先生誠天下之
公論也蓋其平生為教一以身先操履純篤雖暗室屋漏
不廢者文辭固非其所重然盛德之著孰得不欽弼莊誦
再過謹書其樂以告觀者凌夢萱之孫汶重整此卷當尤

東海文集卷四

九

懷重此詩哉

跋司馬通伯卷後

姜堯章論書云一須人品高誠確論也人品不高者雖童
習而白紛徒富繩墨何有於神妙耶司馬通伯繡衣欲以
通經傳古為事旁及於書即能臻妙猶神駒出水爾雲追
風雖或不範馳驅而凡馬豈可望其後塵耶觀其祭朱文
公文敢發五百年來群儒所未發其義理卓識一洗俗學
書家一藝弗足論也

書韓憲副壽藏後

近時用兵有縱賊而戮良民以獻藏者有安事捕酒而得
擒新功者有織兒嬖僕僅勝巾服坐獲首功者所以軍事
不甚競也與視韓憲副出謀聚兵以障郡縣乃不欲獻功

以邀爵賞獨何心哉憲副預作壽藏入以為達持其一端
耳豈其於富貴生死一裁之以義者耶聞諸周內翰伯常
言而有感用識於壽藏文後

題黃氏世譜

世譜之學大壞於元蓋彼夷無姓氏而自附於華姓華人
之附勢位者又附於夷雖衣冠之家以俗所不尚因循弗
舉故其大壞也極若元明善以文章嘯喻一世而曾祖已
不可推坐此故也吾松江府知事黃君收拾其家世譜於
散亡之餘可謂勞且勤矣所賴在宋有文節公庭堅在元
文獻公晉卿略可徵耳豈能詳悉耶博求之不已必將互
見旁出傳信存疑而不苟則黃氏之牒亦庶乎庸著之以
俟

東海文集卷四

十一

墓表

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郭公墓表

武城交之屬邑也民居實稠而族之稱望者惟曰郭氏焉
郭氏不過中人之家非以富雄於鄉也世業醫近始有入
朝署列大夫者非素貴也特以其人之克知孝義既和且
肅足以聳人之天衷物則是以為望耳其人生為忠望死
則泯之無以樹風聲固人向善之心故表之曰此 敕贈
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郭公之墓也公名浩字泰
然曾祖諱某祖彥禮父昇母胡氏公生六歲而孤門祚單
弱且當

太宗文皇帝入繼之昔師旅擾攘賴母氏抱携窶匿備嘗
險阻卒育於舅氏以延郭祀蓋母氏孀居三十餘年冰蘖

之操可想見矣公稍長輒自奮勵問母曰吾父在昔何為
曰讀書業醫又問諸父友咸舉實直好義之事遂慨然以
繼志自任有楊暹者以醫鳴即從授學未幾盡其術求療
輒赴病家多德之有司聞其名俾領醫學事昔方營建北
京俾督丁夫陶甃於臨清使衆轉集瀟氣大行統轄蒸鬱
鮮有甦者公乃命取雜材積而為牀躬為注糜給藥得生
者衆他督工者倣而行之全活者不可勝計宣德間藩臣
徵其邑之通賦甚亟令佐相視駭愕不知所措皆曰此非
郭浩不可乃即委之公首答豪猾一二逋負悉輸寡弱獲
祐今佐躬詣其廬與勞之鄉有求直於公者公以非已事
謝遣之不去姑折以一言不直者俯首退聽親舊羣病者
昏喪後昔者相庸弗辦者多與補助不責報奉先極敬與

東海文集卷四

十一

家其肅雖非廣庭深宮內外截然一聞聲效童稚亦不敢
肆喧闐婦歸里人胡三俱亡有利其產而欲害遺孤者公
亟取育之成立乃遣還鄉之子海領鄉薦會謂公成之也
平生不喜釋老嘗謂諸子曰吾死殯殮殯祭惟以儒禮勿
為彼惑也鄰里亦頗化之壽六十四天順丁丑八月十五
日殁葬邑城北之金莊社配劉先卒實和具側室也子瑩
紀璿攻璽璞琮琦瑋瑁凡十一人瑩領鄉薦仕至慶府
紀善璽由進士任兵工二部推封於公璞任醫學訓科女
四皆歸士族孫男十八人曾孫三人既璽十有八年璽陞
兵部武選員外郎與子同寅且厚俸著表文子故論其所
當表序而銘之銘曰偉哉是夫也邑之望乎美哉是丘也
地之望乎過者必恭也永保厥藏乎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四川僉事張茂蘭既致仕家居成化十年十一月四日卒
訃至京其友兵部員外郎張弼為位哭之哀既而具筆札
為墓銘曰此吾二人之素約也今將三十年矣可食言乎
奈未詳其官業亟走書問其子鐵索年譜適弼拜南安之
命過家得見廣東僉事王宗吉所撰行狀且面論其詳來
諸京師所聞蜀人徐山甫輩語乃序而銘之茂蘭張姓晚
名號草亭世居松江華亭之脩竹鄉最著姓橫塘橋張
云父廷屬號柱岩以長者見稱生四子曰疇曰麟曰畿茂
蘭行三自幼警敏異其世父戶部員外郎賓陽嘗撫之
曰益大吾家必此兒禮部尚書李公至剛亟稱曰奇童奇
童云少長入鄉校益自勤勵戶部尚書周文襄公巡撫昔

東海文集卷四

十二

見之大喜使積學母卓事利祿廬陵孫公鼎任府學教授
聘為弟子首皆御史彭公租期提學得其文曰晚年少才
贖當是遠器丁父憂起復肆志古學諸經史必窮究作用
處不徒記誦也旁通星術醫師僧道雜流而於醫尤良景
泰庚子中應天府鄉試甲戌登進士第親政吏部貴泰和
王文端公為尚書擬除御史有為之地者曰身短弗稱文
端笑曰其中本不短除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皆早飢獄
卒有食草死者公曰重囚尚給衣糧卒乃平民應役者何
罪而反致飢死命獄官以囚飯加水煮粥以草為蔬通給
囚卒可以兩全併去獄中積弊數端囚無枉死者任部力
抗勢利一以明恕自持平反摘伏者甚衆麗水薛公希璉
河南耿公九疇相繼為尚書凡有疑獄即付詳讞遂令掌

三法司事一部章奏文移悉屬裁定天順戊寅考滿受
教贈父如其官母太安人妻安人八月陞本部江西司員
外郎決滯獄尤多肯同僚協心南京有三清之譽庚辰十
月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嘗蜀盜充斥官軍少利妖僧悟昇
豪酋趙鐸安洪革相繼嘯聚縱橫四出中貴閭閻僉都御
史陳泰繼汪浩總制其事知茂蘭才智即委任之斬伐綏
撫出入戎馬間關萬狀卒之渠魁授首四郊解嚴清軍伍
定役法興學校均賦稅莫不有法以貽定規仙泉永通二
鹽課司竈丁五千餘盜官鹽吏不可禁衆議出兵掩之茂
蘭曰近平悟昇兵事甫定若更激之小則退依山澤大則
死抗官軍曉有以處之諸公無憂也遂單騎至盜所諭之
曰汝等盜官物法當贖在爲首者自詣理訴耳又潛數遣

東海文集卷四

十三

人誘諭之渠首果出歸之上官餘悉杖遣之由是衆感更
生焚香膜拜者接踵兵定後築漳周安岳遂寧大足榮昌
江安合江七城皆禁侵漁便民力爲久固之計死事之家
俱請封卹之典由是上下才之風采焯著遂奉 勅守建
昌等六衛肯方盛暑兼程而進至即清糧餉舊額屯田祭
田秋青草凡見奪於豪右者悉皆復之險要關堡次第脩
舉夷醜刺馬賢刺馬能輩最桀黠前官召不出見聞聲威
俱至案下數十年讐殺宿冤悉聽辦理革府縣包攬之弊
邊儲遂充頓戢武事漸復華風建昌父老以爲見所未見
也又奉 勅開辦銀課馳與內臣計之所得不及支費一
分遂奏寵之乙丑致仕歸華亭蓋由富順知縣孫瑞事敗
賂執政佑之下其奏於汪僉都汪以瑞與茂蘭同年委復

戮之茂蘭以法不當宥姑從輕典免官已拂執政意執政
死山東李公掌吏部猶謂其傾附勒令致仕迨命下蜀人
皆驚愕競相嗟惜既歸以得事太安人爲幸安人周氏福
建右布政克敬之女有賢行以其年月日先卒茂蘭尋感
疾久之瀕終舉手加額曰老母在堂子當盡孝母子訣別
天平天平卒之明年 月 日葬余山周安人同封焉其
家世之詳有楊廉夫先生靜鑑碑通波阡表皆陳文東所
書予得而略獨念茂蘭早卻統緒之習勵清苦之志急欲
聞善能受盡言事職不苟避難寧代人兼理在四川有軍
功輒不上曰行陣之士出死力吾儕忍分其功後何以責
其盡力蓋是昔用事者往往欲自厚且及左右坐食之徒
而履險者反不與故茂蘭舍己以矯之公論甚偉惜不究

東海文集卷四

十四

其施而大缺民望也吾茂蘭實無愧焉拜手拭淚銘于墓
之碑曰

英姿夙慧勇却統緒德藝在人憤弗歸已今古畢鑑纖遠
悲理曰有味焉行將柅矣拜官司刑惟慎惟明既遷蜀憲
乃兼典兵兵克安衆刑各當情風志素抱亦云著行征車
亟旋云何乃竟孝有遺悲忠有遺政余山之原伉儷斯並
尚何憾焉百爾維命知己述碑雖陋匪佞愛保茲立永世
有慶

夢庵陸先生墓表

嗚呼此隱君子陸先生之墓也先生名潤玉字尚質世居
松江郡城之北郭高祖慶山曾祖華黻祖彥明父亨皆業
儒不仕母曾氏配呂氏子桂懷孫系女曾端適馬龍天順

六年壬午八月 日卒壽六十二是年十二月 日葬于

所居之東隅從先兆也先生生有異質少角游鄉校肯吏部尚書蕭山魏公見之期以遠器治詩習舉子業齟齬弗遂子桂穎敏過人先生乃悉以所業授之曰吾無事於此矣自號曰復軒蓋博綜經史玩心高明有所感觸一發於詩桂補已序弟子自聲稱日起咸以倫魁期之一疾遽大先生嘆曰是誠一大夢也更號曰夢庵深自韜晦跬步城府累歲不入惟沉醉于易悉取諸家含咀疏剔縱橫參錯列為數圖懸于一室起處其間充然自得人非其儔不苟一接其所著詩名曰夢庵集近已梓行而弼序之曰先生淵靜脩介矩度森嚴其詩猶仙宮真館鏤金塗碧望者目眩入其中則纖塵不飛堦堦如洗蕭然物外境也知

。東海文集卷四

五

言之士亦以為不妄先生疾篤語其姻家馬以德曰吾死必從汝弼表吾墓瀕終又以此是囑其子懷鳴呼弼雖愚晚養尊先生之知且嘗謂先生年踰六表漆髮童顏若食霞服日者靜者壽必可徵矣何遽死耶身後之托不敢不勉嗚呼先生有德有言略弗一試真隱君子也就可以東吳一詩豪闊之耶嗚呼

贈南京大理評事莫公墓表

昔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深卹民隱凡民之入覲者亦莫不進之殿陛間俯土座賜清問其對有條理可采者輒加寵賚以旌之若吾松江之莫景行居上海十九保保中推為耆宿以事入覲對揚 玉音加賜寶鑑而景行之名遂章章於

郡邑間矣惜當昔所對之語不傳焉景行生文義配朱氏文義生忠即公也所居瀕海年齒稅歲多通負鄉人以公門望可服眾欲推為糧長以司其事公自計雖毀家棄產必不能辦乃徙居於郡城東門商販以寄贏自養人皆樂其坦易質直連為婚姻遂定居焉母卒公適在外逾年始歸聞之驚慟仆地久而方甦居喪三年葷肉不御居父喪亦然人皆難之配羅氏生二子長曰謙次曰諲遊郡庠領已卯京闈鄉薦登丙戌進士第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故推贈於公如其官贈羅為孺人馬公年六十六羅少六歲天順壬午八月相繼歿十月合葬於華亭之通波塘西朱家浜之原從先兆也謙之子儀夢諲之子倫侑佩仲書女三人則公之孫也子與大理居同鄉取進士為同年而

。東海文集卷四

六

知之頗悉乃以墓道之文見委嗚呼景行生而膺大祖之賜忠歿而受今 上之贈皆莫氏之宗以為榮鄉人樂道之者然其質朴信讓可以化俗者乃或泯之故子表公墓併景行之事書之使知慶澤之所由來也遂銘之曰右廵溪左望山百千祀兮安其間

工部郎中邵君墓表

秀王將建府於汝寧也 上命工部妙選公勤有心計者董其役營繕司員外郎邵公乃往昔荆襄間劉石二寇始戡歲又屢侵民力未甦公謀於藩司而令郡縣曰王府規制一尊定式不可不為宏麗以稱 上親親之厚但民多艱食物貨湧貴言軍有事於此者當力節浮費省廚傳趣成其功庶可以省民力副 上意也甫二年訖功而歸左

右不得足其利者輒騰言曰民力雖省宮室則儉矣及殿
下抵國中使果以弗稱開賴上仁明不加罪仍命公繼
治之皆蓋陞郎中矣恢拓規模改前式公趣功撫民盡
夜焦勞者又二年乃得羸疾形神頓異及還京故舊道遇
有不能識者由是奄奄遂至不起癸巳歲十二月廿七日
也齒纔四十有九耳兵科給事中張裕夫其子相之婦翁
同里同業者經紀其後事未幾相聞計奔至裕夫乃具狀
率相請予徵文表于墓顧予何能為役哉予以裕夫意不
可固卻也按狀書之公諱能字舜賓其先汴人高宗南渡
始徙家越之會稽始祖元盟居士生德潤元萬戶總義兵
德彰崑山州判官季子仲昂則公之高祖也曾祖安分處
士祖繼先亦弗仕曾叔祖志仁登進士授達縣丞思廉由
鄉貢授青溪學教諭叔祖詳領鄉薦累官至代府長史
父其母鄉氏繼單氏公自少警敏過人卅角為弟子員明
禮經景泰庚午取浙江鄉試辛未賜柯潛榜進士觀政工
部受命為大臣營壘往廣西犒軍癸酉授南京工部營繕
司主事乙亥以內艱去服闋改兵部車駕司初考蒙推恩
封其父如其官母妻皆安人嘗出較牧及兩廣冠起奉
敕調南畿軍以往皆著能聲癸未陞員外郎未幾乞歸祭
掃賜諸幣以資路費丙戌至京改虞衡司遂董秀府
之役娶王氏席氏子二長即相郡庠生次驥女二其婿也
擇其年月日葬于其山之陽嗚呼公年二十餘而登科踰
厲英發謂偉績奇功可以立致乃沉浮郎署者又二十餘
年方常展施卒不愜志而死天乎人也而命也如此然

於宦而私不加饒隨所投而公皆有譽謂非行立而才充
之士也歟用表于墓以式于鄉

墓誌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嗚呼天生偉才所以擬肯變歟肯不能無變惟得才以濟
之雖變不極民生有賴矣天人和與自古有然者今于吳
都憲公見之于昔自兵部出守南安嘗聞湖湘有草竊之
警雲南有交趾之擾當道或張目失措廷議以左布政使
吳誠陞右副都御史往撫既而就擒歸化而咸父母之嗚
呼若吳公者非天之所擬以濟斯變乎公年六十有一以
成化年月某日卒於雲南黔國公沐公遣官送護歸觀于
鄉天子悼卹賜祭葬如禮擇以甲辰十二月日墓於

龍井山之風篁嶺其子瑤理襄事其兄子鄉貢進士瑤奉
其鄉人廣西參政朱廷用狀來松江拜予乞誌于墓按狀
吳世為錢塘著姓曾祖子昌妣賈祖原敬妣孫考士靈妣
徐配王繼凌側室李氏祖考及妣與配皆累贈至右副都
御史淑人長子瑞以軍功為冠帶舍人次即瑤次琪女三
福建僉事談俊士人夏英其婿也一未行孫女三俱幼公
字尚忠號思庵天資穎異操行孝謹識尤超卓景泰庚午
以禮經領浙江鄉薦辛未登進士第除兵部武庫主事丁
外艱起復除吏部考功主事尋改工部虞衡授勅推封
進階承德郎陞郎中授誥推封進階奉政大夫是歲禮
部會試充同考試官又授命勅封慶府充副使尋陞四
川右叅政與巡按御史同理刑獄多所平反丁亥上命

襄城伯李瑾率兵平番夷公督餉有方賜文綺丁內艱起復陞貴州左叅政尋陞湖廣右布政 上命總兵官李震討靖州苗蠻公又督餉受賜戊戌陞左布政使威惠並流聲動遐邇由是奉 勅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理軍務整飭兵備事無異難所指輒效寇攘屏跡皆交趾弄兵滋久寇抵雲南又 勅巡撫雲南公至戒飭各邊土官八百宣慰諸司嚴兵以待適賊擁入澗山口營我軍乘震奮擊賊衆驚潰蹂躪尸蔽江雲南輯寧降 勅褒諭雲南素少雪比歲見白物無疵癘以爲公政所格蓋公疏剔勞保弛張抑揚鞠躬盡瘁宜其所至天人叶應不負所職也銘之不特爲封豕攸久計抑可備太史氏采擇以爲後法焉銘曰

。東海文集卷四

元

豫樟棟廟湛盧刺犀其器也良其用也宜天子明聖斯亦見之驅厲以雪助師以雷人謀所至天亦弗違天且弗違人其政欺愛琢藥石刻我銘詩保此樂丘億千萬期

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君墓誌銘

正統間貞孝廬陵孫先生教授於松善誘士類有十才子之號徐觀居首觀字尚賓號漢西自幼清俊穎敏巧思絕人長而卓識偉度高標逸韻足以動人徒步過市市人亦斂手起避視之若靈芝瑞鳳然當就其所得於外者評之其詩文清婉麗密隸筆古推得鍾蔡法篆籀真行草亦佳畫從董北苑入變態甚多微而雕鐫追琢製飾鑒別各臻其妙誠才子也豈止昔文利祿之學而已哉辛酉以詩經冠鄉解梓行其文會試屢置乙榜或謂其以新奇之文發

精與之義習熟爛常語者以昧目棘吻而斥誠亦命也由是游國學者久才名益燁燁聞天下交南朝鮮諸夷使者至購其書而藏弄者榮景泰癸酉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武選司也國家垂百年來而選事纖悉委曲俱有成法簿錄樞府度閣壁粘者絲紛塵委動以萬計非久於是者左繁石掣莫能措手尚賓至檢數鉤稽決旬而辦日坐廳事酬應如響宿滯精疑爲之一洗大皆悅服暇則入憩室高吟疾書求者旁午各遂其願今江西叅政盛以端肯與同官嘆曰尚賓形如老鶴才如湧泉公牘文事日無停思視矻矻簿書間猶不克濟者誠可謂兼人之才矣三年考最封其父竹庭先生閭如其官贈母何氏封夏氏妻唐氏皆安人尋丁夏氏憂將禪尚書滄州馬公奏趣具裝以理司

。東海文集卷四

十

事乃復任未幾陞郎中北虜寇邊尚書馬公出視師奏以尚賓替畫紀功將發適曹賊變起乃止辛巳冬入朝感寒頓首庭牖下久之乃甦即上疏乞歸當道難之逾三月始歸華亭故居竹庭先生尚無恙日惟悅親爲事益欲盡蓄天下書購名畫法帖彝器美石奇卉雖重費不惜奉竹庭其間成化戊子竹庭歿哀毀甚甚墓期將邇淫雨忽作尚賓乃焚香拜跪於庭者累日親舊勸阻不止及柩車將發果齋人以爲孝感所致未幾疾作已丑四月八日乃終後事肅有治命得壽五十二而已早無子姪贅塘橋張隣生子甫三辰竹庭俾唐氏抱哺之長名曰援後納刁氏生子曰章曰慶焉曰益者方孩瀕終命援鞠之女來贅許嫁于原顧維清之子元來藻尚幼庚寅正月三日壬午葬所居錦

衣村之祖塋授諸子乞銘于墓嗚呼予忍銘吾尚賓年乎
爾少予尚賓又晚出然每會輒商今確古搜奇快恠連宵
夜不休所師者多矣及承乏武選異嘗而同事又吾夷師
豈止鄉里之好而已哉銘不可得而辭也其世裔之詳
有祭酒陳緝熙先生墓碑學士錢原博先生竹庭墓誌可
稽也予得而略銘之曰

嘉禾千尋十弗朽也膠枝器車獲新賴也弗棟弗梁匠斯
醜也風摧火燼天所歟也誰其類之我良友也嗟我良友
胡弗黃耆也我心孔疚匪私疚也勒銘貞石詔悠久也

陳文達墓誌銘

文達姓陳氏諱剛文達其字也別號清庵世居會稽山陰
之錢清江高祖其曾祖其祖其三世皆讀書弗仕考仲新

一、東海文集卷四

五

洪武廿四年郡邑有徵黃冊者遂坐謫戍遼東之廣寧前
屯衛文達與妻徐氏侍行既至以居販致奇贏養親頗給
越四歲代父役而晝夜謀歸父母於鄉永樂四年丙戌始
遂所謀又十年丙申徐氏卒年甫三十生子雅在山陰理
祖業乃權厝廣寧城外繼娶泰和馬氏亦同戍所者生子
曰熙曰泰曰和女一又廿三年戊午雅來迎與馬氏同歸
山陰嘗火伴頗衆雅欲昇母櫬同行而各懷非沮不
達歸而田廬不廢生計給足日與故舊棹酒船徜徉山水
間以樂暮景人皆譽其有子正統十年乙丑十二月二十
八日卒壽六十八明年冬雅奉柩塋禹會鄉仍虛其壙之
左俟歸母櫬由是雅之情事益切營文牒度關塞著履擔
簠往返至四卒又不果一語及之輒潸然淚下蓋遙關重

塞相望萬里雖王公貴人亦不易舉動者雅必欲歸母櫬
曰一旦能遂吾事即死不憾成化九年癸巳秋又治裝而
往誓死畢其志委曲百至乃果得歸蓋距其母之歿五十
有九年矣十年丙午夏過京師鄉里之仕者客者咸駭異
就慰勞之雅乃告其料給事中張君裕夫曰雅犬馬之
齒六十又五矣始得母骨歸將擇今年某月某日與先子
合塋則吾志願殆畢矣特恨未得文墓上之石保吾父母
之遺魄于永久也京師文章之林能為我一念乎裕夫乃
率雅以其內姪貢士周省中狀抵予以讀然文達夫婦遠
萬里外其平生德善狀不能詳特記其生平往返歲月耳
嗚呼雅之情事五十餘年而始伸其難矣哉非堅其志苦
其身挫衄而不同者能之乎故予銘文達之墓實矜雅之
志將以勸孝也人孰無是心以心感心則雖千百世之遠
其誰忍犯文達之墓乎銘曰
有封斯土歸越重阻親魄乃安子心良苦我昭其心以告
終古

一、東海文集卷四

五

顧安人衛氏墓誌銘

安人太常寺丞顧惟謹之妻 誥封榮祿大夫都督衛文
伍之女今宣城伯穎之姑也太常公以謹於事神克傳其
意際遇我 太宗文皇帝歷事四朝正統間比蒙寵渥
常祿之外特加異數賜第於大德觀之旁深曠幽雅太常
公又好客安人自治具不憚煩瑣務得歡心景泰庚午太
常公致安人訓飭二子恪遵父教以忠報國嘗有退斥之
士往依之居安人教諸子姓曰人誰無患難豈不可以其

勢退身窮而少忽之館穀周旋久而愈厚士有負其德卒
反眼按劍者亦不計由是人益稱松江顧氏忠厚家風焉
不可及云蓋顧本松江令族與衛爲里閭相頡頏者故作
官於京以締婚焉二子長昂錦衣衛後所旌節司百戶次
曰昇孫男一曰堯臣孫女二曰德馨適指揮僉事王璽曰
德善適衛理宣城之從子也成化丁亥十二月日安人歿
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正月昇于京城翠微山之原與太
常公合葬子以鄉里之好雅聞懿德恒歎炎涼趨背盛衰
易節世之士大夫亦往往蹈之安人訓其子待廢退之士
如此可謂厚矣故婦人之常德不書而銘之幽曰
登臺者附之履入冢者下之石須臾丈夫尤爲此極孰信
高明乃在婦德我作銘詩銘厥幽宅億萬斯年仁人斯側

○東海文集卷四

主

楊起岩妻陳氏墓誌銘

吾松江之東郭有陳文璧先生者以名進士家居遠近受
經者衆今僉都御史張肯敏亦在列肯敏之隣楊西疇者
以富而好禮聞將爲其仲子說擇配肯敏乃謀諸先生之
子洪以女素芳許焉既歸說爲郡庠弟子員又遠出從師
陳氏處家舅姑滿瀝之奉臧獲衣扉之需罔或踈節合族
姻親以賢婦稱之年三十九成化乙巳六月廿五日卒生
子二金鑿明年十二月十三日墓于俞溪兆域子與說之
師春坊諭德太倉陸鼎儀先生往弔說拜泣曰說妻既沒
銘墓者惟先生是祈予曰鼎儀文可傳信鼎儀曰子悉三
家之故尚何辭予念交楊陳父子兄弟間有年頗聞孺人
有賢稱且鼎儀之命遂銘之曰

南望大海僅三里許北距俞溪千丁百舉隆然者丘貞玉
于處

先君村居先生墓誌

有明成化五年乙丑正月九日甲子日加於辰先君村居
先生卒於家閨二月十六日辛未報至京師弔哀號摧痛
強存視息俟 陛引給劄而辭又兩洽旬而始克歸荒迷
倉卒止得禮部侍郎崑山葉盛墓表一通而已擇以九月
廿九已酉葬長兄汝輔謂墓志必詳實如墓表足矣爾遂
述墓表曰張之先汴人扈宋南渡來臨安臨安失守始來
華亭居舊溪之上處士六世祖澄號斗山先生學邃於易
善卜筮以才略自負嘗爲郡中畫計擒劇盜并其黨夜來加
害澄走草澤中得免因又徙居沙蕩里生仲寬仲寬生明

○東海文集卷四

三四

遠明遠生昇昇生岸岸字存禮號守株農以家學教授於鄉
里而於地理術尤精後進師之處士大父也父子英早世
處士諱龍字維吉以沙蕩里去城百里而遠自號曰村居
志隱也幼育於大父無見譽曰興吾門者在此兒爲人性
度坦夷嗜吟咏能飲酒雖多不亂居鄉治家能自卓立見
諸踐履不苟同俗嘗曰吾京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
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
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
可給衣衾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
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
之配胡氏有內德先卒子男五長汝輔次即弼初名汝弼
狀元羅倫榜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次汝匡次汝翼

最幼汝傲孽也女一歸俞庚孫男七人弘正弘宜弘立弘左弘至弘直弘弘女十二人卒年六十有八歛葬百需皆處士所預營也表之文如此蓋先君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孤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婢僕不得各遂其私未免悔厲然分定情安門庭雍肅吉孰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此先君心得之言著之於規者多此意戊子十二月乃具舟入城又至黃浦南北與諸親友永訣過黃浦復舉手曰吾再不遊此矣皆不之信歲除日遍列諸隣明日病作猶起受家人賀禮亦若別然迨歿身後事纖悉皆有治命嗚呼天乎痛哉弼何忍及此也乃百拜而志之仰冀同愛親之心者全此一丘以永世也嗚呼天乎痛哉

東海文集卷四

五

承事郎質軒董君墓誌銘

松江郡之西郭有董仲頴者以敦厚饒裕聞年七十二卒成化丙午十一月五日也先是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適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墜仲頴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莢草所結皆仲頴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耶瘡果不可瘳而卒論者以為仲頴之感召不凡矣將以丁未三月二日葬于泖港之南其子持湖廣參政唐廷貴所撰行狀來乞銘于余余笑曰且卜隣飲間嘗屬以銘墓今可辭乎按狀仲頴名其號軒姓董其先烏程人入國朝曾大父福三始占籍華亭之諸竹鄉祖父文考瑜皆隱于塵市瑜生二子長曰顯次曰仲頴也早孤育于母沈氏兄以隣事當逮于官寓外出

乃逕逮其母皆仲頴方在鄉塾聞之亟走詣官伸理官異其幼而致辭辯直併隣人釋之同里徐翁由是心嘉之遂贅為婿委之家業仲頴勤慎有心計家日以起而南左布政袁舜舉徵皆以隣內兄弟出入服賈同榻讀書一日客于金陵聞日者云袁貴董高仲頴初不以為然不四五年袁果登進士第歷官通顯仲頴方信定命安事營業益抵饒俗為人寬厚重然諾遠近多倚信之然事必義者必辯折不少貸徐翁之室嘗被燬有欲侵之誣訟于官仲頴備申其枉得直憫兄應馬役之艱歸受於兄兄歿創祠宇居嫂氏悉以祖田贖之景泰甲戌歲荒詔能出粟濟飢者有錫典仲頴毅然曰此吾素心也况上導之乎乃輸應上格復自煮粥以濟行道多所全活皆副都御史上虞葉公

東海文集卷四

五

守松隴詔例加以冠帶仲頴復婉辭卒不受葉公為書崇義大字以旌于堂諸縉紳遂以詩文華之載之郡志成比丁酉甲辰歲累飢每詔例至仲頴輒輸應如初雖多不恤最後以有司強受七品散官非其心也而身且老矣居復布素如常其崇義自抑類如此子三各教以經學進卿累舉不第以能書薦授鴻臚寺序班進臣將赴辟安鄉自家訓導進忠以郡庠弟子負取應祀即徐有賢行先歿女二適張祐表偉孫男三仁恩仁憲徵吉女五二未笄竟仲頴布衣其將卒也感念中舟來可謂恠矣不可道也然予所親聞而詳察之不誣固亦偶耳哉但春秋紀異亦在所當志也併志而銘之曰

自躬蓋亦有道豈直曰逢淑後也腴維經維典若子若孫
日觀融顯望八而休得天亦優南原之寵保千萬秋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四

東海文集卷四

主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五附錄

東海像贊七首

瓊山丘深菴潘宮保兼大學士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情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
露收華采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
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以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
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佞不求何用不臧者
乎

長沙李西涯東陽少師兼大學士

俯首凝顧其神在內發為文章不采而繪外探物化中含
道腴諷刺諧謔皆君之餘奉上不諂寧我為簡合交不污
寧我為疏君子觀士慎其所趨有弗君如匪華則諛君貌

東海文集卷五

五圖茲惟其似贊者數人復得其幾君笑不言掀髯而已

長洲吳匏菴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霜髯斑斑而貌則澤其傲世也當如青松之倚石露日濛
濛而心則勝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在沼豪氣比陳元龍
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孔文舉而碌碌者不足數其人
品如此則其學識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
謂其草聖為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戶庭詩律敵西江之派
適以拾其稊稂况所謂樂燕遊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略此
乃棄滴之語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安程篁墩敏政禮部侍郎兼學士

身不滿七尺而標榜一肯視不及尋丈而傲睨千古四十
而策名甲科五十而為郎駕部雅懷絕乎塵鞅任從流俗

之譏直道類乎徑情不懼長官之忤蓋起家不汲汲於功名故處世不帖帖於城府觀其外亦自見其有為要其中不可謂之無主或感稱其豪吟格致足以號召詩壇顛筆風神足以縱橫書圖是固將以詞翰揀其為人殆非所以論吾汝弼甫也

會稽葉雪崖

見古制

宏猷遠識不獨謂其工於書傳言正論不特見其深於儒風度粹如神觀裕如對百氏之芳馥歟六經之膏腴周器於用不涉乎拘學利於行不近乎迂從容道義之府翱翔冠蓋之區所以下惠澤於民物馳聲華於天衢者耶

婁江張滄洲

泰縣人

中則明而短其視表不長而廣其志不庸庾而吟得甫情

東海文集卷五

二

不旭飲而筆有旭意坐中傾倒者為笑為談海內流傳者為詩為字簡編故業不廢於官曹晚暮壯心益勤於王事然則此牙牌而帶者其駕部之清吏乎要其中樸茂而雅者真東海之居士也

進士巾像

三山林泉山

論宮傳南京

奏賦九重奎壁羅空何辭之工也武部雍容偉績豐功何才之充也仰止清風海內依同何望之隆也噫斯蓋一代之人龍將宏乃德業以匹休蘇黃諸公匪但獨步於瓊林多士之中也

送守南安序

李西涯

華亭張君汝弼博學工詩有文章尤雄於草書乞其門者踵接無虛日卷軸填委聲名遍天下凡論今郎署之有文學者必曰張君張君然君恒若弗自屑每論古今人政得失介然不容髮事涉忠義輒力為之扶植褒獎無所孫觀其意不欲與齟齬者齒慨然思有所施於世故凡論文士之有風槩者亦必曰張君張君君得科第晚徊翔郎署間為貳佐歷武庫車駕政皆簡中間惟武選稍繁劇又不久處落落無大以自見然益負其有不能屈以千人循次待籍十餘年而有南安之命論者又謂如君者置之朝廷之上雖不日煩政務亦足隱然為諸曹之重而必使為郡郡所領皆吏事非其素習不能無惑乎今之為銓曹者噫斯言也可以觀俗矣夫惟世之有術華藻而不達於政者有狂志高論揆之日用而不足者而後有是言以此際士其失之粗矣夫所謂政者必抵經據史飭之以材藝資之以議論而振之以氣節然後左宜右有旁行而不滯苟泥法守律窮窮焉寸紙隻字之間而曰我善為政今之所謂能官者吾惑矣既自儒吏之迹判而士往往不得以盡其用用之不盡乃或從而短之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予之懷此論久矣方喜君之得試其所未盡亦以窺銓曹者之得用人之道於此也而又奚惑哉與君游者多皆名大夫士皆為詩以相君之行予非工詩者又不可為君默則以太史喬君師召之意為序云

手稿序

莆田彭從吾

龍形部

予自廣東移藩貴州道大吏知縣文志貴氏來候出示詩
文若干首曰此東海手稿也受而閱已嘆曰天趣逸發其
自得飛躍之機乎其根深其膏沃矣若何收之富也乃曰
南安故為軍壘人物彫陋蓋小郡也東海張先生汝弼辱
守於此既惠義吾民矣而又文翰衣被學者四方之求無
虛日茲郡遂煥然為名邦志貴嘗與諸廣文請所製刻之
學宮以行四方先生麾使去謂今集刻若多識者厭鄙焉
可效尤志貴請無已則曰詩贅物也吾於詩不能出人之
右而字不能應人之求此而可代或少息予病乎於是摘
舊稿手書一二體裁不一字畫隨意付志貴為之梓已具
敢求執事序其故嗟乎文治百年作者森列孰不欲傳然
終孰傳之先生以傑然之才先聲之遠凡篇章出入爭快

東海文集卷五

四

觀此豈可強而至哉先生氣性清靈事多迎解存戲文墨
衝口而成其天分有如此者胃欠洒落物累不以嬰懷雨
晴憂樂一付之天行其人品有如此者篤志好學該覽博
識議論貴理趣而尚風節其學問有如此者故其見於文
字之間光潔峻茂幾成一家而肆意於書神氣飛動體具
美并名聞華夷請購接踵論者推為一代冠冕方少在鄉
邦前輩見之驚倒及居大學士爭歸之仕于朝公卿大
夫咸願交焉至其治郡不腐不疎虛心以應事推誠以待
物去淫祠表先賢以示化本拳拳於圖志及之以餘力情
百廢無不稱便先生且退然如無能人所有述作雖欲不
傳然孰得而止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必傳於世而書法必
傳於後先生為人必傳於後而政事必傳於世二者相類

以傳於無窮可以逆見矣昔人有云某在何必錄吾言
先生常在郡似無事於此然茲郡終不能久先生則因字
以知詩因詩以知人惡可不為之地哉今宜早成之

遺愛錄序

程篁墩

南安人以其故守張公之有遺愛也其去則相與留像於
城北金蓮山之高明所最其德政而為文勒之石其沒則
以瞻奉非便徒祀于郡治又集其祠記奠文民謠士詠之
類為遺愛錄以傳其言曰公治南安六年養有資教有慕
死者有所嚮而生餓者有所恃而飽居無困役行無病涉
而士不惑于異教凡尚賢興學勸農澤物之政蓋不可縷
數也公以詞翰名一省郡中佳山水及古蹟必約寓公臨

東海文集卷五

五

觀嘯咏竟日適郡下者往往欲得其草書與詩而去罷誅
求焉此錄之所由作而序不可闕也敢因所善以請噫予
與公同年進士知其人才其出守南安士多惜之以為用
枉其才者孰知其政之若此哉夫文與政在孔門亦不可
得兼也故歷代史循吏文藝別立傳其所書文人而有治
行惟謝宣城李北海尤著當世思之後世頌之以姓配郡
弗敢忘而謝公之亭名宦之祠至今名實所在不可誣也
張公守南安遺愛若此而詞翰之妙亦莫能掩高情逸韻
固將與二公者相望于百代之上乎公六子皆賢曰弘宣
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曰弘至舉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詞翰
並有父風可擬諸謝是固遺愛及民而裕其後之明驗歟
序而傳之匪獨以答郡人之思亦將以慰吾亡友于地下

爾公諱弼字汝弼世居松之華亭東海其別號云

南安郡去思碑

常熟桑氏府通判

南安守東海張先生治郡將四載忽書告予曰東海煙霞將還我舊主人矣即陳悃當道至再弗允又二年始得遂歸將歸老稚聚者如牆攀挽者如植鼓棹以餞踴躍成波戀戀不忍含父老謝諒等乃相與肖像於城北之高明所欲事侯如狂也托庠生劉寬尹端徵予文以永侯功德予於侯為後進不敢以鄉曲辭謹述口碑而書之侯姓張名弼字汝弼東海其別號也世居松之華亭由丙戌進士夏官員外郎出守茲郡蒞職首興學校問民利弊數月而政一新郡人恒自昵鬼神侯毀淫祠六百餘所立產延名醫

東海文集卷五

六

以活人使患者有恃郡當庾嶺與南雄為隣商賈往來利弗均擬樹黨群爭命多素擲侯申狀江右廣東二藩一以中站博換為定當道是之伐石立碑著為令郡民始安食利無窮嶺路開自張九齡狹隘險峻狼石枕步行者病之而貨旅尤困侯為稅商僦工鑿石為道銑磴度壑架梁步流弘為坦途惜母鄉小茆嶺民居稠密磴難行舉為夷之鑿過路灘亂石流舟航復安而水陸有濟矣郡北有溪接龍潭水歛濛濛往往決衝城脚且傷學宮暨謝行頭何公塘通濟街凡春漲可染者悉以巨石築堤而客流遜堅民居復奠儀浦當郡城中路舊有橋輒圯侯開其制以復之且立成法歲平橋南沙洲俾上流散緩庶克永保侯凡建立俱堅久遠圖以為民便類如此又急於拯物庚子歲

飢眾以申達侯報曰懸產絲命詎容少緩隨開預備倉減價糶之全活甚眾屬邑有南康民剛頑而健訟力去首惡數人倡以禮義鳴變之風稍息郡凡有疑獄侯辨問研精如羅彥輝郭公斐等皆白骨再肉搖以利害毀譽未嘗一動其心常慮山阻多盜立射圃耆躬教閱未幾閩人羅洪黃真諸寇果聚眾跳梁侯察布方略旋亦授首皆各郡收兵議賞武夫悍卒乃惟願得侯墨妙而過客亦往往以是罷誅求焉歲以筆劄佐郡費類此新道源書院以祀周程三先生關江東神祠以祀蘇子瞻劉元城輩六寓賢又立家川館於東山鐵漢樓墨君閣於寶界寺吟風弄月臺於郡治皆以致景仰先哲之意風厲其士人又於張九齡獨關嶺寺建祠祀之蓋九齡通道至侯康之故民謠直以

東海文集卷五

七

侯配九齡云夫侯為郡數年弗納苞苴弗行請託庫藏充牣驛路鮮明孤老有養吏卒知耻賊盜失其拳勇鬼神失其禍福學者得進其業善良得安其生眾謂建國以來所未聞有也侯復以餘力親脩郡乘以垂法守凡幽林僻境苟經品題光景一新所至鵠然勸從補陋初始而窮僻之郡煥為名邦蓋侯誠心待物視民疾苦如切於身周慮力無復顧忌必益於郡乃已故事獲有成而郡獲其福宜其固結人心流惠子孫既去而思之無斂也昔邵伯布政民猶惜其甘棠今觀侯之像寧不瞻仰肅恭久而益虔也哉嗚呼人徒知侯以文翰名而不知其政事之才知其才者又豈能盡見其經綸設施在人耳目繫人心思抑若是哉故最其績俾刻之石用慰邦人之思且著吾儒之有益

於用不可誣也

南安新祠記

吳江汝郡守

謝南

華亭張公諱弼字汝弼別號東海由丙戌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出守南安在任踰六年宅心行政一以扶良抑強黜邪崇正爲本而濟之以仁厚平恕凡與梁嶺道之修皆有惠澤垂于久遠民甚賴之至於梅嶺中路博換夫役之法立而民享利無窮去任之日民攀號弗忍舍既去立祠於金蓮山之高明所所以昭遺愛繫去思意亦至矣公踰三載物故而民追慕益甚乃以舊祠僻遠不便瞻奉謀徙城中耆民蔣鏞等相率以狀白於大庾縣尹文志貴志責轉白於訥昔同府蕭元安推府韓統僉謂此義舉也遂即

東海文集卷五

八

郡治之西公所廢淫祠一區卑亦弗稱乃割郡治空地深廣六十丈以開拓之爲堂三間外門如之奉公像堂中題其門曰郡守張公之祠經始於弘治庚戌七月廿又四日民之獻材供役者駢奔恐後用是閱月告成寔是年九月二日也煥然弘規前此未有今則公可以妥靈而民之心可以少慰矣於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公惠澤入民之深故民報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自有不能已耳豈強之哉訥等不拂其請者從民欲也公也非私也系之以詩我懷前守張東海到處爭傳字與詩今日南安新廟裏幾人曾讀去思碑

墓誌銘

天台謝方石

贈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

成化丁未夏六月南安守華亭張公汝弼以疾卒於家因祖塋瀕海將以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別葬於郡城北鳳凰山之陽其子寧海令私宜屬吾台郡守葉公崇禮以狀來請銘於予予尚忍復銘公也哉始予天順初與吾友今亞卿黃世顯故方伯陳士賢僉憲林一中識公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曠昔一代交游耨耨士若諸公者固落落可數予驚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公也哉公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汁人扈宋南渡來臨安七世祖有諱澄稱斗山先生者學邃於易避地始來松之華亭曾祖岸世其家學教授鄉里以皆自晦號守株農祖子英早世父熊應居鄉以忠厚聞人稱之曰村居先生用公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

東海文集卷五

九

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公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以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嚮衆爲民患者蓋衆公下車悉平之民有誣人劫財陷一家數人於死獄者公辯而活之大庾嶺路民素業其商貨往來直之利後爲南雄樂縣所專民遂以瘠公亟請諸當道者均而復之又以其路險隘乃稅商僦工闢使寬平架橋甃石三十餘里而民弗知也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爲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皆特爲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風月臺以深致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懷懷又如此初公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公者盡留

以羽儀 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公顧不薄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相與立生祠又數請縣移文問候歸方三載天竟不憚遺以卒距其生洪縣乙巳享年六十有三而已於手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六長弘正次弘宜以進士拜今官次弘至邑庠生次弘圭次弘玉次弘金弘圭以下側室羅氏出也女二長歸李觀次歸顧行已孫男四其性其協其忻其恪女七所著有鶴城天趣面壻清和慶雲諸稿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行於世蓋公手筆也公以靈識異衆充之學問老成且不俟詩與文幾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公獨敦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談論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

東海文集卷五

十

嘗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有如此者而公亦嘗為子戲評其所能曰入顧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能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頫為書畫所掩世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則公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於斯乎况又非孟頫者乎於乎斯文非細故自文與道離而後世之所謂文人者始為大賢君子之所鄙然則文豈易能哉故予又即公之文而銘之以見吾人之所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銘曰東海之東鳳山穹隆有氣如虹凌虛屬空人曰此嶽劒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雄於乎萬靈所鍾鬼護神封後千百年茲其不墜於地邪尚有考乎吾銘之公

南安歲祀祝文

江東俞郡守

知府

郡守張公有文有德昔任南安政聲洋溢去後民思建祠立石某等景仰先哲是憑是則仲仲致祭希神鑒格尚饗

墓祭文 三首

長洲李范菴

太僕少卿

人孰無生生有令名是曰有壽亦孰無子子而能賢是曰有後兼斯二者造物所厚嗟我東海德行文章為世所師至於翰墨海外所知位不稱德名聞四馳諸子森森玉立在前居者仕者無一不賢人所願慕公得其全今雖逝矣抑何憾焉斯文契誼於我不薄弗祭非肯我則有作鳳山峨峨墓草已宿几筵尚在未能往哭敬茲遺奠老淚盈掬嗚呼東海鑒我衷曲尚饗

東海文集卷五

十一

蘭亭司馬題菴

至提學解

於乎東海天下人豪襟度洒落月白風高識見超卓雲霄羽毛揚歷中外位未滿德掛冠歸隱日化月益蓋將攬江山之英華造儒先之閭域噫是言也君所自信惟我獨知世之以詞翰仰慕而不暇者乃得其千鈞之錙銖於乎東海吾嘗謂君不得於人必得於天今竟已矣將何憑焉聞訃痛悼有淚盈把黃金莫鑄知已日暮煎臨佳城絮酒以哭君之靈爽凄然滿目於乎哀哉東海已矣所存者長力耕不獲後則穰穰蓋得於天者將於此而有憑而吾將置其無益之悲傷矣於乎東海來舉子賜

三山李蘇州

知府

嗚呼古君子之用才猶良工之用木也以吾汝弼之才之

美如大木然用之於棟明堂梁清廟成泛海之舟造凌霄之臺何大用而不宜今用之爲屬吏用之爲邊牧設施不隨其情俯仰惟人所視置士元於百里出長孺於淮陽此汝弼之枉其用何帝木之遇良工哉嗟嗟汝弼今也則亡孰謂有憾傷乎噫嘻吁汝弼之處世也六十有三年其名譽在朝野其詞翰遍寰宇其德澤在南安其信義在朋友况有賢子向用方興此汝弼歿猶不死何憾傷之有孰謂無憾傷乎噫嘻吁汝弼之致政方四周其述作方富也未克及潤其享年宜壽也未及期願與魚鳥未及忘情與故舊未及周洽况有襁褓幼而未立此汝弼雖視死如歸豈契然而無意嗟嗟汝弼今也則亡廷美等皆莫逆友也聞計既不能憑棺及葬又不能執紼幽明之間徒負哀悵

東海文集卷五

十三

吾惡乎用其誠哉惟主芻之一束薄有古之遺風靈其知兮庶鑒蒼穹

題南安祠堂

吳鉞菴

郡中新廟擬羅池卻恨當年此一麾法出簿書無枉獄化行閭巷少淫祠人間墨妙名難掩嶺下碑成事可垂

國史欲修循吏傳筆端誰爲故人私

嶺南張西岡

泰戶部

十年誰守南安郡今日吾尋東海祠不是生前遺愛在焉能去後使人思黃花幾本陳清供白石千言樹短碑爲想並靈如過此也應揮翰一題詩

金谿徐懷柏

嘉興知府

底交將落落空十年不見紫髯翁南安太守龔黃上東海詩豪李杜雄野老猶能談故事青衿尚想坐春風只今何物遺民愛蔽芾甘棠咏召公

毘陵邵二泉

嘉戶部

張公不作南安守祇說文章止潤身滿道崇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江東鄭郡守

知府南安

幾度登堂想德輝溪山如故故人非丹心事業三蘇並老手文章兩漢稀庶姓樂成新祀宇諸郎爭著舊朝衣白雲高隴吳淞上猶有清風拂釣磯

題遺墨

莆田周翠渠

璞四川布政使

東海文集卷五

十三

十年不見張東海此日相思恨不禁夢裡幾迴見顏色樽前猶自想曾襟詩篇汗漫留天地字畫縱橫照古今欲賦楚招招不得朔風吹雨草堂深

清澤張涇川

深宮保南京兵部尚書

希賢不可作寤寐想風采今觀此心畫白日見東海顛旭本同宗懷素堪對壘雖云草聖流中有楷法在突如山崔巍互若水渚滙精潤玉爲環堅重鍊作鐙其妍婉明妃其勇敵朱亥其走過龍蛇其秀出芝蘭或綰絲一線或串珠百琲或如松偃枝或若竹抽簕資彫形島郊富麗闢崇愷斤當鄧匠揮刀絕庖丁宰至人不長留塵世條已改賢孫惜家雞什襲施錦綵楚弓幸未失周鼎償百倍我詩款識同亦以永千載

山陰王司寇鑑之官保

詩名李白字張顥扶起機雲也並有昨向華亭問歸鶴舞

翁蛻骨已成仙

被髮騎龍上九天踏翻銀漢落三川歸來化作華亭月東

海清光幾百年

白石林廷元魁從典

一醉椒漿百代心海東東上望玄林人間風月還真宰身
後乾坤又古今紅樹兩涯江欲冷白雲千頃鶴難尋瀧阡
洒泣逢司諫絕域歸來雪滿簪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五附錄終

東海文集卷五

十四

張東海之出守南安嘗有書

抵余道其禁淫祀省民錢數

事且詢余舊論消弭異端之

說議甚正也今觀其南行襍興

文跋

所以語其子私至者謂其方事

經術不必留意詩草又述其

考訓教諸孫以古人事業使

之耳熟未簡又勉之以直道

遜辭戒之以權門利路其始

終一出於正尤可敬也弘至繼

其兄弘宜取鄉解而卒業

太學持來請題東海之正氣

文跋

二

瀛之辭翰間如此世徒以草書

稱之豈足為知東海者賢子

孫尚世守其正弘治癸丑孟

冬既望水玉居士羅際識



試將東海續東坡

過也風流意未多

行有口頭造骨在

文跋

三

權門少作語風波

不代文章與衆傳由

來日失寸心悔已

書々々々頃頃頃

且進進進進進

鄉進進進進進

文跋

四

持乃乃東海先生

墨相王性性性

且信信信信信

且上上上上上

果然則子子子

鳴呼孰孰孰孰

文跋

五

此乃乃乃乃

月新後下長沙

李東陽



成化丁酉冬同奉張駕部
汝弼擢守南安士論若為
以未滿者以欣然就道所至
以辭翰自娛雖古稱蘇白

文跋

六

豪情莫是過也時予方
得告南歸先三月過常
來訪高僕展墓不及見乃戲
留詩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

放南安守參傳者遂以為
予真遊之可也既去復令驛
吏果送武城初穀穎之偕以
詩云毘陵驛裏饋生梨蓋

文跋

七

叶梨為離之戲耳然此後
彼此法來北南不復一見以終
焉殆若識然之異矣之觀此
冊并見時介掇魁鄉薦于

志卓然不替家教感嘆之
除光澤慰喜古稱位不滿
德必昌其後於吾張氏昆
仲有澤屬望焉非但手

文跋

澤之愴而已也因紀畧卷尾
以微於後云和治癸丑夏孟
日晉陵陸簡識



右張駕部少守南安紀
行詩若干首雅皆一時
率尔之作然而天時人
事之變家人朋友之

詩跋

情皆可考見尔張氏
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
會試有權門利路之
戒則有見于近日喪

名珍而害身家之人
最入仕者之所當知
也歲丁酉仲冬十一日
扁舟道吳過宿脩竹

詩跋

二

書館示以此冊讀之一
過書甚後而還之吳寬



曩予向東海索草書輒
謝曰待旦偶然得意者當
舉以為贈以取取適爾者塞
命也然竟以獲之所謂得之

詩跋

三

步恒以真憾乃為倡味詩
篇佳及書札則所得甚富每
一展玩疑所謂得之者或在
其中雖東海亦或不能自知

那時仍黃門持手冊兒直

摩挲再三恍然如欠至便謬

而東海之不可作矣嗚呼尚

謹謹之知不為好事者以生

詩跋

四

為得意之草擲掄多傷而

接至尤去以去邪孤治戊午

歲莫 如政呵凍後



書東海先生集後

此先君子之友東海先生集也廿

餘年前予侍教先君子每見其

妻誦先生詩今雖不能多憶若

送難一寄題岳陽樓與黃連

—東海集後序—

一

篇養馬行等作則尤所習聞者

先君子平生論詩慎許可而獨

於先生之詩若心醉焉曰東海

賢者也後有欲求其人者於此亦

足矣予謹識之稍長思先君子

言而因以前所習聞者求先生之
為人則見其有志節焉有忠義
焉有仁民之心焉有曠懷雅度
焉有寤寐賢豪之意焉始悟
先君子之言之有以也又計先生

東海集後序

二

凡作當悉類是顧以弗多見為
恨既走仕途每於交游中熟先
生名其喜誦先生詩不啻如先君
子而予所以竊窺其為人者亦與
論者合心竊自喜謂先生而在當

必以知己見許於是益欲求其全
集而一讀之以慰吾私求獲也
頃來松得交其仲子都諫君
試以全集問則知方緝錄欲梓
行為不朽計予喜曰數年未
畢之願其遂償乎未幾都諫
以率工告且挾冊見惠蓋待若
文凡若干卷予得而大觀焉泐
泐乎感矣哉而其所以為言者
則必澤於道義所謂志節忠

東海集後序

三

義之類往，具見而其文亦復稱之於是益信先君子之言有以而予之所以論先生者之不僭也嗚呼斯亦可以不朽矣都諫曰願得一言為叙予不得辭乃為述

東海集後序

四

鄙懷附於後若其體裁格律之所至則有濫翁之叙與諸君子之評矣予固可畧也

正德戊寅春仲之吉崇仁吳鉞拜書于郡齋之暇



東海翁集後序

嗚呼此致政南安郡守東海張先生遺稿也予自景泰天順中為布衣時與先生同遊國學殆十載比成化初釋褐為同年筮仕為同

東海集序

紀落月屋梁每接英標於夢寐之頃今見茲集猶見先生也老懷悲感烏能已於言哉惟先生才高一世而位止郡侯德追古人而年僅下壽此海內所共慨惜也然詞宗草聖名重華夷遺愛生祠昭布類表視彼都高爵

享眉壽而泯泯無聞者得失輕重何如邪古人以令名壽考兼得爲難吾於先生無復致憾矣況有子如憲副君弘宜都諫君弘至踵登甲科敷休中外餘子及孫森然玉立所以食報于天者詎有涯哉先生天分甚高下

東海集序

筆若不經意然氣機流動神思英發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如駕萬斛之舟凌海島觸洪濤煙雨晦冥玲怪百出令人心駭目眩可望而不可攀也惜稿多散逸斯蓋存什一於千百耳按閩侍御周分文儀雅負才名于

時景行鄉先哲彌真特爲鋟梓以傳俾海濱後學得奇觀焉嘉惠之意其至矣乎先生諱弼字汝弼起家丙戌進士歷駕部員外郎致郡守事終于家家近東海因以自號學者稱爲東海先生云正德十三年戊寅冬臘日

東海集序

賜進士資政大夫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左諭德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續通鑑綱目

三山八十五翁林瀚序



東海文集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弼撰弼字汝弼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
南安府知府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前四卷皆
雜文後一卷皆附錄弼輓銘讚之作考吳鉞序稱
其子輯錄詩文若干卷則其文原與詩合刻此本
偶佚其半也弼工草書爲世所重其文則直抒胸
臆不事鍛鍊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載弼自評其書
不如詩詩不如文以爲英雄欺人之語誠篤論云

張文僖公文集十四卷詩集
二十二卷(詩集存卷一
至卷五)(一)

〔明〕張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張文僖公文集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盱江
張公既卒之五年而栢厓集
出其子令浙江左布政使元
錫所校錄而刻焉者也刻成
而賜謚之命適至遂以名
之謂寶嘗視學江右有斯文
之誼什來以集請序寶以前
輩顧鄙陋不敢爲先者辭焉
元錫再告至於三乃受而讀之
烏乎文之難言久矣君子操
槩肆筆孰不志於行遠哉

注、僅得百一焉抑有由也
是故有寸而無學則陳而弗
稽有學而無識則擇而弗
鑒有識而無氣則發而弗
充有氣而無法則御而弗
範寸出於天學成於人識與
氣固如其寸然可養也學
則有法參而稽之會而通之
亦存乎人具是數者則文於
是乎成有不為、則必傳、則
必達固然莫之遏也然臺閣
山林同詞異體學士政人同

體異致兼之難兼而各底其
所尤難烏乎文之難言久矣
公少稟雋敏壯登大廷魁
天下士既入翰林好學弗倦自
諸經至子史群籍罔不淹貫
識與年俱秉益昌衍從容
矩度大肆厥辭蓋自講
述敷對史館纂叙以及禮官
奏復凡幾大議論幾大述作
而銘功撰德施之公卿稽典
陳義施之僚佐志事述情施
之朋友發難折衷施之門人

弟子以至題咏賡酬情逸
趣施之江湖鄉曲者亦在、有
之人之所謂難者公弗有焉集
是以若是富也其傳也吾知其
速也公在翰林若干年在詹
府若干年在禮部若干年
中忤執政左遷 留都部署
若干年所至職、皆於文事可
考也是有國史及少宰圭峯
公銘誌在集之外復有和唐
詩若干卷栢厓公所自號也
嘉靖元年秋七月朔資善

大夫南泉禮部尚書奉
詔侍養前江西提學按察
副使無錫邵寶書于二泉
精舍

張文僖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凡一十六篇

序

送襄陽令崔用亨之任序

盱江別意圖詩序

送建昌所千戶吳汝敬襲職南還序

送進士吳君道夫令上高縣序

靜菴處士輓詩序

送中書舍人蔣君南還省墓序

送建昌司訓嚴君體靜秩滿赴京詩序

今文集目錄

送南城令尹高侯考績赴京序

盱江別意圖序

壽建昌貳守曹先生六袞序

紀盛業序

送上虞令冷景儒赴任詩序

都門祖餞圖詩序

送都憲姚江張公巡撫近畿序

羅景振昆季字說序

送鄧景用南還盱江序

卷之二 凡一十五篇

序

賀太醫院御醫陳君廷秀五袞詩序

大司空常執程公挽詩序

瓊山黃氏族譜序

賀劉太安人蘇氏八袞壽詩序

送汀郡太守吳君朝觀還任序

玄堂恩賁詩序

望顏樓詩序

賀羽林右衛彭克明新授千戶序

榮慶圖序

今文集目錄

賀揮使張廷美受旌異序

賀考功主事張君榮領勅命序

送國子博士梁君貴用赴南京序

送刑部郎中林君恒肅南還省祭序

拙叟方先生挽詩序

賀管繕所正張君克仁七袞壽詩序

卷之三 凡一十五篇

序

賀英國太夫人吳氏八袞壽序

送大司寇浮梁戴公赴南部序

送惠郡太守涂君有年赴任詩序

壽南城黃君寬夫六袞詩序

壽松菴隱士六袞序

賀中城兵馬指揮使彭君大經榮授序

宗藩使節詩序

萃英集序

西堂燕會詩序

送福建都轉使司判鄭君邦直赴任序

送冀州守黃君德雋考績還任序

贈禮部右侍郎晉陵陸公挽詩序

今文集目錄

送江都令何君源清赴任序

南城許氏族譜序

鄭氏四節卷序

卷之四 凡一十二篇

序

送佐二德州陳君德明赴任序

送灤州守汪君孟哲赴任圖詩序

送灤州判商君慈忠赴任序

送雅州判吳君赴任序

封直隸廬州府推官一齋吳先生挽詩序

壽太宰山東尹公八袞圖詩序

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金谿徐公還鄉序

送南京太常寺卿楊公應寧赴任詩序

壽清寧居士八袞序

愛菊翁輓詩序

送伍君朝信出守寧波序

壽致仕陰陽訓術徐君汝學七袞序

卷之五 凡三十四篇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風泉閣詩序

遊西山詩序

賀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祥符王公述之

遷任序

送廣東憲副盛君思禹赴任序

送中書袁君用誠父子南行詩序

送蘇州判府夏時清赴任序

送南京國子監司業羅君允升赴任序

送雲南布政司參議黎君本端赴任序

壽姑蘇湯君宗伯五袞序

清樂亭十景詩序

賀中書舍人壽光劉汝忠詩序

送憲副嘉定楊君尚綱赴任江右序

壽大司空桂陽曾公克明七袞詩序

南昌東門何氏重修宗譜序

送南城令毛君汝健赴任序

送江都典史鄭君致宋赴任序

程太夫人林氏輓章詩序

南京刑部尚書翟公輓詩序

壽西湖梅開翁九袞圖詩序

壽兵部左侍郎汝南熊公騰霄七袞詩序

送太監院吏目華亭陸君文質展省南還序

送太平郡守泰和王君去矜赴任序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泰和陳叔泰先生六袞

壽詩序

送太司徒鄆城伯公東還序

賀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徐公八袞壽詩

序

同年燕會圖詩序

恩榮圖詩序

南京吏部郎中錫山華君汝和輓詩序引

送廣東布政司左叅政餘姚翁君應乾赴任序

贈河南道監察御史王公厚菴輓詩序

桂南閣秀詩序

馬氏族譜序

卷之六 凡三十篇

序

送建昌府太守松江宋侯

朝覲京師序

徂徠閣歲序

雷氏族譜序

盱江別意圖詩序

東征凱還序

南山添翠圖詩序

恩榮家乘錄序

青雲記

太守謝候生祠記

饒氏祠堂記

黃孝子祠記

永康重修學記

篤慶堂記

承恩堂記

雙桂堂記

奎星樓記

勅賜武勇祠記

景陵縣儒學重修記

賜谷十詠記

常州重修郡治記

樗菴記

南坡鶴隱記

建昌府存恤廳記

總制應城陳公偉績生祠記

青雲樓記

瓜嶺夏家橋西饗堂記

南城縣水口橋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俞公生祠記

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樂軒記

卷之七

凡一十卷

墓誌銘

翠憲處士墓誌銘

故奉政大夫脩政處尹戶部郎中官君墓誌銘

故處士吳愈感墓誌銘

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栢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勞君墓誌銘

武畧將軍包君克新墓誌銘

張封君墓誌銘

前掌錦衣衛事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陳公墓誌銘

墓誌銘

明威將軍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僉事韓公墓誌銘

岳州府判致仕內江高君墓誌銘

卷之八

凡二十五篇

墓誌銘

樂菴處士墓誌銘

南京鴻臚寺少卿陽穀翟公墓誌銘

封武畧將軍錦衣副千戶潘君本中墓誌銘

何淑人石氏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陸

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次兒元中墓誌銘

明威將軍虎賁右衛指揮僉事曾公克用墓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谷徐公墓誌銘

義官臨川恩逸翁仕彰墓誌銘

榮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涿鹿殷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仕晉陵白公神道碑銘

卷之九

九

重修香盤禪寺碑記并銘

故鍾母宋氏墓誌銘

故丁母鄒氏孺人墓誌銘

明故陳母宋氏淑人墓誌銘

邵伯鎮法華寺月明和尚塔銘

彭水縣令金谿何君源清墓誌銘

進秩奉訓大夫蘇州府通判夏君時清墓誌銘

銘

故雷母張氏宣九孺人墓誌銘

雷母饒氏孺人墓誌銘

明故進階太中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豐城

徐公卿儀墓誌銘

墓表

誠齋處士墓表

故韓母程氏孺人墓表

故廣西提刑按察司僉事熊君開甫墓表

朝列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彥光墓表

卷之九 凡一十三篇

表

擬宋歐陽脩 五代史表

卷之九

十

代黔國公作謝表

代懷寧侯作謝表

代武定侯作謝表

代襄城伯作謝表

代寧晉伯作謝表

又代黔國公作謝箋

代鎮遠侯作謝表

代定國公作謝表

贊

淮陰葉司徒贊

瓊山丘老先生卷一

浮梁戴公克仁贊

都憲顧公良弼贊

卷之十凡二十三篇

祭文

祭陸學士先生文

祭兵部侍郎李公守真文

祭刑部左侍郎張公尚綱文

祭忠義後衛副千戶徐公遠文

祭曾工部夫人文

祭李徵伯上舍文

祭林以成母太淑人陳氏文

祭

祭禮部尚書傅文穆公文

鄉里祭文穆公文

路祭文穆公文

祭南京工部尚書董文僖公文

同年祭董文僖公文

祭何世光乃配石氏淑人文

祭章宗伯文

祭何困寇文

祭都城隍廟文

祭山海蕭文明先生文

祭樊母賈孺人文

東洋處士華君文吉哀辭

都察院司務梁母羅氏夫人哀辭

貞靜先生哀辭有序

弘規先生哀辭

卷之十一凡一十四篇

雜件

恭題

御賜秘方後

恭題

賜都御史何世光爾書

眞率會約

宮保平湖屠公遊賞詩引

異物傳

地理論

易爻用九六說

桂巖書院箴

英會齊和詩引

龍尾硯銘

端硯銘

兵部尚書嘉興項公傳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右侍郎掌通政使司

事衡陽謝公行狀

奏疏

卷之十二 凡一十九篇

雜

瀛涯勝覽集

占城

八文集目錄

主

瓜哇

舊港國

暹羅

滿刺加

啞魯國

蘇門答刺那孤兒 黎伐國

黎伐 南泥里

錫蘭 裸形 小葛蘭

何枝 古俚

溜山 祖法兒

阿丹國 榜葛刺國

忽國 謨斯國

卷之十三 凡一篇

北行錄

卷之十四 凡一篇

西行錄

八文集目錄

占

張文恪公文集目錄

序

送襄陽令崔用亨之任序

盱江張鼎

古人膺民社之寄者大率不遠於鄉何者豈以風化素諳不待訪於人耶若賈都閩人也而今仙游包拯合肥人也而尹天長厥後二公政聲遠播有光簡冊以用之不嫌其鄉而二公行之得其要耳今秋選河南光州崔復字用亨以國子生需次於銓曹久今始釋褐拜湖廣襄陽令夫襄陽劇邑也今要官也地當

今文集卷之

南北之衝使車絡繹日不可為數且疆域甚宏生齒物力浩繁於他邑為令者日徭往來之委積驅馳終日馬不及櫪歲供賦役時應監司况民事之稠疊係焉為令之難不倍徙于他令耶非老於世務明而且敏者往往隳其職今崔用亨吾同年監察御史熊君膝宵之友也膝宵為予言其人有學識有幹才於襄陽也何有兼屬予言之用亨生於光州密邇襄陽襄陽之消息宜稔聞而熟識之矣安知其不嘗遊而能悉其精微耶加以才識之明必非嘗於事體者吾知其不窘於襄陽矣用之其宜哉用亨雖與余無一面

之雅以吾熊君頃巡吾江右風采振揚搜摘奸隱考久於其地而素知之者河南距江右迥隔重湖猶悉之如彼矧夫襄與光州風煙相接之地耶用亨往哉雖然為縣者父母斯民民皆吾赤子也假曰吾能給具以應客而已催科以媚上而已人稱吾為能事斯已矣於民之肥瘠於物之登耗邈焉而已則赤子何賴哉蓋以惠民為本農桑以時獄訟以息學校以興風俗以正則芳聲焯著垂於不朽如賈郁如包拯顧不偉然大丈夫哉

盱江別意圖詩序

今文集卷之

郡庠司訓黃君廷玉行弟子曹世雍筆各賦詩以寫惓惓詩成總以圖且屬余言廷玉蒼梧人也蒼梧在漢時有陳欽者治左氏春秋時謂春秋遠在蒼梧後數百年又有士燮者亦以左氏春秋進身達於從政漢時經尚專門名不易得而二公遐隔五嶺故名重天下大漢數百年來先後穎出光掩鄒魯嘻人豈以地而限也哉茲廷玉之鄉家平居所景行者廷玉以壁經領鄉薦為吾盱郡師亦明經者也而專門肯後於二公耶經中說命論學寔為萬古之祖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敏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大哉斯言乎兼體用合內外爲學之道孰能外此廷玉年茂氣銳喜數人者雖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君子之道惡乎足於斯哉吾知廷玉不能已也今考績上京得以廣接天下之賢士大夫盡遜志時敏日取厥美以培吾之未至益究經之底蘊而盡之人將曰蔡氏書經在蒼梧也名天下而趾美二公抑何愧哉然而豈云挾奇摘艷播弄於詞翰之間而已固將以致用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念終始此書達於從政吾知堯舜吾君堯舜吾民在茲矣廷玉勉乎哉余也少時亦習是經

文集卷之一

三

送建昌所千戶胡汝敬襲職南還序

國朝軍衛徧天下所以備不虞而威不軌也餘百十載于茲故萬邦祗肅四裔寧謐閭閻相望風塵不警笙歌而樂業者雖窮荒猶然況在於中華之中耶然而我

天子於熙洽之餘不忘武備歲申

戒勅之詔莅戎事者間三歲一選而責任之意淵乎

深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蓋治國之善在於先備而先備之具在於威武而威武之寄不在於得人耶是則

宸衷之深慮真得古人之深慮哉吾肝雖曰中華之中然江右之極疆密邇八閩正統間閩中沙寇竊發兇焰延熾不可嚮邇垂及吾東南而竟不敢越者亦以慮先備而人可託也不然吾疆無山川之障礙可平驪而北者彼豈普焉而弗知哉距今又逾三十載晏然澹不知兵當戎備之寄者可以安而弗慮危乎

文集卷之一

四

今胡汝敬新襲建昌正千戶與有是責矣汝敬年幾弱冠與更事深者固殊抑吾聞古人當戎寄而著戎勳者率在於妙年也矧夫躬平世而備禦之常政耶且其先世自寧國來吾肝餘七十載矣世掌所政武藝之精韜鈴之秘必就耳目而所謂吾家物者豈藉諸人哉戎伍之士世聽其驅使吾肝之人舉推其家爲巨室又非拔起於一時者可比加以汝敬年妙而可進安知他日之所成不大異於人人哉汝敬其無悠悠於歲月哉蓋師古名將之風以厲其志歸然如老成人取其遠者大者自任以需爲一新衝之用士

君子於有聲於汝矣

送進士吳君道夫令上高縣序

吾江右稱易治之邦筠陽其一也上高在筠陽尤稱易治其地僻其俗尚禮而寡爭其民簡儉而專力於穡事公府追攝不勞鞭朴敬縣令也若古邦君然肯綎輯之則遺愛去思之誠彌久而彌篤今冬選進士吳君道夫獲令茲邑邑縉紳士夫之在京者若春官祠部郎中黃君文昭喜不自勝曰吾邑得人矣何也以君潮人也潮有昌黎公之遺風存道夫生斯地也仰斯風也專而且久平居之蘊積得不有大過於

今文集卷之一

五

人者乎今試邑矣而其功不見於上高吾不信也昌黎守潮道夫令上高職雖有崇卑而父母斯民之寄何異哉潮未知學而昌黎興之民嚮子女而昌黎贖之即此二事觀之其教養之善可推也已故民愛之深慕之久自一世而百世千世不間也迄今過其郡祠者輒悚手加額曰此吾昌黎公也道夫於斯不曰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必詳究其故矣今以名進士出令小邑加以英妙之年秀茂之質善談事機出人意表於治民也何有邇年以來作縣而政聲丕振者問其人輒曰某科進士也雖劇邑而民素頑梗者亦罔

不治況於上高之易治者乎臨易治之邦宜施和易之政周公不曰和易近民民必歸之不然徒爾紛擾而民不寧居也既不寧居謗怨必生而方命隨之安知不變其易而為難者耶道夫師昌黎者也夷考敘述昌黎在潮之跡無幾非無可紀也默有大惠於民而不以多事為功也然而不多事者果垂簾坐嘯而已哉殆因事而應舉之以序處之以安而我無事焉若彼矯矯為名者則不能然矣惡乎肯顧民之休戚也哉

靜菴處士輓詩序

今文集卷之一

六

吾鄉有隱君子江其性從善其名本姓其字靜菴又其別號也隱君距余舍不能數百步余自童時見其寡默與人還往絕少平居坐一軒左右圖書隨意檢竟晝而或繼以夜足跡罕出通衢見者月不一焉於身無失德於家無失行於人無失禮動無委隨而亦無矯激人孰不曰善人長者哉然而胸次淵懿雖比鄰莫之喻也逮老而益自秘故號曰靜菴焉夫靜則虛虛則明古有是說也於君乎驗之侍厥考作縣吏增城長樂幾二十年政聲焯著君之助也造就二子長徵明經舉成化辛丑進士幼浩明習憲典從

潘司教亦作縣著聲君之教也是則斯豈徒靜者耶
孔子曰仁者靜君其仁者哉又曰仁者壽示於是竊
疑焉君年七十有六卒於成化乙巳五月八日年未
及中壽何仁者之不壽耶雖然不壽其身殆壽其名
而壽尤為無窮暨閱其哀輓之作金春玉應而悲悼
之情愈深作者率天下名大夫也而君名以彰昔太
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君僅布衣而賢聲暴于時傳於後世
者未必不權輿於此詩也俾後之尚論者可稽則名
安有窮乎哉况復有子如進士君榮進駸駸效用于
時所以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者未涯嗚呼隱君其
能隱也哉

金文集卷之一

七

送中書舍人蔣君南還省墓序

成化庚子秋中書舍人蔣君克新以省墓請
詔曰可告行於朋舊一時縉紳出祖于東郭翰林編
脩商君懋衡其姊婿也乃屬余言以侑觴夫省墓為
祖若考也仰荷
聖天子綸命肅衣冠而拜俯于墓下榮事也然而榮
豈足為克新道哉何居克新以祖則翰林學士也以
考則巡撫都憲也學士公以學行顯都憲公以清操

彰聲華滿天下而照閭里者無慮七十餘年克新浴
世澤之餘承門閥之重厥榮舊矣豈比草澤士崛起
一旦而榮寵哉然常情一榮寵多至於變其平生之
操況在貴游子弟不有甚焉者乎世之病貴游者以
其有挾而淫聲色也侈紈綺也恣驕側也任偷惰也
卒之顛踣而隕家聲者比比皆然聞克新甫弱冠時
已脫去此習無幾微膏粱氣毅然於文墨之習不異
于常輩耶以故知者薦之史館積歲久而授此秩朝
夕揮毫禁近絲綸大典日恭棲於耳目任亦重矣衣
冠三世登

金文集卷之一

八

朝率自致青雲非蔭叙者比也如克新者又恪恭厥
職存心操行欲求無愧於先世吾知其不止於斯矣
昔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
其業日熟朝廷堂閣之儀由斯言觀之如唐之蘇李
宋之韓呂氏率能以功業世其家我

聖朝用人雖不限以類然而世濟其美者常半之豈
仕者之子孫多賢而可大任耶克新勉乎哉乃祖乃
父之風烈在人盡思所以克紹而振揚之則君子皆
曰學士都憲公有後家聲不以此而愈大已與借曰
展墟墓之敬眷眷于鄉奎榮閭里抑末矣非所望於

苑新其邇來哉

送建昌司訓嚴君體靜秩滿赴京詩序

天下事具美者實鮮孟子所云三樂而得之者幾何人哉乃於今嚴君見之若新會人謚名體靜字成化庚子以詩領廣東鄉薦辛丑試南宮乙榜而拜是秩九載秩滿上京而盱與新會不能千里君一南轅而北不難也而二親在堂華髮無恙昆季二人俱業儒又朝夕左右二親壻鳴篴應君別十載而天倫如舊觀會一堂天下之樂何以加此况以清秩官便地彌九載而志端行潔節操益厲且濟濟青衿克領訓迪

公文集卷之一

九

無真碩而梗化者監司才之郡人慕之孟子所云君乃兼之何樂如也上天官最其績顯融有地殆以三樂為天下先余輩拭目以俟敢預為君賀詩凡若干首往往不能無眷別情而期望之意同余者皆是也君行士大夫相率餞于盱江第一樓酒闌余以諗于諸君皆曰如子言請書之余遂執筆以冠于群玉首觀者幸毋以為僭

送南城令尹高侯考績赴京序

余嘗讀禮有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方之子必學為箕其表於子治若不同業然而治之方類耳焉

子弟者自其類者學之而業同而位同安有不能學而善焉者耶古人有治縣譜謂父子授受之跡無間焉已吾邦近得賢令曰高侯宗望蜀川人也世以儒

業著先大夫暨二兄俱登太學家庭間日以詩書禮義磨礱先大夫令婺川江山兩邑治績孔彰遺愛在人人心慕之無數今遇侯者若昆季然侯舉鄉進士成化丙午拜南城令莅事僅三載訟者平賦者均瘡痍者復業郭屋衡門無寒饑之彌是何然哉蓋侯持之以公處之以恕律已嚴而法正民受惠者也援例三載上京考績環一邑間無小無大無賢無愚胥曰

公文集卷之一

十

侯盡留以終惠吾人可也若何侯行矣又相率稽首曰願

明天子早還吾侯以為下邦保障侯得人心此其徵矣侯其有所自哉先大夫之績於茲益彰而治縣譜有傳也上天官考為天下最而顯榮階之謂不益有光於箕裘之業也哉敢筆此以俟

盱江別意圖序

天子初正宸極茂隆治化簡任中外百執事必求其人以填之而郡縣之職尤注意焉以斯職為民之師帥治化之隆污蒼生之休戚繫此為切縣尤其切焉

也然而古者學而後入政以學者誦說古今充實
亂安危之術於治民也恢恢乎有餘地矣間者詔於
學校之職考滿者通入有司之銓而試之其優者則
令縣焉以能司風化者必能敷教化也况復久於學
校其治民之術講之精而尤之熟者故令縣尤宜弘
治四年建昌郡庠司訓嚴石體靜以九載滿考敷學
有顯績銓曹試之優乃拜而晉江令仍道吾肝舊
庠諸生為之喜躍固留之館越今春二月乃始戒行
諸生江溥輩不能已於情以請于郡博諸君子爰繪
作圖題曰盱江別意所以寓其情之繾綣也賦詩滿
卷以屬余序文集卷之一 行余已不辭而諸生攀
戀之深情今復不辭者蓋喜吾肝風化之厚也然而
體靜所以得諸生心者必有以自君子可考見已否
則唯恐其去之不速能強其必從如斯哉所以君子
貴於得人心也矧夫父母也而為治化之地哉顧
彼晉江密邇楚粵風俗不殊體靜新會人新會屬
邑也司訓建昌建昌楚屬郡也楚粵與晉江一兩風
俗民情計體靜間之有素矣世言作縣難而體靜不
難也能得人心焉往而不遠哉石移處吾建昌者如
諸晉江則易易爾所以與公化之原也在此體靜

性而悉之

壽建昌戴守曹先生六齋序

解元富順曹先生文瑞旅食京師時天下士從之者
殊衆吾友光祿簿張君績之極口稱之不置以先生
學贈而造詣深氣溫而操履正君子人也余甚欲納
交而未偶先生數寄南宮乃就銓曹優選拜建昌府
同知侍郎耿先生好問又為余言吾幸而鄉得良有
司以先生善人也是則先生之美熟吾耳舊矣無何
往晤談諧終日不覺坐我春風和氣中襟宇暢然甚
適豈所謂傾蓋如故者耶已而吏吾肝餘四載革強
植弱玉樹風聲其慈祥愷切形於政者諒如也會廣
昌寇起邑民寒心先生能保障之寇不犯而民莫為
無遠近率以為再生吾民有侯也見輒加額曰仁人
也抑何幸吾目擊之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九日先生
初度年六十矣寮案崇崇觴以樂之士大夫發歌詠
以頌之民庶叩神明以祈之胥謂頤侯壽如彭聃儼
輩其永賴矣翕然不約而同郡庠諸生沐化雨而席
春風者愛之篤感之深又屬余言以揚之先生何得
人心如是其至也不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夫善人性也仁人心也

性導性以心感心人能已於情乎仁焉善焉非君子之懿德耶君子宜泰養又宜昌仁者宜壽仁如先生善如先生君子如先生安得不萃諸福而介眉壽哉雖然豈徒壽已乎近而壽民遠而壽國先生以焉極而至於道德從容禮義縝藉乎當時傳後世所以增仰止泰山之重而壽斯文者先生能已乎余知其壽無涯也

紀盛藻序

周禮若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於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後世誦之者心氣

古文集卷之一

七

平和不覺歡欣鼓舞可以想見成周太平之氣象蓋詩人妙於形容而然也太常少卿馬先生自少肄此經而有得焉故其發於制作往往多和平之音也如所謂紀盛藻者於祀

郊廟社稷齋宿慶成經筵節序凡涉朝廷之典者俱賦詩以發揚之紀當時之盛紆暢悅之情也餘三十年積成巨秩間以示余且屬以言余愛誦之不釋手因是而繹之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有美刺皆自然之情不可誣也如宋王之九辨枚叔之七發梁鴻之五噫張衡之四愁李之夜郎杜之成都之

作繯不得志故其詞如彼而世道可知先生躬際明時海宇寧謐人文宣昭以儒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丙戌預脩

英廟實錄成尋授中書舍人成化乙未入內閣預制誥事累官至今秩親親隆平熙洽之氣象身與時泰志與物春所居者近地所履者坦途所事者文恭所司者

王言焉往而不樂豈怨夫逐客沉冥烟燐悲時憂國者可同日語哉故此集上聞

古文集卷之一

七

饗之和洽發講帷之密勿侈館閣之清華噫斯世豈易逢哉抑非先生之詩不能形容也先生吳中人也吳中山水形勝名天下清淑之氣鍾焉人物見重於時時推能詩者亦多吳中人也先生之詩之可喜者有由然哉後世得而讀之其必悚然以思躍然以喜而慕

當代之盛隆為不可及不猶今之人而仰成周之休哉愚竊以為詩於世不為無補先生名紹榮宗冕其字也

送上虞令徐景儒赴任詩序

江南重故家故家子弟類出有以允宗而充閭者人尤重之殆一鄉之望而儀範係焉非齊民可倫也我朝重科目之選海內士不應徵志共惟

帝臣者率以是進而故家之士往往居十之七八不用則已用則垂聲遠烈照人耳目何爲而然也不以其源派深而培養厚耶故棟大厦而航巨川者非但徠之松則新甫之栢也重故家者莫其於吾盱新城盱屬也新城多故家余其一焉有籍字景儒者明易經領成化甲午鄉薦屢試南宮不偶今春屬天下朝觀之期

文集卷之一

主

聖天子難保民之寄於守令之職而汰之尤嚴乃東士以充夏五月銓曹以次試天下士而景儒名在優等尋拜知上虞縣鄉里人士在京師者皆喜景儒在六縣而得以據其蘊也賦詩以華之既成卷進士何宦朝舉其內弟也屬余言余嘗過余氏門而見其弱冠及弁髦蔚然而蘭玉秀挺者乃景儒昆季行也儒衣冠翕然而填虎鳴應者乃景儒之父行也番番斑白鬱然而蒼松翠栢者乃景儒之大父行也及堂而皓首蒼顏海鶴其資者乃景儒之曾大父也使人是之而改容處之而心醉不覺擊節鼓舞然而類類

謹莊重詞氣藹然可掬余深喜右族之多賢也徐遜咨其家世代有聞人同時第進士者三有司旌其門曰三桂任秋臺正郎而歟獄有聲者其從祖也邇而上之有松隱菊隱訥齋三先生從容禮義範俗正鄉其所以積累者深且厚矣無何而余上京師與余氏不相聞俯仰餘二十年余氏家齒益衆而子弟之出益秀今又見景儒焉進修久而造詣深所謂余氏之類出者其在斯人與茲乃縣令又有民社之寄邑大而務殷郢之斤扁之斲庖丁之刀造父之御將於是乎試吾知其恢恢乎有餘地矣徂徠之美松新甫之勁栢而大能濟用者吾於景儒是望景儒其無愧故家之風耶

文集卷之一

去

都門祖餞圖詩序

都門祖餞圖者爲惠州通守蕭君作也君名方字嘉義江右之新淦人以明經領成化戊子鄉薦屢畱南宮至乙未始就乙榜拜蜀之梁山學諭庚子歲選入太學典籍五載用大司成薦乃遷興化府學官中外而名稱皆偉今歲天官卿以名上

詔授惠州通判不浹旬行同寅輩追餞于東郭臨慶豐而觴之觴半嘉義起而辭曰吾與諸君周旋有年

矣今當萬里之別君輩能忘我耶必有以振教之蕭
爾小子叨祿十有九年皆學校職也豈意又重以判
府之任學校儒官也判府有司也儒官有斯文之誼
無形勢之拘有司無歲月之暇有繁牘之煩其勞迭
判然不同也吾惟不任之是懼焉之柰何同寅輩食
曰母慮母慮乃指慶豐之河而諭之曰子知茲水
耶通千里經

大內貫都城而滔滔以東不舍晝夜終入海而汪洋
民物資焉澆田疇濟舟楫而蘇焦渴取之無窮用之
不竭者以其有源也不猶君子之致用而本於學乎

文集卷之一

七

學乃有源之水也不學面墻安在其有源故古者學
而後入政以學則義理淵深表裏洞徹應萬變而有
餘形之事措之政沛然其孰能禦之漸涵萬物而潤
澤生民者在是子居則窮經達則授經無非學也念
始終典于學其學也聖賢之遺法不猶水之有源乎
況子得於水之助者不少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釋者曰此道體也以水爲道體非學之大源耶而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次之
湖次之瀨又次之子家臨江江乃瀨也生長於斯而
觀之熟較文于湖藩舟于湖而盡其形勝官于蜀

又江出也自濫觴而有朝宗覽之周而且悉豈比常
人之泛觀而漠然不相關乎必溢于外而澆于中入
于目而契于心一洗心源而大發之吾知學海之波
瀾溢于胸次矣且惠州東南至於海子將臨之而浩
無津涯混合乾坤吞吐日月夫然則觀於海者難爲
水合江湖而一之莫知其所窮是學也焉往而不善
又何一判之足云乎哉嘉義不覺再拜曰謹受教賓
主歡然而別別已有繾綣之情於是典籍陳君啓陽
圖之能詩士大夫詠之余聞而喜乃爲述之

送都憲姚江張公巡撫近畿序

文集卷之一

大

成化丁未歲發廣昌蔓及額數縣一時兇焰熾甚民
庶譴騷有司莫能捍蔽時江右監司僉推大參姚江
張公天瑞至公首臨軒余甫家居幸與公周旋側聽
緒論縷縷皆經世語令人膽寒不厭言及賊情即憂
形于色旁洛博訪務求寧敎正孔子所謂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余知賊不足平矣既而區畫營度動
中機會人皆服公有將畧卒致賊就殲夷民復環堵
公之績良多而大用之幾屢於此越四載右布政使
缺冢卿以名上

詔以公補無何入轉左公論翕然清聲愈振會廷推

大臣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又以公應詔允之遂遷都御史理巡撫事

賜勅以行行有日三司諸公會餞于都省大叅陳公克修輩謂公遠別不能爲情盡言以見意乃走使來盱屬余發之余不以眷別爲公云而以得地爲公賀得地則得以行道非爲公賀也爲道賀也彼保定等府拱內障外股肱京師重地也都御史揔握憲度綱紀百司重臣也斯地斯秩可輕付耶寔難其入而恩命一下士大夫皆曰得人得人不以公才猷宋遠而優於任重耶且公之所以自負者何如道不於此

古文集卷之一

九

行吾不信也公嘗一叅陝右議再叅福建議一叅江右政輒有偉稱而被惠者不可爲數況今地近位隆乃得爲之時也爲之其不卓越于群耶又文章優而閑將畧安往而不宜耶吾知出入將相懋樹勳業而屹天下之峻望者於是乎兆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敢以是爲公期而亦以是爲公頌也

羅景振昆季字說序

翰林院庶吉士羅君景鳴有昆弟四人伯兄綱弟經與純俱秀茂穎出卓爲鄉黨稱重頃歲景鳴舉進士

入翰林弟經不遠數千里來偕逆旅者再歲余抵京館于景鳴西景鳴不我鄙沓過從朝夕款談殊洽而弟亦然輒以行稱余曰非古蓋字之景鳴請以至於一再三余不能辭乃字經曰景遠併及兄綱以景振弟純以景誠夫冠而加之字所以飾名其禮自周古也今景振兄弟雖冠而追補之宜也然而緣名有義存焉於君子之身之道不能無助天下之大倫曰三綱而事理之要會亦綱也綱不振必頽以靡一振之則事畢舉所謂綱舉而目張者是已天下之常道曰經而事理之可久者亦經也事不經行不能遠惟經

古文集卷之一

十

常之道通萬古而可行其遠矣哉所謂久則徵徵則悠遠者是已天下之至誠曰純不誠則雜雜則不純誠焉而一粹乎天理文王純於天道故曰純亦不已者以誠也皆古聖哲之大義學者景仰以效之者在是故因一之以景以復于景鳴景鳴躍然曰敬聞命矣居無何景遠懷望重之思戒行有日以屬言而歸爲兄弟告余敢申之亦箴規之益也景振汝不聞漢有龐德公乎雖不入城府而名聞京師非自振者不能也景遠汝不聞漢有董仲舒乎三年不窺園而首明聖經之大旨至今攸賴非謀遠者不能也

不聞宋有司馬溫公乎平生不欺訓人則曰不欺自
不妄語始不欺者誠也三子者當動思古之人然而
大道在吾身而已脩身慎行惟恐一息之非禮夫然
後以振則振大聲以遠則遠大謀以誠則成大事何
往而弗臧哉三子者其監斯言母忽

送鄧景用南還時江序

古人於藝必專且篤雖應世之紛拏接物之膠輅不
能奪也彼半塗而廢少得而足者以功之不常心之
易惑故爾羿之射遠之九郢之斤輪之斲庖丁之解
牛庖儻之承蜩之類雖小藝足以名世而聞後者其

今文集卷之一

主

必專而熟熟而精故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莊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古之藝精者其以是夫曲
藝且然況於鑿之爲藝起死回生救人於呼吸之頃
而可齒莽乎哉其來也有源其法也有書其傳也有
師其妙也在人古人以鑿鳴者若鄭之扁鵲漢之倉
公唐之孫思邈雖垂絕之命廢痼之疾而能蘇之復
起愈之復全者是何術之神耶今之耳目與古無異
也學術與古無異也今之人如扁如倉如孫者抑何
遼絕耶豈神於古而不神於今耶抑治法與古不侔
也必有由然矣余憫觀乎天下掛名鑿業者療人秦

效十未能二三輒斷斷然自負曰吾善治疾吾善治
人細察而詳觀之如跛人之騁步盲人之誇視也於
古之遺書遺法且未悉又安敢責其精熟而入神哉
殆以人之命試已之手市已之利生死安危視爲兒
戲緩急胡可憑哉吾時霄溪鄧景用爲鄉望族自蚤
歲習岐黃術諸書皆成誦師授甚博間遊江湖至京
師人初未知其善鑿也與流輩等士君子不異視景
用深自秘而亦不以自異頃歲一二鄉舊疾亟群鑿
莫能措手甚或藥謬而致之危者景用旁觀惕然憫
之乃脉而藥藥輒效用是名彰而日就樂者填門來

今文集卷之一

主

則無不愈景用不自多翻嘆曰吾鑿安能精而妙耶
顧幸而中耳吾盍歸而益精其業耶於是習習谷風
吹動萬里歸興晨躔余門而以諗於余余躍然曰子
母乃善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要在尊與薦而已如
孟子之必有事如莊子之用志不分何業之不精術
之不妙而古人之不若哉昔人云不爲良相則爲良
醫以關係人之休戚同也異日重來吾知全人之生
固人之命利濟之功周而且博焉相而不能康濟蒼
生者顧有愧於子矣

張文僊公文集卷之一

序

賀太醫院御醫陳君廷秀五袞詩序

太醫院使施君克敬與御醫陳君廷秀輩八人皆正統乙丑生也嘗效洛下耆英會而結社今歲皆壽五十各以初度之旦張樂置酒八人者迭為壽衣冠儼肅宮錦交輝秩乎其有序驩乎其相洽也善繪事者為之圖而士大夫歌詩以彰之秋七月二十三日乃當廷秀而同會者亦如約行或曰洛下之會跡香山

文僖集卷之二

九老會而舉也皆高年閒居之賢優將卒歲志趣高逸若樂天潞公等使其在朝時方圖政之不暇何暇於斯樂哉且香山會秋兼謨盧貞以年未七十難與會而不及列耆英會援此欲請溫公者溫公辭而不敢與亦以年未及也禮云五十曰艾服官政則五十始政惟官守之是勤未敢云老逸也廷秀輩年僅五十俱以有官侍

中禁方罄心展體之不暇而遽為此會無乃太早計耶余聞而釋之曰耆英會之人俱厚德重望有以鍾表當世故當世榮之後世慕之至今傳其圖及事

赫然照人耳目廷秀以金陵名家雅習儒書精岐黃之術事

呈上于青宮調護之功居多京師無貴賤之家致其療無不往而輒有效八人中余識其一二若施君舊與余鄰醇謹溫粹不妄語笑應人之急惟恐或後貧者求療即藥之不取其酬人士德之無已茲與廷秀契會則廷秀之為人可見已因是推之斯會其以德耶尚德則為盛美何論年之高下仕之進退哉同甲之會古亦有之文潞公司馬郎中巨程太中席司封皆兩午也世亦傳其事夫耆英之會同甲之會皆為人珍愛效慕者不以其人耶論其人之世不以其德耶豈徒年而已廷秀之會能以麗澤相資過失相規禮義相屬道德相孚日新月盛而均為一代之偉人安知後人之敬慕者不如昔人耆英同甲之會哉余鄉友百戶饒廷授與廷秀隣好聞余言喜而請序之以為壽祝余曰耆英之人多眉壽敢祝廷秀如斯人哉如斯人哉

文僖集卷之二

大司空常熟程公挽詩序

挽詩之作其權輿於古執紼之歌歟厥後又分為薤露蒿里而作者始盛然亦未有盛於近時也環天下

自王公卿大夫至於庶人死則輒有挽歌雖婦人女子亦與焉爲子者諉以顯親爲名務求富其篇帙以振耀人耳目作者應酬之不暇初不計其情誼之何如也甚而殊鄉異域聲迹不相涉者亦應之是何輓歌之盛耶死者果德足以範世才足以濟時學足以律後名足以動人而輓之者果出於景仰之深發於哀感之實生於親交之篤若是者宜也其詩存於彰美而乎衆使天下後世因其名而傳于遠詩不爲無補不然則僞也非信也將有以詩而斥其非摘其類者適爲死者之累耳要之非締歌之遺意也挽而廢

三

乎正者余於大司空程公之冊有取焉公諱宗字源
伊姑蘇常熟人也舉景泰辛未進士官刑曹主事遷
員外郎出守吉安武昌二郡循良之聲焯著遷四川
叅政累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撫三邊還庭晏
然成化間被

命撫諭木邦孟密二夷夷人服從轉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未幾轉刑部侍郎九載陞南京工部尚書加一品俸致仕弘治五年十月初八日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七也有司以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營進事公卿大夫及士君子皆哀

輓之既成帙其仲子惠屬余以言余素敬慕公者公不復作矣能已於言耶公政績在史官德惠在人心固足以取重於世者而處西南夷一事尤偉士君子未嘗不服公得宜也彼狼子野心非可以禮義訓服者脫一槩鄙夷其人而操之殊急殆激變生事而至於用兵用兵則驅吾安生之徒入彼不毛之地成敗異算必致塗士肝腦耗民膏血貶威損重而患不可勝言矣於

國體輕重同如也脫因仍守常而不為之所則彼日
尋干戈紛爭不已卒致繹騷吾民亦不可也公躬履
其域一區別間而夷人凜然竟不敢戾我

國典此豈易事而處之不動聲色非公其誰能哉而小人以公不見附顧嫉之如仇媒孽多端公竟齎志以沒傷哉此士君子所以哀挽洋洋也昌黎韓子有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況當其世見其人而知其事相感宜何如故士君子感而形於詩其公心乎哉

瓊山黃氏族譜序

海南姓著而族蕃者有黃氏瓊山黃鈺字惟堅者屬遊京師踵余而告曰吾先世居閩之莆奉令里坎壤

村高祖諱仁當元季貳守雷陽曾祖諱受甫洪武初
中乙榜佐教雷之徐聞遂家焉十四年又徙于瓊海
關瓊之有黃自茲始大父諱寬字克裕父諱和字仲
實鄉稱善人此皆吾所知者邇而上則不能知己安
敢濫及哉恐傳聞而未覈也雖自吾貳守公至今僅
五世耳自莆之所自來俱莫能喻無譜故也况傳寔
遠而支寔茂哉吾爲是懼已請王孟遠先生修次世
牒斷自雷陽而瓊者始瓊之派又自坎頭也庶源流
之不紊其亦少慰吾後人不忘先世之心哉請爲吾
小子申之嗚呼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初一氣也

文集卷之二

五

一人也分而至於億萬其一固在也分之萬非紀述
無以會其統宗此譜牒所由作也古者有官以司之
今廢久矣故有散而之四方者不能推本始止舉其
所知者蓋慎之也不然則取郭崇勳拜墓之誚此惟
堅之譜斷自雷陽余深有取也彼謬者強而附諸名
宗則昧其本矣不孝也不知丈夫生於天地間在自
振不在假名宗也黃氏之先若香之孝瓊之績憲之
器度霸之循良庭堅之文名勉齋之道學皆光前而
亢宗鳴世而聞後者亦以黃姓克自振也詩曰聿修
厥德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黃氏子孫思奕葉之

傳而光榮門祚圖永終譽於天下必自德焉出殆有
邇然而興足以軒輊當世而軌範後世者君子稱曰
瓊山黃氏有偉人如斯則黃宗重於泰山矣此譜不
爲無補也其惟堅重修之志耶筆而論諸惟堅惟堅
曰唯敢不敬承而望於後之人

賀劉太安人蘇氏八表壽詩序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劉君博之有母太安人蘇氏迎
養在京今歲二月二十九日初度之旦壽躋八袞士
大夫知博之者率戒壺觴以賀形之賦咏博之因繪
爲獻壽之圖列詩于上屬余以言余與博之聯門而

文集卷之二

六

居叨比鄰也每拜太安人未嘗不歎其難得也夫舉
世之人生子孰不欲其賢且貴哉亦孰不欲身食其
報而日就其養哉然而學與命乖道與時違竟不沾
一命之榮賔而未必貴者殊多也賢且貴矣而祿養
弗逮有祿養而不獲日承顏者加多也故有負米之
勞有違養之感有望雲之思者嗟池何限安得如太
安人之盛福哉初太安人晚年方生博之一子僅成
童卽遣肄舉子業蚤奮身賢科成化丁未又第進士
拜南京稽勲主事既而改在京考功主事三載

推

恩及親故太安人遂受封焉驚詰昭回命服輝燁
者榮之無何博之又陞今秩家故充之東阿名族距
京師伊邇水舟陸車不浹旬而到非若萬里之遙山
川脩阻而莫能就養者太安人躬享榮祿垂白高堂
而博之又能服勤承志朝夕左右務得歡心而後已
竊以八袞高年而氣充體健精神不衰謂之盛福者
非耶然而非幸致也嘗聞太安人少事孀姑四十餘
年終始如一日鄉黨以孝稱相夫以義發粟賑貸飢
者賴焉緡有時譽今雖爲官邸而家政益嚴內外肅
然每戒子守官勤慎惟禮義是蹈課孫學業吾伊聲
昏而徹曉故博之有聞平時而浸躋顯融者實太安
人之德之微也余聞有德者昌太安人必愈昌其壽
必愈昌其家不止於今而已諸君之詩皆是物也金
敢爲申之

送汀郡太守吳君朝觀還任序

開關郡八而汀爲難治汀統邑八而上抗武平爲難
治作郡者馭失其道則惡少之徒蜂屯蟻聚怒螳臂
而抗衡者昂然而起始雖微而其究至不可嚮邇往
往然矣古未暇舉也自余聞正統戊辰間匹夫首禍
同惡景從不歲而黨至億萬蔓延八郡波動江浙

燭將陪接踵以聞上貽

宵旰憂命大將領禁軍征之竟踰年累歲僅能平之
丙午年姦宄數百潛入吾廣昌白晝一呼山川震蕩
狀縣令掠大姓荼毒良民難以縷指轉入信豐蹂躪
城邑躑躅間關毒尤憐焉軍帥睥睨莫當其鋒以烏
合數百之徒坐六舍之遙越再稔之久恣睢肝虔罔
敢誰何銳氣 寔繁有徒其勢也可畏耶不可畏
耶良以崇山峻嶺遠谷幽原草樹鬱鬱澗溪阻深處
其間者藉以爲資而故固捕之不易也加以其人氣
剛才武好動厭安寔地勢使之然刺斯土者其哉其

難也吳侯名文度字某江寧人也自監察御史來遶
守斯邦弘治元年視篆迄今五載居者靜以農耕者
勤以豐學者專以精尚賈往來者倍徒疇昔曉行夜
宿無擇地焉吳侯於此視其難而易之抑何也吾嘗
跡其故矣觀監司疏其名于

上褒之詞有曰廉能夫廉則律已嚴而民仰焉能則
處事善而民服焉仰而服方且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捍頭目也焉有爲子弟而敢忍心以讐其父兄
爲手足而肯妄動以驚其頭目乎即是觀之人孰不
愛生而輕生者有司激之也若侯者非安其生者耶

今歲屬天下 朝觀之期侯與是數汀人士在京師者趨就之恐後竣事復任時同年黃明達輩文率眾詣余求言以壯之惟恐其美之弗彰譽之弗廣也侯之得人心也槩可見已侯雖不吾面吾知其為良二千石矣故以是婦之侯於是邦蓋始終其意哉

玄堂恩貢詩序

國朝以孝治天下凡廷臣初效職三載有勞績者即錫之命推及其親不問存沒漢體臣子之心而顯榮均也嗚呼仁矣哉百二十年來天下歆慕感奮父詔其子子孝其父率以此為重萬邦黎獻共惟

卷之二

九

帝臣而頌立於朝者雖遐僻之地猶然鼓舞作興之機有如是夫吾旰太守金陵熊侯天申舉辛丑進士尋令任邑廩以律己惠以沃民政平訟理大得百里人心銓部第其績居優以聞

詔陞太僕寺丞三載馬政大舉而經分督之地之人懷之如任邑時考滿書最

天子才之授以勅命贈其父母繼母如之金陵士大夫深為侯喜乃曰孝哉熊太僕也端可慰親于地下而二親亦無忝斯榮哉何者厥考諱廣字彥恢別號省菴自少有至性孝道最篤嘗贊婚周省菴子

昆季體父心視之如骨肉居同爨者五十年友于之誼而人有弗及壯年慨然有司馬子長之志聞荆襄

佳山水夢想遊之乃買舟西上溯長江亂洞庭航三湘至荆襄而止焉全楚江山覽之殆盡浩興無邊五三江而芥五湖胸中綽有奇趣真得山水之助者頻年江湖極弱甚多周急施棺不可為數守父喪如禮不用浮屠教逮葬躬負土成墳人以孝婦之晚年家居好鑒卜之書能得其肯綮日與南嶽諸君子翱翔興到輒開尊酌懽然欲挾飛仙而出入雲霧不知身外為何物也交者無不推重焉然而人知省菴之

卷之二

十

美不知其有內助之賢也初配陳氏宜人柔慧勤儉善持其家省菴賴以無內顧之憂者宜人之功也卒而周氏宜人繼之亦然臨終戒天申曰他日入仕唯當勤確乎士君子之言也是則熊氏一家趾美騰芳足以迓承天休矣生三男子長即侯也克祗適先聲而致

勉恩之典非孝者歟傳曰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况於顯榮其親方茂而未艾親雖沒而猶不沒豈特不辱不羞而已謂之孝固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則荷

君恩者焉可浪得哉今

朝廷於推恩惟其子之賢者得之然而浪得者亦不免君子之譏安有如熊氏之仇儼允稱

天恩而君子公論所歸耶是宜鄉曲倍有光泉壤倍生氣賢名倍益彰而侯之孝益著矣故縉紳歌詠之余潛首之題曰玄堂恩貴者以此

望類樓詩序

昔衛石碣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大哉斯言殆以父子天性也而至愛存焉然愛云愛云者豈禽犢之愛哉不可無教也教之義左規矩右準繩造次必於是顛

余文集卷之二

上

沛必於是不至於逸居而荒肆非勞之也是愛之也然而義方莫要於學王孟母遷居學舍豆傍軻也遂成大賢韋門教子一經玄成也卒底賢相學之功效焉可誣已新昌何氏鄉之望族也家玉山下枕四明面南明諸山天姥沃洲東山剡溪左右環之扶輿清淑之氣於斯焉萃而環偉秀朗是為天下奇觀中有樓菴先生乃何氏之翹楚者也儼蹇林壑雅好讀書常於重慶堂之西構樓數楹藏經史於是朝夕肄子姓以從事類曰望類樓以距類宮伊邇僅二百武嶧新昌山水萃于何氏何氏達觀萃於斯樓邇近一覽山

水競出心曠神怡隱者之樂也先生隱者派乃不取

諸山水而取諸類者何居吾知先生於此寄意深遠

隱者之樂不過山水亦未免流連光景之謂也不知

不仕無義亦隱者之歟也非教子姓之道也故取望

類者其諸貽謀以學耶學而優則仕乃處士之常道

也所謂愛子教以義方者在是登斯樓也望彼泮池

汪洋靚深涵淳清澈則本原之地索望大成熙像設

尊嚴享祀時舉則好道之心篤望明倫堂師生整肅

少長秩然則律身之方著望青青子衿鼓篋操觚或

琴或書則為學之功勤一舉目間何莫而非教哉凭

余文集卷之二

上

几而繙經史益有依據教之善者也何患乎學之不
就才之不充也哉垂裕子姓之功偉矣孟母之遷韋
門之訓先生兼得之是以有子表表出入若今大方
伯世光學成而舉進士歷郡縣敷臺憲而果至於今
秩名蹟才猷振耀于時且駿駸顯融而勲業未可涯
矣斯樓之光也先生之功也縉紳諸君具有歌詩詠
其事余不揆僭言以發之俾後有稽焉

賀羽林右衛彭克明新授千戶序

弘治六年春山東飢部刺入以告

上深軫慮詔發帑以賑之既聽諸人勸廩命官加恩

有差已而遠近嚮應公儲方義齊魯之民藉以蘇息
吾肝鄉彭克明其一也克明父景暘雅好義舉實吾
建昌南城縣人自其先世占籍京衛居通州渾河灣
賞雄于時然而謹重循確不自矜大遇相知有急輒
周之無幾微難色大厦數百楹士大夫過者輒延以
宿朝夕飲食之雖浹歲而不厭以是有名公卿間子
鑑字克明善述乃志應人惟恐或後人亦稱為克家
子今歲秋祇應

德意輸粟于山東無慮五百餘石尋獲如制授羽林
右衛右所副千戶以布衣而超膺帥領之御烏紗命

今文集卷之二

主

服駭人耳目鄉人丁克承革義而壯之請余文以暢
其美余聞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君子義以為上
聖人諄切以義訓人欲人皆君子也義與利反計利
則害義沈溺汨沒顛實靡靡而不之顧害每隨之安
得如君子心安而體舒氣昌而道泰焉往而不自得
哉利亦存于其中也奈何世人滔滔率昧於此平居
羣聚朋徒享洽酒食周旋歡笑譁若相有而不能
相無甚於手足情未嘗不可信也一旦稍涉芥蒂起
恨相加極言醜詆擠之井而下石焉乃已者以利故
也甚而骨肉懿親間牆構讐視為秦越而互殘賊者

其亦以利歟由此觀之則知義為可貴也君子為可
法也君子於世不骨肉而親不昵比而契不形勢而
尊不疎逖而鄙惟視義之所在而就焉要之有濟物
心雖隱于閭里伏於草莽不失為君子人也若知利
己而不顧物雖身都將相當如晉楚貴如趙孟氣醖
赫然抑何取焉其與君子不可同年而語明矣故余
於克明斯舉有取也轉私粟以入公廩以蘇飢氓濟
物之心不於是而可驗乎遂至取責於

昭代所謂以義為利者其庶乎哉亦君子之徒也使
克是心以往益加淬礪如趙克國以貴為郎而終致

今文集卷之二

主

勲庸大著卜式輸財助邊而終致政績有聲存乎其
人耳克明其母忍余言哉

榮慶圖序

皇上紀元之十八年壬寅冬十二月

詔晉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無文淵閣大學士壽光劉
先生為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尚書如舊越明
年癸卯春二月

賜以從一品誥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遠至曾祖亦
如之曾祖妣至配贈封一品夫人榮誥四通寵榮累
葉而尊翁松溪公高壽在堂八袞逾四躬拜湛恩

官極品天下之人固不榮而異之先生之在廷不敢
少去

天子左右乃屬名筆繪圖謄制辭于

上命長嗣鈐捧歸壽光所以侈君渥而悅親心也昇
也不揆無以僭綴數語于下載觀

皇朝自洪武暨今百十餘年文班自布衣累秩至一
品者幾何人哉封及親存者屈指殆三人焉其一永
嘉黃文簡公准其二南陽李文達公賢皆親存而封
者也今又於松溪公見之寧不為縉紳中之奇遇耶
學行如公抑豈得耶恭讀 制辭有曰正直無何又

文集卷之二

五

曰杖而造閣不覺九頓首而興曰大哉

皇言何知之的而眷之厚也豈不思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況山東密邇邦甸之間耶且
先生以股肱心膂之臣知於

上最舊知先生則知公也先生事

上於青宮七年每經帷進講剖義理如水融善禮節
如天成

膚情為之悚然龍飛後不數載擢入秘閣寄以鈞軸
樞筥孔多名滿天下又非自今日也識者謂得於寔
訓有素然則公之賢可知已况公耿耿在人耳目

不可數計天下能傳道之靜處松溪屢不應辟經史

百家淹貫無遺詞章邃理出人意表坐談今古能啓

聽者踴躍德望之隆於古人亦不多讓所謂正直無

阿者殆其性與昇先生門人也於公手書輒與觀焉

書不及私惟諄諄於忠之誨是則先生營慮於國務

而不遑他者有自也錦誥褒隆不曰宜哉茲非徒一

家光榮實足以風勵天下後世之為臣為父為子者

何居父必篤於訓子而子克承之忠於國而

上優崇之君子於此有以知君臣父子之大倫益惇

焉雍熙泰和之氣象端在是矣

文集卷之二

六

賀揮使張廷美受旌異序

成化辛丑夏近畿澇甚而武清當水道入海之衝厥
害尤甚繼而民大艱食不能為朝夕計巡撫都御史
李公共承

綸命綏懷惟勤下勸分之令檄武清衛指揮使張侯

廷美任之廷美即慨然自任籌畫百出乃屬其鄉老

而諭之曰汝生此地為此民也環百里間均汝同羣

甚則或姻或族禍福同之者汝輩視其顛連能忍情

耶情弗能忍思往救之其勢自不容已古者隣里鄉

黨有相周之義者以此番各諭所知發其羨餘以濟

不足輸于公廩聽汝鄉黨羣聚之惠不周且決耶壤
唯唯而退既而來輸貲粟者鄰鄰然接踵非刑勢能
致之然殆義正而民服也不決旬間公廩充焉飢者
隨取而足巡撫公奇之必有廉幹之稱命縣令携絲
幣之屬往勞之所以表異之也今因走書請余言以
爲先容之賀夫義者事之幹書不曰義以制事天下
之事紛紜不齊惟義可齊之爲政者動以義爲則所
操者不亦甚約也哉約能御煩何也蓋義合則心安
心安則民聽故臨事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也彼操非
約者思慮元雜動與心違不知義可以動民但知威

文集卷之二

七

可以脇民耳竟至於垂刺而不行余家食時見長民
者非不知恤民也非不知勸分也第不知義輒以威
先之也胥吏叫囂抑配百端故歛者未沾惠而贏者
已罄囊矣卒至於貧富均困雖飢者亦不顧受粟何
者適足以爲奸吏之媒卽此觀之廷美其真能濟事
哉余於此又有以知用之者美矣假曰民事專責之
守令兵事專責之將領如所謂耕當問農織當問婢
之說豈不固矣哉古者兵民一體當戎事之帥卽鄉
遂之大夫也矧民惟邦本兵以衛民民以給兵司兵
事者顧不可預民事哉不拘其類而惟其才則才者

喜悉其能事何往而不濟此鼓舞人才之要道也且
廷美往時善於捕寇寇速屏跡而民藉以奠枕者久
其才識之優而可濟事者豈止此哉

賀考功主事張君榮領勅命序

余友考功司主事德興張君廷式爲三載書最

上賜以敕命階儒林郎配封安人贈考與妣亦如之
縉紳士夫若武庫張君尚實輩榮之而屬余言余與
君生同江右薦同鄉書遠成化壬辰君登進士後又
同朝行履多周旋於今十載餘矣情好之篤寔相知
之深顧余淺昧何足以發其盛美竊嘗論諸士論

文集卷之二

六

僉曰君子哉若人其任考功宜哉夫考功雖顯曹而
寔難也律身不謹人則鄙之待物不恭人則少之矧
所職乃天下百執事之功課或賢或否與夫勤惰之
殊悉論定然後聞于上而黜陟之一可否間而天下
之公論在是彼屬目而伺者何限有不審而失鑑錙
銖之遺其能塞衆口之囂囂耶此固不易也必學足
以盡天下之理智足以決天下之疑議足以通天下
之務然後在我有權度而物無遁情也抑非德不足
以行之不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君自壬辰進
士卽拜斯秩會內艱去起而又任輿論安之而且目

以君子則君之表表然在人者可知已

紫誥褒隆榮及考妣不在於茲耶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德有崇卑而命有隆殺非私也夫也如廷式者謂之有德者非耶今寵數始加既試天意矣從茲而往德益茂而福益隆且年方富氣方銳事方練而益精則德器之成就又不可涯矣也寵數之品米不至於榮祖若曾不已也豈今日之榮云乎哉

送國子博士梁君貴用赴南京序

昔鄒孟氏論君子有三樂而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今天下英才多萃于國監而得以教育之

文集卷之二

九

者非國監之職耶監分南北而說者謂南優于北以才尤茂也蓋文學節行矯矯照耀于時者君子輒推南為首頃天下會試于南官者試已不偶例入北監必相率疏請南適故濟濟闐咽南監者大較多偉才而亦南士也謂南優于北者非耶然則典南監之教不愈於此耶而君子之樂又不知其何如也監有博士職專授經是為天下之宗師夫豈庸儒所能勝哉非學足以究經史之微識足以該古今之懿行足以符論議之公惡乎能厭驚囂之口而顯焯焯之身哉脫不能厭驚囂之口則自愧且不暇其於樂也何有

故樂於教育者必其人而後能也茲歲夏選吾江右泰和梁君貴用起拜斯職薦紳為之樂樂得人也鄉里為之樂樂重職也君亦為之樂樂達志也然則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君其人歟矧夫教南監之美才與偉哉斯行也君固江右名家家學淵源衣冠林藪而自立表表者見推於人舊矣早以明經高科歷歸德宿州通州三名州學正膺廣東福建應天山西四大省校文賢才輩出聲望燁然至今稱善教善取士者必曰君也然而國學之教不當如是耶今主太學者太常卿安成劉先生最能作興士類士類歸心焉君行試以余言質之必有大於斯者為君告也又况鄉曲之舊學行之乎斯文之誼安知先生不加委信哉吾知君得以達其志矣彼坐春風而立門雪者唯恐咳唾之不頻齊遯共承罔敢後焉教不於此而益宋才不於此而益茂士不於此而益樂就吾不信也異時賢才穎出雲委山立以闡

國朝文明之化以壯

祖宗根本之地貴用於此其樂又可以涯矣哉鄉進士蕭君仁育屬余文余亦與君同江右也敢據君之志而為是言君以為何如

送刑部郎中林君恒肅南還省祭序

得位以行道固君子之心也然而曰進以禮者禮主辭遜非苟進而已豈若鄙夫假行道之名爲驟進之媒哉今仕於朝者刑部之職最重而且劇以刑乃人命所關即國命所關也聽與斷非公而明者未易當人心故議權之際刑曹之屬宜優若年勞深而清望崇者又出於曹耦右內則進與執政之列外則或忝方岳或副憲臺皆足以行其道也人孰不欲哉而吾年友林君恒肅則異于是自成化己丑迄今官刑部十有四年矣而郎正之任亦久其莅事也本之以德加之以慎濟之以明人稱之不容口嘗兩充兩封介使大起重於

金集卷之二

主

親藩至若卻金之類又其餘事耳一獄獄常州而出入輕重之頃甚協輿情所謂君子者豈其人耶峻擢之公士大夫舉屬目於君者行道之幾會在是君恬如也顧懇章南還欲展桑梓之恭夫豈無行道之志哉殆不急於苟進也雖然其志尤有大於此者何哉君雅好程朱之學公餘輒開閣讀書聲琅琅徹戶外欲因程朱之學而沂孔孟之道道莫大於愛親忘親而行道道何由行故遽有此行者其知本矣雖尊

郎中先生偕陳宜人蚤世九原不可作矣然近觀松楸而孝思之誠亦藉以少慰况二親之遺德猶存躬焚黃墓下仰借

龍光下燭幽扁而潛德於焉益彰非君子之心所當急者乎南還誠不可後也祖道都門抗手而別寮友王君民望輩不能爲情重酌酒而囑之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者君盍圖之母父于鄉而不思養還也囑已乃以告余而書之如此蓋屬望之意深焉

拙叟方先生挽詩序

金集卷之二

主

古謂挽歌以寄哀音意者哀痛惻怛之誠勃鬱于中不能效兒女子之悲故綴辭以泄情也情之至者哀之深哀之深者辭之初一自然之天耳夫若是者必親必舊必分誼交孚者不然何有於情哉後世異於是惟副人之求而不暇顧雖非親舊與交而亦挽之其果哀音耶其果彌文耶是則不情也雖然殆有誼焉蓋體孝子之心而爲之宣情也庸詎知孝子之至情不有大於哀者乎禮於鼎銘則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又曰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彼鼎銘存于家廟者爾猶足以傳而崇孝况於天下

士君子之辭之美其有不傳者乎傳則其人之善亦傳也自右迄今有繼道德之光負才藝之華操行誼之篤者不可以縷計也然而傳于遠且久者幾何人哉間或有傳大則一世次則一方又次則一鄉而已傳之天下綿之後世而無窮已者非藉賢人君子之辭不能也故孝子留心于是是則顯揚親之善而為之作者詎非誼哉莆田方先生諱應字休徵號拙叟者余年交戶部郎中宜約之學翁也種德邁行讀書習禮尤善于聲詩終于成化年月日大司徒翁世資誌其墓曰德行刑於家儀表著於鄉聲實流於

余文集卷之二

重

遠邇先生之可傳者顧不偉耶已而朝紳士夫播諸詩歌以哀挽之以歎美之亦本於翁公之意耶先生隱于家山僻于海邦退然晦迹而弗耀不有位以達志人孰從而知耶晚以子貴封工部主事恩光遠賁亦跡其子之勤能而本於親也宜約顯乎親者寔肇於此今諸君子哀挽之作情詞兩盡赫然照人耳目積成巨秩間以示余余矍然曰一何其博歟博則溢而或不精一何其精則人人知好而誦之安知此作不傳于天下後世耶俾後世之人緣詩而得其意緣意而知其人緣人而益稽其行先生之善之傳其幾

朽耶此孝子之崇孝也此宜約之至情也奚啻寄諸哀音而已哉

賀營繕所正張君克仁七袞壽詩序

京城東通衢有屋幽潔而宏深士夫自外而來朝者往往主焉余初不知其誰氏也每訪知舊于是入其家則見廣庭華敞階序端嚴登其堂則棟宇軒豁左琴右書層戶委巷而入則館舍幽邃賓榻安焉然而內外肅然若有家法者余心異之而未暇問也過其家二十餘年矣而踵武不可為數凡館客皆余所敬而愛者主人余未嘗識之今歲臘初蘇人陳景節雅

余文集卷之二

重

往還余家謁余欲言將發復止者再三余詰言之乃曰吾有嫺家張其姓榮其名而字克仁者今年七十二月十四日其初度也敢冀一言以壽之余因諭其人復曰吾弟婿其門久而知之實深克仁蘇之長洲人也自其考彥政以藝占籍京師慎於供事勤儉植家家日以裕克仁承之執藝益謹成化十七年蒙恩授營繕所副六年以稱聞乃

賜以敕命寵榮有煒又遷所正克仁醇實不華親就賢彥以故士夫樂主其家念復諭曰得非崇文之西玉河之東衢崇閣而廣廈者耶景節曰然余讀孟子

有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良以君子居必擇鄰況於其所主之地耶故觀其所主之人而為主者不言可知矣今克仁所館者多賢大夫也多知名美士也余雖與克仁無平生之雅不即此而知其人耶且以景節稱其美余親見其家來者不厭其館余為言以壽之夫豈矯情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余以此屬諸克仁克仁信斯言而益惇不止乎躋高壽也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二

文僖公集卷之二

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三

盱江張昇著

序

賀英國太夫人吳氏八袞壽序

弘治癸丑秋九月菊節之翌旦文武元僚暨百執事相率往為英國太夫人壽春秋八十矣太常卿齊公應璧等亦往謂引觴不可無言也乃屬筆於余余觀洪範五福以壽為先是壽難得也唐人詩曰人生七十古來稀矧八十之壽尤難得也幸而壽者祗啜菽飲水聊以盡歡甚則饘粥不繼者有焉壽而無養徒壽也或肥甘以適脩瀟以滑然禮不備九鼎食不及天祿養而不榮徒養也或富貴兩宗後顧寂寞榮而不備徒榮也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昔然矣安得如太夫人之福哉殆千百中之一耳太夫人姓吳山西太原陽曲人也為今太師兼太千太師英國張公之母先太師定興王忠烈公之配女備天子懿妃次則國夫人者二伯夫人者一孫女為伯夫人者一孫男七而三有官曾孫亦六也闔門鼎盛金紫赫奕家莫盛焉冠五等之爵自命婦之班貴莫加焉倍列鼎之數極祿食之豐養莫倫焉而年高有

以遷承之久而彌盛天何厚於太夫人耶抑非偶致也在先王時所以殊勲偉績頌德重望昭當時而傾蠻貊者太夫人之助也人皆稱爲賢配今大師僅九齡而先王背世朝夕律以準繩餘四十年

天眷日隆委寄其重而增光門祚者太夫人之訓也人皆稱爲賢母孫曾振振蘭玉秀挺悉能允宗而趾美者太夫人之蔭也人皆稱爲賢太母播太母之風綿太母之慶非德之美者之驗而何哉昔宋申國夫人性嚴有法訓子循蹈規矩卒致遠就子德器令聞長世況太夫人之德成于夫沃于子施于孫曾而益戾賢於申國遠矣是則庸建上公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端自太夫人始豈徒陽壽而已殆壽其名而無限量也

送大司寇浮梁戴公赴南部序

自古君子建勲業而垂名者未有不自學問中來也學問政事相須而致用利用所以崇德非二物也後世岐而二之故窮理者視政事爲粗迹秉政者視學問爲空言豈知天下安有理外之事耶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謂政事不本於學耶可乎不可也刑允政事之大者故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

之以其專任法也不知法在人行人而不學何由而能制其輕重出入之宜哉我

朝倣周典設官天下刑政總之刑部南北並設而南尤難以去

輦較遠也總其屬尤難其人今歲夏刑部尚書缺上命集廷臣議僉推吾浮梁戴公廷珍應

詔即從之

命下之日通朝野無小大咸相慶曰任得其人鄉里士大夫之在京師者喜公得以行道也干遠餞之日以屬余言未掌刑者人之司命亦

國命攸繫也一操縱取舍間而爽其宜則天下之心不平甚而民無所措手足傷和基禍有不可勝言者刑豈易事哉情之誠僞事之曲直獄之周詳刑之高下非明者不足以決之決之在理理非學不能悉也故斯任歸之公者以公粹于學也公自鎮江右鄉薦舉甲申進士學問即有名蓋得之家庭者深也世業儒導翁職儒學教授造就人才殊博而伯父暨昆仲迭躋顯要俱以明經科第起也公拜監察御史無何吏部侍郎葉文莊輩愛公學行舉以提督南學學校清聲大振考績書最者有曰學博教嚴有曰學有

已教淑諸人翕然公論攸歸遷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仍督學校美如南畿時迄今兩地士心眷慕人才輩出官中外者往往輒著績效君子曰戴公之功也間如按臨之地必彰風節崇義表先賢而為之旌門修墓興祠者甚多非學優者能然耶自是而荐更華要歷閩浙湖湘劇地聲望愈重曾平川寇王剛者第談笑為之遷刑部左右侍郎而獄獄明允數十年來美政可紀者何限非自學問中來耶茲進而總秋臺吾知學問之極功將於是乎驗矣書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然則刑非徒刑也寔教也公之

卷之三

四

善教之功已溢於吳秦之地獨不能明刑而成德教之懿于天下耶吾知四方風動民協于中者不專美于皐陶矣必為斯文之式鄉黨之光也

送惠郡太守涂君有年赴任詩序

弘治丙辰春

天子慮寰宇宏遠澤罔下究而民之病於吏治者無由上聞爰因百辟來朝

命所司展轉核實其政治之失得志行之賢愚而黜陟之於守令加嚴焉無非為民計也無何慎擇其人以充惠州濱海迴隔嶺嶠去京師益遠而師帥益難

其人僉議必得練達端重者而後可吏部故以雲南道監察御史涂君有年之名進

制授惠州府知府詎日南邁同寅田君 蕭君 輩各賦詩以壯之而見屬以言其情余與涂君同江右同成化戊子鄉薦知之實深不能已於言君族望豐城出自塗山氏南唐時有廩者尉南昌去土而定為涂姓六世祖雲章先生始居豐城尉有文學與揭傒斯周尚文諸君子齊名草廬吳先生器之而形於文君承門閥之崇席詩書之澤蘄然穎出舉成化戊戌進士尋拜宣政府推官獄獄明允莅民甚恩而以佐郡顯監司以薦遂陞山東道監察御史未幾而聲稱頓起弘治己酉被

卷之三

五

命按兩廣邊儲數數而事不苛辛亥又巡應天等府激揚大有聲上下臺憲十載餘而輩流推為才識老成士君子服其器度凝重真可以父母惠人而况惠州嘗經駐節之地而山川風俗悉之有素其恢恢手有餘地哉雖然民事不易也而理之鮮適其宜傷於急者取辦目前而貽貽無窮之憂失於緩者類多姑息而不顧後艱之患抑有務矯激者騁浮虛而靡實惠之孚均之為民病也吾知君無是矣而幾微之登

不可不慎焉君行矣吾知其不滯于郡也曩以府推之尋而擢紀綱之司今又以紀綱之司而任專城之寄治民之政已熟復于胷中矣特舉而措之民何病焉昔漢有自諫官入僕而出守又自郡守而入爲公卿者以其治民有績效也今制亦然敢引領以望君還

壽南城黃君寬夫六哀詩序

距盱城東有江江有津渡渡而折北可一里有著姓黃氏居焉代以醫顯種德植義見重於鄉鄉人皆稱之曰善人家道日殷至寬夫爲益盛而稱之者仍舊

卷之三

六

寬夫名仁字文玉寬夫其號也生而醇實孝友事祖父母父母順適無違殊得其歡心祖母尤嘉之以爲得如此孫者鮮羣從二十有八人均愛協濟間有墜業而取辦于寬夫者經之官寬夫即割產以填其乏理官義之脩高祖已下堂嚴整可觀構堂曰永思示不忘親也弟蚤世遺如暨姪與之共爨幾四十年姪賴以立上下湖海嘗抵東光嘗師竊其貲乃焚舟欲害之以滅其迹寬夫覺而免不旬日其人被執于官召寬夫驗寬夫曰彼利吾財耳吾幸而生足矣又何以害其生爲卒不往識者歸之又近京畿遇強盜

卷之三

七

道於數百人中獨麾之去不忍加害蓋聞其爲善人也雅好讀書老而尤篤作樓曰江山一覽儲書其上晚倦遊惟昕夕從事于茲而不厭有子六人而二肄儒業長曰元入太學以選爲翰林譯字官又選入史館預纂脩會典事曰賜入邑庠爲弟子貢寬夫務自韜晦有司愈重之召爲萬石長今歲夏五月十四日年六十周甲子矣元宦游京國日入內供事不暇遠還稱觴于膝下曰首白雲心神欲飛乃謀于鄉士大夫胥曰而家世善俱以耆壽樂況而翁濟美而年甫下壽未來之期未可涯溪致樂有待也蓋圖遠大以爲親榮不亦人子之願耶而親之心亦於是乎在元唯唯於是爲之求士君子賦詩以洩其情詩滿卷將寓歸以爲乃翁壽見屬以言竊喜稽經有云天道福喜又云作善降之百祥若寬夫者雅稱爲善人家富而後嗣蕃顯遠可致而待天意允可徵已且詩乃福之首祥之最也謂天福善人者不先於斯耶寬夫吾決知其壽矣昔人有陳元植者於禽鳥皆欲濟活之故天報以壽九十九焉何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能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生氣皆是矣而於其身有不長生也耶夫禽鳥微物耳能活之而天報報

之以壽況民吾同胞也而能活之者天復何如哉寔夫於害己者猶不忍而欲其生即此一事已當天意又况有孝友為之本耶故曰寬夫吾决知其壽矣

壽松菴隱士六袞序

松菴隱士吾江右樂安人也謝其姓紳其名維儀其字別號松菴謝氏為樂安右族其尊翁大方伯公生五丈夫子謀以儒業嚴甚學成而後先宦顯長維昆恥教國學次維賢守尋甸次維章今少司寇公次即隱士也又次維熙都水郎中主河淮運道一時昆季衣冠文物學識才名照耀人耳目君自勿亦明禮記

文集卷之三

八

深有造詣雅抱雲壑情以諸昆季皆進用而二親垂白在堂家政無能統紀者乃作而言曰不仕無義吾不敢固也然而致君堯舜之事業有吾同氣者在吾得遂吾志其足以樂堯舜之道哉有勸之仕者輒瞪目不應朝夕依依親側或時偕朋傳縱遊山水間陶然一醉欲挾天風飄飄乎塵囂之表拓襟懷而偏覽八極有以自適不知身外更有何物易此樂也平居絕愛種松繞舍清陰喜聽其聲酣暢不知旦暮殆有陶弘景奇趣識者知其真隱矣而不可強之仕故相與號之松菴隱士今歲夏四月 日初度之旦壽

登六袞版弟都水君自淮遺余書請言以為隱士賀且曰吾兄器業足以用世而不屑一試其高尚之情操履之懿播諸邦人口而孝義尤著事親深得歡心親沒襄事如禮既而廬于墓者三年哀毀過度殆不勝哀故有烏鵲來巢人曰孝徵也有司以聞詔旌異為孝子其詳見于一峰羅先生之傳嘗屬歲

侵出廩粟千石有奇食饑羸者賴以全活甚眾部使者援例授以從仕郎冠帶榮其身鄉人刺刺能談其孝義之美不置余聞而喜曰孝則人愛之義則人敬之天之視聽在人心服其孝義則天心可知已天

文集卷之三

九

之福善莫大於壽人之愛人莫過於欲其生隱士之壽年其可量乎哉況世言隱士多壽以其涵煦山水靈長之氣多也觀南山之四皓南陽之諸老可驗已隱士盤桓山水之間寧而且久自是而花甲之重周海屋之增壽吾不敢知其數也

賀中城兵馬指揮使彭君大經榮授序

朝廷重大婚之禮為親王婚配必博徵而精選之至再至三當而後已非徒取德容之兩妙尤必取其家良矣然後定焉蓋千萬中而一者不輕納也論定而後冊立為妃尤推恩及其所生故其父例得授正兵

馬指揮使親親之典甚隆也弘治七年甲寅益王殿下當婚配之期遍選于京師内外久之始得彭大經

家大經緣此於是年十月初三日被

詔授中城兵馬指揮使大經名倫南京江寧之故家占籍京師厥父彥寬翁年躋八袞猶垂白在堂平居勗德勵行動以禮義飭子姓大經與兄大英恂恂孝友家庭雍睦士君子重之雖居東市輿華之地而其家澹素自若不為俗染也故凡

朝廷選婚其家往往預列焉大經尤秀鍾淑女上配賢王母儀藩國遂致躬以布衣一旦驟躋簪纓之列

文集卷之三

十

烏紗獸錦照耀閭里光榮空倚起人歎豈夫豈易得乎哉嘗經大經家先此決旬候有羣鳥環其舍如是者數日果膺是選人人異之夫禽鳥得氣之先蓋和氣萃而鳥亦萃焉若此者豈人焉使之然哉殆天也有德者天必祐之彭氏積德積善矣天預兆祥而榮盛隨之不以其德耶夫然則大經所以逕承天休而永保以富貴者舍德其何以耶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蓋富貴之家絕驕侈而德是崇也大經於榮戚之中而存謙抑之意益惇其德則天之厚之將愈隆而無替矣雖然其家而

已殆左右賢王朝夕進德藩屏

皇家茂隆宗祏而垂無疆之休者悉自聽始大經其容緩於斯哉吾鄉王珀雅見愛于大經者知之稔矣作而謂余曰此其素志也何待贅詞焉余喜曰噫天下之美復何加於此於是乃為筆而歸之

宗藩使節詩序

國朝藩封徧天下宗祏蕃衍繼序殆無曠歲而封典亦歲出

聖天子尤篤親親之恩每當策命必妙選在朝重臣持節以行是日躬

今文集卷之三

土

臨軒作樂文武羣臣朝服侍從大鴻臚傳制禮數甚設今歲使命吾年友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儀封楊公文寧當其一之山西降州州封靈丘王暨妃公卿具出祖于西郊又賦詩以華之意在新公咨詢以達民隱也諸公之屬望厚矣逮矣要之使事關係甚重而且博奚翅對宗藩達王命而已哉周小雅有曰每懷靡及又曰周爰咨諏殆亦慇懃懇切而為民也子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諸公之意蓋出此咨訪則能盡下情下情畢達雖隔海山之遙若在禁闥之下此君使臣之意也此臣報君之體也先此捧冊遙往以

屬大臣有之矣而臺臣罕有也以楊公而當此敢綴以仰窺淵衷有所寓比歲天下旱蝗迭見民食惟艱而山西爲甚深墮

宵旰之慮以臺臣爲耳目之司總綱紀之重天下之事得以聞而言之然而不見則不的故此行明目達聰而下無遁情藉以或計先事之備或濟臨時之虞而爲斯民之陽春者公之責也况公嘗令崑山遺愛在人溢爲歌謠傳播衆口監察而歷數大藩士歆民懷能恤民隱舊矣又况頃巡撫大同山西西北隅也舉山西之地熟于耳目又非一日矣尚何有於民

全文集卷之三

三

隱而待於咨諏哉雖然事從日遷勢隨時變不咨則不白也尚懷靡及之心而審咨諏之勤民隱賴之而能悉膚聽賴之而益宏生民之受惠

當宁之委寄諸公之屬望者在是昔漢使汲黯視河內火燬以家人失火不足憂而河南饑旱爲最急乃擅發粟以賑貧民漢帝賢之載于史冊有光千古是不拘拘於漢事也以發廩而可爲則達民隱亦何憚而不爲乎吾知公優爲矣豈徒曰使事有程而不敢他及耶

萃英集序

都察院右都御史當塗李公德馨自遷江右參議以來士大夫遺以詩文者先後無慮千百既而類成鉅帙間以示余余得而徧閱之且屬以發其義余嘗觀羊叔子登峴山而垂泣以賢達勝士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其從事鄒潤甫則曰明公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叔子蓋有意於垂名而從事一時之言至今猶昨日非叔子之賢能然乎哉緣叔子之事而觀古人登仕途都顯位者不可爲數竟與鳥獸草木同腐湮滅而無聞者累疊皆是也聞有名傳而人景慕之不已者豈浪得也哉必賢於人人也是則名存天

全文集卷之三

五

地間寔人生之不朽耶餘如勢位利達石火電光忽焉而已安足恃哉孔子大聖也猶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而名不易得亦有脩己厲業而無聞者不以無所託而然耶曰託者同志之人是已故人有所曠百世而相感者名亦隨之然而志有公私未必可信不若付之名人君子其心公其許可慎故遇有善者則言揚之抑言有時而盡曷若寄於筆札形於聲詩之爲久哉若周雅六月言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崧高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至今數千百載如有尹吉甫申伯仲山甫者以六月崧高之詩存可詠可歌而

可傳耳就謂顯名人而不在於言語文章之華哉是
集皆諸君子之制作宏深雅健溫厚和平偕金石協
律呂者其可傳也已德馨之名不於此而益彰且久
耶然非其賢亦不足以取信也問如湖東春意者喜
江右之年豐獨在湖東湖東之年豐獨繫德馨之撫
臨也喜雨識異者天人應感之機上下孚契之妙於
此可驗不賢而有是乎哉他年勦景鍾垂青史今名
無窮者未必不自茲集始誠吾同年之光也故余不
揆而弁諸其端者竊賴以有永若潤甫之推年叔子
後世亦有知潤甫之義也

西堂與會詩序

今文集卷之三

古

私治戊午秋九月二十有三日菊節後餘決辰
千秋節先一日也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平李公德馨
以督運至京師事竣欲還淮揚時同年友有六人以
德馨之別乃醵會于少司寇平湖署公元勲第在禁
苑西分坐以齒首德馨次當少司寇岷陽張公高綱
以疾在告未出次少司馬儀封楊公文寧次僉都御
史鳳陽顧公良弼次昇次當元勲以治具讓其次于
副都御史三山陳公叔振合六人而舉一觴義李情
洽談笑歡然而有餘樂也酒酣興不能已乃取昔人

重九詩云管取明年各強健為韻分而賦之亦以重
九後而取意也詩成相向曰在易需之象曰君子以
飲食宴樂夫宴樂所以和心志君子之交際不能無
宴會焉然而襟期未孚遊處未素邂逅之恭則其樂
未可知也若握手道舊肝膽相照忘形到爾汝莫如
朋友之好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其一也朋友以交
重固云樂矣而近世士大夫朋友之交之厚者莫如
同年同年中有如茲依聲疊鼓之下均有職業師師之資
志同道合者會而宴宴而樂其倍蓰于餘人也宜哉
吾同年自成化己丑聯名者二百五十人迄今三十

今文集卷之三

五

載矣在宦途者殆十之二而此會僅百之三焉存沒
離合之不常如此此會豈易得哉不易得則樂宜益
深也況際時清運泰梓鼓不驚天下文明之日盛公
餘一任從容詩酒可樂也又獨
千秋令節薄海內外貢函稱賀宿有
詔錫燕于明晨大本定而萬年之基攸繫尤可樂也
是則此會之樂豈俾尋常之時哉酒欲闌且相戒曰
君子之樂不獨和心志也吾儕幸叨省臺之秩仰荷
聖天子眷注之鴻恩樂得其時方圖報稱之不暇詩
白無已太康職思其憂蓋憂德業之靡進以為有德

者復何趣雖感其者之能與耶諸公爲之飲客稟還故爾余書之

送福建都轉使司判鄭君邦直赴任序

弘治六年冬光祿寺有戾于法者詞連同列一時俱左遷而鄭君邦直以寺丞得福建益運司判士君子惜之以非其罪也君無幾微缺望意氣貌如平時毅然以行議者又多其器度異于人同寅光祿鄉林君應道等屬余言君吾江右上饒人也乃宋威愍公之裔世望江鄉以太學生銓貢試優等初授詹事府簿余家盱江距廣信伊邇叨同鄉也余任春坊君官府

公集卷之三

七

簿又寮友也知之實深日與周旋而見其兢兢慎密九載最績陞光祿寺丞益加慎密每

天子郊廟之祀與執膳馬而進退步武之間蔚有可觀內饗之供不棄其節士大夫深以爲稱職今日之事君固自若也而爲之惜之者不以君慎密之懿行當日躋顯榮出入

禁近在

帝左右爲允當哉一旦出之遠而冗以外任非宜也且又爲人累之而至是耶余曰不然方今軍國之需所以給遺餉而資民用者莫急於益焚關中吉京

幾萬里司之非才則百弊日生竟成虛課非得

禁近之臣慎密之人以經理之安得流通而濟用哉吾知屈君斯行非無謂也加以君器度宏遠固優爲者在光祿雖職親而無政績之可稽在運司雖曰遠外然而上裨

國家之計下遂閭閻之資政蹟不於是而彰耶况君子於世隨其地而達其志行其道安往而不善何內外遠近鉅細之異心哉吾知君非徒不愠且將樂爲也鹽弊久矣事之弛張下之休戚勢之低昂物之興廢顧處之何如耳要之不虧公不厲民可也

公集卷之三

七

送冀州守黃君德雋考績還任序

知冀州政黃君德雋吾江右浮梁人也以明經與余同成化戊子鄉薦屢屈南宮至弘治己酉始拜是州彌三載政聲赫奕部刺史才之以名上赴吏曹考書最還之州鄉里士大夫同時在京師者華之屬余言余聞人有恒言孰不曰官莫難於守令也不知守州尤難何居以上有而一有縣也郡則視其出令而從違之況於政務之殷士民之衆也哉又况冀州咫尺

關下聲聞易達乃近地也路當四衝車馬絡繹乃要

遠也。漳它爲害歲修塞乃急務也。統縣有四簿書填委乃劇州也。而莅是州者不難於餘州也。哉君顧易其難而名出入右豈苟然而已。余嘗博觀天下之州善於幹濟者雖獲乎上而下弗服也。勤於撫字者雖得乎下而上弗愉也。安得如君者合上下而同稱舉遠近而必應哉。非慮之周才之卓行之莊者不能也。余聞之冀之人士云自君下車田野以闢賦役以均寇盜以息水患以平訟者簡寬者伸窮者給困者通廢者興強者沮惠及死生裕如也。又行之以公守之以廉出之以慎故翕然公議歸焉。僅三載而書上

文集卷之三

七

最人皆訝其何敏也。余則知其有自也。其伯兄德成二守紹興焯著聲績大得人心雖去任久而思之者不能釋有遺愛焉。君見之稔知之悉而講之素者出其端緒皆成法也。於作州也何有然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能自己耶。必日新而月盛也。冀人望君切矣。盡式逆其歸以永終譽。余於君同年也。叨責善之誼於斯行也不能無惓惓焉。君其無忘詩之戒耶。

贈禮部右侍郎晉陵陸公挽詩序

成化間余釋褐入翰林即辱愛于治齋先生陸公自

爾雖離合靡常而情誼之字契則無間也。逮事

今上于儲宮入則聯班出則並轡而麗澤之資益余者殊深。公志大而器宋材高而學富於天下事無大小必精究暇則輒與余商確之。每上下其論公不余鄙也。無何先後以憂去。

上登極之初卽徵入修

憲宗皇帝實錄。余赴京先公兩月。又兩月余以言事被譴。時史分十館予叨長兵館。余去公移續之。公於余眷念之意甚篤。欲援手而未能也。別五稔而會會即謁然顧盼倍常。所以慰藉者尤勤屬。

文集卷之三

七

上軫無辜詔復舊秩。仍同官署。又同經筵日講。再歲上擢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亦貳之。方爾同矢心罄力庶圖仰酬而公不盈月病矣。公病四閱月而卒。時弘治八年正月八日也。年僅五十有四。痛哉公也不獨余悲而士大夫形於歌什者情甚悲非私也。大較有三焉。蓋上焉。

朝廷惜以失良臣也。中焉縉紳惜以失良友也。下焉天下惜以失良才也。公天性最孝。遭母徐宜人喪時京師扶輿南歸。自禁城及河七十里徒跣號哭。破足流血而不自知。事父郎中公備極子道。入仕能移孝

為忠愛

君憂國之念瞬息不忘隨職而能恪修進講之餘多
寓諷諫開陳啓沃率關天下大義若置諸左右堯舜
其君之功不能自己實良臣也盡交天下士肝膽吐
露信義孚洽無纖悉矯飾濟急扶危緩急可倚平居
雖最親愛者脫一言之失一事之非必厲詞色以正
之凡有賢謀者一以忠告是良友也經慮深遠確有
定守斟酌天下理勢若指諸掌事事精敏絕人寔良
才也奈何天不假之以年而嗇其有為之志不能不
啓君子之深慨也詩成編其家嗣含章屬余序其端

金文集卷之三

序

朝廷特贈禮部右侍郎云

送江都令何君源清赴任序

江都乃揚之屬邑當南北之衝據江淮之會帆檣鱗
次車馬輻輳問閭擲比街

使命而往來者日不可勝數吏斯土者書不能安居
夜不能真枕而供億之浩徵應之煩獄訟之雜追胥
之殷防禦之急倍獲他邑蓋揚州天下重地也江都

又揚州劇邑也一勤惰間而禍福隨之為令者幾何
而能堪其任哉今歲春會天下朝覲之期

皇上憫念民艱之鮮適乃大明黜陟繼而命銓部遴
選賢才以補守令吾友何君源清新授江都令鄉里
士君子則曰源清慎默人也顧况以斯邑母乃僕僕
煩勞而避咎之不暇抑何暇從容閑簾而惠及其民
哉余曰不然君子之學以適用為貴焉往而弗宜借
曰必得善邑而後能為則君子之學為有限量矣何
足貴之有昔人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得
劇邑則有用之才與庸人等耳書曰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政乃不迷是則入官之道不學惡乎能制其事
不能制事惡乎能保其政不迷耶源清金谿人而族
甚鉅其居密邇吾盱不能二十里余知之頗悉家食
時即有名屢舉鄉試而不偶縣大夫輒期待之殊厚
若今提學御史張西銘作縣時題四大字遺之曰桂
林一枝殆以其學優而足冠倫輩也逮弘治乙卯以
胄監生而中順天府鄉試鄉里猶運之亦服其學問
老成也且為人天質謹重言動不浮蘊老成之學抱
適用之器其於江都也何有雖劇邑而應之緩急政
之先後事之輕重也審訂之有素舉而措之易易

安有失其序而棄其實哉故余不以斯邑爲源清寔而深以爲源青賀必將顯其才猷也

南城許氏族譜序

吾軒之有許氏自仲翼始原出廣昌之金沙贅于南城之李氏生子叔昇而遂家焉至於華字桂芳者四葉矣而譜牒散逸世次罔明桂秀欲脩之遂請于父文振君乃遣質于大司寇何公廷秀公廣昌人也與金沙許舊有連而其門閥知之甚詳乃爲之叙焉公博極群書而氏族之學亦精大爲士君子所崇重故譜系之源流未有若斯之核而可信也抑何待於余

金集卷之三

重

言然而桂秀之意不可虛也夫自宗法廢而後世族屬稍疎者至相視爲塗人休戚了不相關此何理也嗚呼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一而已矣由祖而傳至於或十百或千萬或億萬原其始而言之則總出於一人之身也知其爲一則雖世遠宗繁情自不容於不親其不親者由不知也是則吾身之所出可不遠溯其極耶覽黃河者必欲探其源瞻泰山者必欲窮其頂彼外物而人猶欲如此謂切於吾而且要者可徒諉之弗知耶故知敬身者則知尊祖知尊祖者則知睦族睦族之道非紀無以明此譜牒所由作也願

世方馳騁于富貴日不暇給而能及此者幾何人哉余所以深有取於桂秀也桂秀父祖以來惇朴醇謹惟務家人生業間有作州者亦未及此桂秀乃能不遠二百餘里以質于大司寇公又不遠六千里而以屬余申之桂秀其可謂能知本者耶且尚門第者自昔然也如李義甫強附趙郡諸李郭崇韜認汾陽爲祖不自知其非類也何如許氏源委甚明傳有所據自銀青光祿大夫以下歷南唐以來舉于鄉者七十有二人仕至二品者十有八人科第宦達代不乏人歸然名宗也況如伯夷之降典文叔之繼絕旌陽之除患具有功德于世夫豈他宗之可及哉非譜無由知也許氏自是而家益重祖益彰宗族益以親非小補也禮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若桂秀者其孝矣乎奮志勵行讀書積學不則無愧于名宗大則有功于天下後世其在後之人哉其在後之人哉余與許氏有世契之誼桂秀又與余族弟有締姻之好尚其世而嘉其志故不能已乎言

鄭氏四節卷序

自古王化始于家而難化者莫如婦人婦人賢而至於守節義者尤難得也節義乃人之大閑窮天地亘

古今士君子喜談而樂道者其惟節義乎然節義在
閨門非爲人上者鼓舞而旌異之無由而顯顯于當
時既久而欲晦非後人有以繼揚之抑何傳之悠遠
而無窮哉吾於徽之鄭氏四節卷深有取焉鄭爲徽
名宗而雙橋之鄭爲巨擘在元有洪氏者昌齡之配
也年貌夫亡守志餘六十載壽九十一以終元旌其
閨有程氏者子美之配昌齡之姪婦也子美諱王元
季大儒號師山先生不屈節而欲死程氏聞之使謂
曰君苟死吾其相從於地下矣已而果然有何氏者
子美之妾也有王氏者璿之妾也何氏守義無孤而

卷之三

節

終其身王氏避兵拒強而不汙其身我朝雙旌之偉
哉四賢婦也何其節義之彰也嗚呼環二十五家而
爲里或比里無節義之可旌者有之環百里而爲邑
或彌邑而求節義之足旌者不能一二數脫有之必
曠世必餘百年而始一見甚矣節義之難得也何鄭
氏之多賢也且程氏視洪氏爲姑輩何與王視程氏
嫡庶娣姒之間耳聚同居也親同倫也節義萃于一
家出於一時迭被

旌典赫然照人耳目者不亦盛矣哉久之旌門既煖
賢名殆堙又得吾南城令鄭君鵬爲之後人乃復作

門總表之曰四節又得天下士大夫歌咏之贊述之
君并舊文聚爲一卷將梓以傳自是而四節之名復
彰矣間辭以示余且請發其意余按禮有曰古之君
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夫先世有
美而欲顯之不泯是不忘先世可謂孝矣故曰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君能注意于先世而集此卷以壽
其傳俾蹟有可徵後之君子得得以著之郡乘附之
國史天下後世翕然以四節爲奇事而喜揚之其傳
愈久而愈彰君之力也君其孝矣哉今吾南城蔚
有善政吾知其有自來矣

卷之三

五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四

盱江張

序

送佐守德州陳君德明赴任序

山東有劇州曰德密邇京輔舟車交集衝使命奏貢賦而出于是途者居天下什之八九供億浩穰日不可爲數且軍民雜處民隸東藩軍隸北畿而文移之繁訟牒之冗牽制撓難千餘州之倍蓰故作州者誠難爲也說者以爲必得幹敏者而後能應事必得辦給者而後能應人必得通變者而後能寡尤不然

不能職也今歲夏選需次銓曹太學之士投試者無慮數百既而名在第六乃吾盱德明陳君也似優等故得授德州同知德明廣昌人雅爲官族厥考嘉謨公任監察御史以嚴正清操有聲于士大夫間出守

澤州深得士民心無何以憂去澤人翕然累疏聞而願借留者不下千百輩身後公論在鄉黨鄉人嘗推擇前脩入鄉賢祠僅得十人而公與焉雖位望隆赫而事業可述者亦不得與公僅止郡守年亦未久而公論歸之者以其清德也德明出于清素之家雅尚簡淡與人寡交坐一室左右琴書畫步不輟出不

論訛以立異不夸毗以取容蓋有定守者始得是州勸之者胥欲其破素守而行前所云者余則曰非也借曰幹敏而集事則失之急急則厲民不可行也借曰辦給而應人則失之浮浮則鮮實不可尚也借曰通變而寡尤則失之隨隨則詭遇不可常也是則德明焉可隨世脂韋而失其定守耶蓋思而家先君子協人心而名不泯者爲何而然則得其要領矣德明其必有定見哉要之其唯誠乎故曰誠能動物又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自後世而論若迂而不切于事情不知守此而不易則可行可久而深服

人心者其在茲夫其在茲夫

送灤州守汪君孟哲赴任圖詩序

孟哲名曉汪其姓孟哲其字也廬之六合人都憲公淵夫之子以蔭補國子生弘治乙卯北京開鄉闈余監校文得孟哲爲優等既而揭曉孟哲造余第坐談間始知爲都憲子其貌恭禮謹言有次第余因喜之自是而習見又知其博學理明練達世務不覺矍然曰都憲公有子矣必無愧家聲也今歲夏選需次士無慮數百銓曹試之第其次爲第一尋授永平之灤州也可謂無負其學而得以達志矣漸行同乙卯

鄉薦者若包君祥輩繪巡子守圖而各賦詩以饒之屬余以序余聞唐李德裕有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故也泛觀自唐宋以來能效職振聲者往往多賸士夫之子德裕之言信矣都憲公昔宣撫順天等府而永平亦與焉灤爲永平劇州至今人猶能道公碩德嘉政惠及於人博而且周追憶儀形者有高山望攀之勢何遺愛之在人深也孟哲之往灤吾知斯土之人見孟哲卽如見都憲公矣孟哲寧能已而不田有以大副人心也耶抑孟哲以敏達之資爲公之熟公之政踐公遺愛之地所

金集卷三

三

送灤州判商君懋忠赴任序

淳安商君懋忠浙東名士今歲夏選以太學生謁選而試左乃授判灤州鄉士大夫如刑部王君子言輩

皆爲懋忠惜以君學優而位弗副也初懋忠家食時學于文源金峯之下延師取友博究經史下筆作舉子文深有理致士子輩以大科期之已而戰藝屢北沿貢入胥監造詣益深且爲人端厚老成蔚有才行縉紳又以大用期之不意屈于銓曹僅得判州動與時違吾輩莫諭其故得非命也耶乃造余請文以泄其情余聞子游嘗爲武城宰程明道嘗至上元簿武城魯下邑不能庶幾今之下邑况敢比今之州耶簿卑於宰又數等况敢比州之貳職耶子游大賢也明道大儒也不擇地之小大位之崇卑顧在行其志而已今灤州隸永平永平爲京師輔郡灤又大州也古謂之監州蓋政無不由之張弛謂地之小職之卑可乎不可乎是則視武城之宰上元之簿其去不相什百耶懋忠學子游明道者也當不求之外而當深求之實不得不已子游在武城以絃歌爲政故邑人皆絃歌明道在上元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懋忠其知之熟矣蓋深求之絃歌之化之由濟人愛物之務其於州也緩急先後必不紊其序當推程子之心施子游之化則政立事脩化成俗美而永舉於無窮矣是得此州宜爲之賀而不宜爲之

金集卷之四

四

惜也。紹有太傅文毅公爲之諸父翰林侍講懋衡工部員外郎懋霖爲之昆季尚寶卿景撫國子生汝蒙鄉進士汝順爲之群從前作後推學業政術得之家庭而涵泳漸清之深非崛起草茅者可侔作州之具有素矣特舉而措之有不先哲之不可及哉行矣懋忠無負所學無愧家聲者是在何外物足以低昂也哉

送雅州判吳君赴任序

雅州在城都西其距京師不下萬餘里者遠地也間有九折坂王陽至此而回馭者險道也壤接六番番

文集卷之四

五

人通塗絡繹而至者劇州也遠地非雅安分者未嘗無戚容險道非卓有志者未嘗無餒意劇州非抱材器者未嘗無窘用殆人情之常也而吾婣家吳君時亮則不然余故喜而爲道之也吳爲金谿望族居後山先後俱有聞人厥考廷用公以義賑饑得授七品散官警敏開通蔚有能名公府多檄之署事輒就緒而且速縣大夫器之平居嚴於教子知時亮可成乃遣入邑庠而課督之甚勤繼入胄監需次銓曹今歲試優等拜雅州判除書下余偶遇之

闕下以判雅州告余遠之時亮翻有喜色徐曰地遠而人至者稀可以道吾咎又以爲險者時亮曰地之苦樂皆

君命也吾知奉命而已何險之避噫斯二者往往人難之而時亮不以介意其度量固有以過人者況其敏達清修於事體練習又得於厥考之訓之嚴其於劇州也何有余深爲時亮喜不能已於言也且厥考廷用公與余最善而喜締姻好吾孫崇時亮婿也絲蘿蔭李之誼余幸有托又安能已於言哉夫此邦鄰夷民習染久而且深固不可以中華之善地倅然而

文集卷之四

六

民有臧否地有遠近何者而非

朝廷之赤子哉今家養赤子者時其饑飽達其意惡順導其意而撫摩之俾得長養以成亦非難養也於民夷何獨不然教恩惠以感之篤信義以孚之端身心以率之勿鄙夷之雖頑梗者化而移風易俗有不同上國之民者吾未之信也其宗叔黃門吳君懋貞曰然屬余書之如此

封直隸廬州府推官一齋吳先生挽詩序

臨川鵬田吳氏家富而好禮尊卑內外有叙食指歲駸駸以盛同居共爨協力悉心猶一人也舍距吾軒

祗限一嶺余食時習聞一欲往詣而未暇也又聞
一齋諱山字南立者尤能以禮率先兄弟群從填鳴
麓應悉循矩矱每奉父母暨諸父登堂為壽必群然
秋進酒饌繫鼓誦詩以娛適其情或竟晝或逮夜極
歡而後罷鄉曲款美之賓姻至亦然余欲識之而未
及也一齋以經術為鄉黨師家肆舉子業者殊眾皆
賴其指授而就緒成化乙未仲弟高字中立者舉進
士官至楊州知府家嗣潛又第進士余益知之而未
交也中立左遷福建運司則加資給之而中立感孚
愈樹潛授廬州推官則貽戒之切後果遵命效職緣

此遂磨

文集卷之四

七

貽封之典造就子弟賢聲愈振余益重之而欲友也
嗚呼詎意一齋乃爾不辰而長往孰不痛惜况余叨
在鄰邦慕其家而愛其人者能已於情哉既而覽諸
士大夫狀其行銘其墓挽其喪發其隱德者具有微
據愈自信吾疇昔之所愛重者為不謬嗚呼一齋已
矣吾不得而見之矣第惜無緣而結喬札之分不能
無悵快耳然而得廁名于諸作之末庶釋吾情也雖
不吾求欲強附之矧如潛者又勤懇求余序其挽草
予固不可得而辭也

壽太宰山東尹公八袞圖詩序

今歲夏五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致政尹公同仁初
度之辰壽躋八袞公山東歷城人與今太師英國公
張有連姻英公欲往壽公以河山夙隔機務所
羈弗克自遂乃繪圖致祝頌之義遣孫喬齋以遠達
其子婦尹氏亦在行乃公之孫女喬之繼母也屬余
言以發之余自成化己丑與公家嗣龍偕第進士始
獲拜公公時年幾五十風神英朗氣采盎然若泰山
喬嶽若冰壺秋月公卿間罕倫余固心異之知其必
壽也今倏仰餘三十年睽間公十有七年聞公精神

文集卷之四

八

如舊體健而氣充食飲倍常茲甫八袞則方來之年
又可以常數計耶自昔臣位尊而壽亦高者僅可倒
柏漢有張蒼唐有郭子儀宋有文潞公富鄭公數人
而已不多見也豈天有限制耶抑已有以息耗之不
同也殆以據有為之地擅能為之資用物弘而取精
多厚貴重貨有以應其需奇物異寶有以適其好嬌
歌艷舞有以供其樂高堂廣廈有以華其居越羅蜀
錦有以麗其服珍羞異味有以飫其腹役耳目而亂
心志者何限不知道以疲其精耗其氣也氣耗則神
搖神搖則易散安敢望天年之有常耶若彼四賢者

殆天厚也不可必得也脫以為必可得有不有以異乎
人者能哉說者以華佗五禽之戲抱朴子六芝之服
食可以除疾疾既除不可以延年耶亦非也五禽徒
以撓氣六芝徒以滓臟壽不在是也吾夫子曰仁者
靜靜則心有常而悠久故又曰仁者壽其以是歟如
公者終日杜門與人寡交晨晡祇一餐不求珍也囊
無長物不求贏也居室僅庇風雨不求華也巾侍僅
給使令不求樂也衣服僅尊瞻視不求麗也在政休
政進退自如不求矜威非靜者耶靜以神閒神閒則
氣足氣足則神益以固壽之遐永可必也況以公之

金鑑卷之四

九

精神而克自培如此則公之壽又應過于前修矣尚
稽前修數人若蒼鵠名相郭為賢將潞公之德望鄭
公之剛正足以垂名千百世而後人敬慕之無窮非
以其年位也公銓衡公而明律已廉而慎蒞事敏而
正亦足以垂名如前脩是則豈獨壽其年而壽其名
者烏有已耶以是而復英公英公曰然遂書之于端
云

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金谿徐公還鄉序

聖天子重老成人恩遇之禮厚而且周今歲夏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徐公時庸年七十有六歷官兩京亦

年四十有四先此屢疏乞休
詔輒留之至是懇請乃允遂

賜勅給驛以歸仍歲給輿六者四月給廩粟為石者
三又加太子太保優榮晚年恩數之厚先後罕及鄉
士大夫如黃門吳君懋貞輩莫不歎罷之見屬以言
公江右金谿人金谿山水名天下其間最奇秀者有
雲林山拔起數百仞三十六峯形勝莫可云諭扶輿
清淑之氣鍾為人物項背相望自古然矣入我
國朝若弘文館學士危素見知于

金鑑卷之四

十

聖祖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英敏才識擢廷試第
一南京禮部尚書王時彥遺文筆迹至今人珍藏之
此皆以文學顯榮當世蓋金谿傑出者也餘不可以
悉舉謂非鍾山川之秀氣其能致然哉至公以文學
擢

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脩纂脩

英廟實錄集大明一統志高文大冊無不參預以侍
講遷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六館之士遵教而成大
名者比比然也遷禮部右侍郎歷至今秋國家大典
禮大詔今行於天下達於四夷者悉由之奉揚若皇
姬之選尚者一諸王之婚配者八皆典其事而金

禮節其位望之崇文學之遭際何盛也較之前數公則危公吳公雖遇時而位止學士不克令終王公雖位崇而壽然亦秩在第二僅七十有三安有如公厚德政學結知

聖主終始禮遇進退光榮秩居第一壽踰七望八當隆平時歸休鄉曲是則得于山川之氣豈不尤勝也哉蓋公家賜谷實山川之要會風氣完密土沃而泉甘雖李愿之盤谷王維之網川不如也固有由然矣公歸賜谷心閒神定采山釣水以遊以浮無往而不自得則身宜益康氣宜益壯而得山川之助者益博

卷之四

二

則遐壽烏可以數計哉名爲鄉之耆英士之楷範也

送南京太常寺卿楊公應寧赴任詩序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乃報本追遠之道繫於易見於書歌於詩備於周禮雜出於傳記諸史窮天地亘古今通遐邇孰得而廢之我朝

太祖高皇帝稽古重祭設太常寺專司其事

詔旨丁寧優崇其任嚴東人以充而爲之長尤不輕授昔人爲太常憲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何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以天地同節至矣哉禮樂之作也妙陰陽化育之機非明洞天下

之理實體天下之道有以悉其本原而達其功用者何以能掌禮樂而靡愆違耶豈徒儀文度數之閑習而已況我朝雅樂一歸之太常而俗樂餘務不與焉以格

天地以歆

祖考以勳鬼神而祭爲禮之大者益可見矣信非儒者弗能也南京乃我

太祖受命開基之地上下神祇山川百靈當垂祐助順而濠泗鍾山又

祖陵所興典祀尤不可忽也其人尤不可不慎選之

卷之四

三

今歲太常卿缺天官以名進

上命已陵楊公應寧往士君子咸以爲當應寧已領太常之貳秩提督四夷館事君子非以其官也以其自幼以奇童舉入翰林盡讀中秘書童年卽爲學者師侍門牆者歲增而歲年僅十九由鄉薦會試南宮余濫預校文之列閱卷山積始得應寧卷詞氣雄贍而粹於理心固訝其必淹貫經史者也以質于主司主司驟然曰得人矣真之優等已而士林果服尋第進士官中書舍人四方學者就之蓋衆進而效用于時者無慮百十計遷山西按察司僉事改陝西副使

皆提學也秦晉之士率化導訓業太成人之才之出
倍蓰往昔余曰應寧之功也且學行節義名天下者
與歲而彌高遠陟京秩及門而受業者不減于初自
入翰林迄今幾四十載無日不優游于聖賢之道而
官才猷表表出人成已成物之功宏而且遠所謂
儒者應寧其人耶而太常之任誠優為之故公卿士
大夫歌咏之鄉曲若大理劉公廷式輩具述之劉公
見屬以言余敢為申之吾知其必能效感格而召和
產祥茂隆

國家維固

金文集卷之四

主

社稷後又有書之者不而足也

壽清寧居士八表序

清寧居士楊之高郵人姓名恭文啓其字也世家
高郵元參知政事不剝公之裔族望於鄉高郵當孔
道隸于楊揚州南北舟車之會民殷物阜富庶名天
下自古稱繁華地居人類多奢靡而巨室尤甚克循
禮習靜而不滓于浮俗者寔鮮其人若清寧居士其
尤鮮者耶居士出名宦之家積貲產之豐據紛華之
地而儉素質朴與韋布士不殊悠然一室負隅塵囂
左右圖書泉石先後有琴一張有酒一罍興到則操

琴客到則開樽書與筆未嘗釋手倦則瞑目而坐塵
事子不嬰慮陶陶自得不知綺羅之為華珍寶之為
重絲竹之為樂軒冕之為榮王侯之為尊也有談政
事得失官府短長默若無聽人以此亦不敢強以出
仕士君子建之號為清寧居士其有深意耶且好義
舉嘗助婚喪窘困者不可為數屬歲歉出廩粟數百
斛為鄉里倡饑疲者賴以全活有司義之援例給以
冠帶賓之鄉飲有四男子焉其一入太學需次銓曹
其一入郡庠肄業有成曰宇曰寶是以今歲壽躋八
袞清爽康強猶如壯年時君子曰天厚之厚之其有

金文集卷之四

主

由然耶觀人者亦於此而有徵矣孔子曰仁者靜居
士退然自守非靜者耶又曰仁者壽居士年高如斯
非仁者耶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既得之
則生意具存生意存則暢茂條達和氣益弘而合天
地生生不已之仁年之永福之綿也乃理之必然其
滋至之休詎可量也哉距可量也哉鄉進士周君
輩其子友也年合士大夫致千里之賀無由聞余言
皆喜而請書之以寓歸為居士壽

愛菊翁輓詩序

愛菊翁者華其姓正其名守正其字愛菊其別號也

翁常之無錫人居鰲湖出南齊孝子寶之後華於常
爲鉅族而翁家奕葉殷裕良田殊廣至翁猶盛嘗入
粟補散官爲人醇實端厚襟度曠達雅好山水遊吳
浙勝地覽歷殆徧兩至京師縉紳大夫亦與之交好
每容與西山玉泉之勝久而方歸遺以詩文者甚衆
不問客居家處輒種菊菊香遠舍對之竟忘寢食故
號曰愛菊翁晚齒倦遊乃治居後田百畝中構樓曰
觀稼時課童僕耕耨以爲樂意亦示子孫務本也偃
息樓中不知日之昕暮年之早晚光陰之疾徐也若
乃世俗之低昂人事之得失漠不嬰懷以故士君子

文集卷之四

五

高之益慕與之遊處弘治七年甲寅二月七日以疾
卒于家年七十有九矣邦人奔臨之無間親疎遠近
士君子嗟悼之見于哀輓之作既成帙其孫婿監察
御史陸君全卿見屬以言嗚呼人生天地間不泯者
名耳而資產之雄飲食之珍館舍之嚴輿服之飾若
石火電光忽焉而已安足恃哉其極而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尚何益之有哉況富乃
衆怨之府大江以東富者不可以數計然而人疾之
君子鄙棄之甚則惟恐斃之不速斃而人幸之者有
焉不然則存不足爲重輕沒無可稱述亞乎取其爲

富今愛菊翁生見重于八死而見哀于君子其必有
以來之也殆孔子所謂富而好禮孟子所謂愛人者
人恒愛之者歟據其鄉方伯陳君朝重狀其行大較
孝友于家嫻睦于族惠濟于鄉信義于友勤儉于已
若此者則知人之重之也宜其名殆不能泯矣矧身
後有二克家子曰祐曰德者是已家益以宋業益以
廣內外孫曾摯摯然感而未艾天已厚之而況於人
乎哉

送伍君朝信出守寧波序

郡守自古爲重我

文集卷之四

六

朝尤不輕授而大郡其選尤重一出於賢科以明經
故也窮經將以致用人而不明經何以處大事決大
疑爲民之師帥哉然而致用之具莫要於春秋故伊
川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明春
秋者其於政也何有弘治丙辰冬浙江寧波缺守吏
部以刑部員外郎伍君朝信之名上
詔可之說者以淞水東西八郡而寧波尤爲要劇地
連大海島夷入貢之要途商舟夷舶交集海錯倭
可以爲天下用四方之人聚是地廣人衆訟夥務殷
如斯大郡而郡守非才識之優練達刑名者未易

堪之速朝信被是命君子曰允當朝信為工右安成
人世以春秋顯其尊翁大方伯孟賢公會試以春秋
魁多士第進士官刑曹出守廣州政績茂著陞至大
方伯人口春秋之學之功也朝信自幼領庭訓亦以
是經魁鄉試舉進士千成化丁未歲改庶吉士入翰
林院盡讀中秘書日夜淬礪學益博而識益充三載
始拜刑部雲南司主事官曹莫難於刑部而刑部莫
難於雲南司以無理京國之獄訟故也朝信聽斷如
流悉當情罪累無冤滯之愆大司寇白公才之
屬視諸司章奏無何陞員外郎弘治丙辰春用知者

卷之四

七

薦同考禮部會試士所取殊得人隨用有聲春秋之
功於是乎驗矣以故未七載而有此擢父子迭專城
縉紳榮之昔漢蕭望之尹翁歸皆以父子作郡具有
理效載于簡策丕昭世美至今讀之令人歎絕朝信
年之妙才之良識之卓家學之懿而刑曹練悉之久
人情政體稔之有素其當此大郎也蓋優為矣吾知
其舉而措之用有蘇頌者化役者均訟者平瘡痍者
起惠澤溥浹而播芳聲於無窮者將于是乎始不獨
專城之榮而已況為人端謹敏達其肯負

明時委任明經之士耶余因黃門劉君子賢輩請言

以壯其行故及此朝信其審思之

壽致仕陰陽訓術涂君汝學七袞序

新城有大族涂氏其秀出者汝學也壯年以薦授新
城陰陽學訓術與余先君子質寔公善每詣郡城必
過余家先君子稱為良士殊器重之其家由郎中君
而來讀書尚禮補邑庠弟子員者無虛半數登科第
者一入胥監者五作縣者二冠紳肅穆蔚可觀也家
指數千而壽考者往往迭見厥祖封君文政公壽至
九十有五父納壽九十而蒙

恩秩以冠帶叔杰八十有五兄汝厚亦七十有五先

卷之四

六

此曾祖母九十有七祖母八十有三母亦七十有五
一門皓首蒼顏精神如龍馬海鶴者起人歎羨非他
族可逮也向齒者謂其家為壽富望者謂其門為
德門而士君子識其積累之厚也若汝學者其席積
累之厚而又學者耶平居孝友重于宗信義孚于鄉
勸慎形于官守其可愧於匹夫之美耶君子知其必
壽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壽齊七十余以汝學有世
契之好戒壺觴以壽筵宜也奈何迥隔五千里外紙
懸情耳雖然情不能已也敢一言以壽之汝學吾人
也吾人之壽如山之必高如川之必深理也況天壽

其家者先後有徵而汝學也又能樹獲壽之基吾知其由是躋乃祖之年有增而益高焉今其伉儷偕老而子孫振振加以體貌如壯年際隆平之世居康阜之鄉享殷裕之業天之福善此其兆耳所以君子知其必壽也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四

今文集卷之四

九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五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癸卯

皇上臨天下之十九年也屬里選之期例舉天下士孟秋應天府尹臣崇志府丞臣守隨臣達馳疏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昇臣良臣 往主文柄臣等被

命祇栗不遑寧居丙午日 陛辭即比舟而南罔晝

今文集卷之五

夜停幾二旬而至焉時同考試官致諭臣坦臣積臣

漆臣紳臣縉訓導臣士庶臣賢臣濟具在監察御史

臣榮臣銘定監臨之提調則府丞臣達焉一時百執

事恪謹厥職合士三千人而三試之如額僅取一百

三十五人試已有錄昇竊序其首夫王畿冠絕萬邦

氣運攸會天下之本也我

朝畿分南北並據天地之要會况南畿又我

祖宗開基之本耶金陵中起輔以列郡萬年垂統是

聲于斯自昔謂東南有王氣非此地耶旁礪鬱積累

千百年矣豈蓄之久而發之鉅者不有待耶餘如六

朝如南唐雖都金陵跡其功德何如而能當此勝耶
故國統與圖無足言者

天啓

皇明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南服亨天地之否而壽華夏之脉
者既自南都始王氣始有徵矣于時輔成

景運文籌武烈馳驅奮英聲據天下者大較多南
服之豪傑也豪傑之盛非是氣之盛哉天下定于一
而豪傑之士往往出于科目迄今百十有六載其望
重當時流芳後世赫赫然人耳目者相踵也未進而

文集卷之五

二

遊于胃監育于學校出于山林者儀觀之雋偉器識
之宏深學問之淵源藻思之秀發何莫非是氣也哉
矧夫今日登明之士哉觀于士則餘可知已發越之
盛一至于此寔自我

聖祖幹運之餘而

列聖尤培植之

今上又加鼓舞之益久而益茂者宜矣雖然人乘氣
而出氣隨人而殊氣有充餒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
自殊也為士者平居豈不軒然自負為大丈夫階厲
而進脫或動愆于素無一能酬其氣之未克平氣之

未充其養之未善乎二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
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能養斯充能克
則超絕倫輩浩然莫之能禦也見義必為雖威武不
能屈以振休聲以揚偉績以起天下後世之歆慕嗚
呼若此者真王畿之秀哉真昭代之豪傑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弘治八年乙卯秋八月天下當鄉試之期順天府府
尹臣王府丞臣琦以考試官請

上命少詹事臣昇侍讀臣廷用往主試事翌曉 陛

辭至府則同考官官學正臣鑑臣正教諭臣哲甫臣琨

文集卷之五

三

臣崇仁訓導臣文生臣祐臣璜皆以預聘先至監試
御史臣槐臣達先四日入棘闈嚴防範也提調則臣
琦焉凡一時百執事慎簡以克各蒞事惟謹初八日
鎖院初九日出題伊始合士二千四百有奇而三試
之如 額取其尤得一百三十有五入錄其文之尤
萃成編以 獻而達諸天下先是八郡暨諸司胃監
戎衛士來投試者累千萬所司汰之黜者踰數倍及
是又汰之僅千百之一殆甚精也被汰者亦英英然
而負濟用之具良以棘場不能容 定額不敢違不
容不精焉人才之出其盛矣哉屬秋氣向深涼暑交

薄比日陰翳雲重而風號式當試之旦則天宇澄霽
日光炳煥萬籟歛聲異當時竟踰浹旬而然一陽
德之動達也諸士子心暢神怡得以從容發其底蘊
所謂風雨生于筆札雲霞聚於簡編者內外執事歡
躍孰不以手加額曰倚敕
聖天子求賢圖治之心篤宵旰虛佇克享天心故
爾感孚也書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以天祐莫大於
道以人才也其有雋異之賢出於是耶臣等夙夜惕
息精白厥心務求真才以祇若德意故取人一仰
導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開科詔曰務在經明行修傳
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故偏閱諸卷口誦心
惟無頃刻停必合

詔旨者然後取焉否則詞雖工而弗采試畢而次其
名亦孰不曰是皆畿甸之英耶所由來者然矣何者
蓋畿甸在禹貢為冀州地冀州自古為帝都舜分冀
為幽并管今順天乃幽州也定冀州城也居天下東
北堯舜聖化之攸先上直紫微垣嚮明而治先為天
下第一地第自唐季以來久淪異域腥羶歲深
天啓我

聖祖出而廓清之歸我中華之版圖生斯地者如披
雲霧而覩青天拔於重昏之中而躋於昭明之上甚
大幸也

太宗文皇帝即此而建都焉

肇轍下為順天餘七郡為輔九切邇

天日之光華降典敷錫甄陶作育最先得之鼓舞於
春風和氣中觀感而興起人才之出宜為天下先

列聖繼統益盛而至於今

聖天子熙重華之治文化大彰賢才輩出誠為天下
第一時賢育薰蒸於斯時被陽德之輝有素而登進

于賢書者乃天下第一流人蓋知所以自重哉幸毋
以天下第一等事遜于人也

風泉閣詩序

國子生項君森字德懋世為江右德興人居績溪上
於居之後得勝地焉山擁水環風景悠然乃屋其幽
屋之前不能百武有泉澌澌鳴益疏之為方沼俯沼
而閣顏曰風泉乃舊名也厥舊云何蓋先世養默齋
先生避元弗仕葆真秘耀脩然塵外猶以家指繁而
厭其繁也爰選勝而居距家一里許別築室於小茅
山下瀕溪又作一閣以遠望室曰茅山書屋閣曰風

泉閣栖止于是日與韻士名人徜徉歌詠之積成鉅冊元亂燬于兵而屋與冊蕩然矣遺址雖存而先聲密邇不可復也遺吟散見於先正文集中亦十之一二德懋作而慨曰前人之美在是鬱而弗彰吾責也吾敢自諉而追責也是以構屋與閣復求士大夫歌詩以發之累成二帙其一曰風泉閣詩者屬予以言夫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默齋先生之作雖曰一時自適豈欲藉是以貽謀哉然而紹緝之於悠遠其勢不能不待於後人也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是蓋緒成先業而惟後人之是望古之人皆然也克述而肯構者非賢子孫哉德懋以玄孫而煥復高祖之舊跡此其尤難得者使人登斯閣也酌酒臨風忽聞有起於林薄間而飄忽泐滂激揚振肱聞者必問曰此何聲也而答之曰林下之風也客則曰其默齋之高風乎有殷於几席下而嘈呖頃洞鏘金漱玉聞者又問曰此何音也而答之曰風中之泉也客則曰其默齋之餘韻乎耳其聲目其景而歌其詩默齋之清隱猶前日也人人皆慨然矣豈不曰隱君子之德彌久而猶存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祖雖遠矣而顯揚之于今不替德懋不亦孝矣哉

傳曰君子之德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德懋肆舉子業抱利器而待用有年矣能果決其行育養其德培君子之風綿君子之澤進而振聲於天下則默齋之休益遠而其孝不止於闕也

遊西山詩序

弘治九年丙辰秋七月望屬謁

陵還時宿雨未收黑霧蔽空曠甚不能辨咫尺至沙河亂流而渡馬驚橫驚任其所之依山而邁已四鼓矣逮明見樵者問焉曰此距西湖不遠同行者少司徒岳陽劉公時雍少司馬東萊李公守貞少司寇樂

六

六

七

七

安謝公維章少廷尉山陰王公明仲暨予為五人相與笑焉西湖之約久矣輒以事阻不果一遊今適偶出是途非天假耶遂乘輿而往可二十里峯巒明秀風景悠然鐘聲隱隱出林表漸近則長堤繞湖夾堤古松擲比綠雲網緼荷香襲人衣袂堤盡崇門威闕臺殿突兀曰功德寺也入寺坐東禪堂天日清明襟懷甚適忽憶二十年前曾此一遊焉恍如隔世事舊遊能有幾人猶存感慨繫之有老衲刺刺道宣廟頻幸斯地儀衛文物之盛天語神踪宛然在目已而窮探西湖之源折而益西

五里有一亭倚山山麓俱石石實山泉匯成大池瀑
翻如穀轉洞見其底每水珠出累疊連貫而上方止
其下蓋有伏流也行轉山腰迤邐而去十里則曰香
山倚山有名家新闢一莊門館敞整初種竹亦茂密
渠水環除鳴流淥淥不已主人好客延坐久之又行里
許疊石爲磴道約數百十層乃香山寺也高已半其
山有軒尤高頗曰來清少憇而食坐見兩山迴合平
疇外衍飛鳥出沒於雲間下軒循寺門有泉出殊迅
石橋跨之其流入西湖焉出寺日脯又二十餘里曰
平坡者至則頓失嶺高而曲數折然而寬坦坡陀不

卷五

覺其峻也抵寺高甚一目千里諸山伏地若蟻垤然
諸公就坐寺門倦不能起老僧肅容劉公時雍運入
索榻而臥僧獻食不違顧也諸公亦分室而宿夜半
松風滿耳山烟撲窓寒氣逼人若有若剛風境界則山
之高可知矣逮曉清霽如昨因散步躡蘿磴而上每
峯開建殿宇門廡房戶甚設如是者七所次第其家
而崇構疊出環崖迴合形勢雄壯僅日半而歷諸勝
境風物撩人興不能已每對景有作諸公輒屬和之
間如少司寇屠公元勳雖未同遊而亦和盈幅者與
同也譬如黃鍾太簇交奏應鏗鏘其盛乃覺瓦缶

之粗陋也既成秩諸公又屬以言嗚呼際 文明之
代會風日之清乘途次之便經形勝之地振大雅之
音發雄深之思鳴治世之隆具有諸公之作在余不
足言也

賀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祥符王公述之遷
任序

國朝並建兩京金陵乃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始今號南京蓋開基重地也仍
舊列五府而中府爲樞分六部而兵部爲重殆制治
保邦慎固封守不能缺武備焉其責任之職有守備

卷五

九

有參贊參贊則歸之兵部尚書若古所謂留守留後
之意本兵之柄保釐舊都其任重且大矣况斯地當
湖湘之喉襟據江淮之要領楚蜀閩越悉出于是舟
車交集水陸交通自古爲東南大都會也地劇而務
繁物殷而民衆當其任者不在於得人耶抑非剛果
者不足以決事機之宜非敏達者不足以理叢雜之
務非老練者不足以服軍民之心去歲兵部尚書襄
參贊者缺員

詔下廷議僉推祥符王公述之應

詔曰可初公以戶部尚書提督太倉糧儲已推改

京刑部尚書行猶在途也又有茲

命之擢士君子翕然謂非公無以勝之以公為人勁特不隨世脂韋見事克斷不依阿取容其剛果可尚也自成化丙戌進士任監察則為名御史按察則為才大夫躋臺省則為賢公卿其敏達可嘉也更秦晉大藩涉揚閩重地亞南京司馬殊久而當劇歷中外餘四十年其老練可倚也昔畢公弼亮四世而保東郊之寧非老練者乎申伯文武是憲而為南國之式非敏達者乎汲黯仕者嚴憚而致內史之修非剛果者乎公老練如畢敏達如申剛果如黯吾知南都之務有濟矣無何果以稱聞舊同寅鄆城伯公輦喜而促余文以賀公改南京刑部以公已見屬以言會公歸省余未及應也既而余有

使命行未暇完也至是深為公擊節自不能已乎言夫畢公以書而傳申伯以詩而顯汲黯以史而彰乃至千古如新第余言未足為輕重願公操是心以往終始不替功業益茂安知不有立言之君子歌詠之高入執簡之史官而傳之無窮者之不朽與昔人而媲美哉

送廣東憲副盛君恩禹赴任序

廣東地無嶺海民雜華夷人物繁盛商賈畢通乃南紀一都會也而海為最鉅海錯珍奇勝于他邦島嶼諸夷以時貢于中國舶滿海涯貨實鱗集而五方之趨市者如蟻強寇不時竊發難於剪補地劇而政繁非專司以治之得人以任之安能理旁午而應倉卒耶

朝廷優顧其地特設提刑副使一員以總治尤慎重其人必簡識明茂著以克負所謂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耶今歲當

朝覲之期

文獻卷之五

上

天子大明黜陟凡蒞民之臣精擇其人而尤加慎于監司會廣東巡海之使缺吏部以名上

詔刑部郎中盛君思禹往思禹感激天恩不月遄邁條案輦歌艷斯行請余言以發之且曰比歲來刑曹陟憲副者殊鮮茲獨思禹得之非異數耶抑非徒得也不以思禹異于千人而致然也夙以明經領成化癸卯鄉薦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陞至今秩更雲南福建四川三司弛置明決遊刃恢有餘地清聲大振人知服之不知其有自也其家自汴宋著名有唐煥章閣待制而撫諭蘇湖燕按察使者有功干吳楚

崑山遂世為吳人有登江西布政使清謹端重有聲績者厥考又以秉德承之遺休餘慶宦業世德積之久矣乃發于思禹思禹得于家庭者有素能不以異于人耶況于嶺海之間得以專行其志者政績不優于人吾不信也余聞而喜曰思禹余校文南闈時所取士也昔異其文今乃能驗其實敢深為海邦得人賀昔唐宋璟雅賢名出而刺廣廣人為之立碑頌德異時沿海千里盜息而民安近悅而遠來則頌德之作不惟在於昔而又在於今思禹也思禹其慎圖之

文集卷之五

十三

送中書表君用誠父子南行詩序

國朝以人文化成天下故以文字為重

闕廷東建文華駿而倬直中有文翰之臣員有數

而不易授蓋美選也遂密幽嚴切邇

大內蓋清地也中書舍人松江袁君用誠得倬直干

是其子讚以鴻臚寺序班亦得同直蓋殊遇也今歲

秋用誠以久曠親墓而未展者讚緣隨侍親任而未

婚配欲一回而舉二事乃疏情以聞

上即可之賜驛行而諭其來之速蓋異數也鄉里士

大夫榮之賦詩繪圖以壯其行屬余申之用誠起家

儒主精古書法膺薦而來不十餘載官至中書祿

正七品屢被

恩眷之隆錫賚之厚良以勤敏恭謹而善於其職也子克守家訓筆法亦妙試居優等乃預是列僅三載而授秩繼美選踐清途當殊遇而承異數大為邦人所歆艷者夫豈易得耶君子於此有以稽其由然矣得非方伯自盟公之餘澤耶公敷政雲南惠安夷夏久而人猶思之今日之榮誠昔日之積也不然何以奕葉而有光也書曰賞延于世

朝廷優之宜矣且是行也於綱常有繫非徒行也歸

文集卷之五

十三

而展墓則遂哀思之至情起邦人之推美父子之親于是乎悼矣讚也得以免伉儷之緣成室家之道則夫婦之別於是乎始矣上而孝親下而慈子皆天倫美事也抑此皆仰賴我

聖天子體臣之鴻恩也古人於一飯之德必償况

君恩如天其容恕乎哉蓋早比其轅夙夜惟報稱之

是圖而司敢不盡則君臣之義又於是乎在矣非徒

以夸也

送蘇州判府夏時清赴任序

弘治十五年壬戌春當天下

朝觀之期

聖天子大明黜陟凡列職于外者一更新之于郡縣尤加之意其郡佐州縣正又於天下舉人需次銓曹者遴選之惟嚴試其優劣授官有差各補其缺吾肝舉人夏君泉時清氏與焉獲授蘇州府通判同儕壯之鄉先進黃若純仁蓋知之之深者謂余不可無言時清以明春秋領成化丙午江右鄉薦經魁進修太學需次銓曹有年矣其族望于旰仕者多有清聲伯祖梧尹壽昌叔祖忠以舉人而司訓延平仲兄雲亦以舉人掌教宜陽皆明春秋者也掌教與余最善而

文集卷之五

十四

時清余識之自童干往還亦稔今茲行殊有眷別之情且質余以蒞官施為緩急之序余謂天下事未有不本於學學未有不先於經窮經將以致用經寔為政之大法也先儒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有云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是則春秋得非為政之切要者哉時清承家學之懿窮是經尊而且久者筮仕而得是州吾知其足以有為矣蘇州大郡也通判也昔人謂通判為監郡蓋謂辦事無不當與今制通判主錢穀事為多而郡事亦頗

國家財賦往往而出于東南而蘇州之出尤重且繁貢篚之繁重尤難時清蓋有責焉緩急之序正宜知之所急者將非愛民耶春秋書城中丘書城郎重民力也書螟書螽恤民食也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褒有志乎民者也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貶無志乎民者也聖人垂訓何嘗不為民哉能推此意而見之施為必權其緩急之何如先使民生阜遂然後惟正之供徵之有時取之有節民必樂然而應公上之需矣時清其勉圖之余因純仁請而次第其言以為行色之助云

文集卷之五

十五

送南京國子監司業羅君允升赴任序

聖朝初定鼎金陵首建太學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今南京國子監是已司業之設所以貳祭酒而總教學者率用儒學之士往往出自翰林蓋重其選也第近代以來缺其人殊久今歲

聖天子命吏部仍舊制設司業既而以名上

詔翰林院編修羅君允升往允升乃泰和名宗世業儒大父諱鐸者司訓父用俊歷官至國子助教俱以明經科目而有名允升魁江右弘治壬子鄉薦舉癸丑進士第三入第欽德欽忠亦繼舉進士官中外左

漢三世俱以儒士起家一時文名籍甚茲行鄉家工部右侍郎張公時達輩榮之且曰南京乃我

太祖創業垂統之所而國學又風化天下伊始其地不重且大耶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司業有育賢之責其職不偉且美耶羅氏世以儒顯而膏馥沾溉於人者深允升學識行業又足以振之其官不亦宜且稱耶不可無述也乃屬筆於余余嘗讀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釋之者則曰君子儒為已是則所貴乎儒者豈記誦詞章之習云乎哉不為已不足為儒也然而為已莫切於窮經窮經乃先王之大法具存成已成物體立用行者在是於是而誠有得於已以是而率天下士經濟之業復何加於此哉我

朝設學開科一本乎經術欲根據理致不尚浮華殆取人以實而冀獲實用也

聖祖學規有明教化以正彝倫育賢才以資治道其重也如此得非責以君子之儒而端治化之原耶要之不外乎經也允升以是率人俾學者朝夕于經庠經者斤之夫經以載道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傳之者衆有用于時而惠澤於天下後世益有以佐我國家

文明之化君子論賢才必曰盛于國學則允升之功復何大於此哉

送雲南布政司參議黎君本端赴任序

雲南古為徼外地蠻夷所居種類不一至難化也入我國朝分署設官軍衛有司與中州等不並列為十三布政使司所屬官皆備參議其一也今秋參議缺吏部以儀制司郎中黎民表字本端者進詔曰可眾皆鄙遠其地而為本端不憚余深以為宜何也本端湖廣之華容人其考大宗伯文僖公文名天下以詩書禮義之美收其家父子弟俱習禮能文二子舉進士長官至郎中次郎本端也官祠祭而陞至儀制郎中於

國家典章文物儀度品序之詳諳練久而且深職業以稱聞雲南距京師餘萬里其舟車輦運悉出於湖湘絡繹晝夜風土之宜閭閻之殊俗以湖人而宦斯地非遠也禮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本端紹家學而久於禮官雲南舊為夷地以禮官而正夷俗尤其宜也雲南得本端吾知俗化從此而尤異于昔矣故余不為本端慮而為雲南喜雲南其有賴哉本端告余別且請以行事余曰事豈外乎禮哉雲南漸涵

聖化餘百十載慕中華之典禮讀書領教官于

天朝者往往有之然而其間有悍獷而弗率者有滯
蕩而弗耻者有鄙陋而弗覺者猶俗不能盡革也要
之不知禮故也茲之往也凡設施注措務明上下尊
卑之分則彼知安分變悍獷而循禮也辨男女內外
之嚴則彼知守法改滯蕩而歸禮也昭示文物等威
之制則彼知慕向革鄙陋而好禮也然而不以身則
無本無本則不立必端吾心而澄其源勤吾職而收
其功敏吾行而達其用則吾身正矣又何禮之不悖
而俗之不盡革哉本端作而謝曰敢不夙夜以致謹

文集卷之五

十八

于是其同寅輩喜而遂請書之以壯其行

壽姑蘇湯君宗伯五袞序

姑蘇多名家湯其一也湯有德者妙年循謹有故家
風致歲遊

京師人恒重之今歲侍其父宗伯君來無何君欲東
還德留之弗果蓋君雅坦夷冲澹厭紛華之溢日避
塵囂之嬰懷倦遊而就故丘息焉其亦好靜者歟不
然

京師聲名文物所都四海車書所會所以暢情而適
興者何限顧舍此而去何也借曰江左樂土莫如姑

蘇然而以視

京師不相什百之遠哉是知君之情良有在也今冬
十有一月二十九日寔初度之辰年五十矣德以事
留京弗克趨還稱慶眷眷不能為心之甚乃質于諸
君子諸君緣情發于詩歌預為其父壽既成卷以請
余言余聞人生百年為期君今五十僅半之百二十
年為上壽則來日多而且遠也古稱五十始衰君體
貌壯強精神完固有少年狀與子德若行輩然人莫
辨其孰為老少也氣稟不有以異于人者耶舊說姑
蘇湖山之勝林壑之幽足以棲遲而盤桓者是則非

文集卷之五

十九

養得其地耶往往靜者壽謂其心澄氣定有常而不
易也其致壽也宜然君好靜者鍾氣既異矣又歸而
習靜順天和而保壽之不抑遏之不容蝕之則氣數
之長不可量也夫然享永年而躋上壽亦理之常無
足怪者此諸君祝頌之盛意也此子德愛日之至情
也

清樂亭十景詩序

昔人好畫以畫為清樂殆以展玩之餘足以遊目而
騁懷也畫莫要於山水山水之清假丹墨而彷彿其
萬一昔人猶樂之不厭況於山水之真而而且秀者

則其樂又當何如哉故司馬子長之好遊歐陽文忠公之意不在酒情景兩會有以發其自然之天趣者宜也夫天下之山水何限而蜀為優蜀之山水亦何限而成都尤優何也蜀乃群山傑出江水發源江南山水支脉俱由是分至成都則山水會合秀麗而難狀故成都號為錦江非以其山水之清絕耶中有鄭君柏輝家焉君名暘字伯輝家自湖湘來三遷而至是至君歷五世矣其居枕駟馬橋面萬里橋杜甫祠外則岷峨諸山濯錦江諸水環之四時花木爭妍競秀乃長春之景也構亭以游息名以清樂因自號焉

文集卷五

二十一

暇日即所見分為十景曰龜城春色翁井秋香市橋官柳墨池懷古皆城中景也草堂晚眺浣花烟雨閑宮古栢昭覺曉鐘齊川野渡岷山晴雪皆城外景也士大夫為歌詠之君坐是亭左右江山朝夕風景日應接之不暇名公墨客相與往還以琴以奕以觴以詠頹乎其間不知天下之樂復何加於此也夫自古人情各有所寄而樂之終身其寄情於山水之間者非高士不能也君寄情於山水而居錦城正所謂奇而且秀者何畫如之雖古名筆不能貌其一二者毫半不樂以斯地萬里橋言之諸葛亮送費禪則云萬

里之行始於此是蓋為勳名而遠邁乃役乎勳名者也役勳名固未暇樂山水也以駟馬橋言之司馬相如於是橋題柱云不乘駟馬車不過此橋是蓋為仕進而外遊乃貪乎仕進者也貪仕進亦未暇樂山水也又以杜少陵言之雖居蜀草堂而見於詩多艱阻愁苦之言抑何暇專於山水之樂哉君不勳名而役不仕進而貪不艱阻而愁自得其樂而不馳心於外誘非高士耶以德之清而擅境之清所務者詩書允為清業所親者翠英筆硯允為清器所接者名公墨客允為清客云胡不樂樂得其地也樂遂其志也元

文集卷五

三十一

有子而如懷德者方以青年官戶部員外郎而君緣其已膺主事之封閣閱益有老得以從容笑傲于斯無後後顧憂而且無窮樂是則天成就平君者而且遠哉

負中書舍人壽光劉汝忠詩序

弘治壬戌冬十二月七日中書舍人劉汝忠誕一子大司徒鄆城伯公大器與汝忠有連翌日語于闕下云汝忠嗣息久曠今始得之一時卿大夫皆喜而云可賀既而賦詩滿卷伯公以屬余言汝忠名銳山東壽光人也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

學士文和公之季子余嘗受業於公門見汝忠自襁
褓時公歸榮于家汝忠猶穉而未娶一日過庭公見
而語客曰此子骨氣清雖形削不慮其不成也然而
似續未可知不能不繫我心耳公謝世始婚婚餘十
年未慈母馬夫人緣公言而深慮繼以歎歎聲不已
汝忠今乃生子夫人有孫矣喜不可言第未知之也
汝忠亟走一介東還奉文告于文和公堂馳書獻于
夫人所殆有以慰公心於地下悅慈母于生前幽明
交暢和氣滿門謫乎其自春也盡乎其克問也孟子
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甚矣有後之可也也為父母

文集卷五

三

者孰不欲子生子而成家為子者亦孰不欲有子嗣
而繼世不然則父母之休已存則存已亡則亡於心
何如哉汝忠今則紹休綿慶之可望是汝忠孝親之
心遂矣抑非遂汝忠心也實遂文和公心也非文和
公之德之驗耶公秉鈞軸時弊心政務欲以康濟生
人嘗有使外國而犯法者所司當以極刑具請
上以質公公知其親老而之嗣乃為緩之其人竟獲
從輕公之仁類可見矣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桃
核則為桃仁在梅核則為梅仁以其有生也故也人
得之最先公有是仁安得不發生于子若

呼乎以心

感心至今人心猶在於公故卿大夫喜者非喜汝忠
以喜公也賀者非賀汝忠以賀公也加以形於賦詠
益得以顯公之德于不朽後之人觀此何吝而不為
仁人君子耶

送憲副嘉定楊君尚綱赴任江右序

為臣之道忠孝不兩全故勞于王事者不得以養其
親此陟岵之詩所由作也夫王事公義也養親私恩
也私恩在人子之心為甚切然而王事執掌不能遂
其私者君子蓋不敢以私而害公抑無私恩非孝子
也今之游宦者或在數百里或在數千里甚或在萬

文集卷五

三

里之外者有之遠遶膝下曠歲彌年而不可計者
欲定省而供子職徒抱望雲之思而已其於子心何
如哉是則臣職盡而子職亦盡者實鮮中心孝兩全其
難矣哉唯於楊君見之君蘇之嘉定人夕口錦字尚綱
號捷翁舉成化丁未進士官刑曹歷職工部郎中尊甫
日樓翁垂白在堂兩膺

貤封封至刑部員外郎秩在從五品繫何奉直大夫
翁不出鄉而登受大夫之封榮樂之情詢如也君所
以致樂其親者大矣而又上下南北十有七年時得
登堂而慰親心者殆半嘗出重刑于直隸距鄉甚

通也奉使之湖之浙皆過鄉也承顏侍側使親每忘
倚問之情而昭錦綵之華是則王事子職動獲以兼
人情所難得者而已獨得之君其孝矣哉且屬今歲
春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缺天官以其名上

詔曰可卜日以行是行也值日樓翁八袞之壽初度
之辰永緋腰金躬進觴于堂上愛日之誠孝思之至
樂何以加焉邦人莫不歆艶曰是雖出于天亦君振
職揚美而有以至是也况江右姑蘇乃吳楚接壤而
近程不千里日不浹旬往來若東西舍然又蘇為要
津往朝京師乃必由之途登堂尤易於往日也親心

令文集卷之五

五

樂而君亦樂得非人情之尤難者耶子職修矣安往
而不善以慈愛懇篤之情發而為哀矜惻怛之意於
明刑也何有使輕重畢當而合人心所以永

國命者在是乃忠也忠孝乃君子立身之大本所謂
不可解於心者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自是而總
臺憲都公卿躋廟廊以輔世而益隆雍熙泰和之盛
者舍此何以哉

壽大司空桂陽曾公克明七袞詩序

今歲夏六月二十三日工部尚書曾公克明初度之
旦壽登七袞同寅侍郎李公時器張公時達率其屬

戒壺觴往壽之各賦一詩以侑既成乃屬余言公本
湖廣郴州桂陽人大父占戎籍京衛遂家于是兄任
指揮僉事公讀儒書明易舉成化甲申進士初拜刑
部主事以憂服闋改工部主事又調吏部遷至郎中
未三載陞通政使司右通政陞太僕寺卿僅一載又
陞工部右侍郎而累至是秩乃周大司空官也我
朝稽古建官天下政務之重者皆歸六卿以分理司
空掌邦土其重可知已然而六卿中正色立朝練達
舊典不可無老成人國以倚重士以儀刑所繫甚大
也抑年七袞者不能二三公其一也不亦難得也哉

令文集卷之五

五

余嘗博觀天下信如昔人云五十始衰蓋居間闕或
郊原者年至五十以往體貌動履頓減于壯年數倍
至六十而耆者則體貌羸而動履摧頹者多矣況於
七十而老者乎杜少陵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蓋不易
得也七十而輕健者尤不易得也余與公同

朝三十五年茲又居第切鄰見其體貌不減于昔顏
色紅潤步履輕快之甚神氣纏綿然可愛也每日寅
起候

朝于長安門外雖隆寒酷暑風雨霜雪未嘗爽期亦
未嘗諉疾以自逸余心異之以為必壽也况公自

仕以來餘四十年不出京師而至於大位顯融隆重
內外親屬旦暮得以聚樂宴語非天意之厚於公耶
且生際隆平熙洽之時漸涵仁義之澤尤先鍾毓靈
長之氣尤厚躋春臺而固壽域者端有在矣加以勤
慎之行仁厚之情而爲之基者有以近承之期願之
年誠可馴致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是則壽乎
舊臣者實天所以佑我

國家也此諸公屬望之至情也

新昌東門何氏重修宗譜序

新昌有著姓何氏散居非一族而業詩書席禮義者

大集卷之五

三六

獨推邑東之族焉肇自五代末有諱茂者青州人仕
吳越官輕車節度使卒葬新昌曰小東門裏子孫廬
于墓側墓在廬之東南祠在廬之正南新昌東門之
何始此再傳有諱增者先以蔭補錢氏叅隨至隨改
開廐使累官至袁州司理八傳至諱雱者由明經官
至大理評事出永州判官生四子長伊居逐步次襲
爲常山迪功郎居大東門次廣居沃州幼定仍祖居
焉其孫應期舉漕貢進士登仕郎曾孫正祥和廣德
軍修祖舉鄉貢免省進士正已爲太學內舍生自是
繼世若東皇若起軒若寓翁若東野若月村俱地

傳行爲鄉善士入我朝東野之子用常即宗善爲
陝西成縣丞月村子有諒領本縣儒學訓導從姪泰
工科給事中洪武間友諒蚤世用常暨泰遭法籍沒
故譜牒隨之祇餘譜序譜例及世系圖自雱而下行
實之詳無所於考然而祖壠具在宣德間增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彥廣號素翁先生者皆厥兄
彥溫會諸族衆互而稽之乃因舊譜而增修焉首以
譜例次以世圖并譜傳又次以

誥勅行狀并誌銘又次以墓圖菴田祠堂碑記條分
卷析類成鉅帙其孫刑部左侍郎公世光祇通祖志

大集卷之五

三七

以爲先世之統緒在茲不敢不重也復會族人商確
而訂其真以續修之既成乃走書見屬以言余謂天
下之物皆有本萬物皆本於天入爲萬物之靈得無
本耶人本於祖自祖而傳至數世至十世至千百世
其初一人之身所出也君子之情自不容已邇而上
之能不深究其所自耶究所自而不得其實矯而妄
附乃夸誕者之謬耳君子不爲也自宗法不行而君
子尊祖睦族之道莫要於譜譜則世次尊卑統宗會
元可得而辨少司寇公究心於是其知本耶嘗觀韓
文公送何堅序述何於韓同姓爲近則何之流必

來遠矣今乃斷自節度公始而不濫及於遠蓋慎而
恐亂其宗也所謂譜譜其所知者乃得實耳尤為知
本者也何氏居新昌無慮五百餘年愈傳而愈盛非
積德不能也德以培其本則本固矣本知固者其發
也必茂故傳至於今乃大發於少司寇公名位之日
崇勲業之日著望實之日隆殆未可以涯矣也由是
而又傳至於罔極繁衍茂暢悠久而滋榮者其實本
於德而已然則後之子孫欲光前而啓後凡宗而宏
業者其有出於德之外也哉

送南城令毛君汝健赴任序

有民社者政繁務重非理明而識宏者弗克堪之近
年有司之任間取學校之職凡考滿者例得預銓曹
之選授郡若縣之職有差既而多以稱聞誠善制也
何也古者學而後入政學優而仕則試達古今之宜
而中有所主臨事而不至於眩惑事繁而不至於驚
亂蓋左右逢原焉往而不善哉不然率意而為事無
經據動與靜違用與體乖往往失其宜而患有不可
勝言者已故民社之寄付於有學之士者宜也况學
校之職成已成物始終于學熟復修已治人之方深
而且久其功不陪徒于餘人吾不信也今南城令缺

夏遠乃得毛君汝健湖廣麻城人也以春秋領已酉
鄉薦會試中乙榜授四川嘉定州學正校文于江右
者二所取士蔚為士大夫器重彌九載造就學者綽
有成績蓋優於學者及是人謂於南城恢有餘地蜀
士又稱其聰達老練善於處分吾鄉士夫在京者咸
喜而請余言余泛觀天下士多矣有學而有為固也
抑有學博而識明議論風生臺臺可聽逮稽其行事
百無一副者此其人何如哉詒記詞章之流也非
有用之學也今觀君儀度之偉履歷之正公論之譽
而又濟以春秋之學必有以卓越乎人者君子謂五
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不學是經而能處
大事決大疑者鮮矣以萬務之會而律以一王之法
何職之不可為矧一邑之小而且僻者安有頗其鋒
哉吾知南城不足為也昔子游以文學名宰武城而
境皆絃歌甚矣儒學之化也君往南城不徒安民且
化成俗美在茲行矣所謂家詩書而戶禮樂者可必
也

送江都典史鄭君致宋赴任序

江右金谿鄭致宋今歲夏選得授揚州江都典史告
行於余且質余以官方致宋為吾江右名家自宰銅

政以來代以勲業著其族自吾盱分而居金谿公黨
峽雖異郡而距吾盱不能百里族大而敦詩書與余
輩往還久且稔于其筮仕而往惡能已乎言夫仕莫
貴於有民社者謂可以有為也有民社者自府若州
若縣皆有幕僚以承之府若州之幕惟其長之命是
聽未有若縣幕可以有為也典史寔縣之幕僚環百
里間學校錢穀徭役供億獄訟與凡民事之鉅細疎
數悉屬典史以檢閱之然後達于其長是其責與長
均也抑南紀大地莫過於揚而揚之邑莫要於江都
舟車之會商旅之集水冠之往來甚繁以雜日以應

卷之五

三

之不暇實可為之域也致宋上下京師餘二十載公
卿士大夫識之者殊衆議論謀猷設施之方既聞而
習諳者實能為之資也當有為之職屬可為之域而
具能為之資焉可怠忽而失其會哉致宋平居善談
命而奇中者十常五六然而命出于天未易測識致
宋聞人而為之言多矣試以自隱度天下人貴賤壽
夭萬有不齊果能以其命言之而無差池乎即一人
之身果能訂其命之所在抑可訂其歲運窮通得喪
而無少爽實乎是則命未可以泥也於人之命未可
以泥而已之臨事動則口有命不失之餒則失之饒

當為者或以命未利而不敢為不當為者或恃命之
強而冒為往往失事機之會取愆尤之惑始悟命不
足憑而悔之晚矣不知君子每處事必以義不以命
而況於蒞民之大務乎唯義之與比死生以之成敗
利鈍不計也吉凶禍福不顧也又何命之云賢若孔
子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又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者蓋戒世之貪冒而圖進者非曰君子行義達道可
以一諉之命也

程太夫人林氏輓章詩序

夫人林氏諱淑清大司馬程襄毅公之配太常卿兼

卷之五

三

侍讀學士篋墩先生之母也年七十有八以弘治八
年七月十日卒禮官以聞

詔遣官諭祭于家有司啓壙合窆于襄毅公兆兵部
給驛舟以歸其柩

恩數甚備傾朝公卿而下暨武弁士祭賻無虛日名
公銘表其墓能詩者歌什以傷之嚴禮致敬闕幽發
潛不顯淑懿終始光榮夫人之福盛矣哉豈老死窮
鄉聲與形泯寂然無聞者可比倫也然而福出於天
也非人也而福之原非天也又人也曷以驗之觀于
夫人可見已徵諸當時襄毅公都臺憲貳秋卿陟夏

卿出入將相勲業烜赫于世者夫人之助也璽墩先生妙齡存擢巍科入翰苑制作蔚然

儲閣輔導

經筵啓沃才名彪炳于時者夫人之訓也君子曰賢如夫人天下鮮矣哉抑不知其賢之悉也昇於成化己丑會南宮試濫辱璽墩先生甄收自爾日聯官署猥見愛厚得以登堂躬拜夫人其賢蹟殆耳聞目擊稔而且久者夫人自幼受列女傳女戒諸書輒誦要義動必由之而聰慧風成人以明稱之在家遭父喪而哀毀骨立事兄事父在程則逮事祖舅及舅姑而

卷之五

三

克諧焉姑張氏有四女未嫁一幼子未婚夫人順適姑意四嫁一娶皆分已奩具而足以夫之俸金各有攸居四惟姑舅哀而喪之如禮人以孝稱之家門鼎盛日躋華要夫人視之泊如方厲簡朴躬服布素人以儉稱之襄毅公出入中外四十年不違內顧夫人獨理家政整肅有倫祀先教子賓喪往返之禮舉無差且人以能稱之合新安河間郡從子姪而撫之若一於凡諸子擇可教者學于家塾以致其一芳爲河南長社巡檢其一英爲青州訓導隣婦里姥貧者甚至解衣衣之往往有恩于人人以仁稱之美哉夫人

之賢也謂非福之原耶雖然實慶澤之鍾也源流之遠也蓋林先望西河再望下邳尤望閩中代有聞人兩守九牧以孝旌以義烈聞以功以忠著者先後煜耀奕葉趾美而發祥于夫人夫人之賢其有自耶于歸程氏程氏自忠壯公靈洗以來振業遵倫垂休裕後者不可爲數會二族之俊偉而成家聲乃天合也而夫人之盛福乃天厚也故以襄毅公之烈三命而至爲夫人有三男子長即璽墩名敏政舉進士官至今秩字克勤號璽墩方駿駁顯用次敏德以國子生官詹事府主簿改新州判而卒次敏行亦儒業而先卒女適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雲漢孫璫以陰授錦衣百戶夫人之慶方隆而未艾也人孰不欲貴也貴而不壽則如春花之過目其美幾何人孰不欲壽也壽而無子姓則終養之何托人孰不欲子姓也有子姓而不賢則老心之何安夫人則備焉天祐夫人之賢厚矣昔柳公綽妻韓氏家法肅嚴儉約爲縉紳家楷範申國夫人性嚴有法而能成其子呂榮公之德器皆載于傳記至今照人耳目况如夫人仁孝儉能而加以明美德悉具有踰韓氏申國者其垂範于世誠德器于子也遠矣大矣傳于後代而不朽者豈

直賢于一時哉殆天福之無窮也諸公歌什其出此故序而發之

南京刑部尚書程公輓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允矣聖人之言不爽也驗於今而尤的泛觀天下博矣得之今南京刑部尚書程公名瑄字廷瑞家洛人也九世以醫鳴昔人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以能濟人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能體天地生物之心而救治保全以起死回生護人身形則所謂積善孰加於此程自宋時景福者有傳善醫顯名至是世傳此秘元初自鹿邑徙洛陽有

諱伯常者因醫而授官其子諱壘者公之大父也學于先儒尹子靜醫道尤精大行于時永樂間徵入南都有子諱觀者公之考也甫八齡屬

太宗文皇帝選伴讀侍

皇太孫因入禁庭

文廟親撫其頂而奇愛之逮長克領家訓醫業尤妙徵至京侍御藥房一時求診治者踵門無虛日配麗氏亦能積善以應人需夫婦協心無貴賤貧富皆藥之不屑取利有被疫者滿家先生親往視而調治疾皆愈其人來謝自述方知其姓名乃李監也

也且曰吾不能酬報但有稽首而已其濟人類如此嗚呼自先世以來全形保生不知幾何人哉積善累仁宋而且久其休慶之澤固宜沛然莫之禦也故發於公學成而薦于鄉登于春官策名進士初令浙之奉化惠愛其民民心孚悅去而有云思碑預建生祠召入為御史巡歷之地祛除奸慝興革利害率合人心遷丞南京大理寺無何會都察院都御史巡撫山西會叛賊王良李越聚眾據唐林岡公親將兵擒王良李越其眾乃散邊迄無虞餘如以民輸便軍餉皆美政也辛亥遷右副都御史入院事丙辰遷南京

右都御史庚申又轉至是秩政績以著而曠度宏量

主年

尤為士夫推重弟英亦舉進士官上太常寺卿昆李後先並登大位貴顯赫奕家聲大似于時識者有以究其有自來矣本固者枝必茂源深者流必長若此者非奕世積善之食其報哉公以今歲七月九日卒

計聞

上震悼加太子少保賜祭葬皆異數也士大夫又哀輓之而深惜其美者益顯先世積善之驗遠矣余不徒為公哀而為公幸以有子也銓亦以進士官大理寺副方榮進駸駸其有待是則公先世餘慶之積之

微庸可涯淡乎哉

壽西湖梅開翁九表圖詩序

吾時城西附城隅號西湖其地卑而二水趨之春夏則水漲汪洋然豈古所謂西湖耶今皆室居矣其間梅姓者自昔著稱梅有開翁者名集義字宜之開翁乃其號也翁有五子八孫八曾孫家堆千貲而紛華是厭謝世務幾五十稔矣故自號開翁今歲十有一月二十日初度九十之壽仲子洪遊京師動望雲之思勸受日之誠玉買舟以運乃繪九老圖求士大夫詩以發之將捧之歸為壽且請余言夫九老在唐為香山九老而朝元不知何據也殆亦祝壽之意歟九老皆皓首高年而李元爽尤壽年一百三十六壽者乃古人尤敬重者在禮九十使人受受者受君命也又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禮重人耄蓋以斯壽舉天下不能一二故不得不異其禮也以難得之壽在古異禮者而吾親得之則人子之心宜何如哉此洪所以六千里而繪圖見意以歸宜也然而其意無窮尤欲壽而益壽以永圖報罔極之恩亦宜也聞翁與余同里而世有積善祖壽而其考壽至九十

四昆季亦壽不下七八十然起必須人扶行必以杖未有如翁如斯之年高不扶而起不杖而行矍鑠如壯年壬子歲余與翁會飲西莊言笑終日不倦飲輒大觥畧無醉態余見其氣充而胃壯知其必壽永也不旬而別俛仰之間十有二稔矣而翁亦強健且醉恪謹謹唯善是務間靜恬然至老不衰所以培壽源者深而且厚則壽又可數計耶吾知其比九老會中季元爽者亦有以超之此諸君祝頌之美意也子洪願望之至情也

壽兵部左侍郎汝南熊公騰霄七表詩序

弘治甲子秋九月十有七日少司馬汝南熊公騰霄初度之旦時同年友在京者五人預戒觴以賀欽于高坡之西堂乃公第也既而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曲沃李公時勉自北塞附禮至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稽韓公大經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曲張公朝用亦皆自彼附禮至大經以為河南距京千餘里限於官守不能預此會為歡朝用以為淮陽亦距京千餘里每歲秋例會議于京正當此會偶以公務羈而不預尤歎也時勉以為地距京僅三百餘里限於邊寄而不得預此會亦歎也

惟遼東苑馬寺卿三原梁公汝霖以考績至適逢斯
會深以為喜於此觀之則同年之愛公者既可見已
是日去重陽之節後八日預禮者成八人預會者賓
主共六人於時黃菊盛開清香滿座各摘英泛酒迭
起為壽昔人云菊為制顏齡蓋壽能也故南陽有菊
潭飲其水者上壽百二三十人中壽亦七八十人今
以菊酒飲公其致上壽也必矣斯會俱意洽情孚禮
度從容和氣諄然可掬各有賦咏未會者亦有詩俱
寓祝頌無已之誠敬愛傾慕之意乃同年厚情也吾
輩諸公自成化己丑科聯名以來官于中外已歷三
紀道義久要之深理均骨肉真異姓兄弟也而此日
公年最尊同年於公愛之尤篤合遠近而一致其意
夫豈矯情乎哉實公有以來之也先此十年公長晉
臬時年六表同寅為公賀有曰公由六十而荐至八
十九十而且百者以公有盛德懿行而可必致也是
則同年今日之愛公者得非以此耶故余亦謂可致
上壽者以公往迹而可驗也一今晉陵遺愛在人久
而益著按西睡摧暴去貪而致蘇旱之霖按江右發
奸雪冤而落豪右之膽長憲山西治妖獄活蔓及蒼
幾至萬人此正所謂盛德懿行而培植壽基者壽其

可以數計耶此諸公所以為祝頌也

送太醫院吏目華亭陸君文質展省南還序

松江有儒醫陸君文質者家世以醫道名至君名益
顯而宏被

天龍親切禁密今秋以久違桑梓欲歸展墓乃以情
疏

詔曰可且命之速來公卿士大夫莫不奇之以綸音
有眷注不已之意得非異數乎哉抑非幸致也曲禮
有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說者謂其治人多用物熟
功已試而無疑也夫醫所以寄人之死生不可苟也

非治人多則更歷未精而無以知虛實之的非用物
熟則藥性未審而無以識加減之宜非功以試則病
源未別而無以收治療之成惡乎人可以倚杖也哉
今陸君名斌字文質松江之華亭人在元時有悅道
先生者以醫業傳家振聲吳下一時名人輒與之交
若趙文敏公揚鈇厓先生曲江錢惟善金華宋學士
諸公俱推重之至敬愛之深見于文字殊悉至君業
已九傳非止三世也是則歷世以來治人不可以什
百計也用物不可以斤兩言也收功又不可以八九
數也其醫業之傳之久治法之明之驗而為人之司

命者何疑焉君自成化乙巳推薦至京於今二十年公卿名士延致之恐後而投剗取効倍於餘人不可勝計嘗被

命開館于太醫院教群子弟以進業日課督之無倦已而多有成補充醫士治療亦良驗緣此君授吏目之秩

皇上知之徵入御房供事尋

命纂修本草且君習儒書善屬文筆札亦妙古今醫書圖義淹貫靡遺嘗見其家藏先世得名人題詠墨跡如新珍襲唯謹則其寶家傳之書惟恐墜業者可知已故能名京師之重結

主上之知沐

眷渥之隆夫豈徒然哉况醫仁術也展墓仁心也君其歸歟蓋思仰遵

德意連轅北上推仁心而博仁術業且益精功且益博名且益遠雖若和若暖之名秦扁鵲華佗之名劉元素之名金季東垣朱丹溪之名元末足多讓矣哉幸無忽於斯言

送太平郡守泰和王君去矜赴任序

太平郡隸廣西去

京師萬餘里近隣交趾龍州自古夷獠居之強橫悍

戾關暴攻劫性習不常兵戈之橫警戮之慘起于瞬

息易動難安非可以禮義教訓馴服之今之宦游者

孰不欲近地以聲望易著也孰不欲善地以政化易

行也若萬餘之里至遠邦也得之安不悻悻然者夷

獠之邦至難治也授之安有不戚戚然者雖以大儒

若韓昌黎之刺潮則以為遠逐柳子厚之守柳則以

為投荒況世之恒情乎今泰和王君去矜以南京後

軍都督府經歷彌九載考最至京需缺又踰年始得

拜廣西太平府知府以至遠之邦有難治之俗在世

情有不堪者而君怡然安之惟報稱之是圖慨然以

行無幾微難色士君子莫不重之以為有所養度越

世情遠矣非世德之貴之徵耶蓋君家望殊高其來

非一日也若抱才能而侍

內殿說書者君高祖沂也播賢聲而守瓊州者君曾

祖伯貞也又有大父文端公碩德重望享天下鉅德

公而且明者其垂休遠矣宜乎君之所養異乎人也

初緣陰補中書舍人詞翰俱有家法久而陞南京光

祿署正以庶能著稱又陞後府經歷廉能愈著無愧

于家聲吾知其不難于太平而且恢恢乎有餘地矣

矧此地

國家之德化漸涵浸漬深而且久其氣習亦與中州而殊加以君世德之餘廉平之操必能厲廉耻以正其陋敷德政以動其衷嚴禮教以革其俗正倫義以端其風殆見風行草偃日新月盛而氣習益美矣以質于少司空張公時達公去矜矜戚也喜而罷勉去矜曰其朝夕無忘于斯言遂書之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泰和陳叔泰先生六袞壽詩序

封君陳叔泰有德操隱于泰和不屑仕進唯積書延

文集卷之五

四三

師教子今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督學君鳳梧領義方之訓成德業之敏以明經舉丙辰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造詣益深政體諳悉拜刑部主事任未踰三月遽有

馳恩之典封君以是得封如子官皆其嚴訓之功也先是弘治乙卯壽五十鳳梧以方領薦上京未得稱觴祝壽至今為歎明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初度之旦壽至六十鳳梧會有湖湘之命湖湘與江右連趾泰和不能數百里乃謀迎二親于公署以壽之遂定省之志快致樂之情乃子道之甚幸也士大夫能詩

者為道其榮而因以祝壽請余引其端夫人生百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安得如封君之適意耶處家而安田里之樂訓子而成門閭之慶不出戶庭而取京秩之榮子官僅季而荷

貤封之典况又家山官署伊邇往來不艱阻而躬享祿養之豐誰其似之得非盛福也耶且福不虛臻必有以來之邦人盛稱封君孝友最重母在堂事之周備深得惟心季母亦事之如母割田以供歲時用晚年養生之具甚賴以全邦人推為德厚士德者其福壽之本耶今僅下壽而封君之孝乃仁也仁人心也仁心之發無往而不善則心廣體胖形和氣和天地之和萃于身則身宜益強氣宜益昌而氣數之長且遠可必矣安有不壽者哉自下壽而中壽而上壽其未有涯涘也敢為封君道敢為鳳梧喜諸公之詩之意其有出乎此哉

送太司徒鄆城伯公東還序

戶部尚書伯公大器近歲以疾屢疏乞身

聖天子眷注殊厚每留其去勉畱之再三會孝肅太皇太后上仙朝野哀號方切公未敢以私請也襄事後乃固請

聖天子不奪其意允之給驛以行不五日掛一帆東
恩公卿大夫輩追餞之眷別之情不已以屬余言公
山東濟寧州鄆城縣人與闕里伊邇均魯地也乃吾
天子之鄉人也吾夫子嘗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蓋行藏安於所遇乃君子之
大節也非餘人所能公生聖人之鄉讀聖人之書味
此熟矣且其行藏之有謂也初自成化丙子進士授
浙江道監察御史巡鹽于兩淮余邂逅于淮與公雖
無久要之誼一見如平生坐談移時公時年茂氣勇
動容清爽辦事明決余愛之默計其必有大用也已
而佐棘寺總行臺時有聲稱入參刑曹忽出麾郡守
人為之惜無聞言後又復棘寺都臺撫蘇松佐吏戶
二曹以至總邦憲司國計聲望益宏而才猷事業數
歷中外四十年矣所謂庸之則行者驗矣而舍之得
無可藏乎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大聖也人
固不敢比擬然而公為聖人之黨不可不識聖人
之氣象聖人心如太虛視天下曾不芥蒂何物足以
動其中淵浩莫測無可限量其小天下也固且世人
如坐井觀天所見小也故顛冥於富貴之中得之則
軒軒以為有餘失之則戚戚以為不足知進而不知

還知行而不知藏者終身不省也焉識聖人之氣象
善知公被聖人之遺風其見必異于人矣孔子又嘗
深喜曾點言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殆以即其所
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是蓋隨地可樂泰山之崇沂
水之溫見于聖賢之書天下誰不仰慕之然而終身
不能一至其地者有焉今皆近公故鄉可以朝夕適
與登涉之餘信如聖賢之真趣回思往日委質于時
官守所羈禮法所繫若樊籠衡輓不能自由而直遂
甚而動輒與禍會行與尤俱方虞履餽之不暇惡乎有
暇於樂茲乃夷險之途異休戚之勢殊起居行止一
任其情泰然自得樂何如也夫然則氣宜益昌身宜
益強而壽之基在是請為公賀而不眷眷于別也
賀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徐公八袞壽詩序
弘治甲子冬十月二十七日東谷先生尚書徐公初
度之旦年正八十時致仕在鄉五年矣而眷屬鄉舊
右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禮部左侍郎姑蘇李
公輩懷公耆德之深與公久要之誼而喜公眉壽之
高乃預賦詩俾附南行以壽之屬余言公自起家金
谿舉天順丁丑進士歷翰林國監兩京禮部皆清華
之地六遷而至尚書又加太子少保懇疏乞休又加

太子太保

賜璽書給驛南歸月俸與卒兼有之躬際昌運官躋極品蒞職四十餘年卒履坦途寔階通顯乃循資而得始終被

帝眷之隆未嘗睽間天之福善可驗矣茲乃玉帶麟袍夷猶青山綠水之間日與佳賓勝友觴詠暢懷隨意所之莫不自得壽登八袞古今稀而又有加以氣清神逸體貌充潤行動輕健有非少年所能及者天之壽也又可驗已余嘗論湖東人才之生後先仕進肩摩踵接莫盛於撫郡隸六邑而人才位望之隆又

莫盛於金谿入我

文集卷之五

四十六

國朝紀元以來若弘文館學士危素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南京禮部尚書王文安公俱以文名天下而致顯用然危公不免於謫吳公不免於刑素亦不副德也惟王公差與公同初公少入邑庠掌學教宿夢率諸生出迎而王先生即文安公也翌日見公乃撫背而諭之曰西王先生之位望在汝矣汝其勉之已而入翰林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四方求文以發揚碩德偉績者何限掌太學作育賢才官中外者無筭皆感甄陶之功也位大宗伯凡

國家大典禮禋祀冠婚悉賴以舉行果符掌教之夢蓋有定數矣究而論之親切

黼黻面想心受事體所關厥施尤廣品秩之尊歸榮之樂壽數之高王公又不及也是乃鍾英毓秀均此山川之氣文名煥美先達而福壽超之金谿尤莫盛於公天之厚公可徵已抑非徒然也寬裕豁達淳實仁愛雖犯而不校休休然真有大臣之量公其得壽之基耶於此而益培之則福壽之臻雲委山立其有艾耶以質于諸公皆曰然乃敢書之

同年燕會圖詩序

文集卷之五

四十七

自古以良會為難得故有詩以詠其情有圖以狀其美傳于後有以起人傾仰歎嘆之不已若蘭亭之圖翻刻以傳于今無慮千載誦其詩而閱其圖者未嘗不慨然而想見其人也斯會其人之卓越固難及究而論之僅一邦之人物耳未有萃天下士而歸一會也人主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凡往來之稔情誼之孚德業之資皆友也而莫重於士大夫士大夫中尤莫重於同年以近世所尚也弘治癸亥秋南京工部右侍郎江都高公宗選三載考績至京同年友念睽違之久及釀飲于高坡兵部左侍郎汝南熊公騰

霄第時在座者僅六人皆同年之厚其實東西南北人也坐以齒列圖亦如之首熊公次戶部左侍郎岳陽王公民望次戶部右侍郎濠梁顧公良弼次即高公次昇又次刑部左侍郎平湖屠公元勲成化己丑進士榜聯名者坐定酒行屠公乃曰吾鄉近有畫事指揮呂文英寫真絕妙此日之會之歡盍請圖之諸公喜而促其延致屠公遂走東往其人慨然即至次第繪繪粉墨稍施而精神形態復出宛然其人也衆異之雖僕吏輩亦駭動於是酒酣歡洽竟畫方已仍各賦一詩其圖踰時乃完屬余引其端自己丑至今

文集卷之五

四

三十有五年當時聯名者二百五十人今存仕籍者不能十一存而遷至兩京卿佐者二十之一預此會者又四十之一雖生自異鄉俱情誼契協斯文之愛無異骨肉是則斯會也非良會之難得者耶抑不能不感慨也諸公昔以少年英氣懷奇而來今觀像乃蒼顏霜鬢所謂不知老之將至者然而諸公數歷中外久而深歎結聞望動而可述可傳若昇者素無似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抑幸附諸公以有望安知不傳後如蘭亭之圖之永耶

南京吏部郎中錫山華君汝和輓詩序引

無錫華君鄉望族汝和爲華氏秀而家尤裕族大而家裕士君子多責備之鮮有當人意者汝和以舉進士官至南京稽勲郎中卒於弘治甲子七月而士大夫哀輓之作洋洋皆有深哀痛惜之情是則君爲人非特當人意也其交吏部稽勲員外郎呂君仲仁爲狀其行而請余言以弁諸作之端余觀天下之人情發身必欲進士以正途也宦遊必欲兩京以要路也官必欲尊以達道也家必欲裕免內顧也年必欲永免後艱也若君者明經而登科甲之優途可謂正矣歷任而至南京之吏部路可謂要矣年勞而至郎官

文集卷之五

四

之正官可謂尊矣壽而筭餘六袞非不壽矣家而百倍其舊非不裕矣於人情竟復何憾諸公哀惜之不已者得非以君誠確之資孝友之德行義之修才猷之懿有以悖倫而善俗有以修政而立事卓卓乎名世而濟人其德業之大行豈可以涯涘計耶今乃止于斯痛哉此哀輓之深意也此諸公之至情也乃復于仲仁仲仁曰然遂書之

恩榮圖詩序

弘治乙丑歲夏

皇上嗣膺天命新正宸極乃上尊號于

聖祖母 聖母首隆大孝頒示天下溥恩遐邇通知人子孰不欲榮其親故於廷臣深體其情不待三載考績

賜以誥勅勉及其親榮而且敏臣工欣慶感戴無涯誠以孝治天下之要道也夫人子孝親莫大於顯榮之第親之教子子之承親孰不欲登進士以階要途然有老于明經不遇一第者恒多榮親無路一難也登進士之選孰不欲宦京師以速

恩典然有歷外任淹沉州郡者不少榮親無地二難也仕進既不欲風憲以易達志然而出按于外考與

大綱卷之五

五十

期違者亦有之榮親靡定三難也孝親君子往往懷子路負米之感憶仲淹諭子之言恩及親而早榮豈易得乎哉豈有如侍御林君廷珩之異數哉林君占籍京師第進士由大行人東任廣東道監察御史急職發軔遽際遇此

恩典一異數也父慎庵先生年六十有九母鮑氏年與之近躬領封恩康疆在堂朝夕榮養二異也數封父監察御史母為孺人朝

詔下而夕即沾比餘臣聞之最早得之最先三異數也無舉世之三難有遇時之三異人子孝親之志遂

矣抑先生之遇此豈徒然乎哉嘗聞先生家道饒裕雅好施予宗族孤寒者始終賴之餘亦類此是則培植延續之有本安得不發榮于今日耶生子五人俱有成立而仲子首榮兆已見已自是感

天恩之下燭知樹德之有徵益勉子以忠子益奮其職則將來之

恩典可以數計耶故諸公詩歌以登之余僭為之引

送廣東布政司左叅政餘姚翁君應乾赴任序

今布政司之設古方伯連帥任也其位尊其任重其委寄甚大一方之安危休戚攸繫司有長佐若叅政

大綱卷之五

五十

分守于外責尤劇也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廣東為大藩以介嶺海之間控羣夷之會地廣物殷人眾俗異而難於區別巨浸蒼茫不見津涯島夷列國不可為數山珍海錯蠻貊寶利通天下商賈懋遷夷獠貢聚絡繹晝夜而難於關防百司庶府之所需賓客軍民之仰給勞費倍徙他藩而難於供億悉屬布政司總攝之而叅政皆有責焉非得精敏之才未易勝任也今夏

聖天子新正宸極溥恩海內外廣東距京師幾萬餘里渺渺遠邦寶賁肝加意之地而叅政預承流宣化

之寄尤在得人秋屬廣東參政缺員餘曹以翁君應
乾等名進

上命應乾往應乾浙江餘姚人也第成化丁未進士
入翰林爲庶吉士盡讀中秘書究天下古今之義深
而且久尋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皆不出禮部之
職餘十有六年才識明茂蒞事敏動問學淵博蔚有
聲于士大夫間誰不器異之吏部薦陞藩省者三薦
陞京堂者再實任郎正近七載得此美任識者深以
爲榮第世情重內而輕外以近歲郎署之正垂五載
所得京堂之秩應乾實任近十載而始參外藩人以
爲左而且遲應乾聞

命即感悚不已泰然自得願以爲適越涯分是則其
器識賢于今遠矣余亦爲之深喜何也古建官之意
在於爲民而敷政士君子之仕在於行義而達道也
其得京堂之秩往往被牽制之患而不得以遂其志
苟若參外藩之重可以行義而達道朝令出而夕即
患民之爲愈哉况應乾家素業儒父允吉公以進士
參江右政伯父允成公亦以進士副陝西憲俱有惠
民之譽其敷政之要安良之機應乾已熟後于家庭
矣又參廣東之大藩當遠邦之劇政愈顯其才與夫

隨行玩愒虛度歲時者大有間矣從此而登

廊廟轉治而經邦者有地得不爲之深喜也哉其舊
官長察案皆曰然請書之余敢以此爲行色之助

贈河南道監察御史王公厚卷挽詩序

聞有隱君子號厚菴者抱道華和孝友行義信於鄉
黨好古窮經博及百家遠于星命之數知命與時違
乃安命自守不屑仕進坐一室左右琴書吟嘯自適
綽有奇趣里居終身於世務澹不介懷於接人無大
小愛之如一於租入隨歲豐歉而不取贏於群處不
較是非而肯大坦夷以是人皆以長者稱勤於訓子

而課成之若冢嗣侍御君果以三禮著名舉于鄉而
第弘治丙辰進士被 命外巡動播聲績次仲和亦

以三禮領丁卯鄉薦人皆曰公訓迪之功也歲甲子
仕屬疾亟醫莫能措手神乃錫以夢曰以天福善人
爾子居官者當遠到疾且無事時侍御君巡兩廣偶
便道還展慶膝下已而疾果瘳如神人之言士君子
異之詩有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盈天地間一氣耳神乃氣之靈而氣又聚
于人心人有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地格鬼神而若響
况躬爲善而心純安有不能感格之乎佑耶昔人如

孫泰者不忍奪人之居而棄還之即夢神告之汝以德行名知天府宜增壽而昌後厥後壽果躋九泰而子榮遇世為顯官蓋神福壽言無爽也耶是觀之事與公類矧公德孚鄉閭賢推邦中所謂愷悌君子善不下於泰神之聽之久矣病亟而因神言以愈果收和平之福壽雖未登九泰然而有子侍御寢階顯榮方大有為于時仲和又享榮進繼踵可期則和平之福方鼎來而未艾神人之言殊可驗矣故諸名公惜其壽耆而必其裕後哀挽之什已滿卷矣余因郡博張文範請言乃敢僭道以首之公閩之侯官人諱傑字叔仁別號鈍菴眾以厚德稱又更厚菴號八月甲寅日恩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卒于乙丑年正月辛亥日距生正統甲子三月十四日壽僅六十有二

桂南閣秀詩序

昔晉郗詵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一自謂桂林之一枝又有美燕山竇氏兄弟詩有丹桂五枝芳蓋月中有桂香為天香謂花中最貴重者也况人以桂芳則貴重可知矣而桂林一枝尤貴重之秀出者耶今廣西名為八桂桂南閣秀尤欲得八桂中秀出者耶此吾盱諸生為掌教陳君以方赴廣西校文作也

名義字以方閩莆田涵江人世以忠廉顯鄉薦中弘治辛酉乙榜時余在禮部為吾盱士子求良師聞天下士乃得君於乙榜僉以為得人轉致于天官卿

尋以名上詔署南城縣儒學教諭教育之勤士習益端德業大進執經于門者不間遐邇異學如府庠異縣如廣昌異郡如南昌士皆負笈裹糗不遠而來無何類皆秀發得名如黃濟登榜如陶清輦俱蔚然可觀由是吾鄉士大夫推君真為良師也頃南城令缺監司檄君署縣事蒞縣未幾政清訟理賦役甚均吏民罔不款

服今歲屬天下鄉試之期廣西布政使司走幣聘君為考試官頒行諸生難為別乃相率賦詩以餞故以此名卷請余言以發之余謂諸生名卷之誼當矣當八桂之南桂香之月權秀之期而以君主司君在學而能成人才署縣而能得人心學足以將之公足以燭之於取士也何有吾知其必得奇士矣桂之秀發有徵矣雖然異邦之主司而鑒別遠邦之士類非言無以悉其蘊敷奏以言在舜世猶不能舍此以取人則察言以為取舍之則尚矣言乃心之聲也文又言之精者也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在有司之

聞文何如耳大者雖瑋以爲工則涉於虛詭異以爲高則涉於誕穿鑿以爲密則涉於泥惡取之式長巧爲之風安能得奇士哉必光明正大詞理有據究極經史博洽古今施之他日必能成俊偉盛大之事業非奇士也哉實在主司公平精審而已君是行也必不虛行必務以人事君之誼得奇士以獻士大夫尚當爲君賀

馬氏族譜序

馬氏自馬服君越奮以馬姓爲始厥後子姓繁衍散滿天下世遠族殷各有所祖右長史馬君能京師人物曾大父諱德良家

文集卷之三

五十一

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永樂政元大父諱友諒始遷北京順天府宛平縣宣武關隸民籍兩世皆循謹尚禮種德邁行鄉稱爲善人長者家道昌盛至君讀儒書肄舉子業中成化己酉鄉薦推選爲

益府輔導官陞至今秩贊佐賢王德粹行高動以禮法肅聲愈著于天下宗藩推爲稱首君在輔導中學問該博文辭蔚然尤善吟咏平居乃慨原夫家譜傳序無據高祖而上名德無所於考乃斷自曾祖而下昭穆世次行實生沒爲詳皆鑑親耳目所及是有實

據餘不敢濫及也以萬物皆有本況人爲萬物之靈獨無所本耶人本於祖自祖而傳源流益遠非譜無由以知自是而不紀後世何由而悉君有心於是其知本者耶然譜在於實而不在於虛銜必有據見而後可否則惟取門第之高宦達之顯不幾於妄附他人之祖而以爲己所從出乃失本也非孝也不可愧之甚也程子論今人以影祭或一髭一髮不相似則所祭已爲別人蓋不得真也影尤不可況妄附他人之祖耶昔人如郭崇韜得志妄認郭子儀爲四世祖拜墳而麗泣者取笑于後世世之妄冒而銜權者生是病矣豈如狄青不輕附梁公之後乃曰一時遭際是病矣豈如狄青不輕附梁公之後乃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其高於銜權者數等矣君不妄附他人且與青同美也然而僅述三世皆今日之可據謹甚而精確自此而傳其實紀也又優於青矣天下之事未有不從實而能光大且遠矣實以務學則窮理格物而精微無不明實以修身則德崇業廣而道無不立實以從政則事成績熙而政無不行且譜者信今傳後不在於實邪譜由君而傳名由君而顯族由君而盛安知後人皆尚實不有名世而大其宗邪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第五

魏文僖公文集卷之第六

盱江張昇著

序

送建昌府太守松江宋侯

朝覲京師序

昔齊晏嬰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夫天子統天下天下諸侯環拱內嚮者禮也然而國異政家殊俗者有矣非朝覲之典無以表臣子之恭而異政殊俗何稽焉故朝覲之典所係為甚重自舜典有群后四朝之文厥後年雖有疎數之不同而

朝覲之典代相踵矣我

朝法古為制定為三年一朝覲之典天下各布政司

按察司鹽運司府州縣及土官衙門流官等及期十

二月二十五日到京親覲文冊

奏繳乃下各部稽之至明年春吏部合天下大小有

司議黜陟以聞

上定其去留焉庚午歲當

朝覲之期建昌太守宋侯祥臣乃松江華亭人也

率所屬四邑擇日戒行郡文學張君洪高君昌暨諸

生程煥何栢輩感侯興學之功正資作育程督之勤

欲留之弗能乃會踵余門預寫情請余以言侯初下車屬歲歉民窘艱食嗚嗚仰哺于上日千百為郡侯乃發廩以賑之饑者遂免轉干溝壑人心感焉又存歲春夏旱壠陌間惶惶然懼涸侯即露香日禱尋獲甘澍周浹稼穡用成粟價不踴而家給食羨秋又旱何事禱益誠憂形于色晨晡不暇食人心孚焉會各郡盜起惟吾盱晏然雖鄰寇犯末縣無何遠遁民心亦不殘矧自履任僅餘二載獄訟明處事公而徭役甚均慈惠協于人心識者避之以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上而

不棄卷之六

二

朝廷代天以治者民也其分治民者在天下有司也有司以民事為職民雖至愚而神撫之則從佛之則不從得民心未易也吾盱徧在江右之東南距京師六千餘里民之休戚實係于守侯能得民心則述職于

京師無愧矣然而四邑之民方屬望之不淺能忘其休戚之所在耶必罄心敷奏民隱遠情悉達于

上則無幽不燭之明無遠不達之思得以浹洽于蒼生蒼生鼓舞於化育之下其機自侯發之人心倍感而超擢之典必加吾知北行之轅不南而民之眷眷

其能已哉

徂徠閱歲序

禮曰其任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
易葉夫松柏乃物之植者以有心故能奈久而長歲
不改青青然況人為萬物之靈而不在于心耶然而
人各有心有人心焉有道德心焉人心不可縱道心不
可離道心存而可以為賢為聖極而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為聖賢之極功何莫而不出於是心哉抑不可
以是責諸人人也鄉黨有好自修者亦未必無善心
也善心存而迪吉門履坦途享諸福綿遐壽者獨非

文集卷六

三

是心耶吾見其人矣若吾盱眙曾氏所謂積善之家者
非耶有負才業而令尤溪者有克濟荒而受旌第者
若夢麟公不屑仕進而謹行崇禮君子稱之其孫曾
君燦字廷勉者尤能亢宗不忝厥祖勤生崇儉惇善
友德為宗門出色鄉黨人多親愛之歲一出遊往來
江湖上下齊魯燕趙之邦及秋而回客路不下餘六
千里灑然自得長在春風和氣中也今歲關河繹騷
寇熾民擾居者被戕行者被剽舟者遭燬車者遭摧
而人惶惶然度日如年罕有安全者惟廷勉晏然以
還且挾重貲以光門閥鄉黨親舊見之慶曰善人也

雷氏族譜序

文集卷六

四

宜哉冬十有一月五日乃初度之辰年當五十鄉進
士鄭君天挺有姻婭之好繪徂徠閱歲畧以賀請
言之徂徠魯名山也滿山皆松最盛而古植物之長
壽者也松之有心不猶廷勉之有善心乎松閱歲年
青四時而長存不猶廷勉存善心而應福壽乎廷勉
遠遊無慮餘三十年今歲尤難而其往還順適真迪
吉門履坦途矣其善心有徵矣將來之久享諸福綿
遐壽者端可臻矣不猶松之歷歲久而歲青有至百
年至千年而長存者乎松乎人乎有不期然而然也

雷本著姓其源流之深長又出於東平之吳氏遠有
端緒諱友弟字得雲者姑適雷氏諱廷玉無嗣乃以
友弟後之遂從其姓傳至五葉而不易其以受恩澤
而不忍斷其傳也其心亦仁矣哉有言其當復吳者
不知天下之事有理天下之理本於心揆之理而合
反之心而安則焉往而不善哉既復雷而又復故姓
則受人之恩而絕人之傳視恩人之不續於理合耶
於心安耶承宗祀之久已傳五葉而為子孫者欲易
之欲復之以揚祖宗之過於理於心何如也况當友
弟出從之後又將幼子福亭歸宗以承吳祀未嘗處

之不著也稽其傳載十有二姓曰周曰姬曰孫曰王曰郭曰蔡曰鄭曰魯曰毛曰魯曰成曰潘曰管原係一家分派傳派之遠不能復合于一勢然也是則宗姓不復古則然矣第世之尚門第者強附名宗如郭崇韜拜子儀墓君子耻之惟狄青人謬諉以狄梁公後則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君子疑之蓋本乎祖之傳流非理也強而附是昧所出尤非理也要之君子立于世而垂于後者不在論族之鉅細門望之高低在其人如何耳上而道德次而學術又次而勲業有一則鄉人崇之宗族尊之天下稱之十孫述之

卷六

五

特為名家自我而始亘古今而不朽豈富貴利達云乎哉抑何在拘拘於姓之復與否哉今觀雷氏呈賜出示余以吳氏圖譜詳而且遠殆不敢忘其所自也五葉而來皆為雷傳譜所知也且其家皆讀書循禮積而能散種德邁行安知後人不歆動感化而振名宗于無窮哉庸筆之以俟

盱江別意圖詩序 正德五年庚午

吾盱通守方侯自表推政績焯著監司舉陞吾盱是職去歲庚午仲秋始下車無何署府事會聞廣寇熾三千餘輩聚攻閩之建寧縣破之陳其城空意劉戮

茶毒居民其勢殆及盱時盱所卒往捕饒寇老弱不任負戈飛報日聞人皆荷擔欲避侯獨署府旁無僚佐下無屬官可分任乃稽舊籍有社約社長一統十社正社正一統十戶又思古世危寇逼任民團結義社爰協古今之宜改為義社其首則義正長也乃榜示居民願為者聽不強徵也於是群然響應盡請府廷君教以分為關隅通為一方方不下百千人日繞城而巡月三周焉當日巡則五十人一旗旗各色以鳴鑼鼓為進退隨家素備戎器持之約彌三旬率屬各騎以赴校場教以陣法時會者無慮二萬餘徒皆

卷六

六

英俊少壯衣裝甚都行列甚肅各逞技能若素習然觀者如堵無不駭嘆有欲趨預者殊眾自是傳之列邑遠村皆自團結義兵賊類偵探以有備無懈人眾守固兇徒潛散各返巢穴吾盱真安迄今半載侯之功也侯所司者錢穀而應辦各有長私囊橐者狎之往往與侯之議者唯先任閩之劉侯與今之侯也廉潔恪謹人心悅服第劉侯嚴於催督無尤侯緩期惠下輕賦加徵民獲蘇息樂於趨辦不疾而速故優於劉也尤能平訟省刑篤於撫字務以義感人自手感不嚴而治也士民方喁喁仰賴不意乃爾退

群憊然曰何遽奪吾府公也欲留之弗能瀕行黃童
日叟滿于車下眷眷不釋見者歎嘆發於咏歌滿卷
余為引其端侯浙之開化人舉成化丙午鄉試名綱
宇文郁需次銓曹拜袁州推官陞至判吾盱郡

東征凱還序

正德己巳歲歲歉江右民四五十為群甚至千百強
開富室廩公出粟不忌勢橫行無敢當之者有司
亦莫如之何而撫州尤甚自此嚙聚山林長林市為
淵藪乃撫城之東也晝夜出掠良善皆畜極則繫男
婦為質責價取償殺人如刈草菅血成川有司捕

文集卷之六

七

之輒失利雖百計招之隨就隨叛竟無寧日久之凶
威愈熾延蔓他境日廣誘脅醜類日衆蟠據巢穴日
遠積四載矣上厪

宵旰之憂乃東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城陳公雅
有才望韜畧

璽書徵之不俟服闋起於湖湘往總制江西軍務閩
粵湖浙悉屬節制公受

命唯謹不敢以私辭即請用廣西土兵蓋公撫廣西
時用之有績故也時狂寇陸梁有四所廣東有大
帽山南昌有華林寨饒州有姚源洞撫州有東鄉陳

鄉長林市是已長林視餘處猶烈也地四通無阻障
北逼進賢南逼金谿東逼安仁至於樂平樂平姚源
洞賊在焉寇出任所之恐出與姚源洞賊合勢制之
尤難故攻討長林市理不可緩總制陳公以此為先
乃今歲春二月節行領兵躬臨撫城分兵為三道成
犄角之勢三道各進迭入日飛捷報三四勢如破竹
賊徒窺身無地狼兵志銳氣勇堅無不破險無不平
不踰月而賊巢俱空擒戮無慮萬計真不世之奇功
也士民按堵罔不稽首歌頌我公之盛美於不已盱
守趙州安應文過余而喜躍曰吾盱密邇撫州曩聞
群寇大肆行將及盱民皆荷擔以立未至百里俱空
村遁避吾輩職守此郡斯夕圖回奔巡要害防守倍
禦日不暇給今幸寇盡民安桴鼓不鳴誰之力歟安
數萬家室息千里之烽塵公之功也公之德也願首
東望欲致賀忱敢請言以發之余亦為之擊節乃綴
數語以張公偉績於萬一

南山添翠圖詩序

南山終南山也在於陝西舊京兆府地詩云南山有
臺又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終南山在京兆之南高
峻行迤脉連楚蜀山之最勝而長者也故詩人以此

起興而祝壽後人亦然往往以南山言有以我以南山之勝而有貞松之茂則山添翠矣翠添則勝益奇矣良以地之高者莫過於山物之久者莫要於松繪此祝壽於人其親愛之情不已厚哉吾鄉白水周氏有恒廣者家殷裕幼失怙獨賴母氏鞠成貲產日盛恒廣不取仕進養高丘園惟琴書自娛平生遊覽則山之南水之北步履遲迴不東阡則西陌隨興所之更無拘迫羊腸之途鳥道之艱不登也萬頃之濤千里之江不涉也車馬之勞頓帆楫之傾歌不經也居而怡怡行而徐徐食而嬉嬉醉而陶陶無日無之耳

卷六

九

不聞擊鼓之聲目不混烟塵之色廩有餘粟藏有餘貲用度之需隨取隨足蓋幽隱之樂綽綽有餘裕況交際之道雅能好客親賢今遷居城東往來多賢士大夫談笑多儒紳名流觴酌之歡極能勸賓不醉不已今歲某月望後七日乃初度之辰年五十矣親友庠生陶浴之輩相率繪南山添翠圖以賀蓋祝壽之意甚篤也南山有臺詩言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豈詩人虛夸之詞哉有德者必有壽乃理之自然也為人而至於樂只君子則天道好生綿之以萬壽豈足為疑今人患不肯為君子耳有志於君子當自德始德

則自孝始孝為萬善之原能孝則能動天地況于壽耶恒廣幼賴母氏恩以至於半百當無日不在孝思篤追遠之誠則本立矣餘可次第而為之孟子所謂太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余於大舜見之矣如孟子之云則成樂只君子安有不遐壽者哉

恩榮家乘錄序

半胡屠氏世以德義顯鄉里推之以為名宗吾同年友屠公元勳奮自儒生登明時進士拜官刑曹秩滿三載考稱恭受

勅命推及父母與配既而益明慎刑獄處已公平陞

文卷之六

十

員外郎中又榮受

誥命馳封父母如其官由大理寺丞陞都御史侍郎

又榮加

誥命聲望愈重刑無枉濫仰膺

眷知峻擢尚書以掌國典縉紳仰之天下稱之又三載得授犀軸之誥及懇疏乞休不已乃

賜俞允陞陞太子太保歸榮于鄉江南歆豔始終優

全且兄姪及子皆衣冠顯達迥出名宗右常情以為

恩命自天世不易得雖策名黃甲非任京秩終身不

沾制命者有之雖沾命而至再至三至四者尤不易

得也殆能官之效也然而能官者緣親教之忠也故朝廷賜恩及其親子能遵親教而能致勉恩者非孝子也哉致勉封至四者非孝子之大者哉然而勉封稠疊迭致顯名者豈徒然哉君子必有以驗其來矣殆世濟其美源流之深長而至是也左傳曰愛子者教以義方古語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驗之屠氏尤信公祖秦川居士義氣好書著有遺訓十條凜然顏氏家訓也考汝敬公自幼穎異心懷利濟嘗雪夜渡松湖遇大賈徐甲被寇劫縛甚固公躬解之火煥之始甦竟活其命恪然黃汝揖贖救人死之惠也顏之推子孫遵訓而貴顯于北齊黃氏揖陰德食報而五子俱登科第垂訓之報陰德之應疾於影響信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天道河嘗與耶秦川第三子西溪因子熙貴而贈武昌推官熙字某者陞吾盱貳守德政遺愛深入人心雖去而民思之不已二子皆登進士科一參議吾江右一任御史臺致敬有子司寇公司寇有子應墳亦登進士任禮曹主事皆秦川之訓也致敬公之休也二公始以布衣終致尊位褒誥皆贈夫人而奕葉衣冠輝赫于時天道福善之徵其未艾哉司寇仰感

天恩備錄辭附以諸名公慶輓之作成帙走書屬余序其端余以同年之好分誼之契不敢辭乃為強書之庶後之論世家者有稽焉

青雲記

天祐我

國家篤生賢才布列中外濟濟謫謫窮億萬載無疆之基者大率多出於進士之科其負道藝乘時致用鼓舞權忻褒然而應上需者雖邇方僻壤猶爾矧吾建昌地據東南上游號稱文憲之邦朱子嘗為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議論文章致大名人才之所生古則然矣重以我太祖高皇帝雅尚儒術

列聖相承益隆斯道謹飭學校敦勸士風凡育養之厚甄陶之深功化之極而吾盱之人才往往不絕於世自洪武開科以來得若干人今聞廣舉後先相望厥惟盛哉前此題名未有碑太守長樂謝侯觀郡學頽敝因舊址而一新之暨訖工遂考歷科進士名氏題以青雲將刻堅瑯樹於講堂之西而昇亦題名其列且屬筆記其事八題名於學堂表章既往者於不朽哉實為將來有勸彼來遊于斯寒暑朝夕窮經

學古勤勞不懈固望登庸于時茲又使之目先達之名而歆豔之必將愈振厥志益懋所學而

共惟

帝臣之願其能已乎雖然尤有重於此者蓋題名之人有以德望顯有才猷著有廉介自守者有惠政及人者又有功業昭于當時忠節垂于後世此皆可師可尊而有志之士追惟舊德景仰高風感發興起思他日得其位遇其時涉其事刮磨淬厲遠大自期以進其德以充其才以清其心而不污以惠其民而不遺成俊偉光明之事業著蹇諤匪躬之忠節相率奮

文集卷之六

十一

然而以豪傑之士稱其嗣書於碑而光前啓後者殆不可以數限此尤有以昭當代獲天祐之實也是則斯舉之所繫非小而侯之功亦非小矣侯守是邦七載于茲惓惓作興學校獎勸士類其深知為政之體要哉

太守謝侯生祠記

生祠為有功德者設出於人心愛慕之誠雖欲止之不可得也我建昌太守謝侯蒞政以來剴剔奸蠹培植淑良政敷化洽封內肅然乃相郡廟學圯腐日滋無以稱

朝廷崇道作人意遂請於

上大新棟宇恢拓舊基廟堂庭廡庖廩階闕具有條理木石之工精緻完固凡百制作一考古為之於士子也銘講堂四辟以勸其志行聚四方書籍以廣其趨向圖勸學表忠以激其志行聚四方書籍以廣其見聞舉射禮樂舞以養其中和磨礱象鷹備極其方在泮師生胥謂今我朝夕得以游息厥居以絃以誦味詩書談道德知為臣而忠為子而孝禮義廉恥之心生澆漓傲惰之習革誰之賜與侯有功於學而德我者深矣雖州氓里居皆知感激吾敢負侯平蓋建

文集卷之六

十一

祠肖像以表崇德之心於不忘郡博蔡君貴司訓官君舜顏君文姚君炯率諸生詣余曰願有記也粵昔張文定公有功德於蜀蜀人因立生祠公不能禁蘇明允為之記千載而下猶有生氣我侯功德在旰昃休前烈口碑途誦雖不係於祠之立不所謂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像亦不為無助蓋名言也但可愧者辭之不令不能發揚以副諸君之意至於愛慕之誠則不少異也遂記之俾刻于石侯聞之長樂人名士元字仲仁登景泰甲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拜今職存心操行以古自期民事之所蒞動有法程尤勤于學

公暇輒究經史諸書博洽洞貫嘗校正三禮考註
板行于世所著有約義彙解致精深皆可述也并纂
詩曰維我賢侯姚古之循修學飭士必躬必親美
哉藏構輪奐一新斯文增重風化以醇生徒誦說惟
喜侯仁厚我教我福我盱人以聳觀法以厚彝倫卓
卓厥功景仰無垠僉謀立祠垂千百春

饒氏祠堂記

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廟寢以祀先禮也後世
廢矣間有賜而後立廟士庶則否非人情也先儒易
廟為祠堂通乎上下所以申孝子慈孫之心亦禮也

卷之十

十

然而祀止高祖亦據禮而不敢過第大宗之法不復
矣而始祖無所於祀開業傳世顧乃漠焉若不相關
於人情安乎禮緣人情而設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有身也必有所自有家也必有所從始春雨霜露之
感吾於親然也推之親而又親獨無是心哉等而上
之吾家賴以始者何人耶不能不感也報本反始之
心自有不能已者故祀始祖而下以序昭穆以追本
始而聯屬宗族於是乎在所謂禮可以義起者此類
也其亦本於人情之不能已耶臨川塘坑之饒惠徵
氏謀于兄致霖乃別建祠堂祀始祖而下其亦知禮

者乎塘坑之饒代有聞人曰奎曰鑒者皆受春秋於
朱子之門人繼中神童異科曰熙曰壽者又受春秋
于草廬吳先生曰景德者納交康齋吳先生遺仲子
師事之世以儒業著其間於禮也舊矣至惠徵氏侃
侃顯出大振家聲思厥考景德甫重修譜牒以係宗
姓祀有圭田欲作祠而未及也奮而繼之歲祠以禮
群同宗子姓于一堂裸享貢獻之際孝心油然而生
則斯祠也足以追遠而淑後於世教不為無補惠徵
氏其孝矣乎夫祭先主於孝孝也者其人心秉彝之
天平自是而聚於斯祭於斯燕於斯者公肯訓告曰
先人所以啓我後人者何如後人所以承吾先人者
何如同宗所以闕宗者何如靜言思之闕于墻非孝
也盡于族非孝也一言不謹非孝也一動不嚴非孝
也一事不法非孝也盡修身謹行不辱其先之為重
使人皆稱曰塘坑之饒禮義之族也是則惠徵氏斯
舉其孝矣乎堂成而屬余記予故書之以彰美也

黃孝子祠記

新安名天下者以人物人物之秀傑漢晉猶未顯也
至梁而有忠壯公靈洗至隋而有越國公汪華至唐
而有孝子黃公芮此三公者振譽垂休孫枝繁行積

成鍾族而鄉邦人物日盛儒先名士輩出豈扶輿清淑之氣秘之久而發之必盛耶其端自三公始則此三公者非新安之元氣耶抑汪程二公以功而黃公以德德者內也功者外也德者本也功者末也德不優于功耶德莫大於孝孝乃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本萬善之原者黃公以孝子名其人道之表率耶公生唐上元庚子幼有至性篤行孝道建中初繼母武洪病刲股以愈之貞元中父沒號泣不絕聲廬墓終身致有靈芝連理木之瑞判史盧肇以聞朝廷旌其門詔旨優渥至今子孫珍襲以為寶訓考之唐世

卷之六

十七

太宗逼父禪位明肅亦急於代父永王璘以子叛朝廷風化之原乃如此人道幾乎泯也公居東南荒僻地僅一布衣獨超然以孝彰豈易得哉在當時固有以款動天下聞者莫不起敬況於其鄉之親通者乎在後世仰餘光而覃下風者亦景行之無已況於其家之子姓乎此祠所由建也先是成化初提調學校監察御史陳選檄徵建企德堂以祀鄉賢公已在列成化乙酉裔孫輩構祠于居第之東其第土名潭渡蓋公廬墓地也子瓚府君繼之而子孫遂為世居餘八百年矣祠成而每歲元旦子孫群謁遂行家人禮

具有倫序坐而飲必周春秋之仲行祀禮尊祖合宗和氣交暢墓故有田若干畝凡祭物資之以出嗚呼孝根于天性人心之固有者也公之孝能格天地乎草木感遐邇者也亦本於心之固有者耳東彝好德孰無是心哉後世子孫承公之遺脉席公之遺體其能已於公哉此祠實不容後是亦公之心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故五世則親盡親盡則服窮服窮則廟祀亦止豈如公傳世至今二十有餘而年踰八百猶祀之如舊不以孝無古今而盛德者必百世祀也祠雖屹于里閭而過者必式瞻者必恭聞者必

卷之六

十八

悅孝心油然而生不獨黃氏子孫也於風化不為無補作此者其知務哉今職方君質夫有聲於時注意譜牒餘二十年而類分派別悉有所據又屬余記此祠丕昭先德其亦不泯公之心哉

永康重修學記

宋元以來人才盛於浙東南而婺為之最自文定何公得文公朱子之傳而文憲王公文安金公文懿許公繼之道統源流率於婺出自是人才代興至我朝而益盛行誼文章師表當世者赫然昭人耳目而婺之名振天下婺今之金華是已永康隸金華距郡

城百里而近風氣民俗一而已弘治己酉進士崑山王君循伯會

天子登極大新治化遴選而領是邑君作而喜曰吾得是善邑可以紓吾志矣於是振精厲器區畫弛張表表出入右百廢舉而治日興以學校作育人才治化先焉尤注意于斯恒詣學校進諸生而程督之爰觀學宮敞久慨然興思度材庀役不日而就緒大成殿明倫堂以次而建堂後實以尊經閣舊虛地也改櫺星門面天馬峯雄挹山川之靈秀餘齋廡庖廩百爾器具無不中度始於 年 月 日成於 年

文集卷六

十九

月 日師生有舍膳會有堂煥然鼎新邑人爲之改觀來遊于是者思敬業而樂群君之功於斯爲大夫學校王政也孟子不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倫明而小民親治道孰有加於此故爲治者以爲先務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改元明年即詔郡縣立學方今學校偏天下無間遐邇然而責在有司守令有賢否學校之廢興係焉故君子往往於此而觀守令王君其賢於人哉學校修而禮義興人才出道德尊黔首於

是乎慕效化民善俗之原也壬子春江右提刑趙公時中臨軒邂逅過余因論近世守令而於君稱不容口時編修羅景鳴在會躍然曰吾同年友也知其人而未知其政今政與人符而同年有光矣余聞而喜不覺擊節再三趙公且曰今學校新成吾鄉師生德之圖有以揚之故庠生董定等不遠千里來江右而謀於我吾聞君子樂道人之善子其無讓喜顧余何能爲君揚美哉抑趙公之請不可虛也乃強而爲言蓋深念君作新學校之功而求無愧於文獻之邦耶

篤慶堂記

文集卷六

二十

瓊州在東南大海中平曠明爽山遠水清風和而物阜草樹奇秀土田膏沃而居者乃今宮保禮部尚書大學士瓊臺丘公之子婿岑德充也明經績文深見重于士君子其上世閩人也因宦游而樂茲風土遂居之厥考廷玉君有別墅曰藤竹扁堂以篤慶蓋取大雅皇矣詩則篤其慶之謂也貽謀之意深且遠矣然而距城三舍許艱於往還而德充會友講學不能以朝夕焉廷玉君欲遷而未遑也久之德充乃祗適考擇地一區於郡城西廷魁坊之南構宇數十楹東建先祠西爲寢室中開一堂而仍以舊名堂成而登

者益喜挹清萃美集俊英而洽文物將於是乎在實
環之佳境也間來京師以屬余言余泛觀世人之貽
謀及貲產以貽子孫用華門第以貽子孫居積詩書
以貽子孫讀其處心積慮非不周且密也而子孫視
之漠然能振業而光前者幾人哉殆不以本而以末
也吾知岑氏之貽謀不在是也有業而能守有基而
能拓有書而能究如德克者固優為矣得非先人有
以為之橐籥哉余雅聞廷玉君尚義種德鄉人推重
裕後昆者在是乃於名堂而取大雅之義又以修德
望於後人也非貽謀之善者耶而德克也又克承之

卷之六

主

雖易居而名不易亦深有意於修德也其繼述之孝
在斯而開後人無疆之慶者亦在斯昔人如楊雍之
給漿楊寶之救雀伏湛之分俸特一事之善耳而突
葉榮昌流芳後世況日修德而篤慶之有地哉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傳曰有德
者昌又曰福由德興是則德非篤慶之大本耶德充
於斯堂也尊師取友以輔其德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慎起居言動之節以博其德厲窮養達施之善
以宏其德審應世接物之機以敷其德則斯堂之名
為稱先人之意塞垂後人之法遠矣而源源之休其

有已乎哉克而至於無往非德豈徒克家而已且而
翁宮保公以道德學術師表當世後進接緒論而被
啓沃者不可勝數矣德充日侍左右面領心融盡以
質之必有以得乎大而且重者德充當書諸紳也

承恩堂記

大方伯臨汾馬公應祥更河南陝西二大藩府有聲
績遠惠洽于人心人至今猶能道之公存日嘗慨然
曰吾荷

湛恩甚渥列官左轄秩登二品於制應立家廟顧民
隱繫屬王事靡盬未及稅駕桑梓而為也奈何竟卒

卷之六

主

官而弗獲遂餘七十載繼孫太學生良臣追適先志
乃疏于

朝得請如制以建遂市鄰地環以崇垣中構家廟數
楹為間者三祀高祖而下方伯及第文龜與焉文龜
蓋良臣先祖也廟南有牌門三間曰思孝東西翼以
兩廂為侯祭者所男女有序又南有亭曰神庫藏祭
器及遺書物也折而西甃碑為門曰祗肅示致嚴於
家廟也西則有堂三間上揭

聖旨扁曰承恩昭家廟之有自也堂以南有牌門三
間曰思敬東西亦翼以兩廂廂南亦有亭西亦有

門焉堂以待祭非四時常祀也蓋遵家禮大祭及忌辰則出主于寢之義既成而見屬以記之嗚呼君子營宮室家廟為先禮也然而世道不古人罕遵禮寧拓居而不謹於家廟者有之仕者之子孫殆有甚焉往往私先世之餘貲華其門館藻其亭臺尚何顧家廟之有無抑人情至愛而切者莫子若也子而能體親心者幾何人况遠而孫疏而繼孫者耶良臣乃能超出派俗獨以家廟為先其美盛且脩如許仰體繼祖之心於再世之後其賢乎哉且家廟之門曰思孝承恩堂之門曰思敬余深有取焉良臣儒生讀聖賢書厭飲久矣知書之道在茲書不曰奉先思孝乎詩不曰為人臣主於敬非孝則無親非敬則無君無親無君奚取其為人孝盡於親敬盡於君乃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彝倫以叙世道以立而靈萬物該衆善者在此天下之道復何加於此良臣一事而二義存焉其深有待於書哉操是心而不易則家為賢子國為忠臣世為偉士於從政乎何有嘻彰乃祖方伯之休遠矣余大為方伯喜何其久而有是孫哉得非源深而流長慶積而芳遠醞釀久而光愈宏也不然不能也

雙桂堂記

國朝崇儒道重科目之選天下英俊有志於用世者必是途出故三載一懸科必彙征旅進應之罔敢或後得雋者以為榮旁觀者以為重論人物者亦以此為盛也然而制額有數抱才器固不可縷計而與是選者百不能二三有曠州郡彌鄉邑而不一見者其能容易得哉或出於一鄉而一鄉增輝或出於一門而一門生色况出于同氣之懿親耶不亢宗而榮親吾不信也自古以為難矣若眉山之二蘇安陸之二宋至今以為盛事美談此年來兄弟聯登者有之然亦未有擅兩京之科名也今於宜興張氏見之我朝並建兩京南北對峙皆神州赤縣屹為天下之本而開科亦以此為天下首弘治乙卯歲順天府鄉試而張氏伯曰邦祥字天麟以太學生而中應天府鄉試而張氏仲曰邦瑞字天鳳以邑庠生而中順天應天俱京師盛大之地聲明文物所都人才淵藪其選尤慎得之尤難而兄弟同時並舉並登兩京士大夫嘖嘆以為奇事不亦張氏之盛福哉其來必有所自也竊聞張氏家宜興西其地曰張金紫圩者在宋諸賢者舉進士仕致金紫光祿大夫有賜田人遂號焉

歷十有一世至諱述古者治易經亦舉進士仕至湖廣按察司僉事者天麟天鳳之先君子也麟有聲稱而德惠入人者深而且厚天麟天鳳幼承庭訓繼傳易學淵源遂遠又究明于表舅考功郎中邵日照造詣日深且以名聞之素精慶積之餘以是而名兩京者宜也非幸也鄉士大夫相率以賀而顏其堂曰雙桂堂桂天香也郁詵云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古傳云月中婆娑影乃仙桂也故後世士林喻舉子登科者為蟾宮折桂蓋喻其貴重而難得也天麟天鳳乃易其難而振家于當時俾金紫公雖遠而益彰僉憲公雖沒而猶存者不以其培植之有素耶進而益培植之則發榮滋長豐碩暢茂而有以受雨露之澤傲風霜之嚴參天巨地不啻文章如二蘇學問如二宋而已敢以望于張氏之二難也豈直科第云乎哉

奎星樓記

樓在蔚州學蔚故有學一區歲久敝甚殆不可以居作州者修武姜侯部字宗武由撫寧令遷此州至則謁學載瞻輿感即謀新之建茲殿宇堂庭門廡齋房及庖廡庫之類以次就緒又於兩廡南立碑經閣

奎星樓東西對峙樓櫺無遺址市隙地以拓之為臺臺上構樓亦以甃成不須材木巍我壯麗勢入雲漢經始于某年月日畢工于某年月日蓋當寇烽不警民安歲豐故能作之精而成之易也戶部司廳李君從正邦人也間過余盛談宗武之美政以樓記請夫樓以奎星名者奎乃西方七宿之一樓直其地式與星應十六星錯落環布繁然麗天孝經援神契云奎王文章則於學校尤宜樓之取義蓋出於此宗武其待學者之意深矣豈不以為政以人才為先人才感而風俗美政豈加於是哉然而作育人才必本於學校昔文翁守蜀修學教人風俗丕變比於齊魯常家按閭設校講導風俗亦變人才與中州等閭蜀遠邦也號為難治今乃以上國稱二公之功也蔚隸大同大同古為雲中俗隘鄰夷列屯相望于戈時興誠劇地也宗武知所務而注意于學校無不周至則其善傳風化之原而茂隆作人之功者觀於此樓槩可見已他時人才崛起郁乎文章家禮樂而戶詩書則蜀之文翁閭之常衮不專美矣然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人人有舍生取義之心必能親其上死其長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尚何醜虜之敢窺伺哉宗武可

謂善為政矣夾游下是者其無負宗武之心哉

勅賜武勇祠記

西陲有良將伏菟侯毛公者奇勲殊多深得軍士心死而祠之君子以為合禮公諱忠字允信元武威人自少有臂力騎射絕眾年僅弱冠擊賀蘭山寇遽擒其酋也先土干王及其部曲識者已預占其以勲勞顯也既而襲父職為百戶永昌衛自是而歲從征戰輒收績效俱奮身矢石間動未嘗北問如擒祈王鎖南奔捕沙州都督喃哥等千二百人兩擒北虜偽千戶一獲知院乞察歹降保帖男婦餘四百輩平蕃夷

文集卷六

二十七

各族甚眾其功尤偉累功陞至伏菟伯西人皆奇之曰果不負識者所期矣成化戊子秋屬固原叛寇荼毒邊氓勢燭殊熾公獨破其要害架砲山擒敵甚多偶傷流矢以沒寇勢為之寢弱而就殄人亦歸功于公計聞

憲廟震悼賜祭葬贈伏菟侯謚武勇自公歿後餘三十年西人哀思之深如一日每潛然曰奈何公胡竟舍我輩而不獲永輯寧耶一遇有警則曰安得作長城如我公何寇之敢侮耶或遭寇毒則曰安得起公于九原鳴劍抵掌而剪彼醜大雪我輩之讐耶耶故

每會飲必於勳息必祝有徵發必祈之默佑人心乎仰之深不能釋如此非公勇烈之優緩愛之後其能強之耶久之相率以建祠請守臣以聞

詔曰可賜額曰武勇仍謚號也乃祠于甘肅東郭肇工于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畢工于八月吉堂三間後如之門亦如之兩廂倍其數周護之以崇墀去門數十武當衛對坊門既成巡撫都憲寧縣周公瑞走書見屬以已鳴呼禮緣人情而受公上長西陲奮勇以殄寇侮

文集卷六

三十一

祀之斯土禮也况有功于民以死勤事允合祀典教功厲後為西陲之景仰孰曰非禮哉

景陵縣儒學重修記

景陵故有學在邑治西南偏自宋元時已然我朝仍之然而歲久欲頽正統丙寅知縣顧行暨教諭翁善修之成化甲辰知縣姜綰又新之歲二紀有半棟宇又敝瓦甍盡毀高郵周君端以鄉進士來領縣事慨惟學校弗修則絃歌講誦之地無依何以育賢才而興俊造於是撤舊而更治之大成殿櫺星門齋堂饌舍俱以次成諸主號房計十有八間兩廡

十有四間戟門又三間皆拓地以廣之像設器飾
造重新棟宇堅緻金碧精嚴雄規傑制光耀奪目僅
膏而有成之歲弘治某年也邦之人士來觀胥
謂昔雖有地而未廣雖有庠未稱今則宏深炳煥
倍之非吾侯作興之功乎不曠歲月而遽成不動聲
色而自精非吾侯才器之敏乎財出於羨餘民不知
費也工出於傭募民不知勞也非吾侯區畫之善乎
吾輩子弟得以朝夕于斯敬業樂群漸涵詩書浸漬
禮義而賢能以就吾侯之恩深矣吾輩其能忘乎司
訓彭君桓聞而喜曰不可無述也乃走書請余記之

卷之六

三

夫學校乃為政之首務有民社者當急也人孰不知
亦類能言之然而莅事之頃顧以為緩必先之以征
輸獄訟簿書期會而已甚則節館舍潔廚傳以求悅
監司奔趨之不暇視學校漠如也魯何一動心也不
知斯乃禮義所由出風化之地學校興而人心嚮慕
入孝出弟化行俗美其尊

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已何征輸之不前獄訟之不息
簿書期會之不給哉周君首新學校是有心于風化
之原矣人心惡乎其不感奮非知體要而善於作事
者耶况所述君善政如正倫厚俗舉廢振敝弭謫

軒均徧薄賦之類僅三載而可徵誠知恩務而有以
服人心也

賜谷十詠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公時庸家金谿之賜谷賜谷
山川清淑風氣融結巽異餘地厥初有宋栢軒先生
任撫郡博官滿東望見有秀山群峯四合一水環之
知有釋褐者出遂居焉又名賜谷里徐之有賜谷自
茲始傳至梅軒公之曾大父也摘其奇為十題各有
賦詠蓋釋褐山之陽有雲霧峯分文而下山脉位置
宛如印字故名印字基徐氏二百餘門悉依此居山

卷之六

三

之東平原有水縈帶屈曲如玄字遶山而北去故名
玄篆水基之前有池可十畝若僕頭池基之南嶺入
雲霄狀若朝士之冠故又名朝冠嶺也又有傳霖岡
者以岡有嚴泉深杳旱則禱之應時霖雨其功若傳
說作霖之謂在山東南也有麒麟石二一在山之東
一在山之北有纖云產異人後有兄弟齊名果驗也
有古坡圳鄉諺云玄水去圳遠富歲粒米賤陂圳合
玄水秀聚出朝貴古今有徵在玄水南也後景山先
生與傳琴山講學于山之阿後人祠之于此而號賢
祠阿焉阿北有山彷彿象山傳琴山感其師陸象山

而號景象山焉徐氏嘗有兄弟爭園感其父誦斗粟可春之謠遂相讓而不取因號漢謠園焉公仍先世遺稿益求士大夫歌詠之遂成鉅卷間以示余因屬余記嗚呼自古山川形勝因人而後顯峴山因羊叔子一登而遂著訾家洲因柳子厚一遊而有聞何嘗不待其人哉不然峭拔險怪天下奇秀如溫之鴈蕩圖牒未嘗言玉笋瑤簪岷然特立如桂之奇山言亦人未深信如此類者在天下何限不有名人發之誰則知之亦何以名天下哉今賜谷僻在江右栢軒始之而未彰也梅軒名之而未宋也至公顯之而始大也山川信有待於人矣况賜谷奇秀鍾爲德人賜谷賴此以顯非人之幸也實賜谷之幸也賜谷之靈氣其不有謂乎哉自是使人誦其詩想其景仰其人而不已吾之賜谷之名達于天下傳于後世矣

常州重修郡治記

江東大郡輒稱常州途當要會閩浙楚粵攸通往來者絡繹于晝夜供億之繁錢穀之浩訟牒文移之旁午應之不遺餘力而恒惟稽謬之是懼守非才且賢者求道咎之不暇奚暇及於餘事也郡署建於聖朝之初更再修而迄今幾五十年矣朽蠹傾圮殊

甚莫之與修爲守者非不顧也誠不暇也弘治丙辰刑部郎中泰和曾君實夫出守茲郡甫下車政務絲絲雲委君獨從容立決迎刃而解恢恢乎其有餘地日勤道理百廢具興顧惟郡署仍舊不修寮屬以請則曰材用之費無所於出又請曰是邦雅號尚義况公署乃列邑之具瞻而德澤所從出公不爲則已爲則當有先意而應者君猶未許會比歲大稔士庶數十輩翕然趨庭願效貲力以修焉固邵之弗能乃分地而均工或葺舊或鼎新歡然競勸惟恐或後不暮月而就緒未嘗程督之然也精緻完固亦不敢踰度以君嚴戒之母過費也正堂以間計者五側樓比堂殺其二穿堂加側樓之數一後堂如正堂焉東西幕廳則各殺其二六曹掾所暨儀門東西廨廊約計五十六間去思亭二間多稼亭一間獨出郡構之上以可觀民之耕穫也豐積儀仗架閣三庫如幕廳數圖屋十間外門觀如正堂數列旌善申明二亭于左右各一間東西榜房總四十有九間譙樓上下如門觀數宣化金斗二牌坊各一間費雖鉅不由於徵科工雖繁不出於抑配君子善斯舉也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月日落成之旦合四邑士庶之衆來觀莫

不憚而喜曰何成之敏也又莫不自評曰何勞不及
儂也儂之恥也於是手加額曰願聽我公之教于
斯罔敢差池同寅二守簡田方君恒謙目其事而歎
曰凡若此者誰能驅之其我寅長公之德之驗耶將
紀成而勒其助者氏名于碑陰乃走書

京師見屬以言已而府判孝感吳君淵府推鄞縣汪
君璉次第躬造而請益勤乃爲之言曰昔范文正公
守吳當荒歲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而民不流徙趙
清獻公知越亦當荒歲下令修城民雖饑而不怨夫
歲荒民亟爲守者賑救之弗寧猶莫能保其無暗晦

文集卷之六

三

作慝之情焉敢役而勞之也二公乃爾不以德孚于
人深得人心之故哉今曾君圖爲之始言纔脫口而
衆樂趨之歆樂之非徒不避不怨而已不得人心者
不能也嘗聞君律身甚嚴而宅心以恕惠覃于人人
其得人心者良有以夫所謂才且賢者非耶自爾公
署新而德政與之俱新益端其趣益慎其施益博其
惠而益致士民之趨義必流聲邁烈垂諸青史而不
朽追美于文正清獻之賢不難矣

樽菴記

南京大宗伯謝公吾江右撫之樂安人也名綬字維

章別號樽菴見屬以言夫樽不材木也南華經云吾
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蓋大而無用也
公以名進士官中外蔚有政績餘四十年矣不材而
無用者有如是乎哉顧取樽而名菴無乃厚自誣耶
以諡于公公笑而不語抑好美名者人之常情也武
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楊雄自以爲孟軻崔
浩自以爲子房祇見其不知量而取諸君子講公之
或者以爲謙詞余曰不然古之君子器度恢廓不以
才自多不以善自足方且內顧歎然真若無能之人

文集卷之六

三

耳若濂溪周子首任道學之宗者也寧以拙名而有
拙賦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寧以晦名而號
晦菴拙者逸逸則優游自得萬理具焉晦者務內內
則沉深淵默萬善存焉此二子所以成大儒也公好
學惇儒深有志於古之君子故托不材而自懋其進
非飾謙也豈若世之狹中者未少有得而止悻悻然
謬負其材躁進妄爲行險僥倖不至於危其身償其
事不已也故孟子論盆成括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是則公之志君子之大道耶公嘗
言筮仕初同時授職者無慮十數彼皆願秩軒軒

得其可用公僅得郎署而後於彼不數年彼十數人
漠然無存者公自刑曹出而一歷奉蜀閩粵之大藩
又至於宣撫湖湘之大任用則輒效若華松潘之虛
冒平崇彭荔浦府江之勃寇化夷為編氓而立永安
州大濟饑饉而績載鄧縣及湖湘尤能植善鋤強將
紆艾穢而又遠助貴陽之征餉開建大親藩者三而
工費浩繁民不知焉亞政工刑節用明法士君子深
器異之若此者其有用耶其無用耶由是而知無用
之用其用乃大公以無用自諉正所以神其用也今
躋右秩典大禮而大用之材益顯棟明堂航巨川而
屹為天下之瞻依者肇於此則擇其靈樞也耶

南坡鶴隱記

維揚江都有鶴城魏氏者為揚望族魏有文壁君者
聲最曠達善吟咏好遊湖海士君子多識之賢公卿
名大夫乃至折行輩而與交則其人可知已家瀕運
河河之南有小城坡下闕園餘五十畝樹棘蔽之甲
植花果槐竹繁池築室風景夏夏雅畜一鶴能解人
意朝放暮歸未嘗爽期應聲而舞殊協節奏嘗遇
道者與談天人之理甚悉君因請其定號道者曰人
壽莫如仙鳥壽莫如鶴子其契協在是可號野鶴子

詩殆寓期勉之深意言已而去其莫知所
乃孫紫巖也自是若有堂有室皆以鶴名舊戶
書京口沈公固為記之舊兵科都給事中四明
元益為傳之野鶴子之名益著近遊京師余有
病危篤請其治一藥而愈非特此也凡病而亟
而絕者藥之則隨安隨起者以百十計求之者日
門而應之時不暇給余與邂逅坐必移時論議纒
纒輒有徵據又妙丹青地理醫卜無不諳委矧有起
死回生之功是則其人深可重已欲南還過余於公
署適見數鶴交舞君玩樂久之乃徐悉其號之所緣
且索余以言余敢為申之相鶴經有云鶴者羽族之
宗長仙人之騏驎故古人無不好之高逸如張山人
養雙鶴日縱翔南山而結亭以為候介持如林和靖
每出遊瞻鶴飛而其歸以為驗蓋其情與之協也若
韋布自如不屑仕進其鶴之清遠者歟上下湖海行
無定居其鶴之閒放者歟抗志塵表趣超達壺其鶴
之凌雲者歟是其情孚意契而已得鶴之妙其稱名
也信哉古人有隱於酒隱於鍛尚謂之達况如鶴之
清之潔而託以隱得非達士也哉余喜而亦賦之律
詩以誌之

新語樂與清溪道士遊神化曾從遠左現箭翎還向
蜀中畱今晨別我何方去鴻鵠追隨到十洲賦已君
矍然曰命之矣請書以為南坡鶴隱記

建昌府存恤廳記弘治元年夏四月

古者官各有署所以專精神而審政務也泥刑天下
重事也兩造具備之時非虛心不能察其情非審處
不能當其罪所謂身在堂上方能辯堂下人之曲直
若蒞事無專署而置冗濶之安能虛心而審處哉盱
城僻小民居櫛比郡治不能開廣自

國朝宣德己酉歲遷于是理刑舊無廳祇就儀門外

文集卷之六

三

便宇為之宇隘甚且當路之衝往來井井終日喧闐
獄未成而情已先泄節推常熟陳侯一元病之爰咨
于太守餘姚侯克襄欲別構署會新城縣有兄弟
訟田者李昂一昂四口辯喋喋較勝甚於壘人侯為
之惕然徐以蘇瓊治南清河乙普明事論之繼之以
骨肉懿親顧緣利而傷情於心忍乎旣而兄弟懽悌
互以由讓侯為分之固辭願輸直于官遂因其直以
請于監司乃泐新廳于儀門西偏之隙地前廳後寢
外固以門鞠囚有庭停囚有廡不陋不侈規制煥然
扁以存恤屬予記之且曰存者存天理也恤者恤人

民也存恤求不違於天此廳所由設也侯之志大哉
嗚呼刑者人之司命天寔臨之明刑者承之不可不
慎也此心常存對越天地刑之失也幾希吾於侯乎
驗之矣節推吾盱以來今餘七載寬者以伸訟者以
平無辜者不以濫及志節愈厲而清譽茂隆所謂善
於存恤者侯其人也用彼讓田之賢充此新廳之費
以完以美觀者跡其自而知天理仕人未墜於地以
天理而感人人人心自服民訟漸息刑措何難哉
後之君子繼司刑之任安得盡如侯者盱民其永賴
矣工始於成化丁未冬十二月成於弘治戊申春正月也

文集卷之六

三

總制應城陳公偉績生祠記

生祠出於人心感愛之不已在古亦不多見如石慶
相齊邦人慕其行乘布守燕燕人服其廉餘如王堂
之平盜張詠之安蜀是皆有以乎民心而民心自不
能釋故民生而祠之欲其常接於目而莫忘也吾江
右屬郡有撫州偏在東南為大郡生齒繁而地勢坦
其東鄉如長林市可以四通而必達通年歲歉民饑
強者成群擅開富室廉取粟無忌白晝橫行莫之能
當甚而操刀殺人雖用兵亦莫可遏久之嘯聚山林
時出四行剽掠觸處空村奔避不遑積骸成丘流無

成川日新月盛乃至鄰邦均被其患劫奪財焚毀宅舍淫污殺剥無有紀極慘毒莫可勝言有司捕之往往失利江右監司以聞上廕

宵旰之憂詔廷臣議之僉舉南京戶部尚書應城陳公起之千家加都察院左都御史遣總制江南軍務南直隸閩粵湖浙悉屬制之公不敢以私辭星馳至江右聞撫州東鄉寇尤橫甚遂先之請調廣西土兵數萬暨兵民等衆分布毋城黎墟野塘三地皆寇要衝也各總以監司輩皆能官也委副總兵張君勇統上官分領土兵各協心協力贊襄廟勝之策於正德

文華卷之六

三九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駐節撫州二十六日卯時三地隊伍各奮勇進勦至四月初八日班師僅四旬有二日兵無畱行寇跪授首堅者無不摧深者無不入擒斬賊首從約計一萬二千三百餘生擒六百四十八俘寇屬四百五十八奪回被掠男婦六十三器械畜產無算夷寇巢二百六十五所燬寇舍四萬七千五百餘間賊巢湯為平陸人獲往來無間餘招復業良民六百餘家乃擇要會改長林市為縣以安餘民於是彌郡居者安行者順往來者絡繹耕者益力以致穡市皆益衆以通貨旅者任時以出入過者隨意以行

變呻吟之聲為嘆歌變奔馳之勞為安逸變殺戮之慘為戲劇天若廓而愈清地若鏟而益平百姓俱上拱曰昔者何時今者何時安儂之功非總制之功而誰功儂輩朝夕得以自由輒祝曰願公壽益高往還得以自適輒祝曰願公位彌邵於是相與語曰茲特口祝耳曷若協力建祠肖公像于中壽公功于無窮俾民瞻其像而思愛戴千載如一日禮曰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有功于民緣人心報祀也公攘除寇凶非捍大患歟禮合報祀也乃相率詣郡告于常熟陳侯言乃隨其情爰擇城隍廟隙地建祠一區正三間塑公像于中兩廡各六間外總以門間亦如數貞松巨栢駢羅于門內外蔚然直竦于時穡事大熟穀價甚賤百姓俱醺新綠携以登堂藉仰瞻公像儼然當時臨戎氣染莫不欣怍典思自是思之無致愈久愈有生氣陳侯述民情走使以屬余余謂明有功而祀禮之最重者也周公嘗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寧周公亦曰明禮又曰休享是蓋以事神之禮事公也後世生祠之意其權輿於此歟然而出於民舉尤難也公名金字汝礪由壬辰進士京歷至令官湖應城入

青雲樓記

潑野汧流而上可三百里有邑曰廣昌中有儒學人
才自昔蓄茂仕至顯達要職者後先踵接難以縷
計識者以爲山水奇秀四出如羅帷然故多鉅族富
室人物清楚衣冠齊肅往往自幼習學而學校盛出
人才也學有文會堂堂後屹高樓題曰青雲乃新創
也初其地爲東嶽觀弘治庚申分巡僉憲永興黃君
珙巡至學用諸生言撤東嶽觀宇而虛其地地殊空
曠識者以爲宜建崇樓第工役浩穰錢穀無所於出
有司莫之顧也冬舉人曾君椿謀于生員揭琛乃言
于揭孺人樂氏以樂雅能仗義輕財必助贊營建也

大集卷之六

三

特易易耳琛一言孺人慨許遂出白金八百兩委姪
生員揭瑾總其經營乃鳩工市材伐石陶瓦始于正
德己巳冬十月七日成於明年庚午五月二十五日
高三丈六尺修廣十二丈六尺爲間者五爲架者七
重簷網戶丹牖碑石罔不周具精緻宏敞高際絳色
煥發直與山光水影相爲掩映學校爲之改觀鄉曲
爲之增壯俾肄業於是者益篤其工夫游息于是者
益厲其志氣是則一樓成而衆美具其有功於學校
哉昔魯侯作泮宮詩人頌之不一而足學校之重信
矣噫增重學校乃有司責也有司不能備而翻出于

繼之仗義則孺人豈不爲詔叙之賢哉矧世婦好
興作助成者非玄虛之官則浮屠之室今乃能助成
學校之壯觀其賢豈不高于人數等哉蓋幼出于名
家長配于宦室綽有禮度良人爲鄉之傑出雖往矣
猶有先焉不愧下司馬之孫婦不愧于望族之孤嫠
其得賢名也宜哉茲因庠生井等請書乃爲筆之以
節後世蓋孺人撫之且黃樂崇敬女廣昌兵部侍郎
揭公孟氏之孫婦義官揭文昭之配云

瓜嶺夏家橋西壩堂記

郡城西出可十五里涉瓜嶺渡夏家橋折而北有阻

大集卷之六

三

山崇疎四山環之勢如三台星下山腰葬姚饒氏夫
人墳吾考實念公核

推恩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故妣亦贈夫人生於丙
申年六月十七日沒於天順壬午年春二月初五日
是年冬葬於斯切惟吾母祇生我一人劬勞之恩如
天罔極曾無一日致養而北堂不展奄氣如遺展哀
哀伏地於何報酬雖幸竊祿養不及矣痛哉痛哉今
不肖男太子太保南還空後展禮墓下長號而已欲
更新修飾竊思地道尚靜神靈主安食以爲一入吉
兆胡可輕率苟且恐致驚動獲罪無涯於是改淚茹

苦相山之右平地空闊愛創聖堂一區坐乾向巽正
堂三間入內一間立神龕限以亮隔四扇門屋三間
左右兩廊各二間堂左有門內一間有牀有天井旁
通廁室廊背左右各亦二門宇墳人居于右廊廊背
有出殿門之右又設廚房三間經始于正德五年庚
午十二月十八日起屋暨柱于次年辛未正月二十
二日迨至夏六月畢工又惟人本平祖此山始葬
曾祖妣劉氏孺人敢板立神主于神龕之左室右室
則祀吾妣饒氏夫人神主旁附食妻切氏夫人棄世
遠矣然恩懸于昊天德傳于奕葉精爽顯于古今
登斯堂而薦獻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享祀
有所而子孫得以永保於不朽也

南城水口橋記

距吾盱城東北有地名封源古有橋曰水口橋跨溪
要會渡此橋而四達東通饒信南抵甌閩西盡盱界
北連金谿冠蓋行旅貢賦供上必由之途我
朝永樂間里人楊翰建壘木為梁而鑿之上構屋數
楹天順改元臘忽遭火燬會春夏溪水大漲而失溺
者過半涉者病焉盱城名族雷氏東陽東陽有慈母
饒氏年垂九袞聞橋廢而人溺惻然興感呼東陽而

修是橋東陽乃唯命爰鳩工計度易木以石溪堤俱
疊石而分級等下立墩者三穿為甕城通水者三背
負砌以巨石蓋為久遠計不慮水火也肇工於弘治
戊午仲秋訖工於己未夏六月既望昔子產以其乘
興濟人於溱有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夫溱洧之水
大矣恐人病涉而以乘興濟之日濟有幾何人豈若
為橋梁而濟人之廣且衆哉修橋梁王政也實有司
存然水之大小不可以數計有司欲一一而構橋有
不勝其煩而力不能民間有能動濟人之念遇病涉
而為橋則仁心篤矣惠亦大矣豈不尤難得哉况雷
氏出於東平吳宋有子常者能從晦庵朱先生制持
立義倉歲賙鄉人饑倉朱子作記以彰之惠利人其
來久矣代有善人源流深遠東陽好讀書考論古今
實產雅裕而能節儉有餘則能濟人如成橋之作當
於理而奮於義豈若今鄉閭中有貨裕者不建寺則
飯僧於事何益濟人之急務漠然無意一橋成而人
賴以度者無貴賤賢愚之問又能上體慈心而周財
以義其利濟人可以延千百年之永是利有倍蓰於
義倉而無愧名族之裔矣東平吳今為雷姓豈其名
東陽其字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俞公生祠記

善江右屬郡有撫州撫州屬縣有樂安縣隣永豐寧都新淦豐城丁贛之界寇起必擾其境必經其途宋紹興間乃割地置縣以治之然而重山峻絕谷道深阻民俗頑犢入我

朝宣德間有賊曾子良首嘯聚大盤山不久而敗弘治初有余瑞二僅十年而敗繼而范安一十五年而敗同時惟鄒仕典最酷且久橫行鄉村焚掠淫污殺戮拆剽積穀如丘流血成河慘莫可言跳梁上下竟無敢當之者又合張元二屯郭山據大池聚衆得三

千有奇焚掠淫殺殆及數縣騷擾及會省時各郡縣各有寇會

朝廷簡命俞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七省軍務正德壬申夏涇陽穆世傑知樂安縣事乃請于

督府公助以兵又授以成算公親督天兵調達軍營已塘其彭州防其西奔調遠東軍鎮仲溪龍倫其東奔調浙江軍深入龍險隨便潛伏調大同兩廣軍以備追截委穆知縣會各路兵以勦之乃令良民導軍徑衝大池郭山群賊夜遁竄於崇仁湯家穆知縣乃與戰三捷擒賊二千有奇擄得一千餘人全師而還

獻功于督府俞公建之樂安士民相慶曰昔也居者有桴鼓之警今則安居而枕莫昔行者有阻截之憂今則坦行而無慮昔征者有勝負之憂今則各安而樂業皆向天稽首而咸祝曰此皆吾縣侯之功督府總制之大德也儼輩沒齒而慕德其能有窮已耶於是何純輩合衆心請于縣侯請建生祠以像俞公之形容庶樂安士民感德於不朽也純等走書以屬余記余躍然曰此鄉之善俗也此余公之德驗也否則征行之勞人心能無怨尤今則人心皆感更生之惠伏除惡之速不徒感仰于一時且圖追慕于千百載也後世樂安人入公之祠登公之堂觀公之容儼若發揮指示號令區畫軍務皆再拜曰公乃生我之父母也衛我之長城耶真足爲世之楷式也

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樂安縣界新淦永豐豐城之間古屬崇仁山峻谷深路隘菁稠強寇往來之途且居民錯雜阻險恃強頑梗之甚自古號爲難治宋紹興間始創縣而學隨之入我

朝自宣德以來屢罹寇擾至正德辛未夏汀贛流寇攻縣而學燬焉壬申涇陽穆君世傑來知縣事督庠

委之擒斬首惡邵仕興已而慨然以興學育才為務乃督耆民詹同壁等鳩工市材由是

大成殿講堂齋饌暨櫺星門以次就緒皆煥然一新輪奐可愛又易民地以廣學基魏我宏碩比信倍徒來者歆艷興嘆稱羨不容口穆君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吾修此豈為壯觀乎哉抑豈為侈華美乎哉顧斯主久染寇習不知禮義故也欲汝輩於此朝誦夜絃博究書史窮聖賢之底蘊通古今之事變以明示之見禮義可習也斯土輒擅攘奪不知廉恥故也欲汝輩於斯入學出第敬長尊賢優老慈幼重義輕利佩仁服義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使人望而畏之見廉恥可尚也居鄉則人欽慕而不已出仕則人敬重而不疵輔世長民建功立業竭忠效節可以光前而裕後則學之能事畢矣假使曰善紀誦之而已美文詞而已尚可以釣利祿之媒而已尚何興學育才之可望哉於是皆再拜應曰吾輩敢不勉而樹德正俗以淳風化也是皆可書也故為之記

樂軒記

距城三十里許有地名新豐西芙蓉山筆架山南豐軍峯山環于其地長江迤邐行直通于城外盱江江

山殊綜其鄉有鉅族李氏居之李之翹楚者克恭君號安常懶人曾遊江湖追老倦而歸不出者三十餘年生三子皆克家九孫皆挺拔可教次子冲字元和號冲陽子游江湖至山東沂州獲遇徐髻髻徐師錢峯李先生李深居四川雲臺山不與世人接甚妙養生之術元和親會徐先生侍之幾五閱月脩諸論難甚熟歸而悉進于克恭克恭以此鮮疾精神倍進飲食日增雙髻如壯年人有以自樂陶情詩酒終日醺醺齋有琴書廬有教果庭有兒孫墳塋應雅能奉順務致前人歡心不軒不冕而人尊之不侈不奢而人自重之不做不驕而人自親之雖無駟馬千鍾之奉而名望日高雖無九鼎方丈之養而清名日積故構一軒名曰樂軒想其在軒或坐則江山之勝自兩送清或卧則枕席之絮自爾適情況有車馬之絡繹賓朋之雜沓子孫之饋獻任安于軒而起居其曰樂軒也宜况俯仰無愧遠近無憂而心安于太平無虞之地身足以承之其樂乃真樂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况樂不止于三豈有復加于此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六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七

肝江張昇著

墓誌銘

翠憲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張氏諱文紀字立甫昇叔父也叔父與先大夫簣憲公同出昆季五人叔最季同爨者餘四十年家栢以千計維睦如一叔尤巽順幼有至性雖吾大父鶴川翁物故叔僅在襁褓妣陶孺人撫之曰而父早肯不知而能有成耶即感類不自勝若解慈母意稍長言及鶴川翁遽涕泗不能休事母謹甚晨夕不

本文集卷之七

去左右母沒哀毀殆絕恭愛諸兄終無改心旅遊江湖盡交海內士見者往往傾蓋願與之俱性好客會輒飲飲輒醉酣酣則浩歌長嘯欲挾飛仙而駕風騁氣遨遊八極不知身外復有何物足以繫之蓋英邁人也聰慧絕倫於事不學而能信口成吟亦甚清逸筆札蕭灑不拘古人繩墨雅尚大義應人急若不及客京師時有鄉人江簡二者疾亟旁無僕從叔日視之至躬爲調藥飲如是者始暮月沒爲棺殮之絨其餘槨以歸不虧毫髮至今其子德之如父吾家自尚書平章事簡肅公而下五守十令并餘紆金紫者百

數筮墓散在各境多爲豪家利據叔佐吾父復之今然嘗有依叔之力也昇官翰林叔來視者再京師士大夫見之嘖嘖稱賞多發於詩文以華其行簣憲公隻病叔終日先後偕醫進藥父無倦容晚好習靜乃距舊居數百武別構堂宇寬敞慶喜一軒臨園圍植青柑取其翠色飄入筆硯歌吟自如故號爲翠窓郡舉鄉飲禮守宿之於筵離至再三方就又舉爲介同飲者爲之改觀弘治戊申歲簣憲公謝世叔哀慟成疾彌留再暮不起時庚戌四月二十日也生於丁未年十二月初一日辰時壽僅六十一以辛亥歲十有

本文集卷之七

二

二月十九日葬于瓜嶺下配徐氏孺人有賢行生子一人曰昂配徐氏孫三人曰錦娶程氏卒續娶饒氏次鈺次鑑孫女一人曰愛玉痛哉吾叔慷慨有大志而竟湮焉以淪謝不有以彰之其能爲心哉乃槩而銘曰於維君子天何嗇年表表卓偉氣宇軒然壯年遊樂覽盡山川孝友行義士夫稱焉兄弟四海交誼罔愆善於應世身後名先克家有子恬養以專奄忽下壽閔比重泉山光雲影左右周旋勒銘茲石萬古彌堅

故奉政大夫修政庶尹戶部郎中官君墓誌銘

歲歲歲輔大存上厯

聖慮乃詔選部僚中有能聲者往賑之往者僅七人而官君汝清與焉已而聲績獨茂深得河間人心朝紳爲之擊節昇入仕也差後初未嘗一面至是聞君名熟思往識之後偶會間遂傾懷相語若久要者灑然風韻絕人昇固異之繼而總理遺儲于薊厭聲益振愈殊異之欲納交而未果也曾幾何時倏以凶聞嗟乎何斯人之不壽耶天寔嗇之也頃之其弟賢持翰林編修教君山之狀泣而再拜以屬昇銘昇於君蓋翹慕之深者幸掛名于墓石其亦尚友之意哉故

卷之七

三

不辭而爲之言按狀君諱康號韋軒又號後樂居士汝靖其字也齊之東萊平度人曾祖諱明德祖諱爰才世爲鄉人考諱爵好學有義氣封主事再贈郎中配韓氏生君自幼穎異弱冠即以明經領天順壬午鄉薦第甲申進士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以憂去起而仍舊出榷木料于江浙公私便之比還改戶部福建司主事監京倉出納之政殊愜公論成化乙未又以憂去戊戌復舊任出按民訟于靜海時民田百頃爲貴戚漁奪卒賴明之秋河間饑被

命往賑而民舖立充又疏六事于朝一日廣賑糴二

曰公地利三曰除民患四曰裁冗官五曰寬馬政六曰修武備深見

嘉納已亥還父老焚香遮道不忍其去冬遷浙江司員外郎尚書楊公知其精敏凡奏牘悉屬之議而後進庚子河間又饑會有勘田之行行及河間待哺者歌謠滿道太僕丞姚顯聞而續之曰分明聽得已重語又遣官家賑濟來君酬之則曰重來不足當時事寄語兒童莫浪傳是蓋人心之屬望如此歟田甚白民產有歸中肯欲啗之以官僚而弗顧也尋遷浙江司郎中往總薊東邊餉先是糧三十萬石逮君理之

卷之七

四

積餘百萬石視舊三倍之寔以革宿蠹而益出也又營倉于豐潤縣濬河以通約分淮揚漕粟二十萬之半充之以附近山海永平之軍軍士便之甲辰春功成當代還監師諸公疏留之命未下而君卒矣時五月二日也嗚呼惜哉君爲人剛而不躁介而能容與人交有始終遇事風生不計身之利害故時與婦孺加以博覽群書深有造詣出其緒餘形於賦咏往往膾炙人口最好言人遺帖雖疾猶臨後不懈所著有連璧稿皇華清興集賢集羣淵集薊門集手簡四帙通七卷藏于家距其生正統甲子七月十日年四

十有一配實氏封安人再封宜人有賢行先君一歲卒于男三人長熙載次熙志熙業女二宜春宜家皆在室卜以年月日葬于嗟乎跡君之才之美宜顯用于世何壽止於斯而位止於斯耶君子不能無慨也已獨其遺跡鏤鏤有聲可銘而傳之銘曰學優以博氣銳以剛東海之秀士林之良敬事後食蒞事孔臧郎曾廿載行業彌彰清與名稱如珪如璋年位未副邈哉彼蒼歸歟旅櫬岱嶽之陽夜臺既啓式固以藏枕山面水山水蒼茫鍾慶於後千載其昌

故處士吳愈盛墓誌銘

成化十九年癸卯春武隆邑庠訓導吳祐詣余再拜銜哀而告曰不肖雖出繼于季父然而先君子實天性之親也第制于禮而弗終三年喪其如情何痛惟先君子未耄而奄棄時成化辛丑歲正月五日也再歲不肖逼於有司充貢上京惘惘實淪於骨髓孤罔極之恩而弗酬今已矣乎顧先德之在人猶恐日就湮沒敢賴立言之君子以托於不朽因道南京悉情於翰林侍講學士徐先生時庸先生憫之為狀其實然而墓銘猶虛也敢以累執事余應曰諾夫祐金駟

人也金駟此吾吁伊邇殊有鄉曲之誼余家食時聽聞吳氏為望族處士君為善人祐也克承之繼繼焉欲彰遺德是懇余尚何辭哉按處士諱盛字愈勝家于金谿三原里曾祖諱緝熙祖諱伯善考諱智明俱隱德弗耀處士蚤抱李令伯之哀事母以居絕意仕進時諸弟呱呱然稚齡處士仰慰慈顏俯念天顯維持諸季各遂室家之歡而家貲遂倍徙于昔邦人右之且博覽羣籍旁通衆技善於談諧最好賓友觴酌之款殆無虛日君子輒多其器宇宏達好禮尚義周貧乏助喪葬者不可為數正統丙辰縣大夫選為萬

石長以幹濟聞

石長以幹濟聞不私囊橐稱三十年鄉黨無尤之者構大厦甫成而厄于讎攸復一新之諸弟欲異爨處士乃慕薛包之風推善者與弟自取其涼薄雖私產亦出分焉縣大夫嘗寄貯白金數十鎰當讎攸後悉歸之扁封如故甚見嗟賞于人人季弟思盛暮年無嗣屬意在祐處士即命嗣之而弟始有藉焉祐補邑庠諸生頻助其費而厲其成詎意今春祐拜一官而處士勿及見耶嗚呼惜哉生自永樂戊子訖于成化辛丑計年七十有四配楊氏先卒繼李氏俱懿行子男三人長曰祐早世次曰禧幼即祐也出為思盛後

皆楊出也女二人卜以年月日葬于

銘曰自天鍾美實而不華自我昌後遠而無涯倉箱既厚不銜豪奢輸既久不啓謹譽達于郡化行于家溘然長往逢掖興嗟千歲而返神耶仙耶

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栢公墓誌銘

弘治八年端蒙單闕歲三月二十四日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栢公以疾卒于京師第有司以聞上軫太妃之懿親特遣禮官諭祭工部營葬事而恩數驗等因有十日取第錦衣衛左所副千戶權踵余門而請銘出本衛指揮僉事郭良之狀郭公其妹婿也知之宜

金集卷之七

七

悉且言信而戮余閭之再王而典感焉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矧姻連

帝室而預肺腑之親又非泛泛世祿之家之可倫哉自古不知禮而履轍相踵者不以僭妄則以奢淫也今觀栢公之行大較躬服儉約嗚呼以約失之者鮮矣其善保富貴者耶公諱杞字栢其姓也世望保定之蠡縣曾祖諱成林祖諱清俱以外戚恩贈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初隸戎籍屢從征伐及使絕域累功官至僉衛而公承之生有至性孝友是先端重質直蚤有克家聲聞於騎射亦頗涉韻畧女兄某

遷入掖庭成化改元冊為

憲廟賢妃推恩及公之考進秩二級錫賚頻仍家道寔殷家政皆公主之區畫周悉深得父之歡心門祚鼎盛恩眷日隆公不以自多退然若寡人子服室用度一從節儉人亦忘其為貴戚家者遘風疾躬進湯藥夜不就枕者彌旬尋代父職朝夕甘旨之奉靡有愆違成化辛丑考沒無何妣王氏亦歿哀毀骨立援例請

金集卷之七

八

恩遂有鍾國暨夫人之贈命父母而榮始終慶幸公感激無地愈加儉約而膏粱綺紈之習殆如脫屣也晚好釋老之學終日杜門究之稍臻粵密論難反覆率常厭服其徒雖富而能自嗇然亦能周急而無難色昆季四人長即公也次權乃今求銘者次極次樹皆膺冠帶之榮家庭雍睦內外無違言族有孤女壻收養之逮成人嫁之如禮配王氏封淑人賢行可稱主于報天王慮曰奈何絕嗣續也乃賸公二姬生男女六人君子曰天報善人也王氏先公卒側室吳氏張氏男之長曰俊吳出也次曰傑曰張出也女三尚幼公卒年僅六十有二十以是年月日附葬于先塋之次嗚呼生而都禁旅之崇班歿而塵

哀恩之優渥家感嗣昌起人愛敬而不星物議者公
者所謂善保富貴者非耶銘曰倚位而驕怡祿而修
氣勢洋洋人談戚里驕與凶會侈與禍達彼何人斯
寧保令終有美如公卑以自牧志耽老釋何嘗縱欲
於赫
甚恩益振其家榮金紱業不以自華一儉自豐一約
易湯人皆貪榮我獨禮讓案超保全况復名傳差差
下壽奄秘重泉青山在前流水在後璧藏自輝光迴
宇宙

鄉貢進士勞君墓誌銘

金華卷之九

九

鄉貢進士德化勞君本道再上南宮而不偶乃卒業
太學太學之士從之講者甚衆君好古力學呻其帖
畢終日不倦而繼之以夜一燈焚焚吾伊聲播比隣
徹曉乃輟而旦日復然人皆難之君不覺其勞動也
日新月盛學識充瞻瞻華推讓積勞成疾而功猶不
改常度弘治乙卯六月忽口禁手顫而不能言醫者
腫之曰五臟敗矣蓋為疲神故也不信宿而卒時大
月十日也士大夫惜之曰以斯人而不壽不成其美
何謂哉以君淳實端重退然若木訥人而胸次淵宏
凝遠人莫能窺其際且蚤出宦門而布素終身無

忽綺紈氣習尤可器重者家嗣先還君客死天涯僅
築築二弱息家山數千里而欲歸其櫬識者危之會
子婿進士黃清自吾州來正值君卒之明日以殯以
歛了無遺憾又清居未席煖幕被

命于南得以護君喪偕還庶免道途之艱若人以爲
德致然也清乃狀其行請余銘按君諱溥本道其字
也世居九江德化縣高祖諱仁先曾祖諱用和皆不
占仕籍祖諱崇以貢士選授湖廣麻城縣學訓導後
封江浦知縣祖妣余氏贈孀人考諱鉞舉景泰甲戌
進士歷江浦臨清山陽知縣官至湖州府此郭氏封

金華卷之十

十

孺人君性孝友鍾愛于父母父守湖州屬疾君聞之
不能就枕翌日趨往路餘千里隆冬冰雪飢膚皴裂
兩足重趼而不知也至則父歿已還柩矣亟回而母
亦喪于舟二柩抵鄉輓輓于家數日忽謀諸弟曰親
柩在家深慮不測虛早就壙乃不避陰陽家忌諱而
葬葬事之明日鄰燎薑及門館蕩然人服其先見之
明也友愛二弟最篤處宗族鄉黨亦有倫義嘗有
橫者犯之絕不動容其人亦報退郡將延于署訊其
子弟雖久而不干以私至是卒年僅四十有四距其
生景泰壬申八月初五日配胡氏子男三人長臯相

父傳相幼周相女二長適進士黃清即狀君之行若
南城人幼未行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銘曰分符
政譽有偉嚴親奮志經史欲紹前人蜚英鄉薦鴻漸
有因往來京國服勞艱辛罄心古道靡敵精神自期
遠大奈何數逝盡歟文采義塚江濱

武畧將軍包君克新墓誌銘

錦衣親軍所千戶包君諱鑑字克新乃浙江處州府
松陽人也派系申包胥之裔至宋有諱二省官大
許事由葵徙居松陽之蟠湖由是族蕃而仕者益顯
諱敬善者君祖也八我

文集卷之七

十一

朝洪武間補青州儀衛司校尉考諱廷禮代之年
陞小旗正統五年改錦衣衛景泰間以贈還儲陞百
戶至君尤振家聲事繼母恭順罔違讀書尚禮言笑
不妄恂恂然如儒生蚤主家務粒粟寸帛不以自私
出納唯謹親舊有難趨助恐後士大夫望重多納交
焉家愈殷裕天順四年襲職以勤敏見稱明年曹賊
犯

關與衆竭力夷之

詔賜金旌勞成化九年上魯蕃侵哈密
上命從高陽伯諭解之

賜服麒麟以行仍行諭諸番申以信義蕃人無不服
從成化十五年遷東建州弗靖從總戎保國公朱永
征之俘馘有功陞副千戶明年推掌大慈仁等寺莊
弘治十一年

賜誥以傳鄉黨榮之十二年乞休十四年辛酉卒于
第七月五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五月十六日壽六
十有九配梁氏賢淑宜家撫妻媵以恩于六人女一
長祥中弘治八年京闈鄉薦娶新氏次禧以功授錦
衣百戶娶符氏次祺娶劉氏蚤世次祚娶李氏以義
冠帶次祐娶教氏皆梁出次祿拜舉子素女幼在室

文集卷之七

三

皆鄧出孫男十八希賢以嫡孫襲職娶馬氏次希德
娶朱氏次希忠娶王氏餘尚幼孫女亦如數長許羽
林前衛指揮梅洪長男餘亦幼下以是歲七月二十
六日葬于通州武清縣河西里祖塋之次祥余校文
時所取士也乃踵余門講學光祿少卿楊君潭狀伏泣
以請銘嗚呼君孝友信義素孚內外效官邁烈而執
至

禁近五品家富齒繁蘭玉森列其盛矣哉然而真趣
不在是也方且尋幽選勝欲脫迹塵囂之表其高於
簞流數等矣是可銘銘曰以勤敏而振職以邁烈而

顯親以溫和而人愛以儉約而家殷以孝友而稱於族黨以信義而重於縉紳以善積而秀茂子姓以志高而脫畧置簪嚮斯人形可堙而名不可堙

張封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張君諱禎字廷美乃順天府宛平縣人也大父諱從義父諱貴世濟賢淑妣武氏克順以相生子三人長鎬蚤世次祥君其季也篤實醇謹中無城府家固陵替生事殊窘君承之以勤儉卓爾自樹卒致豐碩然而朴素如初事親曲盡孝道二親俱高壽而安之逮終又極哀毀喪葬如禮與

文集卷之七

三

人交重然諾悉衷恒士大夫往往樂與之游有告急者周之恐後有假貸者應之不責償有逋負而遭繫者輒賴以釋脩葺義之嘗貿易人誤投金十斤君計之過直慨還其餘有勸之匿者弗聽也母黨有舉其緡以營生不幸費盡君憫而焚之券人有長則獎進之以成有短則善諭之以悟儻乎士君子之心也故人無疎戚賢愚敬愛之者不貳尤篤友于之誼兄祥子女數人藉之以有室家從姊以疾而甘發則事之周備終始有資年至六袞以沒起家雖尚廢舉術至於教子則專尚儒業玠以明經舉弘治丙辰進士拜

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就養于行署諭一載被恩例封如子官玠彌三載考最又改光祿寺丞君緣而得老于京師初配唐氏繼李氏俱封安人側室唐氏生四男子長誠娶宋氏先卒次即玠娶李氏次瑾娶王氏俱卒出次璣娶朱氏側室唐出二女長適武驥衛千戶邵璣李出次適錦衣衛王浩子欽唐出孫男孫女以疾卒于弘治辛酉五月廿一日距生永樂壬寅閏十月十日壽躋八袞嗚呼自少艱關百出以立家乃至家成而子青榮食天祿光領恩章承顏者日繞膝下而罔離憂子不數歲而擢至

文集卷之七

四

京堂秩錫慶綿壽而考終正寢福壽兩隆孰得而儷之其不有自來哉君子於此益可驗天之福善不爽也玠卜以卒之某年月日奉柩葬于都城南七十里鋪附祖塋之次乃衰經塋刑部員外郎同里汪君獲麟狀泣而請余銘銘曰顯連以立遺種以成益滋培植乃茂以英矯矯庭桂貽謀之徵躬食厥報彼蒼有情匪維私情稱物之平既耄而寧既暮而榮度德比義何負平生爰卜佳城依邇都城歛斯精采式固幽

后

刑掌錦衣衛事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陳公墓

誌銘

錦衣衛乃

天子親軍專扈從巡警嘗刻衛也為之長者總禁旅殊衆地切而任重實要職

朝廷輒慎簡其人而難其授亦有在衛尤不可得者板自他衛以任尤難得也祥符陳公彥龍乃由外藩而授是任識者深難之翕然稱為允當公諱雲字彥龍世為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祖諱得入我國朝歸附隸戎籍于蔚州右衛洪武三十三年從

文皇帝渡江以功累陞至正千戶卒考諱祥承

今文集卷之七

主

年以蔭補職孱弱隸錦衣衛優給給全俸會

朝廷論功以父任陞指揮同知優給如故三年復蔚州左衛累征北虜以功陞署都指揮僉事正統己巳從駕北征戰沒沙漠公奉之襲指揮同知繼推把神機營總天順辛巳屬嶺表寇起隨總兵顏都督平之遂陞指揮使成化壬辰北虜犯延綏又隨寧靖伯往禦之有功陞署都指揮僉事內申奉

重書任四川行都司守備建昌踰七歲終始止廩米餘不費有司癸卯充協副移守涼州自建昌行而民夷上下不忍其去遠送之痛哭以別其得人心也顯

如是無何仍奉

重書充叅將分守延綏丁未陞副總兵協守延綏尋進階實授弘治戊申虜犯甘涼領遊兵三千繫之虜聞遁去庚戌迤北小王子犯雲中領軍往之聞風而遁癸丑出使湖南凡饋遺之禮俱峻却而弗受纖芥士大夫趨之甲寅進掌衛事仍

命總緝訪重務公同知古今大義子史兵書覽之殆遍慷慨忘身臨戎對陣意氣安閑而動收成績煦喻士卒俱是藻樂附入掌錦衣出入禁闥左右

龍輿小心慎密克鮮愆尤而密緝事情有以潛消姦

今文集卷之七

夫

亢操縱適宜未嘗有寬濫者生平能及引人才有自偏裨而官至都閫都督職至總戎即守如彭清輩者非一也好義循理士君子殊語重之不意卒于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距其生永樂癸卯十二月十八日壽七十有八配王氏贈淑人繼賈氏張氏又繼皇姨李氏生子男二人長俊王出也娶虎貴衛指揮張勝女早卒繼其季亦卒繼劉氏李氏次儼娶都督許寧女伉儷俱卒孫男四人長懷娶錦衣衛劉綱女次悅娶襄城伯李鄺女餘二俱幼孫女四長嫁都督張欽孫餘尚幼俊等卜以是歲月日葬于阜城門外

兩家唐之原合先淑人王氏擴先期俊携鴻臚寺右少卿廣陽楊君瑤狀踵門泣而請予以銘嗚呼公孝友乎於宗黨信義重乎朋儔才識彰于位者恩惠結于士卒而壽考令終可謂難得也已取銘曰猗歟陳公奮自武弁樹聲妙年人稱老練承家曾幾遽總神機迭從戎麾偉績有端載陟崇階開闢于外既固且完遙隨寧泰副帥西厦大羊欽蹤謀畧機變聞于九重爰召扈鑾禁旅是總維鬼維賊焉敢蠢動踰七望八懿此高年操心罔愧式獲歸全阜城之西兩店之東瘞玉闕金有光山水

文集卷之七

七

明威將軍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僉事韓公墓誌銘

弘治九年丙辰孟冬十月錦衣衛鎮撫司掌司事指揮僉事韓公卒有司以聞

上悼惜之命禮部即其第論祭既而卜葬有日其家嗣效賢率諸孤造余泣而祈銘其狀則太僕寺丞鳳陽胡君顯宗具也公諱璟字廷璧初為陝右人高祖仲文事元守威州因家于是今廣平府威縣是已曾祖忠從

太祖文皇帝靖內難有功授錦衣衛千戶祖昇考寬

皆繼襲是職公生居次于自幼好學肄舉子業受尚書于侍書謝祐日肆充闡博覽書史若少微通鑑節要上下數千年事畧對人輒能成誦績文蔚有理致詩詞學古大家作字得趙松雪體格而可觀至於騎射亦雅閑習識者才之銳欲以明經進不意兄程沒以次當陰遂官錦衣護侍

輦轂餘二十年聲出入右衛使壯之凡有劇務責成于公成化初督修象房殊堅緻而不曠日官長喜而勞之以牲幣真定民為權貴奪其田屢訟不決以屬公案而歸之權貴雖恚而不顧也壬辰西戎土魯番

文集卷之七

七

者侵哈密國無王僅有王母乞救于朝

憲宗皇帝命將往援而公參謀之兵入獲其酋迭里米失舍列夫丁等以獻戎人奪氣又撫諭其餘黨無何悉平率出于公之策論功有金帛之賚丙午鎮撫司缺理刑官

詔慎簡其人更數薦而莫有當

上意者卒以公名進遂獲命乃仍舊官而理司事夙夜勤慮惟刑之恤書議獄緩死罪疑惟輕數字于座右蓋自警也有要囚大辟必焚香祝天務求其生繫囚即至訊鞠立遣不至填淹留滯獄言之類止罪其

首獲及者爲白而釋焉稍涉疑貳多從寬貸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則躬視犴獄及極楷而疏徐之慮生瘼也染疾者則給以湯藥獄獄之章手自屬書不以付吏筆不停揮雖隆冬手皸裂而不知也獄成未嘗不稱

旨弘治士子

聖天子軫其勤勞陞署指揮僉事仍舊管事甲寅實授錫勞頻仍每薦新之餘即沾頒賜乙卯秋正訊獄問忽遭風眩疾歸而藥之弗愈丙辰春以久廢朝參請免

詔優答之慰籍尤厚公重違

九

德意乃強起視事已而疾轉篤以沒距其生正統己未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僅五十有八以今歲十二月初九日葬於順天府大興縣劉家莊之原附先塋也配恭人王氏有七子長即教賢弘治改元緣侍青宮恩授冠帶娶周氏繼娶趙氏次效良娶溫氏次效方翰林院四夷館秀才娶沈氏次效正習舉子業娶汪氏次效古效今效時女一人適本衛黃都指揮子錢孫男四偉仁佐佑孫女四嗚呼公承勲開之餘領禁旅之寄司

初獄之殷地親職重式副任使而典獄餘十年寔司人之大命允當情罪或謬溫慈祥憐恤之心常浮于聽斷審覈之表結知

明主始終眷遇可謂難得者已矧孝友可實宗黨推重正統己巳考沒于北征時八月望日也歲當是日家無無聊北面設祭大慟不已事母大恭人劉氏承順無違恭人喪明公每親執坐起自公退必造膝下問候晨昏定省无切至於沒齒猶然自奉儉約內無姬侍凡中饋饋食悉出於王恭人姓好施予親友待以舉火族姻賴以婚嫁者數家遺詩藁百十而章詞

曲稱是餘散逸者猶多也嗚呼若公者其能使隱而弗彰耶不可不銘銘曰萬善其基莫先於親我懷若人惟孝終身世祿而修辭克由禮我美若人儉以終始倚法以削寬何由伸我愛若人典獄惟人出入嚴廷屢回舜目四十餘年天錫其福子孫替替克紹其

裘家聲愈振天永其休全而歸之晏然宅旁劉莊之原天相其宅

岳州府判致仕內江高君墓誌銘

南城有善令高君宗望乃蜀之內江人以鄉進士優選來令南城八載而蔚有善政士民愛之終始厥初

治務嚴簡有誤施而過逮君即悟而濟以寬和竟致訟簡民安賦役易辦蓋俗淳故也未及滿考而遷岳州府通判僅七閱月乃告休去人莫喻其故不知君管科奸靜有志于家山水觀其續淵明辭賦歸田詠樂可見其情之所鍾居五載而絕迹公府至今私治壬戌歲夏四月四日奄逝時家嗣公韶以鄉薦在京不偶南宮卒業太學聞計大慟連日痛毀骨立乃携狀踵余門而請銘按狀君先世湖廣孝感人鼻祖諱興六者避元季兵入蜀而居內江遂為內江人祖諱明父諱文恭緣貢入官監應銓曹試授貴州思南婆

今文集卷之七

三

川令改補江山致仕而壽終于鄉先配閻氏生二子長周南以耕隱次召南以庠生入監未仕歿繼配劉氏乃生君諱喬南宗望其字東厓其諱也自少篤學刻苦讀書其體癯弱父母慮之成疾每節其誦讀者潛心肄業不輟成化戊子中鄉闈式曆已亥猶在太學一旦心動體慄深慮母有疾遂謁告歸母果伏枕遂終養至成化丁未出就選獲令南城初配李氏生女而歿繼配亦李氏蚤歲子女俱不育乃後以兄子公元娶唐氏繼明氏陳氏李氏晚乃生子即公韶也娶冉氏次公夏娶蕭氏次公護甥蕭氏次公武甥

氏次公勺聘劉氏則室劉氏出也女五人長轉秀適成化丙午舉人張作襄次轉榮適儒士鄧存正次適儒士余載采次許陳又次尚幼君生于正統丙辰距今壽六十有七平生著述殊多留藁者少惟三溪日錄旴江政暇錄藏于家公韶嗣蜀西還將奉柩卜葬于某年月日旋于鄉之某處嗚呼君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而沉毅有謀簡素不華可尚且居家孝友居官有聲理憲銘銘曰不矯矯名家以孝稱不赫赫聲官以政平已而出不險以傾量勢而已不驕以盈早休宦海雲雲輕馳情曾未稀壽乃秘佳城全歸畢志孰為重輕錦城之秀錦水之清魄安于此爰勒以銘

今文集卷之七

三

墓誌銘

樂菴處士墓誌銘

江右萬安有樂族劉氏鄉黨貴之號劉半縣劉有諱茂林者宗門重之為偉人述善其字樂菴其號也有隱德故人以處士名其卒以弘治辛亥距今十有三

年乃克葬其從姪兵部武選郎中捷擣湖廣方伯述

一

憲君狀請余誌之余因其狀而述之其鄉人乃敢言

劉之先祚付人也宋季有功南者丞萬安而留家于

是久之食指其茂至曾祖諱昭年不仕元家居其爾

有遺芳集行於世祖諱懷其後以大司寇廣衡

公貴俱贈刑部尚書考諱廣泰號逸夫孤而自振正

家檢身為鄉人儀範配妣黎孺人協德婉美宗常稱

之生處質直儉約有古人風大司寇公駁歷臺省昆

季居鄉者猶同舉家政悉隸逸夫張弛之逸夫不以

門高自侈節約其家愈謹家道雍肅有序其翊贊力

任之功實處士也夙夜勤篤未嘗有膏粱氣習逸夫

輒稱曰克家子逸夫卒處士率羣從不愆于素創祠

堂刻先集建書館青雲之類皆有尊祖敦本意季父

大同寇公體之厥後雖異居羣從兄弟每行婚喪之禮必質于處士處士為之從容審處悉當於事無巨細必倚之處士亦克任勞不厭昕暮暮輒宿于外不完不已兄弟輩賴之就緒者三十年猶一日也且清苦恬淡孝友備至事繼母孝養不貳心處子姪有揚善匿非竟致同歸于善與人交曲盡情誼而亦不失正調急恤難唯恐弗及自壯逮老足跡不至公府成化丁未雖疾亟亦強起辭先祠無何而愈於是感慨圖終身遺後之計乃營壙于先隴東創室于舊居之南以畢其志乃曰吾先人遺體有歸吾後世子孫有

所吾志足矣復何憾焉又五載而始卒七月初四日

也生於永樂己酉八月初四日壽六十有三配朱氏

都憲松厓公之從孫蔚有懿德子男四人曰用實啓

選長用東山新嘉驛丞次啓邑庠生次選省祭官仲

子實先卒女一人適龍泉項垌孫男用等將奉柩

葬于某原嗚呼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矣

其為為政其處士之謂歟人以處士稱之宜也銘曰

萬安名宗如劉罕比隱顯有人人稱處士司寇馳聲

方伯繼美國爾忘家家政誰理處士於斯真克家子

躬率羣從孝友是履鄉黨歸心家聲益起三十餘年

雍睦終始下壽僅餘鉅意止此銘以徵之傳信問里

南京鴻臚寺少卿楊穀翟公墓誌銘

鳴臚翟公克勤任序班時與余聯第以居日見其當
雞未鳴而起起則振鐃聲隆隆徹人枕寐中不聞寒
暑風雨何其勤也歲輦鄉采以自給於公府接引人
不授其饋遺何其廉也每朝見者不問官之崇卑內
外溫存之啓導之不使至於失禮儀何其愛也好與
士夫還往款門者無虛日而尊亦不空何其好客也
察之終始如一未嘗有厭倦意余以是敬愛之而篤
莫逆之交余以南滿行公孫手垂涕眷眷不能別辱

文集卷之八

三

公愛深矣別殆一紀而會曾則無幾公以謝仕去息
稊猶相聞也詎意今歲秋忽見其仲子宗義衰經來
痛泣而以銘請余始知公物故矣嗚呼惜哉然而余
尚忍銘公墓也哉按公諱勉克勤其字也克之楊穀
人世家七級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諱寬俱家會不仕
家故饒裕贅產殊廣公幼時天分警敏第不好學而
好嬉遊父慮之深責以躬耕苦之左膊偶遭黃犍舐
而仆幾危既而愈遽自奮志就學學日以浸長補東
平州庠弟子貢後膺貢入太學被選鴻臚寺序班不
逾于禮三載薦陞司儀署丞禮部

朝廷有大禮輒被文綺白金之賜者無慮十數又三

載薦陞寺丞考績進承德郎

敕贈二親如其秩乃慨然興哀曰奈何無祿養而不
逮矣追憶吾親之訓之切吾膊痕猶存實愛之深也
固極之恩悲思之情其能自己耶遂扁堂曰慕耕識
吾親之善訓也公卿士大夫善詩者皆詠歌之有編
刻在鄉人又為之勒石像其躬耕膊傷之態無非表
彰其不忘親之孝也九載滿考又陞南京鴻臚寺右
少卿踰三載乃致仕歸全鄉曲弘治十三年七月二
十二日染疾而殂距其生洪熙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文集卷之八

四

壽躋七十有六配宋氏有懿行夫卒而無出側室李
氏生三男子長曰宗仁任鴻臚寺鳴贊次即庠生宗
義也次宗禮先卒女一人適翰林院檢討石珪孫男
女六人俱幼卜於是歲十一月初十日合葬于安人
宋氏之塋從祖塋也地在七級嗚呼公形體魁梧顧
然玉立音吐洪亮見者異之且為人質朴不華對人
肆口而言中無城府外無表襮以故人愛之仕餘三
十年終始司禮儀事燁有聲稱年六十有七而歸幅
巾藜杖出入自適而足不履公府鄉人不識其有官
濟人婚喪而不使知之其往來于是者往往多士大

夫也必問翟鴻臚安否又有子繼其舊職而榮進未
可量年幾至耄期不可謂不壽公之介福祉隆矣得
于天者厚矣理宜銘余不得而辭乃銘曰耕而食學

學優以仕妙選鴻臚禮儀終始竟擇

龍敕追榮二親遠惟嚴訓哀慕沒身不負于官不愧
于父勤儉自將多歷年所進而知退晚樂林丘以舟
以杖任意夷猶有子繼榮安而且壽再世鴻臚式鍾
天祐陽穀之境七級之涯全歸于是復何憾耶

封武畧將軍錦衣副千戶潘君本中墓誌銘

錦衣衛為

文集卷之八

平

朝廷近職而克舉者鮮當時以能著者人推君君本
中乃應天府滎陽人諱庸本中其字竹西其號也宋
元間宦達而宗盛至我

朝其大父諱貴名緣誼謫戍家道自是衰落其父
諱道信幼失怙恃依姊之夫管誠誠弟善錦衣衛校
尉歸見道信才之遂妻以女永樂初從

駕行在因之嗣以道信代役乃占籍歸氏遂從其姓
生四子君其長也童年而二親繼歿遺弟廣甫十歲
次庠僅四歲孤釋窮處筑筑靡依所賴君雖幼能奮
厲屹有巨人志撫諸弟無異心逮年十六補父役十

八配金氏至氏善持家家日以起君無憂內顧而專

必公務舉寔以廣者金之力也深見信于衛使表公
以委以文案天順癸未指揮門達誣陷表事連君有
之謀賄門之親信者以求免君固却之誓死以報
知不僥倖以苟免也竟連坐謫戍遼東二子長杰
十齡季楷八齡女在襁褓君條畫日需具乃以託於
弟而後行弟亦念其鞠成恩而不負也成化改年被
有還調武成後衛小旗家用罄竭第骨肉完聚若再
世而會樂而忘貧也乃以詩書督成二子頻延師友
以開其聰明二子遂緣進脩無何表復位君亦復以

文集卷之八

六

年勞陞總旗成化庚寅選入東廠辦事人皆為君喜
若乃深慮有失忝於其父以父避太監院伯山之薦
故也已而供職殊稱獄無冤濫而於心實安壬辰以
捕寇功陞至實授百戶乙未荷

恩贈父如其官妣及配俱安人寢階通顯乃慨曰物
必有本况人而無本其何由以主耶人本於祖潘吾
姓也再世而冒歸氏今官有顯命而不知吾本以顯
吾祖不幾於忘本者耶遂疏以復姓如志人皆避之
弘治戊申謝事家嗣杰襲職治獄有功甲寅陞副千
戶君亦進秩如子楷以丙午鄉薦舉丁未進士殿

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陞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兵備西寧有渠者庶出也初以輸邊粟爲義官復以入吟密功爲冠帶總旗三子俱有職任君之訓也實君之積慶也女亦三人長適錦衣千戶許璋次適錦衣千戶王輔次適鄉貢進士龔業孫男炳選入侍

東宮曾孫表尚幼君以今弘治十五年壬戌三月初九日卒于正寢年七十有四生於某年月日也將以是年四月日葬于城東下馬社之原嗚呼君生而孤弱室如懸磬幾無以自存乃能植其家成其弟孝友之名大著中遭險難子身東成又能仍舊樹聲佐當

今文集卷之八

七

路以效職卒至榮躋官秩晚而亦綿家慶嗣息以文武兩顯身享榮壽若君者可謂難能者歟不可無述也余因其二子携狀泣懇以銘請乃不辭而爲之銘曰天下之蹇莫蹇於孤而振允矣壯夫天下之強莫強於禮以理折姦伊人可喜天下之樂莫樂於家家族子貴其慶無涯君克兼之謂天有定瘞王于茲實考終命

何淑人石氏墓誌銘

新昌何淑人石氏乃宋御史中丞公弼之裔今刑部左侍郎公世光之配也世光與淑人同邑淑人厥考

茂忠公擇所歸以歸侍郎公公舉成化己丑進士尋出令宜興時公解歲久傾圯荒頽殊甚淑人與公偕每日必四更起躬具膳羞一日忽見白晢者卧房脊婢驚仆淑人曰人也何足怪形遂泯又夜見物狀如驢者自厨出淑人曰犬也何來又夜五碗俱覆堂階婢駭驚淑人曰非汝避冬起而故爲是耶竟亦無患噫見怪不怪非智者不能也淑人其智矣乎癸巳公被徵入爲監察御史淑人從之入京邸行橐蕭然幾無以給日需淑人安之三載膺

今文集卷之八

八

辛丑公守河南淑人與俱迎舅姑就養昕夕服勤深得其歡心甲辰郡大饑官俸亦不給淑人膳舅姑必精美已及婢僕啖糲粥襍以粃糠丁禾公陞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弘治己酉分守遼東淑人侍舅姑南還庚戌公轉四川布政司右布政淑人仍在鄉不欲離舅姑左右癸丑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按南直隸未幾遭外艱淑人助以舉喪朝夕哭奠如禮丁巳公服闋奉

聖書巡撫山東淑人仍在鄉侍姑戊午又膺詔封淑人

天語褒獎之甚渥也已未公入補刑部左侍郎壬戌
淑人始至京無何而卒時九月三日也距其生正統
壬戌二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生子宇國子生娶
氏次 庶出也女四長適余嘉言幼在室宇扶柩南
還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乃携狀造余泣懇諸銘
余因得淑人懿行之詳嗚呼淑人大較孝敬慈順行
靡有愆語哭最鮮雖以同輩父居未嘗有戲狎語上
而舅姑安其孝中而夫子樂其助下而子孫婢僕仰
其恩勤儉終其身雖貴顯不易也誠可謂賢也已當
銘銘曰智以弭怪禮以提身儉以制用勤以率入至
性在孝協內外親弼成夫子榮躋要津較德歸功
誥錫

紫宸不賣門祚厥惟有因閱輝于此令名弗堙
故中憲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徐君
墓誌銘

同年友提刑副使徐君伯亨當成化己丑策名進士
後僅浹旬即被選入翰林院改爲庶吉士日讀中祕
書時預者二十有一人朝夕群處漸涵禮義心孚意
契麗澤相資和氣藹如也君年差長襟度夷曠信口
而言言皆確實與人交洞見底裏無少矯飾以故同

年尤愛之重之垂三載學識益博而濟用益有具幸
卯

朝廷各授以官君得山東道監察御史乙未巡視光
祿寺言數事有理悉見嘉納按長蘆等處鹽法事皆
以易直處之而法亦不廢人稱便焉巡京通倉儲奸
狡無由措手三載書最階文林郎膺

勅命贈考如其官母與妻俱孺人已亥九載滿考陞
至此職提督屯田植善抑強疏理冤獄人無怨尤又
五載丁未謝病歸京師日與故人還往纒緘自得脫
畧富貴澹不以退休介意平生好奕每對局終日竟

忘寢食家徒壁立有時日食不繼亦不顧也又好遠
遊偏覽形勝與故友偕往有知己者周之輒讓故
交未嘗有彼此限嘗渡淮一于溺水死雖哀之而不
屑屑于顏面其遊興自若人皆異之雅與今大司空
曾公克明布衣交稱之不容口故其沒公爲狀之甚
詳以屬余銘按狀君諱謙伯亨其字也先河南開封
府大康縣人洪武初曾大父諱普義者以功陞至羽
林前衛指揮僉事遂占籍京師大父諱彥方父諱文
祥俱無官守生君自少穎敏遣入郡庠學業日起提
學御史試之首諸生一時大有名諸生多願從之遊

中成化戊子京闈式繼舉己丑進士配潘氏卒繼以齊氏俱受

封贈再繼陳氏孫氏子二長璧以國子生授鴻臚寺序班次琰卒文二長卒次適錦衣衛指揮朱驥次男省君卒以弘治壬戌歲五月二十九日距其生正統丁巳五月十六日年六十有六以今歲六月二十日葬于湖崇原柎祖塋也嗚呼君與余交餘三十年其予愛之情質直之性有常而不易雖歷華要而貧約終身畧無戚容亦無經營意蓋平春風和氣若與世相忘焉殆庶乎安貧而不慕乎其外之意不亦難

卷之八

上

得者哉乃不辭而銘曰古人矯性見于韋弦孰若吾友一任天然善與人交洞見肺腑握手怡然有情必吐中外憂聲凜水霜窮達更遞勢利兩忘朝而嬉嬉暮而嬉嬉惟勤惟樂何如之晚亦好遊齊魯淮楚適興是資不覺勞苦奈何乎命奄致沉淪年僅下壽胡渠以堙

鄉貢進士次兒元中墓誌銘

吾次兒俞字元中初名麟後以兄弟名從心不欲異也故改從今名蓋誕彌之旦先夕余夢私第屋上有碧麟馳棟宇皆動驚而覺以語配上官淑人亦言

繡麒麟服夢與余符心異之時在京也四鼓矣乃起而趨

朝朝罷選第愈已生矣淑人舉止如常了無疲困意甚易生也因以名麟志夢故也既而體貌奇偉面鐵色目光如電暮而能言再暮兄恩就師訓詩句小奴抱愈在側未數過愈能成誦比日皆然師始異而訓之不三次輒誦而習日積至百首餘引之誦應聲如流水不遺一字稍能馳走即知禮見長者過坐則為起端拱而立女奴強坐之悲曰吾見尊長過心不能安汝何強我為過者無不傷目甫六齡出就外傳誦

卷之八

上

書日記數百言吾伊聲清亮可愛占對殊敏往往有奇語與同儕處有詬人母者已則慙慙曰汝豈無母而辱及彼親何忍無何學績文即有思致師語余曰此兒不凡矣初病鮮氣壯新安舉人程玠偶脉之曰此血氣終有歉余不然之僅九齡以疹受風泄不止果氣體不及前遂甚玠舉進士再會論之則曰以脉壽亦不茂恐不能至三喪耳然而穎敏益增遣之歸侍祖祖鍾愛特隆弘治戊申余遭外艱還江西提調學校副使東昌教君靜之過余見愈愛之出題以試愈文成君訝曰記舊文耳已復出論題愈援筆不停

若不經思索而三千餘言若乃愕然曰語老氣雄奇才也遂欲其應明年鄉試年甫十三余以其年穉力辭之方已君頻舉以勵學者以是年雖十三四有名鄉士大夫間自後以儒士明春秋經會考輒居首兩應江西試而不第已未余任禮部右侍郎三載考績後例得蔭

詔以愈補國子主司業餘姚黃君廷璽季考第天下士愈每告優不二則三出其文示六館師徒莫不心服居常以文會友友人盛推之以是名縉紳日隆辛酉京闈鄉試魁春秋經名在第四士君子屬望其大

文集卷之八

十三

有成也壬戌正月三日猶與友會講被寒翌日乃病至二十日不起勤學勵行乃其天性不意緣此而致疾以沒痛哉其主成化丙申年正月二十日年僅二十有七嗚呼吾兄生有異資鍾吾家積善之慶宜深且久何遽止此也吾遠祖禮部尚書平章事簡肅公諱大經者直道謹言有功于宋室具載信史生子五人皆守大郡孫十人皆令上縣脩政施惠德澤洽于人心自此宦達中外者數世清節善政至今猶稱傳之承以吾高祖重四公曾祖循禮公俱能守家法鄉

爾善人至吾祖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德厚者倘儻豁達急義濟人賴以舉火者恒數十家吾考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文貞號實窓公又承之以仁懿謙恭恤貧救死人皆傳誦吾妣饒氏淑人又以賢慈佐于內家累千指不異爨者餘四十年愈兄第四人長兄恩舉進士官刑部甚相友愛第二人憲懋亦恭順相孚愈孝敬夙成沈毅有謀終日侍吾側言不輕發雅不談人短友多天下名士遇急者傾囊解衣應之畧無靳容死之日吊者踵接哭之至失聲嗚呼當時竊意此子若遇時進用必能茂隆偉績以

文集卷之八

十四

先吾門昨今而至此寔余不德深累之也娶周氏盱之望族有淑行生三子俱不育後以子律女二曰寶珍稍長曰珍遺腹生皆未議婚愈以三月二十七日始歸其柩于鄉卜以年 月 日葬于郭北五里之原銘曰自幼不群識明心皎勤業飭躬無間昏曉其進駿駁其志矯矯原始要終厥成非小敢顯彼蒼何中道大

明威將軍虎賁右衛指揮僉事曾公克用墓誌銘

都城大市之家有曾氏者余自筮仕初識之雅與余

鄉里士夫往還殊稔因得以周旋有諱有誠者諱
純篤交四方人有恒情以故人樂就之多男子家嗣
今指揮公事克用公其次今工部尚書克明公也司
空公與余隣牆居情誼尤協未決前在告余往候
之忽見斬焉衰服愕問始知指揮公物故矣翌旦即
以狀請銘以故家父要之誼緣司空懿親之哀余焉
得而辭指揮公諱鑑克用其字也原湖廣桂陽縣人
祖諱民遠者洪武初選戍遂隸虎賁右衛後所籍祖
諱得壽者從征有功陞管軍頭小旗後以孫司空貴
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考贈亦如之即有誠公也伯

今文集卷之八

十五

父諱智者補小旗又以功陞總旗厥子繼而天絕公
承之正統己巳北虜犯西直門斬獲虜首陞百戶天
順辛巳從剪叛臣曹欽陞副千戶成化庚寅抵延綏
開荒川等地從總兵寧晉伯斬賊陞正千戶壬辰又
抵靜寧州三岔口斬獲陞署指揮僉事己亥從總兵
保國公征建州有功乃實授又管衛事無何

上錫誥進明威將軍馳及伯父如其官伯母向氏其
配徐氏俱封恭人崛起行伍之間茂延後先之榮歷
六階而超四品其亦傑出之士也哉羣流莫不壯之
年幾七袞而謝事至弘治乙丑六月十六日卒生

宣德己酉九月十三日壽七十有七配徐恭人生子
二人長溥早卒次淵襲指揮僉事管事把總五軍營
先卒娶章氏生女亦二長適王俊次適指揮張繼孫
男四人長桓襲指揮僉事娶趙氏次杞卒次天祿次
天壽孫女二人長適靳敞次適陸銳曾孫男仲良曾
孫女尚幼卜以是年七月八日啓徐恭人墳于東直
門六里屯之原合葬焉從祖兆也嗚呼公沈遂惇重
有幹局孝友尤篤上事二親下友五弟藹然春風
滿門吾嘗見司空每公餘輒往北問候有饌甘脆輒
遣羿致祭非一日而終始不倦以此驗公友愛之誠

今文集卷之八

十六

之感也况察屬服其義親舊賴其調琢課資其濟僕
卒感其恩性甚儉約服無華靡食無兼味辛勤終其
身具有可述理宜銘銘曰亢宗以功建功以勇四品
超榮存膺

天龍光顯于伯垂裕子孫孫而又孫百世勲存內睦
其家孝友兩篇外效其官勤惠可錄不驕于人不侈
于身愛而能施何止親隣六里之屯東直之郭闕耀
于茲英爽有託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谷徐公墓誌銘

舊禮部尚書金谿徐公乞休後五載為甲子歲壽

八表余輩偕鄉舊屬賦詩與幣附南使以往
壽公明年公仍賦詩及鄉物介鄉親饒惠徵馳寄京
師以酬諸公意誦公之作雅健有壯年氣聞惠徵備
述公精強飲啗尤勝雖壯年人罕及終日對客談噉
不已繼之以夜並無倦容衆喜而驗以詩其壽以數
限耶曾未浹旬忽傳公物故衆乃疑駭猶未信已而
邸報果然傷哉計聞

上亦震悼即

命禮部行江西布政司官

諭祭工部遣官營葬事行有日矣其家僅適至携翰

文集卷之八

七

林院侍讀羅君景鳴狀請余以銘余辱愛厚且久晚
叨同寅之誼銘其敢辭公諱璵字時庸號東谷又號
明農翁先世居臨江至有號栢軒翁者宋時爲撫郡
傅乃遷金谿柘岡家焉高祖諱淵曾祖諱克明皆弗
仕祖諱邦用績學有聲號萬竹翁考諱貫道介特自
將號拙逸祖考俱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者也公自幼沉敏篤學深有
造詣領景泰庚午鄉薦卒業太學殊久舉天順丁丑
進士登黎淳榜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三載以考最
封父如其官及配俱孺人是歲八月以外艱去起復

預脩

英廟實錄成化丙戌同考會試士得人爲多丁亥脩
大明一統志成陞侍講又以內艱去服闋復任辛卯
秋闈被

旨校文于南京士咸服去取公當是歲偕兵部侍郎
李震清武職甚精丙申推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署院事庚子三載考績又有貶恩之典丁未春陞南
京太常寺卿掌南國子監事一時南士悉賴造就行
文卒歸于正三載又

文集卷之八

大

部右侍郎癸丑改北部左侍郎丙辰陞尚書恭勤政
務昕夕不懈寅出酉還衣常不解事上處下忠誠不
易結知

聖主眷禮異常遇郊歲

賜緋袍有副戊午加授太子少保是冬入

朝而昏瞽遂卧疾于家

上驚恒亟遣中使挾醫往視尋

賜并肉及牛黃丸以療之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

尚書妣及配俱夫人庚申懇疏乞骸

上重違其情乃加太子太保從一品秩

賜重書驛舟歸今有司饋米月三不僕夫歲四名陞

解

賜酒饌又

道門侍齋麟袍玉帶白金寶鑑以寵異之撫諭之意益勤致政年方七十有六迄今沒乃八十有一沒年乙丑四月二十日也生年洪熙乙巳十月二十七日也配吳氏夫人卒繼配劉氏夫人俱賢淑素著有二子長曰賢國子生需次銓曹而逝先娶五峯許氏繼娶安仁金氏側室新田吳氏王氏次曰員尚幼孫男五長曰高明娶車氏次曰欽明緝

今文集卷之八

十九

明貞明保明孫女二長適撫城饒憲次適武港荀鏞將以年 月 日葬于臨川金石臺之右嗚呼公平生重厚恂恂言若不出諸口曠度宋量雖犯而不校蓋謹願君子也余猥托隣邦鄉曲伊邇童時聞老者言公始入邑庠掌教預夢有馳告之者云西王先生至蓋先年禮部尚書王公英亦金谿人也翌日掌教見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聲蹟將於子乎在厥後入翰林歷學士詞翰名四方式媲美西王先生官至禮部尚書位望亦與之等而掌教之夢果符是則公之生也有自來夫豈易得者哉余自童時慕嚮乃

叨入翰林遷禮部兩得與公周旋為幸今公不復作矣余尚忍言也哉不知涕之所從出也強銘曰猗歟金谿溪山秀英爰生德人為鄉之刑其出而顯名在清朝文筆史冊士仰風標式于成均優于典禮清朝迭躋榮達迄始歛而歲駕腰玉服麟童趨遶觸處生春奄閔夜臺詔榮其兆恤典優恩光騰霄曉金石臺右汝水之涯式完以固吐納雲霞

義官臨川恩逸翁仕彰墓誌銘

今文集卷之八

二十

恩逸翁以義聲振鄉人德之咸曰翁宜富宜壽宜多孫子庶惠我鄉黨無涯也已而家益殷翁齒甚高子姓如林宦學顯者駸駸于時驗諸鄉人之期望益信嗚呼如翁者不難得矣哉某深慕之欲一而而未偶也弘治元年戊申有練服而踵吾門者俱儒雅可觀乃庠生吳君崇輩翁之孫也乃而告某曰先祖謝世五秋矣襄事在邇遺行可銘未有所屬君子其垂惠之乃出大行人姚君隆之狀某雅慕翁者不能無言敢固辭哉覽狀而悉其詳尤喜為後人道也翁諱煥字仕彰別號逸耕晚號思逸世居臨川鵬田曾祖文

邦祖伯良父則彥俱隱于家妣李氏尉有賢聲翁生而清癯目左色如青金童年即能吟壯而善直草書於經史輒了大義世務尤練達永樂間有司知之委以督造海舟不日就緒兩克萬石長輸將應期而邦人分安之正統壬戌歲歉輸粟二百斛于官應縣檄也景泰癸酉又歉輸粟五百石于通州急

朝命也樂於傾帑不敗後時有

詔褒之錫以冠帶及旌其門閭景泰乙亥又應郡符出粟一百石于鄉成化甲申又應監司令助白金數鎰于學翁能給公上者如此殊多至於同鄉人之急

李義

主

往往倍徙公府不可為數焉緣是君子稱其人曰義人號其門曰義門里閭燁燁有光且性最孝人無間言居喪哀毀骨立殯葬一以禮不尚浮屠法氣貌溫和人樂親之襟度瀟灑於山水尤好遊雖險遠不憚沿洄江湖往還吳越其間勝境歷之殆半形於詩歌有逸耕集數卷藏于家晚而厭事家政悉委之子構書屋數楹朝夕于是課稚孫書業蘭玉繞膝蔚然可愛也次孫嵩舉進士守楊州綽有聲稱其初官刑曹也翁作詩訓之惓惓於忠良故識者謂翁造就兒孫大率如此成化甲辰忽遘疾不起猶從容語人以修

德確然士君子之論自垂老至屬纊不愆于禮非生有異稟守有異操者能是哉則公之中蘊誰得而窺

測哉其卒寔秋八月十七日距其生洪武甲戌十一月初二日春秋七十有一配湖山許氏卒繼娶建昌王氏生子五人長天常以子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娶李氏封安人次天德遇例冠帶娶傅氏天倫娶王氏繼鄭氏皆許出也天瑞義官娶鄭氏天吉義官娶陳氏繼張氏女一人滿姑適周文哲皆王出也孫男十八人山義官高揚州知府崇嶧峴俱庠生商邑掾曾孫二十二人潛丙午鄉貢進士滔浩源清俱庠生玄

李義

主

孫一人諸子將以弘治二年己酉正月二日卜葬于樞山崗附妣李孺人之側而繼室王氏之居其左焉銘曰公有偉行義聲出倫不指以柔允為世珍囊不餘物惟應艱貧鄉評士論愧彼貪人繞庭蘭玉培植有因於考終命惟天壽仁于何秘王楚水之濱荷歟君子令德無埋

榮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涿鹿公墓誌銘
畿甸近地有耆宿大臣尚書殷公遜齋致政在鄉壽八十有八尚輕健與朗飲啖自如每清晨躬履丘隴

明表以爲樂其童顏鶴髮鳩杖危鳥飄飄然若凌雲
客見者誰不歎羨以爲人中瑞傳之朝紳益加慕嚮
余嘗奉使西行踏門而祈一會不意其遠適而弗遂
也退未免悵然再歲而聞公卒哀之又餘再歲而始
銘曰墓私以爲慰銘其敢辭公諱謙字文撫遼齊其
號也涿州人考諱禮字宗敬鄉薦中乙榜掌教河南
孟縣公生于是妣太夫人路氏感異夢而誕公幼即
穎異隨考陞掌西安府教讀書績文日有造詣參政
武城王公愛之以女女焉年踰弱冠正統戊午魁順
天府鄉闈明年第進士拜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

文集卷之八

三

四

載考績封考如其官妣爲安人景泰壬申陞兵部職
方司郎中癸酉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封考中憲大
夫右通政妣爲宜人天順改元言事出知河南汝寧
府時旱蝗作禱之隨息開社學以收俊秀藝蔬果以
備凶荒士民悅之僅四載以內艱去服闋改知山西
太原府府最劇而得人心不異汝寧給藥舉喪瘞骸
叢塚生死皆賴之民苦狼暴捕之盡絕成化改元陞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奉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奉
軍聲虜聞宵遁丙戌秋又惟外艱戊子復山西右叅

政仍管糧庚寅陞右布政使壬辰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賑民選軍無不精當高築垣壘沿邊
有備虜不敢犯癸巳春改巡撫宣府又築沿塞垣壘
益加堅密極邊守瞭軍寒給皮襖帽以煜之宣府大
同例各自守公疏

允二遙合勢互相救援甲午秋寇來熾甚

上命將出師公先期分禦偏師於右衛遇寇與之交
鋒斬寇首二獲馬畜器械無算軍至而寇已去全師
還京戊戌進贈祖考俱右副都御史祖妣及妣俱淑
人復五月陞戶部右侍郎己亥秋轉左辛丑春陞本

文集卷之八

三

四

部尚書總督京通等倉糧儲又

贈祖考俱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及妣俱夫人甲
辰

命掌部事仍總督又十有一月加

太子少保

賜內騷紅帶各一幣有副丙午秋九月懇疏乞休

詔曰可遂家居踰十有九載又進一品階弘治甲子

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其生永樂丁酉冬十有一月

初一日壽八十有八有司以聞

上軫耆德賜以祭葬公爲人通敏神氣秀潤動必以

誠隨地振聲惠愛居多茂隆福壽其有以也夫配夫人王氏祖氏祖氏緣子璋貴得贈如嫡

恩亦為夫人俱先公卒生子二人長璋任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娶錦衣衛中所千戶林君琇女次必任禮部司務娶錦衣衛指揮使趙公璟女生女二人通順天府尹張公諫子輝孫男二人曰輅習舉子業娶順義鄉進士劉君釗次女次曰軾先卒孫女二人一適錦衣衛前千戶所百戶李君林長子一尚幼曾孫男一亦幼將以 年 月 日偕二夫人葬于城東河村之原璋等携禮部右侍郎掌太常寺事田公

卷之八

五

景賢狀請銘銘曰偉哉司徒出于涿鹿涿鹿秀融實倅韋曲緣地之靈鍾美於公鄉閭獨步耆德誰同蚤登甲科版曹發軔職方銀臺次第聲振迭中大郡鵲然陽春煦彼黎庶歌頌以頻

命參大藩西陲總餉飽我三軍虜馬敢傍權任總憲上谷雲中以撫以禦虜避清風入贊司徒爰總廉粟位正公卿邦計優足歸榮鄉黨幾二十年縉紳傾慕允五福全肅肅河村歸全于此

恩榮始終名香清史

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政晉陵白公神道碑銘

晉陵有白公廷儀者官大司冠時存惻怛不忍之心故獄以鮮寃士君子稱之弘治十六年七月告終晉陵正寢有司以聞

上震悼有加命禮部行

諭祭命工部營葬事又

贈少傅謚康敏士大夫榮之再歲冢嗣例授浙江都指揮同知按以吏部右侍郎姑蘇王公濟之狀不遠數千里走書至京請余銘其墓道公諱昂廷儀其字也為南直隸常州人其先出洛陽扈從宋高宗至常

卷之八

五

而宅城南三十里三渦村高祖諱均禮徙邑採焚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祖諱思恭考諱珂累贈皆至是秩曾祖妣錢氏祖妣蔣氏母鄭氏繼母王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年弱冠領景泰丙子鄉薦奉天順丁丑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以憂去甲申改刑科戊子轉左率卯陞都給事中壬辰遷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未幾遷右副都甲辰署院事丁未遷南京兵部左侍郎己酉改戶部又改刑部辛亥署都察院事遂遷右都御史癸丑遷刑部尚書甲寅三載滿加太子少保戊午

東駕出閣進太子太保又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初任給事時劾南京戶部尚書張鳳繫至京成化初年邊事亟稍輟經筵乃

上言堯及太王事而勸

上脩德息寇其言當理屬黃霧四塞進六事其一謹命令以全大信內開貢獻織造權豪創造欲革之言切中時病餘亦要務也率僚屬救御史謝文祥之譴欲以來直士也丞應天時興學抑強均定義役皆可為法海寇劉通標掠江東公為都御史巡江調兵窘之于要害通疑懼公諭之通感泣乃釋之既而出

本集卷之六

三

降止執通送京餘悉不問其患遂息任兵部左侍郎時與平江伯陳銳等脩鳳陽

祖陵及伯塔壽春墳時淮南歉傭飢民以執役餘貲人以賑之事賴以兩濟費省而功倍之改戶部左侍郎脩金龍口之河決奏帶郎中叢性分治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堤之堤甚長所以防張秋決也自中牟至尉氏潁川經塗山入河仍歸鳳陽合淮入海因汴堤以萬柳而汴堤倍增于舊其分徐勢也則委郎中異性濬宿之古睢河入運河其殺汴勢也則委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脩運河則自魚臺至于德有

德至於吳橋復古河堤自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

千二導以入大清河及古黃河而至于海石堰立于

河口而蓄泄有時以濟運河之不及故河道皆順而

運漕便之高郵湖頻覆舟楫乃開重湖於東岸以利

行舟而避風波之險其脩堤四十餘里舟者德之號

為白公堤掌都察院事憲度肅然請令御史按籍以

清戎伍又請御史核實天下田土一以補營屯之舊

一以為蠲收之宜又言法度不宜輕率以亂舊章皆

當上心御史李興酷刑附大辟公率部院大臣救之

免死職刑部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

本集卷之六

三

之肅何如陽春之溫故獄平而無冤刑取格例百

十餘條以為內外有司法守公為人宏裕和厚居官

勤敏早朝晏罷日以為常燕居接客略無倦容官四

十餘年周急恤患人感之不已始終榮膺

天眷累有綵織錦麟之賜屢乞休弗遂庚申五月又

屢疏

上軫其懇切乃允進太子太傅賜璽書馳驛仍給月

俸與卒以歸歸則日遊園林怡然自得有歸樂亭賓

客至者踵接吟嘯竟晝或繼以燭癸亥七月忽以疾

卒夫人蔣氏有賢行人稱有內助生三子長即竣也

次圻戶部郎中次坊鄉貢進士孫男九諫詔邑庠生
謝誠說諱諱諱孫女一曾孫男曰僖曾孫女二將
以甲子月日塋等奉公柩葬于治城昇東宅第
之南山水明秀風氣完密誠佳兆焉從新卜也嗚呼
白爲鄉邦名族公之先考領鄉薦教諭大治伯父禮
糾給事中兄玠南京尚寶司卿弟晟南京太僕寺丞
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員外郎左遷通判陞
同知天性孝友事繼母王夫人甚得歡心嘗染疾公
每夜指額北辰獲愈乃已憫弟蚤沒撫其子厚甚曰
潔者以克書笄曰坦者爲太學生大學之陰當公之
子乃舍子而與姪宗族稱之其在兵部則做范文正
公立義莊立義學二其一以訓童蒙其一以肄舉子
業立祭田祭始祖以下歲三行祭已而燕以合宗設
藥局以藥鄉人之病人多歸心焉白氏至常無慮四
百年而大發于公先後貴顯宗門鼎盛公爲時鉅公
秩登一品而無驕矜壽至七袞而無姬侍益如春風
美如甘露信爲長者已矣不拒人人樂就之子姓榮
茂家屬繁衍流慶之遠其無艾乎天之福善可徵也
已銘曰卓哉白氏來自洛陽支派歲衍餘四百霜維
公天厚允宗以良良于宦海發軔夕郎栢臺棘寺

譽頌張靖彼海寇安我江鄉黃流決決或導或防湖
波作惡重湖可航治水伊智歲漕無妨入東邦憲仁
心孔彰仰孚

宸聰恩霈汪洋袍麟腰玉康適高堂森然庭王門祚
益昌夷猶林壑一任行藏治城之近第宅之陽緬惟
佳兆千載有光

重脩香盤禪寺碑記并銘

京師山水形勝多在西距城四十里有翠微山者紫
迴盤鬱邃密幽迥雙泉瀆湧澄澈淵渟流出石澗可
鑒毛髮實天地扶輿清淑之氣蛇蜿蜒磅礪鍾秀于是
其要會有寺寺創于天順間太監虎公之迹也延西
僧以守之既而義嗣內官監太監李公瑾慮久而致
堙乃於成化年請于

上仰荷

賜名香盤禪寺重葺治之棟宇復新輪奐益著今內
官監太監馮公俊愛斯山水之清預營壽藏于寺之
左且慕李公之爲人惇朴淳靜克適先志不忘鞠全
之恩珍重遺迹俾不廢墜遂致龍光下燭嚴整馮公
亟欲表章之乃轉致人達意篤請余言以勒石不泯
馮公其亦好善尚義者歟嗚呼一寺之興廢顯晦固

無關於事體之緩急不足言已第山之清絕

京都之形勝四方高人韻士來探其勝以舒雅懷者非僧寺無以游息寺非嚴潔無以招延況馮公之志有可嘉者耶遂不辭而重以銘曰

皇都雄壯有時于西山水融結翠微可躋彼美禪寺香盤是題堂堂

賜額光動金泥鍾梵飛聲遍散虹霓峯巒巖巖錯綉高低古樹芳草上與雲齊解使遊客到此路迷避勢有原濯纓有水風光頓殊一洗心耳翹首龍闕王氣疇比憑虛浩浩一日千里嘯起風雷歌驚

文集卷之六

三

虎兒試問大羅去茲尺咫銘以徵之天下仰止

故鍾母朱氏墓誌銘

鍾母姓朱氏諱榮錦衣衛小旗孟孚君之配順天府庠生瑄之母也朱故江西建昌縣蘆潭鎮甲族年三十配孟孚君君亦同鄉也考以謙洪武初年舉稅戶人才從事戶曹已而棄去告隸錦衣補籍校尉無何錄功陞小旗卒于京孟孚君繼之逮瑄居京師三世矣邇余客邸瑄開館授生徒余推子輩俱從之受其母岳白在堂家法嚴整瑄雖壯年忤輒撻之不少其隣里莫不賢智之孟孚君卒時瑄僅五齡家窶甚

母失心欲亢厥宗擁持孤息待以有成年稍長則延明師授以易經肄舉子業尋遣入府庠朝夕躬辟廬以佐其費課之殊厲嘗慨曰自吾歸汝家事汝父聞吾舅以故家讀儒書庶幾仕進奈何于戶曹役而沮其志意在汝父也汝父又以冗幹錦衣出入

禁門朝夕

輦轂左右於學有未遑仕進之途不鬱而有待耶汝甫弱歲聲吟吟時父撫頂云此兒稍長果秀隸能畢吾志耶其造就之吾瞑目地下矣故速汝進步者以此汝尚勉之母忽瑄俯首領之共遠不敢違瑄出墓

文集卷之六

三

還間或沾醉淋漓輒舉感不寢戟手至晨或挾書冊覓直或携士友講學欲酬直延飲必傾囊助之不惜鉅費逮瑄補廩膳生給斛粟以歸母喜且諭曰汝補上庠生順天庠乃庠序之首粒米皆

天子恩不易得也可緣此而自滿耶盍自請益思歲月之不我與母以虛糜也瑄唯唯而退暮景偶沾風疾比歲尤劇伏枕踰半載疾亟強擁衣起呼子姓于前又諭曰汝能忘乃翁之志耶嗚呼人誰不死吾今已矣壽越古稀復何憾焉顧不及見成名也第識吾言庶謹進脩親賢振成嬉飲以同汝青雲之路焉

譽子明時振家聲于不朽吾之望也乃翁之志也言竟而卒時成化甲辰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也生于永樂丁亥九月十四日壽七十有八前室陳氏生子一曰琳母能撫視之與瑄等配繆氏生子義女淑智通鴻臚序班孫智璟瑄配朱氏生女淑清尚幼朱卒繼以張氏母雖嚴而篤實不忘于婦安焉真得母道而不渝也卜以是歲月日葬于處瑄持狀懇請余銘余叨居北鄰亦能知之故述而銘曰鍾故望族朱亦喬門踵芳煌美世德彌惇自南而北居傍天關風和宇宙仁藹乾坤人真家室裕于後昆母雖孀

文集卷之八

墓誌銘

早寒谷春溫課子書史絃誦朝昏虞庠範器原自天恩母也奄逝慶積誰論我銘于石千載名存

故丁母鄒氏孺人墓誌銘

京城東崇文閣有通衢吾肝丁氏居焉丁翁志剛醇謹而楚語確然誠實人也配鄒氏孺人如之而慈懿尤可嘉伉儷垂白貨產堆裕而儉朴終身退然不以自多也以故鄉人往往主焉成化五年戊子臘余偕計到京偶過其門翁授館孺人躬爨以款余過厚憮息再旬而後寓于城自是往還稔甚迄今二十有六年猶一日也翁沒已數載矣去歲壬子八月二十有

九日孺人卒以今秋還葬家嗣昌暨二孫携鄉貢進士石潭黃純仁狀叩余請銘按狀丁為南城水南人鄒亦同里人也父某母某孺人歸丁氏年僅十有四舅資一姑李氏先已物故祇太姑王氏在堂貞節人著善持其家性嚴而難事孺人事之惟謹王亦珍異焉丁占戎籍京師正統丁巳伍缺有司以翁應孺人從之行止今第勤紡績以佐費家政斬斬日寢殷瞻處鄰待賓禮無遺失群婦環聚率以恭事必晨謁家祠次分理中饋罔敢差池孺人亦嘗厲事臨之惟番番質古語笑無妄見者自爾凜肅人知其以德感也

文集卷之八

墓誌銘

吾肝士大天暨晉吏輩主其家待之如一聚首而談未嘗不曰志剛翁有賢配昌輩有賢母而吾鄉有賢東也去歲秋余自肝來孺人耳目已瞶猶掖以出見余輒問曰吾鄉比年稔耶於途見二子耶語之切切然時冢嗣南還仲自南來蓋懸念也其懷鄉愛子之心仁愛彌篤雖齒暮而不亂其德皆類是良可敬已言猶在耳湔然而逝傷哉雖然吾肝隸戎京衛者何限未有夫婦孑然驟來而能與其家者有之亦未能夫婦偕老眉壽全于鄉者又況屬

聖代熙寧之運閭閻接壤比屋絃歌而夫婦晏然日

尊祖于廣廈之下曷嘗有一日流離之窘耶是乃善人獲天祐也孺人可以瞑目矣生三子長即昌配游次平配維繼陳季玘配張繼巖孫男七銘先卒嘗從余游殆成而摧釗配張繼王銳錦鏜欽鏞尚幼孫女六長適金吾前衛指揮使曹重次適陳夔次適李次適郭倫曾孫女一適庠生黃元暘孺人生於永樂丁亥八月二十有八年八十有六卜以弘治癸丑某月日葬于南城水南先塋次從翁兆也銘曰年未及笄早配夫子卓然植家勤儉是以孝于太姑著聲閭里有事于行挈家北徙崇文之東爰是居只門俯通衢途交九軌宅有館餘鄉黨來止宿至如歸感歎無已柔德似春婦從俱喜彼美壺儀家道攸起懿屬愈繁踰六百指慶源悠遠伊從茲始壽考而終天介斯祉返葬故鄉首丘差美風氣素篇江山表裏於千百年式固焉毀

明故陳母氏淑人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廬陵陳公儼有賢配宋氏宋故望族大父諱遂昌者以文學主內江教事父諱嘉慶者才行著稱避薦舉不就母張氏陝右張黃門女因嘉慶君侍父宦居而成姻也生淑人秀慧夙成動協禮

卷之六

三

慶宗黨女流莫之或先季父內黃令尤奇之乃為擇歸得侍郎公公初配大司馬同邑蕭文昭公長女有賢行而早沒眾謂難其繼及淑人繼之尤勝內外翕然以為宜時公家食習舉子業朝夕肄讀淑人必與俱雖夜分不倦也無何公侍考澹庵實京師淑人隨之奉舅姑勤渠靡有愆禮人往往稱之景泰庚午公領京闈薦第甲戌進士拜刑部主事三載考最淑人始受封安人天順壬午公以外艱歸鄉送終大禮皆淑人助成之成化丁亥公遷郎中辯武弁冤獄而釋之其人感甚暮遣妻懷白金投之表其報德意且曰母令公知也淑人拒之殊嚴彼婦慚慄而退戊子公被

卷之六

三

命雷南畿十四郡獄別三年有奇子俱穉年淑人獨居京邸訓課二子甚勤夜則躬女紅以督之誦書久而不懈長旦後領江西鄉薦次昶得入太學學業有成皆淑人之教也且治家嚴謹內外有限淑人亦未嘗越閭三年猶一日也庚寅公以效職進封淑人亦進為宜人公尋陞山東叅政監遼左邊儲淑人獨處公衙其慎無異於京邸時公歷陞左右布政又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出征西堡夷昶侍行旦

游郡摩淑人在家專主家政宅舍田園固不廢凡
隣戚族黨周恤無遺父母喪葬悉賴之襄事外姪
孤無育之以有成重業儒又資給之外氏俱感其恩
愈以爲義舉非私厚也公巡撫三載有績
上賜以誥祖父妣妻如之而淑人與爲故齊三品之

秩

天語褒隆有內助之賢之稱癸卯公又遷南京刑部
右侍郎頃之公害末疾淑人扶護勤苦湯藥未嘗不
躬進已而不起又殮葬如禮哀毀不能自持遂以家
務付子婦也閨靜適順養天年弘治己酉歲六褻子

李素庵

三

婦孫男肆進獻歸守令暨鄉士大夫賦詩以祝眉壽
者風風乎盛無不揄揚其懿德也丁巳旦授貳守福
之泉州便道登堂淑人初不以爲華第勉以無忘先
人之緒卓乎有見也已未九月壽當七袞且遣從者
欲迎養于任淑人懼山川脩阻乃弗果行因戒從者
曰往語吾兒自古爲國者不能顧家能勉盡職業吾
安矣是養志也何必吾往而享祿養哉衆深服其言
於是泉之寮屬暨戎帥彼士士君子各發於賦詠以
爲淑人壽寓歸不及以是年七月十日卒距其生于
宣德庚戌年月日生男二長即旦次即和孫男二曰

完曰寶卜以年月日葬于水南山之原合公之壙庚
申夏六月旦馳書介其鄉秀士胡琇齋南京禮部郎
中劉鎮狀請余以銘余雅愛于公於淑人之銘誼
不可辭也乃曰婦道無儀罕克兼之淑人夙慧惟順
惟慈弼成君子訓就佳兒家聲以振顯榮于時閨門
肅穆惠及尊卑三膺

紫誥賢淑名垂古稀稱壽可賀匪悲無愧坤德不朽
在茲歸並夫壙山水光熙

邵伯鎮法華寺月明和尚塔銘

揚州江都有鎮曰邵伯臨大湖之濱距鎮四十五里

李素庵

三

有法華寺焉寺創自晉永康間興廢不一元則悉燬
于兵莽爲丘墟入我

朝洪武丁卯僧了無主之乃闢荒理穢仍遺址而營
之中建佛殿翼以小房數楹東西相向居僧徒焉了
無戒律嚴甚蔚有宗風已而化去其徒祖之爲開山
未幾寺又廢天順七年耆民徐本立輩禮請梵行寺
僧覺靜號月明者繼主其寺靜重遺衆意虔率其徒
滿深以往固惟創復日嗇衣食具積以歲月遂構殿
庭山門廊廡暨居室庖湑之類以次具舉衆設森嚴
金碧炳耀棟宇巍我臺陛整肅屹爲一鎮之巨觀又

以餘貲置田以贍徒衆續成了無之緒而藩飾倍焉
顯之士大夫壯之今上林苑丞吳君廷臣嘗館于是
親見靜勤苦植其家君每讀書過夜分靜必具茗飲
以待晝則共膳羞雖久而無倦谷君深德之逮貴任
給事中判河陽凡抵鄉必過靜輒延坐終日靜談古
今事卓有定見語及忠孝大節有以竦君之聽而深
與之契成化 年 月 日靜卒葬于了無之旁其
徒又疊石爲塔以託無窮既竣以告君君哀之請銘
于余余謂浮屠氏以寂滅爲教聲色俱空雖身世且
無有抑何有於寺邪又泥假文以暴名而欲不泯其
迹邪雖然在閭里中有能振業而亢宗者人必稱之
爲孝以其光前而啓後也彼靜者勤苦積貲不以肥
身而以興其門庇其徒續其舊而杜一鄉不謂之賢
乎哉君子成人之美有善則稱之惟恐其弗彰初不
計其類之何如也此論人之公也此吳君之心也余
敢不緣其義而銘邪銘曰嗟彼邵鎮空門既空空久
而復不空者克珠林鬱鬱棟宇隆隆有僧者靜不愧
宗風苦行是脩全歸而終崇拓其址不有其窮人隨
化泯蹟在何窮

彭水縣令金谿何君源清墓誌銘

邇吾盱幾三舍地名后車乃鄰邑金谿勝境也金谿
有望族何氏居之地因以顯人皆知名何氏多名士
源清尤出色幼有異資讀書過輒成誦逮入邑庠補
弟子員業書經造詣殊深屢試于江右不偶成化已
亥膺貢上京入太學卒業弘治乙卯應京闈鄉試遂
中式丙辰銓曹試傷等乃拜揚州江都令清慎自持
惠愛公勤深得小民心然而路當南北衝要不能充
給往來使客戊午赴覲訴情于天官卿乃改四川彭
水令地僻民悍路涉險遠俗染夷風吏治倍難源清
一以誠感寬嚴兩濟果幾人皆嚮化無敢囂撓彌三
載民益歡愛偶染疾不能視事乃懇乞身得遂壬戌
六月抵鄉疾亟醫不能療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壽
僅六十有三配邑南王氏繼盱江上官氏又繼王氏
生子四人曰錡曰鉞曰鉉官氏出也曰鐸女曰善姑
適臨川湖頭許廷圭再繼王氏出也孫男八曰鳳來
曰璇曰鳳鳴曰驥曰驥曰鳳儀曰瑾曰鳳至孫女二
曰執玉曰英玉以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南
城布里錡等泣血踵門携族伯孟顯翁狀乞余銘嗚
呼源清余校文京畿所取士也家世遠有端緒知
之寔舊始祖逸仕唐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自

浙瑞安而遷居后車傳孫瓚仕周爲尚書左僕射瓚子輝爲屯田員外郎子經任廣東清化徑巡檢源清曾祖也克敬乃祖也考世顯以八袞冠帶爲壽官源清名清兄第三人長卒而有弟與姪和睦諒如春風族類最繁而處之甚宜啓敬愛焉鄉黨以孝友推之居官協民心居家篤倫理爲人端厚而謹重余雅與往還期其必至於顯遠豈意其官止於斯而壽止於斯耶式增傷感誼當銘銘曰不激以厲不委以隨靜而有守動而有施惟惇行義何逐物移門望雖鉅謙抑自卑家道雖殷能以儉持繁而加惠官方是儀維

卷之六

里

揚之域彭水之涯凡厭士庶久而增悲后車之里帝里之碑過者回首嚙不噫嚅

進秩奉訓大夫蘇州府通判夏君時清墓誌銘

正德戊辰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致政蘇州府判吾盱夏君時清卒翌日余往哭之諗其子謂君伏枕未浹旬逮亟祇誦詩曰抱璞孤忠還悟楚先鋒銳氣竟平吳乃平海寇時作也三誦而瞑目語不及家務噫是蓋懸情于世用而用之弗副惜哉君諱全以夢又起之泉字時清兄第五人第三兄雲號奇峯者以春秋出色領成化丁酉鄉薦舉中乙榜掌教商水君師

之而經亦有名丙午江右鄉試魁經督赴南宮數日乃歸而開門授徒徒日衆著編修鄉溪畢濟川亦其徒也需次銓曹試優等拜蘇州府通判踰年會海寇起君雅好談兵幹濟通敏推以膺弭盜之任君乃奮志振功從事唯謹廣行招募衆爲協力卒致渠魁降宵從俱散民以奠居邦士若衆民懌沈啓南輩有作以揚之監司亦以旌獎越明年餘寇復熾巡撫魏都御史復檄之往君益銳精嚴毅專決動以身任同事者嫉之陰中以法致成大獄訊鞫無微閱二稔乃獲諫釋又屬海寇復窺視前益烈監司數人仍委之

卷之六

里

至則有說客來獻策撫諭君知其奸三捷之斃以徇於是晝畫計定率士卒夜隨潮沙歷洋并直搗賊巢賊倉皇失措遂擒之皆不血刃而平海隅以安人皆駭歎曰昔有飛過江者今飛過海矣方叙功行賞君乃慨欲退休懇疏以請隨獲

俞允乃進奉訓大夫還鄉從容編覽吾盱山水時正德丁卯也秋仲子良勝應江右試君有預期之言既而良勝魁江右解明年戊辰又舉進士式如君言歸休良足慰心也君生于景泰乙亥八月至卒年五十有四夏爲吾盱著姓代習春秋叔祖輩以是申乙

任學校職至君昆季父子而門望益高祖諱立誠
祖諱用理俱隱德積慶源流蓋有自也君配王氏繼
又王氏末繼程氏生子四人長勝才次即良勝皆王
氏出也勝俊勝偉皆繼室王氏出也女一名益第
乃高水教諭君雲女君鞠成之以婿李夢鑑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地良勝血泣以銘請余深慨
君懷用世心而弗遂到任止於斯壽止於斯痛哉乃
銘銘曰劉削為梁曷登明堂鑄鑒為柱中流何樹勁
楫可川翻淪近淵難堪長陸臨門折軸物理猶然矧
於人焉誰不奮厲勳為時滯吁嗟時清命也何情已

大集卷之八

星

夫埋玉乃爾荒谷蘇海之濱吁蛇之津遺聲猶在應
傳無父

故雷母張氏宣九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映彰姓張氏余從妹也出于吾叔父翠窓先
生長息自幼有至性孝友賢淑聰慧罕倫書史過目
即成誦叔父鍾愛之深雅難其配嘗曰吾家自尚書
簡肅公五守十令諸金紫公以來以進士起家紹芳
詩禮雖女子亦知書史況此女異常必擇名家而後
可擇之之久始得城南雷氏有大經者行宣九稍長
以歸焉雷門殷阜子姓繁庶皆循謹守分原出東平

吳氏自唐太史競之後代襲簪纓榮顯赫奕宗望于
軒紫陽朱子嘗館其家遵行社倉法朱子為記之傳
至于今孺人事舅姑盡孝處娣姒間殊甚睦愛尊卑
長幼無失序門庭諄如春風歲時祀事尊俎必躬理
蠲潔會宗族必親為調適豐甘宗黨稱焉吾叔聞之
曰宜名宗稱婦職不愧吾家聲矣况善持家動儉是
先家日充裕大經好遊江湖間歲一出凡資裝路費
隨取隨足不以勞累其夫室遭燬乃市北闢善地徙
之棟宇鼎新門館嚴麗園池上下茂深可觀貨產倍
徙于昔皆孺人之功也生子二人長曰所娶季氏次

大集卷之八

星

曰煥聘王氏女長曰愛玉適梅幼曰如玉受聘黃氏
男則延師教以道理頗課督之女則教以女傳女則
諸書及各色女紅事皆有端緒不意卒于正德己巳
月 日距其生天順己卯年四月初六日卜以
本年十有二月葬于 地余姪太學生忠領錫
雷所來請銘乃銘曰性本貞順于歸克從乎感中外
不愧吾宗躬勵勤儉不勞而豐重泉雖閟幽光何窮

雷母饒氏孺人墓誌銘

吾旰南郭老姥雷孺人年躋九袞時正德庚午夏六
月七日也親黨率戒壺觴以賀之孺人端坐中堂

鬢如銀兩目朗然耳亦能聽遠飲啖自若子姓親屬
林立于庭孺人晨坐至晡無倦容無陂倚見者輒退
而歎曰年如許高而神如茲與其人瑞耶孺人姓饒
饒為上湖望族徙居章丹石以家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鄉稱善人皆不仕于時而詩書禮義之聲繼踵
無間孺人生有淑質慈惠寡言笑惟務女紅兼通孝
經內則烈女傳及笄歸于城南荊州衛知事雷君待
詔家嗣曰顯忠雷亦鉅族出東平吳氏繼姑後而從
雷姓孺人孝事舅姑躬調甘旨和睦族黨門庭謁如
春風始終勤儉朴而不華身勞紡績晨夕無倦佐良

文集卷之六

星

人門祔日興資產雄于鄉嘗發粟賑荒有司以上援
例授義官秩周給貧窘出無吝容遇津渡則能舟之
見險遠則頻修之成化丙戌夏歉民饑則發九都倉
穀以貸而不責其償已丑出遊至京師卒次子昱歸
其柩葬于快塘孺人乃孀居餘四十年撫成二子家
遂愈殷各樹門館宏麗可觀親賢好客亦能施予建
橋修路造舟濟渡惠利殊多人口之不置孺人安居
晚節至高壽而殁時正德庚午冬十二月二十六日
也距生永樂辛丑正九泰生二子長昱取葉次昱娶
黃繼翁女三人長適胡珊先卒次適鍾榮幼適許

孫男三曰炯昱出也以邑庠生援例入國子監曰煒
昱出也侍

益府冠帶禮生曰炤娶徐曾孫六下以壬申正月八
日葬于快塘其子及孫以銘請嗚呼孺人柔順德懋
延年幾百而俗及孫曾門閥著于鄉可銘也已銘曰
皇極之訓五福壽先壽而幸福人生罕全荷蒙雷母
獲祐于天喬門毓秀于歸弱年蕙砧大媿美是先
心如水湛德如春宣惟仁惟善家聲以傳于囊有溢
于倉有連積而能散鄉譽歸焉年更九稔急何一遷
快塘永闕世慶斯延

文集卷之六

星

明故進階大中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豐城徐
公卿儀墓誌銘

江右宦族莫盛於豐城而豐城奕葉顯著又盛於徐
徐有卿儀者號羅峯道人諱昇卿儀其字也系出徐
山氏晉有諱輝者叙功封侯為新吳侯其地今奉新
靖安也晉亂去卿乃去土而止云徐宋有居撫及袁
皆盛族而南昌之豐城為優公世為豐城人五世祖
諱祥珍祖諱玄德曾祖諱國昇俱輅晦于鄉祖諱永
載緣子按察使謙貴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觀以進士官至守寧國此

徐氏

贈恭人公生而岐嶷篤志於學入邑庠作文有奇語
成化丁酉領江西鄉試戊戌舉曾孝榜進士次年拜
淮安之鹽城令政平訟理具服人心邑久乏科目為
之作典訓督自是登科者衆癸卯丁內艱服闋復補
山東之蒲臺時有昆季挾制縣令往往遭誣公按真
于法人服之歲歉乃備賑貸之法民賴以蘇弘治改
元由道薦之遂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被
命閱河南山東等處馬匹乃疏馬政八事庚戌彗見
天津應詔陳言六事剴切當

卷之六

星

上心出巡河南會河決陳治河四事又疏修葺六事
尋獲

聽納汴有孫騰霄者事務峻謗人命漁網富家財公
處以大辟中州多儒賢悉為新祠祀丙辰掌雲南道
丁巳疏修葺八事僉推入本科本科者乃主院中之
章奏也即陳修省七事清寧宮災又陳謹天戒十事
二章皆激烈可紀時士風奔競多賄內嬖為地其迹
已露有當軸者預餌公以名職冀免劾名公峻却之
乃忤其意是歲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已未有通番巨
商八人號八仙公按之謫戍中官為納賄丐免竟沮

其謀庚申有商李招鐵偽諺進貢作弊亦捕以伏法
海道肅然罔敢差池辛酉潮州饒平叛寇蘇孟凱革
據鳳凰山熾甚公以計招其脅從壬戌孟凱授首其
黨遂燔是歲致仕還鄉考寧國府君尚垂白在堂公
孝養唯謹深得歡心乙丑上

孝宗皇帝廟號恩進階大中大夫丙寅居寧國府君
喪哀毀過度遂成疾亦卒時庚午六月初四日也距
其主景泰辛未年僅六旬有一所著南巡錄及奏議
藏于家兄弟五人次旦以進上禮科都給事中歷陞
湖廣左布政使次景廣東四會令次晏邑庠生繼母

卷之六

哭

朱氏其配鄔氏贈孺人繼配喻氏封孺人又王氏側
室關氏有七男子長相邑庠生娶劉氏先卒次植娶
熊氏捷邑庠生娶范氏鄔出也柳楹王出也朴邑庠
生娶聶氏柯闕出也女四人一適林一適姜一適邑
庠生羅侯一未行將以正德六年辛未六月十一日
葬于邑南興隆岡之原某衰經泣血携大父方伯君
狀越八舍踵余門請銘誼不可辭乃銘曰豐城令族
昭代名人賢科發軔師帥斯民兩經盤根稟然利器
何劇何易牛刀斯試盛年穎出攬轡乘聰匪函迭陳
侃侃生風

帝軫遠邦命貳柏府嶺海肅清仁文義武繞鄉之夢
陟岵之思解此朱紱適我綵衣重慶有堂春風聚首
以琴以觴酌此春酒其如天數遽止於斯載瞻橋梓
何次第萎江鄉邑南興隆岡下平原韞玉乃全歸者
誠齋處士墓表

吾軒有著姓丁氏依郡城南密邇學宮以居日聞絃
誦之聲習見士夫儀容儒雅之懿故其家亦以尚禮
稱蓋漸陶然也諱瑄字文英號誠齋者尤能以禮自
將退然卑遜遇少長貴賤無異待雅好與士君子遊
時出尊醪以觴之觴餘得緒論輒筆以記士君子亦

李卷之六

完

為之傾倒年稍進而志亦銳慨然慕子長之風泛江
湖沂淮泗周迴齊魯燕趙之邦覽勝而吊古者不可
勝道所交天下士無不心醉而氣洽稱之不容口往
來京國餘五十年而意氣猶一日見朱紫赫奕不以
動情而進取出其餘力懋遷行橐充羨而貨產遂堆
乃泰然歸老于鄉付家政于子子甚克家益與賓友
宴樂陶陶融融不問世務之何若也老者見之愛壯
者見之恭幼者見之親以其有禮故也成化乙巳
月 日以疾卒距其生 年 月 日壽八十有二
娶 氏孫男二長模次楷太學生於 年 月 日

葬處士于藍田鄉編修羅景鳴已銘之而悉其行實
矣孫模意猶未已屬余表之余尚何言雖然不可虛
其意也乃最其行之大者昔余先君子與處士交最
稔每以論不肖曰而知處士之行耶自少逮老溫然
如春與人無爭嘗遇惡少當衆窘之衆皆有不平意
處士怡顏以受顧為之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其處
士之謂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處士者跋涉山川
恒若坦途奔躋大壑浸齒康適且有賢子若孫以振
千後其安真能終始矣祝彼千駟萬鍾而危如燕幕
不能一日以樂身沒而名泯者果孰得耶處士其不
死矣

李卷之六

平

故韓母程氏孺人墓表

山東滋陽韓氏有賢母程孺人淑懿茂著遠而且久
其配
封禮科給事中韓君也其嗣息工科都給事中智河
南道監察御史普也程望于滋陽孺人諱尚賢自幼
端靜聰慧父母異視之父處士君諱瑄母蘇氏每曰
有女如斯其歸惡乎容易故擇婿輒難之久而處士
因與韓容菴善容菴封君之父也容菴聞處士有女
賢乃為封君聘之無何以歸今孺人是已歸則躬若

以事舅姑朝夕膳飲必手精調適不以付餘人舅姑
乎豫內外姻黨尊卑固不稱嘆凡遇婚喪有窮資者
輒贊良人給成之持家殊簡儉勤毫末不浪費至於
奉祭祀待賓客濟貧困每倒囊而不靳封君司苑馬
錄事時專意公務不暇內顧惟孺人是賴內政具有
條緒封君嘗慨然曰吾效官稍能振聲者吾孺人之
力也吾不意得此賢助於子則課督以儒業於女則
勤教以女紅各克整慮不以怠廢若智普輩俱以明
經先後舉進士陟臺諫要地蔚有聲稱君子曰此母
之訓也孺人慈愛貞淑德重而性嚴是足以表儀中

卷之六

五十二

壺殆不易得也時弘治庚申十一月五日染疾而卒
于京邸以就養故也距其生宣德丙午十二月二十
四日壽躋七十有五生三子長即智庚戌進士拜禮
科給事中而至今秩次即普丁未進士拜鄞令而入
為御史以二子之貴仕京師自弘治戊申迎至此享
祿養十有三年又次曆需次銓曹亦榮顯有地女亦
三長妙聰適郡人徐珍先一年卒次妙廉適邑庠生
陸旻次妙詳側室徐出也適郡庠生朱鏞孫七人元
佐元佑元仁元仕元儒元佶元偉孫女九人叔榮叔
輔叔桂叔行叔文叔潔叔才叔英叔靖諸子扶柩歸

以某年月日葬于城西之原嗚呼人孰不欲有子有
子而克立尤至慶也亦孰不欲有壽有壽而又受子
登尤至願也顧命與心背事與時乖不如意者十常
七八安有如孺人諸子榮顯光膺

紫誥而又有孫甥王立如林以踰七望八之年而躬
就祿養嗚呼福壽如斯夫豈餘人所易得哉然而有
福壽者未必賢賢者未必皆福壽君子於此當稽其
自來矣昔人感良人成業而捐金者如樂羊子之妻
教子蹈規矩而底德器大成者如中國夫人有光簡
冊至今人猶能道之孺人順以振良人之效官慈以

卷之六

五十三

成二子之器業其賢矣哉安有賢如孺人而不有傳
于後世哉是不徒富壽也余按翰林修撰毛君徵之
而為表之以示後人其為後人之式哉

故廣西提刑按察司僉事熊君開甫墓表

成化己丑

賜進士二百五十人迄今幾三十載而存者祇三之
一在位者祇四之一位干

朝者祇五十之一靜言思之未嘗不深慨同年之寥
落若是其甚也吾江右可屈指數人而南昌熊君謝
世已十祀矣憶初登第時君輩七八人與余居伊邇

皆同年友也朝夕會晤而開尊環酌者率不間五七日而一聚首聚首輒詠歌笑談不繼之以燭不已藹然之情可掬也君在輩流中年差長情最直簡直坦夷不事表襮肆口而言中無城府无可親愛者久之遷徙不常離合不一然亦或踰日或曠旬月或踰十數年而一見情如舊也距意有如君者乃長往而不復見耶同年中君尤可慨也又數載始見君家嗣宰葵携狀以見屬嗚呼余不覺痛心忍淚傷感嗚昔尚忍發於言哉雖然聞幽發潛友道之責不能忍於不言也按狀君諱景字開甫別號閒住翁家于南昌彩

不齊集卷六

華

塘高大父諱九成讀書尚義會元李廷起郊原繹騷獨倡義以保障之人稱曰善翁曾大父諱德讓聰穎絕出童年課耕于板湖莊鄉彥秀甫湛公見而異之因女焉遂家于是江右有十八才子之號德讓公預其一試政三載謁告還遠期謫司泉州稅大父諱素敬不仕味古人詩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遂以號曰畱耕歲侵即貸粟四千餘斛于貧民不能償者焚其券考諱資直曾受經于鄉衮憲使龔公錢善吟與書訓迪弟子無慮數百往往有成材者妣劉氏賢淑內助之功居多君漸漬家學既深且久以明經領

天順己卯鄉薦第成化己丑進士拜刑部主事陞員外父母皆受

馳恩典己亥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按郡縣有繫囚久而不决者無慮數百疲餓瀕死者半之君立決遣而寃以釋罪以刑人甚稱平屬變寇犯邊民罔寧居監軍以獨君捕卒不血刃而歸附總督右都御史朱公嘉而勞之以銀牌成化甲辰懸思太安人在家春秋高久踈色養浩然北還明年

朝廷賜幣酬其舊功而君終養不起以下未年十月二十九日卒距其生宣德壬子年七月十五日年僅

不齊集卷六

壽

五十有六配傅氏懿德著聞生二男子長葵配臨川斗溪王氏次葛邑庠生配闕里孔氏女四長鳴貞妻鴻臚寺序班表儀惓惓於表顯君德惟恐弗彰蓋知義者不負于君也次淑貞妻郡庠生港東齊世華幼懿貞妻邑庠生豐城林紡孫女一曰閨懿孫男一曰龍孫俱未聘以乙卯年十月十六日葬于某處嗚呼易有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顏氏家訓有曰若能保數百卷書千載不為小人也若熊氏九成公之倡義素敬公之焚券非積善者歟德讓公之才名資直公之授經非能保百卷書者歟積累百十餘年而始發

於開甫以續振其家而官至提刑

恩榮隆赫先生里閭燕有平訟平寇之功著在廣右俾先人卒食之報其不愧於為人子孫矣庸敢表之以爲後之子孫告可不知遺休之有自耶

朝列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彥光墓表

予聞古云仁者壽有德者昌以斯語驗之無或爽者事豈無徵者哉今驗之張公彥光禍福報應也尤可信公南海人諱喜昭字彥先生而孝友名溢其鄉鄉黨人不敢以常童類視之年十四補南海邑庠弟子員年二十七出色以易經薦于鄉試三舉進士未第

文集卷八

墓表

會外艱乃益奮勵讀書作文益深造詣已而入選吏部天官卿喜之考居首選遂奏名除授兵部司務領勅命階登仕佐郎乃荷

命出外曆大省所至至振清聲事竣復

命遂擢四川按察司僉事

勅總理屯田事臺官以公在部時嘗奏議選法爲侵言職以是勅公遂左遷通判歷鳳陽臨江二郡弘治戊午公屢乞歸章屢

上始

詔復前職加奉政大夫脩政庶尹今

上改元加朝列大夫張之先家曲江唐相九齡之裔至宋有諱子順者以事遷南海子順生萬山萬山生德和德和復徙居今順德慈民里龍山鄉而塋子順於其鄉之鳳凰嶺今爲順德人德和即公曾祖也祖諱以資堆子鄉父諱號訥菴韜晦于鄉正

統庚午鄉推爲義立主立堡拒紅巾有保障拒賊功監司賢之頗其居爲慈民里里之得名自茲始也母盧氏太宜人初同鄉有劉君聰者結公爲友天順癸未同試而劉死於火變公哭未果日得於衆尸中負其骸改塋之在太學書會中有士負病甚垂絕公視

文集卷八

墓表

之囑公曰草茅之命敢以累公及公再入已卧之地人莫敢近公軫其心腹間覺有暖氣呼其妻共舉而卧之床濯以湯藥越數日復蘇其人次年登進士官至雲南參政公謫雲南也行囊蕭然一空巡撫公大允雅重之以黃金百鎰贖公公却之又移文以長夫送公公曰不更其地而使其民非義也又却之在郡屢辯疑獄有強民恃族大家富州縣不能制監司付公按之郡守欲縱其事而弗語公按之竟寘于法獄成人皆翕然欣服守乃執公手曰吾幾誤公矣始加敬公有事可疑輒以質之丁內艱踰三年抵

飲水服闋改臨江府修飾城隍政平訟理民殊德之
有囚囚人誣其父子為盜公詢知之乃出之嘗清戎
見有蘭子率事者遠配八十四人乃懇為疏復其家
且曰

太宗皇帝論用人曰人君立賢吾於蘭子寧若有憊
亦用之願

皇上憫其久謫戍當悉宥其家疏上合皆趨之退居
林下翛然自守足跡未嘗輕入城府官領表者時存
問之若大司馬劉公大夏總督兩廣必常造公與周
旋水石間數日而後去立小宗祠習文公家禮於中

全集卷之八

五

造就者登仕籍武獨接也凡歷老墓皆新之表墓道
皆有名儒筆寔生法同姓者皆賙之不死歸殯者皆
濟成之未卒前一年戲作小傳以周蕭憲不喜得相
而喜壽考兄曾孫者為已况越明年而捐館時正德
乙亥八月十六日也公以正統丙辰正月二十六日
亥時生距此凡八十歷春秋焉娶宜人廖氏有孝德
淑善婉順逮下有摻木風前公十二年殁今合葬安
馬氏李氏子男二長即錮入貲授七品散衛次錄李
所出女四長適監生李喬次羅諫次羅孫德次庠生
馮璘孫男五長榮即宰君是為錮冢子舉辛未進士

方祗厥叙而增益開大之者未可量也次漢淞沛皆
天次涇尚幼孫女二長適庠生李朝旦次黃某曾孫
廷柱榮若所生即公小傳中所喜見者也嗚呼跡公
之行與事本乎天性而直道以行之豈區區立後世
名者然祖功宗德往哲前脩匪文易傳幽宅當有銘
隧道當有碑國史書之當有傳鑑故不辭而詳為之
述請以備群公秉是筆者徵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八

全集卷之八

五

表

擬宋歐陽修進五代史表

史紀一代之興衰不以世亂而沒其實誼垂百王之
監戒不以人非而泯其傳理有從違事更顛末國可
滅而史不可滅形可堙而蹟不可堙慨惟五季之絲
勢旋屬群雄之崛起江南江北嗟風教之不齊關東
關西悵輿圖之未一三綱淪而九法敷世道陵夷四
海沸而八方昏人心泮與軍驕而不可用將橫而莫

卷之九

表

能驅改國渾似奕棋易君真如負販禮樂刑政掃地
無餘烽燧干戈滔天未已士卒膏于草野錢穀腐于
沙場五代而僅五十四年八姓而止一十三主

皇天厭亂肆曆數以有歸率土馳情仰

聖神以無貳爰開我

國肇從歸德之藩式祐

清朝遠極寰瀛之裔兵戎變成絃管禽獸化作衣冠
父老再覩漢儀欣欣然俱有喜色民風一歸

堯德浩浩乎渾無間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睿風成

文明超詣恪守

祖宗之大法丕感

天地之休徵登進儒臣用宗斯道好古敏學不間精
粗稽事考文何論美惡臣幸叨奎壁之府猥隨班馬
之群未收五季之遺章誠為百年之曠典竊恐塵編
易腐遂致於沉淪尚思蠹簡未灰或在平振拂乃盡
心於纂述須釐力以編摩正其舛訛而無亥豕魯魚
之歎理其錯亂而有源流本末之詳義例聊尔分明
綱條偶然整肅竊取春秋之旨全勝月旦之評或貶
或褒必公必慎稍成卷帙而次第有倫式就編聯而

卷之九

表

始終可覽用備

蓬山之末秘少克

補宸之前陳伏願事必要終永垂

殷監言必稽故用廣

舜聰

聖學緯熙日就月將於不已

皇圖鞏固天長地久於無窮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黔國公作謝表

欽差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臣沐崑弘治十一年

二月十七日

欽蒙

勅諭賜臣襲封公爵克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繼鎮

雲南謹奉

表稱

謝者臣崑誠歡誠忭稽首頓首

文集卷元

上言伏以

冠珥金貂

朝異上公之列閭分旌鉞世仍大將之拳

闕北

恩來滇南惟勅斯人臣之極分乃

聖代之優章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意天聰明

邁古神聖輿圖過於三代

聲教訖於萬方

治率舊章而法

祖之心最遠

賞延于世而懋功之典尤長爵不限年禮無棄舊若

臣者有何幸與

國咸休

誓重山河黔寧始而定遠之

封益進

澤軍苗裔榮康承而武僖之

龍尤隆茲者曲收庸陋之資躋繼先臣之嗣最爾遺

胤未經弱冠之齡貌然有身遠屬干城之寄祖孫六

文集卷元

紹奉位兩崇馳一札以責臨專十連以節制世家增

重於昭鴻漸之遠夷微生輝有倬驚飛之翰鐵券金

書仍舊虎符龍節如新守在四夷而屏翰之維益固

明見萬里而要荒之服有歸三沐而三薰休寔淪於

骨髓七擒而七縱續欲効於沙場俯思漂如淵谷之

臨仰感浩如乾坤之造式奮無能之質亟乘難會之

機地控蠻夷內壯腹心以先備疆鄰蜀貴外連唇齒

以相依悅禮樂而博詩書斯無慚於論帥率典常以

蕃

王室庶有效於光前華彼荷甄被義之風歸我褒衣

傳帶之化伏願惟

皇之極整四裔以傾心荷

天之休亘萬年以為

主臣無任瞻

天仰

聖教切屏登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懷寧侯作謝表

懷寧侯臣絲應爵

欽蒙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侯爵臣誠懼誠

忤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謝者伏以冠珥貂蟬之麗爵亞於上公盟存帶

礪之餘封延於後裔斯人臣之極致是

君寵之過隆肆感激以何勝竟慚惶而莫措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

邁古神聖

憲天聰明爵人于

朝允合惟公之道

賞延于世遠懷來舊之情追錄勞爰及苗裔雖才

如樛櫟亦濫收而不遺緣德若乾坤故並育而無害

緬惟先臣之豹變肇自

當代之龍興征沙漠而勝燕齊通躋武職雖曾趙而

舉准泗斯陟帥垣曾祖紹承

朝廷見任擁旄於胡越益振

皇威迎

蔡於

禁苑遂定封爵總師旅乎中營翦妖孽乎前陌存登

右秩由伯而侯超亞上公

賜誥及券金書耀目榮莫與之並也玉帶橫腰

恩無如之配也位崇五等祿享千鍾傳四葉而貴益

隆歷

七朝而寵彌固豈圖繼序乃在昇微甫踰強仕之年

即達顯融之路自

天有命伏地何云夙飫膏粱奚免干城之寄幼依門

閭未開汗馬之勞誓竭丹衷應酬洪造或揚威于萬

里或危

譚于

九重尚思方邵佳周重致八方同軌庶效衛霍佐漢
猶通六合為家敢不奮勵無能之資感激難逢之會
職思以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

主究明六軍之紀律式應四裔之踈虞流浹神機薰
蒸和氣伏願優

至尊而制九有壽域宏開來弗庭而綏兆民春臺自
建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奏

七

表稱

謝以

聞

代武定侯作謝表

武定侯臣郭良欽紫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久缺承序

賜臣襲封侯爵臣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

表稱

謝者伏以惟辟作福崇報必始于元勳惟

帝念功繼承尤隆于後裔乃一王之大典真千載之

國期幸際風雲過沾雨露自天有命顧薄劣以何勝
蹟地無容祗兢惶而莫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沈幾先物

睿知超倫

法

天地之大功導

祖宗之成憲河山帶礪恪守平舊盟肺腑勲親尚綿

千餘蔭緬惟先臣之豹變肇自

當代之龍興淮水揚波一洗中原之腥穢秣陵真島

奏

八

四收外孽之縱橫宣方初于徐繼功又于泗滁州和

州之得雋溧陽溧水之取奇江南以次而夷河北有

漸而克遠窮龍漠極塞羯胡循隴而盡定氏羗自蜀

而剪平蠻變試較俘獲則億萬有盈約計戰攻則百

千無慮

聖祖憫其勞勩時暫推其智能鐵券金書而錫以世

襲之典

宸章寶訓而載以應議之條

紫詰鸞迴朱軒駟驟姻連

帝室奕葉而發耿光貴極人臣連枝而傳舊寵間緣

宗妬竟致爵停缺襲封者年閱三旬冒勲名者歲逾十紀忽蒙

皇仁之追憶仰煩

綸詔之重臨詢之在廷付之公議興滅繼絕而寒谷以之回春眷舊展親而窮簷爲之出色濫被乾坤之造肯遺螻蟻之微超從鳬蹕之爪牙獲珥金貂之偉觀頃遣親軍之帥領驟分茅土之上封家欲替而復隆祿有增而過厚銘心刻骨何日忘之結草銜環無時已矣敢不深究家藏之韜畧勤而又勤回想世篤之忠貞勉而益勉身九殞而奚報日三省以自營伏

今奉卷亮

九

願海晏河清易干戈而春臺八表天長地久固寰宇而壽域萬年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襄城伯作謝表

原任錦

襄城伯臣李廓欽蒙

聖恩賜襲伯爵臣誠惟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欽明啓運肇開列爵之恩濟量華益重襲封之典眷軍苗裔風厲臣工愧無汗馬之勞濫預金貂之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剛獨運

陽德方亨紹

六葉之休光溥八紘之大化賞延得於虞帝率舊法於周家爵以勲存永無負其勞勲祿以世繼初不問其疎庸竊惟先臣家起衡茅官緣護衛操戈先道始少効於居庸擊楫沂流終收功於江左甫際從龍之

今奉卷亮

十

會即恭振鷺之儀封啓襄城班聯

魏關山河有堦鐵券顯以金書茅土加名麟袍紫以

玉帶祖及孫而述繼兄與弟而相承茲乃嗣續頃虛

願溫收于介

緣綸降幸叨付于

九重俯從禁旅之司遠翳樞庭之次陰資明闕功何

有焉恩賴

朝廷藝非長也撫心感激揣已凌兢敢不居

寵恩危恪領持身之道舍生取義慙慙敵愾之功方

欲畢力於干城尚圖究情於黜畧伏願

一人有慶綿

聖壽以同天萬國咸寧維

皇圖以並嶽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寧晉伯作謝表

寧晉伯臣劉岳欽蒙

不棄卷之元

士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伯爵臣誠惟誠

忝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謝者伏以

旌善昭賢獎訓式垂於

聖代居安保治湛恩不吝於勲臣自古則然於今為

盛竊念臣祖聚自甘肅以隨戎遂幕府而注籍偽王

首捕虜寇頻擒荷

先朝叙攻戰之勞歷後府膺都督之命暨延綏之特

任叨寧晉之加封感

恩益効於捐軀傳世後蒙平給券奉

天靖衛榮名共激於群工盛烈殊勲竭力未酬乎夫
造延及再世猥被愚臣仍襲前人之封兼食千石之
祿賞延之典在

國家而俞隆圖報之心於機線而莫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縱聰明德成神聖文以法

祖謨訓恪守乎憲章武以經邦爵祿不遺於疎賤遂

今擢櫟亦荷甄收臣敢不益竭愚誠少酬

恩寵愛民保國嘗懷忠嗣之風却虜安邊允勵伏波

之志伏願

不棄卷之元

三

皇圖廣大

聖德清明赤子秀眉其老止戈之代普天率土皆為

壽域之人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又代黔國公作謝表

伏以護垣上將輝靈藉於

滿星珥弁左貂禮未伸於

東殿阻滇南之荒僻仰

天北之岩堯猥冒襲爵之榮式深優永之懼敢馳一

介冀達

九重敬惟

皇太子殿下

王粹英資

春函膚德

有雷居震聲已播于寰區

繼日作離光復流于蠻貊若臣一門席茅土而班五

爵之先傳節旄而柄三軍之重黔寧惠襄之相繼定

遂榮康之迭承

朝廷茲憫武僊之寥寥繼嗣竟收彝庸之碌碌慚匪

象贊之胄祗塵崇德之封世際七朝家傳六葉浴深

仁於

玄昊傍重照於

少陽處西服以凌兢仰

中天而感激望非意及榮與憂并矢瀝膽以披肝圖

報稱也當銘心以刻骨敢忽忘哉伏願

問寢

龍樓億萬載之基攸繫窮經

鶴禁百千秋之壽方殷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

箋稱

謝以

聞

代鎮遠侯作謝表

鎮遠侯臣顧仕隆欽蒙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俯賜襲封侯爵臣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

謝者伏以

天開景運而特隆列爵之封

聖率舊章而益腆延世之典錄勲不限先後繼世何

論賢愚臣乃緣五業之傳幸際千年之會恭惟

皇帝陛下

至仁天覆

大化日隆存亡繼絕之無遺

制治保安之有道人惟求舊

法必守成俯惠臣子茅土之封

仰遵

祖宗帶礪之誓如臣先世荷

寵當年一展力於

開國之初驟登督府再效勞於

靖難之頃躡取侯封

虎符龍節以綬蠻

鐵券金書以貽後晉錫於

帝眷而祿乃千鍾大揚于

王庭而榮非一代兄終而弟及祖沒而孫承傳序至

臣論齒聖諭弱冠錄收賴

卷五

五

主報國似有繼毫騎射之未開韜鈴之莫究愧以樗

散之材遽彈金貂之飾服麟腰玉而位亞乎上公鵠

立鵠行而班分乎前武方兢惶以內愧敢銜耀以自

張居

寵思危當謹而又謹惡盈好謙盡勤而愈勤懷世積

以圖祗適之修讀父書以適變通之用恭願

皇建其極而四夷肅肅乎來王

帝命不違而萬載綿綿其

永壽臣無任瞻

天仰

聖恩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定國公作謝表

定國公臣徐光祚伏蒙

皇上大恩

賜臣襲封公爵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淮水

卷五

六

龍飛而舉麟之會伊始燕山

雷動而啓蟄之戶方亨天章肇於當年

國賞延于今日極人臣之貴母門祚之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昭一德以格天傳五常以御世惟

皇作極而錫福徧于寰區惟

帝念功而紹休傳于苗裔祗適

祖宗之大典茂渥臣子之

洪恩爰庇臣家竟超別姓一從鼻祖降風雲而第為

開國之元勳再裕後昆會魚水而錄及

靖難之偉績數隆茅土誓重山河爵于上公而冠百
僚之位列錫乎左券而衍夾葉之金貂魏國定國之
並名生封追封之迭繼雖

帝鄉生長而厚之至正真比

乾坤乃

王室連姻而昭之無私元同

日月不遺材於封菲顧濫位於

軒墀猥緣末孫職紹先祖依

清光於咫尺而班接武于二公望華袞於二千而家

擅榮于兩地捫心知愧俯首難云荷

今集卷元

七

命自

天方兢兢其戰懼報

恩有地敢勉勉以圖回慕古人而究古書效汗馬而

垂汗竹忠貞世篤期無負於斯言輅略家傳定不煩

於他諉伏願

一人有慶開壽域於八方四海永清壯春臺於萬載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贊

淮陰葉司徒贊

番番元老淮海俊英淹貫三禮動為法程四十餘載
宦海馳聲晚造鵬列佐我

皇明經理邦計注意蒼生出納有典君子稱平

廟堂籌畫允協輿情衣冠整肅儼然在

廷佩環步履動我

宸聽虬髯鵠骨龍馬神清高山喬嶽屹為名卿天下

今集卷元

六

繁望為國老成為士儀刑為民福星

瓊山丘老先生贊

奎壁之精落千嶺海化為哲人燁燁文采筆驅造化

口噤虹霓森羅萬象悉屬品題飛步鰲峰清名傑出

師表成均動中繩律詹端宗伯大發音徵晚登黃閣

吾道增輝被物春風及時霖雨一反掌間軍徧寰宇

奈何憐極天下之書而志未得以盡摠諸練天下之

事而才未得以盡試祗補先哲之遺編作萬古之正

傳俾論世者見之而發喟用世者行之而咸惠

浮梁戴公克仁贊

鍾秀五湖翹英宦族席禮義之流芳浸詩書之餘郁
動有可觀美若不足文如鳳雛麗如綺縠燁如隋珠
栗如荆玉助邊而振義聲克家而榮
命服養靜式稱其名辨博莫窺其蓄嗜昔無負於別
駕之殷親今無愧於都臺之賢叔豈不為家之俊昆
鄉之名宿也耶

都憲顧公良弼贊

貌恭而肅行端而方不脂韋以隨衆不飭髒以自臧
富才猷之美炯鑒望之光永榮其操金石其剛其接
人也和風甘雨其莅事也烈日秋霜允為

文集卷之十

光

帝鄉之秀實乃

邦國之良也耶

張文僖公詩集卷之九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

祭文

盱江張昇著

祭陸學士先生文

曾陵清淑毓茲偉人妙齡科第文彩邁倫鴻漸有階
諸英翰苑纂述編摩雄深嚴鎮大賂南金見珍士林
懸河論議出入古今身際

熙朝氣剛志銳卓然表見奮欲用世仕途亦亨

恩數荐隆專職端尹奄忽告終彼美才猷竟不一試
道與命違乃爾齋志上厓

文集卷之十

一

聖眷錫葬鄉塋進貳南省恤典優榮某等托契已深
誼均休戚一聞凶訃不勝驚惕靈輶在道東郭之東
介此導俎寫我哀恫

祭兵部侍郎李公守貞文

公抱奇器奮自海隅龍集已丑有

詔興賢乃與吾輩彙征名聯為吾益友道義相先志
半情洽茲三十年愛公襟度江海無邊多公節行金
石其堅

帝心簡在右秩五遷臺憲邦政有赫敷宣旄頭戾次
犯我塞垣

帝命祖征不刃而潛曾未旬日頓息狼煙爰飭戎備

小離以全羶表悔悟其來駢闐稽顙

闕下修貢惟虔人歸公績汗簡應傳胡為乎爵罔為

德延龍荒歸擬于邁東門

朝失承弼士失陶甄九原不作空復潸然采采蘋藻

薄奠几延寓誠薦懇靈其鑒焉

祭刑部左侍郎張公尚綱文

哀我松壑清謹仁明幼有慧性畫灰字成少無不師

遇無不學一讀軒書幡然自覺乃專儒業斥去異端

絃誦古廟怪莫能于初舉于鄉奮自西服策名

文集卷之十

中朝效官刑獄著稱明允錄囚齊東法當究釋因囹

俱空越人告饑

勅公往賑克哺有資民免顛殞一遷棘寺

廷中稱平干晉于楚愈播賢聲東郡于邊長城關外

信辛虜酋帖耳款塞

帝嘉乃績選總刑曹司寇之亞允克服勞兩遭家難

官為營兆起自祥琴仍復廊廟曾未決歲謝病西還

吾輩凝盼欲聯舊班不意彼蒼顧奪之速二豎誰尤

貽我慟哭嗟哉松壑無復見期敢憑一介往奠一卮

祭忠義後衛副千戶徐公遠文

昂昂武升孰如公賢自幼能樹經史是先漸涵之久

振采光前蚤膺戎寄謀勇克全協于上下禮義周旋

童而逮老操行靡愆慶鍾五秀家聲益傳武修儒業

或奮戎旃德成勲立君子稱焉公宜眉壽鶴算當延

奈何二豎乃爾禍纏愚辱公厚四十餘年館我穀我

誼若夙緣于今不見吾誰與肩薄寫心曲憑此短箋

薦羞酌酒大慟潸然公毋我棄鑒此微虔

祭魯工部夫人文

毓秀名宗慧慈懿美賢德夙成來嬪君子誕並今辰

甲寅同齒敵體謂宜天心有以內助之功家穀日起

文集卷之十

躋大司空

馳恩伊邇其如疾纏奄棄乃爾

賜祭開塋先祭終始某等叨與夫君班聯聽履有酒

在尊有牲羊豕聊當藻蘋敢云成禮

祭李徵伯上舍文

吁嗟徵伯何遽止此年不逮類乃與賀比偉矣席珍

發自稚齒器業行義克濟世美式崇堂構允藉文梓

僅游成均竟沮遐軌盍問彼蒼錫類何以莫罄以言

傷悼而已薄陳時羞靈其鑒止

祭林以成母太淑人陳氏文

清興就養祿有奉常子躋三品出入明光無負職業
遺訓之良鍾慶宏遠孫亦榮昌母儀可式豈被

恩章淑人之秩賁及江鄉九袞高壽安彼北堂令德
柔懿福來未央其柰乎數不及百霜靈輶以駕敢辭
此勝

祭

於維賢母淑懿慈良裕家勤儉迪後義方茂隆子姓
門閥愈盛積善之徵允合餘慶冢嗣振聲士林之英
鰲峯未幾南望關情夙駕歸養楚江之上溫清滑甘
晨夕靡曠

文集卷之十

四

五

帝錫鸞章鄉曲有光榮綬福履四十餘霜式啓天祐
介茲眉壽內外孫曾聞咽先後氣暢神寧謂可百齡
子趨

徵詔甫入明庭月未十數忽聞哀訃杖淚言旋爾留
南路某等濫預江鄉無復登堂空爾悲感寄此一觴

祭禮部尚書傅文穆公文

吁嗟文穆何辜于天惟仁乃壽願未稀年惟善乃祥
翻遭二豎兩稔于茲伏枕良苦不謂斯人乃爾不辰
慨今懷昔祗益沾巾公振文名奮自江右經帷儲閣
論思最久輟斯親切貳我秩宗究心國典名協寅恭

又政宮端甫幾一載選我禮曹重任佐在不喻何故
帝未及溫溫爾長逝訃動

天聞

天子震駭越數

恩渥施及稚童眷惟舊學某等誼忝僚屬叨陪朝暉
寔滋受益攀戀難云旅櫬在途空復疾首欲寫情悃
清醕一卣

鄉里祭文穆公文

慨惟我公行為正士學為通儒材為文梓見用于時
顯融日起

文集卷之十

五

五

經帷講官金匱良史簡在

帝心歆動君子一登秩宗邦禮是倚神人以和朝野
歸美茂實英毅我鄉里公論在人听者側耳天數
奈何遽爾歿齒懸隔幽明良可哀已旅櫬戒行日就
南軌乃我遐遠痛切知已載酒崇羞薄奠靈几

路祭文穆公文

嗟公奄棄斗建六移載瞻遺像旅氣何之祝公且止
東郭臨歧駐觀停紼聊听我詞公昔挾策取路自茲
高叩閭闔春日遲遲歲踰三紀名滿
京師復從此路遙嚮江涯君今一去無復見期我輩

僚屬雪涕淋漓衷曲繾綣公知不知清名在世千古
繫思且垂英鑒歎此一色

祭南京工部尚書董文僖公文

顧江庾嶺炳靈于公公起儒素見乎

宸衷臨軒有獻爰被

恩洪策名優第立政顯融編摩翰苑地親望隆經史

朝夕沃我

青宮天極龍飛吾道泰通玉堂經怪

寵超臣工史事云就秩祿益豐南都典禮會推宜充

帝有難色其柰余同重遠與議乃命以東甫踰六載

今文集卷之十

六

莅職有功正卿虛位遂躋司空邦土是賴根本俞崇

曾幾何時遠計以凶朝野駭惜上屋

九重倍加恤典哀榮始終某等誼均僚采叨親德容

顧惟振觀執紼吳從薄致蘋藻緘寄臨風

同年祭董文僖公文

吁嗟耆德吾輩仰旌或叨卿曲或托同年道誼孚協

若有宿緣游宦

清世雲霄比肩形骸雖異肝膽實連時聚

龍關時會賓筵公殊脫灑談諧同愆公居翰苑有殷

講筵公在建業士論翕然宗伯之亞司空之選老練

魯人無間言吾輩翹想忍隔吳燕江東雲暮其柰
情懸蓋北其轅班聯日邊天奪吾交乃爾迷邇何遽
我棄竟秘重泉九泉可作滄海桑田拊心莫展空復
潸然公亦何憾終始榮全有子可振有史可傳有煒
恩數穹碑可鐫第違朋舊無復周旋靈其格止鑒此
微虔

祭何世光乃配石氏淑人文

中丞之裔德乃異常慶鍾有自柔順淑良蚤歸名族

婦道以臧君子獲佐宦達譽彰宜典主內忽遇怪殃

活然不駭災變而祥入隨臺憲志齊冰霜出隨守郡

今文集卷之十

七

所遭歉荒躬率糲食不厭糟糠寢階榮顯徑造巖廊

助之驗縉紳褒揚兩地

紫誥峻秩是當何歲不淑有美而戕甫入京邸奄忽

以十年登下壽亦復何傷第嗟遠道懸隔江鄉旅櫬

南邁醉此一觴

祭章宗伯文

臨汝之秀毓此俊英早發科第蔚有盛名其於已也

王紫冰清其於事也鑑空衡平奮自儒生宦游四紀

中外顯融功業日起湖湘閩粵豪屏奸止入佐廟廊

協殷刑理命典邦禮

帝重南都神人有叙精誠以孚曾未數載頓見榮枯
注情南望遙致一壺奈何老成遭此淪落忍淚以思
吾鄉索寞天下賢之勤慎儉約失此美人吾輩分薄

祭何司寇文

軍峯之秀肝水之清扶輿鬱積毓此儒英文章政事
行義堅貞協天下議匪獨鄉評發軔刑曹佐憲閩海
遷臬中州憲度無改吏儼英威士慕風采開省湖湘
政簡功倍命撫晉翼人竦先轂為民保障為塞長城
入贊司寇奸獄清平秋卿正位歆動兩京天欲成之
早速我駕雖退而進名播夷夏門戶者書人事俱謝

今文集卷之十

我

朝名臣不朽有藉究心周禮註疏益優不日而就聖
典以脩存不出閭閻乃神遊傷哉經濟竟秘荒丘天
限斯人罔躋上壽乃遠不辰奄失耆舊吾輩疇依隨
淚盈袖薄寓我意爰寄清酌

祭都城隍廟文

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
維正德二年歲在丁卯閏正月初一日乙巳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閔珪等敢昭告于
都城隍之神曰妙化惟神不疾而速歲資
神力

百靈降福茲者敢勞多差神官將吏分詣天下不肖
瞬息上請

鎮鎮海濱山川神祇同茲降鑒允賴維持

誕幹陰陽密叅

造化無感不通達于上下恭遇我

聖天子仁覆八統智周萬物緣宵旰之靡調偶氣脉

之少拂臣子兢懼奔走群祠

天祐平復更祝繁禧爰齋後協心敢潔牲醴案盛庶

品恭陳薦獻籲告

諸神伏望大彰響應輔我

宸躬氣和意暢景運茂隆永紹丕基

萬壽無疆恒應政務之方殷長為人神之依賴阜康

民物乎格

蒼穹泰和周浹夷夏攸同謹告

祭山海瀟文明先生文

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致政海釣蕭
具官其致祭于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致政海釣蕭
先生之神至曰嗟哉吾友古之遺直一任中誠不尚
外飾見事不平義形于色昔在布衣拯人于溺人躋
要津渾不矜德學登賢科瑣闥授職敢言忘身心惟
憂

國見重縉紳才茂識奈何手讓左遷異域余亦南
奔欲會靡得二十五年空思朝夕詎雖鄉曲路懸南
北誰意此時竟成永隔幽明異途令我傷惻思舊慨
今難盡曾臆已矣斯人於何可即曷其有存雄詞妙
墨翻閱再三益增心藍臨風緘辭敢附鴻翼

祭樊母賈孺人文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行祭駙馬母也

積善有徵天斯錫福第衆人取效之或遲何孺人食
報之優速若投種于大地不勞而獲五穀若蓄物于
中帑坐見隨取而隨足伊者毓秀而配英並爲彰河
之令族移孝而安舅姑順夫而成家睦懿德行之靡

本集卷十

愆信蘭馨而蕙馥協和氣於一門騰瑞光之晝煜實

鍾慶於當年乃發祥於胤育偉幼子之菁華首披

清光於暢谷尚天潢之懿親降

帝子之雲轂子姓駢駢半食天祿

賜甲第于城東樂慈親於華屋醉玉液於黃封絢綵
霞於命服餘八袞之遐齡列五鼎之醴郁奈何命奇
年何不淑奄逝不啻竟成聚哭某等托交今子道義
馳逐雅聞母儀良深齊邀薄陳几筵山殷野歎

東洋處士華君文吉哀辭

無錫名宗華氏有秀傑者曰祐字文吉號東洋慷慨

本集卷十

十一

尚義好親近賢士大夫以故人多識之爲萬石長出
納唯謹上信而下悅之世其役已餘百年矣厥考愛
菊翁仁厚謹恪上下南北家居殊少蚤付家政于文
吉雅能幹理百費取辦無或弗給者間有義舉可述
若義塾以訓鄉之子弟義莊以周族之貧窮有田沒
水而爲稅累者則酬其直倍埴以堤之田翻成膏腴
彼已皆利焉歲治橋梁濬河渠具有益于人者乃物
故于弘治己未七月十一日君子傷之嗚呼偉人不
復作矣其如之何敢哀之以辭曰博觀天下兮孰能
度世而永存生則有死兮若朝而必昏雖千駟萬鍾
兮或終泯於無聞何如世沒而名彰兮庶無憾于乾
坤錫山有士兮世濟賢淑有家豐碩兮不靡而縮應
義而弗吝兮穀騰鄉曲吾伊匪里兮閭有義塾自祭
在庾兮溫飫宗族告急款扉兮給之以足廢田見售
兮變爲膏沃人不病涉兮亂流以梁河渠疏導兮上
可耕桑藝蘭培植慈兮風播清香韞玉懷珠兮潛發幽
光世長萬石兮家道其昌行靡愆尤兮佳譽斯彰視
浮世兮孰爲存亡較富貴兮孰爲短長道無鉅細兮
唯義是臧利濟在人兮其誰能忘邦人回首兮嗟此
東洋

都察院司務李槩母羅氏夫人哀辭

秋風凄切兮肅秋霜憲幕有人兮懷故鄉故鄉何許
兮依豫章江山盡處兮屹華堂堂上失恃兮復何望
哀哀茹苦兮籲彼蒼善人不壽兮理何常吁嗟懿德
兮若琳琅蚤歲篤孝兮動姑嫜庭闈歎洽兮藹春陽
壺儀式正兮家以昌內助有驗兮譽斯彰宦達中外
兮昂鴈香仰手

宸慮兮錫鸞章

湛恩內覃兮發龍光斗間紫氣兮應避歲偕老桑梓
今體益康蘭王統膝兮灑霞觴載祝眉壽兮海莫量

祭文集卷之十

上

豈謂耄耋今年遽失痛哉遊子兮血泪滂天猶有畫
兮地有疆嗚呼此恨兮何當忘

貞靜先生哀辭有序

錫山有古君子謚貞靜先生者雪鬢霜髯矯然海鶴
奇姿戴仁履義衣被禮文蟬蛻於塵濁之表世物之
紛華不足以滓之惟有書癖焉而詩又痼癖也左經
右史上下古今不咀其華而擷其英不止也義理填
溢胃次淵渟海蓄莫窺其涯涘稍出緒餘屑玉鏤金
驚耳駭目而得之者但知心醉而已噫先生其偉人
耶年雖耄而人愈覺其壯余聞之舊矣恨未能親覲

而遂杖屨也成化癸卯以冢嗣廷韶守旴乃枉臨

况敝邦山川為之改觀草樹為之生色翱翔麻姑肝

姥萬壽之峯三谷之源悉歸題品所以號猿鶴而懾

魑魅者精神百倍其妙於詩耶况復膏澤旴人而嚙

枯吹生皆庭訓之功也屬余自京還遙聞寫音亟欲

往就而鴈飛又東矣追弗能及深為之悵然乙巳歲

余守制又還道東吳經無錫始獲一拜先生于舟次

時余服喪經痛楚方殷不能從容就正遽抗手而別

別後翹慕之私益切古雅儀刑未嘗不留心目也弘

治乙卯先生晨興沐浴衣冠進子姓而語曰瀛洲有

祭文集卷之十

上

會吾將赴焉言繞脫口脩然以逝計聞京師余深傷
靈不能為情嗚呼先生不復作矣而遺蹤之在于旴

遺愛之久於旴猶一日也余叨為旴人而嚮往之誠

惡乎能伸竊寓辭以哀之先生諱旭字景賜修敏其

字貞靜其私謚也秦淮海之裔地封官至中憲大夫

湖廣武昌府知府辭曰

惠山龜蘿惠水云云有斐君子容與朝曛山自增秀

水亦迴紋思見君子乃化為雲可望可愛而不可親

山昏水慘令我沾巾潤覃草樹尚有餘薰

弘規先生哀辭

德建方伯錢公璉其尊公弘規先生仕縣而蔚有政
殷年未及耆遽稅駕傳丘竟以壽終噫夜臺不可旦
矣而方伯公哀痛之情與日俱深予輒不揆乃述先
生之行泄方伯之情為之哀辭曰

肅雍君子兮行縈而方仕雖未達兮殷華孔彰辛夷
為車兮干何發軔顧就蓮幕兮盤桓湖湘嘉魚其衝
兮寔古名邑政劇而殷兮舟車鱗集屬歲孔艱兮群
口喁喁周鮒誰活兮顓天甚急君子利器兮允矣俟
時盤根錯節兮亦何慮之渾淖軫民兮趨告藩臬嚙
手發粟兮廩彼艱飢昔歎今豐兮野歌以笑遺喪倚

廬兮民懷餘照政轅建陽兮

不文集卷下

十四

天子有詔蠹茲草寇兮犯我亭傲于戈載揚兮攝衽
以親欲燔兇焰兮奠我烝民逆收僞功兮折誠千百
責有煩言兮惛然乞身瞻彼江鄉兮于茲稅駕笑同
耆英兮遨遊洛社仲子矯翮兮殷飛中夏荐膺寵數
兮輝騰勇冠何龍蛇之夢兮鷗鷺盟寒仲子淚灑兮
湊滄海之狂瀾越之山兮浙之水望白雲兮何日已
臨羨墻兮興思悵隔幽明兮幾萬里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盱江張昇著

恭題

御賜秘方後

聖天子屬耆耄永樂大典見金匱秘方蓋昔人用之
有神効而罕傳者乃喜而欲彰之以傳於是
親灑宸翰用璽書以賜太醫院使臣王玉不勝慶幸
珍襲唯謹臣間過從亦得而捧觀焉遂拜手稽首賜
言曰至矣哉

不文集卷下

乙

聖人仁覆天下之心也何事不然於此而有以仰窺
于萬一矣古昔聖人如炎帝神農氏有本草經黃帝
軒轅氏有素問靈樞等書誠慮人生遇寒暑風雨燥
濕之不時饑飽勞逸喜怒之不節疾因之以生而無
治之之法幾何而不夭札失其天年之正耶聖人憫
焉故垂示法程傳之於千萬年至今人人有所據依
而得以全其生綿其眉壽者聖人惠濟之功何其博
而且遠也

聖天子出此方正欲濟人生之夭札傳之罔極天下
後世於仁壽之區是不獨仁覆天下於一時而萬世

之仁履於是乎始即炎帝黃帝之仁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恭題

賜都御史何世光墾書

弘治甲寅江東比年大水民遭墊溺禾稼鮮成

上厓宵旰之憂用言者策乃

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相其勢而施治之功仍

命巡撫蘇松等處總理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鑑與之聯事各

文集卷之十一

賜以墾書此則賜臣鑑者也今入為刑部侍郎間出而示臣昇臣獲捧觀謹拜手稽首而言曰邦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食給而後有以給公賦然而舍非務農不給農非水利不成何乃利未就而患先之治之得非今日之急務耶且

國家賦稅多出東南吳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殆居其半六郡地卑而當入湖入海之衝水尤易為患

聖天子注意于是誠明睿之至不可幾及耶

明詔一則戒以審水道之利害酌人情之從違一則戒以為經久之良圖毋致小民之嗟怨何其憂深慮

遠周悉而詳盡也仁矣乎

聖心也奉行者敢不夙夜而報稱之是圖既而因地順勢蘇則自白茆港常則自孟瀆百瀆松則自吳淞江而疏導之有歸乃臣鑑之功居多而錢穀力役之需亦於鑑手取辦之區處各當民非惟不涉勞費且得資以遂生不五旬而成其工敏而效速也宜哉自是蓄洩有地灌漑以時地無非可耕之田田無非可成之穡民飽賦充公私兩濟士大夫莫不歎感曰大哉吾

皇之仁明也實委任得人之驗也

文集卷之十一

直率會約

伏以世洽

文明之運鄉崇禮讓之風會此泰亨蓋行豫樂況江山表裏足以選勝而尋芳風物翕張寧無順神而適意敢郊洛中之會用成肝上之歡名勝以遊真率以飲品殺不取乎過腆志趣唯存乎交孚庶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也敢列條約于右

一會必擇名山勝境或寺觀莊園不可過遠

一具帖請須先一兩日前請後再不速務在早餐後

齊會

一帖式舉行真率會謹擇某月某日移行庖於某處
敢請如約早會

具名某拜

一穀品味不過五盤不過二十蔬醢不拘數目

一飯但一餐湯終席亦五度茶則頻行春盛一漿果

八碟

一酒但味正不拘新舊止於一尊飲則隨量不可強

勸

一僕從各家自備供食

宮保平湖屠公遊賞詩引

今文集卷之十一

四

嘉興平湖屠公元勳與余同年友也公自刑曹累官
尚書引年仰蒙

聖恩優允即陞太子太保南還榮耀鄉曲過杭有親
舊林元高者邀遊西湖公遂乘舟歷覽西湖之勝遇
適興地即有作風風乎盛既而和者滿卷予近偶獲
閱此卷愛公詞律之嚴華札之妙宛如對面頓起遐
思憶昔與公同仕京師官曹雖殊而往還最稔氣誼
最孚辱愛真異姓兄弟也而麗澤之益尤多往往登
覽之樂聚首之酌賡唱之殷不間旬日予謝事稍先
公數月公亦南還憶關山匪遙江浙密邇屈指與公

睽間五稔矣風晨月夕曾不得與公一會晤親切之
意何如哉今幸公姪少叅出示此卷致綴數語聊泄
眷想之情之不能已也

異物傳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
礎下或墻壁下鑽軟土而入畏鷄食之生育亦蕃至
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
能食白蟻至盡吾鄉王家嶺下李輔字良佐故家鈐
達人也歲辛未暇日過余坐談曾經撫州金谿宿饒
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設榻

今文集卷之十一

五

其人再三戒曰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蟻傷食
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求川中物如小龜
者實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來白蟻皆盡棟柱俱空
叩之逢逢然了無一蟻存若令人掃地及有懸綠壁
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余聞能食白蟻必奇物
也問良佐以名良佐亦不知也許為致之閱再歲六
月二十一日午合筆而見余啓其合祗見雜以灰土
蟲亦同色大不盈寸塊然不動少選蠕蠕然稍行對
有生意其數五枚良佐導余僕置于園亭右小房中
皆鑽土而入曩言此奇物今果致之良佐信人也

天下物類何限人不能盡識余備檢古書並不見有此物良深歎愧此物乃有益於人能去害而存材豈瑣瑣小物哉惜不知其名宜名之曰蟻虎請更質于博物君子

地理論

合文集卷十一

六

天下之山皆本於崑崙山脉入中國分為三條有南北中之別條之脊不斷至海方止其間枝枝葉葉分析數十萬莫可殫計皆為重地各擅形勢有水界焉水之短長見山之短長焉山重疊險遠誰能歷盡觀水而問之程則知山矣水有曲折大者為主到頭有界送水及配水俱匯于大水焉大水行而山隨往謂之順山之行一橫便謂之逆順山則有逆穴逆山則有順穴稍橫者是已列屏列障高聳起伏山之行也間有過脉不可不察焉脉過必細亦須和軟坦夷方

精在其人而已

合文集卷十一

七

易爻用九六說

是如一脉中抽其脊雖起兩落必斜迤而下若嶺巔險峭非清脉矣縱美非大地也若峭絕復有過脉而清尤妙也脉為山要法今人多不識謬指山脊為脉非也今謂之過峽者是已山行變換為奇然亦閃爍左右灣環曲折方謂之活到頭陽仰則陰受陰昂則陽受如仰掌則陽也其中突起為穴破突為之如泡如塊石者陰也其盡而仰則陽也依陽為之亦須和軟坦夷蓋和能生萬物故也凡地美惡於過脉見之到頭雖無夾徒龍虎亦吉地矣平洋未嘗無高低一以生氣為主蓋活動和軟者是也心思之審目力之

易以道陰陽伏羲畫卦奇為陽偶為陰故周易每卦遇陽爻則以九為名遇陰爻則以六為名以九乃老陽六乃老陰皆河圖之數而用也有難者曰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河圖數也是則一三五七九皆陽二四六八十為陰何為九獨為老陽六獨為老陰耶答曰老陽極而變之回則八為少陰老陰極而變之回則為少陽易者變易也故爻主老陽老陰以變者名之也少陽少

陰字常故父不言七八也又難曰一三五何以不為
老陽少陽二十四何以不為老陰少陰乎答曰河圖
以五與十為中數餘數皆至止四方為生數外為成
數成數則該生數在中矣生者體成者用也易以用
言故以成數論之又難曰何以見生數該成數乎答
曰河圖天一生水加五則為六六成數該一矣地二
生火加五則為七七成數該二矣天三生木加五則
為八八成數該三矣地四生金加五則為九九成數
該四矣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桂巖書院箴

文集卷之十一

八

桂巖書院乃發源戴氏所建諸公為題誌之甚詳其
孫兵科給事中寶之屬余言其先世建此貽謀深遠
望于後人也篤乃本其意作箴以為戴氏子孫勸所
謂不以頌而以規也書院四望無所不通故案東西
南北而成四箴

其東箴曰發水之達會于浙東源源不已竟至朝宗
卓爾其傑惟學務攻乾乾終日功亦何窮要其歸宿
聖賢是同

其西箴曰偶爾西顧崇山矗西何啻千仞徑入雲霓
眷彼作者初履一簣積累功大終與山齊若人為學

其鑒茲今我確有志日升月躋

其南箴曰洞戶前啓載瞻維南天有箕斗地有江潭
上下陟降高深莫探入於其間乃並為三克贊化育
與天地參敬義表裏俯仰何慙

其北箴曰有遠書館嚮陽枕北北憲一闢矯首天極
稽歎君子視之為則吾心至理要須自識靜存動察
誠之無息歲月倏焉優入聖域

燕會齋和詩引

今歲秋七月三日當

萬壽聖節之旦天下例皆函表獻壽藩臬則重臣特

文集卷之十一

九

行吾友廬陵王公世實以雲南憲副來恭捧函于
廷乃榮行也

慶賀之明日吾同年輩致具而開席于大興隆寺之
東堂巡世賞飲陪飲者坐以齒首少司馬熊公騰霄
次少司徒王公民望次少司寇何公世光次都憲顧
公良弼次昇也酒半酣相與道舊罔不曰吾輩幸際
熙朝同第成化已丑進士俯仰之間倏爾三十有三
載交誼殊久而且深今世賞以萬里來遠別而合合
而又款別乃得同舉一觴于此歡洽感慨其兩係之
情能已耶才不可無述也於是推騰霄倡餘以次和皆

連情也越五日世賞又會飲于大宗伯傳公曰川所
乃公署之燕居也在座者少宗伯李公世賢亦捧函
自南京來次少宗伯焦公孟陽亦參預皆翰林舊僚
也世賞出前作于儿諸公亦喜而屬和又越數日少
宰吳公原博亦舊翰林者和之不覺忽成鉅卷胥謂
當述其由余與世賞聯第借翰林貫江右有三同焉
誼不可辭夫五倫人道至大而朋友之交居其一志
同道合情誼端確可以資麗澤之益淳風化之原於
世道豈小補哉然而交莫重於同年莫厚於同僚至
於子孫亦世講之者是則諸公之作一以同年之雅
一以同僚之舊而情溢于辭規益期待港港於世賞
其厚且重者宜也古人有初遇而結僑札之分偶會
而成班荆之食皆一時邂逅僅見於相遠言語之間
尚載之史傳至於今數千百載誰不喜談而樂道之
交誼之重也如此余素無似固不足道若諸公與世
賞俱人望所屬者況以嵩祝之盛期京師之大地友
道之久要會而發諸般詩倡而屢更和音泐泐其盛
安知其不傳于無窮而啓人之歆異哉余竊此義而
爲群王之導

龍尾硯銘

戴被龍尾硯然盤絲芒而盤滑勁而潤滋有燦金
點暈陸離深溪之秀文寶之奇對斯拂管方冊是寶
端硯銘

高要令左濟所惠其人曾預南畿癸卯文衡
時于總之不見余十六年矣今弘治壬子五
月造余而以此寶

橫海之英端溪之王遇于墨鄉茂實膏沃重我文房
朝夕是瞻備矣前修嘉猷考賜允協于茲客嘗我告
藉汝與俱式開新錄

兵部尚書嘉興項公傳

襄毅項公嘉興人也諱忠字蓋臣先世由汴隨宋南
渡避地嘉興之胥山乃家于城有諸伯通者元爲麻
訪副使有諱邦者至孝感吳江同安三邑有嚴公之
祖也公自幼篤學讀書必千數學行兩備年二十有
一舉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同署
中吉安劉公廣衡負外郎鄭人陸公瑜與公皆志于
道協蓋一時之選也後皆官至大司寇遷陝西司員
外郎會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弗還公扈從亦陷虜廷爲虜牧馬先是公
在行營中嘗聞同官語及降胡有帶錦衣鎮撫者

其子猶在胡用事公識之至是譯者詰公為誰公詭言錦衣衛匠首乃降胡次子也因問其父公備道之酋乃庇之以免死居久之乘二騎以南四日馬困乃棄之潛行嚴澗又七日而達宣府從史張昺開門納之甫入即仆地視其足被養熬刺無慮盈百尋未還山東司郎中未幾陞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備邊歷涉山海不避艱險按臨高州謀報寇有男婦三百輩流劫指樺林盛請出兵公戒之以為賊出沒如飛鳥何暇携家累以行必無辜人也不可妄殺既而盛抵戮賊徒男婦皆以獻公鞠之果被掠者也遂釋之景泰癸酉龍水徭獍竊發隨尚書馬公昂捕之以功加從三品俸以憂去後改山東副使天順間陞陝西按察使歲饑振廩以給軍民獲蘇者以萬計壬午又以憂去軍民伏

闕請留

詔奪情還陝明年徵還大理卿軍仍奏留

詔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之迂公來者焚香歡呼

不已洮岷蕃起公撫捕之就平

上有銀幣之賜成化甲申北虜犯延綏又命公與寧

遠伯任壽往遏虜遁又有金幣之賜寧遠陳亮中舊

渠復涇陽鄭白渠由是民資以汲田賴以沃人心感之為立生祠乙酉西塞遭虜毛里孩之擾又

命公提軍以禦戰輒克虜乃散去三被

勅獎勞以銀幣明年召還本院署事戊子陝西固原

土達滿四叛守帥征之兵敗將喪兵報殊函廷推公

總督鋒初交偏將伏義伯毛忠斃於流矢兵部聞之

甚慮請益師遣帥屬亭于台斗衆疑甚公獨曰此賊

授首時也移師據其水草困之且奏免益師力主坐

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賊有欲降者公從二卒單騎

詣其營善諭之果來降滿四大小三百戰弗遂公又

潛遣決其流水賊中甚渴夜遣其將撈孤狸遠汲獲

之乃脅降之又解金帶以勞縱之使為內間已而果

誘滿四就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奪回男婦二千六

百凱旋陳四事皆彼地要務也至京

詔賜大紅金織文四有副及羊酒白金一定陞右都

御史留院管事庚寅畿內勞

命公巡視之極恤殊備人頓康濟是冬刑襄劉千斤

餘黨率流民猖獗守臣莫能制命公法巡軍務公至

則遣賁

聖諭入山曉之流民以次散還鄉者口可一百四十

四萬有奇負固為寇者勦之其罪亦有差既平陳十
事皆斯地經久葉也甚見

嘉納仍留撫其地會星變言者及公公乞歸

上優諭之召還賜養甚渥戊戌陞刑部尚書僅一月

改兵部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庚子災異又辭職

弗遂時錦衣百戶常英附勢亂政公與九卿論之章

出公手筆英遂被謫公避仇乞休得請頻行有吳綬

者嘗在荆襄叅將王信幕誘信沮公弗遂公奏還之

京乃成宿累至是亦附勢陷公詔落職還鄉調其子

錦衣千戶某於九溪衛差操既而用言者薦復公兵

部尚書致仕巡浙侍郎彭公韶舉公可復用吏部以

限年而弗果

詔例進光祿大夫階冢嗣經舉進士授南道監察御

史陞守太平穀稱甚美無負庭訓次子某由九溪千

戶以從征貴州功陞蘇州衛指揮僉事守禦嘉興孫

某又以公蔭授嘉興守禦千戶所百戶識者知其餘

慶有自也公雅儉約自奉甚薄逮老猶然弘治壬戌

八月十一日晨坐樓下起取朝衣服之端坐以卒年

已八十有二訃聞

上命禮部遣祭工部具葬事

贈太子太保仍舊官謚曰襄毅

贊曰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公僅官郎署即陷虜

廷艱關困苦瀕於死而復蘇歸京次第而歷躋顯融

大膺委任得以展其才猷而成其勲績我

國家獲收得人之效非天故抑之而能致乎是哉且

眉壽歸榮子姓繼用門閥鼎盛謂非天成之吾不信

也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右侍郎掌通政使司

事衡陽謝公行狀

公諱字字伯寬一字廣居號容菴湖廣衡陽人也曾

大父諱仁甫元季任鎮撫使歸

國朝會貴州散毛洞夷叛戰死之大父諱榮蚤世妣

梅氏僅年十九守節遺腹生諱俊者公之考也以孝

子稱配曹氏方姪時夢月中墜子取而食之遂生公

僅成童即顯異作詩有奇句年十二有司以奇童薦

于

朝入翰林為秀才筆札飲饌悉由內給弱命入太學

景泰改元初拜中書舍人直內閣三載考績

馳封父如其官母曹氏妻李氏俱孺人天順癸未九

載滿秩陞禮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仍直內閣是歲
被命書

孝恭皇太后王冊香冊賜金綺甲申侍

經筵與修

英廟實錄無何以內艱去服闋復任成化癸巳九載

滿陞太常寺少卿階中憲大夫題

英廟陵號碑及明樓額書

皇太子金冊寶

皇太后金冊寶賜白金綺幣又題

孝莊皇太后神主賜白金二鑑織文五有副楮幣五

千緡丙申書

憲廟貴妃金冊寶賜大紅織文戊戌合上位東宮出

閣讀書兼司經局正字辛丑九載滿陞本寺卿仍兼

正字階嘉議大夫三載

貤封祖與考皆如其官祖妣梅氏妣曹氏妻李氏繼

室段氏皆封贈淑人成化丁未題

憲宗皇帝銘旌賜白金二鑑織文五有副楮幣五千

緡是冬陞工部右侍郎掌書政使司事以侍

東駕舊勞也弘治改元開

經筵仍侍焉庚戌九載滿加正二品俸兩充

廷試讀卷官今歲父早

詔求直言公條三事一厚民生以尊國體一清地土

以安貧民一移山厥以便柴炭深見嘉納閏五月十

六日朝退後疾作公署舁歸第卒距生於某年月十

年六十有四初配李氏淑人洛陽馴之子也繼以段

氏淑人千戶雲之女也側室孫氏嚴氏生于六人長

汝暘丁未進士任刑部主事次汝昭義官早卒次汝

明任中書舍人女一適義官李芳李出也汝昌蔭補

國子生次汝昕文一適義官王輓段出也汝鳴文一

尚幼皆某出也孫男九人長賜習舉子業次際貽貢

寶資貺寶貺女一尚幼所著有容菴集西清漫錄太

平景象賦金臺十景詩圖藏于家嗚呼公官四十四

年祇一守制還鄉餘不出京始終禁近致位過顯

朝廷有大典禮率與操筆而

制詔四方天章宸翰悉與事焉先後恩典復出廷臣

右密邇清光醲郁膏澤久而且深公亦小心慎密恭

勤朝夕篤學好吟少出緒餘足以款勸士流筆跡畫

圖清麗可愛求之者踵接交誼尤厚如余太常並亨

李給事秉彝沒後寒窘瞻視其家若同氣然於孟亨

子又薦以錄用故士大夫於公之卒舉痛惜之余與

公性遇殊稔又同事

春官最久相知尤深公不復作矣痛哉其家嗣刑部主事汝陽欲今歲秋某月日葬于某處乃哀經灑血踵余門而以言見屬余故不辭而重論之汝陽得出處之詳與所和者錄其一二以歸于大方家而裁取焉庶以永厥美於無窮也

奏疏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謹

奏為陳言修省以消變異事臣聞明王奉若天道恒於未形而圖之況天變昭于上而敢愆乎哉古之人

文集卷之十一

十八

如商高宗周宣王時不能無變異也而二君屬意于是故化妖為祥竟為中興之今主書云克謹天戒詩曰畏天之威二君有焉洪惟

陛下嗣大歷服今歲改元正萬化更新之始也何邇者風雷之變發自

天壽山毀瓦傷物不無震驚

陵寢大貽

宵旰深憂孝思之忱其容已故遣官祭告渙發德音戒諭文武郡臣以回天意臣有以仰窺

淵衷之謹畏也而應天之實當不容緩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既寓耳目于民合人心則得天心矣合人心者非應天之實耶茲者修省以應天非一端也臣不敢縷舉要之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

陛下固無時而不謹畏矣所慮者政政以人才為先所謂為政在人是在人才以輔導之臣為先所謂人主以論相為職是已輔導一非其人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何者君元首也臣股肱也元首之明必資股肱之良然後能運動而施行于外今通天下人

文集卷之十一

十九

心敢怒而不敢言者以為奸邪小人尚在樞機之地則股肱非股肱矣政何由而清恩何由而洽耶切照少傳劉吉職司

內閣位極人臣密勿

皇猷樞機庶政輔導之大任也屬

陛下出震繼離之初大開言路責科道以論陳故言者首以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為言繼而又文章政之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寵信尤深優禮尤重委寄尤專分當洗心滌慮改其舊愆雖披歷肝膽碎首灰身猶未能仰酬于萬一也奈何不然乃徇

時俯仰知今日惟科道得以言之輒傾身阿結昏暮
款門靳克糾劾特為奏陞舊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珩
等十人部屬止及林俊一人不知

明詔於此輩已有量才舉用之條吏部自應次第擬
進何待吉言哉又欲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
位不知

朝廷故事拔擢人才惟取賢能不論資格方類援例
舉行則有司存何必吉言哉脫以大臣以人事君天
下英賢豈無伏于草野屈于下僚者吉何嘗為公而
顯薦一人哉凡科道有言聖情采納吉便市恩悉謂

公集卷之十一

二十

由已采倭取悅無所不至知有科道而不知有

朝廷此何人哉由是人無復肯言奸計獲遂專恣妄
為渾無忌憚竊弄威福之柄大彰喜怒之私一時朝
臣靡然附之奸黨盤迴氣焰赫奕噫朕之任如是
耶不思斯時何時也

陛下方爾嚮用儒術虛心聽納日

御講筵精求治道誠儒流千載一時也吉以愚失鄙
夫儒門罪人乃領袖講官深入

文華與之旅進旅退臣實汗顏也

陛下真大有為之君即位以來無事不當人心端可

比隆唐虞四海歡呼願望雍熙之治其如吉懷私尸
位曾何建明翻欲欺罔蒙蔽所謂有君如是而忍負
者臣竊痛心也當此脩省之日必有應

詔而能以聞者側聽踰月矣噤無一人敢言臣亦欲
隨風而不發柰如有物梗喉不吐不已抑以平日所
志者何為所學者何事復際

聖明從諫之時於此而猶隱忍亦如吉不忠也不智
也臣不敢也竊跡其奸惡雖濯髮不足以數之姑舉

一二餘可槩見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
官閭兇焰肆行獲罪宗社吉輒附之與締姻好謀為

公集卷之十一

十一

泰山之倚互泄禁密之情通家往還殆無虛日去歲
喜等以罪下獄猶為營救百端此其罪一也父存日
不能躬奉甘旨致使異居各爨市道之人皆詬其不
孝父死甫殮亟圖起復賄托左右貴戚徐復起復之
禮十餘年來絕無而僅有者吉遂笑談對客無復戚
容雖為辭免之章直情何在未幾即率子弟赴京故
鄉誰人守制任職因仍終亦何補大孤

天恩此其罪二也明知鹽為

國家大計所以給邊餉而充軍需者乃遣家人劉恩
等詭名胡恩中買兩淮鹽引比年無慮數萬影射私

監復加陪從家人劉聰及辦事承差楊孟輝見在揚州府守支勢倚權豪侵奪民利沮壞賈鮮通他處亦然甚虧大計此其罪三也為往大同等處寄囑有司與販大筏到京乘時射利於下木植頗于天寧寺可驗此其罪四也都指揮同知協守肅州者吉之婿父也分守肅州左叅將劉永者吉之甥婿父也都指揮協守興武營孫鑑者吉之親也俱以吉資緣獲司閫寄鈞引邊帥大通貨賄中外合勢奸謀罔測此其罪五也盛娶艷姬三四朝夕淫樂又呼瞽目婦人送花密地酣唱連宵問巷之人

卷之十一

廿二

為笑語此其罪六也黠貨牟利谿壑無涯請托公府無處無之賄入私門無物不有要職美官往往用其私人此其罪七也縱容子中書舍人劉常姦宿教坊司樂婦許長兒携遊名姓怠棄職業門籍雖附出入實無一日朝參及被同列孫廷臣糾舉吉曲為庇護翻中廷臣以法此其罪八也是皆昭人耳目天下共知也又有最昭顯而不可掩者焉故鄉起造墳塋務極華盛橫占地畝崇廣垣墉有若城府而門館復加輪奐勞費有司役苦夫匠不可貲計鄉人至今切齒墳塋自有定制而近京大臣之家曾有此墳塋乎此

其罪九也大營私第壯麗傑出門庭宏敞光霽鑿棟宇塗飾華彩溢目而周遭牆壁高不可倫房屋亦有定式而在京文臣之列果有此房屋乎此其罪十也墳塋距京不遠私第又在都城乞差公正官員一二明白丈量其深廣高下計以幾間幾堵詳開數目各繪一圖奉上則其僭侈之罪具可見已天下巡撫三司官員邊徼大小帥垣半出其門四方饋遺狼籍私帑不可為數仍乞差官校視其家逐一籍記則其貪濫之罪具可見已至於蹤迹詭秘巧於晦匿者何限甚於幽陰兇穢難播入口臣固取言之亦不敢

卷之十一

廿三

天聽也凡吉不法事情大罪十數非無徵也非無據也臣言天下之公言非敢誣也非敢佞也不然甘受謬妄之戮臣豈不知附之取驟陞忤之貽禍禍其如負朝廷之大恩何其如愧聖賢之大道何況天下無不積怨而唾罵之惟恐屏之不遠罪之不嚴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矣不敢不以聞也竊不自揆私憂過計以一陰浸長非痛過之則群陰彙進陽道日微正氣日消馴致否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茲乃正陽之月而微陰之咎忽彰

太意甚明豈不曰新政煥然之世可容此邪氣邪其
問哉書曰去邪勿疑良以陰邪小人善於迎合巧於
轉移一墮其術即胎胚天下無窮之禍唐用李林甫
而天下亂宋任賈似道而邦家傾然後知聖人深絕
小人其有以夫言今之邪人也細觀其宅心與林甫
似道絕類考之林甫傳謂其為相凡才望功業勢位
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啗以甘言而
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劔吉謬為謙恭而險
於山海陽為諂笑而狠於虎狼排擯異已忌嫉賢能
甚於寇讐非林甫類耶考之似道傳謂其務以拳術

文集卷之十一

十四

駕馭牢籠一時士大夫又加太學士餐寬科場恩例
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自由吉愚人以小
數大開奔競之門納交科道陰閉言路一時人無齟
齬非似道類耶是二奸者俱以當時人無敢言故矜
其惡而國隨之吉合二奸而一之患可勝道哉臣知
聖鑒洞徹有以燭其肺肝萬萬不能蔽惑然而附阿
左右其故謀也媚事貴戚甚素習也間或投機妙亦
固覺始雖以為小人終或以為君子不可知也故去
之不可不決况劾者亦累章矣何

聖鑒過於舍弘尚留至今意者以其習於事而可必

替萬幾乎彼驚駭之才不足以任重也何事之能以
其老於學而可以待顧問乎彼斗筭之器不足以資
治也何學之有不識

陛下將焉用哉且北虜來貢雖曰向化安知其無覘
我之謀耶必大有以服之然後終身效順不敢有貳
心焉抑此豈徒尚威武而已哉昔宋時遼人勅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夫以一相猶
服之今吉果能服虜如司馬乎臣知其無能也無能
服虜適足為虜輕也為虜輕可使彼視之而測中國
之淺深耶臣伏望

文集卷之十一

十五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乞

勅錦衣衛將吉拿送三法司明正其罪昭示

聖心所嚮不獨萬姓咸曰

堯舜之明也如此而虜亦曰中國有

聖人其智如神不可犯也故人心胥悅

天意可回而休祥荐臻矣臣不勝惓惓之至伏惟

聖明裁察天下幸甚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一

瀛涯勝覽集

吁江張昇著

未樂中有人隨從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遍歷諸國隨所至輒記其鄉土風俗冠服物產日久成卷題曰瀛涯勝覽余得之繙閱數過喜其詳贍足以廣異聞第其詞鄙朴不文亦牽強難辨讀之數葉覺厭而思睡眠日乃為易之詞亦膚淺賈易曉也

占城

國于大海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之

不棄卷之十二

長樂縣五虎門發舟西南行順風約十日可抵其國國東北百里許有海口曰新州港者港岸立石塔為標舶至是繫焉有寨曰漫比奈主以二酋領卒五六十輩專戍守焉西南百里至王城曰占城名也城方有四門門有守者王乃鎖里人也尚釋教頂三山金花玲瓏冠上衣花布若綿綉狀下紫綵絲悅巾數匝跣足跨象或乘小車駕以二黃犢其臣頂葵華冠亦類王冠飾以金綵其冠有品秩上衣不過膝下亦紫綵悅王宮宏壯墉壁整潔門豎雕木獸以為威儀民居茅茨高不踰三尺曲身出入遠制者有法許

不棄卷之十二

服就唯王白服禁服玄黃遠者死男蓬頭女椎結手後肌膚俱黑上禿袖短衫下亦紫綵布皆女裝也男女俱跣行四時溫熱並無霜雪草木恒青啖檳榔不絕口如闕越俗議婚男先詣女成偶或旬日或旬有五日然後父母親黨導以鼓樂迎歸設酒筵酒則釀麴飯待熟用筒啞之賓主繞麴以次而啞啞必注水至味盡乃止文字無紙以椎羊皮及黑木皮書之刑輕則繫以藤重則剗之盜必斷其肱姦不問男女俱燎其頰極刑則斃于舟坐以罪人順流而下至木貫出口而斃嚴示衆也年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以鼓記之王當賀日以人膽汁沐浴將領獻人膽為禮王即位三十年則入山茹素受戒命子姪攝國居一載則籲天自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否則病死其尊稱也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無瞳夜寢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頭逐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境有鰐魚潭訟難明者遣詣潭直者雖往返十數而不遭害傍海山野牛甚狼逢青衣人輒觸之至死益亦耕牛奔入山積久而成羣然也人則重其尊

犯之不殺不已市交易以金間亦用銀極寶愛中國
青磁器暨段匹綾絹見則以金易之厥產如南香觀
音竹降真香烏木尤勝他國如南香唯此地有之價
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如黑鐵每寸約二
三節犀角象牙甚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無毛
黑色鱗甲皮厚蹄有三趾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
寸唯刺刺樹葉條乾木馬小於驢水牛黃牛猪羊亦
產焉鴨則罕鷄大者不踰二斤果有梅橘西瓜蔗椰
子蕉于其波羅蜜刑如東瓜荔枝大如雞子膚黃味
勝蜜核亦可炒食之蔬有東瓜黃瓜胡盧芥蔥薑民
務漁不務耕種米粒細顆長而雜紅厥貢犀角象牙
加南香

瓜哇

古者閩婆其國有四皆無城郭初入杜板次入厨村
次入蘇魯馬益次入滿者伯夷王都也王宮四面磚
墻墻高餘三丈方三百餘里門館深嚴屋高四丈覆
地以板蒙以藤花席踞跌而坐瓦以堅木民居茅茨
類皆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曾繁髮絲悅
腰束錦綺曰壓腰腰佩短刀曰不刺頭跣行或跨象
或乘牛民間男蓬頭女推結上衣下悅男必腰刀

老弱貴賤貧富皆然刀必雪花色鑲鐵鑄之柄飾以
金或犀象飾往往蒙鬼面備極精巧會聚間有犯其
首及爭鬪必以佩刀刀之傷死則遁踰三日則免罪
當即捕獲則仍受刃官無鞭朴罪不問重輕以藤繫
之必刃以死殺戮為常不足怪也市易用中國銅錢
杜板者曰暗班地名也約以千餘家主以二酋間有
流寓多廣東人也漳州人也海渚小池水甘列可飲
號聖水傳云元將史弼高與征閩婆經月不克登岸
三軍乏水渴甚二將點檣卓槍于渚泉遂湧出軍賴
以濟又東行半日至厨村曰革兒昔者故沽灘地中

文集卷三

國人客此而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
人也渚番船至此互市金寶番珍充溢居人多富又
南水行可半日至蘇魯馬益港口淡水淺澁僅通小
艇二十餘里始至蘇魯馬益曰蘇兒把牙約千餘家
亦有首領間有中國人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猿
萬數聚于中一里孫俗云胡孫也老孫為主曾掠老
番婦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餼祈于老孫孫食之
餘縱羣競食食盡少選孫雌雄交以此為徵求嗣人
回即有妊不然無應也又水行八十里至埠頭曰渾
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滿者伯夷乃王都也無

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皆王佐也氣候常熱如夏種
歲兩熟坐卧無榻椅飲食無匙匕啖檳榔不離口寔
飯于盤酥澆之餐則嗽去柳屑向盤掬而食食既水
飲待賓以檳榔人有三等西番賈胡流落而居久者
服食皆雅潔一等也唐人如廣東漳泉人流寓者食
用鮮華率尚回回教持齋受戒一等也顏色黝黑
頭赤脚崇信鬼道釋云鬼國即此土人也飲食粗惡
啖蛇蟻虫蚓稍燎以火而已與犬同寢食不以爲穢
也傳云昔有鬼子魔王青頰紅膚赤鬚鬚與罔象交
而生子百餘以人爲糧忽雷震石裂乃出一人衆異

文集卷五十二

五

之推爲主遂領兵驅罔象鬼子而去由是人得安焉
俗尚武勇歲設竹槍會始于冬十月王偕妻出觀夫
妻各坐一塔車妻前夫後車高丈餘四疏軒窓駕馬
以行至會開場列陣相向各操竹槍勁實若鐵登場
者亦携妻至妻亦操三尺棒相格曰那刺格已被傷
斃者王遣勝者出金鈔一箇償之以嬌婦勝者即已
凡婚姻男造女家合卺後五日迎婦歸鳴金鼓吹柳
筒擁以刀盾前後甚都婦則裸而被髮跣足繫絛絲
悅戴被金珠綵飾寶粧無不周備姻隣亦以檳榔花
草真綵舟助之燕樂數日始散喪事於病革子弟請

遺命或水火葬或大腹葬昇屍至海濱縱犬殮之盡
不盡拾其遺投水而後已尤慘於水火也有寵妾者
誓與主同往盛粧悲號俟焚骸火熾亦投火死之民
間殷富貿易用中國古錢字書無紙刻于菱葉葉類
鎖俚字以二十兩爲斤十六錢爲兩四姑邦爲錢每
邦二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忽截竹爲升升爲一姑刺
蓋中國一升八合也升爲標標蓋八升中國一斗四
升四合也月望番婦或二十餘或三十餘爲輩成隊
月下縛臂聯行俚歌唱和遍歷官戚豪門必投賞以
錢又有展畫指畫以諭衆聽環之坐者有笑有哭殊

文集卷五十二

六

能動人最重中國花磁暨麝花絹綺羅厥產白芝蔴
菜豆蘇木金剛子白檀肉荳蔻龜筒玳瑁鸚鵡有綠
紅五綵者鸛哥皆能言又有珍珠雞倒掛鳥綵鳩孔
雀珍珠雀綠鳩之類白鹿白猿猴羊猪牛馬雞鴨亦
有之果有芭蕉子椰子甘蔗粗大長可二三丈石櫛
蓮房蜜柿即拔若枇杷稍尖中有白肉

舊港國

古號三佛齊曰淳淋邦隸爪哇東距爪哇西距滿刺
加南距大山卜西北濱海舶入淡港入彭家裏會易
小舟入港達其國國人多廣東漳泉人流寓此境土

沃人稠地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田三季收稻言收穫
廣也水多地少人習水戰將領之家始得岸居民卒
往往筏居繫于柁棧港通潮汐風俗語言一如爪哇
共武間有陳祖義者廣東人也挈家遁避于此為將
橫甚標掠過客未樂聞

朝命太監鄭和統海舶至有施進者亦廣人也具訴
祖義于和和領卒擒之祖義伏誅乃官進仍回舊港
為將進沒其女代之賞爵陟皆從其俗俗好賭博
如把龜奕棋鬪雞皆索錢具也市亦用中國銅錢布
帛之類厥產錫頂黃連降真沉香黃蠟金銀如銀

文集卷十一

七

花銀器黑色間有白色成色高者白多黑少低者黑
多白少燕之氣觸鼻莫禁西番鎖里人重之錫頂鳥
大於鴨毛黑脰長腦骨厚寸餘內黃外紅俱鮮麗可
愛火雞大於鶴頸亦過長軟紅冠銳紫毛如青羊色
脚長黑色小甚利解傷人腹致死食炭雖繫之不死
神鹿大如鉅猪高可三尺短毛猪喙蹄亦如之三貍
祇啖草木不近腥物牛羊猪犬雞鴨蔬果之類與爪
哇同

暹羅

地方千里環國皆山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罕宜

耕種氣候不常或歲或熟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
方至新門海口入港方達其國王居宮室壯麗民樓
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簾寢
處于中王乃鎖里人也白布纏首無衣腰束嵌絲悅
加以錦綺壓腰跨象行或肩輿金柄傘蓋交章集為
之尚釋教國人皆然僧尼甚多其服類中國有菴觀
特齋受戒民俗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
寢食與同恬不怪也男白纏首衣長衣婦如之乃推
結男年二十陰必嵌珠玉及富貴者範金盛珠有穀
為美否則貧賤人也婚則僧羣迎婿至女家僧取女

文集卷十一

八

紅貼于男額曰利市陋不可言踰三日僧暨親黨擁
檳榔綵舟送歸乃開筵作樂喪禮富貴者則灌水銀
而葬民間則昇屍投海洲有金色鳥數十飛來食之
有遺棄諸海曰鳥葬已而用浮屠教齋事言語與廣
東同俗澆浮習水戰常征伐隣邦市用海貳一如錢
價厥產紅馬肯的石次於紅鴉忽明瑩如石櫛子國
西北二百餘里有市鎮曰上水通南居人無慮六百
家各種番貨俱有黃連香羅褐連香降真沉香亦有
花黎木白豆蔻火風子血結藤結蘇木花錫象牙翠
毛蘇木賤如新色絕勝獸有白象獅獬白鼠蔬果如

占城有米酒椰子酒皆燒酒也厥貢蘇木降真香

滿刺加

舊名五嶼以海有此山也東南距海西北皆岸連山地瘠鹵收穫殊寡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否則被伐永樂七年己丑

上命太監鄭和冊為滿刺加國賜其將領銀印冠服為王自是不役屬暹羅王携妻子赴京謝餽修職貢上賜船還其境有大溪貫王宮入海跨溪橋之構亭于上約二十餘楹交易者來集俗尚回回教持齋受戒王以白纏首青細花袍躡皮履乘轎民間男帕首

文集卷之三

九

女撮髻于後其體微黑短衫束腰以悅風俗淳朴民舍如暹羅聯榻趺坐業漁剝木為舟泛海而漁婚喪類爪哇旁海有龜龍患其龍高四尺四足身皆鱗甲露長牙遇之則齧山出黑虎比常虎差小毛有暗花文虎有能變人形者白晝入市羣行覺者禽殺之古城苑頭蠻中國船亦至其地梅木為棚關四門鼓樓夜巡以鈴內設重棚有倉庫可貯貨五月中方發船厥產黃連香烏木打魔香此香乃樹脂墮地成遇火即然國人以膏燈及塗舟水不能入明瑩者若金箔曰損都盧斯可作瑁珠名水珀是已花錫有場山曰

樹沙始其皮如葛搗濾成粉可作飯渚生水草曰茭葦長如刀狀韌堅其子類荔枝大若雞子以釀酒曰茭葦酒亦醉人葉可作簾席果有甘蔗芭蕉子波羅蜜野荔枝之類蔬有蔥薑蒜芥東瓜西瓜之屬牛羊雞鴨罕有驢馬無

亞魯國小國也

南連大山北距海西距蘇門答刺自滿刺加水行四晝夜可至有淡水港東連曠野地宜早稻其粒小民業耕漁風俗淳朴婚喪禮與爪哇滿刺加同市易用小綿布曰拷泥米穀牛羊雞鴨甚豐乳酪亦多國皆

文集卷之三

十

回回人也厥產飛虎如貓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有黃連香金銀香之類

蘇門答刺 那孤兒小國 黎伐國 亦小

蘇門答刺者即古須文達那國南連大山北距海東亦連山距阿魯國西距海山連二小國那孤兒黎伐是已西洋之要會也自滿刺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可至先有村濱海曰答魯蠻舍舟十里可至國都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朝夕潮汐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舊為那兒孤國被花面土侵伐乃出戰敗績中矢而死子弱不能復讐其妻忿而揚言曰能復此

者我則夫之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領兵敗花面王
殺之國賴以安王妻德之於是改適漁翁國政聽焉
永樂七年王來貢

上嘉之十年遣使人其國假子率部衆弒王即漁翁
也其子曰蘇幹利領衆奔棚于峭山時復侵之欲復
其讐永樂十一年太監鄭和擒之送京伏法舊王子
感激修貢其地氣候朝熱如夏暮涼如秋瘴發于五
六月間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婚喪服用與滿剌加國
同民居亦如之番舶往來貨亦充物市用金錫錢金
錢曰那底兒重五分交易多用錫厥產硫黃出最大

大集卷十二

十一

山則不生草木土石焦黃地隘宜稻歲兩稔無大小
麥依山則種椒樹蔓生如中國甜菜狀花黃子白其
實初青老則紅半老則采之曝乾每百斤直白金一
兩有芭蕉子甘蕉吉柿波羅蜜有臭葉曰睹爾烏如
中國雞頭菱狀長八九寸有刺熟則開瓣五六臭如
腐肉酥白十五片甚甘有子可炒食甘橘四時有綠
橘不酸奈久不爛酸子白掩拔如消梨稍長香冽去
其皮可食蔬有蔥蒜薑芥東瓜西瓜東瓜久留不敗
西瓜綠皮紅子長二三尺黃牛多有乳酪羊皆黑毛
雄雞大者七八斤易煮味美異常蠶桑不省繅絲但

成錦那孤王一名花面王在蘇門答剌之西國小僅
比大村人皆勞面故號花面祇千餘家田少稻稀有
猪羊雞鴨服用風俗語言與蘇門答剌同

黎伐

小國也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淳里國東南連那
孤兒國居民有一二千家乃推一人為王隸蘇門答
剌國操舍一聽之言語服用與荅剌同山產野犀其
多

南泥里

國際海東距黎伐國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

大集卷十二

十二

僅千餘家皆回人也風俗朴實王居類樓高四丈
周圍板蔽亦嚴整幽潔下則無壁牧放牛羊之類民
居與荅剌同市用銅錢厥產牛羊雞鴨粟粒少蔬果
豐魚蝦降真香甚妙白蓮花降真有犀牛西北大海
中有平頂巨山半日可至曰帽山海乃西洋也口那
沒黎船皆以此山為指南山下澆水有樹乃珊瑚也
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根可為瑠璃器皿依
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各稱王有問其為誰曰阿孤
楂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殊可駭笑隸淳里國
自蘇門答剌國舟行三晝夜可至

錫蘭 裸形

大海中有翠藍山山有三四高大者曰梭篤蠻自帽
山東南乘東北風三日方至人皆穴居不問男女俱
裸若野獸然無稻而食芋芭蕉子波羅蜜之類或魚
鰕生來即裸布略蔽身必生爛瘡昔佛度海至此解
衣而浴土人竊之佛呪而然蓋附會語也俗云赤卵
塢此地是已又西海七八日見鶯哥嶺山又三二日
至佛堂山始為錫蘭國泊舟曰副羅里濱海山麓磐
石隱然足跡尚存長可二尺傳云佛足至此也其跡
有泉不涸人蘸之拭面目曰佛清淨蓋民俗之謬也
文纂卷三
寺有卧佛榻沉香為之飾以八寶華麗鮮侔佛牙舍
利子俱存于寺所謂涅槃地是已又西北陸行五
十里始至王居王鎖里人也尚釋重象牛煨牛糞煮
遍體塗之牛則飲其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殺者
死刑或贖以牛頭金王官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
禮佛王都大山侵雲石有巨跡深二尺長餘八尺傳
云祖阿勝生人足跡即盤古也地廣人稠亞於爪哇
國富饒民上裸下悅加以壓腰鬚毫皆剃留髮首布
纏之遭父喪則鬚毫不剃女椎髻于後下亦紫白布
隱潛飲食不令人見也膳必酥乳檳榔不絕口死者

火之而葬其骨厥產鴉忽有青紅黃三色青朱能
背刺泥窟浸藍石二種出于沙中山被水衝流下則
有之海洲日映光浮乃蚌珠氣也為池間二三年真
蚌于池有司守之珠可淘取有稻芝麻菜豆無麥多
椰子果有芭蕉子波羅蜜甘蔗瓜蔬牛羊鷄鴨亦有
市用金錢重一分六釐重中國麝香綺縠綵絹青磁
器銅錢樟腦厥貢珠寶石

小葛蘭

東連大山餘方皆瀕海王乃鎖里人也尚浮屠尊重
象牛婚喪服用與錫蘭同自錫蘭國別那里西北海
行六晝夜始至日食多酥用以和飯市用金錢重二
分境土乃小國也
文纂卷三

阿枝

東連大山餘方皆濱海自葛蘭國海行船山西北一
晝夜乃至其國王亦鎖里人首纏黃白布上無衣下
繫絲帨加以綵段一匹繫之曰壓腰臣民服用稍與
王同屋用椰木及葉緝綴當瓦如苦蓋然家造庫藏
貨以避火盜人有五等南昆輩與王同類祝髮懸脰
以線乃貴族一等也回回人二等富有財者曰哲地
三等牙輪曰革全四等也卑賤者曰木瓜五等也本

瓜業漁樵習服荷禁不許服長衣濱海居三磨僅三尺違者罪之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而候過乃起王尚浮屠尊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青石結座環以溝水旁穿井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燭肌者蓋優婆夷之類亦娶妻自胎髮不剃不櫛以酥授辨或十縷或七八縷至子後牛糞灰塗體不衣而藤束腰白緣四末持大壺常吹而行其妻祇以小布蔽羞隨夫歷人家覓錢米氣候熱如夏無霜雪春雨即葺舍儲具逮夏連雨市陌成河比屋不能出入至七月始霽八月望後始晴至冬猶

文集卷十二

五

然三月又雨諺云半年有雨半年晴者是已市用金銀錢金錢九成色曰法南計一分一釐銀錢僅如螺厖曰荅兒計四釐每十五當金錢之一婚喪各以類不等厥產胡樹性性種于園四百斤直金錢百文銀直五兩珠以分論有米粟麻豆黍稷無麥六月象馬牛羊犬狗雞無驢馬豎鵝

古俚

西洋大國也西瀕海南距柯支國北距俄奴兒國海近山遠東七百里許距坎巴夷自柯支海行可三日至距中國十萬餘里永樂五年

上命太監鄭和等賜王以誥命陞賞其將領有差者冠帶勒石美之王尚浮屠敬象牛人有五等一回回一南昆一哲地一革全一木瓜王南昆人不食牛肉將領回回人不食猪肉昔王與回回誓互相禁食銅範佛象曰納兒佛殿以銅瓦座傍穿井汲泉浴佛而禮之取牛糞調水塗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糞塗地煨牛糞灰囊于身每旦水調灰抹額及股謂敬佛也傳云昔有聖人曰某此行教化人人俱服從其此遠適遣弟曰撒沒黎主之弟乃縱誕鑄金犢以諭國人曰此乃聖主敬之有驗人罔不從命牛日糞

文集卷十二

十六

金人獲其利遂信之不疑某此歸惠其弟誣惑遂毀牛第恐於是跨象而遁國人猶望其還故敬象牛者以此國事皆決于二將領乃回回人也國人半崇回回教禮拜寺有二三十餘七日一禮至日齋沐謝事午時男女拜天于寺未刻乃散始治他事俗尚信義中國舶貨至皆二將領主之遣駟僉議直言定再不易其筭法祇憑手指屈伸分毫不謬市用六成金錢曰吧南重二分文二面小銀錢曰搭兒重三釐秤曰法刺二十兩為斤當中國一斤九兩六錢升曰克曼黎當中國一升六合樂則葫蘆為樂器紅銅絲為絃

歌樂自和協鏗鏘可聽婚喪禮各以類王老則不傳
子而傳外甥無姊妹子則傳弟無弟則傳子有德者
古今皆然刑無鞭笞輕則斷手足重則罰金誅戮甚
則沒家夷族有罪繫之輒服永不承服則真其手指
于沸油中半餉三日後驗之爛者伏辜全者免罪免
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還家親戚致賀飲酒西洋布曰
檣黎出於隣邦坎巴夷之屬每匹闊四尺五寸長二
丈五尺直金錢八文有色絲間花悅闊五尺長一丈
三二尺直金錢百文厥產胡椒亦以圃種十月熟富
家則多植椰子樹十株至二三千者有之嫩者有漿

卷之二

七

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或飯殼可作杯煨枝灰可廂
金枝幹可構室葉可蓋屋疏有薔薇薔薇胡荽薔薇
胡蘆茄瓜東瓜四時有小瓜如指長一寸許味美果
有芭蕉子波羅蜜木鼈子樹高十餘丈綠囊如柿三
四十有米無麥有雞鴨無鵝羊高如騾灰色水牛不
大黃牛則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而取其乳
酥不絕口牛死則埋之畜有孔雀烏鴉鷹鷂鷺鷥無
餘鳥厥貢金絲寶帶金絲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

潘山

四面通海僅如洲渚小則止曰礁礁無城郭依山聚

居西距海中有石門如城關有八大地皆以潘名亦
通舟楫餘小潘無慮三千數所謂弱水三千者是已
人皆巢居穴處不識菽粟而啖魚鰕無衣祗以葉蔽
前後陰舟行遇風一失入潘則水弱而沒溺故舟人
謹防之牒幹國皆回回風俗淳厚動遵教門業漁好
種椰樹男膚微黑白纏首下繫悅婦人短衫下亦繫
悅大悅蔽面目婚喪禮遵教門行氣候常熱如夏土
曆米少無麥市用銀錢厥產降真香椰皮結繩可貫
板成舟瀝青塗之堅如鐵丁龍涎香然之香清直與
銀同海貳采而鬻于暹羅葛刺用與錢同鮫魚鬻之

卷之二

七

可鬻于隣國曰潘魚織絲悅甚精緻又織金悅男可
榮者牛羊雞鴨俱有

祖法兒

國瀕海依山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國西北海
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人皆崇回回教體幹修碩語
言朴實王纏首以白細布衣青花細絲悅或織金錦
袍穿靴躡履乘轎跨馬前後象駝馬隊成行鼓吹簫
篳鎖掠民間纏首長衣靴履當禮拜日罷市半日長
幼俱沐浴盛服塗容體或蓄薇露或沉水香薰衣及
體又以爐然沉檀香然後行禮禮既乃散香滿街市

半師乃已婚喪還回教氣候常如秋無寒市用金
錢重二錢徑一寸五分文以人形銅錢重四分厥產
乳香乃樹脂也又有血結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
木鱉子之類以易中國絳絲磁器其米麥豆粟黍稷
麻穀瓜茄牛羊馬驢狗犬鷄鴨俱有山駝雞鵲雞
身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駝故喚駝
雞駝有單峯者有雙峯者人以騎坐肉以市鬻厥貢
乳香駝雞等物

阿丹國

國瀕海富饒崇回教阿刺壁言語性情強梗悍戾

有勝兵七八千馬步俱精隣邦畏之自古倭國舟西
行可至永樂九年

詔中使賜命其國王遠近謹甚即諭其國人就互市
王頂金冠衣黃袍腰寶鞍金帶屬禮拜日則易白纏
頭以金錦為頂衣白袍乘車列象而行將領等冠服
有差民間男則纏頭衣撒哈刺錦繡紵絲細布等服
有靴鞋婦人則長衣頂珠冠纓絡耳金脂寶環手金
寶鐲釧足指亦有環絲悅金銀器皿絕勝赤金錢曰
喇嚕黎重一錢面有文紅銅錢曰喇嚕斯市易用之
氣候溫和曆無閏以月出定月之大小夜見月明日

人為一月也有善推步者定某日春則花木開禁某
日秋則花木彫落日月文蝕風雨潮汐無不驗者民
居累石為壁上覆以磚或土高至於四五者市肆熟
食及綺帛書籍俱如中國粒食多用酥糖蜜製味極
精美厥產有米麥麻豆蔬菜果有萬年棗松子杞擔
乾葡萄核桃花紅石榴桃杏之類獸有象駝牛羊雞
鴨大狗無猪鵝羊則無角領垂短毛有鬣擅蓄微露
簷前花白葡萄福鹿青花白駝雞福鹿如騾白首白
眉滿體細間道青花如畫青花白駝雞如福鹿麒麟
前足高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
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獅子形類
虎黃黑毛鉅首闊口尾稍黑其長如纓聲吼如雷百
獸見之皆伏厥貢金相寶帶珍珠八寶金冠鴉忽等
各種寶石地角金葉表文

榜葛剌國

地廣人稠財物豐碩自蘇門答剌國海行見山并翠
藍島西北行二十里方至刺地巷更小舟入五百餘
里至鎖納兒港舍舟而陸西南行三十五里站至其
國有城郭王宮暨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四人風俗
厚男婦皆黑色白者稀男皆祝髮白布纏身圍腰長

不仍束綵悅躡皮履王及將領冠服用回回制甚整
整語言榜葛俚自成一家亦有巴見西語者市用銀
錢曰儻伽重三錢徑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權物價重
輕亦有海貳曰考黎婚喪皆回回教氣候常熱如夏
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亦給糧管軍者曰
吧斯利兒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皆有衣黑白花衫繫
腕以硝子貫珊瑚琥珀曰纓絡為佩以硝子為鐲釧
紫臂善歌舞以脩酒筵有曰根肯速魯素素者優人
也每五鼓時候于將領及富室門吹鎖鑰擊鼓已乃
次第其家作之至獲時詣各家必勞以酒饌錢貨其
餘百戲皆有又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
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找
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家必啖虎以肉勞
其人以錢蓋虎戲以需財也曆止十二月無閑厥產
紅粟麥芝麻豆黍稻一年二熟蔬有薑芥蔥蒜瓜茄
酒有椰子酒樹子酒茭葦酒以檳榔當茶畜有駝馬
驃水黃牛山騾羊雞鴨猪鵝犬猫果有芭蕉子波羅
蜜酸石榴蔗糖蜜布有數色單布曰卑泊闊三尺餘
長五丈五七尺細膩如粉棧姜黃布曰滿者提闊四
尺長五丈餘緊密堅實曰少納巴付闊五尺長三丈

如生羅即布羅也曰圻白勒搭黎闊三尺長六丈布
眼疎麗即紗布也以纓頭曰沙塌兒闊二尺五寸長
四丈若三梭曰慕黑慕勒闊四尺長二丈背面皆絨
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縐絲祗織絲畝悅亦有絹
成錦者布有白者樹皮製成膩滑光潤如鹿皮器有
漆漆杯盤鐙鐵鑊剪

忽國謨斯國

國濱海倚山通諸國貨故國人多殷富無甚窘者有
則衆濟之自古俚國西北海行可二十五日至其國
國崇回回教曰五回禮拜必齋沐誠敬風俗淳厚人

肌膚白哲豐偉衣冠嚴肅婚喪禮遵回回教

北行錄

弘治五年壬子夏予在鄉服闋殊久當赴京乃擇六月十五日丑時出自南關折而東又折而北至歇陽渡呼舟而度是時天宇澄碧月明如畫浪軟風恬景象甚清舟浮于水若鏡面可鑑覺乾坤變異乎往日也登岸東北行可七里號祝家墩東方始白過五都小橋江滔二趨迂固畱而弗果二十里至橫板莊止焉酒二携具至始得嘗其新稻香美可愛少選莊隣

古文集卷之十三

黎節九昆季三人肅往彼家晚食薄莫致仕聞官單昌與悅四賢六又移樽共飲至漏下二十刻乃散十六日早發至后居方曙午至大塘吳氏莊有贊五者新與締姻見待殊厚晚入金谿令方誌率僚屬遠逐甚恭誌鄞縣人進士科甲

十七日四鼓往安仁有一百四十里程八十里至白塔寺宿焉

十八日自鄧家渡五十里至縣令廖彥璋肇慶人質朴而粗鄙詣學學面江枕山山半有亭登覽眼界豁然隔江羣峯隱約雲表殊有奇趣蓋上清諸山也

倚岡後岡重疊而來分二支左右環合亭據其會可愛也學宮反偏不得地脉縣文學云昔之科第自有亭以來科目迭盛嗚呼其得山水之凝秀者邪

十九日三十里至霞山鋪膳又四十二里至餘干縣自安仁至此有八十里程令沈時進士乃蘇之常熟人來見執弟子禮蓋南京癸卯鄉試余校文時所取士也語余云去歲陝西參政劉文綱沒余為之痛惻乃祭于其家哀之以文

二十日往饒州府有一百二十里程欲陸行恐陸被水破滯行乃舟行順流而下若履平衢夜抵城下

古文集卷之十三

二十一日郡

表進守任文敘閩人令余本厚蜀人入驛更衣乃登舟來訪任邀午酌固辭之入宿永福寺

二十二日朝

准王不出有燕送即行八十里至童子渡北涯有寺曰頭陀野寺亦宏深僧各為居士僧年餘七袞其徒九輩出迓恪謹為禮宿其禪房殊幽潔清致

二十三日四十里至石門巡檢司傾頗不堪居三十五里至永豐巡檢司宿焉隸南直隸建德境也廳無障蔽山四圍且多虎狼令人惕息度夜如年

二十四日建德令蔣金緣公務在外來見助以數隸四十里至撫州屯田所仰千兵遠迎延至其家時暑氣方酷赤日正中坐定覺兩腋風生暑氣頓滌蓋其家新闢此莊負山面溪溪水溢流不絕徑通饒湖山色水光掩映上下茂林貞松秀氣可掬門館宏闊棟宇鮮華其地段縱橫各三百餘武襟宇為之豁然款余甚勤因畱宿焉仰蓋余姨之女許聘其子也二十四日已乃發更僕馬行二十里俱平疇碧峯遠列古樹蒼然又餘十里縣吏卒來更自是山谷寢深草樹茂密蔽映天日溪聲隱隱若躍雲中至郭家塘虎嘗

文集卷十三

三

白晝搏人人少鮮敢輕度又二十里方至縣平疇衍沃居人絕稀坐肆皆儼人也恒應公役自饒州至建德二百六十里四十里至東流縣來迓者兵刃耀日從容甚都令乃楊季芳進士廣之番禺人也二十五日雷港驛丞棹三驛舟至遂登舟沿流而下令率屬亦乘舟送至三十里固辭之乃還中流風急怒濤蹴空舟如鼓瓢又行二十里投支江以入水小浪平五十里乃至安慶城回顧東涯喬木如雲舟人云彼有舍者乃鴈汭巡檢司也度江甚易始悔不由彼而來乃免此恐惛蓋自東流九十里方知鴈汭安

慶寧張冕大名人來會余一見如舊識以熟吾名故也延以宿公館夜移樽至款談至漏下十刻

二十六日行二十里見山巍峻乃大龍山也歲有祀典頂上龍秋旱禱輒應蓋郡之鎮山也折而西入其支山漸入山谷草樹蒙翳多伏猛獸四十里至公館新潔嚴整可息可榻題曰看劍亭人多畱題余亦和之二十里至梵天寺寺小荒涼僧僅四人

二十七日七十里至桐城縣自安慶至此通有一百五十里程

二十八日二十里至呂城驛早膳六十里至梅心驛

文集卷十三

四

七月初一日四十里至舒城自桐城至此通有一百二十里程上下山谷路鮮平夷度溪方至縣附溪宅舍甚密入市市肆巷陌俱嚴整可觀令華璉年貌而能職民安

初二日十五里至三溝驛六十里至派河驛三十里至地名挑城屋宇鮮次往來絡繹舟楫亦多蓋河通巢縣也十五里至廬州府

初三日賀

聖節行禮于府同知梁宇保定清苑人醇謹恭恪自舒城至此有一百二十里程三里過金斗驛八十七

黑至護城驛三十里至龜塘寺已曠寺稍宏麗僧甚
稀宿一宵

初四日四十里至張橋驛五十里至定遠縣即行山
路頗夷至十五里已曠送吏項洪能事奔走先後甚
勤夫隸亦服之紅心驛丞率與馬至火燎如晝不覺
夜行之苦也二十五里至驛而宿驛館新華器具亦
潔所謂賓至如歸者是已實異南驛蓋馬多而力贍
故也

初五日六十里至臨淮縣自定遠至此通有百里程
甜豪梁驛時河水洶湧其間比舊三倍先是比日傍

文集卷十三

五

沱山水奔流河不能容水起垂決堤有司晝夜防守
培土干堤以捍之水不浸者僅尺餘堤高十城堤若
決則城中之民皆魚鱉矣河平風軟須更達西岸約
八里又四十四里至王莊驛方宿

初六日六十里至固鎮驛有河通江跨以大橋舟楫
駢集民居基布市肆若縣六十里宿大店驛

初七日六十里至宿州守周統余同年時可予也新
抵任又二十里睢河決符離橋僅存脊民居蕩析平
疇成河侍郎武進白廷儀暨郎中婁性治之有績立
禹廟于洲上後堂仍塑二人像為生祠蓋能築堤捍

水患也其堤密連瓦缸為基實以黃土如是者數層
堤賴以就水莫能衝過此猶見黃流甚駛風急則人
不敢渡六十里宿夾溝驛

初八日出驛向慈山行秀麗殊甚其麓乃徐王墓也
欲往拜之乃迂其途八里始至入門折而東奉祠武
姓者出迂彌望皆古柏蒼翠甚清又入門有堂乃奉
祠署也折而左出後門始見儀門朱色崢嶸壯觀從
右門入登露臺行四拜禮臺北有寢殿翼以兩廡殿
安二神主殿以黃幙廡則配以親戚殿後又有門入
之見小臺上古樹叢生乃

文集卷十三

六

王墓也正據山脈盡地奉祠云先代乃
孝慈馬皇后外祖家世居是村世亂王浸葉葬于此
人莫之知也及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後詔求親屬索王家尤亟王無
嗣無蹤跡久之先代乃應詔言此地遂建寢園官武
氏三人一奉祠正一丞領祠戶九十一指擇使徐州
衛帶俸管兵二十八巡山三秩許世襲余初渡睢河
遙見隔河諸山環拱一峯是峯雄拔尊重問之實慈
山也寢近形勢益壯脫脉于平地墓兆當之東西分
水夾流迤西而東方合流以去真奇境也儀門外臺

中有陶凱學士碑記紀述頗詳至署奉祀延飲移時乃出四十里至桃山驛出桃山不里餘大雨如注路無居人僅一新廟入避之雨霽又行回首祇見荒原不見廟矣問從人亦云無見疑慮良久又大雨始得村居避焉霽又行遲回間不覺曠矣度大洪山小洪山亂石礮礮步趨極難夜行疑畏不寧山盡始見徐州史卒來更宿彭城驛送吏有宿州人論宿州事及一奇事云比歲有農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磨其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矢朴之又照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農以為怪擲之祇携燈臺歸歸于室室

卷之三十三

七

且談及鏡事富者寢燈臺于室夜發輝如白晝富者以獻守萬本本以寄饋族人大學士萬安并遺書述鏡奇異待後又寄安欲併得以進朝廷書來索之亟本乃繫農追取農無所從出繫之幾三載及安敗乃釋嗚呼夫有尤物必有尤禍其謂歟然而鏡不知何物也乃爾姑識之以俟博物君子

初九日三十五里至石山驛三十五里至利國監驛

七十里至臨城驛宿
初十日七十里至滕縣驛陽驛蓋自宿至徐有百五

十里程自徐至滕有二百一十里程十五里至界河驛遙望嶧山高出雲表山皆石玲瓏空洞其間石巖相通有梁三百臺有紀王城有七十餘寺皆古刹也五十里至鄒縣縣南五樹參天乃孟子祠也整衣冠入拜登壇殿宇堅古不甚宏麗四十里至兗州府宿鄒縣至此有四十五里程

卷之三十三

八

十一日至新嘉驛連日流民滿道往南就食酷暑赤日中男女老稚荷具奔走面無人色深可憐也蓋自濟南來者自三月旱至今田無收穫故也四十五里至汶上縣其日當集往來如蟻列肆益盛蓋善地也其中途有馬莊河廣可二丈表不能十里即沉而伏其源東來平地湧泉匯成此河滔滔不竭脫旱澇水亦無增減六十里至東平州宿守蕭仲祿醇厚可愛華容人也

十三日欲從舟行乃西十二里至安山驛泛舟四十里至金線閣遞運所三十里至張秋遇山東參政同年沈一之純副使汪希顏進皆舊友也延飲于公館沈命舟以送汪助以夫九十里至東昌府已三鼓矣十四日午發東昌一百二十里至臨清涉沔忽至涼氣頓生暮抵臨清涯十五日客寓者親友十數輩

見聚首歡洽藹然鄉曲情也

十六日七十里至渡口驛兩涯草舍數家三十里至武城縣其令鍾永京城人殊雋爽第不知其政何若也自此河道繁迴黃流亦急舟行甚迅一百二十里至故城縣隸河間府

十七日七十里至德州州守王縉任最久亦能事七十里至桑園七十里至連窩驛四十里至東光縣

十八日五十里至鮑頭新橋驛兩涯屢肆擲地不遺隙往來肩摩蓋一鎮也新橋半途隔涯逢二舟乃主南京試者論德王濟之徒馬楊廷俊也不能接談

卷之三

九

各呼從者問而知之七十里至磚河驛三十五里至滄州四十里至興濟縣

十九日三十里至清縣四十里至流河驛七十里至靜海縣

二十日至楊柳青遞運所四十里至直沽會兵備副使劉天祐延夜飲出示拱北樓詩以制語而名樓余即席和之數律天祐蜀人蔚有聲稱于此軍士深服二十一日乘風順潮大八十里至楊村東為海口西為運河四十里至菜村泊涯上人家稍密遠隔一小洲二十里過南京禮侍徐時庸先生過舟語久之

生還南也

三十二日四十里至河西務四十里至葉清店二十里至攀繒口

三十三日三十里至和合驛五十里至張家灣自建昌至此三旬有八日歷江淮齊魯幽燕無慮五千里若不勞頓者行亦從容也

若陸路自東平 六十里至東阿縣 四十五里至

同城驛 六十里至荏平縣 七十里至高唐州

四十里至平原驛 三十里至恩縣 七十里至德

州 六十三里至景州 五十五里至阜城縣 四

卷之三

十

十五里至富莊驛 四十里至獻縣 六十里至河

間府 四十里至新中驛 三十里至任丘縣 七

十里至雄縣 六十里至新城縣 六十里至涿州

七十里至良鄉縣 七十里至會同館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四

盱江張昇著

西行錄

弘治十四年辛酉冬十二月十日偕鴻臚寺丞張昱奉

歸冊往封

臨川王妃行禮是日出西郭遇雪六十里至良卿宿焉

十一日七十里至涿州途歷琉璃河拒馬河是日晴霽宋守備暨州衛官來見送牲米却之鄉里克驛馬

夫者陳應四引遊客羅簡四賓廿八皆鄉里人也移酒饌至公館與酌至夜分

十二日猶宿涿州以夫馬未集故也

十三日七十里至定興縣初涉馬清河行二十里涿州乃盡餘隸新城又二十里始隸定興大牙相入故也

十四日七十里至安肅縣出定興十里渡白溝河可二三里有滸河自紫荊關之山泉突出匯成河至縣屬巡按御史李良宿公館開余至乃讓之而移于驛且連八來白云冠裳弗肅弗敢輕見其有禮哉士月

以來連日雪不休庭階積而未融

十五日七十里至保定府離安肅二十五里度曹河下里渡隋河附保定城有河源自一畝泉來乃滿城泉也成河繞城而東之近郭都閫及府衛官吏來迎有牲米却之本部主事姚鏌戶部劉主事來見二人送

汝府之國衛輝而還也

十六日五鼓發保定鏌二人仍送出郭守董率屬送十五里而返知事主簿部隸送四十五里至涇陽鋪而返義官及吏至慶都而返皆董命也通九十里至

慶都縣猶隸保定

十七日六十里至定州州隸真定中有唐河甚廣源自倒馬關來城會御史匡翼之錦衣塗千戶二人巡捕至此其禮甚恭余未至先遣二衛官來迎去復護出境弓矢左右甚便暮入新樂縣行五十里矣是日寒甚縣隸定州

十八日九十里至真定府午膳于伏城驛驛南有關關外流沙河宏闊肆望無際逮晡入城城雄壯堅密街陌潔整行不百武都憲王希曾武進來迓溫後取捷徑先候于公館是夕延飲翌曉又餞于郭厚情

也

十九日六十里至藥城縣縣隸真定出真定不一二里見滹沱河彌望皆雪覆堅冰每歲九月結草橋及春三月拆之水漲橋不勝故也哺方至縣公館鮮散可愛

二十日四十里至趙州隸真定途間有汶河有清河俱以橋度又距十里今秋水湧衝成大河河上構橋河深不可測又十里舊王即城垣墉猶存方二十里墻南有河俗名拖槍河趙州六十里至栢鄉隸趙州近栢鄉有小墩墩邊石人無頭鄉人云昔光武夜潛

師至此迷見石人以為人也問栢鄉何在不見答即所之其首墜殆忘傳也蓋屬昔人家墓而石人乃翁仲歟歲久首不全鄉人謬以為光武去其首可笑可笑

二十一日六十里至內丘縣隸順德所歷伊村沙口豐洋河登章村岡至縣會工部張郎中蘇人也造

汝府事竣而回

二十二日六十里至順德府經小馬河荆村河又方

二泉流至石橋鋪交流而東逝

二十三日七十里至臨洺驛隸廣平府永平縣距順

德三十五里當路居人殊密乃舊沙河縣巡撫都

史餘姚史天瑞因戶侍許既升言大風揚沙沙與城

平恐寇可緣以上史信之乃移就西四十五里以舊

縣土民實之安土者多遁歸新縣亦空而舊縣廢為

巡檢司行三里有沙河今秋被其害浸田飄舍不可

數計過臨洺沿河亦鉅突起三阜至是地無積雪薰

以沙路易行四十五里至邯鄲縣隸廣平府

二十四日七十里至磁州隸彰德河南境也間三十

里至高城鋪有河又四十里至車騎岡岡稍高上亦

夷曠新設關南北各通門門上有樓有堞如城制隸

以高城鋪曰中洲第一程中有巡檢司棟宇甚設通

衢列以新第而來居者鮮以無市利故也

二十五日八十里至彰德府初離磁州南有富楊河

源自太行山來流四十里而成河出人魚如嬰身狀

穀亦如之二十里經漳河十里皆沙行遇水則清徹

洞底北岬有曹操疑冢高可三丈大小遠近不一距

彰德可三里安陽河上橫鉅橋新造也

二十六日四十五里至湯陰縣隸彰德初歷九里有

文王廟姜里城近有湯河北二十里有柳河

二十七日二十五里至宜溝驛隸湯陰有盧叢冢

湯陰境十里扁鵲岡有廟路右龜趺樹穹碑蓋序扁鵲事也

二十八日六十里至淇縣隸衛輝府間有響水河水聲如人語又三十里東有淇水西則皆太行山綿亘不絕

二十九日猶在淇縣習儀于小觀縣小俗野縣丞新抵任人皆不聽約束禮甚麓鄙余為正之

正月初一日詣縣行拜牌禮余先行出使禮五拜三叩頭晝晴晚陰是日馬中使到縣官吏師生禮畢方四更白余即往府見二縣空無人中使從人乘馬橫

今集卷五

五

行巷陌遇吏即繫之一吏在余所聽事者亦彼執遣人往索方釋回一邑闕然各閉戶不出都尉黃鑄至驛候夫不見傭鼓人挾仗即行其賢於人也余亦見縣驛驛閭之欲待明曉行

初二日五十里至衛輝府自淇行三十五里有比干廟倚路有碑吾夫子所題也附郡郭有衛河至郡宿城北僧寺寺亦寂寥僧貧甚然而簫鼓鼓終夜蓋僧童勤於習肄也間有能琴能磬者迭來見焚香鼓一曲可聽磬者其狀靜專亦稍知味也城中准此一麥而請修齋者絕迹亦可見俗尚之近正也

初三日五十里至新鄉縣隸衛輝府沿途見衛河通舟楫掛帆可受入縣間闌擲比行人絡繹至城半官吏輿阜猶未見迺大異工他縣入公館半餉署縣事教諭尚德來見醇實儒緩貌恭言訥且訴典史為輸納赴京昨宵行強之署印坐縣吏胥俱匿出入抵乘疋馬從者一夫乃舊齋天也言未既忽見數黑漢粹之去蓋馬中使從人也余又遣索此教諭且云須寬此人俾得措畫不然翻悞郵程矣乃釋之復來見余諭之可擇一能者來方能辦此尚德沉吟徐曰有乃躬生覓之無何領一人來見乃庠生兄曾克集塲耆民

今集卷五

六

者其人狀貌宏偉余為之措點一二其人即悟馳去少頃給中使所需俱足中使亦嘉獎之余為緩期待明日行僕夫亦集其人且云此皆市人權起之恐中途逸去悞事於是其人親總之行是夜大風雪

初四日風急雪霽四十里至獲嘉縣隸衛輝府新鄉之總夫者乃趙仲也與之談甚練事可愛一路夫行無敢差池者有童年可八齡在役行不數里父來代之童堅欲行父麾之再三猶眷眷不忍去欲代親勞蓋良心也

初五日大晴五十里至修武隸懷慶縣途見援起高

鐵礮碑以成蓋高墳路人云昔童年十六乃山西人也備于獲嘉民家生茹葷不娶妻唯淡薄雖鹽醬亦不食忽端坐三日而逝邨民異之爭出贊焉葬于此初六日大陰五十里至寧郭驛隸懷慶武涉縣路美不艱于行河一道自狗跑泉來昔有犬隨主行主醉卧于途野延燎及身主不知也大跑泉萬之雁成此河應義大也肅懷慶同知馮景來見乃山東德州人自國監助教陞美髯清爽色目人也獻牲米酒蔬却之

初七日三十里至清化鎮隸懷慶河內縣未至距十

文集卷之四

七

里有二仙廟不知何人但金人碑云岳丞相女師紫圍隱者而成道其座下有洞深不可測云路通壺關今塞之靈蠻甚著人爭趨之每歲四月十五日五月初午遠近手香而至者如市祈禱輒有靈驗代崇其神廟貌森嚴棟宇宏壯初余宿寧都驛夢入大厦重堂偉麗堂後見二女童倚半開扉髮僅垂額貌服一體視余徘徊余意以為鉅室子也肅容以立今入廟周視登第三殿金碧尤艷二金亭中各坐二女童宛然夢中所見余深駭異信乎二仙之有靈也良久懷慶府知事遣吏兵殊衆來迓余出廟行是日雲霧

見太行山蒼翠如畫輝映霞彩高下明敞山下皆樹成行環回無際居人引水盈渠清潭可愛機春運磨木竹交映雖南方之景有不若也至鎮有關關內巷陌重門館如雲雞大聲雜人聲不聞晝夜車馬亦往來無已居人無慮三千家宿寺寺亦清雅自京城至此皆曠野坦途夾以古樹奔趨便往澤州雖迂緩而不窘不然積雪甚久山路焉可安行

初八日八十五里至星報縣先及山王莊懷慶守徐以貞來迓執禮甚恭離其郡二十五里而至固肅子飲重違其意為留少選別去餘牲米半饋却之出南

文集卷之四

八

關方上山知事領鼓吹兵仗先導前後擁從甚盛皆徐守美意也山少半有結義廟俯視苦河如線四十里環行至長平坡稍坦夷有茅屋有二十餘家皆張姓也過此山窺高路險峻有輿而上踵高于頂望前者如蟻顧後者如天十里至碗子城路險隘殊甚過者側足視視而不敢自寧城跨路通南北二門高可丈餘寬倍之依城有路窄而且敵過者尚掉碗子城中分山西河南至此澤州吏領隸卒來換其入疾趨如蹈平陸至橫望鎮有關止通門地高峻無水巡檢司取水甚難度關後高恒不一路可行不險至星報

驛一望俱平隨處成邨落人家宿于驛夜寒不可禁
初意以為平陸不知乃山椒也譙樓有少保于公詩
初九日七十里至澤州過星軺後十五里至孔子迴
轍所後人建文廟廟前皆石石有深迹人以為孔子
車轍迹也不知孔子臨河而返必不至此而附會之
說乃爾

隰川王差教授列燕于廟却之即行過此以往皆下
坡地天井闊當道過河底仍下坡地又上坡至州則
平曠間亦依山通路路旁往往有小壚鍛銅路旁有
礪類石炭而青白色拾以入壚則流青汁邦人倚以

文集卷五

九

為生地瘠田薄山田高下如碁局鮮物多取諸清化
離城可三十里州衛官吏皆來迓不數程

宣寧王

隰川王率親屬僚王冕服以下皆朝服來迓

節安于龍亭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節亭前行鼓吹牙仗導之而正副使乘馬隨行至公

館

王暨眾朝節已王入後堂易服正副使跪見一揖而

散是日

隰川王遣賜少牢酒米盛羞却之

宣寧王遣賜少牢亦却之次日早朝

東府宣寧王辭謝

西府隰川王迎門而導行四拜禮是晚開燕禮度殊
可觀

十一日

東府召飲款接亦恭連日雪

西府日送羊皆却之

十五日行

冊封禮大燕于府膳白金二鎰紅織一幣七紗四紅
絹四皆弗受辭之至三方已將軍以下亦有幣却之

文集卷五

十

是晚進士王玄來見陽城人也乃恩同年

十六日早行

東府遣妃父縣丞史籍送幣固却之籍舊任鴻臚寺

序班故識之錢于十里外方回

西府追餞于十里鋪飲半酣而回致仕太守張澤州

衛官吏府僚送踰鋪數里方回知州崔哲儀賓除瑛

又越數里辭之乃回澤學傳尤精律呂雅善談吐瑛

練世故皆可敬也哲亦恩同年新任有聲行三十五

里號巴公原有濟濟廟州判張於此具膳二十五

里至橋村驛食又三十里至高平縣隸澤州居民稠

密市肆嚴整是夜猶作元宵燈火甚盛人富庶故也
自澤至高平通九十里

十八日八十里至長子縣隸潞州離高平三十里餐
于長平驛驛舍乃舊晉舊屋材清爽可愛有晉世子
書壁字勁詩妙驛外俱曠野寬平居人甚稀又十里
登將軍嶺又四十里始至縣路亦崎嶇附縣流漳河
乃濁漳也源出靈湫泉

十九日大風五十里至潞州一路皆夷廣平實距州
二十里有漳河州城方二十四里入城通衢高壑左
右宏闊民舍密連嚴整可觀蓋大地也土產殊厚人

文集卷之五

土

亦富庶優于澤州數倍昔云潞為上黨蓋與天為黨
言甚高也所歷皆平地不見其所謂高也州守李曼
有幹畧陵川令張洙來見乙卯科順天府鄉試余所
取士恩同年進士以會勘公務至此

二十日朝

潘府大燕于便殿王淳實簡朴年已七十二荷延接
甚厚長子西陽王亦恭謹賜禮幣俱辭之程頤嘗來
二十一日四十里至潞城縣隸潞州有山亦低平
二十二日六十里至黎城縣隸潞州離潞東關見小
岡錯落不連大小不一過此兩崖壁立人行坎中始

見鑿崖為窟者又十五里登嶺嶺長又十五里至廟
頭鋪注注有窟過李衛公廟廟宏壯開三甕門當門
通石橋殿宇三重庭樹碑刻稍密中有葉文莊公詩
在禮部侍郎時亦捧節過此題也廟依山崦分兩腋
其勢環抱出廟折而北亂石交橫旋步難行山寢高
峻然而路寬無甚險坡陀而下嶺盡有河濁如黃河
其流急甚深踰二丈淺亦没人頂草橋而度橋下尤
深自此又行坎中兩崖密有窟居平田殊少山田倍

二十三日六十里至涉縣隸漳德磁州離黎城皆川

文集卷之五

土

行有平有險遇整堤有斗絕可畏者堤以土易頽故
也經土厓厓有折離丈許者先驅一見之亟回報其厓
即崩所幸人馬俱度盡回顧已塞途矣可畏也哉二
十里至故關鋪膳又二三里登嶺又十里至吾兒峪
關山始峻峭關當要害有巡檢司若守之則無路可
通羣峰迴合路若蛇行遙瞻密連峰巒若無隙路先
後相失過關縣吏部騎卒皆持刀戟挾弓矢來逐以
山多寇故也令徐廷錫善捕寇練兵以武藝甚習近
涉縣不三里有漳河左太行甚峻絕
二十四日九十里至固鎮關巡檢司隸涉縣自涉來

路坦亦或登原餘則川行有斗絕地三十里至偏廬鎮東出為大水衝斷正途橫絕大壑約深九十丈兩涯險隘人行語笑相接不遠涯行欲盡可半里浮水橋以度復縈迴循涯方轉山坳始平令遣造橋方植基其亦險哉四十五里至西水寺欲宿寺依山離民居遠恐有寇虞乃行至固鎮民居稠密左河右河甚寬乃洛河也宿于義官劉茂家其人年七十有六淳良守分家富子幼子名贅者亦義官

二十五日五十里至武安縣隸磁州離鎮五里有馬跑泉又五里號洛河口子河截山而沿途甚坦田亦

上集卷五

五

可耕蓋不須川行蹊轉矣自涉至縣通一百四十里二十六日六十里至臨洛驛路平離武安有紫園山有洛河又十五里始登原出山通大路至驛忽見天文生楊原與坐談至夜分

二十七日七十里至順德府是日大雪

二十八日六十里至內丘縣雪霽西見太行山被雪

尤朗潤

二十九日六十里至栢鄉中途見別驛官口傳京有家人至樂城候桓云吾次子愈病可亟回不覺精爽頓失昏瞶半日意其必不起也

三十日六十里至趙州亟欲起程齋書人至開書云愈病稍安不妨恐行人妄傳也其人亦云行時全安余心猶不寧乃宿于州樂城簿李領吏兵來迎驛丞張俊亦至

二月初一日四十里至樂城是日六十里至真定府未渡漳水守備州衛官吏皆來迓至郭都憲王希曾出迎薄莫見舊隸孫澄來報平安余心始寧而猶疑慮未釋也自是無程

初四日九十里至保定府都閫及守重傑率屬遠迓雷飲不暇又五十里至安肅止焉

上集卷五

五

初五日自安肅發想過本郡守舒子驛坐移時首云愈全廖種自加調養余始信而不疑也蓋次第遇信皆兒輩恐吾傷情欲安吾心耳

初九日入城宿于朝房次早

朝見

上賜饌已到第始知愈浹乃大慟欲絕不意醫子而遭此厄也家屬猶有伏枕者叔人及長子輩亦染疾而強起俱飲鼓湯乃解數日間伏枕者出染疾者安一門平復勝常信有天幸也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四終

